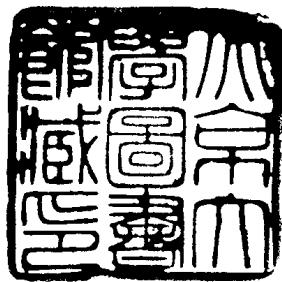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四五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鼇峯類稿二十六卷

〔明〕毛紀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鼇峯類稿二十六卷》提要

鼇峯類藁序

海翁先生毛公既解機務歸卧東海上迺輯平生所為文合二十有六卷題曰鼇峯類藁間寄示相而翁之子太僕卿渠乃以序屬相竊觀古之達人君子其言足以經世而理物設執而垂範要必出於心惟身履熟籌素練之餘然後閎流傷洽可以盡天下之變而成其務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恒未有不恒其行而能求物於言者也功德未

立而徒飭於言則亦擬議
揣摩其不背而馳者鮮矣
翁以宿學朋德閎識雅度
蚤魁東藩继擢上第與妙
選詞苑經緯秩宗政府更
歷四十年始際
敬皇熙恬之盛出入啓沃委

蛇禁近逮事
毅皇政出紛龎隨在匡糾章
己之變邊帥夷酋近居肘
腋翁與二三舊輔協心併
力芟除兇逆危疑底定而
翁之功爲多
今上臨御庶政清明翁輔

聖翊運宣勞盡瘁爬剔蠹垢
登延耆碩天下咸望其風
采故今覽觀翁集知治之
間其言和以莊正德之間
其言深以激嘉靖之間其
言典以密非心惟而身履
之不徒切事理中機要若

此也荀卿氏曰多言而類
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
翁其言而法者耶夫古昔
大臣德量弘裕而才或樸
略勳伐炳烜而操或脫弛
風槩峻整而器或迫隘翁
獨秉純誠備體衆善故其

措之事業散學而博衍敷

之文辭疏達而謹嚴傳之

方來譬則植也以德者取

本根焉以功者取柯榦焉

以言者取枝葉焉故言也

者其功德之餘而是集者

又其言之精華者也不朽

之道謂非與乎相於鄉曲

為晚進且從館閣後雖荷

知獎最久且稔而步趨賢

喆不能希縱萬一比聞翁

家居強飲食專精神子孫

蕃衍簪笏輝暎福履之盛

近代罕倫相襄且病歿一

就而諮問求能也誦翁之

文推本而言之用致執鞭

之意云

嘉靖辛丑秋九月朔旦

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戶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經筵講官兼修

國史晚生濮陽李廷相拜序

鼇峯類藁序

國家有純德重望之臣曰毛公仕至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鼇峯逸叟其別號也公既辭相位歸東海之上輯其生平述作若內制若講章若表牋若

奏疏若雜著序記碑傳墓誌行狀祭文書簡古今詩凡若干篇合二十有六卷題曰鼇峯類藁壬寅春公叔子刺史君槃來守太倉間以示緡屬序之緡受而伏讀乃作而嘆曰公之文其有皐夔益稷伊傅旦奭之遺風乎

質直而渾厚和平而簡嚴如黃鍾之和如大羹之和如玄黃之布彩正而雅麗而則也盖公自弱冠即舉制科列官禁近以至登政府筦機務被遇

四朝終始一節抱忠實和毅之資樹清介特立之操彌綸匡弼有

安社稷之功故其發而為言直與典謨訓誥相表裏所謂王之舊學國之元老言出而可以為世法者乎至於序述銘贊之辭體物比興之什雖若應酬偹得宗工之旨不俟雕繪而芒寒色正金精玉粹質潤自然春容乎

大章鏗鍧乎逸響其與詞人墨
客較片言隻字之工者異矣縉
辱從公於翰苑幾二十年雖晚
進末學然奉儀形承緒論者有
日受知為深公自
憲廟朝第之高科置之中秘固以
國器期之矣

孝廟朝際遇昌明雍容法從編摩
史局啓沃
講筵既而輔導　青坊勤勞朱邸
老成耆碩之望益簡于
帝心
武廟初年遂秉鈞軸當是時　車
駕數出南征北狩天下多故公

與二三元老協心輔政內激忠
悃之憂外布將順之美潛移默
運于廟堂之上所以斷危疑除
兇慝厥難弭亂者不可勝道蓋
有在
廷之臣所不及知者數公之力也
一時批鱗犯顏之疏至數十上

多出公手則公之竭忠盡瘁又
可見矣
今上臨御倚毗舊德于公尤所注
眷而公亦盡心猷替翊贊中興
有古大臣之烈焉初
上錄定策功封公伯爵公懇辭乞
免

上益重之俄乞解機務
上知公忠誠且年未及
温旨慰留者再四公力以疾辭乃
許致政進秩継祿咸異數也公
既歸老莱陽有山海之勝日優
游其間以文史為娱其述作之
富當不止此昔裴晋公退居綠

野司馬公閑居獨樂皆以元勲
碩德勇退急流養高林壑不復
挂功名于齒頬間日惟吟咏性
情講論道德而已然其心未嘗
頃刻忘天下也天下之人亦皆
視其進退為時安危故朝廷屡
起之所以慰蒼生而重黄髮也

今公年躋大耋聡明不衰茲非
神明之扶持用保艾我
王家者乎天下之望于公猶大旱
之望霖雨恐未獲遂公之高椽
筆大手又将敷為文誥申為典
謨續而編之成一家言藏之名
山副在舘閣有以佐

聖朝之光明縉病廢以来鉛槧荒
落豈能序公之文惟是台斗喬
岳之思久而益積况重以刺史
君之請烏能辭敬書此以復
嘉靖壬寅閏五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吏部左侍
郎兼

經筵日講官致仕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同修國史晚生吳郡徐縉拜序

鼇峯類藁目錄

卷一

內制

卷十七

雜著

卷十八

書簡

鼇峯類藁目錄終

鼇峯類藁卷一

內制

敕天下朝覲官員

朕恭膺　天命嗣承大統恪守
祖宗成法簡用賢才共圖治理惟期庶政修和萬民康樂以無負於代天理物之責爾畿甸藩臬郡邑諸司之臣雖職任有崇卑地方有廣狹皆受朝廷之命分理庶務凡以爲愛養斯民計也其間奉公守法體國愛民者固多而狥私黷利怠廢政事殃及其下者亦往往有之感傷和氣災異迭臻盖有由然玆因述職來朝特令吏部公同訪察詳加甄别去其太甚者以示懲戒俾爾等仍還舊任勉圖後功切念庶官職業之修否實民生之休戚地方之安危所係爾等宜皆仰體朕懷痛加循省各盡乃心各恭乃事毋濫行科罰以竭民財勿妄興工役以勞民力毋嚴刑峻法以戕民命務使四境之内禮讓興行八口之家衣食豐足獄訟清簡奸究消除恵澤旁流和氣充洽用稱朕敬
天法
祖用賢圖治之至意而爾等亦保有祿位以共享

太平之福顧不美歟爾等其敬之慎之毋替朕命

敕南京刑部尚書戈瑄

卿生長畿甸資性端純發跡賢科歷官柱史荐更藩臬晉陟都臺理寺法曹載遷長貳聿總風紀司寇留都筮仕以來四十餘載敭歷中外懋著賢勞顧委任之方隆乃累章而求退勉留至再祈請益堅重念高懷俯賜俞允特令馳驛以歸仍敕有司月給廩米三石歲撥役夫三名庸示優禮至意嗚呼始終之際古今所難惟卿久歷宦途閱才宿望功成身退不失其時更宜善自調攝保養天和茂

膺胡考之休永享升平之福不亦大有譽哉

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

朕惟上天眷佑國家必篤生賢俊以爲輔弼之資用能圖惟治理化成天下然必進用之既專且久體貌之既隆且備庶幾協德諧謨救寧弘濟揚功烈于當時垂聲光于後世卿自幼齡取科第名動縉紳事我皇祖列秩詞苑積有年勞逮事我
皇考以及朕躬翰長宮僚資望日深編摩考校才華益著選侍經幄十數年間啓沃良多朕自春宮

實切簡注爰暨纘服之初擢居内閣乃能忠以體國公爾忘家誠意見於謀猷藻思形諸制作比緣終制台位久虛尋復召還忠藎彌篤矧當四方多事之秋前後兩值逆藩之變運籌建議動中機宜遏絶奸萌消弭禍亂國是攸屬中外底寧頃以一品秩滿九載盛名清節始終弗渝偉績殊勳輿論推服朕心嘉悅茲特降敕褒諭仍令兼支大學士俸賜宴禮部給誥命賞賚以示優崇尚念四海之大萬幾之繁治忽安危胥此焉係朕方夙夜勵精弗遑寧處亦惟左右耆德舊學之臣是信是咨以

匡輔不逮卿其益體朕懷竭誠殫慮贊襄庶務登于至治斯不負上天眷佑之隆朝廷倚毗之重而卿亦永有令譽于無窮矣欽哉

敕禮部議尊謚

朕惟自昔君天下者在位有久近德澤有淺深然必考德定謚節惠易名以垂示於天下後世此古今不易之令典也恭惟
皇兄大行皇帝聰睿英勇出自天資居　儲宮而典學惟勤踐　寶祚而初政克謹圖治懷勵精之志任賢存體貌之誠敦睦宗藩綏柔夷服剛毅有

執雄斷無疑內能消肘腋之虞外克靖潢池之變
訓兵練將居安慮危故自卽位以來十有七年之
久春秋漸盛閱歷亦多非惟深知小人之依固已
明習天下之務迨夫 親征甫返方將董正之圖
不幸哀詔遽聞亦寓輪臺之悔化理未究追痛良
深遺命冲人詞承丕業稽諸典禮宜薦 徽稱欲
協至公必咨輿論庶幾上以昭
祖宗之制下以慰臣民之情爾禮部會集文武羣
臣定擬尊謚擇日恭上冊寶用副朕至意欽哉

奉迎 皇太后箋

皇帝御名茲者欽承
先帝遺詔已於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嗣位
敬惟
聖母殿下遠在藩邸特奉箋迎請者伏以 大統
既承義貴致專於主鬯至情攸繫恩當兼盡於
慈幃爰展孝懷庸伸至養恭惟
殿下鍾祥茂族娩美
先王巽順內全坤柔外協雞鳴有儆戒之益螽斯
無妬忌之嫌性毋篤於仁慈化素彰於儉約仰惟
聖德誕育眇躬撫視提携愛有加于襁褓起居出
入教必守于箴規屬緣倫序之宜入嗣慈闈之重
恭承九廟日理萬幾雖允慰乎衆心實仰承于
內訓顧瞻左右奈省問之音踈徒倚晨昏眷睽違
之地遠劬勞罔報戀慕彌深特遣近臣往迎舊邸
浮江龍棹快風力之輕安愛日鳳庭仰容光于咫
尺共享昇平之福永膺壽考之休無任懇悃瞻望
之至

武宗皇帝尊謚詔

詔曰自古人君德施於當時咸有顯號隆名以祔
于廟享傳諸萬世我朝

列聖相承率由茲典有不可易者恭惟
皇兄大行皇帝以英武之資剛健之德嗣登寶祚
十有七年于茲矣任賢圖政節用阜民克詰戎兵
屢平僭亂淵慮弗遑于寢食皇威昭布于邇遐眞
有安不忘危持盈保守之志用是宇內咸寧蠻夷
率服邊陲晏然治理之輿方有望於今日夫何不
幸
龍馭上賓天下臣民攀號莫逮顧予凉薄肇纉鴻
基允惟付託之艱方深在疚之痛追慕遺烈率遵
舊章謹命在廷文武群臣恭稽禮文議薦謚號博

采衆論協于至公乃于今年五月八日祗告
天地宗廟　社稷奉冊寶恭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承天達道昭德顯功宏仁思孝
毅皇帝廟號武宗嗚呼盛德發乎乾剛實揄揚之
莫罄徽稱爲乎殷禮尚昭顯於無窮布告萬方咸
宜知悉
敕太子太保戸部尚書孫交
卿以端毅之資充實之學發身甲第列屬天曹擢
任奉常晉司光祿載遷官於卿佐遂正位於司徒
資望彌深功勤茂著乃因權倖誣譖抗疏乞休家

居亦已數年矣朕在藩邸素知卿名嗣統之初簡
任耆舊又以國計之重寔難其人僉議非卿不可
特召卿還朝以復舊御卿清忠體國屢進讜言經
畫周詳謀猷宏遠朝廷方切倚任共圖化理而乃
累以疾辭勉留至再祈請益堅重違雅尚特賜允
俞載加官保給驛還鄉爰命卿子翰林院編修元
護送仍令有司歲時以禮存問月給廩米三石歲
撥役夫四名用示眷恩於戲完名全福古今所難
惟卿踐歷仕途四十餘年歷仕四朝始終一節成
功身退可謂得其道矣茲歸尚其善自調攝慎重

起居順養天和茂膺壽祉以副朕優老懷賢至意
欽哉
壽安皇太后尊號奏文
皇帝臣御名謹奏伏惟
皇太后陛下德全貞順性禀柔嘉夙事
憲皇懿範昭于宮掖誕生
興帝休祥茂于本支後昌者必開于先源深者其
流自遠逮于眇躬屬在元孫肆膺歷數之歸入繼
宗祧之重揆慶澤之所自實　慈訓之攸遺昔太
任興周允協思齊之頌而代邸嗣漢式承長樂之

懽匪藉鴻名曷彰駿德禮宜報稱心切悃誠聿茲
體元之初肇舉尊親之典是用涓上吉日恭率文
武群臣奉冊寶上尊號曰
壽安皇太后仰冀寶慈俯垂鑒照茂
膺顯號永介繁禧如月之恒享九州之至養承天
之祐躋萬載之遐齡臣不勝惓惓之至謹具奏文
敕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毛澄
卿性資端確學識閎深早擢大魁歷官翰苑簡侍
先帝勸學春宮佐政詮曹時稱水鑑正位宗伯懋
著寅清逮朕嗣統以來一惟舊臣是任考所建議

裨益良多眷念忠勤方切倚任乃以微疾累疏乞
休慰留再三祈請益力勉從高志暫允歸榮仍照
前敕加太子太傅給驛還鄉調理令有司月給廩
米四石歲撥役夫四名時加存問病痊起用夫禮
進義退完名保節卿之素願得矣江湖魏闕之懷
其能遂已乎卿歸其尚勉進藥石順養天和園臨
獨樂志軫先憂膚俟召起以無負朝廷始終眷遇
至意卿其念之哉

孝惠皇太后尊謚冊文

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十二月癸酉朔越二十二

日甲午孫皇帝御名稽首再拜上言伏以治由立
愛尊崇已極盛於前聞禮重易名顯號實垂光于
永世情文兼備簡冊具存恭惟
大行壽安皇太后莊純柔靜淑惠慈仁徽音嗣美
瑤編善譽增輝寶牒夙事
皇祖贊懿範於坤宮誕育諸藩濬慶源於
獻帝蘋藻昭敬誠之德葛覃著勤儉之風延及眇
躬嗣承丕業深惟護佑之備至每聆誨諭之諄詳
化及家邦功存宗社比從褒典用薦徽稱孝事
重闈庶用得懽心于四海年踰稀壽方期享遐筭
于千秋夫何
鸞馭上升遽爾彤帷永閟哀聞椒掖痛切衷腸允
惟至養之未終莫伸酬報益感洪恩于罔極奚罄
揄揚爰籲群情特涓穀旦謹奉冊寶上 尊謚曰
孝惠皇太后伏冀明靈俯垂昭鑒錫彼繁祉裕我
後昆謹言

殿試策問

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欲成天下之治必順時揆事
創制立法以盡天下之務顧世有升降而政之因
革隨之唐虞三代所以致雍熙泰和之盛卓然可

爲萬世法程者具載諸經姑舉其大者論之如定
禮樂明律曆疆理宇內設立庶官分田制賦興學
養士與夫選舉考課之法兵戎刑罰之制其建立
有本推行有序可歷指其實而言之與後之稱善
治者曰漢曰唐曰宋其創業守成亦多英君誼辟
而考其治功所就終不及於古何歟豈致理之道
固不專恃于法制歟嘗觀先儒之論有曰善爲治
者必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
於下信斯言也則君臣之間轉移振舉宜莫急於
此者三代而上無容議已自漢以來綱紀之張弛

風俗之純雜亦有可言者歟抑斯二者相因而成
又豈無所自歟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創建宏規
太宗文皇帝中靖家邦纂述大統
列聖相承監于成憲益隆不替百五十餘年道洽
政治蓋庶幾古帝王之盛朕嗣守
祖宗鴻業撫臨億兆夙夜祗畏圖新治理而績效
未臻和氣未應其故果安在歟夫事必稽諸古而
後有以驗夫因革之宜治必端其本而後可以不
紊夫先後之序此固君天下者所當知也茲朕欲

勵精有為期于化行俗美紹復我
祖宗之舊以上追隆古之治如之何而可子諸生
皆學古通今明于王道宜有以佐朕之不逮者其
各殫心以對毋泛毋畧朕將采而行之

獻皇帝尊號冊文

維嘉靖三年歲次甲申四月乙未朔　曰
皇帝御名再拜稽首上言伏以罔極恩深孝悃欲
期於罄竭追尊義重禮文宜備於窮隆緜稽曠古
之儀茂舉殊常之典望祀揭虔於祼鬯永思增飾
於陵園魏乎徽稱允矣鉅美幽明協慶遐邇潛孚

恭惟
獻皇帝陛下睿哲性成仁明天賦
憲皇鞠育雲祥蚤應於椒幃
孝考跪封日表聳瞻於楓陛志存大雅道並先王
誠孝上通乎神明嚴恭丕著于朝夕化行自內坐
回勤儉之風理契於心動合詩書之訓東平樂在
於為善西伯功多於肇基罔遊畋聲色以為娛兼
翰墨詞章之是尚刻諸琬琰昭如日星惟厚德深
仁既懋聞於當日肆遺休委祉乃啓佑於後人顧
惟眇末之資獲繼　宗祧之重雖正統大義兢兢

業業罔敢少違而鞠育至恩懇懇惓惓亦欲乘盡
匪極殊絕之禮曷申崇奉之忱率籲群心祗登徽
薦發潛懿於盛舉寓至情於太公謹遣親臣敬齋
冊寶加上尊號曰
皇考恭穆獻皇帝伏冀尊慈俯垂睿鑑光膺顯號
永介繁禧謀克貽孫行本支於百世神能配帝享
廟祀於萬年御名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言

章聖皇太后尊號奏文

皇帝御名謹奏仰惟
皇太后陛下德含貞靜性秉誠仁夙儷

獻皇太封郢土㑺教允資於屏翰徽音遠著於
宮闈服澣濯以敦儉約之風慎蘋蘩以贊恭勤之
化鍾祥後嗣誕育眇躬撫愛周詳誨諭諄切肆承
天序入奉
宗祧纂屬紀元之初聿舉尊親之典雖安享至養
少攄愛日之誠而罔極深恩莫罄昊天之報寸衷
猶歉三載于今矧
先皇啓佑之功欲極其隆重顧
聖母劬勞之德可緩於增崇爰詢師錫之公言載
考瑤編之往跡禮從厚以起義文兼備以稱情蓋

章獻之稱昔聞於宋后而聖善之頌首著於周詩
兼茲具美之嗣用見難名之德神人默相龜筮協
從謹於是日恭率文武群臣重奉冊寶上尊號曰
章聖皇太后伏冀慈仁俯鑒誠悃光膺顯號永安
長信之懽茂介壽祺益衍少陽之慶不勝惓惓之
至謹具奏聞

敕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謝遷

朕惟人臣立朝得行其志建功立業者固難而退
處其鄉壽考康寧完名全節足以繫天下之望尤
為不易卿性資端方器識宏遠粤自早年潛心正
學遂以文章大魁天下蜚聲翰苑譽望彌隆逮我
孝宗皇帝簡注有素爰自宮端擢居內閣朝夕獻
替不激不隨宣達德意慎守彝章培植人材護惜
善類延訪于便殿賜問于平臺危言讜論裨益弘
多當時政化清美實惟卿二三大臣佐理之功曁
闡
末命付託諄切益感知遇哲竭誠悃故當
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隨事納忠協心匡弼其毅然
不可回之氣往往形于詞色釐革宿弊斥逐群小

直道難容告老而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
姦橫加譏抑旋復昭明人咸欽仰之不置及今年
踰七秩體履安康子姓蕃茂全德盛名求之前代
亦不多見焉朕嗣承天序圖新治理顧茲尊賢優
老之典誠不可緩惟卿累朝耆舊寔軫朕懷矧夫
公論明揚至再至三亦可以見卿之賢於人遠矣
茲特遣行人齎敕存問仍賜羊酒命有司月餽官
廩八石歲給輿隸十名用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
順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于天下則非特卿一
鄉一邑之光而已書曰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

室行將起卿于家庶幾得聞猷告以輔朕之不逮惟國家有無窮之休而卿亦有無窮之聞矣欽哉

順妃冊文

制曰統御家邦允賴坤儀之佐協宣宮閫式隆王教之基肆易象謹於閒家而詩篇詠乎淑女彝章具在秩號宜崇咨爾張氏毓秀中州儲祥巨族性資温粹恒存圖史之規容質安閒克慎珮環之節妙選已符乎穆卜榮名宜貳于軒星匪徒昭四德之良庸以賛二南之化茲特封爾爲順妃覩光華於翟服思儆戒於雞鳴蘋蘩薦春秋于以相蒸嘗之敬祗勤夙夜于以助孝養之誠尚敦謙約之風庶衍繼承之慶欽哉

鼇峯類稾卷一

鼇峯類稾卷二

講章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這是尚書堯典篇史臣紀載帝堯的功德曰若曰字與粵字通用曰若是引起頭的說話稽是稽考堯是唐帝名下面曰字是說的意思放字解做至字勳是功勞虞時史臣將叙帝堯的事先說道稽考古昔帝堯如下面所說的便是帝堯的勳勞德業巍然高大無所不至故總說道放勳如何是欽明文思安安欽是恭敬明是通明文是文章思是意思安安是無些勉強帝堯之德體段恭敬無一毫放肆運用通明無一點蔽塞文章著見而可觀意思深遠而難測這德行之美都出於自然安而又安無些勉强所以說欽明文思安安如何是允恭克讓允是信克是能常人之德不出於天性又被那物欲害了多有强爲恭而不實的欲爲讓而不能的帝堯之德本於天性恭則信恭而無有不實讓則能讓而無有不能所以說允恭克讓如何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是光顯被字解做及字

表是外格是至上下是指天地說帝堯既有這等盛德由是光輝顯著被及乎東西南北四海之外以至於上天下地之遠充塞周流無有不至所以說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史臣叙帝堯的功德至此可謂極盛而無以加矣臣常論之帝堯是古來第一箇聖人堯典是尚書中第一篇書欽之一字是篇中第一義欽即是敬敬乃聖學成始成終緊要的道理帝堯功德之盛其根源皆從這敬中來誠後世爲人君者所當法也仰惟
皇上聰明天縱德器夙成踐祚以來聖政日新人

心悅服其於帝堯之德業信可以優爲之而無難矣伏願講學修德敬以持身凡視聽言動必循乎正而不惑於物誘好惡用舍必協乎公而不間於己私雖在深宮之時常如大廷之際無一事而不敬亦無一時而不敬則帝德光于天下神功冒于海隅所謂放勳之盛將不在於唐堯而在於
陛下矣伏惟
聖明留意

右嘉靖初開經筵進講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這是虞書舜典篇史臣紀帝舜訪問治道進賢才通下情的事如何說詢于四岳詢是謀訪四岳是當時官名一人而總管四方諸侯之事故名爲四岳這四岳是在廷的大臣凡事皆當咨訪他帝舜即位之初首先召見四岳詢問那治天下的道理即下面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便是如何是闢四門闢是開闢四門是四方賢才進來的門路天下的人民至衆政事至繁人君一身不能獨治必得賢才分理所以要開那四方賢才的門路使天下之賢才或隱於山林的或屈在下僚的都得進用

無有閉塞之患這便是闢四門如何是明四目達四聰明是開明達是通達四目四聰是指四方衆人所見所聞而言天下的政事有得失民生有休戚人君一己聰明有限豈能盡得見聞所以要明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聰使天下之人凡目有所見的凡耳有所聞的都得上達無有壅蔽之患這便是明四目達四聰夫四門既闢則天下之賢無不進四目既明四聰既達則天下之情無不通此有虞之世所以嘉言罔伏野無遺賢而成無爲之治也臣嘗論之天下猶一家也四門不闢則無以來

天下之賢俊正如一家之事務無人整理必至於廢墜而不舉矣天下猶一身也四目不明四聰不達則無以決天下之壅蔽正如一身之氣脉不能流通至於危殆而不安矣帝舜謀治於四岳而汲汲欲進賢才通下情者誠以天下之事莫大於此而禹湯文武所以有道之長者亦皆不外乎是道也降及漢唐宋之賢君能用此道則無不治不能用此道則溺於宴安惑於利欲故耆俊疎遠而夤緣奔競之徒適以啓邪枉之門聰明阻隔而權奸嬖幸之流卒以成壅蔽之禍如漢靈帝開西邸賣

官公卿入錢至千百萬賢才不用而王室遂至於傾覆唐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下情既遏而亂興遂至於播遷載在史册可爲明鑒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法古致治登賢俊於科目下至隱逸亦得薦舉無遺是即帝舜之闢四門也寄耳目於科道下至諸人皆得直言無隱是即帝舜之明四目達四聰也
列聖相承益隆不替治化之盛蓋有由然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凝政維新人心望治有如饑渴然賢路雖開而倖門或未盡塞下情雖達而讒言或未盡用伏望遠宗帝舜之道近守
皇祖之規延見儒臣咨諏善道任忠良而不間於儉邪廣視聽而不惑於欺蔽又必戒逸遊以爲任賢之本勤講學以爲聞見之助則衆賢彙進群情畢達四方風動之休不在有虞而在今日矣臣等不勝至願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這是虞書舜典篇史臣紀帝舜命官審命令以防

讒間的意思龍是虞廷大臣的名堲是疾惡讒說是小人讒言邪說殄是絕震是動師字解做衆字納言是當時官名夙是早允是允當帝舜呼龍說道如今掌管禮樂政教的衆官分命已了但賢才雖是任用而讒說猶有可虞那讒說小人心術不正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賢的却說做不肖不肖的却說做賢專一傷絕善人之事使君子不得安其位行其志這等的讒人我甚是疾惡他蓋他所言顛倒邪正以惑動人主之心變亂黑白以驚駭衆人之聽朝廷如何得正治化如何得成今命爾爲

納言之官爾於早夜之間凡命令政教從裏面行出去的事務要用心審察果都是爲民的好勾當而非權倖蒙蔽之私一一允當方纔宣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依託矣敷奏復逆自外面進入來的事亦要用心審察果都是爲國的好勾當而非希恩取寵之謀一一允當方纔納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考矣爾能如此則朝廷政令一出於至公無有讒間之患治功豈不可保於無窮哉臣嘗觀之天下之理邪正不容並立此勝則彼衰彼進則此退治亂相尋自古爲然故讒人

與正人如氷炭一般毋毋相反邪人厚貌深情甘言媚行朝夕浸潤而不自知惟在人君蚤辨而豫防之斯免禍患故雖唐虞之世尚以讒說爲憂而拳拳於納言之命然終不能爲盛治之累者正以杜絕防閑之有其道耳降及後世如漢之侍中尚書唐宋以來中書門下給事中即是這納言之官當時亦多命令乖舛紀綱不振回視唐虞之盛不能彷彿其萬一實由官雖設而委任之道未專職雖具而沮壞之私不免上書頌德何有乎敷奏之當墨敕斜封何有乎命令之允奸讒得志卒底亂亡誠萬世人主明鑒也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立法設通政司及六科以出納命令凡所上章奏悉聽審覆而亦有參駁之職

太宗文皇帝繼統致治設内閣以參預機務凡所下詔敕悉從擬議而復兼裁決之任其職重輕雖與古不同而所以防讒邪謹命令之意一也百有餘年政治修明蓋本於此夫何近日以來參駁之奏或未蒙省覽擬議之地或不得與聞以致政出多門法無定守民生不安天變屢見未必不由讒說之人沮撓於其間也伏望

皇上遠以古帝王爲師近以我

祖宗爲法上畏天變下卹人言凡一言一動一政一令之發務求循乎正道合乎人心而憸讒昵比之私舉不得以間之則聖德日隆朝政日清世道日泰實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臣等不勝至願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這是周書君陳篇成王教君陳任用人才的意思簡是簡別修是指職業說成王命君陳監殷頑民說道殷之頑民彼先雖漸染紂之汙俗近來薰陶

了周公之教訓故百姓每職業有修的也有不修的若不分別他勤怠誰肯盡心幹事且如爲士的勤謹學問爲農的勤謹耕種這便是修職業爲士却荒廢了學問爲農的却荒廢了田産這便是不修職業的務要簡選出來不使混在那不修的裏面不修亦要分別出來不使雜在修的裏面如此則不職之民皆勉而修職業矣故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是進用良是善良成王又説百姓每職業修與不修的既簡別了那修的中間雖是職業修舉又要論他行義有善良的又有不善良的

若不獎進那善良的誰肯着力爲善且如在家庭能孝弟在鄉黨能忠信這便是善良的在家不孝不弟在鄉不忠不信這便是不善良的那善的務要獎進任用使他尊貴光顯那不善的不得進用自然惶恐羨慕也要學做善人如此則不良之民皆化而爲善良矣故曰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臣謹按成王這兩句説話不獨監殷民當然人君治天下亦莫先於此若百官職業之修與不修者槩無分別行巳之良與不良者皆得進用則朝廷不清政事不明欲求善治盖亦難矣誠使人臣職業之修者皆得簡拔而瘝曠廢弛之人一不得以逭其咎行巳之良者皆見信任而貪緣奔競之徒一不得以逞其私則群賢彙進庶政允修何患天下之不治哉古昔聖帝明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辨別忠佞進用賢才爲首務者所以當時能成雍熙太和之治非偶然也三代而降其間英君誼辟非不知任賢以圖治然而進退人才之道率有未盡賢者未必用用者未必賢甚至容悦廢事之人乃以其順巳而親之忠言任職之臣乃以其拂巳而踈之無惟乎治之不古若也成王之言豈非萬世

人君之所當法哉臣嘗伏覩

太祖高皇帝祖訓有曰凡人之奸良固爲難識惟授之以職臨事試之勤比較而謹察之奸良見矣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則禍國自此始大哉皇言其所以爲聖子神孫慮者深矣

列聖相承恪遵成憲仰惟

皇上以睿哲之資嗣盈成之業勵精圖治側席求賢辨才術以核吏事重行檢以敦士風致理之道固云至矣然而選賢之法雖嚴而冒濫或有未免責實之詔雖頻而奉行或有未至尚不能不廑

聖心之拳拳也尤望遠監成王之言近守
皇祖之訓親任忠良踈斥憸小而又澄一心以爲燭物之本端一身以爲取人之則由是直枉畢照而簡任者自無不當用舍惟公而倖進者自無所容則天下蒼生咸被至治之澤而唐虞三代之盛可復見於今矣臣等不勝懇懇顒望之至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這是周書冏命篇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告以文王武王有聖德得賢臣以成治化的意思文武是周之文王武王聰明齊聖指文武之德說侍御僕從是左右侍從的人承是承順弼是正救辟是君穆王說昔日我周家文王武王受天命而爲君其德之備於身者聰而無所不聞明而無所不見齊而無所不敬聖而無所不通而當時在廷之臣若小若大皆懷忠實賢良之心精白一心竭誠效勞又能各盡其職文武這等聰明齊聖之君又有這大小忠良之臣固不須那侍御僕從之助然其給侍左右與御車之官太僕群僕凡隨從之人都是端方正直的那邪佞憸詖的都不得進用所以朝夕相處人君行得善的必承順之使善政日加於下或少有失處必正救之使不陷於有過之地是文武之聖亦有資於近臣之助如此所以說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臧是善若是順萬邦是天下諸侯之國休是美文武既得侍御僕從之助故凡一出入一起居都由於道義之正無有不敬處發一號施一令都合乎人心之公無有不善

處由是下民之衆自然敬順無一人之不化萬邦之廣皆底休美無一地之不服文武得近臣之助以致治化之盛如此所說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穆王此言良以聖如文武尚且賴於近臣之助如此而況今日不及文武之時可不尤加謹乎其望於伯冏之意切矣臣嘗因是而論之人主高拱穆清之上深居禁密之中侍御僕從朝夕左右苟非其人則漸染薰陶入于邪僻而不自知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欲明諍顯諫於昭昭之際蓋已甚難輔相雖

賢君心已盡天下治亂實繫于此故以文武之君
聖臣賢所以致治化之盛者亦必賴於侍御僕從
之承弼然非文王武王有克知灼見之明無寵幸
便嬖之私則亦何以成得人致治之効如此哉自
是而降願治之君固不爲無然往往於左右侍從
之臣視爲親密而不加察是以亂亡相尋終莫之
悟如漢宣帝雖號爲中興之令主然委任儉邪漸
致漢業之衰唐德宗雖號爲撥亂之英辟然寵信
奸諛卒致播遷之厄宋神宗雖號爲繼體之賢君
然崇奸黜正馴致國脉之耗率不能如有周之治

者豈無自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欽明聖武撫定寰區內外百司惟賢
是用一時臣庶奔走於下罔敢怠遑海宇乂安遐
方順軌雖文武之盛何以過之嘗諭侍臣曰爲政
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
綱振肅訓謨諄切實治體之大者
聖子神孫當世守之以爲家法也伏願
皇上遠監成周近遵
祖訓懋隆帝德以正萬化之原緝熙聖學以制萬
事之變謹好尚戒逸欲而內外必致夫文養親君

子遠小人而邪正不至於並進則治化益隆而宗
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臣等不勝顒望之至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這是論語爲政篇載孔子與魯定公問答的言語
定公是魯國的君孔子爲司寇是魯國的臣定公
問孔子說爲人君的使令臣下爲人臣的事奉君
上這兩件道理當如何行孔子對定公說君使臣
以禮臣事君以忠禮是禮節不簡慢的意思忠是
盡心不欺蔽的意思爲人君者以尊臨卑易至於

簡慢若簡慢呵便失了使臣的道理故接遇臣下
須要體貌隆重情意交孚賢者使之在位能者使
之在職無一些簡慢的心這便是君使臣以禮爲
人臣者以下事上易至於欺蔽若欺蔽呵便失了
事君的道理故事奉君上須要責難陳善鞠躬盡
瘁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家知有其君而不知有
其身無一些欺蔽的心這便是臣事君以忠君臣
上下各盡其道天下豈有不治哉臣嘗觀之唐虞
三代之時君明臣良都俞吁咈以成雍熙泰和之
治者率由此道仰惟

皇上睿哲英明克勤聖學臨御臣下恩禮有加一時臣工亦皆竭心自奮以熙庶績奈何邇年以來視朝漸少而體貌之儀容或有所未孚趨事徒勤而精明之治似猶有所未著尤望聖明審察而留念焉則隆古之盛庶幾可復見於今日矣天下臣民不勝慶幸

右弘治正德間經筵進講

鰲峯類稾卷二

鰲峯類稾卷三

直解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載是承載覆是蓋覆悠久即是悠遠的意思子思說聖人至誠之德廣博而深厚所以承載得許多事物與那地之承載萬物一般高大而光明所以蓋覆得許多事與那天之蓋覆萬物一般博厚高明又皆悠遠久長所以能化成天下與那天地之生成萬物一般這可見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配是配合疆是界限子思又說地之體最是博厚聖人之德廣博深厚便可配合於地天之體最是高明聖人之德高大光明便可配合於天地之博厚天之高明最是悠遠久長聖人之德博厚高明便與天地一般悠久無有界限這可見聖人與天地同體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尊是恭敬奉持的意思德性是人所受於天的正理道是由問學是詢問講學子思承上文說君子

若要修德凝道必須於那所受於天的正理恭敬奉持不可有一毫放失又須於那古今事物之理詢問講學不可有一些忽畧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這兩件是脩德凝道的大綱領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君子指王天下的說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徵是驗庶民是百姓考也是驗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武說繆是差繆建是立天地只是箇道悖是違

背質是質證鬼神是造化之迹俟是等待子思承上文說王天下的君子行那議禮制度考文的事必本於自家身上先有其德驗於天下百姓無不信從我所行的考那三王已行的事無一些差繆我所立的叅那自然的道無一些違背幽而質證於鬼神也與鬼神之理相合而無疑遠而百世之下等待那後來的聖人也與後聖之心相契而無惑這一節是說君子欲行三重之道必先有這六事然六事之中本諸身一句尤爲切要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是周遍博是廣闊淵泉是靜深而有本的意思出是發見子思說聖人聰明睿知仁義禮智之德充積於中周遍而廣闊靜深而有本而以時發見於外自然周流無間應接不窮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淵是水之深處見是著見說是喜說子思又說聖人之德充積於中者周遍而廣闊不可限量與那天之周遍廣闊一般靜深有本不可測度與那淵之靜深有本一般由是發見於外者不見則已見

則下民都恭敬他不敢怠慢不言則已言則下民都尊信他無有疑惑不行則已行則下民都喜悅他無有怨惡這可見聖人之德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是和厚良是易直恭是莊敬儉是節制讓是謙遜其諸是語助辭子貢對子禽說孔子溫而和厚良而易直恭而莊敬儉而節制讓而謙遜這五件盛德光輝接於人那國君自然敬信將那政事來

問他所以便得知道那一國的政事非若他人必待求於那國君然後得知可見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如此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哀公是魯國的君顏回是孔子弟子遷字解做移字貳字解做復字過是差失哀公問於孔子說門弟子中誰是箇好學的孔子對哀公說弟子有箇顏回此人是箇好學的如何見得好學他遇着當

怒的事未嘗不怒既怒了便不移怒於他人少有些差失處未嘗不知既知了便不復行顏回克己之功至於如此是箇眞好學的但不幸天不假之以年三十二歲死了如今無了這等人我未嘗聞有好學的這可見古人之所謂學都從身心上做工夫直要學到那聖人的地位後世學者但務記誦文辭之間所以不如古人之好學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和仲是官名西是西極之地昧谷是取日入暗昧之義寅是敬餞是送納日是將落的日西成是秋月當成就的事宵是夜虛星是北玄武七宿之虛星仲秋即今之八月夷是平毨是鮮好帝堯分命和仲居那西方昧谷之地敬餞那秋分將落之日而記其影又以那曆書上的節氣早晚均次那秋月當成就的民事授與有司考之於夜則秋分晝夜皆五十刻正爲得中考之於星則虛星爲秋分昏之中星這可見仲秋爲陰氣之中矣又驗之於民物則暑退而人氣舒平鳥獸皆毛落更生潤澤鮮好這一節是考驗秋季的節候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和叔也是官名朔方是北荒之地幽都是取日入幽暗之義在是察朔易是冬月當改易的事星昴是西方白虎七星之昴宿仲冬即今之十一月隩是室之內氄毛是耎毳細毛帝堯又重命和叔居那北方幽都之地以那曆書上的節氣早晚均察那冬月當改易的民事授與有司考之於日晝則四十刻爲極短考之於星則昴宿爲冬至昏之中星這可見仲冬得正陰之氣矣又驗之於民物則

氣寒而民都聚於室之内鳥獸皆生氄毛以自溫
這一節是考驗冬季的節候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是嗟嘆朞是一周旬是十日允是信釐是治工
是官庶是衆績是功咸是皆熙是廣帝堯嗟嘆而
告羲和說汝羲氏及和氏既造爲曆書考驗不差
了又不可不置爲閏月盖天道左行一日一周而
過一度日行比天少遲月行又遲故一歲之常數
止有三百六十日而周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所以

有氣盈朔虛之不齊故必置爲閏月三歲一閏五
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然後能定春夏秋冬之四
時以成一歲之功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這一節是堯命羲和置閏之法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
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
朕是帝堯自稱巽是遜讓否字解做不字忝是辱
上明字是明顯他下明字是說已在顯位的人揚
是薦舉側陋是微賤的人帝堯嗟嘆而告四岳說
我在帝位已七十年之久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

可遜以我之帝位乎四岳說居天下之上當有首
天下之德我不能備人君之德恐忝帝位帝堯又
說天下之人若有德而在顯位的汝要明顯他若
有德而在微賤的汝也要薦揚他懷德是舉不拘
貴賤帝堯公天下之心如此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
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
又不格姦
師是衆錫是與鰥是無妻之人虞是姓舜是名俞
是應許之辭瞽是無目之人頑是頑愚傲是驕慢

諧是和烝是進姦是惡四岳與衆臣同辭對堯說
今有無妻的人在貧賤之中名做虞舜其德可以
居帝位堯即應許說我也曾聞此人其德果是如
何四岳對說舜乃瞽者之子他父頑愚不慈母嚚
不善弟象又傲慢不恭都要害他舜却能和之以
孝使其進進以善自治不至大爲姦惡這是舜遭
人倫之變而能盡其道可見其德之盛如此
修五禮五玉三帛三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
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五禮是吉凶軍賓嘉五件禮五玉是公侯伯子男

所執的五様圭三帛是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是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是士執雉贄是執物以相見的名如字解做同字五器是五禮之器卒是了畢復是回轉的意思南岳是衡山帝舜巡守東方既同律度量衡了又修明那吉凶軍賓嘉之五禮所以同天下的風俗諸侯來朝的各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之物以爲贄又齊一那五禮之器使他都一一相同帝舜東方巡守的事既都舉行了於是回轉南行其年五月巡守南方到那南岳衡山之下其舉祀禮覲諸侯

一正朔同制度與凡修五禮如五器數事都似那巡守岱宗一般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西岳是華山朔是北方北岳是恒山格是至藝祖是始祖特是特牲用一牛帝舜既巡守南方了其年八月巡守西方到那西岳華山之下其所行的禮都似那初巡守一般及至十有一月巡守北方到那北岳恒山之下其所行的禮也如那西巡守一般帝舜四方巡守既畢於是歸到京都至于始祖之廟用一牛祭告這一節是帝舜巡守的事

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朝是朝覲敷是陳奏是進試是考驗庸是功勞帝舜定爲制度凡五年之内天子一次巡行諸侯所守的國都天下諸侯四次來朝覲于天子當朝覲時使那諸侯各自敷奏他那治民的説話説得好的則從而明白考驗他功勞果有功勞的則賜他車馬衣服以旌異他的功勞這三件是諸侯朝覲的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字解做初字封是封表濬是開導古時止有冀兖青徐荆揚豫梁雍九州舜又添了幽并營三處初分天下做十二州於那每州中都封表一箇名山做他一州的鎮山又恐水有壅塞都一一去導那十二州的大川使世無水患這一節是帝舜即位所行的大事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六府即大禹謨水火金木土穀六府孔是大庶土

指衆土之肥瘠高下說底是致咸字解做皆字則
是品節的意思三壤是上中下三等土壤中邦是
中國禹治水已平了那水火金木土穀六件財用
所出者皆大修治遂以那庶土之肥瘠高下名物
交相定正其土之所宜而致謹其財賦之人使但
貢其所有之物而不槩取於民於那九州穀土又
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樣等則而成賦法於中國
不至數外多取於民這是禹定九州的貢賦

錫土姓

錫是錫與水土既平了禹又封建諸侯賜以土地
使他立國賜以姓氏使他立宗所以爲國家的藩
屏以共保天下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祗是敬台是解做我字距是違越的意思朕是禹
自稱禹說當此治定功成之時別無所事惟敬我
之德以先天下天下自皆從化不能違越我的所
行也這可見禹之治功雖若事乎法度之維持而
實有躬行教化之妙如此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
侯

侯服是侯國之服采是卿大夫的邑地禹既定了
甸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則爲侯服這侯服
地方分做三等近甸服四面那百里定做卿大夫
采邑采邑外四面那二百里定做男爵的小國男
邦外四面那三百里定做諸侯的大國及次國這
是禹定侯服的事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是撫安的意思揆字解做度字禹既定了侯服
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則爲綏服這綏服地方
分做兩等內面三百里揆度那文教以化導斯民
外面二百里奮揚那武衛以防禦外患這是禹定
綏服的事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是荒野流是放禹又於要服外四面各五百里
定做荒服因其去王畿益遠都是荒野去處這荒
服地方也分做兩等近的三百里人都蠻慢不復
知有禮法遠的二百里放那重罪的人這是禹定
荒服的事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
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是浸漬被是覆冒暨是及聲是風聲教是教化
訖字解做盡字玄圭是黑色的圭禹既定五服地
方雖止於五千里然其風聲教化之所及則却無
有限隔東邊漸漬到那大海西邊覆被到那流沙
北邊南邊無有不及處這風聲教化都盡於四海
之遠無有不到處大禹治水之功既已成就了於
是將那玄色的圭獻與帝舜告這成功因是水色
黑所以用黑色的圭爲贄見之物這是禹貢終篇
史臣總叙大禹治水成功的事禹能勤于王事以
慢遊傲虐爲戒所以治水之功至於地平天成萬

世永賴而終居大位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

皇祖指大禹說近是親近下是踈遠的意思邦是
邦國五子之歌第一章說我皇祖大禹訓戒子孫
有言人君於那下民勢分雖有尊卑其實上下相
須之情如身體一般當以其情而親近之不當以
其勢而踈遠之其故何也蓋那下民乃是邦國的
根本根本既固然後邦國得以安寧本若不固則
國雖富强民必叛亂終亦至於滅亡而已大禹之
訓如此誠子孫之所當念也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予是五子自稱三失是所失的衆多不見是事幾
未形見處凜是畏懼的意思朽索是朽爛的繩索
六馬是天子車上的六馬五子既引大禹之訓於
是又說人君若失了人心便是箇獨夫我視那天
下至愚的夫至愚的婦只一箇人也能勝得我了
蓋人君所失衆多則民心必然怨背豈待明白彰

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曾形見之時而圖謀之
方纔無患故我臨涖那萬民心裏常常危懼譬如
將朽爛的繩索控馭那車上的六馬一般朽索易
絕六馬易驚民之可畏正是如此然則爲人君上
的豈可縱情逸豫而不加敬慎乎這是五子申結
前面大禹之訓以見太康之喪國由於失民心而
其失民心由於逸豫不敬耳可不鑒哉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
紀綱乃底滅亡

陶唐指帝堯說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建都于陶

故曰陶唐冀方即是禹貢冀州紀綱是法度大者爲綱小者爲紀五子之歌第三章説惟彼帝堯能盡爲君的道理因此享有這冀州地方言冀州則外八州皆在統御之中矣這冀方堯傳於舜舜傳於禹皆能盡爲君之道故能保而不失如今太康逸豫滅德盤遊無度失了爲君的道理紊亂了那紀綱法度所以致有滅亡之禍君使太康能守皇祖的訓戒豈不能保有天下哉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

明明是明而又明的意思典是典章則是法則關是通石是權名重一百二十斤和是和平鈞也是權名重三十斤王府是内府統是統緒宗是宗族祀是祭祀五子之歌第四章説我祖大禹以明明之德君臨萬邦有典則法度遺留與後世子孫如那關石和鈞所以一天下之輕重的雖是細事内府亦有之其爲子孫後世慮者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乃荒墜我祖之統緒傾覆宗族而滅絶祭祀乎這可見君天下者不可不守祖宗之法度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曷字解做何字仇予這予字指太康説五子不忍斥言故謂之予鬱陶是哀思顔厚忸怩都是羞愧的意思可追是説不可追五子之歌第五章説嗚呼如今失了邦國我將何所歸乎所以我的懷抱悲傷而不能堪天下萬民因我無道都視我爲仇讐我將何所依乎所以我的心思鬱結而不能解愧見於色而顔厚愧發於心而忸怩盖因我太康

逸豫盤遊不能敬慎其爲君之德所以致有今日雖欲追悔亦無及矣五子作歌述太康禍亂之由原大禹訓戒之意五章之言明白痛切孔子載之於書盖欲後世有天下者念祖宗之大訓守祖宗之成業以敬慎存心以逸豫爲戒然後萬姓咸歸而國家可保於無窮矣

右弘治間　春宮講讀

商王成湯十八祀王即位國號商

契之後子姓名履一曰天乙湯既放桀諸侯皆推湯乃即王位因所封國爲有天下之號

以水德王

契是堯舜時臣名商王成湯爲諸侯十八年是王
即位之初年以武功成故號成湯湯是契的後裔
以子爲姓名喚做履又喚做天乙湯既放夏桀於
南巢當時諸侯見湯有德伐暴救民都推尊他湯
乃即王位因舊所封國在商遂以商爲有天下之
號其王天下則以水德

定都于亳

亳是邑名湯定所居的國都在於亳邑即今河南
偃師縣地方

改建丑月爲歲首歲曰祀

十二月建丑得地之正是爲地統以日中爲
朔

湯既有天下乃改正朔舊時歲首建寅今改做建
丑的月分舊時年喚做歲今改做祀十二月月令
建丑蓋天運到丑上方纔有地以建丑月爲歲首
是得地化之正所以喚做地統凡朝會大事皆以
日正中的時候爲始這是商時的制度我朝歲首
建寅所以從夏之制祀做年所以從周之制

右正德間日講

鼇峯類蒙卷之三

鼇峯類藁卷四

表箋

勸　進箋

公侯駙馬伯文武百官軍民耆老人等具官臣某
等欽奉
大行皇帝遺詔伏請
陛下早登宸極章已再上未賜允俞謹復奉箋勸
進者臣某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人君之大寶曰位豈一日而可虛　上天之歷數
在躬合萬方而均戴纘承為重統緒攸歸恭惟

陛下　日表殊姿　天潢近派聰明之懿夙稟于
生知仁孝之誠良由于至性　藩封毓德望苑儲
祥睠　遺命以恭膺實　天倫之定序奉璽代邸
至德之讓已三飛鑾周京後后之念惟一物方快
覩天有攸從縱哀痛之孔殷豈繼承之可緩矧
萬幾之務沓至甚繁而四海之心嚮往殊切伏望
陛下仰遵　祖訓俯順群情少抑冲懷亟登
大位庶幾天地神人有所依賴凡夫禮樂刑政從
此設施上以紹祖宗百五十年創守之基下以開
宇宙千萬億載太平之治臣等下懷無任懇悃激

迫俟命之至謹奉箋勸進以聞

昭聖皇太后尊號禮成百官賀表

某官臣某等茲者恭遇加上尊號禮成謹上表稱
賀者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尊處慈闈安享九州之至養光新孝理晉登千古
之殊稱惟功並德以兼隆斯情與文而具備懽盈
禁掖慶洽華夷恭惟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陛
下坤載含弘柔儀淑慎祥早儲于沙麓瑞丕應于
軒星作配
孝皇克贊成於至治誕生

武廟益保艾於重熙國勢岌乎危疑人心翕然鎮
定擁佑　明聖纘紹洪圖綏福祉于　九重著儀
刑于四海時期雍泰化藉轉旋雖　徽譽之已尊
顧　淵衷之猶歉昔漢文入繼聿承長樂之歡而
宋孝嗣興載展壽慈之號匪惟彰統緒之重式以
申崇戴之忱寶冊騰輝褘褕增耀蓋承顏順志固
一心愛敬之莫加肆播美揚休豈數字形容之可
盡春回苑籞風動寰區實前代之稀聞亦我朝所
僅見臣等久欽懿範幸覩曠儀伏願
宗社奠安儕鴻名於有永　本支蕃盛垂燕翼於

無窮臣等無任瞻仰屏營之至謹上表稱賀以聞

壽安皇太后尊號禮成命婦賀表

某國夫人妾某氏等玆者恭遇尊號禮成謹率命
婦上表稱賀者妾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
以慶衍彤幃載啓萬年之丕緒禮嚴寶冊懋隆一
代之徽稱縟典希聞椒除交賀恭惟
壽安皇太后陛下聖善明哲柔閒靜專德容夙簡
于　憲皇令譽式彰乎陰教儀刑自內列帝嚳四
妃之尊均一爲心成文王十子之盛功参乾運德
合坤元弘楷範於六宮衍本支於百世眷惟

睿嗣出守藩封曁乃
神孫入承天序三靈協應萬國謳歌顧孝理之方
新豈尊稱之可後爰修懿禮肇舉彝章吉協良辰
肆諏龜而獻兆首開異數擬綿蕝以具儀冊書煥
奎斗之文寶璽妙蟲魚之篆仗移長樂輦來萬乘
之朝珎出尙方備享九州之養鴻名顯播於邇遐
駿美迥超於今古妾等幸際清時欣逢盛事伏願
化行率土茂膺壽考之休樂遂含飴永錫康寧之
福妾等無任懇切慶幸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章聖皇太后尊號禮成命婦賀表

某國夫人妾某氏等玆者恭惟
聖母章聖皇太后誕膺尊號典禮告成謹率命婦
上表稱賀者妾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德懋慈闈議擬莫殫於懿範治隆
聖孝顯揚務極於徽稱重念深恩久膺至養載舉
非常之典益崇莫大之名喜溢六宮光騰四表恭
惟
聖母章聖皇太后陛下道協坤儀性全天稟動必
體珩璜之節居惟循圖史之規基業與周允匹休
于太姒謳歌載夏實兆瑞于塗山儉每存乎練裳

惠嘗建於樛木持心仁厚已形麟趾之風約已恭
勤夙著雞鳴之戒陰功允積慶澤弘延眷
上聖之誕生爲中興之令主仁施海宇孝奉
宗祧佩至訓以難忘報寸衷而罔極爰稽故實率
籲群情爰獻吉于良辰肆致隆于縟典黃金縷字
煥寶冊之增輝翠翟蟠雲儼褕褘之動色沸韶音
於大內趨法駕於禁中聲氣並和禮容咸備蓋昭
代之所創見亦前史之所未聞妾某氏等仰覩鴻
儀欣逢景運望雲霄而致祝效葵藿以傾心伏願
皇祚永安慈齡綿茂龍樓日曉時聞視膳之勤鳳

闓壽生早遂含飴之樂妾等無任踴躍慶幸之至
謹奉表稱賀以聞

泰寧侯襲爵謝表

具官臣某欽奉
聖恩賜襲侯爵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上表稱
謝者伏以河山帶礪剖符垂百世之盟龍虎風雲
奕葉際重華之運爵雖出於延賞寵實由於懋功
綿薄奚堪拊循莫避感隨憂至榮與愧并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聖德日昭神謀天授經帷講學肆文治
之弘敷戎闔宣威厲武功之遠奏道已隆于豐芑
心猶戒乎苞桑軫先臣汗馬之勞續後裔珥貂之
貴用循國典敢墜家聲遡惟始祖建功本自
高皇御極既而奉天靖難適丁永樂之初是以列
土分封因錫泰寧之號自後嗣焉七世迄今侯者
九人間常弟及於兄終大抵父傳而子受爰遺孱
弱豈任馳驅早蒙給廩以優存尋荷俞音而應錄
膺揚舊業依然竹帛之攸垂燕翼新恩允矣簪纓
之戴繼尤慮年齒甫逾乎志學欲令儀禮暫肄于
賢關此皆大造曲成之私而實微臣難逢之盛也

臣敢不益諳韜畧期無忝於將門兼事詩書冀有
遵於
聖訓庶竭涓埃之報少傾芹曝之誠伏願
上恬下嬉四海仰風移之化前光後裕一人膺天
保之章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稱謝以聞

奏疏

乞停遣使西域疏

節該奉
聖旨司設監太監劉允着照永樂宣德年差鄧成
侯顯等事例去烏思藏齎送番供等物寫勑與他
欽此臣伏聞　勑旨事干國體不勝怵息謹昧死
爲　陛下言之切照烏思藏地方僻在西陲數萬
里之外其地習俗鄙惡語言侏離與中國懸絕中
國之人亦鮮有至其地者
祖宗之時番僧雖嘗入貢[illegible]國師等號不
過因而命之空名虛秩居[illegible]本土藉以撫化番衆
使無擾我邊境而已非崇信其教留居中國令入
禁內如前代之事佛求福者比也前代事佛求福
反更得禍史冊載之可爲萬世之明鑑仰惟
陛下神仁聖武天縱聰明屭在　春宮懋學毓德

繼膺寳祚任賢圖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頸以望太
平今無故而爲此舉朝野聞之咸加駭異堂堂天
朝衣冠文物之區道德綱常之化而顧從事於夷
狄之陋哉且異端邪說人人皆知其非
聖明在上詎肯崇信臣亦知此非出於
陛下之本意也實由番徒造爲一切幻妄怪誕之
說上凟　聖聰
陛下偶爾聽之不計其干正累德一至於此況本
夷年例進貢自有舊定賞格差遣伴送亦有通事
人員挨之事體似不可以煩　朝廷近臣之往番

供之送也雖曰　先朝嘗有此例當時庶政修舉
教化大行海内富庶百姓安樂偶一行之亦不甚
損耶今各處災異頻仍人民困苦盜賊生發虜寇
猖獗兵戈相尋未已倉庫所在空虛而四川等處
腹裏之患甫平松潘之警繼至瘡痍滿目呻吟滿
耳地方之疲弊極矣當此之時正宜勞心竭力多
方拯濟猶恐弗及尚忍復有此騷擾煩費之舉哉
臣備員大臣義同休戚若苟隱默不言則負君誤
國之罪大矣昔漢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千
古稱之以爲美談夫光武七制之賢君也而況不
爲光武者乎伏望
陛下俯察愚忠收回　成命以彰乾剛之斷離照
之明使天下後世稱爲堯舜之聖實臣等之至願
也

請定宗社大計疏

邇者
皇上祗畏天戒特下修省之詔有事關朕躬者自
有處置之一言臣循省之餘不能無感於心竊惟
人君爲天地民物之主自宮闈朝廷百官萬民以
至九夷八蠻凡有形氣之屬孰不有關於

聖躬顧其中不能無小大緩急之異自今日而言
則有至大且急者誠不可不早定也伏惟
孝宗敬皇帝深仁厚澤鍾於我
皇上之一身
皇上曩在春宮毓德有年暨
登大寳又已一紀于茲寛仁大度志氣如神文懐
武綏遐方入貢天下之人視華封而頌螽斯日夕
瞻仰如饑如渴亦非一日矣而　皇嗣之生猶未
蚤見臣民無知誠切憂惶仰惟
皇上聖德格天福壽茂隆將來　椒寢毓秀誕育

繁昌以衍無疆之慶固事理之常端有可待況方春秋富盛日親萬幾宜若有不暇慮及者然
皇天眷顧之命實在於是 兩宮慈愛之情實在於是萬方仰望之心實在於是恐不容以遲疑而不為之亟處也夫以 九重淵邃旁無同氣之親問視亘缺主鬯猶虛
陛下亦豈能漠然不少動於中乎今中外人心皆以為慮而兩京大小臣僚固嘗形諸奏牘累為
陛下言之誠非私憂過計者臣以為
聖明感悟必有處分縱未必遽如 建儲之議亦安可不自為嗣後之圖竚俟以來未蒙
降旨切以天下之計不可不早定天下之望不可以久虛伏願
皇上深惟遠慮斷自 宸衷渙頒綸命特於朝廷近屬至親倫序相應內召取一人育于宮中令其出入左右日侍起居習溫凊之儀代蒸嘗之事則於朝暮之間自有天倫之樂而海內臣庶懽忻踴躍皆仰 聖德如天明見如日眞可與古帝王並美矣和氣致祥吉夢自協他日
皇嗣誕生之後優加恩禮仍遣歸藩是乃聖哲之

宏讀古今之通義處禮之正得權之中者今日之務其孰有大於此者乎亦孰有急於此者乎臣待罪禮曹荷蒙 厚恩伏感實同比者災異頻仍地方荒旱天心仁愛恐亦不能無意於此臣展轉思之寢食弗寧若猶隱忍不言所以為身計則善矣如負
陛下之厚恩何故輒敢罄竭愚忠冒昧陳請實出於一念犬馬之私不能自已耳伏乞
聖慈俯垂矜察虛懷聽納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推讓名次疏

近日大學士費宏奉 旨行取復任供事切念本官職銜與臣相同但臣加少保偶在宏之先僉議謂臣列銜立班宜居其上臣心有所未安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竊惟名分固御世之[illegible]而禮讓尤為國之首務緣宏加秩雖在臣之後而宏入閣則在臣之先且宏年勞既深資歷亦久恐不可槩以爵鈞論也或以臣與宏同年進士而臣犬馬之齒差有一日之長此蓋其燕私會集之敘耳豈可以行之於公所耶況宏學識才猷過臣遠甚此尤臣之

平日所推重者乎考之先朝內閣舊僚如商輅彭
時二臣亦皆承召再入者然當時見任者皆其官
職相去不倫非如今日名秩之同而可以年資深
淺一說得以遂其推讓之義也昔舜命九官濟濟
相讓成王訓官有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臣讀其
書未嘗不慨想虞周之盛顧臣庸愚誠不敢遠望
前哲芳躅於萬一至如宏者不亦庶幾夔夷畢召
之流亞乎今幸遇
聖明在御堯舜之君復出而運當熙洽之餘亦不
異於成康之世遜乎推讓之風尚可想見於千載

之下此臣之所以不能已於言也伏望
陛下察臣衷悃特賜宸斷允臣公會朝著之間列
銜立班皆序於宏之次則臣心既安臣職益勵寅
恭之道以成而推讓之風可冀矣臣不勝惶悚俟
命之至

乞歸省親疏

翰林院侍讀臣某奏伏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凡京官親在者離家六年許其
歸省著在令甲臣父敏先任浙江杭州府儒學教
授致仕蒙恩封翰林院檢討今年七十有九母劉
氏封孺人今年七十有五偕老在堂未能迎養臣
於弘治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援例奏蒙放回省親
次年四月二十二日復職經今又已六年之上不
曾還鄉臣父母年漸衰老定省久違瞻慕私情不
能自已伏望
聖恩憫念敕下所司照例容臣給假歸省依限前
來供事以圖補報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援例追贈疏

禮部左侍郎臣某奏近蒙恩例給賜
誥命封贈先代臣叨荷隆恩曷勝感激思得臣父

敏初娶臣前母趙氏今限於舊格未蒙推贈仰惟
皇上孝奉　兩宮渙頒明詔推恩臣下使凡有親
者皆得遂其顯榮之願此誠度越百王之懿典而
得萬國之懽心者也臣之前母雖與臣無養育之
恩然生與臣父齊體母道實同況曾生臣兄經自
幼賴其保愛護持少底成立未爲無自臣中進士
時臣前母亦列登科錄中而褒贈之典獨未之及
查得先年侍郎曹鼐謝一夔叅政葉盛長史范兆
祥等官各乞恩追贈前母俱蒙俞允臣昔嘗侍
春宮講讀自爲學士充　經筵日講官親承

陛下孝理維新之化不能賛揚裨補於萬一顧乃
陳及於此極知冒昧如蒙
聖恩一視同仁俯垂矜念照例將臣前毋趙氏特
賜追贈則非但微臣得遂區區之私而
陛下推恩之意溥博洋溢於無間則凡在臣工孰
不感勵奮激以仰答覆載之大恩也哉

陳謝疏

致仕大學士某奏伏念臣妻封一品夫人官氏在
家病故有司照例具奏該部覆題荷蒙
聖慈諭祭二壇遣官塋葬仍造臣壙今事已畢禮
宜陳謝者仰惟　聖德含弘既俯全乎終始
天恩曠蕩復兼被乎存亡何幸犬馬之私獲沾蓋帷
之恵榮光曲賁感激難名顧嬰宿疾於衰齡餘生
無幾仰沐深仁於大造欲報未能蓋未死之年皆
感　恩之日故雖死之日亦猶生之年遥望闕庭
無任懇悃叩謝悚息之至

賀生　皇子疏

臣昔侍内垣叨沾　渥寵蒙恩賜歸山林之下仰
效華封之祝久矣茲者恭遇
皇上茂膺天眷

聖嗣誕生下情懽忭莫罄名言謹上章稱賀者欽
惟
皇上禀至聖之資啓中興之運道統傳夫精一睿
學蘊夫誠明敬以養中仁以御下禮嚴　郊廟復
古制於千年孝奉　宫闈協懽心於四海釐正庶
務簡任忠賢民物咸康而治化為之旁洽神人胥
悦而瑞應以之駢臻方當繞電呈祥遂爾前星耀
彩甫經時月重覩潢枝　天心眷祐於無疆
國本元良之有待上以慰　聖毋含飴之樂遠以
延　宗祀主鬯之休凡在照臨率同鼓舞此固
皇明詒謀燕翼之蕃祉實我
聖上敬天尊祖之明徵也臣遥望
闕庭如瞻雲日之表拜稽衛宇莫伸葵藿之誠伏
願
帝壽永昌　儲宫豫建益衍振振之慶茂隆丕丕
之基臣無任欣躍祝頌懇切屏營之至

鼇峯類稾卷四

雜著

廟祀議

時有建議廟祀之禮者下禮官覆議曰祧廟者按古者天子七廟親盡則祧祖功宗德百世不祧周文武有功當宗故別立廟謂之世室共爲九廟漢廟七室共堂唐宋爲九室我
太祖高皇帝肇修典禮立 德懿熙仁四祖廟後更定九廟同殿異室卽今之制弘治初集議祧禮尊 德祖爲始祖 懿祖而下以次祧遷後

憲廟 孝廟升祔奉祧 懿熙二祖 武廟升祔奉祧 仁祖俱藏主于
太廟寢殿之後曰祧廟折衷禮文允合古意若如周制立七廟與二世室左昭右穆昭之祧者藏于武之夾室穆之祧者藏于文之夾室但其規制位列世尚異宜如廟主東向穆主北向今可行乎度數儀文繁縟莫究如西酌犧象東酌罍尊今可用乎是皆所以序昭穆之倫順陰陽之義乃禮之精者此而不備是從文而遺其本矣大祇禮因時世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泥古者可以鑒矣曰禘祫者天子宗廟之祭五年一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周禮所謂肆獻祼是也三年一祫合食於太祖之廟周禮所謂饋食是也并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凡六享然禘祫之祭歷代廢舉不時宋禘祫之外每歲時享於四孟及季冬行之國朝一歲五享同于太廟儀文具載諸司職掌而無禘祫之制蓋我
德祖廟諱猶未之著以上實無可推之親亦以後世封建廢譜牒亡而禘之祭遂廢而不舉耳惟於歲暮之祭奉祧主于 太廟同享是卽大祫之禮也蓋天道三月一小變而爲一時未及三月而又

祭則爲數而煩已過三月而不祭則爲疏而怠今一時一祭誠合乎天道不疏不數得禮之中矣曰特享者周禮四時之祭春則特祭各于其廟所謂犆礿是也夏秋冬則合享同於太廟所謂祫禘祫嘗祫烝是也合享于 太廟所以尊其始祖特祭于其廟所以各伸其尊我 太祖初建四廟蓋嘗行之其後改建廟制故四時之祭皆合享于 太廟而特祭不行議者多謂
太祖宜於孟春之享特祭於其室以當南向之祀然必各爲一廟然後可以行之但九廟行禮儀節

甚繁先儒謂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強有
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
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旣其事矣況於九廟乎盖
天子以奉　宗廟爲孝若不得自致其如在之誠
則於承祧踐阼之意寧無歉乎然竊思之廟制固
難輕議而特享之禮誠所當講惟我　德祖實爲
始祖所自出之帝可比周之后稷宜藏其主于別
廟居中一室而　懿熙仁三祖列于左右遇太祫
太廟奉以南向我　太祖受命創業實爲有功之
祖所謂始祖也可比文武百世不祧他日

太廟四時之祭太祖宜正南向之祀庶足以伸崇
德報功之典而愜天下萬世之公論矣曰出主者
禮合享于太廟有出主之儀
國初廟享亦嘗行之其後止出　各廟衮冕亦古
人設其裳衣衣冠出遊之意也若欲出主必須如
禮主祭者捧之或遣親臣代捧猶之可也至於
諸后神主則將何人代捧乎然古禮直祭于室祝
祭于祊所以求神之所在況今　郊社配天　奉
先殿及陵寢皆設神位是豈虛設哉盖神無乎不
在有其誠則有其神而必曰木主非迂則泥也曰

祔食者古者廟享皆以功臣配食盤庚曰茲予大
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所謂殤與無後
者從祖祔食亦從祖而毀固禮之所有然今
太廟配享東設親王四壇西設功臣四壇中山諸
臣無容議矣其壽春以下諸王俱皆祔食揆之於
禮亦宜從祖罷享但配享與祔食不同安知壽春
諸王非有功當祀者乎恐未可以殤與無後論也
況天子之宗廟豈有殤與無後者祔食之禮乎仰
惟我
太祖聖德御極制作大備其于　宗廟祭享之禮
參稽前代之載籍博采儒臣之論議斟酌損益斷

自　聖心足以垂諸萬世而不可易者經所謂有
其舉之莫之敢廢有其廢之莫之敢舉者實禮家
之律令也可以破千古聚訟者之惑矣

謚議

禮部尚書臣某等奏正德十三年某月某日欽奉
制諭命臣等會集文武羣臣議上
大行太皇太后尊謚臣等欽遵會同某官某等議
擬進呈竊惟德懋於宮壼者旣隆自有以享天下
之至養行協于坤儀者旣備必有以受身後之大

名此百王不易之規萬世至公之典所當愼舉而
不可緩者也伏惟
大行慈聖康壽太皇太后静一純明端眞莊穆至
性全於天賦大德本乎夙成正位中宫作配
憲祖禋祀助修于　九廟孝誠兼盡于　兩宫
表正毋儀熙明内治惟和惟厚翕然關雎麟趾之
風克惠克昌允矣樛木螽斯之美志存勤儉不以
貴而自盈心本慈仁恒以柔而爲教由中達外化
洽俗成迨夫保護先皇式弘至治肆今啓佑
上聖復際清時懿範昭宣福綏貞泰年登七袠身

閲三朝展愛宗藩每欲裁之以義推恩戚畹初不
假之以私盛而弗居守之愈固屬在彌留之際猶
煩訓誥之遺諄諄乎
祖宗創造之艱惓惓乎朝廷幾務之重載稽上古
可方周室之姜任適考近時允邁宋朝之宣獻是
以臣民仰德遐邇慟心若非極其揄揚曷以傳之
永久臣等謹按自古明王受天命以主典神人亦
惟聖后惇化源以共保基業我
大行太皇太后純德至行既已化成於當時而顯
號鴻名亦必流傳於後世斯足以配享
茂陵垂光明史而非彌文溢美之可比况我國家
累葉追崇亦有故事
皇上一念孝思發於至誠蓋義之所當然而情之
不容已者也臣等仰承涣命博采公言謹擬
大行太皇太后尊謚宜天錫之曰孝貞莊懿恭靖
仁慈承天輔聖純皇后臣等拜手稽首謹議

大明一統志頌

皇天以薄海内外幅員全付我
太祖高皇帝一統之盛古未有過焉者然覆載之
内不可無書以紀其實若虞之禹貢周之職方是

已自漢以來誌地理紀方輿者固多率冗複舛訛
闕而未備顧草昧之初未遑及此不能不㕓我
太宗文皇帝之慮爰遣使徧天下圖籍命官集纂
未幾而鼎湖告變矣逮我
英宗睿皇帝嗣守鴻業深念
祖宗未成之志益隆繼述特簡儒臣重加修輯計
三閲歲而書始告成眞足以軋禹貢職方而陋地
理方輿者矣於是海宇之廣古今之迹一覽而了
然在目誠萬世不刊之典也其所以昭一統之盛
垂無疆之休者不在兹哉臣伏讀之餘謹拜手稽

首而獻頌曰洪濛未析斷鼇立極誰其主之惟皇
作則三代以還一統幾何瓜分鼎峙偏據實多元
以腥羶汚我諸夏穢德彰聞天命不假肆我
聖祖應運而興天戈所向乾清坤寧蕞爾犬羊拔
角脫距腹敗枝披罔敢齟齬東暨蟠木西抵崆峒
朔交南北來享來同炎海氷天孰非什伍被髮椎
題盡爲編戶維玆輿圖條貫兼總馮相保章千躔
百孔不有盛製備書明著曷由信後以永終譽
文皇踐阼宵旰有憂天下圖籍博采旁搜以弘大
業以貽後人惜書未就龍馭上賓

英廟嗣統先志是遹乃簡儒臣是修是輯以訂魯
魚以斥非踶三祀告竣爰登　黼扆重瞳屢回綸
音引冠頒示萬方日星炳燦倚歟帝制匪事彌文
經天緯地媲典襲墳京師爲極方岳爲綱稽星分
野奠州辯方形勝山川風俗物產遐邇悉書大小
不限藩封公署羅列四維人才宦蹟無一或遺宮
室關梁學校書院古蹟陵墓祠廟寺觀列女有傳
不憚煩迂仙釋亦紀豈事虛無一卉一毛一流一
磧瑣屑肖翹匪直禹迹不出戶牖若萬里然一瞬
之際何千百年噫嘻是志駿功瓌奇太平至寶資
治元龜天錫
今皇登三咸五克闡前猷右文稽古六合同春八
荒並育華胥之風康衢之俗軫念是書寘諸左右
思創業難氷兢是守斯世斯民涵泳聖涯熙熙皞
皞葛天無懷微臣作頌管窺蠡測丕丕皇基維年
萬億

西成賦

粵神禹之敷治兮佃原隰之畇畇暨后稷之率育
兮時播植而耔耘俾甫田之廣袤兮農并力以效
勤既深耕而易耨兮美茂生之欣欣地既豐以腴

沃兮天又重以嘉澤方亟活而厭飫兮繼滋之以
霖霢覃優渥而霑足兮亦發秀而穎栗零白露之
爲霜兮告西成於平秋實栗栗其堅好兮美蠙珠
之綴團穗委委其修碩兮宛蛟螭之結蟠比穹隆
其倚疇兮窯茨屋之覆完黃拂拂其溢目兮天同
雲之漫漫農猥告其比屋兮謂天遺我以美利欣
萬寶之告成兮紛嘉穀之在地將圃場之日築兮
亦礪修其銍艾約百室之齊開兮率同功而穫刈
彼伯主之既出兮爰彊以之與隨就斂穧而執秉
兮螘漬垤之參差穫桎桎其有聲兮積如櫛之交

比喈嚚其會選兮數萬稱之累累乃求萬斯箱兮牛載重以憊蹇乃求千斯倉兮人舉勤而嗟倦紛粒米之靡暇畜兮盛在田之餘羡伊寡婦之承筐兮往鶩巡而鳩歛私家既盈公家斯賦大家牛車小家擔負繈屬組連充塞周路崇崇公廩累積日富我藏既豐我食既厭彼公之秕取之太廉役車既休子婦既恬琴瑟擊鼓賽祀有嚴自天降康匪民力也於皇帝德天陰隲也田塗多稌太倉侈積也國用殷用帝心怡懌也既吉既蠲以往烝嘗爲酒爲食苾苾芬芳聖祖神宗來格洋洋錫爾百福

萬壽無疆圜丘既掃栗牲斯烹粢盛醽醴將亨烝烝於皇上帝居歆明明錫爾遐福萬方以貞烹狗東房以御胡考春酒既介耊耋黃耇庶寮百工三台元老邦家之光列鼎而飽重譯遝至越裳儋耳雕題編紒啞啞濟濟彼飡而精而飲而美大小稽首騰懽以喜王之爪牙曰唯六軍行者橐橐居者飦饘食充力昌闞虓虎貫甲冑于邁叢具如雲於豐年之敷錫兮斯邦靈之振嗟我田之既臧兮維農夫之慶農曰匪我之猷兮　帝德之盛帝謂朕匪德兮皇天之命辞曰天無降祥兮麒麟鳳皇錫有用兮豐年穰穰地無産奇兮琅玕琳球育有用兮豐年九州天地無錫異兮甘泉氛氣育有用兮豐年繼繼

聱峯類藁卷五

序

玉堂齋宿聽琴序

古人將有事於宗廟必致齋焉蓋齋者齊也所以齊其思慮之不齊也人之一心七情撓於中羣動感於外云爲有萬思慮與俱謂之不齊也固宜以之應接且或扞格叢脞而況祭者以吾之精神心思而感通神明者耶此齋之所由以謹也成化丁未孟秋適　天子祭饗太廟之辰羣臣皆前期三日致齋公所于時翰林諸公則就齋於玉堂之署

而余庶吉士亦在焉衣冠金組輝映軒楹聲欬不聞四壁寂然是雖幼長有差崇卑或異而所以聚精會神洗心滌慮以上佐　聖天子昭假祖考之志則一也少焉清聲琅然憑風而來莪莪然若泰山之壁立千仞也洋洋乎然江河之一瀉千里也餘音嫋嫋不絕如縷坐客忻然而起曰此琴聲也胡爲乎來哉夫琴者禁也所以禁其心宣其鬱而銷其邪也吾儕方齋而聞此寧非助吾之齋耶衆曰唯唯遂命善琴者從而和之續太古之淳音𠩄綠綺之新調先之以南風之歌鏗鏗然如身沐薰和之風而虞民之解愠阜財也賡之以越裳岐山之操鏘鏘然如躬覩西伯臣越之德古公避狄之仁也申之以將歸猗蘭龜山之操泠泠然如親聆宣父美哉洋洋之嘆逍遥九州手無斧柯之悲也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蓋不覺身世在虞周矣既而充然有得乃見其所爲齋者信斯琴之一助也遂筆之以爲玉堂齋宿聽琴序

送編修江先生得假歸省序

成化二十三年夏四月

皇帝加上

聖母皇太后尊號而推恩臣下凡仕於朝逾六年者許歸省其父母於是内翰江先生文瀾得省其太夫人於杭行李既戒同寅集餞咸嘆先生兹行之美予因爲之論曰士君子之全其忠與孝者豈惟士君子能自修哉亦君上相與以有成也夫行其所學固士之志而一委其身饔飱不辦則李令伯不能無陳情之疏左右就養天性所戀而天下多事義不可已則溫太眞不能無截裾之繆此忠孝之道所以爲難全也江先生金匱抽毫經筵進讀既得行其所學而綵衣問候旨甘親餽又得遂

其私情則出能盡其忠入能盡其孝忠孝之道兩全矣堯舜之世多全德之士蓋堯舜之道有以成之也予於茲慶我生之辰矣先生茲行予知慈闈旦夕侍竪報安慈孝煦煦天性油然予固以是爲太夫人壽而忠孝之士出於其國則綱常植立社稷攸賴予又將以是爲朝廷慶

贈侍御耿君書最序

惟御史爲　朝廷紀綱耳目之司於職無所不當問而內則糾劾出則激揚蓋其大者非如他司錢穀甲兵禮儀舉選之事可專而拘也而亦罔不得

兼之然雖兼有錢穀甲兵禮儀舉選之責而激揚糾劾之風未聞焉謂之能御史可哉自夫世之養忠厚者附會於鷹鸇不若鸞鳳之說以謂程明道亦嘗爾於是官失其職而言責鮮振有識者不能不爲世道慮也然予嘗觀明道爲御史時日與神宗論王道而不欲暴同列之短以沽直名固鸞鳳矣及新法起首謂不可又日與宰執極論於政事堂雖詆忤而弗恤不曰鷹鸇哉則夫後之人附會其說自托於明道養忠厚而私便其身謀如國計河東昌耿君晦之始舉丙辰進士歷試有聲選授廣西道監察御史未幾改貴州道即上章劾不法扶直言繼上時政諸疏
上多嘉納之風裁動於一時常巡視北城發擿奸犯若干人載巡滇南舉奏守鎮方岳不職者又若干人連以黜落然則所謂糾劾激揚者非歟惟是二端於晦之信其爲能御史矣中間如巡視甲子等庫奉
旨印記南畿馬匹朝祭侍儀監臨雲貴鄉試所謂錢穀甲兵禮儀舉選之事又兼有之可略也壬戌春滿三載部臺書其考有行修才贍克稱憲職之

語尋受勑褒嘉封其二親時以爲榮侍御張君廣漢偕其同寅諸君謂予於晦之同鄉書雅善徵文贈之時予方得告歸省未及執筆越明年乙丑今
天子嗣位初政飭勵方切晦之首承簡命出按兩淛淛爲天下大藩率慎簡能者以往而吾晦之殆其人與晦之尚益鄭重其施不激不隨仰止明道之風圖罄藎赤以上裨維新之化視舊美而有加焉則部臺之所書恩命之所褒嘉又豈直如今日而已邪諸君爲申前請曰錄其往以勵其來予因舉其職之大者復之

送王景周南歸序

丙午之秋吾鄉書聯薦有王氏子景周者始紀識於歷山之逆旅景周殺雞爲黍食余間陳所懷負商天下事景周伸喙吐奇如探囊中物若不可窮其說者紀大驚且心自賀曰吾榜有人矣退又聞其尊甫素倜儻好士每遇四方之傑賫貢函上京師者道出清源必館穀之而經紀其行役或佐道里費無德色羣取其業攻而邃者延與子游俾師事之次友事之相與下上其論而景周之問學日益以充至今尊甫交游半顯于朝率稱景周爲故

人子弟余以是又知景周之才之美鏃礪栝羽未爲無自也明年丁未同試春官計如景周者取一第發蒙爾旣而藝不售庚戌又不售子悒然曰異哉景周之數奇也非卞氏之璞彼不我識則齊門之瑟我不彼合爾不然何其遭逈之至再若是也抑天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今年春景周謂余請曰生連舉有司不第其有以取之於有司乎何尤幸茲卒業循例南還復得奉晨昏於千里外菽水斑斕之樂視一名一第孰得孰失子夙善我願賜之言將以爲鄉榮余於景周之弗利固甚憤之安容

默默而已邪吾聞之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旣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也景周之志藝旣達且習而又尊甫好士之賢及於其子遂大蜚聲耀華於士林中景周可謂旣通而聞矣然而顚躓沉鬱連不勝於有司果有司之過邪昔柳子厚送韋中立謂韋生之不第殆拙於爲聲者及他日送辛殆庶則又以殆庶苟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甲乙可曲肱而有此又何也大抵名外也實內也君子病無乎內而已外吾不知也景周歸矣承顔視寢之餘其尚嗣而問學厚而積之約

而取之蓋實益充則名益流有司可久釋子邪他日揚休樹績以鳴我國家之盛則鼎彝竹帛之垂厥名頋不流且遠與於其行遂書以俟又爲之歌曰薊門烟雨兮春色闌珊高歌對酒兮寶劍光寒美人別我兮華佩紉蘭逸氣橫秋兮鳳逝龍蟠塞翁得喪兮易象干磐達人大觀兮隨寓而安東風吹鷁兮潞水漫漫浮雲蔽日兮願言加餐何以贈子兮五色琅玕

送王文秀訓導潞學序

吾友王文秀氏通二戴禮累試于鄉坐數奇弗薦

識者知其有待也弘治乙卯有司循故事勸駕禮部進之內府試中格授潞學訓導鄉里大夫士丐余一言以華其行余謂文秀所以自華者固顧假於余言乎然亦不敢不有告也凡學於此所以明彝倫淑人心而厚風俗非直爲取青拾紫之具也而況師也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豈苟焉者哉周濂溪論朝廷正而天下治而歸諸善人之多又推而歸諸師道之立蓋有以也我朝稽古建學師儒之選愼重有加至於近時則又有不然者類以儒校爲閒散冗長之秩在上者或不以教道待其

師雖其師亦不以教道待其身其間特立奮起者蓋亦寡矣士惟落魄不振老登仕籍者乃出於此於乎學教之設豈端使然哉潞州古晉地也先聖王之故都遺化所漸被今其風猶有存者邪吾未可知也柳子謂其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有溫恭克讓之德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有昌言儆戒之訓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於今儉嗇善讓好謀而深和而不怒憂思畏禍而恬以愉今去柳子又數百年矣以今觀之其信然邪吾未可知也文秀行矣其將有以復我也昔陽城居晉之鄙晉之鄙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王通講道河汾河汾之教雍雍如也今之地卽古之地也古之人亦何嘗異於今之人哉文秀其知審於所處矣然亦非可以聲音笑貌爲也蓋自吾身始焉苟知以道自任而不爲流俗炎冷之論變乎其守使他日河汾晉鄙之道化毋專厥美而陶唐氏之遺風可槩見焉吾將於文秀乎是行卜之也

送漢中通判楊伯操之任序

秦分天下爲郡置守尉監又置郡丞以佐守漢以

後不常厥名曰別駕曰治中曰司馬曰長史至有宋始置諸州通判而名始立我

朝稽古建官凡郡有守有貳其亞有判焉於諸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短長利病百凡之務無不參決與守貳僉議連署其政甚繁其寄甚重其寄重則其用之也不可不愼其選其政煩則其畀之也不可不簡其才道固然也弘治丁巳春內江揚伯操由兵馬指揮副晋最銓衡才之擢判漢中蓋愼簡也夫漢中禹貢梁雍之域地介秦蜀山川形勝土風朴厚氣習勁直著在圖志固不難於

治而亦不易於治也楊君爲兵馬領京城充地實當　輦轂之下走集聯闠奸伏百出重以豪右傾壓群小聑覗訟諜日至乎前紛沓如雨力綿能鮮且難乎其勝而况治在最等乎楊君九載于玆夙夜惕厲妥良懾宄綽有餘能上林鼓鼙久之今玆而往別利器於盤根錯節之餘騁驥足於輕車熟路之上亦何有邪雖然自京邑而遷外郡地不同也由編氓而視屬閭人不同也而治之道又烏得而同之哉故曰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粱肉粱肉不可以理疾而藥石不可以供養此

易瞻也楊君往以惠養吾民者也其無於藥石焉是急則漢中之民其將沐其康阜之澤乎又安知別駕屏星之車不蒙高蓋之賜哉吾聞楊君其先中州人也厥祖知叙州晉參蜀藩遂家于蜀芳稱偉蹟自有譜傳在楊君尚歸而求之以紹其故武庶肯搆貽厥而得之矣都人陳某者於楊君爲鄉契乃徵予文以壯行李請至再書此歸之

贈周戸侯西還詩序

玄黓困敦其月壯哉生明也晨當朝退居無何經衛萊陽于文逵者手持一圖繫詩若干首而虛其圖之上詣紀再拜請一言曰淮府侍衛周戸侯國英余邑人也讀書明於理道性慤介不苟雖齒鶡冠之列而能旁貴文雅右儒素逢掖多樂與之游且受職二十年餘小心砥礪行無毛髮疵玷以故

國王特愛重之每國中有事上

朝廷輙遣以行而夫人往往以愼勤稱旨屬者北上事旣告還戒行有日方將下潞河浮淮泗望鍾盧歷江而下西抵鄱湖其山川登覽之勝所以接於目而適於心者可量也哉吾鄉之衆先生首以別意繪之圖諸大夫士從而歌之序之者宜予予

其圖之紀不獲以不文辭乃言曰今夫世禄門之業者恒畫於職守惟少文是病甚至放易不檢見外於先生長者櫛比然蓋雖上之名器殊品下之趨向異途自不能免長鎗毛錐一丁兩石之論然而講學修禮以飾於文而兼舉其職守亦存乎其人焉耳今周戸侯守亞夫之家法乃克讀書明道從事於文雅儒素之域受知賢王屢以嚮命南北逐大馳聲耀華於搢紳間其亦異於其恒固有不得而外之者羣公卽物寫景蓋取諸南浦之賦感興成詩蓋取諸渭城之歌而臨別贈言又蓋取諸

仁者之義余嘉其可合于古而可範於今也遂敢竊卜氏之學僭序之以弁其端

贈醫學齋文器序

甘陵醫學齋君文器以其術鳴舊矣巳亥前余尚束髮侍家君遊宦其邑知君醫精甚時余苦多恙而君鍼砭之力居多邑中嬰疾需醫者往往不之他而之君君不問其貴賤貧富咸與救療之活人不可勝計人用是皷譽而君之醫遂名于上下此一命之所以不容已者後十年餘余仕于朝公退坐齋中俄有止騎投刺者視之則齊君也而鴻臚

翟君以仁偕在焉亟倒屣延之升坐與話疇昔因論及古今醫家諸書之得失君了辨如響盍自黃帝內經而下凡醫書之蔵有司者百七十九家君罔不研究而推極之以故一投七授劑之間而百發百中辟之昧擿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何者盍其胸中之見鑒鑒者固有在也余因是益信其術之愈精而真能有以起天下之廢壽天下之命者矣既而以仁袖出一劄拜且告曰吾景守胡公曩有弱孫病彌留百藥弗效他醫者相視搖首棄於不治守亦自分爲殆莫救矣或以君能薦君至徵診之矣笑曰無害也徐下之藥未幾即愈諸胥史家相繼告病類此者守亦令治之不旬日起軀命於垂絶者三數人守神其術且德之出金帛爲謝君弗受曰余非能生死人也能生不死人耳必若見予第予一言以傳足矣先生職在文字矧吾齋君敢以文請曰余今天下之醫多矣問其名則曰醫也問其道則憒憒弗之省其於審診以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之屬知之者百一察之者千一而究之者萬一爾若是而盍曰我醫也其不至以於人命爲戲者幾希齊君之醫之善徵諸

見聞固皆可書況有出於耳目之所不及者容可俾其無傳邪昔太史公傳越人志倉公而其人至今賴以不朽余言不足爲文器多後有子長者出倘有取於斯文則其與越人輩並傳無疑於乎醫小道爾由其道推以利物少補於生民之鮮瘠猶足以傳世如此而況其道有大於此者吾不知其傳與否也因書歸之

蘗峯類藁卷六

鼇峯類藁卷七

序

送河南通判楊君文洪還任序

弘治戊午春東阿楊君文洪謁選天曹試優等拜河南府通判瀕行驗封郎中劉博之諸公與文洪有借薦鄉省之雅乃請予一言爲贈予昔試禮部時傾盖逆旅於文洪固已心重之而況驗封之托贈其可辭第以匆遽未及卽荅而文洪已星駕之郡矣夫河南郡距京師西南數千里寰宇中土自昔聖王保民圖治之區儒先倡明道學之地嵩邙河洛控帶前左風氣所毓俗尚淳朴而士多文義至今號爲易治文洪之判是郡也又能寛惠簡靜不事紛苛凡百興除一惟民之欲惡所在是從未幾而郡中戴之曰父母來而過者稱之曰能當道信之亦曰然是豈偶然之故哉蓋必有道矣今年春遂獻三年績于天曹天曹按治狀采輿言亟以最書奏上復任且行則向之求吾贈言如驗封者前以憂去他在朝者復申宿請益力予竊念之文洪之始授官而去也予欲一言而未暇固以爲歉則今日之報政而歸也雖欲不言其能已乎夫闕

畧於數年之前至於今日而始償豈其亦有待邪文洪直諒樂易得於天分甚高而又才識明達勤克有濟故其臨政蒞民大可稱述則吾向之間欲一贈者其意良不出此而今槩已見之行矣尚何假於予言乎然吾聞之天下之事善初固難而保終尤爲不易處暫也或可勉至於久則鮮有不變者此在中人或不能無於吾文洪乎奚疑但君子之爲人謀則不以其所已然而遂忽於後圖亦不以其所能而覦砭是廢故泰山之溜可以穿石九仞之功虧於一簣勢固然也文洪南矣題輿在望

髦倪扶携必有勸呼而迓于道左者文洪其復有以慰之否也然亦不可於絃轍之外而別有所更易也載馳載驅歸視閭閻之歌誦如一日然吾見戴於郡中者稱於來而過者信於當道者又豈殊於疇曩而不有加而見嘉於天曹者又豈徒以最書而已哉抑吾聞之文洪之父處士翁嘗廬毋墓鄉稱其孝有司欲以上聞而處士拒不可以爲孝者子道之常奚名爲是年爲成化庚子而文洪遂以壁經登名鄉榜高第主司錄其文以傳人咸以錫類歸之況處士之父又嘗爲賢令遺德在民有

開克昌餘慶流衍固其所也稱人之善必本其所自故予於文洪之行之贈因併書之以見化之所由始云

送縣令李君考績序

吾邑侯李君秉彝以中州鄉進士舉禮部不偶拜絳州博滿任選部廉其才擢吾掖邑令弘治癸丑閱三載當奏績于朝豫馳狀白諸省又白諸撫巡者咸可之明年夏五月始戒行李僉謂走方在省告亦一奇遇也於君之行宜有言贈於乎吾嘗有感於天下之爲令者矣盖天下之令甚易於行道也而亦甚難也難者其時而易者其勢也由令而上爲刺爲伯爲連率由令而下民也有以承乎上有以治乎下茍令於此非上下交獲焉不可也雖然獲乎下所以獲乎上也竊觀世之上獲者乃或出於獲下之外以趨走承順爲恭以嚴刑厚歛爲能以薄書期會爲了事至如平易惠和悃愊無華不事剝刻之爲者顧加疵摘以爲㦸劣況夫予奪繇於愛憎之私低昂出於毀譽之口大都然也爲之令者其亦難矣嗚乎士君子有志於急民惟令爲近民其爲道易行可朝發而夕效也勢固然也

而世又有如前所云者其上之人若或使然邪吾故曰此非獲之者之過獲者之過也此殆余之所謂時也有明於勢者而時亦惟吾之聽矣君之令吾邑也蚤夜而思問民疾苦字之如子然興廢無遺用是休聞日著刺以上多之將摭其治行以聞詎非上下交獲者邪余所謂明於勢而時亦惟吾之聽者其信然矣今茲之往猥余奚言詩曰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願君歸所治民士之心也易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羽儀于天朝君之才也余何敢置喙於其間哉惟他日明史登于奇之頌錄三異之蹟尚當大書特書不一書

贈石州守王貫中考最還任序

天下之民性一而已矣而習俗恒有不同焉者是固形氣之私雜揉乎其間亦其囿於山川土地之風氣者爾殊也然其所得於天而謂之性者固在也去其偏而返於正約其異而萃於同非牧守之責而誰責哉我　國家軫念元元慎牧守之選而實以治教之任寄之盖不一任於法而必教焉是先教之不率而後以法治之未嘗教之而一任於法以治此俗吏急功飾譽苛忍者之爲而謂父母

其責循良其稱者若是哉山右古晉地班孟堅稱其有先王遺澤君子深思小人儉嗇詩之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有足稽者石州隸晉境也據方山孟門之勝負烏嵓赤洪大川之險固風氣之所囿民性強毅俗尚豪侈者在郡乘以今考之豈其然乎代之莅茲土者往往嚴峻其法以爲宜一遇梗復頑縱不律以干撓憲度日輒恕且喟曰茲土之人桀然也烏乎教化之不先而一任於法及民之不服治之不臻不惟重自引而顧諉其土爲難治豈理也哉夫嘉禾貴若而稂蕭生焉風雨晦冥之夕

陽曜亦昭乎其不澌盡無足怪者蚩蠢林然而間一外化蹈戾此在三代聖王之世所不能無持是以槩一鄉一郡可乎哉吾山東兖之曹縣王君貴中舉成化庚子鄉薦弘治丁巳謁天曹試在首選奏上擢守於石貴中端愼易直操履弗苟且問學淵洽不事口耳章句之末是其所以臨治者厥本具矣其在石也一以德教爲先民用胥服而治聞日章以肆蓋不以土地風氣所囿之習俗待石而以先王之遺教待石回民俗之異且偏者於正而同之域以復其性之一而後已可謂深達治教之體而不孤牧守之寄者矣今年夏貴中奏三年績于考功氏果以最書望與實無相背而馳焉者用是士林咸嘉嘆之而侍御王君繼宗韓君文博輩於貴中爲同年友相率請予言以爲行贈予故述朝廷所以愼選牧守任教不任法之意與夫民之習俗所係者如此以復貴中用勗於成且以終惠爲石民慶

德政遺跡詩序

東萊郡屬有昌邑邑之東有河曰濰往往泛溢爲患舊嘗築隄以防之矣然隨修隨壞而其民不獲

永奠安之利此無他爲功不厚則其爲效不遠也固宜弘治辛酉同知郡事松江張君領當道檄文修濰河之隄凡若干丈以甓以石以木視其勢以爲用而堅固雄壯視昔遠甚由是水安於故道而泛溢之患息矣費出於公帑役出於閭右踰三月而告竣是何其成功之大且速耶蓋君以廉潔之操明達之識而著之乎幹濟之間宜其功之有成卓乎其若是哉茲所以建地方無窮之利而來上下之交譽者非偶然也於是郡守衛揮諸公以及屬吏咸爲詩以張大之而郡士夫之知德者又從

而歌頌之遂成鉅帙春容平淡雄豪苦瘦大篇短章爛然可述大抵歸于情義非苟爲作者嗚呼亦感哉向非張君奇勞偉績有以感乎人人則人不以爲厲者幾希况能播之聲詩如是之富哉君子觀此固可以見諸公不沒人善之意而張君所以得此於人者盖有其道矣異時按是蹟而考之其蹟而亦有以得其槩矣苟斯蹟至于不朽則斯卷功固有所歸又能展是卷而求之則不必親覩其雖與之不朽可也張君莅郡幾八年其他美政播諸口碑者不可勝書此特見其一班爾君名地字德乾甲午鄉進士授今官别號可梅云

贈少叅彭君師舜之任閩藩序

祠部郎中安成彭君師舜以資望陞閩藩叅議瀕行其僚友援故事請予一言爲贈夫安成江右之望也而彭氏又安成之望也先文憲文思公以文章功業顯于先朝繼是登甲科躋美仕者踵相接而師舜又以少年取高第荐陟崇階去華就朴惟内之務是其所養者厚矣間以公務堂白其諳練深悉諳明儀章禮典之昭布中其宜而不戾乎古而其爲用也一何通哉盖師舜遂於春秋之學家庭之緒餘得於平日者爲多已而筮仕水部理泉政滿改祠部歷陞正郎潛心吏事既久故其養其用若是耳大宗伯鶩湖費公極稱重之銓部薦其才遂有福建之命福建古閩粤地遠去京師負嶺海之險生齒浩繁土産富饒文獻萃止不號爲大藩乎而叅議位方伯之次所以布德宣化於其下環數千里之地民生安危休戚係焉其任亦可謂重矣然化不可以速成而可以善圖節易以謹始而難於克終故尼父戒欲速則不達而蔡命謂慎厥初惟其終師舜往矣其念之哉慎吾之操持不爲外膠所奪凡夫見之乎顯設之間者舉自吾身心發之俾斯人優游涵育於熙洽之餘有衽席之安而無潢池之驚斯於布宣之任庶幾其塞矣哉則向之養厚者益以充用之通者益以大上可以賛熙明之治遠可以垂休嘉之譽而彭氏又不但一鄉一時之望而已予不佞敢以是復不識師舜之心其亦有契於予之言乎否也

靖菴先生輓詩序

濟南靖菴邊先生既捐舘鄉之朝士大夫相知者皆爲詩以哀輓之凡若干首鄉進士王蓝德謂走

宜序其卷端烏乎人生俯仰一世所貴用於其時攄抱負垂聲實以繫時軒輊而又若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所謂鄉先生歿可祭于社者庶幾乎其始終兩得之矣然史書二疏五柳輩則其不書者固多是亦未可以苟焉致者而其機實在我而不在人也世吾以邪脫鹿鹿尸素猶一夫然吾所不取亦既名遂巳乃猶役役塵途鍾鳴漏盡卒底殆辱之域而歿則無所於歸如遺矢腐鼠之流往往取譏於天下後世者其爲人之賢不肖進退始終得失何如也始先生舉於鄉連不得志於禮部巳而

擢尹上元律巳逮下政舉日章遂以治行擧進判應天名不損於尹縣時再進治中名不損於判府時具載當道薦剡采入　先朝實録卓然與古良守令並傳無疑其進如此先生宦治中年財耳順一旦拂衣作曰與其譽孰與無毀與其樂孰與無憂遂上疏乞骸骨歸麻衣草坐晏如也尋以壽卒于鄉其退如此一進一退往來井井與易道相爲消長有昔人之美而無其剌謂非始終兩得之不可余於是槩有以知先生平生之所養矣羣玉之作大抵祖雄露招㐀遺意而發幽光於不朽者存

歿而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冥漠下也先生嗣子節字時中者有道而甚文與益德及余同省榜最友善故余於斯文若有弗忍執筆者而情不容巳因拾諸作之餘而道之亦以寄一哀耳若夫先生之族出行治宦壽顛末茲不暇悉以有銘表在

送東萊節推袁君滿九載序

漢氏以還例罷侯置守大抵沿秦制也我明有天下仰若前代建官之意而斟酌之其制過秦遠甚凡郡有守其下有貳有判又其下有節推焉節推分難可否他政職在讞斷閱實以司平於民曰與

刑書從事而信宛詰慝明中裴彝所係豈輕也哉非得明達鯁亮之才處之未有不尸曠者河間袁君文美少舉京闈高第取進士不果尋拜東萊節推之命萊故俗朴鈍不喜鬭爭加以守牧類多簡靜不苛剔奸雜僞無所於事而君又克讞斷犂然右恩薄罰用是境内訟稀無盜庶幾所謂不尸曠者矣今年癸丑十月滿九載郡邑士夫咸往榮之時走以省告家居亦從諸士夫後有言於列者曰今滿秩行將奏功銓曹以最書且峻擢之其益大所施矣敢以爲君賀又有言者曰君治吾萊民咸

德之令茲滿而去也欲遮道而借攤馬而泣不可得已敢以爲君惜乎兩是之曰未也我朝之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蓋取諸唐虞而或三載六載而去坐明者什四而坐幽者什六七其間榮辱升沉憂喜之數萬有不齊是蓋物之儻來寄者理固然也鮮有久於其任而終惠厥民如君者是則可賀也近例府推與縣正輩治任異等者當道以狀聞天子詔試之許待乏臺郎其在限年格則注擬六官之屬茲殆明揚旌別之道意亦近古而中外方重廷對士諸被召者非是途弗與故雖跅弛

泛駕之才出乎其間亦往往淹抑不即齒錄第於三考後循資晉律乃其大凡也以君之才之美亦職此故不又可惜也邪君聞而笑曰此非吾所知也僉於是益賢君之爲人於其行相與送之陽關設筵以祖而命走序之

送儀判簿廷圭任嘉定序

嘉定簿高密儀君廷圭捧檄告行有日朝之鄉舊士夫請予一言贈之於乎予於吾鄉先達得遺範焉夫際時翊化爲國純臣則有若少宗伯文簡公大司馬忠襄公而廷圭實爲之孫抗節犯顔爲國直臣則有若黄門給事某而廷圭實爲之子廷圭少知自立氣容莊雅綺紈非其好也且不以門地自限卓然有志於學以忠襄公廕升胄監及茲拜命慶門箕裘不墜之業於是乎在或者曰千將剸蛟犀之具而鹽車非可以驥服也何懷負瑰奇而營營焉於勾稽朱墨間此仇香所以有棲枳之惜簿齒令丞下漫無專職例難可不事甚至掣於長貳不得肆一喙掉一武此張蒙所以有矮屋之嘆以是爲廷圭少予曰不然昔紫陽夫子之主同安簿也顔其軒曰高士而自記以爲士非有意於自高

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豈有待於外而後高邪使廷圭慕紫陽之高可以無棲枳之惜矣明道先生之主上元簿也爲其令畫法民不知擾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使廷圭操明道之心可以無矮屋之嘆矣況乎嘉定爲東南文獻之區俗號易治又其令長乃予同年進士王君用仁以大才試茲邑綽有治聲儀君之能可以贊王君王君之賢可以及儀君吾知百里之内几徭租之版出納之會符檄之要獄訟之成百爾設施令可之簿相之有考成之化而無華陰

之抑將不在於是乎若是則爲純臣之裔直臣之嗣庶幾其無忝矣庶幾其有光矣遂書之以俟

東村翁輓詩序

東村翁者今潜山令藍君文繡先尊甫也翁世家即墨之東村因以爲號云翁以弘治巳酉卒時文繡令婺源坐翁憂去任越三載起復改潜山文繡懼先德弗聞乃裒諸朝紳哀輓之詩若干篇潢爲巨帙間以首簡授予曰子其序諸予惟人生之所重而不能全者大槩有三曰行曰年曰後焉耳而名位弗與焉行則其素履之懿年則其維祺之壽

而後則其燕翼之休是三者有一焉尚或難也况兼而有之乎然三者之中曰年與後其在天者也天不可必而人可必君子亦求其可必者耳而不可必者吾不必也翁讀書好禮隱居弗仕里以長厚稱嘗值歲侵輸粟若干以佐官鄉鄰貸粟千石悉取其券焚之不責償偶出見一人僵臥風雪中氣垂絶亟解所衣裘覆之扶歸近舍獲甦他行多此類今夫時之人競刀錐之利至不相容孰有斥數千粟而不少恡者乎觀世之人之得喪若秦之見越不加喜戚於其者心往往而是况加惠於溝瘠哉是其素履之懿蓋如此翁春秋踰耆壽家故饒俯仰無毫髮累文繡官婺源凡在迎養左右極茵鼎之奉無風雨寒暑之厄無苦愁抑鬱悲絶不平之氣以考終命是其維祺之壽盖如此翁三子四孫咸秀偉有立文繡登進士試一邑爲府之召鸞書之馳徒倚可待孫田才踰志學年領鄉薦名動一時其他蘭玉嶄然見頭角者尚種種也是其燕翼之休盖如此於乎是三者而不可得全者今翁皆兼而有之夫豈偶然之故哉傳曰仁者壽又曰仁者必有後故翁之年之後吾固謂其自行中

來也孰謂天果不可必乎若夫名位之有無奚足爲翁重輕哉九原有知目可以瞑矣羣公形諸哀輓輝映緗素尚追蒿露楚些諸作而大較意不出此君子觀之則夫孝子愛存慤著之心不亦可見邪謹用序而歸之至於翁之世系履歷大凡則少師晦菴公所撰墓誌悉矣茲不贅

贈馮義士序

義之在人根於性分之所固有者也而世或莫之由豈所受於天爾殊耶曰非也然亦有可諉者何也義之見於施予非其力逮焉而志弗克竟君子

固未嘗槩以是責之獨怪夫世之力逮焉者貲筭之鉅如陶朱猗頓然乃居焉而弗施積焉而弗散此之謂不知義善乎馬伏波曰凡多財貴能賑施否則守錢虜爾脫有超然邁往庶幾乎是義者固君子之所深嘉而樂道之者也若蕭之馮子佩玉此殆其人與馮子吾未之識也吾得之蕭之司訓孫繼先者吾鄉信人也其言當不妄繼先之言曰馮子自少讀書好禮業農賈家用以饒平生濟人利物之心至老弗倦蕭學舍頹敝廨宇故缺君視之嘆曰禮義之地荒畧不治曷以作吾黨之氣邪

請入其第址以增拓之而新其堂廡壁垣之漫漶殘朽者人曰令之范仲淹也里中有貧病者往往以成藥付之賴以全活者甚衆人曰令之羊叔子也尤加志於喪葬力或不能舉者爲畢之凡若干喪人曰令之郭元振也他如成橋梁平道路開井泉周窮起廢諸可以佐民急者輒慨然爲之無德色前後損貲以緡計盖千百萬云於乎世之據貴富通顯之地其力之所逮視窮蹙且卑者孰難孰易而於斯人艱厄困弊抑鬱無聊之狀得於耳目矜念者少矣其能割己有以畀之哉有不遭夫朘

削漁獵者少矣况於矜念之哉閫馮子之風亦可以少愧矣抑馮子特晦而卑焉耳而所立有如此者使其貴而通顯又當何如邪盖雖其力之逮有以充其好義之量而獨得於天之分亦不可誣也是可見義之在天下根於性分之所同者其由與否存乎人焉爾竊又有說焉昔晏子曰自嬰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嬰而舉火者三十餘家予嘗愛其言之不苟而親踈遠近等差明甚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今

觀馮子之義槩施於踈且遠而於親且近者則未之詳忽親而務踈舉遠而遺近君子不爲也或者繼先之所告舉其義之行於踈且遠者而其親且近者有不待言與馮子尚以晏子之言考之加策勵焉庶幾其義之盡也

鼇峯類藁卷七

序

重修崇儒毛氏族譜序

吾東萊毛氏闢之上世當元季之亂從淮泗間徙家而來代遠莫可考譜始於啓宗府君生安仁斷自所可知者耳安仁生懷德懷德生樂善樂善生先君養浩翁蚤孤奮志于學遂以儒業顯成化中教授于杭因念宗牒散逸失今弗著恐先德日漸泯焉無傳爰按歐蘇二家之法創立玆譜繫以崇儒別同姓也先君自爲序之首起凡例中列爲類

者七曰宗支曰世系曰譜傳曰仕隱曰志傳曰遺文曰拾遺宏綱奧旨燦然具在上以張祖考累業之休下以垂雲仍百世之緒用意之勞可謂至矣手澤宛然良切追慕不肖紀夙承嚴訓罔敢少怠歸田服日竊嘗莊閱支系譜傳四世以前書而未備四世以後并他類皆闕而未書今日嗣而成之實不肖之責也夫曷能辭謹依原定義例一一考摭事跡書于各類之下無所考者仍闕之以俟其原類未及闢列如　制誥勅旨璽賁幽明法宜特書者今增　制命類於譜傳之後以登載之彙萃明分充牣緗帙於乎此書未就且四紀于玆矣不肖以衰齡勉強爲之稽延掛漏咎將安逭顧惟繼成先志以昭詒厥之永範胡可少與舁自封建罷而宗法廢先王所以統宗合族正分防僭維繫人心之具賴有譜牒存焉耳夫豈細故也哉然譜之作蓋一家之史也勸懲之道寓焉匪徒錄其諱號生娶子姓之歲月次數而已其要在於敦孝義愼名節篤文學尊尊親親賢賢貴貴足以勵俗而裕後則玆譜增重多矣反是祇爲先世玷奚以崇儒名哉故其中所載詳畧大都職此亦以時之久近

勢之疏戚不得不然也六一翁與老泉所謂上世遠而支派疏詳吾之所自出者猶有小宗之法其說皆可據矣爲我毛氏之子若孫其尚仰思本源之義而究其枝派之出于一上下雍睦服有盡而情無窮繼繼繩繩蹈規守度茂衍慶澤於無疆庶幾有光家乘而目之曰崇儒毛氏之後人斯無愧焉此固我養浩府君創譜之初意也敬申之以告諸來世嘉靖壬辰夏六月朔旦嗣孫紀謹叙

岡陵偕壽圖詩序

今天子斂福以錫民推孝以弘化協氣成象人蒙

休祥迺正德丙子封刑部尚書藁城敬菴張公時
維八袠秋九月二十五日元辰載召偕配劉夫人
同躋上壽焉初公與夫人之進今封也仲子元瑞
拜大司寇甫踰歲迎養京邸[illegible]爲乞封疏聞
上嘉念孝誠詔特許之時公壽七袠有七則劉夫
人之八袠也近大司寇復以滿秩進位宮保夫人
之壽八袠有三則公今之八袠也夫壽之齊也寵
恒隨之寵之昇也壽克承之是故有唱隨之節焉
有應感之機焉有交相成之道焉榮名厚祿遐齡
並享皆古之所難也而今僅見之豈非天之殊數

人之至樂與於是刑曹諸司屢慶茲祉履圖而繪
之擬之於岡陵又從而賦之因大司寇以申祝頌
之意相率徵予序之惟孝友仁厚撝謙禮愈成物
之美周人之急含和以祿光是爲敬菴公之壽惟
舅姑之養饋祀之將幽貞慈惠循于內則是爲劉
夫人之壽惟邦禁是職秉德明恤禮以致其力敬
以入其忠是爲大司寇壽於公與夫人者也而所
謂錫保者在焉此其福豈有涯邪肅偕序之昭我
聖天子仁壽之治抑以見慈孝之道相與以有成
也其大如此然則茲圖若詩也豈直張氏之家慶
而已哉

林下清風詩序

詩凡若干首諸縉紳士爲直菴居士作也居士蜀
之南充人蚤以明經卒業太學授江西布政司理
問素精法比讞决多所平反頗有赫赫聲都憲餘
姚史公時爲左方伯甚重之將上薦剡而居士適
以微故遂浩然不可留矣公嘉其志爲寫竹以贈
題曰林下清風居士歸而構龍門書院教族里之
子弟乃懸竹於中以寄興焉鄉之縉紳士咸賦詩
以歌其事既而厥子崇栢者領薦來京復告諸朝

之縉紳士嗣而歌之潰爲鉅冊崇栢以余有一日
之雅也懇余言以序其端於乎居士平生履歷之
大見諸紫崖先生之傳固有不勝其書而茲作獨
云云者志晩節也嘗觀天地之間植物之可貴者
莫若竹葢其虛心勁質挺歲寒凌霜雪貫四時而
不改故端人貞士多有取焉昔王子猷謂何可一
日無此君而表粲不問主人徑造竹所東坡至於
無竹甚於無肉其風流雅尚又可想見於千百載
之下居士負不羈之材出膺一秋受知名公固將
計日以躋通顯矣而乃特立不屈遂引而去徜徉

於煙林水石間時對此君形忘神契殆若有所得者而諸君又從而歌詠之其富如此不知子猷輩之在當時有此否也視彼役役於紛華名勢之途以升沉榮辱爲欣戚者何如哉則夫史公之贈諸君之作良有以也夫然居士種德丘園壽踰古稀福履康彊日益以茂且多賢子若孫踵芳競秀於不替固非言語足以形容其盛者崇栢歸矣登堂獻壽出此卷以侑觴不爲養志之一助邪由是觀之居士之節崇栢之孝皆可重也已况崇栢清資懋學向進未涯行將與有顯揚之典所以寵耆耋

而耀里閭者屈指可待又豈直今日一圖一卷爲區區玩樂而已居士聞之當必以予言爲然

壽石圖詩序

石齋楊公正德庚辰壽登六十有二秋九月十九日其初度之辰公弟少司馬瑞虹寫石爲圖求諸公卿歌詠之將以爲公壽竊惟石也者大氣磅礴蘊結而成陰陽之體也土行之精也質而不琢凝而不變也屹立而不倚震撼而不移五色可以補天闕八音可以薦清廟抗而爲力則邦家賴焉潤而爲澤則生民被焉夫石豈可以易言哉公以石自號意者有取於介而已而石之爲功公實具之有不自知其然者惟公清德正學間氣所鍾蚤以弱齡擢賢科歷翰苑宮坊殿閣七學士以盡於保傅師之六階特進柱國徧閱華峻位極人臣而魏然負天下之望蓋自筮仕至于今四十有三年矣歷事

三朝受知

列聖我

皇上眷念舊學倚注益隆再入台司參決機政忠言嘉謨彌綸調燮内之以正朝廷外之以康四海

近之以靖姦宄遠之以紓困窮方將措一世於泰山之安而渾然不見其迹確乎不易其守所謂商相之作礪周師之巖巖天下之論自有不可掩者則知石之有似夫公也備矣圖之所具特其形其色耳而其蘊或未之盡也少司馬假之以祝嘏于公愚因有以得其情焉詩云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夫物莫壽於岡陵魯人頌僖侯蓋欲其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也公神識精明手采凝重今方踰六望七由兹而荐躋期頤之域而又過之有足徵者天壽平格定有以關繫國家之運脉豈偶然邪少司

馬圖石爲壽其會頌之遺意乎矧公自先公留耕
翁以文學起家父子兄弟三世登甲第者五人而
公之冢嗣用修褒爲大魁餘承廕秩舉鄉選者六
七人祚胤之昌門地之盛一時鮮與爲儷天下仰
之有萬石君家之風此又圖之所不能盡者諸公
之作所以廣少司馬祝嘏之意實爲天下慶而非
爲一人一家慶也少司馬志遠才閎家學淵源良
有所自天倫之篤若不假於外求而顧以圖與詩
爲第情之所發非此無以自見耳敢併及之用著
于篇首云

容勿藁序

曩予以凡庸叨職　禁垣與少師石齋楊公厚齋
梁公少傅敬所蔣公預聞　機政後少司湖東費
公被召再入亦同事焉視草之餘凡有謀議必具
以
上告如　朝廷批荅諸司題奏文書發下擬票有
當商確者即具揭帖隨本封進不書銜名遇有論
說止云臣某臣某題亦不具銜若事應發出施行
者則列銜名年月如常格其本式仍如揭帖以便
乙覽正德末權倖蠱惑
武宗數出巡狩尋討逆濠之亂久于其外百司馳
奏政務未免稽滯諸老奉　敕居守憂勞夙夜寢
食弗遑數年間迎請調護章疏頗多每屬之予迨
今上踐阼修明典章庶政罔缺間有獻納亦一時
偶然之見盖不敢以吾
君既聖而忘責難之義焉自來論議不事文藻類
多簡明和婉庶冀
上心易悟稍有涉於激迫者亦不得已耳顧皆倉
卒爲之雖諄複有不暇計者本多留中外或未之
知也家居以來山林日長檢閱舊藁存者得若干

篇私念內告外順臣人之義今雖既往亦未敢聞
之于人姑彙而輯之俛仰今昔竊有感焉夫臣之
事君曰惟盡心焉耳矣君猶天也日用云爲於理
有一之或違則此心有所未盡謂之事天可乎知
事天則知所以事君矣或曰遺藁之集固也昔人
有焚諫草者非與曰草可焚也跡不可掩也意似
避名無乃欲盖而彌彰乎然此乃容勿之地朝夕
左右輔養君德隨事匡持惟恐少有遺闕所謂盡
心焉者豈諫之謂乎抑亦當時之事所宜志者示
不敢忘耳矧弼違納誨恒責之臣實帝王之盛節

也奚以諱爲遂納諸篋而名之曰密勿稿云

擬會試録序

我
朝稽古爲治設科目以登庸天下之賢俊具
有定式某年春復當會試之期禮部以聞
上命臣等往涖試事於若干卷中取中式若干人
幷擇其文之優者刻而爲録皆制也於乎其盛矣
哉竊惟天命人君付以天下之大必生賢才以爲
佐理之具而賢才之生又必人君養而用之之有
其道然後能畢致而無遺也唐虞之世九德咸事
黎獻共臣夏商之時籲俊尊帝秉德明恤罔無佚

於科目云者周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自秀
士以漸而升諸司馬曰進士至隋唐以來始設是
科而法制沿革代有不同則夫一道德同風俗以
追復隆古之治不能不有待於聖世肆我　皇祖
受命而興肇造區夏圖惟化理首以求賢爲急務
建學立師以教民間之俊秀而其爲業也本之六
經以端其志會之學庸語孟之書以翼其成參之
先正諸儒之論議以擴其見而又博之歷代史傳
治亂得失之跡以驗於行至於百家衆技虛寂詭
辯縱橫捭闔不稽之說斥絕刮洗不使雜於正道

士有不談六經宗孔孟立異競奇或罔飭行檢名
節自外於矩度者在所不齒蓋純以德行道藝涵
育而薫陶之以全其性分之所固有是其所以教
之養之也可謂專矣及夫學之有成也則三年大
比各舉于其鄉乘傳續食偕計吏而上羣試于禮
闈必稽其文據里狀素無過舉者始得與焉其試
之也首以經書傳義次以論詔表判終以策問往
事時務而前代孝廉賢良明經射策博學宏詞諸
科又有以會萃而默寓之於其間其詞賦聲詩帖
經墨義誦記比偶一切浮陋之習又有不足言者

矣是其所以取之也雖不能不於文藝是求而實
不出於賓興賢能之遺意由是而登進于　大庭
臨軒發策賜第傳臚其褎然爲舉首者則錫賚獨
異始皆謂之進士釋褐之後循序入官自百執事
積勞累秩以荐躋于公卿輔相之位隨其所至建
功樹業有利於生民有益於世道胥此焉是賴則
其任用之也可不謂之重矣乎士獲登名於兹者
豈非天下之選也哉雖然士之所以自養固有其
道未可遽汲汲於斯而上之所以求賢之道其重
且愼蓋如此夫宜乎今日天下之士爭自奮勵彙

然而與以其所蘊發而爲文率多舂容博雅根據義理氣昌以大咸自六經孔孟中來辟之菽粟布帛然足爲世用而不可無焉者是蓋我
聖祖詒謀之善
列聖繼體之美而
皇上仰承先烈崇儒右文益隆益慎士之衣被道化應時而出彬彬其盛固有不期而然者哉論者乃曰科目不足以得豪傑之士然上之所以進賢與賢之所以自進舍是奚其階邪惟世之所尚在此故天下咸歸之若董賈之於漢斐狄韓陸之於

唐韓范歐蘇司馬以至程朱諸賢之於宋果不足以得士邪等而上之唐虞三代之人材亦若是矣夫豈借才於異代乎今諸士生于重熈累洽之餘一旦錄于有司行將有服在百僚亦千載一時之會也豈肯徒事空言無補於時不以古之豪傑自期待以爲賢科增重邪其必以平日之所學措之於官守事爲之間協心同德賛襄治化以不負
聖朝作養之恩而稱之曰賢俊斯無愧矣臣不佞不敢謂無其人也錄成謹序諸首簡以告成事凡以俟他日焉若夫有事場屋自知貢舉而下諸臣銜名具列于左方不複出云

西華海月圖詩序

西華海月圖詩者何予甥鄉進士從朴壽其母淑人而作也淑人予之女弟爲致政大參石崖郭君會瞻之配今年六十八月八日初度之辰前期從朴白于其父石崖君曰我母花甲一周古稱之曰耆壽兒輩欲圖爲具慶頌可乎君曰然從朴爰命畫史繪圖曰西華海月乃求宦於菜與萊之宦而歸者諸大夫歌咏之將以是日稱壽而請予序之予與淑人有同氣之誼可無一言以從諸大夫後

夫圖曰西華者豈非世之所謂仙家王母者乎其說蓋以道氣無爲自然西華至妙之氣化生金母曰西王母女子得道者咸隷焉是乃所謂仙家之說稗官野史往往著之事涉荒唐非儒者所宜言惟夫海爲百川之會經萬折而必東而人德之含弘有容而不變者似之月爲太陰之精歷萬古而長新而人德之虛靜能明而且久者似之圖以爲壽固其所也淑人自幼凝重端恪閑女則我先公少保養浩翁先妣一品夫人劉實鍾愛焉歸石崖時祖姑姑及伯舅姑同爨事之各以道伯舅姑間

有其難處者咸處之以和初石崖家猶未裕淑人獨理内政備嘗艱苦肆石崖得以盡力于學早掇甲科筮令劇邑召爲御史言事忤逆瑾歸淑人慰安之不少芥蔕更化起僉蜀臬轉憲副至藩參值廖賊樊夷相繼煽亂石崖親歷行間累歲於外淑人嚴戒婢僕公署肅然石崖以殄寇功成即上疏求退淑人亟贊成之東還道經峽江險甚舟人具浮筒以備變淑人拒之云有命可苟生邪竟無他家居十數年凡蚕織之事皆身任之尤善于訓子每舉前輩嘉言善行諭之使知視效用是從朴以

文學魁鄉薦次從桓廩於郡庠皆志業英發向進未涯及教諸女亦有内範擇所于歸日用務從簡約而恤舊周貧之念汲汲如也是其閨壼懿行槩如此而石崖敭歷中外茂著賢勞以至今日不少内顧者其相成之道亦豈可誣哉由是觀之淑人之德所以爲壽之基者固不止於含弘而有容虛静而能明者而圖之所繪若猶有未盡也抑是圖之作其亦有所本焉古之善頌者莫如詩詩曰如川之方至又曰如月之恒則夫海月之義蓋取諸此而神仙渺茫之迹果足爲淑人慕也哉時維仲秋金凝水澄玳筵既張塤箎迭奏賓從雜沓繡錦輝煌霞觴注滄瀣之流華燭動銀蟾之彩眼中之景宛然如畫塵地神仙將親見之此固從朴壽圖之深意也而况人子之所以孝其親尤有大于此者哉詩若干首庶幾善頌者也顧蕪陋敢弁其端云

萊州府志序

自八索九丘亡而禹貢職方作後世輿地圖經咸祖之我　明奄甸區夏郡邑皆有志迨一統志成規制宏博信可以傳之萬世而無數矣東萊自春秋時爲國以後爲郡爲州以至爲府迄今千有餘

年其間遷置分隸代有不同然一府事實未有纂而爲書者嘉靖乙未知萊州府事蘄水胡公啓忠涖政之暇爰詢及此乃慨然以身任之裒輯故實立義起例槩以一統志爲準取其類目稍加隱括而旁搜徧採益廣其所未備務從體要不事文藻者貴實也書成將鋟諸梓乃偕同寀請予序之於乎志也者亦史類也所以昭往跡而貽後範也故凡天文之分野疆域之界限山川之形勢風土之習尚物產之滋殖田賦之均輸戶口之蕃息祠署之儀度官守之名秩人材之登進與夫功德節義

之著於既往皆其允切且重者悉於志乎見之是故有考正辨察之宜焉有節制省約之則焉有敦崇勸勵懲激之術焉夫豈易作也哉觀是書庶幾有得于斯義矣乎其綜覈也物情具其取舍也鑒戒彰其考據也根抵精其條例也纖洪判豈不可以信今而垂遠耶或曰一統志盡矣奚用是爲夫國志萃天下之事其體宜畧郡志載一方之事其法宜詳詳細相因本末互見道固然也况乎國志之後復歷數紀于茲而事蹟日增容可以無續之者乎今聖明御極文教誕興是刻流布雖爲一郡

書亦所以爲天下郡邑倡也其有裨于風化多矣又豈徒作也哉胡公方介識治體克究心於此則學之足以飾政有不可誣者宜乎數百年之缺典而一旦燦然其有述焉東萊文獻之足徵謂不有賴也耶志爲類二十有一凡八卷若夫詞藝之有關于治理者隨事而見不盡著告竣之日爲是歲秋八月其參訂校讐則膠州學正曹君宏也法得附書

謖堂耋壽序

天下之人生際明時孰不欲身閱耆艾以同躋於仁壽之域爲人子者之於其親亦孰不欲日侍其側怡志承顔於康樂之境及其年之高也喜懼交升必思所以歌頌之祝願之然非假之文辭則無以發揚感美於無窮已凡人見人之有壽考也亦孰不欲樂道其事相率爲慶以慰其人子之心其在里閈朋儕者尚然而况於宗族庭階之最近者乎是三者人情之同然顧其勢有不能以皆遂者何也蓋人生五十而衰至於七十自古以爲稀則享有遐齡者百之一二耳親舍既遥徒興望雲之思烏鳥之情見於陳表則人子之於親躬舉壽觴

者幾何少陵詩云干戈不見老萊衣范巨卿升堂之拜期於千里之外則人之欲壽其壽者又豈易易也此予於吾姪架壽母之舉不能無感焉架以其母孺人張氏春秋八十介其兄㮚丐予一言以爲初度之辰獻孺人世家萬戶侯歸吾兄質菴先生於予爲嫂氏吾兄之潛德不可見矣得見孺人之壽安能已於言乎而况架惓惓之意亦可嘉與架之言曰吾母適吾父於笄齡時與諸叔父析爨生業蕭索毋躬自料理家務不憚艱辛尤精紡績之工曾不釋手而旦夕警戒相成之益居多予謂

此妻道之良者知之舊矣又曰吾母逮事舅翁少
保養浩公姑一品夫人劉曲盡孝敬恒得其歡心
處娣姒和以正而持家嚴肅内外截然予謂此婦
道之賢者亦知之舊矣又曰吾母自爲冢婦至孀
居習見弃葉書香之美夙訓兒輩刻志儒業雖用
不充裕而延師之費必先之故能稍有成立且雅
性儉勤不事奇服異味老而弗變予謂此母道之
懿者亦知之舊矣且茲衆著内德允修而他行尚
多可述者今日之壽夫豈無所自邪又其晚年齒
胱更生視及微渺體輕履徤而事不少廢子孫繞

膝雍雍如也由是而進焉雖越期頤有可必者此
頌祝之所以不容已也予前所謂人之欲壽其身
子之欲壽其親與夫人之欲壽其壽者蓋兼得之
矣豈非世之所難者哉架謹飭力學蚤膺鄉薦事
孺人克致滫瀡之奉無毫髮不愜其意母子相依
未能一日遠離坐是進取之念似乎少踈是固然
矣獨不思所以顯揚之大者乎儒者分内事其亦
嘗縈于中乎是乃孝之終始也苟以是而壽其母
庶其盡哉架唯唯曰聞命矣遂畀之以爲諼堂耆
壽敘

慶大師相桂洲夏公六袠序

賢人君子蘊經國之遠猷負濟時之長策翼亮康
乂以樹勳庸於天下而垂聲華於無窮然惟遭際
聖明在御志符道協將大有爲斯得以展布四體
攄厥素抱贊襄一代之治理以上追隆古明良之
會是豈世之所易得者邪思於今大師桂洲夏公
見之矣公以醇德與學蚤登甲第擢秩諫垣建白
糾彈輿論允愜暨定
郊　廟之儀乃能援經考古上契
淵衷用復

皇祖之舊自茲　簡在日隆翰學宫端應制摛辭
徙倚可待　經帷進講啓沃良多超拜宗伯釐正
禮文神人以諧
上心眷注彌渥特命晉陟鈞樞之任朝夕顧問倚
毗殊切公感
知遇益殫忠勤格心輔德貞明百度仰裨　幾務
之重天下陰受其賜葢有一日不容遺焉者矧前
此雲中遼左弭亂定危近者江洋巨寇聲震留都
又克力主初議遣將出兵巳而渠魁就殲餘黨悉
滅　廟筭無遺東南爲之廓靖璽書褒異至以阿

衡頗牧稱之信無愧矣夫惟公開誠布公赤心體
國沉謀至意動中機宜所以熙萬化而福蒼生者
皆自
上下合德所致也豈非千載一時之盛哉嘗觀前代輔弼之臣忠誠如魏國社稷之勳著矣而文章或有弗逮奏議如宣公經濟之學見矣而際遇或有未隆則知自古大臣之立朝於斯而兼之者不其難矣乎公勳業存諸鼎彝文學昭於典冊才猷形之章疏而時清
主聖泰道方亨尤今昔之所僅見者豈不可以為

天下賀耶此紀於公之壽獨慶其遭逢之不偶得以究夫建立之大而實本於蘊蓄之淵且厚故耳肆能壽其身康疆日躋邁期頤而未艾因以壽夫
國脉而開壽域於八荒斯固公之夙志而亦天下之所望於公者又豈直一身一時之殊榮哉祉也哉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愚敢援以為公頌東臬憲使山泉吳公以子副郎春處公之甥館喜公初度將臨欲致岡陵之祝請紀序之顧惟衰朽曷能為役固辭弗獲爰舉公踐歷之大者書之亦以寓仰止之私云

簷峯類藁卷八

鼇峯類藁卷九

記

擬順天府新修樵樓記

三輔爲彈壓地外郡縣以爲視效四夷以爲觀望而麗譙正離耳目所先其可忽哉某年順天府尹某旣涖府事政通民和百廢具舉顧瞻麗譙之樓朽弊卑陋甚無以壯觀瞻曰是豈非尹事邪雖然費用匪一二計無耗帑藏無累百姓孰可辦此者故事府縣出路引於人必收錢楮給長吏褒殘之費而順天日入爲極富公令吏掌之公庭毫釐不

入其私室積數月貫累度盈矣公乃廢朽弊拓臺址鳩材於商鳩鍜於冶鳩瓴甓於陶而必平其直集巧於工集力於珉而必償其勞材集工度成功告速經始於某月日落成於某月日植楹叢立如政如林木以若干計甍甓崇密如魚如翼瓦以若干計砌甃以石鏁釘維鈌鍜以若干計帑無支耗民無會歛而成功若此亦偉矣且置鼓樓上晨夕更籌戒嚴燕落之餘僉謂宜有言以記歲月予惟公颺歴中外懋有政績及爲京兆又克綏理幾甸政績大槩可書至於斯役爲善尤多蓋爲天下壯觀也爲更鼓分明也爲費用不累於民也夫忠臣事君苟利社稷無不可爲斯樓煥然足嵬天下之目以益京師之美其志蓋欲重畿甸以尊

朝廷有忠之道也而夜鼓旣作行道有譏奸宄不敢作曉籌旣告寢者必興而惰慢不敢後禁惡警惰有義之制也無損於民顧使得食其力恵愛殷至有仁之推也事君而忠也使民以義也愛民以仁也則斯樓之建豈徒制度之美而已哉

重建東萊書院記

東萊吕伯恭先生書院建于景泰甲戌成化中復

遷而新之即今郡城之縣學東所謂吕成公祠者是已顧地勢湫隘僅容祠宇而講肄堂舍闕焉其奚以稱表先賢而厲來學之意迺正德辛未山東憲副王公良臣奉　命廵察海道駐節兹土百凡之務悉以

璽書從事一再朞風紀丕振境內晏如暇詣郡學顧瞻巽隅廢寺一區乃慨然曰東萊先生爲此邦之望而書院未備兹地若有待邪時郡守徐君一敬輩咸樂賛之爰稽輿論協謀僉言命役鳩材指畫規制中爲堂八楹南向扁曰主敬書太極圖說于

其壁左右屋各十八楹其南而西因故隙地升易
民址又南北向各爲屋八楹東西如之楣或扁
取心性誠敬之義爲名重門周序庖圊屏廁黝堊
舉以法南臨通衢樹坊以石大題曰東萊書院凡
夫絺作堅良位置軒整不事采藻而靚雅邃嚴煥
然在目凡其用取諸贖而官不煩力取諸傭而民
不知甫踰歲訖工實甲戌之夏五月也遡計始建
之年甲子適周廢興其殆有數存邪厥功之成信
亦奇矣偉矣僉謂走邦人也安可以無一言記之
竊惟伯恭先生系出宋文靖正獻公之裔仕終朝

請郎直祕閣先世萊人後徙于婺厥祖資政殿學
士諱好問者封東萊郡侯故呂氏世以東萊稱至
先生名獨大著學者翕然歸之傳之至今郡賴以
顯天下之士聞東萊之稱不知爲先生者亦鮮矣
於乎道之係於人心如是哉蓋先生之學本於家
庭以關洛爲宗以晦菴南軒爲友旁搜遠詔將以
開物成務見之著述有功於吾道甚大宜乎天下
後世尊崇嚮慕之無間也而況於所自出之邦乎
王公持憲外臺克以餘力創此傑構以爲生徒講
疑之地揭扁命名具有深意蓋上以翊朝庭崇儒

右文之化遠以紹賢哲之風聲於方來其賢於人
可知已吾邦譽髦盍相率挹前修膏馥之餘又從
而考索諸儒之緒論以上探六經之旨務求夫心
與身有得焉而不溺於後世訓詁詞章記誦之習
由是措之事業正大光明爲臣而忠爲子而孝使
人人衣被禮樂教化之澤區區功利淺近之圖有
不足言者斯可謂儒者之學而亦先生平生精蘊
所以垂範後學於無窮者也若然則生於先生之
邦庶幾無愧而今日書院之作夫豈徒哉詩曰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吾黨之士願相與圖之公名良

臣字汝隣陳州人起家名進士歷御史以直言不
諱躓而復起名業日懋此舉尤可見其趨向云

毛氏先塋記

吾毛氏籍萊之掖縣東南隅其所從來遠矣元季
兵亂譜逸莫考其詳先世卜葬於郡城西北北流
之原其地平曠沃饒旁皆良田東南諸山環秀内
向而海島隱然於乾兌方東隣小路西瀕故河之
岸河流遠徙北入于海遥峯映帶左右吾塋原風
氣此其槩也葬以世次列而漸北最南一墳吾高
祖處士士原府君妣孺人黃氏也次曾祖處士伯

余府君妣孺人丁氏也又次祖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福英府君妣贈淑人王氏也次少左吾伯父進也又右二伯父貴也若吾從兄曰昇曰晟曰昺者又比越他田一段而葬之塋之後妻先亡者厝之俟遷葬焉嗚呼吾毛氏之葬于斯者今五世矣由祖而上輩止一人逮先考贈禮部左侍郎養浩府君輩漸滋殖至三人其下不肖紀輩至八人又其下孫輩今至二十有六人將來可知已周人瓜瓞之詠亦庶幾焉何其盛邪正德丙寅先考時封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即世以不肖紀

叨侍講筵特蒙　諭祭營葬顧茲塋狹隘儀莫能具乃不得已改卜新塋於祿山之陽明年三月葬我先考越六年癸酉先妣封太淑人劉氏棄養詔復增先考三品儀式合葬而前妣贈淑人趙氏遂自先塋遷祔焉念惟二塋相望里許本大枝散源深派分固其理也亦勢也又可以見我毛氏之後益昌大繁衍於無窮矣揆厥所自是皆我祖宗純德懿行積累深厚所以啓佑我後人以至於今日豈偶然哉予懼夫丘隴世次久而或不能考謀於諸兄爰樹碑於塋而識其說如此凡我後之子孫尚慎守之勿或廢墜以忝先世塋之東而稍北者官庄社毛氏也今雖世遠族分而行輩之序譜然猶存焉初塋西傾圮嘗修築數武其下基尚有餘後當圖復厥舊因併記之

東阿縣增建城樓記

惟我　皇明混一區宇憲古酌今沿革維良薄海內爲十三省省置郡郡領縣有差而承宣德教以敷于下縣莫切焉東阿齊魯鉅邑春秋時爲仲父食采邑今附庸於兗縣治舊在新橋鎮迫於河患乃改築今鎮南一舍許比以遷徙勤勞事多草創

高陵下澤莫功易就至城無樓櫓而門不容軌且閲日既遠土勢寖崩幾覆於隍居民固常惻然以爲缺典然吏于其土往往視爲傳舍未有倡而新之者弘治十年冬秦君民望以名進士出宰是邑私突水黔而彌飭在公不施榜掠六事修舉四郊故城爲之於邑曰城以禦暴保民而政令之所由出易有設險之訓禮有繕築之制顧茲漫漶不治大非子民之道而令之責也遂諏諸寮寀父老首捐己俸已而義室子來樂勸以相厥成城因舊增築高二丈廣半於高池加浚鑿深丈餘廣稱之周

四里百三十步有奇撤四門之舊門建樓各三楹角樓警鋪女墻四加增葺凡埏埴甓甃斵黝堊藻飾嚴整暈飛煥然爲一方偉觀東曰洪範西曰安平南曰拱鞸北曰朝海則四門之扁也君至之三年庚申冬爰戒經營明年三月竣事君乃具牢醴集僚屬而落之百年之陋胡然改視其亦韙哉邑人尚書吏部驗封郎中劉君博之方以憂制家君幸茲殊績乃偕鄉宿東嚮走書京師謂宜記之是役也以時計則固戒事於龍見致用於火見栽築于水昏罔越日至以事計則又分財平榦稱畚畧址

量功命日不愆於素且高廣縱横各中式制費雖夥而於財不傷工雖勤而於民不勞春秋雖重民力然城得時制者亦亍無譏焉秦君其殆可書哉君名昂蒲州人廉慎有能治官如家興廢補陋機矢期濟肆今學宫壇祀庾藏郵梁所在維新是皆可書城重事也故著之于時縣丞趙某吕某主簿顔某則又相厥有成而各宣力焉者然作久必弊亦物理之常後之來者徵諸貞珉拓理綿續庶幾不孤作者之志亦人上者保障之一道也博之以訖工歲即命伻書時走方以纂修未遑也而秦君且有內臺之召矣又明年某月某日記

家廟記

古人將營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禮也予正德初創居府城通衢之東厥地面陽堂構之初已立有先祠矣嘉靖甲申謝事歸因念祠宇偪隘不能爲禮乃改建于廳事之左稍北惟其地之宜爾爲室四楹中列四龕奉安四代神主重以門周以垣墉落成丙戌秋也嘗考之前代大臣有不立家廟者命有司代立以愧之實以規制宏闊未可易舉故也我

朝洪武初修大明集禮載有品官家廟而制猶未定予叨仕于　朝致位輔臣秩在一品而三代推贈亦如之則夫家廟之建正禮之所宜者爰以新祠扁曰家廟顧未能詳稽古制且限於地址特舉其大畧主於盡報本追遠之誠而已夫古人祠堂多以宗子主之盖以其世有爵土故宗法可行自封建罷而世官世禄之制變宗法遂廢而不行勢固然也惟名門右族則能如禮建祠而支子仕宦有力者亦爲之盖已鮮矣若生今泥古或宗子無官無力既不能建而支子又不得建寧不殄祖宗

之祀乎故集禮所載儀文悉本家禮而不載宗子之說當時儒臣不無意焉然與其泥古而噎廢孰若酌禮以餼存乎經謂禮以義起者殆此類邪今我家廟所在以後子孫居于是者就令奉祀所藏制書祭器等事永遠傳守而他子孫歲時奠獻謁告皆許詣廟一依家禮而行祭畢而饗尊卑長幼序列如儀其長子有祠則仍以長爲主若他子有力可以別建者聽俾各得伸其孝思庶幾得存禮意而於統宗合族之道亦自不相悖矣於乎莫爲於前後將何述莫爲於後前將何繼凡我毛氏之後人尚其敬愼之也哉

東歸日程記

嘉靖甲申秋七月二十六日臣紀荷蒙
上恩許致仕還鄉令有司給廩役仍查廕録以聞遂於八月三日　陛辭復蒙面賜金幣寶鏹及衣一襲皆異數也盖前此累疏乞休弗允至是始得遂歸老之願　聖眷隆渥愚衷感激不可名言是日啓行九卿幷翰林諸司餞於崇文門外咸曰公此行可謂完名全節矣予愧謝之薄暮抵張家灣登舟去京七十里役夫取諸市傭舟則賃之江客者明日移三里許蔡家衕衕水次又明日至三家渡七十里六十過河西務戶部祁主事鶴來會至楊村行百有十里次日過老米店桃花口六十里至天津大風陰雨停一日督粮張主事芊謁云公名高北斗第後生失所瞻依予曰衰病宜休無可道者九日行四十里至楊柳青店明日至靖海七十里舟泊奉新驛前十一日至唐官屯次日至青縣各五十里十三日行三十里至興濟十四日至滄州四十里鹽法景侍御光遇于河次艤舟一茶十五日過磚河驛至馮家口明日至泊頭各五十

里又明日過夏口東光界各二十里又三十里至連窩驛十八日過安陵鎭山東撫按二司承差來接至桑園七十里十九日過老君堂七十里至德州盖天津迤北順流而下故日行頗多迤南逆流故行少然皆一菜一役不動所司惟分守兵備者分遣邏卒護送乃其地方責任然耳德州停一日令知州何洪領賜鈔除金爲賃車夫之費時南兵侍陳公玉疇自留都進表偶會予于舟曰公爲何遽汲汲於去乎予曰衰病耳豈得已邪二十一日起車東行過土橋四十里至陵縣三十里縣正周

相日今日得覩台顔誠千載一遇也次日過鳳凰店二十里盤河十里至臨邑三十里侍御萊陽王士英携飯會于行館武定李兵備差官快數人來迎二十三日過新市至濟陽九十里將晡忽微雨徹夜不止路濘多滯天明車始至縣馮海道牛兵備二憲副撥車見助以雨阻二日二十六日出濟陽城東大青河肩輿由浮橋以濟別有小船渡車縣正劉進學者迎候意甚勤渠予辭之乃曰元勲大老敬禮宜然徐察其人厖而有幹者也七十里至章丘明日至長山二十五里又明日早行主簿

田釗送頗遠止之不聽詒而言曰明公國家柱石雖兒童婦女皆知大名今車騎所經悉從省約誠少見也予曰何爲云然是日至鄒平五十里二十九日行四十里止張店九月一日過金嶺鎭三十里李青州獻可齊府同之鸞迎於鎭牛兵備於矮槐樹咸具餼以候是晚詣臨淄四十里牛公設宴話舊甚欵曲明日取道壽光會親家劉上舍用章昆季留半日三日行三十里地名稻田主於李監生家明日到濰縣五十里又明日到昌邑八十里諸親故多來迓者六日早發車先行次日宿灰埠

驛八十里八日七十里抵家司府衛縣諸公弁親故來迎者相屬於道入門焚香祝天退詣祠堂展拜畢出見諸公恍然如夢之覺兒子莽等相對喜幸交至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予因念德州以北接人絶少以東即吾省於凡所接未免有鄉邦之情且彼以賢賢貴貴之義而來而予方謝事以歸又何所趨附乎故不敢峻拒以取譏也觀此則吾東歸水陸紀行之跡可以畧見矣於乎予自登第至入閣踐歷幾四十年往來南北者凡十餘迴宦海名途跋涉之勞亦備嘗之矣其間履坦即平固

多而遭危過坎亦間有之驚濤起於安流牟臏伏於康莊至夷之地至險存焉及夫老而後知也雖然忠信任乎風波篤敬行於蠻貊軆道君子之所自處殆有終身不可易者乎予爲録此非直志吾平生之遊亦見進退始終之道庶幾保全而免疵議者皆　君上之賜也豈可忘邪是歲九月上旬

礪菴毛紀謹識

鼇峯類藁卷九

記

濰縣重修廟學記

古先哲王設教致治莫不建學立廟以爲崇聖育材之地傳曰凡始入學必釋菜于先師禮固然矣肆我　聖祖統一區夏誕敷文教首詔郡邑興學宏規大訓著在琬琰尋命天下通祀孔子而廟制獨仍前代之舊逮自王祀以來迄今千有餘年謚號佾豆之加益隆以備而不替盖聖人之道之在天下如菽粟布帛然民生不可一日無者萬世而

下崇德報功之典寔異羣祀固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泯滅者如此韓愈氏論自古不得位而得常祀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賢於堯舜遠矣此其效與其亦善言聖人者矣是以薄海內外聲教漸被揖讓俎豆之風無間遐邇才賢輩出世道攸賴夫豈無所自哉濰爲東萊屬邑廟學之建歷歲滋久漸致湮圮教諭張君材乃以繕修請于巡撫王公伯圻允之時楊君宜來知縣事公遂以屬之君慨然曰是非吾責邪迺物土方攄材用計徒庸鳩匠分役筮吉從事其大成殿標星門兩廡凡若干楹明倫堂兩齋饌堂號舍凡若干楹皆以次爲之鼎新壞者葺之闕者補之漫漶者塗飾之輪奐翬飛嚴嚴翼翼不踰時而煥然改觀矣復以餘力修創鄉賢祠及公宇城堤倉廨等所用不至費而下不知擾工昉于嘉靖戊子春正月是年秋九月告竣向非楊君恪介而懋於猷爲張君協心贊之不能致此方圖於文記兹成績適楊君召爲內臺御史張君擢國子學錄而去繼令於濰者爲孫君應辰亦才志向進者亟欲刻石樹之學宮爰速予一言夫學必有廟以祀先師

雖曰不忘本始之義寔以聖人者學者之標的將以慎其嚮往也盖學也者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聖人者盡性焉爾彌綸叅贊皆其性分內事也後之學聖人者無他亦曰率性而已今夫五常之德人人具也不賢知而豐不愚不肖而嗇聖人之所以聖學者之所以學不外乎此苟能率是性焉聖人之道其庶幾乎顧世之學者往往求道於言語文字之間抑末矣夫聖人尤天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道自著矣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固於文章乎見之然

則聖人亦何貴於多言哉要之惟在於躬行實踐焉是急耳凡學於此者使六經孔子之道講明於天下後世者務見之行有實效焉而不徒事於科名利達之塲斯其爲聖人之與則與先生建學立師之良法美意與我國家重道崇儒以教化淑人心者豈爲文飾之具也哉若夫有司之作新與否於聖道若無加損然其興廢舉墜所以妥聖靈振士氣上裨　清朝之化　卽可証與若楊君輩可以爲難矣故爲書之因廣其義告諸游歌之士用相與愼其嚮往云

重修昌邑縣巡檢司記

明受天命肇造區夏薄海内外悉疆悉域而
我
於邊徼尤加愼焉唐虞三代制治保邦之遺意盖如此萊之昌邑北距五十里許魚兒鋪地瀕渤海倭夷出沒爲患著自古昔國初　朝廷用守臣議乃即其地設巡檢司城池衙舘吏兵名具咸在迄今百有餘年海内晏然東方以寧而玆境遂用荒湮弗治雖張弛之勢宜然亦可以驗　聖世治平之久矣弘治辛亥憲副西蜀趙公奉　勑巡視海道始至大懼邊備就隳王威弗振罔稱　上旨首奏復弓兵若干既又相故土城頹落公舍湫敝遂圖一新之而命縣簿梁榮董其事乃鳩材于商鳩力于工鳩役于農暇鳩費于胥靡食卜而後從事於是乎以仍以剏以拓以易一切舉以法功昉於壬子二月凡九閱月告竣城高雉餘上樹樓周施甀甓巡司爲廳三楹重門兩廂列屋各五盖以茅不欲究力也百爾錯置罔或利病在民民咸安之厥既落成知縣事山陽孫君榮走使徵余一言以記歲月於乎是可以無聞哉昔詩以實墉實壑美韓侯書以愼固封守命畢公夫當中興一代之盛

風移三紀之余而康宣循拳拳然者良以持盈體盛之道當如是爾其有道之長也固宜然則是役也豈樂事土木者耶政憲副公爲國之深計而唐虞三代制治保邦之遺意也視被晏安於豐亨豫大之時而忘苞桑之戒者盖得失不侔矣

尋樂軒記

天下之宦游而歸者考其樂之所在必曰山曰水曰田園舍是則皆所後者也殊不知吾人之心自有眞樂存焉而非有待於外焉者雖然山水田園之閒知仁者樂之隱逸者樂之盖吾心之樂發於外

而寓於物耳寓於物而不着於物非深於道者其孰能知之予歷仕途幾四十年晚節叨入 内閣預聞機務七八年間值國家多事夤入酉出憂勤少暇衰病之軀恒愧弗堪而况盈滿之可爲深懼乎憂且愧愧且懼焉欲求其樂得乎古人云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雖犬馬之勞無可齒録而乞休之疏屢不得請然此念殆無一日不往來於懷也且以素乏園林無所於歸因命子蔡葦圃之乃於郡城西北得張氏之地置一莊焉經營歲餘以待予歸顧惟

聖眷隆渥未敢數數言私甲申秋始蒙
恩允休致之請抵家以後日遊於斯獨坐靜觀雲山花鳥景與意會或芳辰令節會戚邀朋觴詠壺弈惟興之適盖樂之而將終身焉者暇日偶閲園中之景釐爲十目曰萬緑環亭曰雙流匯沼曰茅棟晩凉曰峯臺夜月曰飛泉噴雪曰怪石横秋曰白牡含香曰碧桃浥露曰藥欄雨霽曰竹塢風清各序其事仍繫詩一絶以識之至於鯨海洪波氣滃西北神洞諸峯翠列東南此皆山水之大者以去園稍遠故未之及莊有宅一區前爲園宅後有田數百畝散布可一二里許歲收亦足供數口之家而諸子姓之日費弗與焉然此特爲吾老境怡情養性之地而非爲後人計也較之古人緑野之亭館平泉之樹石獨樂之花竹與其功業人品固未能彷彿其萬一若夫歸休之樂則一致耳邇而思之非由我
聖明在御時和物阜躋世泰平則人將憂虞之不免又豈能安享此樂而未巳邪予於是重有感焉輙取先正之言名其軒曰尋樂以俟吾之子孫俾知吾今日之樂誠有出於山水田園之外者冀以

反之吾身求其所謂眞樂者靜以存之而不墮於塵埃流俗之末庶幾孔顔之樂即此在矣

海山亭記

東萊郡城之艮隅僅里許有故臺焉寔當教場公署之後巋然數仞日就荒頹過而睥睨莫有問之者考之郡志爲南燕慕容氏所築號爲燕臺然父老相傳舊名望海疑秦漢間占氣候仙者之所爲也又嘗憶國初沿海設有望海夫以備倭寇此殆其墩之遺址邪皆未可知也蓋世道恬熈之餘斯民相忘于無事之天久矣嘉靖丙戌巡察海道山

東寔副碧厓馮公子際偶於閱武之暇陟而覩之則見神洞諸峯羅于東南渤澥洪濤匯于西北而其雄峻渾闊之氣悉於是乎會萃焉乃慨然嘆曰茲一方之勝槩也可使其蕪没於荒烟野草之際而與尋常丘垤等邪爰命工氏因其舊基增而拓之高廣加三之一壘石於麓甃甓於巔樹亭其上棟楹桷楹黝堊丹漆繪斲畢以法亭外緣以垣墉可憑可倚前爲石磴四十有九級縈迴以上若凌虛御風然臺以丈計高不踰三而圍可二十有八亭以尺計高至二十而圍則百餘材用以百計皆

取諸公羡人力以千計皆取諸怠通里閭之下不知有是役也經始於是年二月凡八越月告成居然異境突出海邦山川爲之改色公於是援孟軻氏登山觀海之說以名其亭每值戎寔餘閒時一登焉或芳辰令節與郡之士夫燕會其中把酒長吟凝眸遠眺鯨波蜃氣浩瀚杳靄滃滃濊濊髣髴湯乎吾之襟次而層巒疊巘蒼翠硉兀相對恍然若超出於塵埃之表若至若風淸雲淡雨霽霞飛市火村烟林霏鳥語若遠若近出沒不常朝暮之間變態萬狀會心感愫可喜可愕則斯亭之景豈

非所謂瑰偉絶特之稱者哉公欲圖所以識其事一旦請于紀曰時雍受天子命持節東方已三閱歲于茲境内幸兩無虞庶幾有是舉也然豈敢忘所自邪實惟我　國家承平既久率土底靖至於今日治化益隆以洽故職於茲地者得以餘力構此遊觀之所亦欲與民同其樂耳敢請一言記之夫先正有云善爲政者急其所急以及其所緩而經理於緩急之際亦各有方至於臺榭亭園之區宜可以緩而不可廢若公之涖海道也修城防建營戍禁奸宄清獄訟百度具飭凡其所急者槩

已先爲之矣從而及其所緩而且上無所費下無所勞非經理有方能若是乎遂使盛跡闕而克彰豈偶然哉愚因是而有感於天下之事廢興相尋蓋有自然之數一時鬱堙沉埋而不獲表著者多矣及遇仁人智士爲之發露其精英加以潤飾播之文辭遂得暴白於世托名不朽蓋不獨一臺爲然也昔韓昌黎名連州王弘中所遊之處爲燕喜亭六一翁治滁建亭於清泉之上名之曰豐樂茲臺之出處顯晦亦畧同焉詎非有所待而然邪然燕喜但頌其有於上而豐樂則幸其有於下二亭

之意求之於今盖兼得之矣而海山云者特舉其山川之大者乎是工之初創也適大中丞王公伯圻撫臨其地暨藩臬諸公咸謂碧厓此舉亦興滯補敝之一事也亟賛成之碧厓其别號云

章丘縣重修繡江橋記

章丘隸濟南爲鉅邑城東有河曰淯河舊有橋以繡江名按邑志河發源自百脉泉南流而下衝激爲礙碰數十區厥利甚博民寔賴焉正德戊寅夏雨潦泛溢橋用傾圮人病於涉嘉靖丙戌巡撫南臯王公按節斯土乃進章尹祝君文晃而諭之曰

橋梁亦王政之一事也汝其新之祝君毅然任之曰敢不惟命是圖於是摧材鳩工度基址計徒庸約日從事民咸讙趨之壘石爲堤積以成梁下甃洞門者九高以尺計者七長以丈計者九闊以丈計者二堅厚周密咸中矩度橋之西稍南別建一亭後列屋數間繚以甓垣中植嘉樹爲賓旅憇息之所大率規制壯麗功加於昔多矣踰歳而工告竣居者改觀行者胥慶遐邇翕然便之祝君乃述王公意遣使請記於予予以疾未能執筆而請益懇盖君與吾子渠同年友也是惡可辭嘗謂爲政之道末與本兼盡細與巨互舉然後可以言治若舉其大而略其細務其本而遺其末皆非政體之全也子産相鄭以其乗輿濟人於溱洧孟軻氏譏之夫子産賢大夫也尚云爾由是觀之橋梁雖非首務然四境之内皆其責也自有所不可廢焉者否則政有未通人有未和而不足以言治矣世之爲政者往往分志於期會趨承間又或於其廢墜目爲弗急且以興作爲嫌漫不加省力弗逮者無怪乎其然而有爲者亦所不免踵弊滋弛因循侯代是豈仁人君子之用意邪所謂細且末者猶未

之舉况其本與大者哉識治體者毋於兹有遺憾焉苟非其心之明實才之優裕奚足以與於此祝君蒞章丘未數年綽有賢稱盖不但舉其本與大者而已是役也財弗損於公力弗勞於衆偉績肇成頌聲載道尤人之所難者庶幾有志於行先王之政而過於人遠矣矧章丘西接省城東當青登萊之要衝繡江實諸郡往來必由之路是橋之建又豈獨章邑之人享無窮之利也哉於乎南臯公濟時利物之心祝君恭事獲下相成之美皆可書也南臯累官右副都御史堯封其名祝君以進士

補令鄉用殆未可量云

青州府題名記

青州於古爲名郡寔海岱間一都會也考之傳志守倅之以循良稱者亦不易得蓋以職在近民得人與否利害隨應而天下之治忽恒必由之厥任之重也較然矣我 聖祖誕一寰宇建官分治尤愼斯選自洪武初以迄于今閱歲滋久其間名宦相繼固不乏人而題名未有爲之者嘉靖丙戌望江江君珊以冬卿郎官出守茲郡政暇稽往牒詢遺跡凡得守倅若干人惕然作曰此而弗識何以示後乃彙次其名址及履歷之槩圖刻諸石以傳永久惟青在禹貢爲九州之一居東方少陽之地武王分社之青土以封大公於茲爲齊國州是以名形勝物産爲東方最營丘廣固治所相沿始爽鳩以迄康公遷徙不常咸世屛王室寔爲鉅藩秦廢侯衛漢兼守相儁不疑李膺諸公實知六條之體故一時境內晏然稱治魏晉而下雖品秩官署之不同要皆有民社之寄焉六朝隋唐體統紛更用匪其人卒基藩鎭之變訖於五季日衰一日使非寇富范歐諸賢趾美迭治以培養之則亂亡之

禍可跂足而待矣此無他蓋當夫民淳事簡之時雖王成之僞猶足以爲矧以龔黃輩臨之有不治邪今天下閭閻凋瘵風俗澆漓非昔者比誠有古人之所難爲者以龔黃治之猶不易矧加以王成之僞徒欲苟且目前以需速化而於民生之休戚國家之安危漠焉不加之意雖欲求理其可得乎此江君爲郡政通人和之餘所以有感於中而爲是舉其欲企前休而弭後覬豈細故哉嗣是蒞茲土者相觀而警循名責實凜然知所趨向以漢宋諸賢自期待由是而上追虞周之盛使他日明史傳循良者有采焉則於朝家建官分治之初意斯無負矣不然吾恐後之人必有指其名而議之者矣江君廉慎自持有志於古者嘗與予子主事渠有同寅之雅因請予記之乃託其交通政使張公廷獻具以狀白廷獻端亮識治體者其言皆可書也遂爲之記

擬進士題名記

正德某年春三月

上臨軒策士擢某以下三百及第出身有差當立石題名於太學而臣某嘗與讀卷之末茲奉 敕

爲之記臣觀我　朝設科取士今已若干舉矣作人之澤愈深賢才之出愈盛因思夫斯民之生衆矣而士爲貴蓋士拔於民者不啻千而一也天下之士衆矣而科目爲貴蓋士拔於科目者不啻百而一也科目之士有等而進士爲貴蓋進士拔於鄉舉者僅什之一耳夫才愈盛則進愈難凡登名於斯者於是乎愈榮夫名之榮奚足爲諸士重維是遭際聖朝明良之會實足爲諸士慶也夫古之士樹偉烈英聲於天下後世者不爲不多君子推其極致終以唐虞三代爲稱者何哉蓋道以堯舜

爲至治以唐虞爲至人才以稷契臯夔爲至取人之法以三德六德九德爲至後世以言取士其在虞廷則敷納以言是巳惟是心聲不可以強飾其有不和者是所養猶未純也自非九德之士又孰能遁於斯九德者非必備也皆取其養之成而見於行者耳言又豈其所尚哉自是而後三代之盛皆守是以爲取人之法周公作立政其論有夏之臣則曰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乃敢告厥后蓋非身有其德不敢以陳於君也所取惟德則大而爕理寅亮固足以致位育之效粗而一職一事亦足以爲民之利益雖至於用刑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而以爲馨香德聞況其他者乎嗚呼三代而上其所謂士者可知矣諸士皆將弼賛我　明雍熙泰和之治於無疆舍是何所於準然究而言之進德有地曰敬而巳成德有要曰中而巳蓋必如是而後爲實學必如是而後爲眞才乃若名之立固士之餘也或曰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彼蓋有激云爾諸士簡拔於正道大明之世豈肯慕聞是論哉因書爲進士題名記

三賢祠記

三賢祠者祀東萊前此郡守之賢者也前守多矣獨祠三賢者其守之尤表表者乎三賢者何漢太尉前東萊太守關西楊公伯起　明南京吏部尚書前知府廣宗崔公克讓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前知府任丘李公從質也初萊有祠在府治內歲祀楊崔二公近者復採郡議增祀李公而遷其祠于郡城通衢之東嘉靖丁酉秋奉　勑巡察海道憲副南豐王公粤瞻祠宇迫於公署且規制猶有未備者乃慨然曰儀體弗稱非所以妥神也於是

命工拓其故址近西數十武塞其左方以示專而重加構飾焉從以丈計者十有二衡以丈計者九中爲堂三楹南向塑三公像供几鑪熏諸具咸以法後爲寢如堂旁列東西二屋前爲門外樹坊以石揭扁如今名位置嚴整締造堅完煒然其偉觀也工竣南灃公請予識之予郡人也蓋嘗竊聞之矣夫三賢者邇其涖郡之時德澤政化之沾被於一方者深且久矣至今人猶仰之念之之弗置是蓋出於天理人心之同然而不可泯沒者其所謂遺愛者與矧夫勛業聞望後先炳燿所以利濟乎

國家生民而流聲光於海內者載在史策列之郡志播諸口碑殆將垂之於無窮自有不容掩者若非區區一祠之所能爲有無也顧非此則報祀之禮虛矣而曷以繫邦人之思乎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三公有焉抑斯舉也褒異忠良景慕前哲式範來學其於風教殊非小補而已南灃公之用意不亦遠矣哉因書此于石庸識建祠之顛末云

鼇峯類藁卷十

鼇峯類藁卷十一

碑傳

明故資政大夫工部尚書畢公神道碑銘

南京工部尚書畢公卒既葬之十有一年公配羅太夫人卒其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昭請于 朝蒙遣官治葬事併賜公祭一壇於是公始得備物用二品儀實異數云都憲君乃走使告予曰先人之遺烈未有所述矧荷 聖天子之恩命宜有以垂示千後永永弗忘也惟茲神道之石幸哀而銘之予以嘗銘公墓辭尋念昌黎於王弘中亦然因

竊其例撮公行履之大者載之碑按畢姓自錫土畢國在周有以三公領司馬者上世承傳之次遠不可稽元季隸籍於濟南之新城公高大父諱慶甫曾大父諱貳俱處士大父諱鐸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諱理由鄉進士歷安陽縣教諭累封兩淮都轉運使加贈官如大父母高氏累封太淑人公生而聰穎不羣童丱時誦書占對已有鉅人志老長見之驚異弱冠補縣學生文譽日著成化甲午中鄉試乙未登進士皆在高第戊戌授吏部驗封主事公暇即觀書卷不去手

巳亥陞貟外嘗奉命冊封淮藩饋遺一無取丁未
轉郎中尋改考功所書殿最課語務協於公物論
愜服辛亥遷順天府丞提調試事周嚴不爲近要
所撓畿內蝗　孝廟命公行部捕瘞蝗遂滅還京疏
言百姓疾苦狀數事悉見采納甲寅以註誤調兩
淮運司同知未幾陞運使洗剔宿蠹豪右屏息適
開中鹽五十萬引有挾權璫李勢者徑齎南戶由
帖爭先占中三之一公力抗之曰鹽法利均則行
若彼先之則後者必滯其可乎人皆爲公危之竟
不聽廵鹽史御史以公峭直欲索其疵一日委掣

真州所鹽隨潛舟突往察之還司復封其藏覆驗
皆無他顧加敬焉冢宰青谿倪公素慎許可時被
召入朝語人曰一路好官惟畢運使耳庚申轉湖
廣右叅政武靖苗賊搆亂公督餉有功賜綵幣壬
戌陞浙江右布政使司貯歲造叚疋餘二萬前官
避咎莫敢驗觧公毅然行之歲饑有　詔出官帑
以濟貧民旣有爲飛語中傷者往勘之皆謬事竟
白甲子轉陝西左布政使未任晉右副都御史巡
撫甘肅首閱尺籍出役占者三千人以歸營伍復
簡精銳數千爲邏卒月糧視時贏縮間給粟與直

下甚便之莊浪有警城晝閉踰時公至開門屯師
于郊令各乘隙樵採餘芻納官償以價士爭趨之
儲峙以充軍聲大振虜聞之遁去明年安陽公與
大淑人相繼歿公以憂歸事聞　朝廷諭祭命有
司營葬如制戊辰服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河南
湖廣告災命公兼右僉都御史往賑之諸有益于
救荒者區畫殆無遺策二省賴之以寧比還辭兼
職改工部巳巳陞尚書賜玉帶部主工作財用多
涉內府往往掣肘公極力節省布公持正風裁凛
然於時逆瑾敗公條上請封建祠諸不法事忤時

貴改南京工部遂罷歸家居杜門謝客惟惓惓以
教子爲事尤好汲引後進在驗封擇掾胥之秀者
授以舉業時加課校後中式者數人兩淮公署旁
多隙地盡屋若干楹集商竈之子姪親訓之自是
運竈人皆知學賑濟回道經郾城閱邑學科第久
虛因驗諸生業曰才不乏也令於學南立假峯象
文筆題句其上踰年果聯捷如所期其一念成物
之心發皆奇中多此類而此特公之餘事耳公器
度閎偉忠鯁狷介敭歷中外四十餘年所至有氷
蘗聲遇事當爲不以利害而有前却與人欵洽言

論侃侃率歸之理道獨於君子小人之際別白甚嚴雖數被讒誣而剛正之氣屹不可奪論者以爲有古大臣之風其信然與性至孝聞安陽公及太淑人訃大慟幾絕因成疾竟以是不起時正德乙亥二月二十七日也方屬纊顧謂諸子曰讀書要探見義理方是學又曰清白吾家傳物也子孫其世守之更不他及初太夫人父與安陽公同學相友善因以太夫人歸公事舅姑謹甚公既仕舅姑年皆踰七居家就養及終棺斂如禮公實賴以無憾太夫人持家儉素公爲郎署日惟饘粥再飯服

飾不屑完整至賓燕之須雖一蔬亦藏以俟後家稍裕猶弗變若族里有煢獨無依者輒賙給之不吝亦可槩其閫懿也已累封淑人

今上登極推恩京任未書考者給　誥命都憲君例得晉公階資政加太夫人今封此實希闊之遇也非繼志得賢其能有此則公與太夫人平生義方之訓信不孤矣先是都憲君以太夫人衰且病陳情乞終養章再上乃得予告而歸甫閱歲爲嘉靖乙酉閏十二月十二日而太夫人棄世都憲君親視後事以全終云公生於正統巳巳八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七太夫人生於景泰辛未正月一日享年七十有五子男三昭巳未進士累今官才行蔚然有聞曉時俱國子生女四適國子生馬司儼于憲邑庠生李琇高嵩曉及適憲嵩女俱側室某出孫男二壽祺女六適舉人毛槩邑庠生丁汝説槩子子也餘尚幼公之歿也遺言附葬他先塋之次勿請恤典第兆域逼隘不能容都憲君乃改卜邑城巽方二里許白蛇溝之原以卒之年十二月八日葬公及是太夫人歿而恤典遂兼賁於公又明年三月十一日啓公兆合窆焉於乎公其亦

若有待乎予與公世好慨英爽之不可作也載爲之銘其狀則今工部尚書胡公庭賓前所著者趙公端諒雅知公其言皆足徵也銘曰

太行之東泰嶽爲宗維嶽降神哲人斯鍾筮仕憲廟天曹久苴逮於　孝皇京兆是貳維淮南北國課攸司利通弊塞有碑去思晉秩三藩厥績既懋　帝曰汝嘉往撫陜右維大中丞維爾其宜爰整我旅震彼羌夷既憂復起維　先帝明兩都邦土爲佐爲卿正色直躬維時攸重晷歸之亟靡究厥用維茲出處其孰能全中遺坎壈維道則然辟彼砥

柱頹流突兀又如皎日浮雲倏忽公雖云亡不朽者存天其留餘用畀後昆維後之人科名宦轍克肖厥先匪徒志節公所欲爲將益大焉維 皇恩渥有光于前貞珉豐刻劃之神道鍥于合蔵其永是保

明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安李公神道碑銘

禮部尚書李公致仕十有二年卒于家訃聞贈太子太保諡文安諭祭三壇命有司營葬如制既襄事厥子而進而遐奉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

讀顧君九和狀請銘神道之石時值倥偬不暇越數年子得請東歸而進伯仲復走价千餘里速銘者再子念其勤懇弗置可嘉也力疾爲之銘按狀公諱傑字世賢李姓世爲蘇之常熟人自洪武初族以閭右恒推爲稅長正統癸亥八月五日公生於積善鄉石城里後因以石城爲號幼負異質不事嬉戲五歲即讀書了大義父成齋翁每舉古人善行語之輙默記不忘嘗中庭夜坐從兄某指紫微星令屬對公應聲曰黃道日一座皆驚曰童子何自知之對曰天文書有日行黃道之説耳

六歲就外傅日誦千餘言市衢有劇戲者朋儕欲往觀之公曰小學云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竟弗往景泰丙子公年十四提學御史莱鸞至縣選補學生甚嚴而公預焉成齋翁念其尚弱欲求緩之莱弗許曰此子器識當遠到姑侍親進學可也既乃延師習舉子業暇日遍閱羣籍久之漸有所得下筆爲文動出人意表見者皆爲之矍然嘆賞天順己卯領南畿鄉薦年甫十七禮闈再試不偶學益淬礪成化丙戌登進士第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明年授本院編修三年考最荷

勑馳封父母遂上疏陳情俞歸省視給寶鏹爲道里費乙未同考禮部會試尋充 經筵官滿考陞侍講辛丑甲辰連爲會試同考 孝宗皇帝毓德春宮選充講讀官復命清理武職貼黄丁未遷侍讀學士是春廷試充讀卷官弘治改元勑兼經筵官賜白金文綺纂修

憲宗皇帝實録兼校正己酉主考順天鄉試辛亥轉南京國子監祭酒時實録垂成有旨留俟進呈仍加俸級賜金幣宴勞而行壬子甲寅繼丁父母憂服闋改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

修大明會典充副摠裁戊午　先帝出閣讀書日
侍講讀巳未闕里孔廟災命賫香帛乘傳往祀庚
申遷南京禮部右侍郎未幾改禮部轉左甲子歲
旱遣祭
天壽山是日雨滿三載考賜誥命乙丑知貢舉
孝宗賓天領山陵事修實錄充副總裁尋以廷薦
陞南京吏部尚書正德丙寅
武宗皇帝念講讀舊勞召還爲禮部尚書賜玉帶
時權璫劉瑾亂政數干以私不聽銜之會晉府鎭
國將軍表榛乞爲郡王禮部累議上得旨不允瑾

納其賂執欲改議乃召府部科道官于
左順門出祖訓以詰公公對曰
祖訓親王子封郡王表榛乃世子所生且奉有
孝廟成命者屢矣孰敢有異議詞甚激切瑾益憤
怒欲中以離間罪　先帝知公無他特令致仕後
瑾伏誅
詔起休廢舊臣吏部疏列才望著者五十餘人
以公爲首衆方冀其再用而公堅卧不復出矣公
自登第職史局侍　講筵晉翰長荐陟六卿之列
以文學遭際　聖明踐歷餘四十年秩清遂而務

重密皆關係君德國體信後世裨當時有不容以
易言者而公忠慎鯁亮處之皆得其理事罔或鈌
遇有不平輒形諸辭色至忤當路不之顧坐是回
翔院署將前復却而公自守之志確乎其不可奪
竟以違觸逆豎而去謝政之後端居寡出不廢書
卷慕司馬君實之風闢園曰秀野雜植花竹與賓
戚觴詠其間傾倒終夕懸車十餘年以爲常平居
不以家務世累嬰其懷惟厚於宗族有凍餒者周
以粟布紩獨置棺遺之與人接無矯激人見其容
之厲若不敢近者而不知其中之坦易也尤嚴於

訓子而遇伯仲以少年居京秩皆恭謹詳雅無浮
靡習其有得於義方者與公平生鮮疾疢丁丑冬
初忽脾泄家人延醫治之公曰數也其盡此歲乎
不藥而愈猶爲人作文二篇閏十二月十五日冬
盡矣其日丑時起坐具衣冠曰受
朝廷厚恩無以爲報言訖而殁享年七十有五於
乎公嘗自營壽藏於虞山之下及觀數盡之論臨
終之容其亦達者邪盖公英毅之氣自幼不凡故
其終也不亂如此豈偶然哉先譜燬于元末兵燹高
祖以上莫可考祖諱居仁者贅于邑之蔡氏即公

曾祖考妣也祖考諱公濟考諱希潤號成齋俱以
公貴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祖妣徐氏繼郭氏
妣徐氏俱贈淑人公配章氏封淑人繼戈氏側室
曹氏子三長而逹七品散官娶徐氏曹出次而進
蔭國子生授光禄寺署丞娶趙氏而遇蔭中書舍
人娶徐氏皆戈出女五錢奎趙原錫劉夢錫顧鎣
華翰其壻孫四元紹元貴元顯元望公詩文渾厚
典實不徇時尚所著有石城山房藁三十卷使東
錄一卷秀野園藁若干卷藏于家初予在翰林滿
考適公視篆誅語過褒公素慎許可而誤及此弁

書之以識予思焉銘曰
維彼吳會甲于東南山川麗潤匪財賦獨甚靈秀
攸鍾才賢頴出代有其人曰左右丞弼惟石城公
生于其鄉南金崑玉亦維產之良史筆衮鉄經幃
啓沃惟直是秉惟仁義是告取士必得承祀必專
王命是共其曷敢弗虔維古秩宗實掌邦禮曰寅
與清恒持厥大體勢或撓之惟義之從職弗得我
奚以自容公望方深公去何亟服有賜玉而位猶
未極沂公平生厚德完名中若少蹇晚境有餘榮
維得維喪維天攸畀彼嘵嘵者祇自見其詖公壽

踰希公嗣且賢邱恩優渥奚憾之遺焉虞山之陰
青松茂密宵石載銘維公之玄室

明故太保會昌侯孫公神道碑

正德庚辰三月二十四日太保會昌侯孫公銘卒
于位　上聞之悼惜輟視朝一日諭祭十有四壇
賜齋糧麻布各若干命有司營葬域如制於乎
朝廷眷念勳戚老成之臣恩禮所加可謂至矣然
非公忠勤素著上結主知亦何以得此哉公諱銘
字自新世家山東濟南之鄒平人曾祖諱忠由國
學生歷任河南永城縣丞篤生淑女簡入爲

宣宗章皇后累官中軍都督府僉事
英廟登極以誕育恩封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
榮禄大夫柱國太保會昌伯年九十三終贈太師
安國公謚康靖配董氏封伯夫人祖諱繼宗襲伯
爵南城翊戴
英宗復辟進封會昌侯命總督五軍營掌後軍都
督府事凡遇　經筵侍班國有大事與會議我
朝外戚不預政繼宗以勳德特命之時以爲鮮
憲宗朝監修國史書成加太傅没贈郯國公謚榮
襄配丁氏封侯夫人父諱璉錦衣衛指揮使未襲

爵卒追封會昌侯配蔣氏定西侯琬之女繼湯氏
信國公之孫女生母張氏錦衣千戶貴之女俱封
侯夫人公以成化庚子襲祖爵自幼莊重沉毅脫
去綺紈之習嗜讀小學武書習射藝天性甚孝每
痛父早逝思慕至廢寢食事母敬養備至後請於
朝賜　誥褒贈其心始慰曰人子之至願庶其少
遂乎立身嚴慎處事詳審雖居勳戚而不改儒素
之風尚禮敬賢人多稱之累命冊封親藩餽遺一
無所受歲時遣祀陵寢必敬以將事癸卯兵部推
公管理三千營弘治辛酉遷五軍營轉耀武營甲

子兼理殫忠效義二營正德紀元改坐奮武營尋
掌府軍前衛事已已廷薦提督神機營軍務僉後
軍都督府事西夏平以功加太保賜金牌綵幣公
歷典兵戎克修厥職軍士畏威懷德退無間言而
騎射閑熟一時武臣尤爲稱首　先帝嘗御大內
演武公以技能稱上意賜蟒衣寶鈔命掌右軍都
督府事轉中軍都督府正德末　上北巡南征公
總營務乃與文武重臣同心協議晝夜憂勤保固
京師中外倚重竟以勞瘁成疾不起屬纊之際屬
其子杲曰予德薄官以世爵兼太保名位已極恨

無以報國恩身後勿請謚贈以重予咎杲遵其言
公生於天順甲申三月七日享年五十有九配汪
氏戚畹都督英之女繼王氏嘉善大長公主之女
俱封侯夫人子男一即杲承世爵才略有父風娶
顧氏鎮遠侯溥之女女二長適營州衛指揮使張
璽次適附馬都尉齊某之子義孫男二曰乾曰坤
女三俱未聘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宛平縣香
山祖塋之旁子杲奉鴻臚卿魏君境所述狀請予
神道之碑予與公有鄉曲之雅辭弗獲遂按狀而
書之石繫以詞曰

於維孫公席美名閥嫺違　帝室謀奚遺厥維
聖烈后寔維祖姑誕育　英辟再定皇圖維祖維
父忠貞世篤功存　宗社遺及似續維公保之珥
貂有年晚司戎政維力之宣維勤維慎克稱任使
寵命荐加撙循咼巳歷事三聖弗渝一心爵兼公
秩恒懼弗任迫茲云亡卹恩疊賁匪天爾私維臣
之誼維生也遇維沒也寧昭乎先業繼繼繩繩鬱
彼香山郟國玄宅新兆斯營其永弗斁

禄山塋園碑

吾毛氏先塋在郡城西北北流之原自安仁府君

而下皆葬于斯盖五世矣至正德丙寅吾先君杭
州府儒學教授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
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養浩翁即世蒙
先帝恩遣官諭祭營葬以先塋地狹始改卜于祿
山之陽前母贈淑人趙氏吾母贈一品夫人劉氏
相繼合葬而吾長兄晉菴處士次兄靖菴教諭三
兄安分居士四兄守拙逸人亦以次祔焉按形法
家其地主山凝厚纍纍如金宿者九龍翔虎伏以
東南神山諸峯爲案層巒環對掖水朝于其左西
南諸流畢會于前往北稍西以入于沚海上蜉蝣

島隱隱峙於其北穴坐山之麓羅經謂乾山巽向
者也迨嘉靖戊子吾妻封一品夫人官氏歿復蒙
今上恩遣官祭葬乃遂卜兆于先君塋之左方吾
壙亦預造焉制也二塋各繚以甓垣中建饗堂前
列碑亭從室前爲門又前爲神道石坊及諸石表
人獸以對計者各五規制大畧相同而位置則異
焉隨其地之所宜耳塋外四面地餘百畝皆係荒
愳之田原無賦稅者其北直抵山巔及其陰東西
則以溝爲界焉凡族人之孤寡無依者族長量許
其佃種以爲養贍之助西塋居右神道所尚也東

塋相去咫尺而差退十數武卑不敢抗尊之意也
亦其勢然也他日吾百年後得相近諸兄侍於吾
考妣體魄之左右吾心慰矣嗟乎始吾先君之葬
也不肖紀才五品秩耳適以　春宮講讀獲誤恩
焉暨吾母歿紀爲禮侍又蒙重造儀視三品近者
勅葬官夫人復令併造夫墳用一品儀不肖才淺
德薄濫膺顯秩仰荷
兩朝聖恩卹典優渥幽明之幸且感尚可以言旣
邪諒皆由我毛氏之先積德累仁之久之所致爾
昔瀧岡之阡歐陽公表而出之而先德以傳予爲

此刻特以昭　國典志曠恩以示來裔俾知塋園
之所自庶其愼以守之益圖光裕於無窮斯不負
矣若夫上世府君及先考妣之潛德懿行見諸褒
述者有
誥諭與譜傳誌銘在茲弗著

故華母孺人蔡氏墓表

同年華君濟之以戶部郎中出守辰州命下未踰
月厥母蔡孺人之訃適至濟之哀痛摧裂亟請守
制旣乃持其鄉人方主事學所具狀詣予泣且拜
曰吾母內行甚備法宜表諸墓道子倘矜而畀之

不肖終天之恨其少紓乎予慼其言因質之狀孺
人諱某蔡姓常之無錫人父諱瑆邑處士母錢氏
系出吳越王後孺人生五歲而錢卒繼母張氏鍾
愛之不問於處士及笄爲擇匹遂歸濟之父號知
足翁者孺人天性貞淑事舅姑孝敬曲至姑錢遘
疾日侍湯藥不去側及彌留執孺人手顧謂封君
曰吾得賢婦身後無憂矣姑沒哭之目病者累月
初封君力田起家未甚饒裕孺人痛自節約不少
濫至躬事紡績以佐其費然於歲時蒸祀必豐潔
而後已姻黨有昏喪不能舉者恒周之無難色課

子誦讀每至夜分服食未嘗與之華矣曰童輩一
侈厥心其長不可禁已少有不率輒嚴飭之不置
用是諸子多底成立成化丁未濟之登進士遇恩
例歸省以孺人宿恙圖上䟽留侍固不許明年濟
之出尹湖廣之松滋當道往往以政績卓異聞未
幾召爲刑部主事荷勑褒及孺人受今封弘治辛
酉封君卒孺人哭之竟喪明濟之服闋復欲乞終
養孺人喻之曰孝與忠均大節也汝知於吾孝矣
而不知盡心於國焉乃其孝之大者乎濟之奉訓
惟謹歷官戶部郎中以底今拜克以才氣聞正有

守振譽於時大抵母氏之力爲多也正德庚午孺
人春秋八十四月二十四日其生之日濟之以不
獲膝下稱觴爲恨方繪圖丐朝士詩遥壽而孺人
不待矣是年二月五日也悲夫子男五長溢次澍
邑庠生次津即濟之濂澍潚皆蚤世女二長適錢
華次適謝金孫男十五女五曾孫男女各六卜以
卒之年月日葬于邑之秦塘涇北原祔封君之兆
嗚呼孺人可不謂之賢矣乎今夫占一善一長者
皆在所書況孺人懿行之著若彼其盛哉後之日
昌未艾有由然矣予故爲表之以爲內則勸云

吳文肅公傳

公諱儼字克温姓吳氏別號寗菴常之宜興人少
爲縣學生成化丁未登進士被選爲翰林院庶吉
士弘治己酉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侍
武宗講讀於東宮丙辰同考禮部會試秩滿陞左
春坊左中允充經筵講官壬戌遷南京翰林侍讀
學士正德改元召修
孝廟實錄改翰林院侍讀學士充日講官兼修玉
牒丁卯主順天鄉試時逆瑾熇雲毒流搢紳公以
爲臣不易命題意有所諷衆皆危之公不爲動未

幾果以飛語中傷罷歸更化初
武宗軫念舊學亟召起之未行陞南京禮部右侍
郎壬申改禮部復轉左乙亥奉　命持節册封益
藩使旋道陞南京禮部尚書越二年巳卯五月十
日病疡卒于官距生天順丁丑十月十四日享年
六十有三初公入翰林徐文靖公當軸於公爲舅
氏公侍左右談文析理未嘗一及時事文靖公深
器重之嘗曰吾鄉後來之傑庶其在此乎及職史
事究心義例務嚴以核未竟而去每

文華進講啓納明切至治亂興衰之跡必反覆言
之冀有所感動
孝廟嘉其賢賜金緋者再　御製詩者一乾清宫
災公在禮部偕其長抗論時政闕失
先帝多嘉納焉其在留都也曹務頗簡而公以清
德雅望處之士論咸以爲惬然自禮部時恒有去
志及爲尚書章累上溫詔慰留竟不遂至是卒計
聞　朝廷遣官諭祭營葬事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皆渥恩云公性至孝毋徐淑人早逝養其父通議
封君愛敬篤至封君疾朝夕不離側湯藥扶掖必
躬親之後仕于朝時致音問甘脆絡繹不絶公生

與毋卒之日同後遇是日必謝客素食哀感終其
身不衰幼鞠於祖母徐淑人聞其疾亟請告歸養
未至而殁哀毁甚襄事而後還素猶介持正不妄
交與人有寸善毋汲引之惟恐後有過必面斥之
甚至厲色弗訃也公家自封君居積業日以厚媚
舊有求者輒應之封君旣殁公曰若皆先子念其
急而周之者必責之償是掩先德也遂焚其券不
問多者至千金宜興學宫壞公曰茲吾游歌地也
可忘邪首出工力倡葺之族人貧者割田假屋俾
有依止歉歲飯饑遠及他境所活甚衆人咸多其

義尤嗜學重購異書公餘手不釋卷莊誦精思多
所自得嘗訓其子曰讀書須見諸事爲實功記問
文詞非古人爲學之意人以爲名言所著有代言
藁若干卷藏於家娶沈氏贈淑人繼林氏封如沈
子男三長驥初廕國子生以公　春宫講讀恩録
爲中書舍人娶鉛山費氏大學士湖東公之女也
次駿補廕國子生次駟尚幼女三長適同邑任玗
次適無錫華倅皆國子生次聘江陰夏公卒之又
明年辛巳某月某日葬其邑之梅林啓淑人沈氏
之兆合窆焉禮也予與公同舉進士官翰林寮友

出入三十餘年知公最深因次其履歷之大凡如右俾附其家乘且以俟他日録言行者有考焉贊曰公論讀書必欲見諸行事迹公平生操履之大端揆於道咸無議焉則公之學可知已然公歷事累朝名業著聞亦可謂顯融矣而或者猶以未獲究其用爲公少此豈非有天者存而人莫之能爲者邪雖然即其所旣立亦足以暴於世無疑易名文肅其稱情也夫

鼇峯類藁卷十一

鼇峯類藁卷十二

墓誌

明故中順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王公墓誌銘

弘治甲子夏四月二十五日山東憲副王公卒于海道之公寓于時東萊太守李公從質公同年也旣爲治其後事如禮復具公行狀請銘于予將刻諸石以畀公之子歸葬時予方謁告家居銘奚可辭按狀公諱和字以節別號葩齋永平之遷安人曾祖敬先祖斌皆有德不仕父政任巡檢以公貴

贈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毋張氏贈孺人公自幼器宇沉廓讀書輙能臆誦文林公喜曰興吾王氏者其在此與尋補郡學生同儕咸敬孫之成化甲午以詩薦京闈戊戌登進士第明年出知館陶到官清慎自持不事詭隨布愛舉滞民咸戴之未幾以外艱去任丙午復除金壇金壇京口鉅邑也路要而務繁公涖之加謹於昔不數年政譽綽著當道累以賢能䟽于朝弘治辛亥被召理刑南京貴州道六閱月眞拜本道御史巡視鳳陽倉場無何聞毋喪守制乙卯起復留補四川道是年奉旨

遼東廵按邉境肅然回院掌道事戊午復按山西百度以振監臨文場是科號爲得士還以資望復掌道事兼點視京營軍務甚持風紀嘗與同列上論朝政闕遺若天下大利病恒以身先之不少避曰吾職云何有所見而默默焉寧不自負且負吾君邪物論多之辛酉陞山東按察副使奉　勅廵察海道近例駐節東萊而往來青登之境凡沿海諸營衛所咸歸督察不敢後第承平日久戎備寖弛而其率領間多自怙遐僻放易不規者公至一以法繩之簡飭邉防殆無遺晝癸亥冬青郡盜多

擽究爲梗公巳指麾分捕未戢遂涉寒兼程躬往察之期擣其穴先聲所至嘯聚巳散矣坐是感疾猶彊力視事不輟疾劇乃卧蓐兩月竟不起悲夫距生正統戊辰十二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始公之病也李公率僚屬數往問焉其劇也日一問焉及其歿走哭焉皆盡哀遠近人士聞訃多悼惜不巳嗚呼公何以得此於人哉公天性純正質直持志弗變敭歴内外憲臺務存大體簡靜不撓獄訟審慎下罔稱寃與人接謙洽任真不逆不億自律嚴甚歿之日囊無餘資士無新業亦可以識其

所存巳娶撫寧高氏先卒再娶同邑馬氏封孺人子男三長念中弘治辛酉順天鄉試其進未涯次俞次龠俱學業有緒女四長適都察院副都御史劉聰子志學次聘漢中同知李時子充次聘青州府知府杜源子㦤次尚幼其長女高氏出餘男女皆馬氏出也兹念等扶柩西歸卜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遷安城東羅林村祖塋之次銘曰

有車載脂亨途伊始胡坎之遭而僨厥軌熒熒寶劔鉛刀孰肩神光弗閟射彼斗躔我弗究施匪天我靳瞻彼寥廓有崇斯喬山環海擁式遄靈輀刺

銘玄石其永是宜

贈承德郎戸部主事滕公配封太安人王氏合葬墓志銘

戸部主事吾邑滕君危言聞其母太安人之喪將歸自京師乃持國子生王仰止所著狀請于予曰吾父亡餘二十年矣今吾母又亡不肖終天之痛其何能巳兹欲爲合窆圖銘將奚託邪予諾之未及荅而先太淑人之訃至矣遂相繼東奔比襄事而危言亟申前請益力嗚呼危言之情予適類之安可以疚疚辭按狀公諱璉字宗器别號守素以

子貫贈承德郎戶部河南司主事先世汴人始祖仕宋爲武功大夫寧海軍州判官因家焉二世祖任萊州孔目自寧海徙于萊今遂爲萊之掖縣人祖宗仁父震皆隱居不仕毋傅氏生承德公自少莊重言動不苟既長補府學生志業專確督學者歲試徃徃居上列屢舉弗利成化甲辰有司勸駕上禮部以毋老就職授順天之漷縣訓導課文解義不以寒暑輟士多有就至今思之嘗曰使吾教苟有以及於人道在是矣奚秩之崇庳爲故雖處澹泊晏如也然體素羸弱一旦遘疾卒于官門士

皆哭之慟謂失依歸云太安人諱榮姓王氏同邑望族父溥毋劉氏太安人幼有懿質既笄歸承德公時姑傅已老太安人事之甚謹姑宜之壽九十三而終承德公勤于誦習每至夜分太安人供燈火湯茗未嘗輟先就寢肆承德公得以殫力於其業而不幸數奇回翔黌校間非其志也承德公之赴漷也實從之行及其歿也太安人毀擗幾不生扶櫬東歸艱苦備嘗撫諸孤惟儒業是訓曰汝父懷負富矣而施不克究天其有待於若輩邪若其勉之弘治辛酉危言領鄉薦正德戊辰登進士第授今職辛未敕贈承德公如其官太安人受今封就養京邸既而懷歸歸未幾以宿疾不起子男三長語次諡危言其字也次詔縣學生早卒孫男三淓泮瀾孫女四俱在室承德公生於正統壬戌十一月二十七日弘治庚戌六月二十三日卒享年四十有九太安人以正統辛酉八月二十四日生其卒也爲正德壬申九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二明年癸酉四月十七日啓承德公之兆合葬焉嗚呼滕氏之世德相承遠矣衣冠奕奕光映譜牒何其盛哉然大發於危言褎然登科甲立朝著才器

重於時殆所謂辰昳之詠者殊未艾也於是乎銘銘曰

滕氏之先代有顯人厥祖膺康以忠節聞掌制秉史有臣曰賓嗣掖之滕從汴以分肇自武功及東萊君八世栢府益揚其芬迨我守素儒道以伸太安合德有崇斯墳後其寖大請視茲文

故孺人王氏墓志銘

孺人以弘治乙卯六月七日卒于家時其子禎守鳳陽訃至哀慟幾絕卽納篆北歸越數月禎走書京師不鄙謂予曰吾毋必得執事銘庶其慰於地

下也蓋以予郡人且有宿契義不可辭按狀孺人
姓王氏諱淑安萊之平度人父景春隱德不仕母
丁氏蚤失怙獨鞠於母甚鍾愛之爲擇良匹乃以
歸同郡澹菴張公逮事姑嫜愛敬曲盡族里以孝
稱姑治家嚴而有則孺人或偶以幾微嬰譴未嘗
退有慍色兩遭大故喪祭必以禮曰婦道豈但於
其生事之爲然澹菴仁愛天至與弟雖分析恒與
均衣食凡娶從子婦至傾橐篋無難色孺人贊相
之力居多族黨無告者咸謀於澹菴隨力周恤之
澹菴雅好賓客孺人恒蓄酒殽以待不時之須雖

屢不厭誨子禎遣游州校每躬織紝脫簪珥以給
其費日課所業他務一不以煩之禎用是得以肆
力於學登成化辛丑進士第拜行人尋擢廣東道
監察御史出按淮浙所至有冰檗聲孺人喜謂之
曰汝能是吾無憾矣先是禎以御史考最荷錫命
封澹菴如其官階文林郎孺人受令封及禎出守
鳳陽遂迎以就養者踰年紫泥白髮具慶在堂人
皆榮之以爲鮮未幾命駕歸甫三月而孺人遂不
起矣距生永樂庚子閏正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
生子二長即禎次祥輸粟授散官孫四經綸繼綿

孫女三以明年二月二十四日葬城南永寧岡之
原嗚呼孺人柔慧貞靜重言笑不喜談人過或聞
古人孝行事則擊節嘆賞若已出然慈愛儉勤根
於天性處族屬和而有禮下逮僕御咸有恩意閨
門之內雍雍如也澹菴家故未裕孺人率躬自操
作有少君德耀之風晚享榮貴猶持是道弗變豈
不謂之賢矣哉銘曰

山崔而蒼永寧之岡悵焉葬蒼玆維其藏淑只若
靈亦旣脩齡於昭來裔有幽斯銘其刻其封其永
寧

中順大夫湖廣永州府知府前按察司副使

劉公墓誌銘

弘治甲子十一月某日湖廣永州知府前按察司
副使劉公以疾終于正寢厥子俊民走使都下持
其邑令翟君唐所爲狀詣予請銘將納諸墓蓋公
未卒之前予北上過公所時公病且革而談叙猶
琅琅若平日然踰旬乃捐館茲請公治命也悲夫
公諱璧字良玉別號守愚青之壽光人曾祖希閔
祖吉父拳皆有行弗仕母王氏繼母查氏公溫厚
頴爽治毛詩中景泰丙子山東鄉試成化壬辰授

元城令下車問民疾苦與其便者審戶為九則凡
徭賦重輕視以為差約期完稅無一人敢後禮置
耕牛種子以贍小民流移復業者千餘戶偶大雨
衛河水溢幾沒雉堞老弱幹止未寧公備加諭勞
賑予遂不為災有訟者兩造既具因化誘之皆引
服用是遐邇稱之至形諸詩比上考父老持水鑑
以送曰某等且老未見治邑平明如我侯者公謝
遣之戊戌召入擢廣西道監察御史甚持風紀嘗
監收內庫公稅關節不行未幾奉

旨巡按大同宣府地方閱實邊務宿弊洗剔殆盡
時出師征虜寇
赦公紀功號為風力庚子陞河南按察副使未
行遭母喪甲辰起復改湖廣按察兵備靖沅等處
至則實行伍時操練明賞罰一方賴之尋以鄉人
被誣事連公左遷鶴慶軍民府同知適署府篆復
商稅之舊私入盡革督賦戶無他費苗人遮道呼
曰公惠我公惠我楚雄有鹽井二而課弗平訟者
累年公受委往勘命竭其井取新鹵煮之量鹽定
課訟始息其政行他境如此弘治己酉以疾乞休
不允明年陞知永州府操為益勵百廢興永文

廟雅樂久亡公曰樂不備奚禮之云乃具器教習
之祀事以成減鹽稅令一引入米升於府庚以充
屬賦永有藩國嗣人不檢公抑之戍仇事竟白一
旦浩然嘆曰吾其止乎遂致仕歸樂田園間不問
時事惟日訓諸子力學懇懇弗倦性至孝父母相
繼喪歲時享奠必用文公禮鄉人化之嘗獨坐一
室靜觀物理超然若有所得如是者十餘年忽遘
疾不起距生正統丙辰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九
娶常氏繼娶張氏皆同邑士族子四天民先卒俊
民堯民舜民皆邑庠生志業向進女四長適同邑

魏琚次適新城畢主事昭次適章丘舉人袁公冕
次適邑人隋應詔孫二鉦鑄尚幼以卒之次年某
月某日葬其邑壘村之原銘曰
丞負壤奇發軔百里惟民其傷恫瘝在己于時有
謡如鑑如水
帝曰來汝其位柱史往使雲朔咸驚直指荐陟外
臺益慎厥履維道之楨俄躓而起永廟樂興自公
伊始用是以治可槩他美良二千石古豈踰此憣
然賦歸維桑維梓樂且曷窮溢焉已矣惟公壽考
令名委祉後且日昌尚卜於子壘村之丘拱木風

駛我銘玄石永垂千祀

登仕郎上林苑監録事王君墓誌銘

録事王君没之十年爲弘治甲子厥配賈孺人卒諸孤乃始托其友鄉進士丘信之具行䟽乞予銘合葬紀與君同里閈且故通家也銘奚可辭君諱聰字彥達姓王氏靜齋其別號先世泗州人元至正間五世祖諱世誠者挈家北避兵僑于東萊洪武初遂占籍掖縣高祖子實曾端與祖敏皆以醇德蓀名齒於鄉父喆讀書尚義家道素饒恒趨人之急不吝通守學郡縣歲請列鄉飲上賓自稱曰

樸菴毋楊氏閒靜不妄克正乎內子五人君其一也君生甫童丱即愛書既長就學日誦千餘言治易得微旨爲文氣充而必主於理一時經士咸推遜焉然以奇數屢不利於塲屋成化乙酉有司以名行貢於禮曹入國子卒業又五年注名選部丁未授上林苑監嘉蔬署録事署本京衙方郡縣亦號清秩議者猶以君素有大抱而顧位此爲君少君曰吾不負官官何負於吾亟往視篆遇事一以公嚴處之雖外於職守亦不恤先是署丁一千有奇比因中使監之閒多占役誅求民苦之逋者什之六七君閱籍憮然曰署民本以蒔殖嘉蔬進内供祀膳非細務今廢若此奚以吾爲遂約同寀謁監者開陳利害大意諸璫悚然謝之由是私占盡出署而供億不告難矣君又以亡去者隸在各省雖繁文移未即可復乃以事宜聞　上即命所司嚴期補役不數月逃丁盡復君則務加存恤節其勞逸下多德之滿三載考最賜勅進階登仕郎君益感激惟報稱是圖乃弘治甲寅四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官官所距都閫才數里縉紳大夫士知君者咸往弔之諸子護喪東歸權厝于祖塋之側得年

六十二君性通頴孝友本於天性外和中方聞人有賢行輒折行輩與遊遇不義必痛疾之至加詆譏人不爲怪雅尚儉素於諸紛華漠如也卒之日俸入無餘署民至今頌其賢不置於乎向使君得究於用其所及又可量也邪配孺人賈氏盈甲塲大使斐之女柔慧貞淑事舅姑畢力孝敬教子姓務學慈不掩義下逮僕御亦有恩君自補鄉校至入官窮達一節而無毫毛内顧之憂者孺人贊助之力居多年七十卒時甲子閏四月十九日也子男三長郊醇愼能樹其家次邦府學生次都中辛

酉鄉試皆志業日茂有聞于時女一適邑人張景輝孫男四長上林縣學生次文林次儒林次桂林皆尚幼孫女五俱未聘嗚呼君之後其昌且大如此則向之啇於身者其亦償矣哉始君易簀語諸子曰吾家先墓道迫於五患且去郭差遠艱於展掃他日汝等其改爲之庶吾志也至是郊等卜於城東艮方半里許厥惟墨食遂董工治壙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君孺人祔焉蓋成君之治命也是可銘銘曰

王氏之先代有令德繄自泗州始遷于北奕世勤

脩業用以殖至靜齋翁遂顯于國上林斐英有光在敕顧弗究施匪天爾嗇亦有孺人內行罔忒城東之原雙壁斯域目其瞑兮曰維燕翼後百千於昭茲刻

明故封奉政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翟君墓誌銘

予謝事家居一日翟憲副瓚衰絰走百餘里來請予誌其父封君墓意哀懇予不能終辭按禮部主客孫主事昂所著狀君諱淳字德厚翟姓萊之昌邑人曾大父仲祥大父好勝父剛姓介直而能容

惠恤族黨以善人稱母徐氏柔慈儉勤治家有法生子五君其四也自幼聰悟從師受業讀詩傳爲文不事華藻十五遊鄉校尋食廩三舉不第乃奮志于學罔晝夜或惰卒能明一經爲同儕所宗又四舉不第君曰命也遂去舉業居田園以道自樂若將終焉者正德丁丑以子貴　敕封工科給事中嘉靖癸未　誥封奉政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甲申詔內外文職親在者服色與子同君階四品實殊遇也君事父母孝敬竭力奉養順其志而無違父疾侍湯藥至廢寢食安則喜凡日用服食必

先父母不先不敢私父喪盡力備禮後喪母稍裕而罔敢越人以爲宜事諸父及諸兄敬睦如一取與不競悖則直之弗敢阿待弟姪咸愛而無傷弱者立之過者抑之有弗檢者以理戒飭之罔不孚善教子慎擇其師不恤費而庭訓良多蒙有養慣有啓校閱有期無時忞違則重笞之故其子皆有成不至於過子瓚初授給事中君遺書教之曰爾以言爲職其昌爾氣直爾道以無負　朝廷耳目之托庶吾之望也瓚卒以言顯不失令名有以夫處鄉黨務謙抑謹恪未敢一言忤人亦未嘗言人

過失相與者恍之無毀言市井子嘗以狡猾凌君君弗之較取必與動必遜凌者愧而止撫僕從有恩意而衣食恒周之故能得其力君或之市貿易者無不忻然趨君君寧自損不薄其獲罔利者樂之咸謂曰翟公翟公孰能學云正德間歲大雪盈丈凍餒死者無計君身率羣僕瘞其骸日不止百見者曰死者何人君何恩邪邑尹以下咸重之慈利丁尹請君誨諸子君弗往其行義多此類君配王氏封孺人再封宜人內助有開子男二長琮國子生先君三月卒娶孫氏繼劉氏次卽瓚登正德

甲戌進士授工科給事中陞河南按察司僉事轉副使才器儁爽向用未可量娶馮氏初封孺人再封宜人女一適縣學生麥應望孫男一次喬縣學生孫女六長適邑人于賓次適縣學生朱一鵬次聘國子生邢時舉之子尚寬次聘孫主客之子懇餘幼君以哭琮過慟復聞瓚西征青羊山寇躬冒矢石有削平功以觸時諱調陝西兵備於邑不樂遂不起君生於正統丙寅十一月二十六日嘉靖己丑四月不三日卒壽八十有四瓚卜以卒之明年正月十五日葬城東東山之新兆銘曰

道弗能達吾志猶可求志苟得矣何尼於行之是尤矧道之行奚必於其身吾志有繼亦惟在於後之人吁嗟封君有子偉器司諫司憲多業日昌以熾坐享貤榮考終弗貳是其道亦達矣匪直曰成吾之志吁嗟封君庶幾無愧刻銘斯藏百世勿替

明中順大夫順德府知府劉君墓誌銘

新城劉君潤民以正德戊寅三月二十九日卒于家厥子汝弼卜於是某年某月某日葬邑西鳳凰埠先塋之次爰奉參政單公應章所具狀以墓銘請蓋君乃予禮部所取士而汝弼與予子棻同舉

于鄉義不可辭君諱溥潤民其字別號博菴自幼聰穎邑庠丁祭陳俎豆輒欣然往觀之一日祀先從尊行後恍若見神之歆于上者其志向不凡類此既長游鄉校讀書數過輒成誦歲饑父致粟數百里外君忽心動亟往迎之中途父果疾遂扶以歸人謂孝感所致年廿七入縣學從教諭莆田鄭中孚受尚書盡得其微旨成化癸卯中山東鄉試明年上春闈不利卒業太學弘治丙辰登進士第嘗以公務至江右饋遺一無取士林稱之咸贈以詩還京授永寧知縣教民耕作租調日裕舊有礦

盜設禁防之盜用衰息永寧地僻士少知學君立
條約率之趨業邑有程子書院久廢君曰此大儒
講道之所肅可泯耶遂更新之於是士習漸勵有
名列賢書者矣越二年遭毋喪大任民遮道號泣
送之服闋復除藁城政化大行豪猾屏迹有夜殺
人者誣爲仇家擊石斃之久而未白君廉得其情
令其人試擊之弗中君曰汝晝擊弗中彼夜擊反
中耶犯者讋服故邑人德之至畫像以祀之嘗勘
寧晉皇莊真其地與民主者賄之不聽卒致誣奏
被譴而氣弗少挫修紫荆關隘成當道薦之尋以

考最
賜敕褒嘉正德丙寅召入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出
按南畿屬吏有犯率親鞫之黜貪婪數十人至有
望風遁去者地方災奏　命從宜行事君乃溥輸
納均貿糴備用於富室飢者給饘粥病者予醫藥
子女鬻棄者令有力收字之全活無慮萬人死則
爲叢塚瘞之後人爲立石以識遺愛被災之地或
躬自存視有父老數輩迎拜道左曰憲臣涖鄉村
閱災前未之聞也因相與致祝而去行臺懷衰樓
相傳有祟不敢居君曰邪豈能干正乎乃寢息其

上竟無他庚午奏訐逆瑾黨與不法事稱旨明年
春供事
南郊連蒙金幣之賜未幾陞順德知府適巨盜流
刼屬邑君設法嚴爲之備果獲首功總制陸公薦
其才賞以幣河決黃陵岡撫臣檄取役夫八千君
曰兵荒之餘戶消民困何以堪之欲減其半撫臣
怒極言劾之遂致其事既歸築亭塋側扁曰興思
歲時瞻掃以志風木之感忌日偶疾猶强起過悲
疾劇遂不起距生天順丁丑三月十九日春秋六
十有二君先世固陵人高大父景賢元御史大夫

謫濟南之新城遂家焉曾大父士宏大父廸皆有
隱德父聚以君貴贈文林郎藁城縣知縣毋李氏
贈孺人配侯氏封孺人前十年卒繼黃氏子二長
即汝弼癸酉鄉進士行業可稱次汝礪女三生員
于甲毛鳳岐其壻一未聘孫四繼先繼祖繼宗繼
武矜乎君爲人襟度坦夷與物無忤好激厲後進
聞人有善必錄之以示家塾人士得於造就若今
員外郎李鏜行人巴思明其最著者尤厚故舊貧
不能葬者恒助之或稱貸不責其償尤篤友于之
誼弟澤及從兄實子女皆爲之娶嫁居處服食一

視之不少異鄉人以爲難居官惟以守已愛民爲主所至問民疾苦盡心於事晚年雖未究其用然稽諸平生操履亦可以無愧矣是可銘銘曰
劍射斗墟驥騁康莊維氣之正維才之良漢稱循吏亦有直指維昔所期奚歉於是聿焉違心脫屣而去睦宗範俗有美斯譽維後綿繩克紹厥德刻在石其永弗渤

明故壽官簡夫吳君墓誌銘

簡夫籍江右之貴溪姓吳氏譜系相傳其來甚遠先世有仕爲尚書者至君高大父秀三八有隱德曾大父禹惠元末値紅巾亂屯難瀕亡卒以全大父敬昇舊居蘇山燬于兵燹即其遺址搆屋以復先業爰念祧嗣未蕃乃於莊後山巔築壇夜禱北辰者越二十期志不衰父貴直生子其時貴直生子七君行五也諱太定字嘉謀自少以字行簡夫其別號也性豪爽坦易蚤讀儒書知大指與人交吐露底裹不立崖岸人樂親之里中相競弗平者往往取質於君得一言即服偶有觸忤者率容之弗較其人慚而退嘗貲賦江浙省兄荊楚所至山川風土可識者輒筆之以歸曰覽勝感懷不賴茲

行邪雅諳世故上下咸宜之貴直公嘗曰吾有子靖理家政雍占仕籍謀應人事吾其無累矣夫君支持門户綽有條緒暇日與族婣燕集情興跌宕飲多不亂晚歲諸孫入鄉塾夜令環榻誦讀躬諭導之以爲常故諸孫奮勵業日以茂君欣然曰吾門之光大其在是矣乎立心仁厚不詭於俗人有患難必力拯之貧不能存者捐所有以佐其急逋負歲久則直之其鄉黨知者咸重之稱爲長者邑令聞其名延爲鄉飲賓君閭一往後不復出曰朝廷優老之禮榮已極矣時愈高之正德改元詔許民年八十有行宜者給以冠帶邑令援例首及於君曰齒德俱備非君孰宜君慨受之僉以爲天道之福善信不爽矣尋以避寇寓龍會山一夕以疾而沒寔壬申十月二十五日距生宣德己酉七月二十六日享年八十有四娶江氏同邑宦族前君二十八年卒時君甫踰五旬或勸之繼室君以江賢而裕家弗忍再娶以終其身子男二守緒贈奉政大夫兵部武庫司郎中娶甄氏贈宜人守練娶詹氏女二長適鄢壽次適裴某蚤卒孫男子斗南娶方氏繼李氏道南山東按察司副使娶舒

氏封宜人側室田氏召南娶鄭氏孫女二長適
義氏葉栻次適張某曾孫男五泰邑庠生娶丁氏
奉監生娶奚氏奏中京闈鄉試娶費氏春戊戌進
士任禮部員外郎娶夏氏大學士桂洲女封宜人
券監生娶楊氏參政濂女曾孫女三長適邑庠生
葉世爵工部主事朴子次聘江應兆刑部郎中以
朝子次聘□懋升吏部侍郎宋子君以卒之又明
年甲戌　月　日葬于其邑之木瓜山越二紀于
茲矣□□山泉公來惟今日瓜瓞綿懋實由祖德
中來而墳未有銘使潛懿弗彰非所以昭示來裔

也因狀其行請于東䅒毛紀甫誌之貞珉以為不
朽圖銘曰吳自太伯厥始著姓唐季鼻祖由睦徙
信代有聞人不墜而振十六世孫墓于䳻山將仕
繼之祉教是敦集賢有銘炳乎不刊咸淳漕貢儒
校曳組寔生一子為君玄祖三世孤傳厥祖愛焉
祈衍彼蒼既而果然迨君厥考七桂競秀君居伯
仲競勵是將賓飲于鄉冠服于家匪厥素誼嚮克
爾耶孫曾滋盛名業輝映積久累深茲惟餘慶須
溪之口瓜山巋峙刻銘幽宮其永委祉

明贈通奉大夫山西右布政使前饒陽知縣

丁公配封太夫人呂氏合葬墓誌銘

丁公既沒之十年厥配呂夫人卒嗣子都憲汝夔
適奉　命巡撫甘肅聞訃摧痛幾不生亟易服就
道甫抵家即走使數百里請予為合葬銘盖汝夔
舊館中士且有世好銘奚可辭按參議東樓董君
琦所著狀公諱忠字一之別號滇涯世家濟南之
霑化高大父怡曾大父子誠大父伯原皆隱德弗
仕父福以汝夔階二品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
母焦氏贈太夫人生子五公其次也體貌魁梧美
鬚髯厚重不苟少游邑庠徧覽郡籍潜心義理不專於詞記之習為文典實有氣尚慕古作雖

屢躓場屋而志弗少衰正德癸酉中山東鄉試邑令贈
遺不納卒業胄監以歸既而汝夔登第入翰林公
曰吾可以弗仕矣蓋恬然自得若將終焉者衆强
之乃出嘉靖　膺選授真定之饒陽知縣動以古
之循良自期待饒士婚娶多論財嫁不以時公據
禮諭之且懲其弗其弗率者俗因以變民有父訟
其子者公曰此風化之首也可若此耶乃呼其人
使前面以倫理訓戒訟者悟父子相睦如初邑學
科目乏人公政暇召士之可進者親與講授時課
試之後漸有登薦書者其治行多類此尋以汝夔

吏部主事滿考封公如其官公遂浩然求去饒之士民挽留之不得爲立碑以識遺愛盖公之治邑恒以厚風俗爲務而公誠所動人自有不能忘者矣旣歸未久而疾作嘉靖庚寅四月二十九日卒生成化戊子　月　日享年六十有二　年　月日葬于先塋之次公性孝友母疾侍湯藥不少離側及沒哀毁甚治喪事用家禮取其大要爲序以傳鄉人化之第仁義幼頼公指教以成仍爲完娶雅志儉約雖貴顯所居朴素仍舊一夕盜至被執脅以刄弗動弟義直前抱泣代死盜憐而釋之

人以爲友愛之篤至此後汝夔轉晉藩參　恩給誥命贈公今官有司集羣議以公之素履白諸當道檄入鄉賢祠公之終始全名可謂難也已配呂氏同邑宦族貞靜有儀幼誦列女傳尤精於組紃父母愛之擇所歸配丁公適姑發居事養甚謹家用未充至解簪珥以佐之處娣姒和以敬遇下有恩意外內無間言姑沒祭墓必號泣至老猶然人稱爲孝婦嘉靖戊戌就養山右尋封太夫人未幾汝夔有甘肅之命以親老遠離欲上疏求退太夫人不懌曰　國恩未報敢顧其私耶力止之夔不

得西行抵鎭纔三月方圖終養而太夫人訃音至矣實庚子二月十九日也生成化庚寅　月　日享年七十有一子男四長即汝夔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累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才望重於時次汝龍汝試汝相俱庠生其進未艾女五范思榮盧世用盧汝明俱庠生解欄舉人楊自立皆其壻孫男十懋德庠生懋功儒士懋學懋賞懋莊懋官懋鴻懋正懋和懋順俱讀書女五吳敦臨王莊其壻餘幼汝夔卜以辛丑　月　日啓公之兆以太夫人祔葬禮也銘曰

澤能及物奚位之卑志有繼者奚必身爲賢哉丁公惟道是持出而宰邑民咸去思舊庸有子克究厥施遡惟平生靡憾之遺泰嶽之陰滄海之涯還此英氣與造物期彼崇一丘刻此銘辭雙璧聿藏其永是宜

鼇峯類藁卷十二

墓誌

明故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濟州衛都指揮僉事申公墓誌銘

申公掌山東都司事幾十年偶寢疾踰時以聞賜告回任濟州衛未行卒于濟南之公寓盖正德庚午十月三日也明年嗣子錫扶柩北歸以三月二十二日葬于阜城門外香山之塋錫既襄事懼先德寖泯無傳以狀來乞銘公諱寧字邦静姓申氏兖之滕縣人曾祖榮 國初從戎以靖難功累官

明威將軍西安左衛指揮僉事贈指揮同知曾祖妣韓氏贈淑人祖寬贈指揮同知祖妣王氏贈淑人父廣沉毅有大度襲伯指揮僉事天順間與平曹賊陞指揮同知加懷遠將軍改濟州衛妣許氏寧陽道中閣老之女內行甚備生公及內黃令宜封淑人公自幼穎異閱書輒能了辨弱冠入武學喜交名士器識閎偉爲儕輩所推重成化乙未懷遠公既謝事公嗣之總管五軍營待士卒嚴而有恩素諳韜畧騎射尤長故事武職五年一命廷臣閱視公嘗列名第一時營牧侵于豪右公奉

旨往勘處斷有方復其地若干頃于官咸稱曰能當道屢薦其有大將材弘治初山海關守備缺本兵以山海乃京師東北襟喉要地必得老練如公者往詔可行都指揮事簡卒伍飭烽堠慎譏防嚴訓令一鎮肅然壬子陞署都指揮僉事辛酉擢任山東修明軍政百廢以興前此案牘多付之胥史公乃親理之下無欺者尋以 登極恩實授乃掌司事戎列有文一時皆莫及其卒也濟人思之距生正統戊辰四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配孔氏闕里詹事公珣之女卒贈淑人繼張氏處士禎之

女封淑人子男四長即錫雅志舉業襲授濟州衛指揮同知娶林氏工部侍郎鳳之女次爵義官卒娶毛氏義官孜之女次祿監生娶孔氏闕里公統之女皆張出次叙娶李氏通判燦之女次秩皆側室邊氏出女三孫男二孫女二公性孝友懷遠公卒治喪本家禮而哀毀過之暨淑人喪一如懷遠公在山東嘗以公便過掃先隴于滕修祠樹碑與族里燕會而別鄉以爲榮教子方嚴俾肄文事不以門伐自限嘗謂錫輩曰世祿之家弗慎則替爾等念之其與人接和易周詳守山海時多臟方文

臣同事率協心為之至有不便於人者必力為之地尤有容或少弗忤一不之較久而人自信焉其賢槩可書已銘曰

有洸昭武世爵夙承五軍分督沛厥英稱閱績考能名列薦首牧地以清返茲暝囿出守山海疆埸弗虞閫符載握百畝以訏曰武而文名稱其德勞卒有年休告而沒香山之里鬱鬱墓門孰俾不朽遺在後昆

封文林郎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臣公配封太恭人郭氏墓誌銘

膠州臣毋封太恭人郭氏以正德癸酉八月十二日卒厥子陝西苑馬寺卿敬敷匍匐東歸治葬事卜期於明年三月二十一日前遣其弟振之奉戶部主事滕君危言所著狀請銘于予予與敬敷同年友也銘安可辭按狀太恭人諱雲郭姓先世江西龍泉人洪武初以閭右戍靈山因家焉祖仲德祖母某氏父佑母楊氏生太恭人端靜寡言笑而聰穎過人仲德翁家貲素裕嘗以金具假器屬諸女婦守之欲覘其志他或駭羡私取唯太恭人端視意不少動抵暮驗數以復仲德翁深奇之留此亦可以槩平生矣遂以篋鑰付之年二十四歸臣公廷臧敬敷父也以子貴封文林郎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時舅氏武德將軍濟巳謝世姑太宜人高多疾太恭人朝夕問視曲致孝愛二十年如一日高臨終執太恭人手曰汝事吾至矣吾無以報第他日汝子汝婦亦若汝焉庶吾之願乎每遇歲時祀先之舉必相文林公敬以從事文林公少游郡庠英邁有大志力學弗遂太恭人慰之曰盍以貽厥子邪用是督訓諸子不以慈廢義方卒克有立文林公貴義輕財以濟物為心而太恭人往往佐之至傾囊不吝友有欒生貸公金若干巳而卒其家欲售屋以償公用太恭人言即裂其券不取文林公雅好賓客太恭人樂為治具必親必潔雖屢弗厭夫族某者耽老氏教太恭人諷文林公曰是可聽其殄先祀乎公因勸之竟納室有後人咸多太恭人之卓識云太恭人女弟二早失怙謀於文林公為備裝奩以歸士族後困匱復資給之平居遇諸子婦甚莊栗日用有度一錢尺帛必經其手恒以勤謹為諸子婦戒閨庭外內睦如也弘治乙卯以敬敷考最荷敕封孺人正德庚午恩例晉

今封命服在躬優游祿養方以母儀爲東土之望
而遽弗起悲夫距生宣德巳酉五月九日春秋八
十有五子男三長直之義官次翼之敬敷其字登
成化丁未進士拜南臺御史轉內臺遷湖廣憲副
歷今官次振之國子生孫男九允和允文允武允
宜允升允臧俱州學生允殖允若允定尚幼孫女
五長適靈山衛指揮許昇次適膠州守禦正千戶
楊珙次適州學生姜潤宗次適國子生高軫次在
室曾孫男四女二文林公卒于弘治戊午七月十
五日次年某月某日葬城南高阜山祖塋之次巳

有銘茲將啓公之兆以太恭人合葬焉於乎臣在
膠東伯氏之裔世爲守禦千戶代有稱者而敬敷
獨爾傑出以文采表見於戎伐之餘太恭人享其
成而至於考終焉謂非其德之盛而然乎是宜銘
銘曰　性執界之慎而寡默於物漠如維女之則
敬共在姑彌久益力夫賴厥相維婦之職慈訓有
成翕然閫閾不怠以後維母之德螽斯繩繩翟翬
翬翼年既耄矣奚豐奚嗇拓瀞之原一丘山側不
朽者存視此幽刻

將仕郎主淯川縣簿杜君墓誌銘

君諱鑑字景明姓杜氏東萊高密人其先有仕元
爲都護者曾大父諱章有隱德大父諱思忠洪武
初從　太祖高皇帝兵下淮南累功至正千戶尋致
仕東昌之平山衛父諱傑平山第二子也猗氏典
史毋董氏君自幼負偉質讀書輒了大義髮未總
相繼失恃怙以故攻舉子業不果有司聞其賢辟
爲邑掾歷數考終以慎勤外於過適成化癸巳謁
銓曹授淯川簿到官自律嚴甚下莫敢有欺犯之
者邑素健訟君剖摘中情民罔或譸張爲幻訟用
以簡時歲大侵羣盜竊發君奉省檄撫輯具科條

與人吏約從事卒之境內晏然省府嘉其能事多
屬以理諸所廢置大抵視民利害以爲趨舍令長
賴之故上下推淯川之治咸多君焉越二年有豪民
東於法莫能肆志且佻君嘗魚肉我乃朋姦詆君
于巡撫巡撫至財閱月又剛愎少容君意不自安
曰是尚可以仕邪即解組乞歸巳而淯民爲爭其
事者累百人巡撫察其誣留之不聽既歸日與鄉
耆三數人游樂山水間遺榮養素澹如也如是者
十數年不事子孫生業或語及曰吾以清白遺之
足矣弘治庚戌十二月二十日以疾卒距生永樂

甲午正月十五日春秋七十有七君性孝友每恨
父母不逮養言之輙涕下歲時享奠必躬館嫠妹
五十年恩遇終其身如初與人交出肺腑夷險不
貳可否是非介乎不容奪閭里弗平多取直於君
者愛飲不至醉微醺拈筆寫山水以自娛人或以
工拙論君笑曰第取適爾吾豈畫史邪論者退配
劉氏合德夫子先君五年卒子一曰聰幹蠱樹其
家女一適今左僉都御史李公守正襄君後事李
公與有力孫一孫女三曾孫二聰子卜以卒之明
年某月某日葬于邑東之原前事走書京師托其

甥昆進士狀公之行因請余銘余不獲辭銘曰
鴻漸以進惠彼一方介石而作薰我一鄉位於行
細名於壽昌我思古人其德不爽有幽斯刻有固
斯藏於照億年維後之慶

明故羅田令王君墓誌銘

君諱璣字廷玉姓王氏其先之披人曾大父諱志賢
大父諱沖俱隱德父諱溥尚義好賢有司以齒德
最累舉鄉飲賓母劉氏君自幼致穎好問學甫冠
為郡庠生領天順己卯鄉薦先是有相者曰子有
異質科名可坐致惜不利於甲爾已而果然後卒
業太學同游者咸推孫之成化癸巳授直隸肥鄉
令視篆輙以三事銘于座隅曰不若是非夫也時
比年告歉逋科闘左困甚君於邑曰吾受
朝廷命子民安能恝然邪遂出己俸若干石為饌
具延諸閭右禮諭之皆願出其贏佐官乃令胥史
籍記之如數而止以付倉丁充積欠上下兩便之
前時縣多盜恣橫罔忌居民苦之君按轡行部出
號令與從事網獲竟致於理弗少原盜用以息愚
黔首無賴往往祝髮去事浮圖法淫祀競侈風俗
日入靡靡君太息曰異端充斥吾道失其御爾諸

一切非故[illegible]請壞之即其遺材廢址修拓學
宮及鄉賢祠宇既又人其人加冠巾焉自後士咸
奮激知所向往非儒素弗業君發縱扶翼之力居
多壬寅滿九載秩道艱少憩丙午轉湖廣羅田羅
田旱方熾百姓流移者幾半君下車初即有事於
雩越明日大雨三日乃止遂有年人共異之未踰
載政通人和百廢聚舉境內翕然稱治丁未以父
喪謝任弘治辛亥復丁母憂自是無復仕進意歛
蹤養晦若將終焉者君性方峻壹言笑不喜周旋
入坐是寡與然知者願加鄭重凡兩領縣擬務任

平易惠和不尚苛厲而事日集卒以能聞物論以爲且必受璽蹟顯秩以究厥施不幸遽以疾卒於家寔弘治癸丑六月二十一日也距其生宣德辛亥正月十五日享春秋六十有三配張氏婦道母儀可稱側室詹氏子男七曰崇義官曰嶽曰峯並郡庠生有文名曰岑次省掾皆張出曰巖曰巍曰嵐皆詹出女三長適張昶次適子兄綸與嶽峯同業季未笄孫男二曰潤曰洲女二尚幼卜以是年八月二十日葬郡城北古城之原諸子杖跣泣請銘銘曰

維古之人學優則仕志訖於行厥惟知止嗟我王君蚤充造士晚承一命往宰百里僉曰公賢牛刀試汝民曰我公君子樂只惟明與公政用以理再提侯封聲稱日侈抱疢歸來溘然已矣用弗究兮幸哉有子天且昌之庶或在此不淑奚生不朽奚死有崇者丘前山右水刻銘于幽令聞曷已

鄢陵知縣王君墓誌銘

公諱璉字宗器世家登之黃縣祖仲義有隱德祖母馬氏父昇永樂初總十兵隨鎮鴈門行義爲上下重母賈氏君自少穎異寡言笑稍長卽知孝悌欲讀書父母喜曰此子後當有立遂遣從師年十三授尚書輙知大義後隨父解事還郡人見之曰王氏有子矣尋入縣學爲生自負瓌奇謂科目可立致凡五入省試弗售景泰丙子升國監卒業成化庚寅謁選除知鄢陵縣時邑旱久不雨君下車日大雨如注人皆曰此吾侯之賜也在官自律嚴甚分外無毫末苟取視百姓若子然隨其利害以爲之趣避流民復業者萬計時中侍有事于其邑遺君珎奇欲爲剗削地設少拂必怒且辱君婉辭却之竟不得行其私太康一婦夫亡於賊因誣其

佽者君受委辯其冤獄遂明皆號爲神君鄰境刑不決者多取直焉未幾境內稱治當道察君非百里才數薦之壬辰上計沙汰什之五六君獨以清愼受　敕復任節操愈厲民咸德之一旦浩然作曰吾公家事亦粗了矣昔有急流中勇退者獨何人邪遂投劾乞歸時巡撫楊公器其能留之不果諸父老環送於道往往泣下行李蕭然塗人遇者不知其嘗爲尹也既歸結茅南圃日杖屨溪山泉石間誦淵明詩數闋間與耆舊三數輩爲社飲人慕之比香山如是幾二十年弘治庚戌四月二日

以疾終于正寢適聞其孫時中登第才五日也距
生永樂戊子十二月十六日春秋八十有三公平
生剛介清苦取予甚明往時上京同行者拾遺金
若干欲兩分之君不取又海賈負數千緡坐門左
忘持而去乃留於家以還之其行誼類如此詩文
平淡簡實不事綺麗言語先任遭回祿稿亡獨晩
年數作藏于家配李氏少三歲光祿署丞某之女
以賢淑聞子男二長鉉義官次鑽甘州前衛經歷
女一適聽選官范玉孫男七倫佳儒价時中時雍
時正時中以進士觀政鄉用未可量女三曾孫男

三女二玆卜以是年十月某日葬于縣城西南祖
塋之次銘曰
有行有名有位有後我銘其藏耀于不朽

明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
太子少保李公墓誌銘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上蔡李公卒于位訃聞
贈太子少保諭祭者四　命有司治葬事仍遣行
人護其喪給驛以歸復以考績　賜二品誥命皆
異數云厥子鄉貢士汝梅念公之墓道不可以無
銘也乃請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石公邦彥

狀公之行介公之門下庶吉士陳沂輩來乞予銘
予與公爲同年交最深且久玆銘安忍執筆邪公
諱遜學字希賢李姓別號悔軒先世淮安人元季
避兵籍今汝寧之上蔡曾祖眞處士曾祖妣岳氏
祖明道贈正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考俊宣課司副
使贈官如其祖祖妣劉氏繼張氏妣臤氏俱贈淑
人繼母陸氏封太淑人公生於景泰丙子八月二
十九日自幼聰穎嗜讀書年十三隨宣課公來都
下從師受詩憤志研窮學大有就成化庚寅補縣
學生極爲提學陳恭愍公所稱賞丁酉中河南鄉試入國監卒

業丁未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弘治己酉授國
史檢討明年遭宣課公喪癸丑起復充經筵官三
載秩滿給　敕命丙辰同考禮闈所取多名士尋
用薦陞浙江按察司僉事督理學政公教人因材
造就不專於文藝嘗曰士不知以涵養踐履爲務
非學也每試封卷置號手定甲乙私請一無所售
尋以正議公憂去諸生送之江滸多泣下木齋謝
公嘆曰李公何得士心若此邪既歸汝南郡中之
秀相率延公師事之凡經指授接踵科第者數十
人辛酉服闋改陝西提學一如在兩浙時撫巡公

交薦其賢遷副使甲子丁張淑人憂丁卯復提學山東公至未久教道沛然大洽蓋其條約簡易如其所存而人之信之自有不言而喻者矣戊辰召入爲太常少卿已巳以少卿兼翰林院侍講署詹事府事秋八月開經筵公進講虞書一章詞懇音暢聽者聳然庚午陞戸部右侍郎是冬改禮部遇恩例給三品誥命又明年轉左侍郎滿考當廕子乃廕弟遜志之子汝翼爲國子生甲戌春知貢舉乙亥拜南京禮部尚書踰歲以齋　聖壽表至留爲禮部尚書凡祀享朝會諸儀必考古據今行之

唯謹尤務持大體不爲文義所牽制屬吏有以節孝當旌門而於例少礙爲請公曰此勵俗之具其亟行之無拘拘也公用心之厚多此類丁丑春復知貢舉夏五月　命以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內閣管誥勅仍掌詹事府事兼教庶吉士公惓惓以立志敦行爲言曰學者宜甘澹泊服勞苦以爲他日受大任重之地向予輩初入館艱於置騎而徒行者久之雖寒暑弗輟也今寧有是夫衆皆嘆其不可及公自莅部至今秩効勞既久事罔不治
上眷遇日隆前後被賜玉帶者一蟒衣者二賞功銀牌者三及文綺寶鏹諸時物皆預然公自是引疾乞歸甚力數年間章凡九上輙蒙　温詔褒荅公益感激強起視事戊寅冬偶以氣否在告閱兩月竟不起已卯二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六十有四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平公平生孝友出於天性事祖父母父母咸得其歡心及歿承重居四喪悉用家禮歲時愍忌之祀必齋戒行事追慕如一日繼母陸在堂養之甚至所出弟遜志及女弟賴公撫教兼至長爲擇昏配既又捐俸貲以遜志補醫學訓科析田宅之美者予之人以爲難誨汝梅

以古人之嘉言善行欲其體而行之故汝梅所得於文字之外爲多至於族黨孤弱者收養之或助之昏葬故舊貧困者量資之有貸者亦不責償其人皆感之終身弗置與朋友接出盡悃款無邊幅興至出手談往往擅局人樂就之仕既顯公便過里閭必謝輿馬曰此吾桑梓地也與鄉人飲聚驩謔如布衣時以是多誦其德而公退然如無能人好學博覽下至稗官小說皆能舉其槩爲文奇拔藻采思致春容詩亦清警有興寄每不自惜多棄去遺槀僅若干卷藏于家配王氏累封淑人側室

田氏子一即汝梅中河南鄉試女一孫男一銘曰
維古蔡國號多名勝高陵在漢顯道在宋公實蔡
産膺馥是沾如璞斯琢如劒斯銛鬱鬱詞林巖巖
憲府出入翺翔圖籍與伍晚陟奉常卿左累階秩
宗之任　帝曰汝諧載領翰學掌　帝之制有美
絲綸曰星昭揭公曰臣愚深懼滿盈胡退未次而
遽爾傾維名旣多維壽亦有天其命我我又何咎
國恩汪濊賁于旣亡昔所未究玆焉甚償汝水之
陽新阡峙起刻此銘文何千百祀

鼇峯類藁卷十三

鼇峯類藁卷十四

墓誌

明故大中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右叅政郭君

墓誌銘

郭君以嘉靖庚寅正月十四日卒其年九月二十
日葬郡城東厚河之原厥嗣從朴奉御史藍玉甫
所著狀請予銘於乎君之歿也予慟之安忍銘邪
君諱東山字魯瞻郭姓萊之掖縣人生于成化庚
寅二月九日母贈孺人侯氏方娠夢吞鶴卵已而
誕君聰悟不凡四五歲讀書善屬對多驚人語父

贈御史靜齋翁創司訓阜城君隨宦邸先少保公
見之異焉後以子妻之即予女弟也暨靜齋教諭
清河捐館君年十一扶柩哀毁幾不立長游郡庠
學業日充弘治壬子舉于鄉丙辰登進士知浙之
山陰縣以誠信臨下事叢沓必盡一日始而人竊
訾其嚴數月羣心怗服矣未幾遭侯孺人喪斂奠
一於禮起復除濬縣政譽視山陰益茂城濱衛河
雨溢漂沒田廬君露禱神祠水退具以災告　命
蠲其稅且給鄰郡賑之民困賴之以蘇部使者交
薦其爲畿內良吏第一癸亥　召入內臺理刑明

年授陝西道監察御史首論英國公某者非將材
侍郎許進可當大任識者韙其言天象見復極陳
敬天法祖親賢遠姦及權倖交通法律數事言甚
剴切觸時忌　詔奪俸三月掌院安福張公嘆曰
眞御史也巡視東城太倉及清査御馬監草塲宿
蠹洗革其多正德改元　恩例曆勑命封贈其父
母尋差須賞于陝右三邊行伍咸霑實惠丁卯出
按宣大二鎭前巡者以直道得禍人皆爲繼者危
君至憲度肅然不失體虜犯獨石宣臣畏縮及趣其
進而調大同兵犄角禦之虜遂遁追斬數級捷

聞賜金綺如是者五逆瑾亂政邊儲歲一覈實
勑君兼之有欲苛察迎合者君曰吾知盡公以副
上命爾利害非所計也代還瑾以不通賄御之
時巨璫開三廠偵事勢熖熏灼其昆弟厮養率冒
名尺籍以徼功君在鎭紀驗一切裁抑之邪黨搆
陷逮君　詔獄被笞免官歸杜門謝客日惟閱農
課子倘徉山水間澹如也郡大夫迎致弗往有疑
事多就質之壬申起廢擢四川按察司僉事擣賊
廖麻子喻赳横甚巡撫者順其情處之臨江市君
巡川北道曰此豈弭盜術邪不得已防衛出境後

賊復叛　朝廷命左都御史彭公率邊兵討之君
上平寇八策公曰擣賊非盡勦不可君曰渠魁當
勦而協從者當撫之仁義兼舉斯王者之師乎彭
公乃檄君監諸軍師出由德陽至綿州累致克捷
賊潰君料其勢必走潼川卽發兵走江賊果至半
渡擊之俘斬甚衆經秋林嘯聚千餘君從便加兵
望風解散次射洪遇前賊親督行陳斬右掖長不
用命者徇諸君股栗奮勇縛其首蠻端公轉戰至
牛山及三叉溪連有俘斬賊亂徑走安岳彭公復
檄君兼巡四道君分路出兵鐵爐溝獲赳妻孥及

其輜重賊狼狽不支轉而奔北君乘勝長追備歷
險阻甚至行膝鐵溢與士卒同之賊計窮乞降地
方以寧是役也凡三閱月馳驅殆萬里十年之寇
一旦平之功亦偉矣彭公見其籌畫深加嘆賞然
終以初議不合功歸總帥而君不與焉君子未嘗
行於言蜀人繪圖賦詩以紀之丙子擢副使撫治
東達適僰夷普法惡煽亂君代川南道事會兵討
之躬冒瘴癘直抵葛魁諸寨擣其巢穴元惡授首
其烏蒙部諸寨亦隨宜撫輯之奏上加俸一級仍
涖東達東達地連沓夷民性頑獷君敎之務農業

興禮讓少有悖肆者繩之以法曰汝輩獨不見喻彥爽夷事乎衆感勸漸變舊習戊寅擢右叅政入賀萬壽節中途疾作嘆曰吾昔累蹈危險幾殆而竟以是沒吾盍休乎遂上疏致其事而歸始君之力學博究經史及諸子百家言中罹坎坷肆爲歌詩樂府沉郁有則及退居山林乃嗜遠遊參同契之說晚年幅巾深衣幽尋遠眺未嘗一日去酒或謂有晉人風致不知其特托此以寄興耳往與予及二三老訂忘形會君志氣豪爽弗沓一夕忽感微恙而終享年六十有一君頎然偉觀動止有矩

度言論侃侃中於理孝友本之天性蚤孤事侯孺人篤至有旨味必先以獻歲時祠堂具籩簋從事姊適楊氏婺居服食悉周之久益不懈訓從朴輩動以前修爲法曰立身無負所生以貽先世羞其庶乎至諸女亦口授內則俾知大義平居喜怒不妄發人莫窺其際每端坐澄慮豁然若有所得曰學以涵養本源也徒敝神於支流抑末矣故君之復堅秉貞夷險一致而不渝故素者蓋有以也夫少築精舍于東巖下因號石崖配毛氏封孺人壼懿懋閑子二長即從朴已丑進士醇雅遠器次從

桓府學生濟美可期女四儒官王洲都事李光祚國子生王教張約其婿也次適光祚者先卒孫二祖休祖熙孫女三尚幼玉甫與君世契狀其行事核而指宏特舉君按邊被禍之大節首書之得史氏提要之法矣顧予衰且疾不能有所加也銘曰

維郭之先系自周始仲叔封虢後因爲氏聲轉曰郭代有高風齊最燕隗暨漢林宗世遠族散匪譜奚述至有明初諱祚者出爰從濠泗籍我東萊六傳弗顯逮于靜齋起家儒業馳榮柱史迺生石崖人曰有子一翡冲霄鳴彼朝陽胡蹶之過若履康

莊再起西川巍乎方岳躬殲鉅寇飽經盤錯維蜀既平維功既成人掩其有我懷奚嬰歸來海嵎反厥初服涉谷慕盤臨水慕涑孰云神往八極遨遊茫茫大塊元化周流有美雙璧伯已登第吾志欲爲斯焉其繼硂彼瓜瓞盐綿蕃澤流靡究混混其源維後之昌此固其理玄宅埋銘垂于永祀

陽武侯太夫人柳氏墓志銘

陽武侯薛公倫毋太夫人柳氏正德十年七月十六日卒訃聞　上諭祭一壇是年九月十九日葬于城南祖塋先陽武侯之兆次前事倫來請銘焉

薛氏世家膠東於予同郡也銘不能辭按右都御史王公廷采所著狀太夫人姓柳氏青之壽光人父贈國子生毋游氏太夫人幼岐嶷寡言笑動必有矩長歸先陽武侯琮居嗣室事舅如事其父毋朝夕問視不以寒暑輟族鄙睦而有等贊理內政必協盡心力事正闈胡太夫人甚謹未嘗有忤容先侯之喪茹哀自持足不履外閾倫在襁褓節有教不溺於慈既長遣就外傅及襲祖爵恒戒之曰爲臣當忠毋或僨事以隳先業倫用是醇慎自樹充以資勞累膺

簡命分督營務入典禁直兼掌府軍衛事夙夜在公一不少廢太夫人平日教訓之力不既多哉正德改元胡太夫人既殁倫上疏請封太夫人

上特允之太夫人遂受今封爲薛之始侯太保鄞國忠武公爲

文廟功臣冠忠武從子尚崇德主勳戚之裔

朝廷寶篤念之而況倫之勤誠可嘉故　恩數之殊有如此太夫人歸薛氏十有四年即失所天婺居撫孤雖處貴盛而不事紛華上下稱之考終之日家無少長咸悲泣之盡哀焉亦可以槩其賢矣距生正統癸亥八月五日春秋七十有三子一卽倫娶張氏惠安伯某女孫男三長瀋娶譚氏新寧伯某女次翰娶姬氏濟陽衛指揮使某女次芮尚幼孫女二長適安仁伯王桓先卒次適金吾右衛指揮楊鎮銘曰

於昭鄞國延侯伊始亦有貴介蜚聲戚里世寵之家易盈以侈厥嗣維良亦維內子維夫人賢實協以理自處而歸爰暨毋氏其道維何日維在此弗外以移弗中以止非夫人賢孰匹列女銘以章之維後之祉

澹樂居士楊君墓志銘

兵部武選楊主事應奎聞其父澹樂居士卒于家既爲位哭奠如儀將循例請于　朝東歸治葬事以翰林許編修思仁狀來乞銘按狀君諱鑾字世亨澹樂其別號先世家兖平滕國時六世祖以進士爲益都路總管遺少子蘇弗歸遂爲益都人蘇君之高大父也蘇生欽欽生全君之曾大父也大父娶王氏生處士瑄君之父也處士已上皆隱弗仕處士娶孺人裴氏生君自幼聰警父毋愛之使受學日記數百言長補郡庠生與同志者僻君城

西之松林書院閉戶焚膏誦習者數年文氣煥發
每歲試必寘上列成化丁未孺人寢疾久君朝夕
恪視湯藥不少離旣殆撫君背謂曰楊氏弗耀且
五世矣汝克以儒業奮其將大汝楊氏乎遂絕君
哭之不水湯者五日處士喻之曰若念若毋顧弗
念若父邪乃始蔬食比葬欲廬于墓處士不可君
日走哭焉弘治庚戌服闋肆舊業刻勵甚提學江
東陳公竒其才至呼爲老友云處士自孺人之沒
不再娶二十年君時率諸子女承順左右以娛其
懷處士安之及處士病則憂悴不下食擇醫藥百

方弗效越年而卒君哀毀骨立寢苫患左髀猶號
泣弗止迄于終喪正德庚午應奎中山東鄉試辛
未登進士出知浙之仁和便道展省君曰先民謂
立官三事眞切要語仁和邑大而政繁汝其勉之
應奎奉命唯謹後果赫然有聲癸酉秋君赴試於
濟人聚指之君戲謂同儕曰彼笑吾龍鍾邪溧灝
何如人也甲戌應奎以上計過家奉迎至杭間與
士夫舊識載酒泛西湖涉吳山感時弔古往往形
諸賦詠一旦浩然思歸遂棹舟而北越明年應奎
被召爲武選君數示手敎惟務學報國數言餘不

及也初應奎以三載考最例應推封及君請數四
君深以未副先訓償初志堅弗許丙子秋方欲棄
其業以就封典乃一旦以無疾遽卒卒之前二日
身之塋所指一冗曰是吾之歸也隨書坎之淺深
方向于壁其亦異哉君敦厚靜直美風儀博問強
記善論事與隱莫之窮自經史外凡星曆地理醫
卜浮屠道籙諸家罔不涉其要旨爲文肆筆而成
多不屬草人方以有用待之而十入場屋皆弗利
要公之作恢曠馳騖非繩墨可拘而其志迄老不
衰也然天性孝義事先事父毋務盡其心遇貧乏

則周之弗吝不逆人之欺或有過輒面折之雖忤
弗較慎交與公庭非公事不至於名與利漠如也
鄉人重之於乎賢矣哉配趙氏克相夫子子二長
即應奎次應璧女二適府學生沙思仁劉東海孫
子二銘鑑孫女二幼君生于天順癸未閏七月十
有九日正德丙子九月六日卒享年五十有四卜
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郡城西東阜里堯山之陽
從先兆也銘曰
楊氏徙青繫自宛平總管啓祚隱德世承及濬樂
翁若大以輿獨奮于儒志不少更上下千載出入

六經有車載脂胡梶於行封弗果就乃識泉扃偉然家嗣楊譽明廷維公之志實籍以成雖身也嗇而豐厥名堯山矗矗洋水泠泠翁不可作貽茲典刑

封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牛君墓志銘

君姓牛氏諱政字以德先世家山西潞州洪武初以閭右徙今東昌之聊城縣曾大父全大父鳳父昇處士母張氏生君五歲餘始能言不與羣兒嬉戲處士異之曰吾先積德久矣是其漸有興者乎稍長習農業而非其志也然鄉居鮮書塾久之士

有廬墓者甚邇處士亟遣君受學焉君刻厲誦讀至忘食寢數年遂大有進入補縣學生時與籍籍士多從之後有取科第者君獨屢試場屋不偶乃斂以教其諸子督率備至嘗曰吾年已邁弗能成爾祖志爾復弗能成爾父志耶諸子聞命竦然正德戊辰仲子天麟者登進士第適君卒業國子注選而歸喜曰有子如此吾願足矣及天麟出令武陟迎以就養邑政多所咨決天麟治行卓然稱最甫三載　召入爲御史君曰令匪其職殃一邑耳御史受　天子命激揚内外否則貽害不可言汝其愼之天麟按巡畿内山右皆綽有賢聲得君之教爲多然君自是無仕進意姻友往往勸之皆不聽戊寅天麟滿考受　勑褒封君如其官命既下天麟亟製豸服寓歸爲君壽鄉之士夫知君者皆私相謂曰牛君素介特茲服良足稱也夫先是君患濕艱步踰年己卯三月二十六日竟不起距生天順己卯某月某日春秋六十有一君性至孝親歿哀毁踰禮不作佛事或以爲言則曰凡爲此者欲禳親過耳吾不忍以是待吾親也俗多化之尤愼許可交不泛且恥以私干人自天麟爲御史即

屛居西村足跡未嘗輕至公庭里中少長咸敬愛之莫敢易者可不謂鄉中之善士也哉元配楊氏贈孺人繼張氏封孺人皆有淑行子男二長天麒國子生需用銓曹次即天麟爲才御史名業未量皆楊出也孫男二女四卜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於城西祖塋之次前事天麟將守制東歸乃請同學友翰林編修許君成名狀君之行偕其僚侍御孫君樂來乞銘於乎牛君之所以修於家者將以用於世也而竟賷志以歿卒之大發於其子焉則失天之廷也蓋如此是可銘銘曰

道以身顯或以時晦時不我以惟身之退道苟行
與孰屈孰伸嗣我而顯奚必於身我欲有繼我爲
有述克其所至天乎可必有崇臺秩既享其名有
燁法服亦被其榮遠此焉止弗蹟大耋斯數則然
而理莫詰適考其終迓續于天源源　恩渥其賁
重泉

孺人崔氏墓銘

崔孺人者處士陳君慶之配兵科給事中經之母
也陳崔俱世家青之益都孺人自幼柔婉爲父母
所鍾愛愼擇所歸既笄配處士適姑傅前沒繼姑

鄒治內嚴孺人事之彌謹歲侵用恒不繼孺人力
自節約以養舅姑舅沒不以貧廢禮悉力內政非
幷然處士商于吳越間數年始歸貲日以裕孺人
處之猶其初也處士剛方少容孺人曲爲警戒必
盡其心鄒生三孤弱孺人身字教之比長授室處
之雍睦或少涉忤犯亦巽受弗較有求與自便者
語之曰母在堂而割爂如顧養何皆不復敢言故
鄒獲以高年終姻里歲時問遺慶卹情致藹如御
婢僕有恩惡聲未嘗出諸口嘗曰此亦人子也遇
貳室劉無忌娟二十年有一日諸子自幼有教及

出就傅禁不得遊玩好恒諄諄戒之曰學必有美
士不則執業亦爲良氓無貽宗黨羞斯可矣給事
一日出不知所往及歸怒數其失命杖之不少貸
諸子由是趨學益力正德庚午給事遂以益都學
生領山東鄉薦甲戌舉進士第尋拜今官才譽卓
然于時雖其造詣得於天分固多而母訓之成亦
豈可誣哉未幾給事迎致京邸朝夕承順備極甘
煖之供孺人樂之知給事言官也往往勗以忠蓋
圖報稱踰年忽嬰疾度弗起遺命給事曰勿以我
故傷毀惟盡心汝父以及汝弟是我志也語訖而

逝時丙子四月十五日生天順戊寅十二月二十
九日享年五十有九孺人孝敬儉勤出於其性鄉
人化之知與不知皆稱曰賢母云生子男五長即
經名業日茂未量次綸次紱皆理家次編益都學
生次纁亦讀書女一適同邑邢慧孫男一夢鶴女
二俱幼給事扶柩東歸將以是年二月二十八日
葬孺人于青之東北夾河里祖塋之次乃奉其同
年翰林修撰唐君守之所著狀來乞銘銘曰
維舅維姑維婦之天撫我奚異我道則然亦既克
家相彼夫子夫曰汝良內治有以我親汝養我子

汝成維母有儀維子有名子名旣成母道益顯有
來貤恩自天未遠易稱中饋禮重杯圈維德孰全
請示玆鐫

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公配太
恭人董氏墓志銘

太恭人董氏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公諱旻之配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孔教之母也
以嘉靖甲申七月十七日卒于家事 聞諭祭一
壇下有司營葬域孟孔教僉秩未久即許之實異
數也孔教東歸守制爰遣其子洞奉邢部尚書趙

公克正狀越境請銘於予予與孔教有世契之誼
銘安可辭按狀太恭人諱某董姓登之萊陽人父
諱享隱德弗仕母朱氏太恭人自幼莊靜閑女則
適中憲公逮事舅姑晨昏奉養必恭必敬服食之
供非經其手不敢進四時蒸嘗蒞視品物務在精
潔姑愜意中憲公蚤游邑庠至升胄監刻志力學
自給未充太恭人恒解所簪珮以爲費相中憲公
丞滹縣不易初心嘗曰守官如處子不可少忽故
中憲公佐政以愼勤稱旣歿家務頗繁太恭人綜
理有法課僕夫俾務耕作而組紝蚕績之事皆身

任其勞服用儉素不事珠翠奇異之飾閨壼化之
尤嚴於訓子孔教兄弟每侍側必舉鄉人某事某
事可以爲法爲戒遇有小過則斥責之不少貸恒
諭之曰若等克自樹立增耀門閭則我與有榮焉
否則人其謂我何用是諸子競相砥礪鎧領弘治
壬子鄉薦令交河治有能聲孔教登壬戌進士除
行人時逆瑾擅權肆虐孔教例應補諫垣而意欲
避之太恭人曰禍福得喪自有定分臣子知委身
而已奚可預計耶孔教授戶科給事中歷左右都
諫屬時政紛更屢進讜言不以利害自沮而太恭

人多從臾之繼爲留都大理多所平反太恭人聞
之色喜曰治獄有陰功汝能是吾慊然矣及孔教
轉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太恭人拳拳以體國家卹
軍士爲言在鎭值孫洞以弱冠中鄉試大悅孔教
公退極意承顏親舉壽觴夜分乃罷以爲常然太
恭人時時以桑梓爲念孔教知不可留懇以終養
爲請疏三上
溫旨勉慰終不允孔教乃遣內眷奉以東還未幾
陞副都巡撫陝西候代閒大同告變
上以孔教素練戎務改命巡撫其地束裝將發而

太恭人訃音至矣於乎太恭人前後迎養官邸者二十餘年安享旨甘之奉八旬後雖步履少艱顧耳聰目明精神若壯歲者以子貴初封太孺人再封太宜人晉今封三荷龍章冠帔輝映康寧壽考時以爲鮮縉紳閒至形諸謌詩以爲慶太恭人雖處貴盛而至性謙謹族里姻戚無少長接遇咸以禮歲時慶吊之節不廢下逮臧獲芻及煢獨亦有恩意故内外皆稱爲女丈夫迦考平生懿行其信然哉子男四長即鏜娶董氏應天府尹祿之妹次鋒醫學訓科娶張氏次欽義官娶趙氏次鐸即孔

教才望重於時娶趙氏封宜人孫男九時榮國子生娶王氏汴縣學生娶于氏南京大理卿鳳喈之女洛娶于氏洋湜繼鋒祀俱鏜子洞壬午舉人器業英發將大有就娶趙氏即克正女也汋沚繼欽祀汝幼俱鐸子孫女五長適舉人張梟次適縣學生于田次聘尚寶司卿壽光劉君鈗之子涇甫餘幼曾孫男二祖似祖年太恭人生于正統丁巳五月十二日享春秋八十有八後中憲公歿將二紀矣以卒之明年五月三日葬縣城東北雙溪之原啓中憲公之兆合窆焉禮也銘曰

易稱中饋詩頌徽音化原攸自匪獨于今維太恭人女流所視閫範懋修大成於子維子之賢維國之禎于北于南奮厥英聲隨祿以養厥志孔樂不忘厥初既豐而約維毋之儀維子承之誨言在耳槩見於施維天錫祉以祚以胤亦維中憲慶源斯溥於

皇卹恩視子以崇匪維勸孝亦維勸忠萊山之陽雙溪滀滀刻銘玄宮用詔來裔

明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李公墓志銘

嘉靖壬辰十一月八日東岡李公卒于正寢距其

生成化辛卯四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二厥子光祚任留都奔喪治葬事乃請予銘其墓公諱昆字承裕東岡其別號世爲萊之高密人遠祖玘宋末隱居不仕六世祖仁貴元親軍百戶高祖伯榮

國初被薦爲提舉曾祖遜陝西行都司經歷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祖傑中京闈鄉試歷官太倉衛學教授贈如曾祖皆以貞菴貴也父介號貞菴登進士累官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氣節名業爲一時重卒贈兵部尚書母杜氏封淑人公世傳禮甫弱冠登進士弘治庚戌授刑部廣

西司主事嘗條具提獄數事呈部以行勘石歷璧
遭淑人喪哀毀甚制終除禮部儀制司適
孝廟以內官何鼎事怒詰言者公抗疏論言官不
得其言況他官乎方下求言之詔而猶進言之難
況平日乎萬一事有關于　宗社誰敢冒危而極
言之
上爲霽威戊午遭貞菴公喪哀毀益甚癸亥復除
兵部武庫司時有　旨建延壽塔於朝陽門外公
奏乞罷無益興作移其費以恤貧民言甚剴切虜
酋小王子上書欲以六千人入貢詞涉悖慢廷議

紛紛莫定公謂宜返其書　勅邊臣諭令伏曲輸
誠然後議其入貢人數本兵東山劉公主其說而
行之正德初羣小用事公奏宜屏黜邪枉進用忠
直杜宦戚請乞之私節中外侈靡之費事皆以先
皇爲法留中不報未幾陞本司員外郎轉郎中一
日吏檢庫中年久文卷獲一匣若貯金者漫無可
稽吏密以白公笑而不荅乃會衆啓視之有金四
百餘兩即移付公帑丁卯調武選司剗革宿弊請
託不行觸逆瑾怒謫知解州事干民瘼而掣肘於
上者必委曲調劑行而後已解民至今懷之巳巳

陞陝西按察司僉事分巡關南道兼管兵備值巨
盜鄢藍等劫掠蜀漢間大肆猖獗公調度有方將
士効力賊望風輒北辛未奉　勅督理學政關中
士子咸服之尋僉本司副使癸酉陞湖廣按察使
右䓁鋤強風紀丕振明年陞本省右布政使稽除
戎籍逋絕之戶不復爲里保累湖民咸受其賜乙
亥轉陝西左布政使公以錢穀弊滋乃多置簿鈐
以印下及經手胥役各執其一凡出納之數備記
之月再查照人莫獲容其奸而自律之嚴可知也
甫四閱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公甄

材勇計儲峙練士馬明斥堠務遠圖而不急近功
番賊邦卜等出沒莊浪岔口等處遮絕西域入貢
之路公遣兵直抵巢穴斬首惡二十獲所奪方物
千餘事捷聞
賜勅獎勵公雅知兵畧於武侯八陣圖尤得其肯
綮因言古人之學博大淵洽隨應而變如此偶視
都司獄墻隈白骨堆積詢之乃遠年罪人死者公
慼然曰死已償其罪矣遺骸暴露何耶遂於城外
作義塚埋之肅地邊夷多論財軍貧未娶者公查
各衛得千餘人量給銀布助之後公還送者携妻

琴伏道而泣皆昔之獲配者丁丑引疾乞休　優
詔褒答不允權倖錢寧以私中傷逮　詔獄左遷
浙江按察司副使辛巳
今上登極篤念舊臣復命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
巡撫順天地方威惠兼濟揚正不撓畿輔賴之明
年　召入為兵部右侍郎凡寧邊置將重務協贊
良多甲申大同鎮軍弗靖　命公撫定賜金幣寶
鏹至鎮宣布　朝廷德威示以禍福且計處周悉
衆隨帖然還朝因以地方事宜奏上行之無何轉
左侍郎咸謂公位秩踵父後不多見也是冬忽感

疾不仁累疏乞休　溫旨慰留乙酉夏復以養疾
請乃荷
俞音給驛以歸命有司俟疾愈奏聞起用實殊眷
云公既歸時與一二姻舊共坐飲少而樂談詠終
夕不倦有司來問者傳謝而已時方冀其復用而
竟以夙恙遽已焉悲夫公事二親奉先祠克盡誠
敬一於禮不少苟教子弟業儒務農恒以綺紈之
習為戒待族黨睦以和遇貧乏或顛危者不吝賑
援與鄉人處若無位者而人益親焉然居官剛方
明果人罔敢干以私而廉靜之操至老弗渝其視

勢與利則謹避之曰升沉得喪命也安可強耶用
是屢嬰困抑不少芥蔕於中第若平日然蓋公天
賦既高蚤承家範學力益精以邃故德器所就渾
厚從容出處大節光峻靡瑕有人之所不可及者
為文平淡中有理趣不喜作艱澁語詩尤工於五
言得意處有唐人風致染翰端勁貞菴公　勑葬
碑刻皆其手書所著有東岡小藳數卷藏于家配
昝氏職方郎中誠之女以淑懿稱累封淑人側室
陳氏子男二長光祚歷任南京前軍都督府經歷
有志行娶郭氏參政東山之女先卒贈孺人繼毛

氏大學士紀之女封孺人次光緒廕為國子生娶
儀氏女二長適藍公章之子因國子生次未聘孫
男二曰恢曰恂女一卜以癸巳十月二十五日葬
于邑城東南曲杜祖塋之次紀辱公交與最深且
光祚有甥舘之分是役也安能以衰朽辭爰按平
定知州周君岳所著狀為之銘銘曰
岱宗之英溟渤之靈迺生俊乂服在明庭光世有
聞載禮斯衍暨于貞菴業大以顯公紹厥芳侃侃
在位經國猶家既勤既瘁權路赫赫競者羣趨我守
維確而步弗迂彼讒之搆亦云數矣視險如夷我

心泰止維天既定爲　聖斯興既復復晉邦政是
丞　帝簡孔殷胡去之亟維潔維高頑懦茲式觀
化而往不往者存載銘玄室煥乎世恩

明封一品夫人官氏墓誌銘

吾配夫人官氏以嘉靖戊子九月廿九日卒于家
距其生成化丙戌四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三有
司以
聞典請
上命諭祭二壇遣官營葬域備一品儀
恩數隆渥其至矣夫維夫人之壼懿人或未之悉

也爰追憶而誌于墓夫人諱元官姓也家東萊之
掖縣父諱陞字大用侯選銓部磊落有志節毋曲
氏性行柔淳年幾九旬終蚤年贈少保養浩先公
典教故城適大用挈家過其邑雅善先公出夫人
見幾數歲容止不凡先公謀於先母贈一品夫人
劉遂爲紀納聘焉及笄歸于毛氏事舅姑恪共婦
道孝誠曲至姑性嚴獨能得其歡意幼工女紅組
紉精巧同行遜之紀從先公遊學于杭讀書常至
夜分夫人必槃針指以左其勤少懈輒相勸之初
仕翰林用猶未裕夫人極力節縮百費有佳味務

蓄以延賓治具倉卒即精腆咸稱之紀遠違親舍
時寓甘㬇之需夫人手自包篚不敢忽予每早朝
或進講前夕必飭庖人備湯粥以俟久而恒然弘
治正德間封孺人晉宜人淑人夫人至今封凡五
受
恩誥天語褒獎鸞紙輝映夫人輒自惕曰吾何德
可以當此拜予謝之歲時
兩宮皇太后令節稱賀夫人皆冠翟帔霞入　內
廷行禮屢　賜綵幣白金寶鈔初得賜幣即製衣
以遺姑曰吾不敢先也亦籍是以爲養志之助焉

耳暨姑之没也哀服哀奠悉如禮尤慎於祀先紀
凡有事祠堂夫人率諸婦繼入拜稽以爲儀諸子
侍側諄焉勉其力學績文以圖光大他務一不煩
之子登科第者則爲之喜曰斯不孤汝父之教汝
矣訓諸婦及女必儉必勤事無巨細諄以諭之悟
乃巳故後皆能自理内政念之不忘至於娣姒相
處情意周洽迄老無戾言及族姻之當厚者請于
予量以物分予之雖數瑣厭好恤貧每值臘日舍
粥以食丐之丐者下逮臧獲鞏慈而有義男僕無
敢輒至中堂階户外内㦸如也晚歲多疾艱於步

然家庭譏集子孫繞膝方以偕老自幸乃一夕食
頃痰作竟弗起於乎悲哉予時以少保兼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致仕家居者數年矣
朝廷篤念舊臣䘏典得如制夫人雖不吾待而幽
明之間沾彼　寵光庶幾其少慰乎夫人貞靜莊
穎志超女流稽其儀範藉藉可述享有榮慶年踰
耆壽蓋亦鮮矣子男六長蓤舉人順天府推官次
槩進士戶部員外郎次槃舉人太倉州知州次渠
進士太常寺少卿次棐讀儒書次集廕爲國子生
女二長蕙英適同邑劉潮福建按察司檢校次桂

馥適高密李光祚河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孫男
九女四曾孫三夫人卒之明年己丑五月二日葬
城西祿山先塋之左於乎若夫人者亦可以無遺
憾矣礪菴毛紀爲之銘曰
萊之乾方有山面陽纍纍聯絡維陵維岡蓉島後
峙神峯對翔萬河環拱入彼滄洋曰福曰祿厥名
孔良靈氣鬱鬱積久斯彰肆我先隴卜焉允臧陰
若有待天啓其祥逮夫吾配兆于斯房雖則異列
氣脉流行匪德匪吾其曷能當虛我玄室
帝恩濊汪豐碑載刻煥爾綸章維川維原滋闡幽
光維百千祀勿替勿忘

鼇峯類藁卷十四

行狀

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公行狀

公諱介字守正別號貞菴東萊高密人八世祖諱仁貴從元世祖以戰功授親軍百户六世有爲西臺御史者譜殘莫考其詳高大父諱均逵曾大父諱伯榮咸以高行聞不應徵薦大父諱遜舉人材任閩藩理問轉陝西都司經歷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父諱傑中京闈授睢州學正陞鎮

海太倉教授教法嚴整士賴以成就多顯于朝學者稱爲松菴先生累贈官如大父母栗氏累封太恭人加贈太淑人公生而聰警異常七歲即作長字對應口成誦十一能屬文從松菴寓睢容止端然如老成人十七寓蘇志業益偉時内翰陸公昶儀未第獨與定交曰我輩人也成化乙酉舉山東鄉薦高第刻文以傳松菴聞之喜曰吾有子矣即解官東歸明年下第例入太學公請歸以侍親淬礪愈甚至謝問吊用是淹識經史若諸子百家言已丑登進士被選爲翰林庶吉士劉文和公丘文莊公時以學士承命教書於公深所器重再踰年授四川道監察御史丁松菴喪哀毁踰禮鄉人嘆仰以爲不可及起復除河南道奉　敕往視兩浙鹽法搜剔宿弊裁酌事宜商竈翕然稱便事竣還掌道事諸司及在外司府關涉本道考覈務加嚴慎一不私苟且臧否乎其間銓曹率視其課語以爲殿最升黜時左都濬縣王公掌院一切章奏文移判案悉付之校理人以王公爲知人公骨鯁不阿遇事可言往往率同列抗疏累上不避嘗犯

憲廟怒被廷笞者再亦不緣是少有沮屈每云臣

子論事當計是非利害非所計也然不事矯激故其言雖剴切而實徵婉覬以誠意感動君上輿論多之壬寅滿九載久之遷大理寺丞已而朝臣有以事敗者文致紛紜鄉達多所逮及衆爲公危之竟無疵間亦清議之不可泯如此丁未陞右少卿今

上登極奉命往祀東方山川回陞左少卿宣府巡撫缺吏部疏二人以聞

上以宣府重地難其人詔吏部別簡其堪者乃以公請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往至則閱士馬利

器械完城堡計糧餉圖安制勝殆無遺策廉問將
臣賢否奏而進退之邊境肅然閱九月　召入都
臺視事公慨然以紀綱自任廣人李某者詐冒戚
里事露權倖陰右之無敢置辯公時以左僉署院
篆厲當廷鞫獨抗言折之事遂立決衆服其剛斷
曰憲臣體固如是也庚戌四品滿三載舊例誥封
止其身公請移以封贈其父母時太淑人迎養在
邸人以為榮未幾太淑人丧哀毀無異丧松菴
上遣官諭祭且命其子昆進士隨歸以襄葬事公
既去位詔仍存其缺以待皆渥眷也癸丑起復視

事明年夏進兵部右侍郎又明年轉左侍郎凡軍
國重務恒殫厥心力為之如不及擬議將臣惟其
人之可否是進退未嘗以己意先之極為大司馬
鈞陽馬公所推重丁巳夏北虜擁衆犯邊　命公
兼左僉都御史督理軍務會南臺亦上章薦公可
任安邊重寄公即日　陛辭賜饌及白金文綺甫
至宣府虜果寇洗馬林等處公分遣遊騎副參將
諸將校授以方畧統兵四道並出威聲大振虜聞
之即日遁去比年二邊軍士率多買閑占役大同
尤甚公力為檢閱得萬二千人并召募萬五千人

別其行伍訓練之以備征戰大同舊有官田萬餘
頃為守鎮中貴武臣所兼并公按其田得租直歲
以千計收充馬價以逭軍士追陪之苦坐是失利
者稍稍騰謗公不恤也二邊將臣有貪虐不職與
否者黜罰調進三十員餘一一愜服邊人夙議各
鎮城堡及臨邊百里外守將所不至者公悉身親
閱歷之相其要害興墜補遺籌畫至廢食寢因條
奏二十餘事皆足為固邊長策　詔可之冬末公
以邊事就緒方欲奏請還朝乃於除日疾作竟卒
于宣府公寓戊午正月二日也距生正統乙丑二

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四悲夫公丰度凝遠志
識不凡自為御史即以識達國體稱凡五遷皆職
兵刑大柄廉明忠直未嘗與時詭隨於名與利澹
如也居官三十年囊無餘蓄嘗遺回祿惟存書史
數百卷而已然嗜整潔不為布糲以沽譽故恒假
貸以充百費人或未之知也天性孝友事松菴與
太淑人極其誠敬及歿享奠必時必躬處昆弟敦
愛如一日平居端嚴無倚踞容與人接溫厚和平
言若不出口至其中則有毅然不可犯者公退卷
不去手為章疏簡嚴而事理明盡詩文閎壯典則

有關世教多不留藁一時風節偉然人方厚望而
大用未究世皆惜之娶杜氏淯川主簿鑑之女有
賢行封孺人先公卒贈淑人子男一即昆登庚戌
進士授刑部主事復除禮部有才名孫男一尚幼
玆昆奉柩東歸將以某年月日葬公陸家荘祖塋
之次紀辱同鄉郡受知於公最久謹具公之履歷
梗槩爲狀辭蕪義淺不能鋪揚萬一尚俟立言之
大人君子采擇焉

故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孫君行狀

公諱瑛字廷尚姓孫氏別號尹齋系出三國吴王
權之後上世有散處遼東者後避兵浮海抵登之
福山遂家焉今爲福山人遠祖温宋懷遠大將軍
温生𠣸元忠顯校尉同知登州事三傳至文煥嘉
興路陰陽教授文煥生志孝隱德不仕志孝生彦
斌贈中議大夫賛治尹直隸徽州府知府彦斌生
遇君之父也䄂仕戶部主事用薦陞直隸徽州知
府轉江西河南左右布政使進階正奉大夫正治
卿其在徽也滿九載加參政祿借寇前後二十年
民爲立祠母房氏出同邑望族贈恭人加贈夫人
君生之夕布政公夢金甲神人降謁既寤而君生

焉自幼資賦不凡七歲即解詩已有驚人語十歲
屬文下筆動數百言齒差多顧加孫抑弱冠入縣
學爲生益刻志問學每集試輙占前列成化丁酉
以禮經領山東鄉薦辛丑登王華榜進士觀政戶
部嘗奉 命齎帑銀十萬兩餉軍遼陽驗其羨於
官以備後需壬寅授中書舍人勤恪在公考三載
受敕褒嘉焉弘治改元
上命代祀淮府寧獻淮靖二王儀度甚得體淮王
重之親製文以贈繼 命冊封晉魯二藩君充副
使其於道路若藩府饋遺一無受衆多其廉乙卯
擢尚寶司少卿凡朝會奉引周旋盤辟無少失容
承用璽寶惟嚴惟謹每 扈從郊祀必齋潔以行
曰玆國之大事也顧可以不敬爲其盡心於其職
類如此戊午六月十五日病殤卒於京邸距生景
泰壬申二月二十日享年四十有七君丰度凝厚
言動不苟孝友之性出自于天幼喪母事布政公
極其愉婉登第後即分其祿之半歸養迨歿哀毀
骨立與諸兄處友愛無間言長珂御史次珪山西
叅政次瓚貢士一時棣蕚之盛必稱福山孫氏良
有以云君聰頴絶人於書不數過輙能記臆博極

子集以及稗官野錄皆能舉其說書法工妙可觀其在中書時誥敕券書之出人以得君之筆為愜至於繪事音律亦皆精到不可及與人交謙洽任真不事鈎距而量宇沉廓慍喜不見故雖久處亦莫得而窺其際也好賙人之急如飢渴然既沒家無餘蓄又可以見君之所存矣悲夫娶李氏寧海侄族封孺人子男二曰樂曰棠俱縣學生志業未艾女四長適寧海衛指揮僉事胡昌嗣子安餘尚幼茲樂輩將扶柩東歸卜以某年月日葬福山祖墳之次紀濫從君游十餘載知君頗深因述其族出行履之槩為狀庸備采錄

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前苑馬寺錄事韓君

行狀

韓君以弘治乙丑三月二十六日卒于京邸時其子智方掌篆戶科普新轉河南按察未行皆披跣哀毀斂之數日乃托紀狀君之行以為乞銘圖蓋智之舉于鄉普之舉于禮部紀濫竿焉年家之故知君行為詳也君兗之滋陽人名惠字濟民別號朴菴曾祖遇春祖景華咸以長厚稱父晟種德服義為一鄉最母呂氏君生而敦愨謹愿早年務學期以科目奮身竟不遂尤工於書數成化壬辰選授陝西苑馬寺錄事勤恪自持雖處庫官而志操益堅督牧在邊定約束從事人皆服之苑中牧士數多豪猾侵占草場馬政坐是大廢君曰吾職在此而視弊不舉以怠君事奚取於吾為一切以法繩之寘其尤者數人于理聲遂以振時虜犯河套追於苑寺君極力設策督衆修築開城諸苑營堡數處規作宏壯堅久又簡練黑山口等營士卒為防禦計地方賴之當道嘉其能以為可受劇任而君意不屑也年未六十乞歸日惟游憩田園課諸

子績業躬視講誦不至夜分不已恒諄諄以忠孝大節諭之未幾二子相繼登甲科列官臺諫聯芳競爽極一時之盛人皆重二子之賢而君善教之力亦豈可少哉弘治甲寅以智貴　敕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韓氏之餘慶實自君啓之也君性孝友事二親養志承顏曲盡誠敬既沒葬祭一以禮樹碑于塋以旌先德處兄弟睦讓協理家業毫髮不入私室伯兄仲儀未立嗣而卒公歲時率子姓詣墓追奠仲兄先逝撫諸孤子女如己出婚嫁必以時竭力治具意不少衰隣里貧弗能婚喪者相

率嶋資佐之嘗立家塾教族里子弟多底于成人有失學犯禮及忿爭不平必開誠諷勸雖激忤不恤因而化服者甚衆至相戒曰勿令朴菴知也雅好賓客笑談款洽竟夕忘倦尤尚儉素日用服食淡如也晩處貴盛不變蓋其純德類如此始二子登第後即迎養京師歲之初度朝士多往壽焉二子每退食必侍側問所欲無弗愜意者忘其身之老也一旦以微疾而逝訃之日朝士又多往吊而哀挽之噫公不可謂生榮死哀者乎距生永樂癸卯六月一日享年八十有三配程氏封孺人先君

五年卒西涯先生銘其墓側室徐氏子男三智登弘治庚戌進士累陞戸科都給事中娶許氏封孺人普登成化丁未進士以監察御史陞河南按察副使娶孔氏封孺人孺人哭公之喪過哀感疾後公十日卒曆承運庫副使娶俞氏女三聰適士人徐珍廉適邑庠生陸旻詳適郡庠生朱鏞孫男八女九曾孫男二女一玆智等將扶柩東歸卜以年月日葬于城西仁義鄉之原嗚呼君也有行有後其殆應銘法者用是謹著其世系履歷之槩爲狀以俟采擇

太學生傅君行狀

君諱泰字時雍世家保定清苑之延福里里多傅姓人因名其所居曰傅家庄曾祖諱士誠隱德弗仕祖諱貴寛厚任恤鄉以長者稱父諱信任嵩縣主簿有惠政嵩人思之君自幼聰悟嗜讀書弱冠游郡庠通毛鄭詩郡之後進執經考疑者多之君君日與講析無倦色微辭奥旨其所自得者居多諸生唯唯聽服且教法整密不苟許可用是及門無小大咸奮發有立至訓諸子義方之外未嘗陰厚焉逮今鄉稱善啓迪人者必曰傅君云君自負

瓌奇始謂科第可立取凡七入省試連不售成化已亥有司勸駕上春官卒業胄監已而歷繕部事既名齒銓籍歸嘗以困躓不偶浩然嘆曰人生貴適志耳奚苦役役以累吾中邪遂放情林壑悅與鄉人伍日事觴詠鄉人凡飯燕必召君君輒往盡懽家恒畜酒肴客至出與共之所交皆一時豪俊知名之士人以爲有石曼卿風味性素坦率不喜言人過或有犯之者一言弗與辯久而人自嘆服好吟詩不求甚工每感時觸物與之所到悉於詩焉發之然不留藁肆散漫莫紀第往往有傳播人

口者平生孝悌信義得於天分而磊落不羈不事
家人生業視世之窮泰得喪鉅微一無以入于其
懷晚號柳莊散人以自寄時方以遠大器君而君
亦嚮用有日一旦遘疾卒于家實弘治壬子十一
月二十二日也距其生正統丁巳三月二十三日
春秋五十有六配劉氏有淑行先二年卒體齋先
生銘其墓子男五長珪登成化丁未進士第改翰
林庶吉士授編修次璋瓚琮珩耕讀世其業皆劉
出女一側室魏出孫男五女二玆將以卒之明年
某月某日啓劉氏之兆合葬於戲傳君修於家而

達於鄉向使服一命以耀其蘊則所立必有可觀
者而竟弗克施悲夫紀辱與其子珪爲同年友敢
掇其行履之大者爲狀若夫發潛德之幽光以爲
不朽圖尚俟當代立言君子

故孺人杜氏行狀

孺人諱桂姓杜氏東萊高密人先世祖某有元爲
都護曾祖思中平山千戶世其官祖傑衜　典史
父鑑洧川主簿皆有遺愛在民母劉氏生孺人自
幼莊淑柔慧精女紅不煩姆傅力父母奇之曰是
息豈凡子儷邪同邑松菴李公悉其賢聘爲子婦

遂嬪今少司馬公守正蓋守正時方務冠舉于鄉
有重名故褰修一請而諧焉既歸逮事尊嫜孝恭
備至縫績饋飪必以身朝昏寒暑起居必以時久
而不懈如始歸姑栗嘗患痿痺在牀褥者數年孺
人日侍湯藥不頃刻去側暨卒哀毀成疾迄于免
喪始少差諸內外政率身自料理不以勤少司馬
公司馬公自舉進士授御史晉大理再晉都憲以
及今官廉正清修望實隆於
中朝自公餘無毫髮內顧之憂者固其所也然天
性仁慈恒以用法平恕勸相於中而陰隲一言蓋

拳拳焉迨其子昆拜官刑曹制下人皆賀于其門
孺人不色喜或怪之曰刑凶具也典者脫審克弗
至下必有茹冤負枉者矣每以戒昆且命之曰汝
父累踐法臺時以稱平若今可鑑其惟敬惟忌追
武汝父庶吾子也始昆財總丱即遣從名師遊往
往篝燈課誦至夜分以爲常昆用是大肆力於學
竟以文章取高第寔由母氏慈教中來大凡羞祀
燕賓治具咸出孺人手務致腆潔不知其勞匱至
於恒居則儉約之甚裁熙百須不少濫曰治家道
固如是卑幼輩或稍涉紛華輒怒且飭之後雖祿

入漸豐終持是道弗變孺人爲女爲婦爲母皆在宦門復享有榮命者垂二十年未嘗少以貴富加於族里李氏堂從娣姒子姓毋慮千指孺人承接必禮以和下逮僕隸亦有恩意以故內外疏戚咸宜之無間言然不樂貲遺惟以班乏字煢爲義李有祖姑二十而寡終居垂白孺人數迎致于家毋事之曰是固風教所繫烏可俾其泯沒無聞耶每以當道未即旌白爲缺典治命昆子紱衣一襲遺之其所重類如此所存可知已弘治甲寅七月六日偶遘奇疾卒於京第距生正統丙寅六月二十

日得年四十有九而已先是成化己亥孺人以夫御史貴受今封後當晉恭人乃請以貤封姑故事文臣命婦未階四品者凡遇　兩宮朝賀類不與列孺人從夫大理都憲貴每歲與賀禁中戊申中宮有文綺寶鏹之賜今年少司馬公方登八座之亞　渥恩在望而孺人不少待矣惜哉子一即昆登庚戌進士第拜尚書刑部主事女二皆早卒孫二尚幼將以明年某月某日歸葬其邑陸家莊之祖塋紀叨在鄉郡且內交於其夫子若子聞其賢甚習爰質諸其子所列行槩謹狀如右庸俟立

言者芟櫛焉

鼇峯類藁卷十五

春峯類藁卷十六

祭文

祭李母杜孺人文

惟夫人之賢碩兮作君子之好逑既婉孌而靚壹兮亦孝恭而慈柔雖位處其既顯兮尚勤約以好修故內政之端密兮張中晉之弘休相夫天於筵宦兮捧白簡於螭頭紛春華其競逐兮獨逸氣之横秋歷廷平與臺憲兮綴八座於宸旒顧戎刑之重寄兮日在公以周諆爰委蛇而退食兮罔內顧之纖憂矧教成於英物兮恒九膽而減油聿省郎

之俯拾兮發犴獄之奸偷念德音之在耳兮體好生於蔽囚嗟一門之光采兮欝橋梓之陰稠服貤命於帔翟兮鏘充耳之琳球每兩宮之入覲兮荷寵賚之綢繆望加恩之伊邇兮宜戩穀而優游胡天道之不憖兮溘一疾而莫瘳寶婺爽而慘淡兮謖草萎而春愁風凄凄其未已兮雲漠漠而常浮杳仙鄉之何所兮驂鸞凰而馭虬聲哀號於薤露兮風落莫於關鳩覩紼翣之就祖兮薦俎豆以芳羞敬陳詞而酹酒兮渺飛旐之飀悠

祭于母太孺人孫氏文

烏虖遂被壼闈兮懿德懋只於何考聞兮曰惟厥子淑哉孺人兮女流矜視爲頌爲母兮賢聲日修上下順適兮戚疏罔訾篤生鳳雛兮紅雲戾止大行尊對兮繡斧直指休聞章章兮人曰有以北堂維諼兮南山維梓根深枝茂兮此固其理　帝曰汝嘉兮惟母之美紫誥貤恩兮廻鸞在紙華髮高堂兮安享滫瀡方期遐齡兮鮐背兒齒胡而一疾兮溘然不起匍匐歸來兮悲哉陟屺密線在衣兮空閨誰倚杯圈塵暗兮寒木風駛終天痛深兮遂

山渤水生芻寓奠兮侑此蒿里萬古千秋兮豐碑有誄

祭于母太宜人張氏文

於乎宜人體巽葆貞工閑容靚來匹君子如賓斯敬頡卑尊其胥宜允位內之克正冠翟被霞兩承寵命爰訓就於賢郎步青雲其如競粉署踵芳薇垣嗣柄矧夫樓萼相輝砌蘭迭映固其大門有日益衍駟車之慶而實由於母氏之賢謙無讓乎陶孟方期華髮高堂安此祿養云胡一疾弗瘳九原長往女流失其所師內則寥乎奚仰于辱葭莩之誼升堂之拜既未得展於生前訃音倏至徒爲之

愧恨而悵惘巳考行而銘諸玄石特素旱而會於境上奠此生芻髣髴靈爽

祭滕母太安人王氏文

嗚呼太安人之生也幽閒貞靜言德工容其處也庠槐堂之餘蔭躡班氏之芳縱夙聞內則尤善女紅隱然閨閣之內固巳得夫親愛之所鍾及其歸也姑嫜宜其孝敬廟祀諧其寅恭克相夫子爲儒之宗既警戒而箴切亦婉娩而聽從顧厥賢名之著實維陰贊之功天胡弗弔早奪我公栢舟載詠足激頹風及其老也目擊斑襴之戲坐娱甘旨之

供肆鳳雛之騰翥羽儀日近乎重壚煌煌五色之書白頭特領乎

恩封閒居賦就孝養方隆奄一疾而弗起嗟泉路之永終諼草萎兮霜白慈烏怨兮長空淛陰雲其慘淡倏落月之冥濛噫嘻閫懿不可作矣而遺榮委祉所以施及胤緒者將益迓於無窮古城之陰窅然一宫賓紛終合紫氣從龍刻銘載敕有碑斯豐敬陳菲奠寄我哀悰

祭廉憲張公文

惟公之生也性純而識正德厚而量宏登甲第任大行擢引史柱明廷往按淮浙宿弊以清及其一麾而出守也兩畿三郡吏畏民懷彷彿古良二千石之能復遷都運載陟大察遂以資望晉位憲長所至有氷蘖之聲迨夫告老而歸也謝囂養靜濯泉漱石十數年餘坐閱升平一旦嬰疾而逝士林爲之悼驚於乎三品崇階八袠脩齡有子有孫不負平生若公者亦可以瞑目於泉扃矣愚忝姻友之末於公之葬也不能躬往執紼以盡永訣之情遥陳菲奠有涕如零庶其來格惟公之靈

祭畢母羅太夫人文

惟靈蚤毓名門長歸望族柔仁靜專端懿莊淑正位乎內上下咸宜溫恭朝夕婦道是持逮事舅姑尤嚴宗祀歲舉蒸嘗日供甘旨克相夫子甲科奮庸雄才直氣位陟司空謝事林泉白髮輝映所天朝露獨勤閫政訓誨諸郎森立有成偉哉冢器茂繼家聲累秩中丞荐躋樞要 龍章載頒於前有耀 恩許侍養足慰母心晚境康寧耄壽巳臻胡爲微恙遽爾弗作 諭祭塋葬卹典優渥嗟惟夫人生榮死哀亦惟令德厥基以培忝與賢嗣姻契夙厚夫人之孫予子之婦今皆巳矣言之愴然茲

闓發引弔弗能前遥望靈輿特陳薄奠嗟惟夫人
復何遺憾

少師李文正公禫祭文

惟公之生也爲世山斗爲國蓍龜功存社稷名動
華夷捐館之日天下之士咸聞而悲之歲序流邁
倏巳再易寒暑于兹矣人猶仰之而不置信之而
無疑盖好德之心出於同然者乃民之秉彝而此
理之在天下久而不泯者亦有可得而推維兹令
月實届禫期公之神主祔于先祠昭穆位秩得禮
之宜緬懷曩昔德音道範得於瞻依者邈焉莫之

能追敬薦區區明水蘋香拜于祠下庸識千古之
哀思惟公之神遨遊碧落與元化而長存者庶幾
其有知也

祭劉母太夫人鄧氏文

於乎閬中之陳昆季奮庸燕國有訓惟孝惟忠眉
山之蘇奇才無雙親授以書成國之功彼美二母
爲蜀女宗鄧爲令族慶鍾以女來嬪于劉芳稱曰
佟女貞維傳婦德維史妻道在夫母儀在子於維
夫人克媲前美生有諸賢蚤成厥名秩宗傑出藩
臬競濟復有諸孫蘭桂之英郎曹雙璧衮然有聲
於乎夫人没與生同宗伯碩望　簡在宸衷曰兹
傳學衈典宜隆祭遣使臣葬令有司仍俾乘傳以
慰孝思於乎夫人奚憾之遺某等幸與宗伯同服
官寮登堂無自執紼孔遥哀誠莫既式陳醴牢瞻
望如在穆穆焄蒿

祭少宰毛公夫人徐氏文

於維宜人處爲令女歸爲孝婦夫爲良助子爲慈
母徐宗奕奕禮教夙閑毋誓兩髦鞠育孔艱及笄
而字展矣閨秀既惠且貞夫豈凡偶歸我少宰允
宜家室不約而愠不抑而戚姑曰汝諧是善事我

爾娣爾姒各從厥所澗蘋之薦宜人是職江鯉之
勞宜人是服少宰曰賢予方于賴善爲子迪過爲
子攺既貴既華亦造于家絺緇昧旦無或燕奢教
子若孫力善是勗蹈履循循信哉式穀下至臧獲
旁及族黨恩禮克周是欽是仰才踰中歲倏爾云
亡胡壽之嗇而名則長嗟我同朝實聞懿德凡百
有家視此内則靈輀既駕旨酒在筵摇摇丹旐逝
彼江干

祭南京工部尚書畢公文

山川淑氣積久而發其在於人曰惟豪傑於乎畢

公天豈徒生泰峯之秀滇渤之精百餘年來哲人嗣起或佑時艱或裨國理於乎畢公乃其一人自所負挾世莫與倫遇事敢爲其氣岳岳不以人言而有前却心所獨得人未及知事久論定吾心匪欺三至投杼謗訕或有人言則然公也何咎譬諸皎日陰翳乘之旋復開霽何損於輝於乎畢公超乘獨步遠迹沛然馳役遠路敭歷中外善政紛紜最公之大以覺後昆轉運兩淮國計所倚權熖薫天欲猘歸已世無子駿誰仰福星公於是時山立無傾握憲西陲羌虜孔棘主師閉關束手無術世

無克國誰殪先零公於是時萬里長城冬卿之遷帶玉之賜簡在
帝心用旌勞勩無何得告獲返山丘清風綠野晚歲優游教成喆嗣箕裘克紹橋梓餘情江湖廊廟明時起廢尚擬見之公則不待遽爾騎箕采彼澗毛薦彼溪水酹公哭公情其曷已

祭石崖郭大叅文

嗚呼石崖其賦質也閎偉其秉性也英明才華卓犖識慮淵泓早策名於天府旋出宰乎專城繼徵召于烏臺凜憲度之惟貞既而中遭坎止荐被晉榮擢藩臬於西蜀大憝頼之以底平利器盤錯所至有聲忽急流而勇退望林壑以纓情嗚呼石崖於予義同骨肉昔我先公蚤識坦腹稽其樹立誠然潤玉當其壯而仕也寄萍蹤於南北毋邂逅而無因迨夫晚而歸也瞻桑梓以萃止聚首倏焉其數春方與之振衣乎千仞之上徜徉乎浩瀚之濱忘形啓會結社維新開襟以樂乎素志探玄以養乎天眞而乃遂欲飄然物外踏紫鶴而引青鸞夫何一夕微恙遽爾蓋棺豈真世之所謂委蛻羽化者渺長夜之漫漫孰與嘯傲人寰鎮長春而閱歲

寒耶噫嘻過君之門不聞笑言升君之堂不挹容儀慨晨星之落落傷宿草之離離嗟人生之不再惜往日之難追使人云胡而不悲也然君翺翔徹路位躋三品厥名章矣優游泉園年逾六袠厥壽臧矣桂蔚蘭芬伯已登第漸造顯顯厥後昌矣是其盛美令譽之垂于世者不隨死而俱亡此又人之莫可量也與嗚呼石崖君志我孚君行我知誌墓之作匪予其誰吾甥丐我我奚可辭尤慨夫往歲君之初度也賓朋托予言以致壽祝予諾之而未爲孰知夫所云壽祝者乃今以爲誄詞耶茲當

執紼未訣交期東郊之原窀穸在玆亦君之所自卜於先塋之右者而襄事有賢嗣焉又奚憾之遺聊陳祖奠有淚零如神爽不昧其鑒我之私耶

祭費母余安人文

嗚呼女正位乎其內兮孰德聞之可傳惟載覲於厥子兮斯壹懿其依然粵大儒之克就兮實啓教於三遷迴荻畫之慈訓兮於六一乎知焉肆安人之慧淑兮蚤于歸於所天綜內政其慎密兮性勤約而靜專杜私蓄以率族兮至捐費於奩田宗黨翕其稱聦兮綽女則之能全爰教成於英物兮奮

龍頭於妙年簪彩筆於東觀兮參宮秩而班聯荷恩光於紫誥兮耀翟帔之褊褼借板輿其未試兮顧滫瀡之已前瞻殊封其未遠兮方戩穀於華顛奄一疾而溘逝兮乘白雲而上仙諼草萎其改色兮寶婺慘而空懸悵繐帷之蕭瑟兮撫遺澤於杯圈天道遠而莫叩兮胡仁哲之不延聞音書之告訃兮相涕泗之漪漣信賢稱之不朽兮銘玄石而深鐫苟靈爽其有知兮尚含笑於重泉庸緘詞於千里兮寄菲敬於几筵

祭東岡李公文

惟靈純明端確維性之良充厚凝峻維氣之昌文藻煥發德宇軒昂自弱冠之年青雲連步已占器度之非常既而主政刑曹轉司儀部遂遷兵署之郎所至操履慎恪克舉厥職隱然負公輔之望夫何直道忤時暫爾刺郡於晉陽未幾持憲陝右督理學正而譽髦頌於一方嗣是正位臬長方伯激揚旬宣徧歷湖湘庶幾乎少遂經營救濟之志而勤勞艱阻之備嘗　帝曰汝嘉厥惟賢哉宜置之巖廊爰晉中丞往涖甘肅威聲振乎邊疆西夷之烽燧以息關中之黎庶以康尋以權奸之私忿橫

被中傷　聖明御極召用舊臣於是畿輔之地王命是將惟夫兩膺撫綏重任所謂長城北鑰非公其孰能當公蓋寵辱不驚夷險一節殆若精金益煉而益剛　帝曰汝嘉敭歷既久才猷益長擢貳本兵允籍匡襄憶昔先公常居是任清忠大節在人未忘而公繼踵芳躅燁然橋梓之重光於是感奮知遇罄竭股肱之力而休聞之彌彰　帝心簡在若將柄用公乃以微恙而遂乞歸於故鄉及其歸也優游田里雙桂秀茂蘭芽嗣香伯也德器屬予東坦承家赫赫展矣乎克紹先世之芳覩公福

僾咸備方期偕老于一堂胡爲宿疢久嬰竟爾弗作而士林咸歎其云亡於乎自古有死皆歸於冥茫惟賢人之用世也英風偉績所以垂竹帛而銘鼎彜者雖愈久而愈輝煌也晩遭無妄信亦莫之能爲一皆付之於彼蒼於乎停雲兮北海宿草兮東岡空春色之離離渺逝波之湯湯慨想平生笑語邈不可追寧不爲之痛激乎衷膓兹陳薄奠聊致椒漿惟英爽之不昧聿來格而洋洋

于氏子哀辭

烏虖萬有之生孰匪天耶修短豐嗇孰使然耶栽者何爲而亦促傾者何爲而亦延耶胡畀子以清淑將閎於才且賢耽經籍其如飴聿謦頴之無前乃一旦倏爾朝露而不得其年耶豈子也厭世溷濁乘白雲而上仙耶將子也記樓之長吉而修文之商淵耶抑天道無知而人事之或偏耶死者不可作已誰能叩眞宰而詰此理之玄耶我心匪石愍焉孔悲泪河東注愛日西馳若不鞠育者之戚其窮有涯也耶

亡女蕙英哀辭

烏乎亡女汝在室二十年爲劉氏之婦僅十有六月而汝卽棄世天胡不仁而使汝夭父母胡不仁而致汝夭汝之歿汝舅汝姑汝父汝母汝夫汝弟皆視焉汝棺汝衾汝食汝飲華好芬潔汝其安之汝之柩櫬厝於南泉寺之淨舍汝家俟便舁以東還葬汝劉氏之墓側汝其安之汝所生之子才四月乳字之托汝父汝母其任之汝之不亡庶幾在此汝雖已矣而淑慧之性婉娩之容無時不在汝父汝母之心目閒料汝之在地下其懷汝父汝母亦猶是耳夫生寄也死歸也此亦晝夜之常理人所不免汝雖早逝尚何憾焉但汝父汝母之悲痛其何時而已乎其何時而已乎汝歿之七日汝父汝母以香燭品物致祭于汝汝父又汶泪爲文以侑之幽明異路從玆永訣嗚呼哀哉

祭滕東皐文

於乎公之生也性識淵宏才猷茂蔚發跡乎賢科列御乎民署理漕儲而經畫有方司出納而豪強罔與聲動銓曹聿遷郡牧維義維仁漸摩涵育橫大江之以南良二千石之首録遂爾晉秩湖湘之地戎靖憲揚澄清是志俄萋裴之潛萌賦歸兮其孔亟及夫謝政而家居也日事田園維桑維梓紛

花竹之盈軒盍朋簪而倒觥兕對雲山之悠悠樂
天眞而未巳胡爲乎兩楹入夢一疾弗瘳覩晨星
之落落慨賢哲之弗留喬木摧兮風駛泉聲咽兮
停流撫琴床兮月冷寶劒化兮龍虬此所以重起
故人之嘆欲叩玄宰而未由也雖然大化流行往
來消息物理固其有常又何於薤露乎悽惻矧夫
冢器克紹書香世傳名之不朽豐碑載鐫公神有
知庶其鑒焉爰陳菲奠一哭靈筵尚饗

鼇峯類藁卷十六

鼇峯類藁卷十七

雜著

恭題　宣廟御製翰林院箴後

臣莊誦翰林院箴凡百二十八言乃我
宣宗章皇帝龍飛七年六月御製也
宸翰奎章昭回日月眞可以垂訓萬世者也然嘗
觀孟軻氏云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夫
齊宣如何人也而孟軻氏拳拳以堯舜之道告之
況逢　堯舜之聖在上爲軻之徒者舍堯舜之道
將奚以陳乎此固　聖謨責望之深意也傳說曰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敬有望於今日之二三儒臣
臣薰沐拜稽謹題于後

進學齋銘

余自齠齔時讀聖賢書竊有志於進而茫然未之
有得今幸廁賢科進學詞苑夙夜警飭惟無所以
見諸用以仰荅　朝廷儲養之恩是懼用是名其
所居之室曰進學齋翊以探賾鉤玄崇德修業以
古賢哲自勵焉庶幾其有所得與因系之以銘曰
天生斯民有物有則厥賦惟均是曰懿德性善一
原覺有後先充之惟何曰惟學焉人與物交良心

易發旦晝既桔雞犬乃放匪問與學討論詩書易
由明善以復厥初顏何人斯未見其止曾何人斯
傳習於已景行萬世實獲我心我其鑒只進學是
箴寬居仁行明辯審問與天爲徒用發厥憤恭前
倚衡蚤暮見之寘欲主理心爲嚴師人十已千人
一已百道充爲富孰計後獲有幽其室有赫其靈
務去臆說獨究遺經勉勉循循厚積薄發如簣斯
覆如井斯掘庶乎天賦去妄歸眞洞然萬物畢備
吾身經綸在心運用由我爲德爲民無施不可曰
此奚致學問之功我銘斯齋允其厥終

留侯武侯儒者氣象論

論人物於三代之下當於其出處之大致求之夫
儒道與天地並是名可苟得哉當世衰道微邪說
横熾之秋往往昧夫出處之正者多矣於是時起
而明春秋復讐討賊之義凜乎其莫之奪俾大綱
以植大節以伸此其義根於心著於用建諸天地
而不可泯者也視世之一切功利之私曾不足以
芥蔕於中非豪傑之士而能若是乎善乎伊川於
留侯武侯皆許以有儒者氣象而南軒晦菴亦云
豈無見哉夫子房孔明二子者生於秦漢之時果

有儒者之氣象否邪彼秦漢之儒者吾知之矣焚
坑甫熄而溺冠嫚罵貽厥眊臧自爾視儒爲俗儒
及黨錮之難作而儒道不絕如綫其間雖有表章
聘召之舉與夫講異石渠袒割辟雍其上之所以
崇重之意亦稍疎矣一時儒者自正誼明道治安
數論之外率以佔畢訓詁爲事至於起朝儀取相
印號明經者類多謀利飾詐釣儒之名而已況其
他乎中興以後名節之士雖能拔然自立於陵遲
委靡之餘視向之儒猶爲有媿下逮末季無足論
者子房孔明傑出乎其間而目之曰儒果何修何

爲而得此邪吾嘗求其說矣自三代衰五伯起功
利之說盈天下孰知名義爲何物哉子房當秦之
末起從高帝汲汲以爲韓報仇爲義始焉持寶啗
秦將之計行而秦以滅繼焉養虎自遺患之謀用
而羽以亡嗚呼是心也金石可貫也孔明當漢之
季起佐昭烈拳拳以復漢討賊爲義其曰漢賊不
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
斯言也天地實臨之夫二子者之出處大致明白
如是正大如是雖不謂之儒吾不信也故以子房
而觀博浪徂擊以言乎其勇圯橋進履以言乎其

量運籌帷幄經國之畧也因事納忠自牖之幾也爲帝者師是其遇也謝病辟穀是其退也此皆究然儒者之家法也曾以功名富貴而易其心乎以孔明而觀高臥隆中所以養其望抱膝長吟所以樂其道草廬三顧難進之義也出師二表委質之忠也受遺托孤大節以立開誠布公初志以行此皆究然儒者之體段也曾以成敗利鈍而貳其心乎噫頹波橫流之餘而砥柱屹立乎其中豈非所謂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者邪三代而下論人物者必以子房孔明爲稱首詎不信然彼區區秦漢

之儒者何敢以望下風哉或者曰子房用智之過如躡足之類微近於譎孔明勸昭烈取荆益非王者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奚取於儒爲嗟乎時與事之異者變也其不變者道之大分也大分明而其變可得而推二子之心於義利之大分見之灼矣若其道之未盡則事與時之變者耳庸何害其爲心哉明于義而不囿於時達其志而不詭於道此二子之所以爲二子也與抑又有說焉子房之欲從赤松子遊其學盖出於黃老孔明之授後主管子六韜書其學盖出於申韓而於聖賢大學之道槩乎其未有聞也使其聞道則眞儒矣固不但有儒者之氣象而已惜乎道之未聞也然則有不同乎曰子房雜伯者也孔明庶幾王道者也尚友者知所處矣

試教職策問

問儒者以天地間事爲分內事而究之於心亦多端矣然憂民之憂乃其大且急者比聞四方水旱日告至厪　宸慮在位咸加軫念弭救之策尚在講求周官荒政十二先王之良法具在亦可擧而行之歟後世之常平義倉亦策之得者果有古人

之遺意否歟之數者條目沿革之詳先後緩急之序有可得而備言歟其所以足民裕國之道抑別有其要歟然庶徵之應本乎五事是不可徒諉諸氣數爲也諸生業儒者盖嘗有意於此矣試爲言之

問天下之治繫於風俗大矣風俗有淳漓而治之隆替隨之三代之時說者以爲各有所尚果何見與自時厥後俗高漸殊漢儒四維之論唐相五術之陳宋儒尊賢待賓吏師諸法凡以爲風俗計也不知其說皆嘗擧而行之否與當治亂安危之迹

亦可得而考見與今承平日久經制具存而奸僞奢靡之風尚亦有之茲欲捄偏補弊變漓爲淳庶幾古昔之盛何爲而可其轉移感動之機必有在矣諸生行將有風化之責者是不可以不講也

歸省謁先塋文

曰緊我宗祧妥靈茲土歲時霜露瞻掃惟虔邇者玄孫紀叨仕于 朝恭承 䜱命褒及所生適以省例東歸雖慶感之情異趣而流根之義難忘式克今休胥惟餘慶所致永追潛懿報効宜伸敢以潔牢庶羞展謁塋次仰祈休廕啓祐後人延于無

彊謹告

焚黃告先考文

茲者不肖紀祗承先訓竊位于 朝荷蒙
天子推恩故我府君生前晉封大夫之秩亦已踰年而府君謝世乃去歲九月頒給誥凾適不肖紀守制東歸及今春中始獲恭奉命書以告于墓下
寵封雙頒賚詞褒異視昔有加是皆我府君厚德無窮之報也追惟音容益深哀慕謹以牢醴祗薦于靈尚祈慈廕祐我後人延于永世

致仕告墓文

日月流邁霜露迭更叨仕于
朝歲踰三紀謬膺穹秩濫被寵榮近荷
皇恩歸休梓里幸全名節無愧始終揆厥慶源實有所自敷遺之澤百世不忘瞻掃封塋曷勝感愴敬陳牲醴載製冠裳追遠微誠恭伸奠獻謹告

題歸田襍識

予謝事家居忽一紀于今囿林晝永世累一不以縈懷檢書之暇每憶疇昔之所遭際列爲
四朝恩遇圖一冊近郭小莊有田數百畝亭臺花木幽靜可愛因名其軒曰尋樂岑寂之久可與晤

語者乃約里中二三故老倣香山洛社故事立忘形會閒一行之圖有引軸有記會有約釐爲上下卷總名之曰歸田襍識或問予曰吾叟之歸田襍識無乃慕歐陽子之歸田錄而作之乎予曰不然歐陽子之錄未歸田時而作者也予之識乃歸田後而作者也錄者其在朝之事而識則兼及其在野之事也歐陽子直躬慕古行道濟時立朝之日欲歸田而未得名之於錄著其志也顧予衰薄無似蒙
恩賜歸身際明時坐享承平之樂安能已於情乎

而此特以識夫田野之幽況耳其亦江海魏闕之思也哉其亦流行坎止之道也哉其亦樂天知命之常也哉若曰慕六一之高風則吾豈敢覩者以爲何如

聯句私抄引

聯句私抄凡四卷昔在翰林與僚友及諸司善鳴者會晤遊賞多形之聯句得二卷後爲部佐與同年數公相處因事感懷復得一卷其末卷則在內閣與諸老同作者閣中前輩多以詩爲禁倡和絕少而聯句則昉於今日也總七言律二百二十

五排律二五言古詩一首歸田後閒葺雜稿錄爲一帙并題諸公名氏於前屈指舊遊三十二人四五十年間其存而無恙者僅六七人而已嗚呼不亦有感也夫顧惟諸公之在當時皆卓然朝著之英俊公務之暇相與有作特出于一時偶然之興信口而成者而予以謭劣亦與其列益聞所未聞焉受益多矣故於諸作因得而私抄之昔人謂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始予觀漢栢梁臺成人詠一句意者聯句其始於此乎然韓孟之句意氣相入多至百五十韻而宏壯辯博前無古人矣後有作者或亦莫能過焉第兩雄力鈞未免涉於辭章相勝而實用之爲歉東野詩人耳昌黎因文見道有闢邪復古之功後代仰之近時西涯方石聯句有錄二公之道義相與名重於時其所論著亦盛矣哉今諸公者蚤以文行著文尚追前賢之美固無難者矣若不肖蕪陋之辭方以溷珠于卷中是愧而得附驥以騰于遠道又竊以自幸焉遂爲之引

忘形會約

夫天道有四時而成功者退乃自然之序也人稟氣于天由壯而彊而艾而耆至而老則致其事所

以順天之道也況夫一張一弛先聖王之所以因人情而爲之制者豈非欲以保合太和以迓續時雍之化者哉顧惟樗朽幸與同鄉致政諸老皆以賢科發跡致位中外亦既少効勞勤仰荷
聖明賜歸田里幸遭際熙洽昇平之運似非偶然且年皆耆艾以上亦有踰七望八者矣其所以悼往日惜餘生誠不能不以之興懷也古人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此殆其時邪昔唐九老會肇於香山居士而至道九老睢陽五老與洛社耆英十三人皆宋之名賢居於西京者及我

朝壽俊會又皆留守南都服在大僚多至元愷之數前輩高風邈乎不可尚已然香山諸會序齒睢陽序爵而壽俊則齒爵兼序如會典所載致仕居鄉之禮要之皆有道與義存焉今日之會雖不敢彷彿古人之盛然準今酌古亦惟以道義爲主戚友雅集期於怡情適興以罄一日之歡而已庶幾乎得張弛之宜而於歲序代謝之道爲不悖矣昔人四美之説而賞心其尤切者乎初不拘拘於其跡也因名之曰忘形會爰倣温國眞率之意定爲條約列于左方

改建祠堂告文

玆以祠堂規制偪狹無以奉妥尊靈欲於巽方別爲修建今請神主暫安於廻碧樓以俟新祠完日敬爲卜遷謹此告知伏惟鑒佑

家廟成告后土文

適以先祠逼隘弗稱特以秋仲祇告明神改建家廟今工既竣堂宇靚幽獲展孝思皆賴神庇敬陳牲醴少竭謝忱尚祈陰靈佑我祖考永奠玆土福及後人

跋台垣遺墨卷

予處寬閒之野搆軒曰靜得所貯惟古今圖籍及舊游手札數事一日偶閱篋笥得一卷乃少師石齋楊公刪改孟義一篇及夢中作詩一絶筆跡宛然如新其孟義則點竄殆盡文從時格有理致詩思奇而古予讀數過置而嘆曰石齋公一代偉人也不可作矣公時當鈞軸樞務旁午而餘興及此計公十三領鄉書去舉子業甚久而猶精鑿有味若此蓋從容於綦纚之中者可爲後學矜式也詩出夢寐頃刻而成非平日涵積之盛而有此發見邪然詳其句意其殆晚年無妄之識否與昔人云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矧予生同時而出處同道者乎公忠勤大節見諸持危更化之際者人皆仰之文事特其餘事耳此卷孟義本蜀中梁氏本茂子某所作梁舉進士嘗密衷誦得公之筆極軫重之潢而爲軸請予一言詎今幾二十年始抱歎跋數語寄其家以償夙諾因題曰台垣遺墨云

中吳憶蘭處士像贊

儼乎其容爽乎其氣夙躭古籍不懈以督鄉校游歌維文蔚蔚與其友處曰蘭斯契維養旣淵維抱旣邃胡嗇於年而弗一試彼鳳則瓶厥羽瑞世吾

志未施茲焉其繼吳山迢迢江流滴滴邈不可追
風木之思

鵞峯類藁卷十七

鵞峯類藁卷十八

書簡

與兩廣蕭都憲書

遠承手札諭及廣中獲功事情足見執事撫治之餘經畧戎務除患息民茂樹勲績之大如此非但地方得享安靖之福而　朝廷亦可免南顧之憂矣賞賚之典固已從厚若猶未足以酬其勞者然亦恐非執事之初志也惟高明逮下之心似不能已其益圖其將來者耳使者迴敬附寸楮少致久濶之私幸照亮不備

答吳獻臣

共喜榮考銓曹具已上聞復職之
命想不日可得矣所進禮書蘆泉之用心亦勞矣第未知可與陳澔之集說並傳否不然姑藏之於家以俟後世如何此諸公之見如此顧淺薄何足以知之會晤有期餘留面旣

簡梧山李宮保

久鈌奉問踈慵之咎良深知我者諒能原恕
聖明新政眞有太平氣象可爲世道慶可爲吾黨賀執事想同一喜也遠惟執事關才偉識勞心於纖

甸者已久矣功業之盛行當與文襄公並駕齊驅
而清操直氣或又過之此非予之私言也王吉士
行附此少致遠懷萬一餘惟亮之

奉木齋謝公書

拜違台範爲日已久遠道未敢輕易奉問慚負曷
勝然而山斗之下日夕企仰則固未嘗少忘於懷
也緬惟耆德宿學所以繫天下之望者益切而未
已且聞福履康寧日隆以懋天壽平格是豈偶然
者邪紀膚謭無事夙蒙教愛汲引良厚致有今日
涯分以踰恒切兢惕實有不能一日安者惟高明

其終愛焉此又望外之幸也未由瞻晤尚冀爲道
保重

答王陽明書

人來時辱手翰足慰遠懷地方大變旋就底平可
謂一代之殊勳矣　朝廷方將丕視功載以尋帶
礪之盟　聖謨弘遠天心久定固有不待言者執
事雅德撝謙乃置而不居顧以私爲請恐非所宜
也亦非天下之所望於執事者也承諭寬恤民患
事宜執事之苦心蓋在於此披閱至再良切恫瘝
所司必有處矣然亦不獨一方爲然也柰何人回
聊此奉復餘不旣

復王巡撫德温書

日者執事迎　駕久駐齊寧其爲憂勞實倍往時
夫役輸番且有賑恤之加貧民仰賴多矣即今鼠
竊之徒又往往就擒而二麥有收民食稍足非執
事盡心竭慮惠澤旁流奚能致此凡在吾民皆知
頌德而况區區亦在鄉士之末者乎回奏之疏出
於一時諒
聖明必賜察宥矣使迴敬此以復

與江西唐巡按書

人來得手札具悉執事爲地方惓惓至意經畫區
處咸得其宜謫兇一節所司已有處分至於功罪
之遺者執事之疏則陳明白尤快人心但進賢之
令抗節忘家復爲讐徒所訐諒莫逃於洞察之下
也然此難爲之地多事之秋非得明諒練達如執
事者處之其何以有濟乎僕聞之竊爲世道慶惟
執事其終惠焉他不具

與陳文鳴書

聞執事撫治東方利興弊絕士民翕然感頌第近
日諸處賊徒嘯聚亦頗猖獗不知屬邑何以隱匿

容縱不以上告遽至勢大如此聞已調兵會剿然須各該地方併力防禦等巡兵備分地追捕而執事與巡按公不時往來嚴加督率明示賞罰庶可成功若視爲泛常任其所向從而尾之恐復如往年流賊之故態也況海上三營士馬頗衆而衛所官軍州縣壯快亦多可用惟在調度何如耳昨本兵議欲奏遣京軍往捕愚見以爲止可責成本處自足了事且免地方重遭擾害故已之訪得蒙陰諸山及泰山傍新泰萊蕪等處皆其巢穴今若剿平或解散之後尤須密切訪究嚴通同之禁重窩

藏之罰務俾絕其枝蔓除其本根庶免後患諒吾諸公自有大經畫也幸亟圖之僕土人也尤切憂爲故敢過計如此希亮察萬萬

簡昌邑黃經歷

昔年埽省道經貴邑得接誨言且獲覩先忠宣公遺墨甚幸甚幸共惟先公道德功業爲　國朝名臣第一流天下之人皆仰之而况區區辱在鄉邦後學者乎修祠致祭與給復所宜亟舉者嘗與所司言之今已有命下矣執事聞之想同一慶慰也豈非斯文一盛事哉匆匆餘不及

答熊峯書

近日以辭免新命僕同石敬二老皆偶在告乃聞執事有引疾之疏内批未及敦迫即令館中史事方殷三江以部務未得専意爲之整菴又有南吏之行執事能無念及此乎幸早北上以副當宁之眷倚以慰諸老之委重而僕惓惓之私則有不俟贅者矣承差行附白不盡所欲言

與敬翁書

近者屢承尊翰見諭詢之來价始知台候動止鄙懷且驚且喜天佑純嘏理固然耳微聞　龍舟南

下將有侍宗之巡不知然否目今　郊禋漸近文舉亦臨未審何以處之二老行間調護之力鎮重之望裨益多矣僕與石翁無日不在念也邇者文書太半未發事務積滯柰何西軒公復任亦已賫奏承教莫能爲助也餘惟善加保愛

簡李兵侍

近見貴部覆郯城戴丞所奏均差役一事葢因濟東兗有養馬之累而青登萊不與焉欲增徭役之銀殊不知東府無養馬之例百十年來累經建議查勘明白不爲無故其別項差派因而加於東府

者甚多蓋因瀕海多山地瘠民貧亦無牧馬草塲且不通舟車人鮮生理與西府太有不侔往年楊太僕廷儀與侍御鎧亦曾建議兵部查覆停止今此覆奏俱未之及所以昨日有　旨再議貴部可將先次勘明事由上覆庶免貽患也然此非有私於東土也正乃均平公恕之心也

寓厚翁書

台軏秦還倏已數月遠惟　扈從勤勞德履康勝下懷無任瞻戀即今逆黨悉平捷報已至中外人心皆望早得凱旋以告武功之成想尊執事必有

潛孚默運之力而非愚之所敢知也近得手劄垂念惓惓所諭及者謹當如命矣便間顓此代問伏祈若時倍加珍攝上以保護
聖躬下以福庇蒼生不勝至願

與鄧司徒書

恭聞執事履仕留都邦計有賴遠隔未能申賀昨手札示及甘肅夷情慮深議正誠鑿鑿之見也執事不忘舊地體國惓惓之心蓋如此但其事雖已查處而行多留滯未得究竟恐可憂者不在彼而在此也執事以爲何如

與陳巡撫書

年來敝省多事得吾執事者以諳練之才委曲捄濟軍民賴以少寧蓋自賊平之後而軺車齊魯恐無駐足之日也雖然執事固勞瘁不憚矣而生靈之受賜寧有涯涘耶近所奏戸禮工三曹派辦之料各已覆請明旨可一一委人備查其弊自見此實蘇民困之一端也其餘國課民隱之當稽處者亦可類推矣便中偶及之幸留意焉

再簡梧山

東南財賦所出之區今日遭此大厄然撫巡重寄

得吾執事者其轉移拯捄當必大有經畫以上慰當宁之軫念矣近日司國計者採羣議而行之亦已累有處分但宣布　德意以濟時艱不能不於執事是望恐執事自不得辭其責也使便敢此少布區區不盡

寄東岡書

亨豫日久遽此大變幸遇
今上踐阼聰哲仁聖庶政一新天下咸有指日太平之望方欲圖任舊臣而我執事首膺　召命其亦輿論之所歸自有不能外者但畿內地方近來

久旱民飢而盜賊充斥巡按趙某者上奏欲用近處者而銓司業已薦執事矣　勑至可即日起馬兼程而進執事爲京圻慮爲公議恤其必能有以軆此矣此亦冢宰熊峯丁寧意也自春來樞務頗繁僕一向力疾而出勉強供事所以於執事處久缺問候者以此仙眷可徑北上決不必過家也餘容面布

簡少傅蔣公

奉別數月瞻戀之私何可云喻解纜想尚遲遲蓋盛暑遠道須從容而行諒高明必不汲汲然也大

賢出處係國重輕如我公者何乃一旦遽飄然而去耶顧不肖猶洪忽遲留未得即從我公後此念亦無時不往來於懷也　聖明在御事尚可爲第庸劣處非其據耳仰視翔鳳于千仞之上祇增愧矣而已便間幸有以教我也南望仙舟顒使起居惟照亮不宣

復天台夏德樹

僕憶昔時榜下曾接道範而晤語或未之及是後蹤跡疏闊不相聞者殆四十年于今然中懷耿耿如一日也茲承教翰併示大作二冊宛如面對讀之三數過不忍去手乃知吾兄造詣一至此耶實與望乎夫豈偶然顧林下衰朽無可爲故人道者耳所諭已爲之處矣不敢孤遠意也

柬牟憲副鳴世

別十數年僅得臨淄一會回思鄉者海上之遊恍若夢寐中然誠如來諭云云者然感事不偶他日執事縱不移鎮而東亦或撫臨茲地予雖老矣猶能扶杖以尋舊好此天之所可必者矧今容邇青社河濶之資已爲不少尚期盡殲鼠輩以收保障之全功此又鄉境士民惓惓之望也承念及感感

人迴顒此以復

柬藍司寇

久闊未能致一書往往詢之鄉人頗知福履佳勝甚慰令郎玉甫登第拜內臺濟美嗣芳執事老境之樂何以易此玉甫日者借鈒一疏又人之所不敢言者上可以爲朝廷賀下可以爲鄉邦重矣僕近日得遂歸田之願方圖奉問乃辱教翰厚誼雅情令人惶汗無已使者迴敢附此少致謝私兼申起居之敬尚容顒啓以盡區區

與巡撫王伯圻書

近聞建議者欲以修河夫役分派東方僕土人也頗知其詳敢爲執事告之修河之設夫久矣止於近河而不及於近海者前人自有所見耳蓋東方瀕海土多沙鹻重竈半於民戶起運糧重邑無不稅之田而僻在一隅不通舟車民鮮生理與西府風土大有不同如沿海二十四衛所逝年修城之夫不知幾千萬此又西府之所無者亦可分之於西乎往年嘗以養馬之事欲均之於東方累經奏議竟不行者以此凡地方事務行之年久者前人皆有定議若徇一人之見少有紛更恐此未必受

利而彼先受其害矣況河道之利他處不可得沾而河道之害顧欲遺之他處可乎此殆不通之論也昨者執事發下各府查議意已有在僕林下人不敢與聞但本土休戚所關不忍默默而已今郭守所議亦不出此守有才幹者似非偏于一方之意也惟高明體察而酌量之斯爲一視之仁也僭言惶悚

簡葉憲副

萊登二府志舊未之修誠爲缺典近者碧厓馮公始爲纂輯已有完藁其用意亦勤矣但彼時成於匆迫中間容或纂例有未穩當事蹟有可增損發明似欠文字不可不參詳考訂者也茲幸遇執事駐節吾土此書其亦若有待邪今將原稿十二冊并圖二冊奉覽公暇可命能書者重錄一過仍於二府校官內之文學老成者令其重加校閱務使事實有據會萃無遺去取愜乎輿情論嚴法諸史氏可爲一方文獻之全書以垂於無窮則馮公之初志始得以償而執事之令譽亦將與之同其久矣萬萬留意

復杏岡書

恭聞晉拜大司農上佐國計可謂　簡命得賢矣遠懷曷勝欣慶令郎蒲汀學士高臥久矣而有未出所以自爲養晦者得矣如人望何如世道何僕歸老林泉頗遂閒適之樂皆　聖上之賜也敢爲故人告懸仰間乃辱書儀遠貴篤念鄉舊之情藹然在目寧不知德邪偶便敬此少致問謝之忱蒲汀先生不別柬均此拜意他不盡

復蒙齋書

近得執事教翰良感記憶之雅反復讀之其中容有不可喻者不能不就質于執事如謂立朝比匪

其人終始不能伸道愚無似平生所與交游皆世之所謂賢士大夫者自慚遂麻葭玉之相依耳而執事云然者無乃謂往時同列之當軸者邪前輩操履之與人未能測至論其身處危疑極力旋斡翊運更化不動聲色信有古人之所難者縱有瑕疵瑜不可掩凡愚之所欲爲者固已藉之行矣奚道之不能伸邪天理人心一不可泯滅若以爲比者匪人則比之者何人也邇者削奪之處偶爾異同蓋身外之物儻然而來亦儻然而去雖事之變亦理之常執事乃曲加寬譬何時僕之淺邪執事清

才真節有志千古愚素所敬重而亦爲此言則所恃以扶持公議培植國家之元氣者將何望焉此愚之所未解也先公大司空神道碑銘曩值倉卒且不欲徇近時牽綴艱澁之體故直述其事頗有出于原狀之外者似亦少盡此心以報先公生平之深知第以蕪謭不能發揚潛德是懼然持此亦可以暴于天下矣昨得蹋本書丹甚善劉生所求之作行當償之玆其回附此代面力疾草草

簡邃菴楊公

奉違顔範忽已數期矣緬懷夙昔教愛之私蓋未始有望也仰惟閣才碩望簡在　淵衷再入台垣獨持國是至於調劑解紛不動聲色而天下陰受其賜多矣僕衰病相尋而荆壺又没老年懷抱如此柰何然未敢輕遽致書者實以僕自歸田後舊知凡問者皆未嘗裁答列深嚴之地不免以涉嫌是懼耳去歲傅推官回顛辱手札曲賜存慰令人愧感無已人便謝此少布謝忱尚惟鑒亮不宣

與甘泉禮書

自甲申歲都下一別今閱寒暑者八九矣中以阻修未獲通問近辱惠書具悉衷曲至形諸壽作又

稱述溢情其所以愛我之意之厚且盡固若此益見賢者之用心出於庸衆遠甚衰朽何以克當執事日進高明士類依歸所著學庸訓註新明論諸書發前賢之未發有功於吾道甚大行將遂行其志以答海内之望而區區山林故老亦得以沾至治於餘生焉庸非幸與輙有愚見今
聖明在御羣賢滿朝至治可幾矣而四方以水旱災異告者殆無虛歲近日東方蝗飛蔽天父老皆云自來所未見何天道遠而難知耶意者修之於人所以感召和氣者猶有所未至者耶靜而思之

偶有一得焉先年言事諸臣謫降昔免者固皆可恤其編發充戍者若尤可恤矣猶似少緩焉者惟夫被杖而遂殞於其時者若干人此乃深可恤者也而未聞有恤之者人之良心蔽於私耳昔匹夫匹婦之冤抑尚足以召災況此等耶今日欲論王道收人心正厥事以盡應天之實此非其最大且急者乎萬一 天恩有寬大之書使若輩得少沾解澤焉則德及朽骨矣和氣之不充洽者未之有也執事究極天人之蘊而以物我一體爲心且今當其地而言爲世重故衰朽敢以爲告然此本非山林之下所敢知也亦情激于中自不能已耳惟仁者其留意焉

簡郡博

伏聞貴庠采取遺德録以先君子毅浩翁行履之大者白之于郡守增入鄉賢祠其所以昭公道勵後學於無窮甚盛舉也先人潛懿非得有道者發揚之詎不幾於泯没乎風化之裨益多矣不肖聞之良用感愴衰疾弗能出顴此以謝不盡

復晴山太守

淺薄昔叨重任仰荷 累朝恩遇不可名言其辭謝之疏殆無虚歲非得已也至於 綸音褒答少則數十言多至百餘言誠爲希闊之典夫豈易得者耶今謹録之用以識一時遭際之不偶以示不敢忘耳伏承垂念登之于梓且跋以廣作過於稱述其何以堪行當與石亭前作匹休競美垂之百世而不朽矣

東方城楊大參

日者星軺過萊得遂晤語夙懷之慰多矣東巡日久冐炎涉遠汲汲於問民之疾苦而多方賑救有古人之所難者海濵餓莩咸獲更生之願且照察之下民隱丞達吏弊十去八九前此所未見也執事經濟之蘊有用之學不亦可見哉旋輿有日拱俟重覿以慰倦倦

東蒙齋都憲

令姪來辱手教念及初度賜以佳章感激不能自已且豪吟軼宕似非繩墨所能拘者亦可以占浩氣之夙養者益以厚矣僕衰齡多疾遥憶古人邈不可攀信有出於雲樹之外者執事嘶然遂懷不少芥蔕於此亦何如邪槩子北行倉卒奉狀西望嶽麓無任仰企之至

東慵野太守

郡志久未作誠缺典也今逢執事爲之一方文獻何其幸邪承命檢閱其中義例咸當事跡頗備且去取亦不苟即當刻梓無疑矣但今通志既成未知所載與郡志詳略何如若通志既書則郡志恐不可無也葢通志宜略郡志貴詳必須一一查對訪求務使該載無遺雖失之繁亦不爲害前輩修書易稿不嫌其頻先年舊稿亦須收留以備考訂庶乎其可也何如何如

寓函山劉憲副書

抱痾山林之下慵於世事久矣舊知處皆未能致書一問此非但里居者之常態亦衰憊之勢不得不然也執事回翔鐵省去住消息間嘗得之兒輩之口乃不過付之一慨而已偶得華扎恍如晤語葢老夫雅有通家之好故其情自與他異耳執事清才直氣聞望在人遠到可限量邪想比上尚遲事既當復東轅從容桑梓之間其樂豈易得者哉然恐新命在即此未可久留也人廻附致謝意不盡

復中川陳憲長

日者累荷念及不勝感仰第無由一晤以話疇昔其如中懷之耿耿何承差來辱手翰諭以華原處士之作今漳源侍御巡歷東土執事不鄙專人遠來其何敢辭而況南灃公面請之至再乎然區區日暮之情則恐執事之未聞也僕年已四百有四十四甲子矣衰憊疏慵不事筆研亦久矣本邑及隣境近有求者皆已謝去矣非直舊學荒落不能搜索而夙嬰痰疾過勞則劇惟杜門靜適庶乎少減是其勢亦自不能强焉者柰何極知方命之咎萬萬莫逭顧此不得已之情切望高明有以矜察之耳原義返璧統希原恕衰朽幸甚

復提學王南江

日者執事按節海上特蒙枉顧者三茲復承手扎遠及雅意惓惓感激曷勝夫齊魯先聖賢之邦也今諸士子固齊魯之産也執事督學東方諸士之皆在誨育之下親承指授發明至道之精微所謂博約一貫之旨何幸悉得聞之矧夫儀矩條約莫非教道之所存將來後學之成就必有大過人者出矣竊爲東方慶焉衰朽投老山林奚足爲時軒輊而高論云云且推及海岱之盛此殆執事之自

謂也夫師範之地道德文章於是乎在焉非執事而誰歸邪諸士子得於瞻仰之餘其於浩博淵涵之容峻拔巖巖之氣固有見之而不能言企之而不可升者矣則夫執事之造詣不在是邪其所謂大觀者又當不俟外求矣顧衰朽何足以知之昏瞶之談無補於左右姑以答厚愛云爾尚惟爲道自重

柬侯筆山少尹

林下朽夫不事應接久矣晨起理髮偶一叟過訪視之則壽官劉某者潦倒昏瞶扶杖以行泣且告

曰今年踰八望九止一子免役久矣近蒙編爲鋪行伺候陪償之苦其何以堪予聞而悲之謂此乃民情也不可不爲之一達今朝家養老之禮行於天下者既給以冠帶又賜之帛肉又免之丁男侍養可爲厚矣宜布德意不能不於賢有司是望且叟乃予之毋族也同行者七止此一人在予力不能振之又安忍避小嫌而視之不一援手耶況閭氏疾苦執事事也亦執事心也故敢冒昧具以奉白幸爲一見察焉勿使一夫之不獲即在是矣

柬楊方城

竊惟執事以廷魁詞苑之舊學而出歷外藩所至發奸驗弊百度肅然一道翕然服之是其少出經濟之緒餘者蓋如此但軺車之奔馳於西東者爲日已久矣雖賢人君子隨遇而安不以勞逸自限如天下之公議何哉曩嘗聞内轉之推又屢不果豈天意有在固將大發於持滿之未乎　國初以藩長入爲卿佐乃其常也今　聖明在御事多復舊諒有待矣兹者東土再覩德星之臨恐亦不能久留也遠辱問及人迴顓此以謝衰疾草畧

荅滕東皐

昔儒先少時嘗一畋獵十年後此念猶未忘則畋獵之樂可知已昨者席上之談出於一時羡慕之私非有他也而執事乃以明視見恵是豈發問之初意乎既不能卻又不可以虛辱慚汗之餘謹以其類之同者奉報亦士之贄也庶幾感意不孤愚心始白而取予之義兩不失矣幸高明勿深訝也

荅郭文伯地曹

向日行旆過家時值匆遽未得款曲至今歉然遠聞晉秩大夫登庸之漸可知已道隔惟爲高堂一賀不盡此情承諭云云林下老臣謏蒙

九重垂問者冉矣衰朽何以克堪甚愧甚愧昨故人張西峯寄書有云時望復起在吾師付之一鼓掌而已予覽之不覺失笑此真知我者也至契中附白

鼇峯類藁卷十八

鼇峯類藁目錄

卷十九

詩

卷二十

詩

卷二十一

詩

卷二十二

詩

卷二十五
詩

𪩘峯類藁目錄

詩

元宵應制

長樂宮中上壽卮月華初轉萬年枝共逢玉燭均
調日誰獻鼇山宴會詩風動御爐香靄靄雲深紫
閣漏遲遲今宵想見　龍顔喜奏盡昇平一曲詞
寶炬銀花列綵棚通宵魚鑰啓重城雙龍闕近祥
雲繞萬歲山高霽月明不斷香生囬輦路無邊春
入踏歌聲　聖恩特弛金吾禁期與人間樂太平
黃道周廻氣序調和風媚景屬元宵　九重天上

龍依衮五色雲中鳳應韶山駕金虬蟠陸海霞籠
火樹拂虹橋光明自是無遺照聽取兒童處處謠
燈火喧闐遍九衢禁城徹夜罷金吾瑤臺月動仙
人掌玉輦香飄睡鴨鑪一派笙歌來碧落半空樓
閣拱清都　君王宴罷囬宮早無逸還看舊獻圖
瑞靄重重護紫樓桂蟾騰耀凍雲收人間彷彿聞
仙樂好在蓬萊最上頭
綵結燈山月掛銀上陽宮裏十分春　天顔喜動
承平日不爲梨園一曲新
午夜鑾輿出未央風雲動色月分光春生合殿簫
韶奏應播賡歌第一章
星簇珠毬月轉輪翠華風煖下龍津九天不限陽
和澤散作千門萬戶春
香藹輕飄月底陰萬家絃管鳳城深經旬弛禁從
民樂尚憶　文皇舊德音
雪晴紫陌淨無塵十二樓頭月彩新願向　宸遊
歌　聖德與民同樂太平春
萬炬祥煙夜宴時雲間歌調譜新詞　君王豈是
崇無益端欲承歡向寶慈
燈棚百尺入雲紅薄雪潛隨淑氣融不用蠶絲占

古語行人滿路說年豐

慶成宴有述

湛露春風錫燕時雍容簪紱滿彤墀韶音彷彿囬
千古泰道分明寓兩儀雲擁翠華龍在衮日移紫
閣鳳歸池菲才獨頌南山罷願矢孤忠結主知

三老啖梅圖

江頭溽雨廉纖落老樹寘寘倚危壑青子盈枝綴
冷香玉盤分取供齟齶林間偶立兩三翁巾舄翩
然如野鴻酸意齊向眉宇露始知氣味本來同何
人盤礴揮東絹居然風韻堂中見渴眼摩挲草此

詩鼎中真味有誰知

過壽光

驅車曉過古城東客思無端感慨中土屋廢餘安問主野田蕪盡尚輸公雨經細草春多綠寒抑幽花晚未紅莫向傍人詢去路浮雲一點在長空

和謙齋内閣賞芍藥韻

雲覆宮墻疊午陰名花遲發影深深春於蓓蕾疑無力天為栽培似有心閬苑嘉稱堪別譜玉堂盛賞合重尋先朝文達公嘗有詩詞林和之分明絕品人間少怪得詩翁罷草吟

石壇香霧豈陰陰穠艶無言意自深要殿芬芳呈浩態未消剪刻費春心瑞開瓊蕋知多少塵隔瑶臺豈丈尋欲向花枝窺變理居然海宇共謳吟

蓬島仙人侍宴歸氷姿暈酒半濃稀紫霞深護香猶煖玉露微沾色更菲舊賞漫憐金作帶廣陵故事新粧爭訝錦成圍清朝黄閣多閒暇賡詠無嫌到白扉

坐吟堦藥自朝歸幾點紅芳共詑稀和雨折香開爛熳為春留色壓芬菲根調鼎實年年在瓣簇樓臺一一圍禁籞也知塵不到秪應仙侶伴彤扉

題菊軒真意卷

南國有佳人丘園甘遯跡薄世了無營但中吟哦癖緬懷千載上淵明信賢碩日把柴桑卷欣然若有獲開軒種幽菊采采聊取適秋山對差峩黛色横日夕時傾一壺酒醉卧松下石真意諒誰知一笑楚江碧回首看人間塵囂何役役

畫馬

真見人間汗血駒爛然雲錦謝泥塗秋風苜蓿花前秣欲與將軍北破胡

綠陰閒控玉花虬鬖鬆長風赤汗流却憶宛城摧萬骨歸來重拜海西侯

春來芳草翠成堆駿尾蕭稍不動埃曉日五雲仙仗下金羈玉勒見龍媒

批竹跑霜頁五花西來胡馬自流沙吾皇貴德輕珍好却獻何勞詫漢家

藝祖觀鞠圖

觀鞠時臨禁籞春藝皇友愛更無倫誰知金匱相傳事秪及龍行虎步人

寄[illegible]菴尊甫

東吳山水佳無出荆溪右白髮主人翁云是延陵

後北闕慵上書高卧向江藪有子詞林英文采酷似舅（允溫謙齋甥也）平生磊隗胷雲夢吞八九前歲捧龍章五色爛盈手遙望飛雲邊緘歸爲翁壽翁今壽幾何詎知甲子某疑是地行仙龜鶴豈其偶筵開對薰風看山時把酒興酣聊一吟春色滿花柳我來欲何頌日夕望南斗

明妃曲和西橋劉汝忠韻

出塞黃雲滿目悲百年幽恨寄雙眉妾身流落何須惜願博瘡痍十萬師

淚濕琵琶向朔風昭陽回首日初紅漢恩誰道於

儂淺多少佳人閉後宮

再和前韻答西橋

掩袖穹廬獨自悲淡粧慵抹漢宮眉和親若是治戎策奚取周宣六月師

畫圖彷彿識春風不道愁顏減舊紅千古埋香青塚下玉塊應繞未央宮

不待絃聲已足悲馬頭胡月映脩眉漢家列戟將軍在誰向君王表出師

玉樓今日別東風上馬低回淚頰紅自是漢皇遊幸少不知傾國在深宮

銅雀硯

荒臺野燒青古瓦寒雲滴却把題詩毫東風吊赤壁

聞王師北征有感次邦瑞韻

漠北禽胡舊有山（永樂中北征至擒胡山刻銘）將軍誰復駐山顏霜飛玉帳三千旅雲擁金城百二關干羽已欣虞德布瘡痍猶望漢恩頒也知廊廟無遺策坐聽王師奏凱還

此日足可惜

此日足可惜流光似轉圜羲和驅白駒倏忽歲云

邁勿謂今不學相將有來年茫茫頹波逝迅速寧我延勿謂東隅失桑榆可着鞭旋聆青陽去皓首徒自憐所以古聖人寸陰尺璧然勞勞運甓子分陰惜愈堅嶄乎一韋布濫燕曲江邊選拔兼詞苑所親玉堂仙秘書千萬軸昕夕資窮研博學須約取上達在心傳佔畢乃糟粕曾如力行先所貴知弗去莫逐七情牽聖賢吾性分賦予詎云偏亡羊由博簺結網肯羨淵不觀前哲輩事業由簡編願爲居諸惜懲彼素飡愆鳶飛魚躍境得意忘蹄筌此道誠誰悟盟心盍勉旃

上丁遣祀宣聖

六籍有功垂宇宙萬年無斁事春秋喜從黃閣承綸綍敬率青衿拜冕旒八佾滿庭歌振鷺三牢載俎頌維牛斯文元氣蟠乾軸長爲 皇明贊帝猷

上瓊臺丘公

瑞孕瓊山奮海邦斗南人物信無雙兒童姓字知司馬鄉里衣冠繼曲江史筆萬年垂斧衮騷壇一代見麾幢幾回視草彤扉裏坐對薇花月轉窗

胡人獻馬圖

騂黃相映華如雲毼裘辮髮紛成群擁鞭執轡走塵土也知輸悃朝廷尊想昔漢皇圖大宛策下將軍事征戰李牽一騎入彤墀不惜千夫斃刀劍殺人得馬竟何益不知修德徒修力爭如今日服胡心千里龍媒來絡繹我聞天子重有道器物珍奇皆不好胡人貢馬行且停虞廷指日頒明詔

望泰山

拄笏西來雙眼空岱宗峻拔何其雄仰瞻齊魯青千古封禪漢祭祀幾通屹立疑當混沌始孤高未信乾坤公安能借我扶搖力身到峯頭看海東

送體齋先生歸省

故國年年夢裏看賜歸溫詔下金鑾鹽梅調鼎方資說晝錦登堂不道韓桃李陰濃春着雨（時方教庶吉士）鴈鴻聲急曉驚寒（弟日會中舍）論思地切應留念肯爲鄉園去住難

西郊即事

野徑輕烟散午陰馬蹄隨意恣幽尋幾人詩帶浮生話何處琴横太古音碧樹萬重凝斷路青山一片是初心玉泉亭畔春如許尙憶 先皇法駕臨

送馬汝勵太守南行和紫崖韻

良覿惜重違把酒燕山暮疾風吹緇塵又上蘆溝渡天際積輕陰晚颼涼欲雨離筵動高歌浩浩河東注袖中有干將夜雨蛟龍怒紫氣横斗間神鬼爲呵護國寶豈易得 聖明天所祚 帝王老其才故令起且仆遠譽終汗青幽情但竹素丈夫一險夷浮榮等朝露瞻彼古舒廬江山渺盤互坐嘯水雲鄉嵐光墮齋戶想當行部時春風隨杖屨淮南萬生靈官家今畀付樂只會有詩漸于亦有數回望五雲邊親舍無多路講殿企程朱史局推遷固君少襲書香而不事紈袴翩翩雙羽翰接武篋鵷鷺至今霄漢巢指點琅玕樹惜哉白璧投塵泥

詎能汙名重環題輿法始鄴巫嫗坐看小蜀山重歌廉叔度餘輿恣吟哦苦脆味自飫卧治比淮陽厭直似嚴助途遭蹶方亭道緣窮乃悟葊何世俗耳雅音雜鄭聾且飽惠州飯無爲鄉井慕不是司馬公清名在婦孺佇立更躋踏雲開新月吐君看松栢姿歲寒色如故

送蔣誠之知南海

春風前度看花來遠邑那堪屈大才水下三湘桑梓近山連百粤畫圖開謝池清夢應生草（[illegible]）庾嶺閒情好種梅何處觀風知異政綠楊門巷自

蒼苔

雪夜次韻東錢與謙太史

寒深頓覺火消紅白戰新盟愧我同香抑梅花渾怯冷舞翻柳絮暗隨風賢星此夕光應聚凡馬當年洗欲空須識清名遂共仰結茅[illegible]負卜隣東

送費殿撰子充養病南還

陸機文賦壓時髦（子充奪魁年二十）早向蠶頭侍赭袍史筆千年存袞斧（時方修史事）釣竿二月擊鯨鰲（庚戌春闈試士）茂陵卧去天何遠廬阜歸來地更高珍重庭闈甘旨暇致身寧忘　聖明遭

程正之兄還饒

東風吹禁柳獨別麹塵陰行卷題群玉歸囊盡一金鴈聲紅日近帆影白雲深去住關心切元非學越吟

輓崔莊敏公

喉舌寥寥北斗邊舊開綠野尚依然姓名漫憶甌中覆勳業真看鼎上鐫山卜佳城繞四尺鶴歸華表又千年宸楓深處瓊枝在看取書香葉葉傳

豐城李封君林泉圖

廬山突兀摩青天浮嵐日夕生紫烟下枕百丈清

泠淵飛流倒掛濤濺濺幽花野草春爭妍茫渺人世絕塵緣中有老翁號守堅方瞳短髮不知年摩挲苔石支頎眠樵丁漁子共盤旋有時杖屨山之巔風烟杳靄拍詩肩有時乘興泛虛船雲光月色滿前川生涯懶買負郭田牙籤三萬啓家傳看成彩鳳五雲邊鏗鏘環珮何蟬聯心胸耿耿斗宿填封事頻開近御筵帝加司諫曰汝賢馳恩特下鳳樓前平生教子心拳拳此日天公信好還我言此翁眞謫仙百年風月思悠然起來試鼓朱絲絃三復昌黎盤谷篇誰云江國閟龍泉寒光猶射斗牛

邐

中秋賞月

年年愛看中秋月今夕其如月色何天入瀛洲迴鶴馭雲開蟾窟露仙娥一時逸興聊須酒千古幽懷欲放歌玉宇瓊樓高處冷不勝清思憶東坡

觀玉河飲馬歌

君不見禁城東南玉河水蕩漾流來御溝裏中涵帝澤常不竭練色迴風紋靡靡綠楊依依垂兩堤沙鷗水鳥來往飛長橋倒影横千丈翰苑亭亭峙其西我來翰苑分半席讀罷閒行玉河側曉風習習日暉暉奚官飲馬紛絡繹云是月支大宛來渥洼産出真龍媒飼秣天閑亦已久雄姿箇箇非駑駘黄金嚼口青絲絡曾共將軍靖沙漠銳耳批竹蹄生風逸態縱横欲騰躍臨池促腕吸清流分明龍影波中浮驚散魚蝦不敢近明空颯颯生清秋飲餘回首就歸路一道香飇塵起處五花雲錦過眼疾行行馳入金門去

聖明治世化無垠干戈不動無邊塵此馬立仗等閒老萬方長樂昇平春

保定趙守建天水橋

易水橋成勢最雄何人露冕踏春風雲頭日落飛虹見天際河連去鷁通四面駢闐眞勝地千年蹤蹟此全功分明欲濟蒼生志不共孫僑列傳中

金門別意圖

曉色動金鋪天香撲玉爐行裝多是卷別意甚於圖秋迥三山小風清一劍孤明宵黼扆夢忘却在江湖

送院使仲維蓉南歸

一章乞得百年身歸去淮山夢裏春肘後有方堪却病床頭多紛未爲貧丹心他日投當宁黃菊而今識主人共說此行真吏隱青袍飛不上紅塵

太學生[illegible]東還

髫年歌頻藻曾下董生帷計廩升璧水卒業亦多時由來是嘉穀奚以早熟爲余黍執抉久良[illegible]復於斯無何促征旆千里動遐思東風桑梓日綵服娛嚴慈更須加策礪飽負待所施樽酒都門別去去安用悲

聞潞陳方伯生子

充閭喜氣曉盈盈郎罷新看阿囝生鏡裏漫驚花甲改掌中真見蚌珠明百年俎豆還供戲千卷文

章定繼聲自是仁賢多有後不須袞袞羨徐卿

挽大司寇周莊懿公

四朝恩寵承明主八座儀刑重老臣竹帛有書存國是樓臺無地寄閒身洛中却憶人同甲夢裏俄驚歲在辰欲問傳家知底物登庸衣鉢尚如新

次韻答海道趙承年憲副

諳盡文猷共武韜外臺東望法星高馬前海嶽歸雙眼鏡裏勳名未二毛丹桂吟成慚擬寶（來句云以予伯仲數耳）黃花醉處舜憐陶（嘗訪君家於林下）澄清莫道尋常事珍重千年史筆褒

遊城南和官汝俊韻

勝日遊郊圃南薰拂面和留連花下飲慷慨席前歌望眼青排岫恩袍綠映波晚歸聊岸幘疑向習池過

七桂傳芳爲蔚田黃子敬賦

森森七桂産蔚陽未許燕山獨擅芳天北斗星相掩映閩中山水共低昂千尋色帶風霜冷三葉恩霑雨露香從此斯文添故事徵吟敢擬記槐堂

畫龍

陰風吹海寒濤怒萬疊銀山壓水府黑雲擁墨天爲低神物蜿蜒氣吞吐恍然坐我馮夷宮六螭頓轡扶桑東黿鼉鰍鱣驚欲遁前驅飛廉後豐隆龍兮龍兮誰貌得披圖疑見真顏色何當慰我甘霖望卷取滇波雨八極

楊司正毋八十

菁絲兒孫幾百指高堂稱壽樂何堪褒中甲子旬繞八海上蓬萊變巳三老去黃封誰獻酒春來白髮尚盈簪平生尤膽含飴志看取廻鸞誥數函

中秋賞月次韻答汝俊

庾老樓頭月漸升晝閑今夕共誰凭寒生玉宇君知未露借金莖我慣曾皓魄十分看欲滿紫宮半夜覺親登不須賞翫愁獨酌杯裏嬋娟便是朋

省親東歸同年諸公郊餞留別

聖朝孝理洽區寰詔許歸寧暫輟班夢裏身方依鵷鷺望中心尚近 龍顏我流別意濃於酒公等時名重似山莫惜祖筵風物晚滿堂和氣奪春還

驄馬南行圖送佩敎侍御

控馬別沙頭霜風六月秋知心無可贈一笑解吳鉤

送總漕丘都憲還鳳陽

曉向明廷謁　聖顏却承恩命又南還皂囊直上三千牘龍節重過第一山白粲連檣紓國計青萍藏匣辟神姦老臣簡在　宸心久屈指春風見賜環

海屋添籌卷

懶向東華踏香軟白頭山下坐苔蘚桑田三變後如何近説蓬萊又清淺

次韻答白巖考功見過

握蘭卧錦宦中情名重長令一座驚莫道清談只風月塤篪向晚送新聲乃兄本大亦至

聽松卷

蒼苔白石坐開顏盡日無塵鶴夢閒起向前溪一洗耳濤聲隨雨落空山

送姜子祥知真寧

豪似元龍未可知廣寒晚桂亦多時少陵老有詩中癖王適自稱天下奇黃紙晚持西去遠蒼生春望子來遲山城晝日公庭靜製錦應饒五色絲

山林小畫

雨過南山擁翠屏隔溪花樹逆幽馨眼前好景誰收拾都屬雲間一草亭

萬山秋色晚嵯峩紅樹斜陽背釣篾誰纖巨川川上楫科頭聞且看風波

輓鄧侍講母

嶺海巢山兩鳳歸西風落木竟何依窓前九膳恩猶在案上杯圈事已非凍雨欲迷南澗草殘燈空照北堂機簣函幾軸廻鸞紙榮耀當同薤露晞

蒼峯類藁卷十九

詩

胡冬官畫錦恩榮卷

雲霄飛翮倦知還聞說頭顱尙未斑襦袴歌來幾赤子烟霞老去一青山函中封誥還加寵身外浮名却是閒畫錦千年眞盛事鄱湖亭上便堪顏

送任象之尹新城

星斗胸襟虎豹姿西臺東觀憶當時激揚誰爲持公是氷蘗還應畏世知九里潤分河脉脉一簾影靜日遲遲上前借箸須吾子且與蒼生樹口碑

送長史胡安節之益圖

花蕚樓前振珮環遠隨鶴駕下人間江西一派天潢近北斗千年劍氣閒藩翰國分周社土賢良名著漢朝班公餘想得多詩興城外湖光閣外山

漫興次西橋聯句韻

十年朝著誤青衫故國書常帶恨緘黍枕幾人知夢覺桃源一水隔仙凡秋光到菊須新句宦況如氷只舊銜獨坐小窓閒拄笏半簾烟翠墮西巖

題畫

樹色山光入望紆乾坤風景屬吾廬春來底事消閒日手把羲文一卷書

十里荷香出水浮水頭亭榭不勝幽主人獨坐應何事不盡青山閣醉眸

維舟策蹇意從容總愛秋光入眼濃安得景中眞着我尋詩還上最高峯

西林茅屋面山開坐看溪雲自往來應是問奇人載酒呼童特地掃蒼苔

野亭尊甫西歸

帝京閒踏軟塵香已是明時上壽行漢閣尙聞臨太乙陶窓直欲傲羲皇新封老去還金誥舊業應

來只墨莊好向故園開老眼雲霄紫鳳正高翔

綉綵卷爲劉文煥侍御題

曉日花磚墊鞍班里門遙識使車還手中寒映新持斧衣上光生舊戲斑天入楚江雲閣水地經滇粵雨連山百年珍重移忠志端在承顏與犯顏

輓蔡景暘封君布政夔之父

世家淮海聲名舊奕葉書香付省薇山下白頭廻誥紙堦前朱紱共漁磯千年月旦評何重九袞春秋夢已非點檢平生詩卷在泉臺終古有餘輝

秋思和汝忠韻

誰於官裏嘆流年病骨驚秋秪自憐截筆幸猶承史乏捲簾閒且對山眠沈郎雖瘦還勝帶王氏非貧却剩氊起坐南窓無箇事旋揮塵几讀葦編

經秋庭砌草痕侵客況蕭條似不禁鳷鵲樓前紅日近蓬萊海上白雲深百年思入歸來賦萬古愁成感興吟何處高人搦古調薰風欲和有虞琴

雨中偶與用前韻

閶門黄落晝如年滿目秋容只自憐弱質正宜居散地故山未許遂高眠詩壇風月歸名筆講殿雲煙擁細氊一事無能還自愧獨尋墜緒向遺編

布被涼知雨氣侵覺來幽況杳難禁白雲隔樹依依見黄葉堆窓故故深一笑乾坤搔短鬢千年海獄入長吟平生心事誰相契拂石凝香坐弄琴

齋坐再用前韻柬汝忠

鎮盡長安莫問年憐芳鄉曲兩相憐詩筒不盡三秋興朝鼓偏驚五夜眠共羨鳳[illegible]棲有閣何慚樗散坐無氊西齋靜掩涼風動[illegible]踈跣廢纂編

秋山野水色相侵夢裏鄉園思不禁蓑隔庭闈嗟我遠憂存廊廟定誰深雲邊坐看鴻雙落池上時聞鳳一吟吾道誰云知己少滿輪明月照孤琴

重九書懷

樓角西風晚鴈哀不禁鄉夢逐秋回黄花帶露簪金鈿綠蟻分香寫玉醅吟與百年間撚筆病軀九日強登臺偶逢安穩高堂信剛得塵埃笑口開

長蘆舟中

獨向河橋上小舟齊東燕北路悠悠馳情鄉梓春生檄覽勝天津暮倚樓壯志可應隨病減客程元不爲詩留荒烟落日孤蓬下也抱江湖一段憂

和紫崖中元謁陵四首

宿昌平

千年雲氣護諸陵北望詞臣騎馬停吟逐松香飄萬壑夢回槐影落三廳淵邊雨過蘋翻白城上烟開樹擁青却恐瑞光關不住山齋午夜聚文星

讀楊文懿公舊題

松栢山前十里風昔年曾此問齋宫楊雄老去玄方草王播題來壁尚籠夜榻夢驚雲外鴈曉囱晴識筆端虹絕憐一段鴒原興付與詞林感慨中

朝房齋宿

山牖晨光欲白枌嶙峗相對畫屏紆洗心真訝塵都盡得句還疑玉不如班肅衣冠方在廟禮嚴俎

豆正闕渠回看天上星辰夜應有寒芒照直廬

雨中還昌平

夜雨深山未肯晴時從風外問殘更馬前畫燭寒無色頭上銀河暗有聲鴈影林烟銜半濕螢流野草露微明奚童謾指松間路十里坡陀到縣城

溪山烟雨圖

黑雲擁墨壓山谷坐遣峻嶒失舊綠瞑入平林暮色深斷烟低度清溪曲何處樓臺立渺茫驚風忽送松聲涼罷漁艇子艤洲渚幽寂無媒草樹香恍如坐我南山下雨脚霏霏垂四野長吟亭畔送清

秋望隔江岑刪一合盤礴誰能拂此圖主人高興良與俱分明異景真到眼颯然寒色生庭隅

畫犬

野花幽草四山環孤犬無聲白日閑誰向生平誇異政太平不在畫圖間

送揮使李孔昭東還

雨浥都門十丈塵晚山秋色兩嶙峋紅旗出塞狼烟靜白晝還鄉獸錦新馬踏長風嘶紫燕甲迎初日動金鱗歸來戎幕閒刁斗歌管誰酣畫閣春

畫兎

曾共蟾蜍入月中木犀香畔幾秋風千人識取充金鼎毫末還存簡牘功

觀國趨庭卷送瑞虹省親于湖南

遲第何須毦騄為且攜秋卷赴幽期九重天日誰真覩五色詞章共推　路隔嶺雲方在望夢回池草已歸時行囊定有長楊賦看取重來對玉墀

邃菴

卜居禁城陰重關晨却掃春來出戶稀綠遍庭前草瞻彼鳳池頭獨步聲名早丹崖老氣橫紫劒神光發靜几坐凝香六籍日探討寘心太古初直欲窺渾灝文章出緒餘爛然明火藻而皆玄妙好力可回瀾倒邇厥造詣精不知遁華皓如測千仞淵如涉萬里道揭扁乃其的旋已償幽抱肆今弘化地源深流浩浩經綸業如何真合補元造坐收儒者功世道回熙皞

石邦秀出知汜水縣

雙璧邦圻蚤著名今朝捧檄羨難兄燕臺手執絲桐去汜水兒騎竹杖迎雨後桑麻連野甸春來桃李遍山城也知三異尋常事待取梧岡綵鳳鳴

送方貢士東還

叅年文采入爭奚四十初膺勸駕來頗覺儒冠能
誤我未容清世有遺才封侯骨許窮猶壯濟世心
應老未灰試向東歸開眼孔滄溟浩蕩嶽崔嵬

送友人下第

幾度攀花向廣寒嫦娥不借一枝看百年燕頷封
何暮半額蛾眉畫又殘天下文章無得失易中爻
象有千盤書窓靜坐寒檠夜待取秋風送羽翰

春曉

幽居謝塵喧睡起窓初曉問春幾許深空庭日窈
渺風輕鳥韻圓露重花枝裊對此聊靜觀誰謂吾
身小

和劉憲副天賜天津拱北樓詩

望京樓對海門居雄壓長城萬里餘寄重也應留
鎖鑰時平何必問耕漁星辰五夜光涯逼湖海千
年氣未除欲采新詩歸獻主却疑片牘意非疎

輓少司空孔公鏞

滇越風霜按轡時江山草木識旌麾去官共道清
名在憂國惟應白髮知入座方隨　明主召兩楹
忽送哲人悲平生俯仰真無愧謄遣朝廟上鼎彝

蟠桃圖為吳南夫題

海上平分度索春千年仙色眼中真明朝携薦瑤
池酒認取紅顏壽主人

苦熱次屈引之給事韻

病軀中暑兩旬強縮地無由坐雪堂萬國火炎同
酷吏半襟清氣屬詩狂蚊蝇夕更愛雷響殿閣涼
應愛日長翻訝輸他林下者亂山寒碧對蒼茫

蘇伯誠恵苦熱并喜晚涼二詩蓋和引之韻
復此奉荅

剛道天街火氣強晚來涼意滿書堂即看小榻清
如洗試檢新詩喜欲狂強飲坐沾花氣濕侯朝數
聽漏聲長素襟自是寒於水漫訝秋風起混茫

再次前韻答引之

壺冰敵暑力差強敢謂深居白玉堂槎泛欲隨銀
漢使井眠空憶鑑湖狂覺來鄉夢寧辭遠撚慣吟
髭不肯長懷抱幾多何處寫陳編鎮日究微茫

漫興次前韻柬伯誠

體道工夫在自強何人入室與升堂百篇以後無
風雅一念之間有聖狂門外軟紅塵正滿箇中虛
白日偏長不禁清思渾忘寐坐對窓梅月渺茫

畫菜

野蔌盈畦碧正繁雨餘煙甲斸西園饌珍犀筯誰
慵下老我平生味此根

秋深小圃露華勻蔬本紛披綠漸陳觸目正思山
谷語可令此色到吾民

種種名蔬翠色同幾翻烟雨茁新叢獨憐老圃秋
何似風味還堪薦鼎中

行厨一箸絕勝葷春色初從野圃分此味由來知
甚美不妨持取獻吾君

杏林春曉圖爲醫學閻充則賦

捧得新除詔一函青年文采動朝簪官閒況不違

鄉里親老還應便旨甘空外鴈聲依薊北望中山
色入終南何須更種匡廬杏杏苑君家舊所諳

題扇畫二首

斷崖垂古藤驚風振危樹歸來倚釣篷聽取江頭
雨秋色看不盡迴舟泝月明晚風輕吹發蕭瑟帶
江聲

公車載牘爲楊克仁賦

楊子奇特士星斗羅心胷掛冠林壑下而猶戀宸
楓思欲鳴所懷上裨天子聰翩然紬三策披膽謁重瞳臣言非試料可以捷胡戎論高難
近廷東陲甘所然自勵肎非分諒惟忭曝同青天懸白日耿耿

此孤忠賈誼倒懸哭徐福徙薪功詘信古亦難吾
何慼乎公乾坤聊一笑老氣吐長虹

送周訓導赴江右

纔見襴袍試闕前儒官俄拜　聖恩偏一杯別酒
分燕市千里歸帆入楚天翠草滿庭春帶雨青藜
臨几夜橫烟此中真樂疑無際未許逢人道冷氈

提學王懋倫朝京還蜀

曉從閶闔效嵩呼又逐秋風振履鳧蜀國總教瞻
斗範冥池端欲試鵬圖雪山萬里歸還重沂浴千
年詠未孤記取賜環詩識在鬓絲正喜一莖無

蔣明府誠之上計南還

曾記瓜時與贈篇春風雙舄又朝天汗青誰在循
良右倚玉慚於伯仲邊曉別螭頭香拂袖雲開天
際月盈川官程遠到須珍重會見徵書下扆前

壽戒軒太夫人

遐齡纔閱古稀餘喜見迴鑾第一書夢裏所天依
郯幕充道父曾任經府　閒中之日闢潘輿時迎養于都下獻桃自
憶遲生果年近五旬始生充道扶杖還看到佩魚獨愧升堂
瞻盛事歸來空念倚門閭我太洲人在堂

送劉訓術東還

一鶚秋風被薦初便從闕下荷恩除甯中獨究先
天易囊裏無存相地書親在尚堪供菽水窟成元
不去鄉閭青山碧海春無際閒眺何妨數命車

中書蔣肅之歸省

玳筵春酒樂如何遥識雲閒小鳳過南國尚傳詩
菽芾北堂相對鬢婆娑倚空雪嶺青排戟學字巴
江碧擁羅珍重百年娛目地尖今佳趣入高歌

守溪尊甫八十

髮點星霜背擁鮐流年正喜八旬纔旁情已付陶
翁菊世德還同晉國槐瑞衍鳳麟真快覩 誥迴

鸞鵲定重開洞庭山色中吳勝長向華堂佐壽杯

寄彭貴三

謝却儒冠已十春門墻圖卷尚如新百年文價媲
諸老兩度恩封到此身樓外西山誰是主望中南
極即爲真江城遥識多佳氣歸得雲霄玉色麟

送蔡從善赴南都

鳳凰池上幾年留忽領恩光下帝州染翰尚瞻天
日曉停帆應及海門秋數函圖籍添行色一路江
山豁壯眸此去春明非遠別吾 皇虛佇待謀猷

送張天與還西江

長安一雨洗塵埃萬里天光眼界開力破鯤溟終
變化情隨烏鳥暫徘徊囊中丹藥逢神與山下青
松待子栽莫道虛舟無長物晝函詩卷漫成堆

秋日

小軒幽思共秋深起誦離騷獨正襟宇宙萬年吾
道在未論麟閣與鷦林
故鄉全未有歸期海嶠風烟入夢思試上仲宣樓
上望暮雲涼雨雁來時

徐編修舜和父母受封

天賜龍章與寵褒烏紗霞帔照霜毛西江浩蕩恩

波闊南斗崢嶸瑞氣高人傑舊升陳氏榻機絲猶
憶孟家刀王堂賦罷閒居日未滌裙褕夢尚勞

崔舜在得告省其先少保公墓于廣宗

暫承優詔輟朝班故里春風衣錦還俎豆祠前松
色古星辰天上履聲閒十年塵夢驚黃壤一日恩
光照碧山明到鄉園須記憶雲霄供奉近天顔

送沈弘濟下第南歸次留別韻

鄉夢隨春入草塘遲遲蔗境似長康餤光頂上高
尋丈憂思甯中隱廟堂六月海鵬聊息翼十年硎
劍尚横霜江流浩浩青天外坐看長風一葦航

送茂山王元鎮西還

傳得元戎舊戰袍曉看行色擁旌旄地連紫塞三
峰息天入紅雲一握高骨相共知憐燕頷膽寒元
不恃龍韜隱然入望長城在西顧應寬主上勞

齋坐書懷

清世慚無一字裨空簪彤管侍拗螭朔仙但索長
安米謝老聊尋别墅棊雲際山光醒病眼雨餘花
氣浣詩脾幽軒靜坐閑黄卷賢聖由來是舊知

用前韻柬邦彦太史

文力誰將造化裨久從塵海見虬螭未忘行蓋傾

時語肯看樵柯爛後棊一段秋光歸咳唾百年忠
蓋貯肝脾朝行玉立如公幾莨倚長慚負所知

秋夕用前韻答邦彦

年隨秋去百無裨愧向青霄從赤螭夢裏看山眞
得句靜中消日似勝棊書籤滿几塵生眼月色侵
樽冷透脾搖落閒庭稀俗駕柢應叢桂受吾知

進士羅子文父壽分題絳雪丹

信有金丹解駐顔至人服食在塵寰絳英六出倉
元氣白日千年合大還方士謾勞求弱水仙家端
得到嵊山相看不及吾心赤欲祝而翁百歲閒

畫猿

夢驚老衲千山曉愁送征人十里秋似聽啼猿圖
畫裏滿天明月思悠悠

題泥金梅

枝頭芳信不須探杓換氷肌色正酣長愛風神宜
月下又將春夢　江南韻清合與詩家稱香冷渾
於鼻觀參却訝湖山留未得上充鼎實爾眞堪

鼇峯類藁卷二十

詩

閻允德大參岍山草堂十景之二

幽徑尋芳

瞻彼岍山陽烟光慕凝紫嘉卉鎮長春野香満地委輿至獨幽尋蘚痕留屐齒借問草堂仙此樂真無涘

漁磯晚釣

緑野春日閒披苔坐磯石一竿破烟水不知風雨夕玉璜亦何心悠哉聊取適沿雲和欸乃長嘯泰川碧

壽石爲鳳陽陳都憲賦

誰寫終南百丈石來姿磊磊立中流玉藏渾覺輝真動雲出還看雨未休五色煉將天補闕千年柱向廟堂留分明一段岡陵意付與詞林作頌謳

送閻老萬公致仕

翊聖登黃閣勤勞總有年爲霖蘇下土扶日上中天白髮身猶健青山意已堅晉公歸未晚春色午橋邊

侍御胡惟峻公便壽毋

恩雨遙隨使節過吳江江上漲春波升堂漫喜瞻華髮問寢還驚認玉珂詩裏栢舟今見此海邊桃實近如何欲憑飛鶴將遐祝晚色南山擁翠螺

寄董南溪

分於海上筮投簪留取甘棠入美談屈指閒翁方見一從心年數已過三筵開坐與青山對興至歌隨白雲酣東向却慚桑梓隔空瞻仙侶駐雲驂

秋節婦

藁砧音斷泣孤鸞五十年來苦節難葉短青蒲寒出水根深古栢知凌寒剪殘髮已千莖白灰盡心猶一寸丹聖代旌門恩旨在芳名留與後人看

都門話舊和吳敬昆陳良顯詩韻

獨向青雲見舊交紛紛翻覆笑兒曹三千溟水應須擊五百昌期豈易遭文字已看爲世寶乾坤端合是人豪聚星堂上春何似欲倚滑風醉酒醪

都城風物眼中新只有梅花是故人山嶽他時驚按節江湖何處不逢津文星謾擬三台近行色惟應一劒親我倚陽春歌此曲識荊却嘆獨無因

題潮州高郡守輓歌卷

鹽亭歌健令潮土貌文公蕉荔神如在旌麾夢已

空江山還閒氣宇宙此英風試檢祠堂卷寒光射斗虹

聞鴈

朔漠涼風到帝州長空忽墮數聲秋書傳海國千年恨望斷衡陽萬里愁南北只隨時令變往來寧爲稻粱謀一天明月塵如洗歌罷新詩獨倚樓

劉副使脩復除福建

司冠家聲舊提刑　帝命新頒心依北闕白簡入南閩解印風如在埋輪跡未陳三山熟路上又見一番春

右軍換鵞圖

内史池頭蘸墨波無窮筆意得之鵞當時誤掃山陰素轉覺庭前鳥跡多

送謙齋弟南歸

玉堂春草夢醒初却爲京塵更振裾衡斗尚留三尺劍下帷未負十年書曉瞻黃閣天何近老向青山地有餘聞道瓊瑰多賦詠荊溪溪上興何如

春景畫

江柳和烟翠作堆柴門一徑背山開春來何處閒車馬踏破東風幾綠苔

秋景畫

松濤梅韻滿林皋野水橋深減石毛多少樓臺堪醉眺白雲生處晚山高

編修華伯瞻養病還湖南

才似文園渴未除茂陵歸去暫閒居少年已號千人敵多病偏令百事踈宅傍山前春斸藥方傳肘後曉看書洞庭得日登樓處却恐江湖思有餘

壽菊逸處士

獨向元方憶太丘德星今夕照南州黃花愛我聊爲主白髮饒人老未秋杯裏有詩還樂聖山中無

夢到封侯蓬萊試問新消息海屋重添第幾籌

郊齋與隆寺次伯誠諸公聯句韻

坐對禪林發興新砌花庭竹伴高人鶴知戀侶棲還共僧慣迎賓到不嗔談笑聊橫千古眼行藏肯負百年身却慚踈散知何補回首京華又一春

今夕東林話少年十年冠珮共蟬聯月當僧寺明逾淨春向皇都到獨先齋館遽忻陪杖屨吟毫真訝落雲烟冷然洗却塵埃淨真覺吾心對越前

誰向陽春續古音香霏語唾雜檀沉午開塵世難逢口因識空門入定心萬古青山驚旅夢一天明

月共幽襟清朝事業諸公在倚玉平生媿獨深

清江劉子長春軒體齋學士師也

小軒如斗大底事號長春花鳥供詩句江山對主人四時香不斷萬卷樂偏真見說摳衣者光添歡錦新

贈李應靈尹宣城

分得君王一半符侯封南去是亨途之官尚策看花馬戀闕還飛化舄鳬萬里江山雙眼大百年氷檗寸心孤明時長吏多徵召肯爲塵容負壯圖

送靜海簿

黃紙新除對御開清時一命亦榮哉瀛滄地只京圻内閩洛人曾簿領來海上正看鯤變化枳間聊遣鳳徘徊百年勝抱蒼生計坐見春風到草萊

謁野亭偶作次紫崖韻

詩社摳衣莫怪遲素懷猶記卜隣時欄邊藥未隨春謝頭上雲應被雨移叩閣卯金方獨坐踏門男子敢云奇千年山斗堂堂在蛙海虫氷恐未知

小畫

山自崔嵬水自流草庭風景鎮幽幽相逢祇問漁樵話不識紅塵到白頭

送李明府東還

前年謁告賜歸時曾爲朝京餞一巵袂自別來驚忽忽轅因攀處故遲遲千年鳬舄真臨闕五月荷香正滿池捧檄祈看毛義喜鳴琴誰向宓齊欺春秋自昔傳孤學政事于今頌十奇吟罷開樽追北海公餘問俗到東留桑麻百里春含雨雞犬千村晝掩籬山下甘棠留蔽芾橋邊竹馬候童兒陽城共適書應最李廣還疑數未奇功業要窺三代盛循良元徹 九重知送君懶折都門柳聊對西風賦此詩

邦彦遷居有懷次韻

相看吟鬢未秋蓬巳幸青袍十載同宦況得閒非養望生涯隨分且留窮明珠幾顆光何大塵海千年眼合空却億遷喬今底處起聽伐木對春風

送長史范邦直之保寧

親侍桐圭出 紫宸清時蜀道即通津香留鴈塔名還舊翼附鱗叢國又新 斧扆尚懸千里夢金緋寧誤百年身怪來離思難禁酒曾共京華十載春

輓松東院使

詩墨淋漓照御床廿年供奉侍　先皇家藏鴻寶
升仙訣手試龍宮濟世方萬古青山埋紫劒數聲
高鳥下斜陽絕憐玉對森森立霄漢重霑雨露香

次篁墩韻送提學王世賞南行

蚤歲飛騰上紫霄一時文采冠群僚鵬圖謾許冥
池遁　龍衮還瞻魏闕遙路入三湘風景異春回
百粵瘴烟消南中士氣年來振好布如綸詔幾條

江侍讀文瀾奉使歸省

闕下瞻雲有所思暫從恩例輟經帷自持北海千
年節欲續南陔一卷詩瓜步水平潮到早衡陽秋

盡鴈來遲歸看衣綫添新錦總是當年斷織絲

送劉衡仲知濬縣

桃花春暖踏皇都特荷新恩賜竹符兄弟科名稱
二宋鄉邦文獻繼三蘇爲依北闕飛應近琴拂南
風調合孤　當宁需賢方側席從茲發軔向亨衢

和南夫借匏翁舊居韻

花滿亭臺月滿菴幾回留客共清談派同地主元
非假境得詩人自不慚　帝闕近瞻雲咫尺鄉園
遙憶水東南仙家蓬島分明見欲訪還須借鶴驂

送王子厚知洛川

百里何須着大才好將甘雨沛蒿萊空群早已知
良驥奕葉今應識故槐四塞河山形獨壯九重城
闕首頻回春風雙鳥還眞賜莫遣離愁壓酒杯

送竇應尹

一官邑宰承恩命風土淮南亦上游縣裏山高青
對閣城邊湖近綠圍樓滿前民瘼誰開眼幾許霜
華欲上頭此去陽春播滿袖未容寒雪點征裘

秋興次邦彥韻

清時野興屬閒官隨意秋英亦可餐閱世不知誰
眼白論交應識此心丹洛梅調古眞難和流水絃

高謾惜彈好是書生風味在要從鍾鼎話寒酸

徐都閫南還

繞滌楷喻又告還故園風物正依然頭綱龍鳳團
三百晷盡溪山狀萬千名重有誰懸客榻官閒無
夢立戎旃片帆明發秋江上更望飛雲左轄邊

劉文煥侍御具慶

看花郎已立花甎遙欲緘詩向壽筵龍敕曉開顏
咫尺鶴齡春映鬢三千卯金在昔彎天祿王母于
今屬地僊試望臣廬尚幾許曉來佳氣自年年

題鄭本厚長史重沐恩波卷

曳裾曾許綴氷銜渥寵重看雨露霑紅日影膺雙鳳闕紫泥光動五花函渙恩莫道幽明隔清秋詎能父子兼珍重百年忠孝念新詩滿卷盡朝簪

豐城涂太守七旬其子卿元司諫卿儀侍御公便歸省

白髮飄蕭七十年懸車高致尚依然垂腰慣試金魚重繞膝驚看玉珮聯名隸神仙是平地家傳經學只先天春風使節雲邊降瑞氣恩光滿壽筵

送李希賢提學兩浙

底是先生厭直廬澄清獨駕范滂車黃金臺下龍媒遠白玉堂前鶴夢疎明去文星誰在望古來師道子何居還疑此別天顏近寶軸長瞻五色書

送蘇伯誠提學江右

逸駕凌雲愧我攀十年吟共玉堂閒人龍甓落東南外劒氣真看翼軫間行李滿船惟史籍提封千里半江山一方風教關身切坐對謦髭獨抗顏

秋夕次邦彥韻

秋來清興許誰同獨坐西軒對晚風鶴唳早驚寒露白鷺飛遙映落霞紅望中海嶠雲千里几上圖書日一通識取平生懷抱在不妨長嘯月明中

秋雨次前韻

徹夜簷聲向曉同透衣涼氣暗隨風烟和庭草吟邊綠濕擁宸楓夢裏紅誰道漏天須石補只疑銀漢可舟通黃花白雁鄉園隔無數幽情入望中

秋日書懷疊前韻

暑退涼歸候不同坐看小閣又西風烟光淡擁千山紫霜氣潛催萬樹紅釣海有盟鷗未識問家無恙雁還通願豐心事還應慰好在豳詩一卷中

九日次前韻

九日登高在在同誰真岡上振長風菊叢亂點秋山碧雁字遙拖夕照紅野色十分成繪畫浮榮千古等苓通樽前聊把茱萸看一笑那知是客中

內菊用前韻

閣苑花開自不同絕勝籬外對秋風雲連北闕分遙紫塵隔東華謝軟紅插鬢敢嫌金鈿重携樽誰遣白衣通玉堂騷客情深處收拾寒香入句中

送宮諭李子陽省母

早見龍頭奪赤霄玉堂風月識仙標筆嚴斧衮追前史位進宮坊即大僚衣線春生新賜錦駟車曉過舊題橋幽期別在湖山外肯忘遭逢有道朝

送賀司訓

獨因送客作郊遊草色吟亭四望秋十載青袍元未譲一經皓首又何求挽將士氣歸鄒魯崛起文光射斗牛說是奇男還了事與君長笑別沙頭

劉克立書考還屯留

故邑蒼黔望正深喧闐又喜福星臨暖回郭外千條柳春滿山中五葉參別意無端聊看劒行囊有物只應琴九重溫詔行當下白筆凌霜待子簪

送王伯安南還

一代騷壇竟若聲時人盡識子安名地臨禹穴遊偏勝雲近龍樓夢獨清槐樹百年垂世蔭桂香二月滿春城長亭一笑幽懷在未信乾坤負此生

送可閒先生還華亭 東江父也

朝回彩鳳下鑾坡整佩庭前日幾過老去明時閒正可春來故里夢偏多黃金未許留神駿紫氣還應識太阿歸向雲間高枕卧會看華髮沐恩波

葉氏復得耕漁圖

岐陽石鼓汾陰鼎合共斯圖出處論我訝撝訶煩見物天將光復待玄孫釣絲寒拂磯頭雨犂具春歸隴上村識取故家升臘在坐令高 動吳門

齋沐和正之韻

湯泉一泒春如許想像餘波到泗沂晴拂冠纓塵盡濯涼生竹榻潤初晞百年身外寧容物千仞岡頭欲振衣喜向同袍沾麗澤洗心真悟舊時非

閒坐

學道如回實大賢心齋終日只怡然謾從紙上尋陳迹魚躍鳶飛在眼前

送邵國賢提學江西

江西文獻重明時一代權衡合付誰道在斗山應共仰風餘鄒魯尚堪追湖光寒映滕王閣草色春連孺子祠此地定增他日勝況逢甫老最能詩

邦彥生子和韻

函詩報我起彷徨喜見麟兒産下方正值老梅寒欲放何妨仙果晚初嘗雲巢傍閣還雙鳳樹穴探環又一羊看取善家餘慶在含飴且欲慰高堂

送陳子居天津督糧

肉食誰分 聖主憂君行聊試幄中籌帑餘紅腐雖云足病謝蒼黔始是謀別思千山寒拂晚吟懷一片月橫秋天津近接神京道暇日應登拱北樓

慶成次怡靖韻

龍輿向午動和鑾仰見青天正霽顔靮靜赤墀分御仗樂輿金殿引仙班瑞烟暖映杯中碧春色濃消鬓裏斑誰道　君恩難補報纖埃元未到丘山

送何廷威還寧海

笑領軍符下帝京路人猶識舊書生山前雪點青油濕海上雲連畫戟明世業由來非好武時清此去漫論兵也知緩帶輕裘者千古青緗有姓名

鼇峯類藁卷二十一

鼇峯類藁卷二十二

詩

病閒書懷

多病春來強自珍千金直許百年身圖書堪笑架如鄴車馬不嫌門似陳家近偏多逢信使官閒羸得作詩人西風無限滄浪意欲濯塵纓未有因

輓篁墩母氏

舊聞中國太夫人閫懿歸然孰與倫襄毅勳名留汗簡儲端風裁重朝紳鎮千劒化神應合樂孟機存迹未陳共道泉扃宜瞑目豐碑新刻有儒臣

和李克仁大字詩韻

百年報主一軀微獨瘠何妨赤子肥銘識座端留水鑑簿書門靜長苔衣雲中夢尚依　龍衮海内人方覩鳳威笑握新章揮袂去塞翁得喪本無幾

黄堂喜雨卷爲林莒州題

露冕春行部隨車甘雨零棠回千古綠麥入兩岐青朝暮非巫女西南是畢星居然堪志喜不愧老坡亭

送東白先生赴南都

詔起龜山寵命新明時雅望正嶙峋西江文獻推

諸老南斗聲名見一人白玉堂高塵到少黃金闕
遠夢回頻清風何處添行色喜值梅花滿路春

哭歐陽特舉

修文地下却爲郎回首人間一夢忙湖上亭臺無
孺子榜中龍虎有歐陽西江合續文章派東觀空
留姓字香京國秋風丹旐發楚江歸夫路茫茫

輓大宗伯楳菴黎公

青雲高步見龍頭宦海翺翔四十秋一代文章臺
閣重百年勲業鼎彝留午橋歸去依鷗沼甲第傳
來近鳳樓欲吊遺風何處是長江浩渺自東流

送方石大司成南行

二十年來直講官又承恩命出金鑾幾人北面瞻
星斗六月南圖振羽翰揖讓謾誇門下盛名勲不
待鏡中看始知前日東山卧天爲蒼生起謝安

端午賜扇

氣逐𨒂賓轉心驚節物移整冠趨曉日簉羽侍彤
墀宮扇俄承賜　宸恩匪濫施剡藤開爛爛湘竹
綴差差助爽回風燧祛炎失火旗價增王逸少塵
障庾元規共際風雲會偏霑雨露私願除天下熱
相與樂清時

送胡天叙守郁陽

京國交游十載餘春風話別意何如福星暫出郎
官署甘雨偏隨使者車柳折都亭聊對酒鴈回衡
嶽合傳書蜀人自昔多能賦早晚　君王問子虛

送司寇白公致政南還

一品官階七袠身兩都名望四朝臣　主恩寵重
腰間玉國事憂餘鬢底銀香社未嫌居士晚晉陵
猶識故園春閒來老眼青山外還倚高樓望紫宸

贈王相趙先生西還

二十年前侍我翁曾從函席坐春風雲山動覺三

秋隔離合眞看一夢同宣室問方思賈誼侯芭玄
尚守揚雄歸來博望多清暇好與賢王賦桂叢

送侍御李晦之督鹺政于河東

彩鳳鳴陽麗赤霄忽從天上駕星軺春隨使節杪
行晉力挽淳風直到堯楓陛遠瞻雲渺渺栢臺閒
聽雨蕭蕭歸來陛謁知何獻應采康衢舊日謠
前度河南識使驄風霜隨轡又河東誰從觸豸驚
温造我亦登龍愧孔融千里名山歸指顧一番甘
雨到疲癃公餘清興知多少新句無妨寄驛筒

玉堂即事

岩堯玉署五雲邊地位清嚴集衆賢緲緲香烟來
寶座遲遲日影度花甎驚人詩句推元白名世文
章屬固遷鈴索晝閒塵不到每聞天語下傳宣

慶成宴和正之韻

紫殿春筵拂曉開龍墀特許鷺鴛陪日移宮扇影
高下風動御爐香往來三月味忘虞帝樂萬年飲
續鎬京杯勵精載覩明良會聽取歡聲遍九垓

四時畫

烟擁春林碧幾重水頭亭榭對遙峯怪來野服無
塵土遶路青苔日自封

十里林塘景最幽時聞欸乃雜鉤輈薰風底處消
長日樹色山光正滿樓

杖屨深林石路斜草亭秋色爲誰賒西風江上天
空闊看盡歸鴻與落霞

東雲一片壓山寒村舍梅枝雪裏看薄暮橋頭風
色猛不禁詩思倚歸鞍

題禹城馬氏貞節卷

聞說孀居抱鳳雛紅顔直到白頭顱輕塵弱草那
驚眼烈火真金是此軀綸綍旌來恩最渥氷霜老
去節應孤廟堂今日修青史曾與栢舟作傳無

清明和汝俊進士韻

厨底新烟燧火明曉來花信幾番更賣餳盤馬千
年句雲白山青萬里情無限風光聊共賞相逢杯
酒莫辭醒喚愁最是王孫草緑意隨春着處生

送魯瞻之滁縣

歛取山陰脚底春軺車復此慰饑民一時已盡閭
閻力百里聊淹騏驥身地近河流應借潤座深花
蔭不生塵知君美政無難樹薦剡行看到闕頻

送李子陽赴南京太常

曉見宮僚輟講筵拜恩南去興何偏春風喜動毛

公撤葢日光迴米氏船從兒暫司周禮樂吟情都
付晉山川誰云閒却經綸手屈指　宸旒有詔宣

仁仲卜居長安街於予爲隣詩以賀之

漫向春風詠棣華芳隣我預卜東家門迎內苑墻
頭柳馬識長安陌上花朝近不妨多客刺官閒長
是放公衙分明雨露邊傍住便擬他年此築沙

次韻答仁仲

日高罷講出文華紫陌西頭第幾家地比寸金應
種竹園臨曲水憶探花雲深不遣塵侵榻晝靜惟
聞吏報衙莫訝鳳池相望近夢回長占白鷗沙

劉子巖大父母輓詞

城外仙丘四尺高斗間紫氣一時韜使君志憶澄清轡慈母心存斷織刀春入桂蘭香幾葉天開鸞鳳誥重褒何須更問巫陽些多少新詩屬史毫

次舊韻贈魯瞻

綠袍烏帽照青春暫屈長才試子民美製又看煩舊手倒懸深覺切吾身桑麻色借車前雨氷玉光分座上塵莫向河橋憐遠別　聖朝循吏召方頻

齋宿以病不果次韻答克温

齋館誰分玉水東閒從橋畔踏飛虹故人隔闕如

三舍漸向逢春定幾箇望入晴郊山擁翠坐深寒夜火消紅由來西署多餘興相對玄談未屬空

送長史張璐夫

淵從龍孫下紫微殊恩獨喜賜金緋路經梓里山遠曾派衍天潢水入沂淡墨千年真出色氷銜一道尚餘輝　皇明屏翰資良佐未信平生志願違

題扇面

峯前蘚路石縈廻深樹柴扉面水開城市看山多向畫幾人身到畫中來

送克温學士赴南京翰林

玉署多年躡後塵留都別去寵恩新清高地欲聯台斗文采時方覩鳳麟旅夢尚隮金闕曉書遊應逐碧山春　帝前資勿深期在管取重逢鬢未銀

送倫狀元乃翁南歸

鷗盟已分托烟溪[illegible]入錢[illegible]落雪泥日月光華雙老眼江山迢遞一詩奚行分　天子函中誥歸冕郎君柱上題莫說連枝方占一闔風全樹更看棲

喜雪次西橋韻

自是天工一種奇豐年消息已先知咸凌竹葉渾無力色借梅花似有私蓑笠漫誇漁叟畫瓊瑤忽

覩鳳池詩踏寒野望迷都盡何處青山問具茨向曉寒增舊草蒼光迸客鬢共毵毵賞須白戰詩還百賀憶彤墀祝必三西澗翠痕看暫失南枝芳信許誰探由來上瑞真堪紀持筆無辭付史䎘

宮諭王實菴太夫人壽

瑞氣輪囷畫閣深共驚西母是重臨手開鸞軸添新紙眼見槐庭疊舊陰甲子喜看登上壽岡陵直欲續遺音晚來京國閒居日應慰當年寸草心

吳江陳封君竹居　編修子孚文也

獨愛南山舊草廬四時風物稱幽居閒來且看千

竿竹老去猶拈一卷書錦誥恩覃春雨露玉堂名
重古璠璵秋江莫道眠方穩底恐磻溪有後車

送尚寶崔舜在奉使徽藩

青春文采侍龍袍被命重看擁節旄業衍箕裘聲
烜赫司存符璽地清高千年屏翰分封遠一札綵
綸布德勞想得公餘歸展墓恩光何限動林臯

雨夕次韻答汝忠

小院花香濕佩裾坐深春雨興何如不辭補漏憂
茅屋且欲尋芳試竹輿　主聖已蘇千里望歲豐
還富九年儲長安詰晓朝天去瘦馬愁衝一尺淤

伍朝信出守寧波

践歷郎曹不幾年一麾重沐渥恩偏夢依龍衮心
長赤光映魚緋髮正玄山水四明從古勝循良兩
字得家傳知君未問徵黄詔留取他時蔽芾篇

梅

香自清寒骨自癯占將春色向西湖詩家欲識渠
高韻合與前村雪月俱

竹

幾竿蒼翠拂雲齊烟雨空濛望欲迷未許凡禽相
對語高枝還有鳳來棲

送潘以正憲副兵備西夏

曾向登瀛結舊因多君風裁動朝紳懸金此去恩
何重攬轡當年志已伸天盡玉關還共月地連葱
嶺欲回春西荒破膽渾閒事萬里長城屬此身

輓許僉憲季節

貫索寒光沉晉水蕭條臺畔西風駛避驄尚憶京
中桓氣空歸柱下李冊旐飛飛向海涯寧馨兒
眼是誰兒百年冰蘗心恒苦誰拂蒼苔讀古碑

陳邦瑞出按山東

馬首寒生六月風喜君持節下雲中道傍定合驚

豺虎山下誰應問老癃一段冰壺光自烱千年海
嶽眼還空明歸騰有憂時疏不獨都人識舊驄

送匡侍御敬敷按貴州

上念滇南欲拊循使車衝雪出城闉雲龍有夢隨
千里繡豸無因到一塵半載漫驚髯擁戟平反應
見脚生春百年騰有封侯志不道天涯着此身

御賜衣帶和東川韻

鵷鷺朝臨鳳闕東隨班寵賚出深宮帶分璵寶三
圍白袍簇團花一樣紅自是右文昭盛典敢云稽
古效微功榮光濫被知何報獨向重華頌再逢

九重函賜下嚴宸特眷春宮輔導臣繡飾遍加高
品服寶裝仍出遠方珍殊恩何幸叨今日章德真
應愧古人尚願立朝圖寸補　聖情端合荷終身

聖體康復視朝志喜和楊名父韻

六龍新出御縹緲五雲間　明聖天應眷輿居道
所闕瑞烟浮禁闥喜氣溢朝班花柳重樓外春風
也破顏

安福伍朝信祖山居

太平風月屬閒歌眼見春秋八十過丹鼎近來多
大藥青山深處是行窩床頭文字垂金薤膝下兒

孫擁玉珂看取仙翁手韻在釣磯幾度醉摩挲

茅山書屋

書屋重成即舊顏依然風景小茅山畫屏縹緲峯
孤聳羅帶縈迴水四環生事秪應黃卷裏家聲元
在翠微間草堂前日多詩句古道寥寥合挽還

九日賞菊

秋入疎籬野色寬重陽雨裏共誰看未嫌彭澤人
偏醉只許離騷客慣食金鈿麗吟壇上夜氷壺清
映座中寒宦遊頻覺擦鄉夢爲道園芳尚未殘

小畫

雲破群山翠欲流澗邊花鳥不知秋風光何處堪
詩句樹色江聲共一樓

凝秀樓

飛樓百尺勢凌空野趣無邊到眼中青聳畫屏山
遠近綠橫羅帶水西東星河影傍闌干落雲霧光
從戶牖通我欲題詩最高處試騎黃鵠下秋風

松

悵望柴桑路渺茫盤桓誰此拂寒霜摩空雲影高
撐蓋隔水風聲巧奏簧多節不嫌留澗谷夢公何
敢望巖廊試從雪後尋幽賞始覺孤標與衆芳

竹

幽軒藉汝更蕭森烟雨蒼浩一逕深素艷詎供俗
士眼寒姿眞稱主人心書籤潤帶春前色塵榻清
添雪後陰對此不須仍大嚼子猷清興只長吟

劉可大編修南歸

痾疏匆匆已陛聞隔秋吟袂惜重分歸情尚戀西
山日別夢猶瞻北闕雲萬里嶺梅知迓客十年班
笋愧從君春風讀罷枯楊易早擬蒼生對漢文

送少司寇邊公

巳遣勳名汗竹間晚來晝錦闢堂顏百年尚繫蒼

生望半日聊尋綠野間叢桂森森應未艾寘鴻漠
漠孰能攀延齡方寸金卅在何用仙家問九還

克温宅賞蓮

照水芳姿淨不塵托根元借玉堂春霞粧艷骨晴
初斂露浥香痕曉正勻自是栽培歸帝力何妨詠
賞到閒身湖亭一笑誰知已似與濂溪有舊因

萱庭祝壽卷次韻送任國光

飛雲緲何極曾面是吾鄉曉來驚客夢庸知去路
長願言逐黃鵠一升阿母堂翩然持使節含笑下
披香風霜飄豸繡按彼吳越疆厖臨良在念况此
倚閭望阪道過鄉水聊復駐行裝寄語前驅吏匪
爲晝錦忙庭中百歲誕一見憂相忘春風翻舞袖
繫肘鐵爲章起視南山色晚翠摩空蒼

詠雪次韻答克温

漠漠村林半凍號誰從豐稔論渠勞花飛曉訝春
光早玉綴寒驚樹色高縱賞坐消杯內蟻助愁時
點鬢間毛却憐白戰當年筆力破滄溟萬頃濤
雰霏林谷寂無號應貴天工剪刻勞凍合雲端仙
掌重寒深橋畔客肩高謾驚一色迷空碧絕喜三
春潤地毛獨有閉門僵臥者夢回塵海正風濤

克温宅雪假山用前韻

瑤堦風靜樹停號山就聊憑一簣勞鑿落凍痕全
帶潤巉巖寒色自相高月明忽訝蟠龍骨霧冷還
疑隱豹毛住近玉河才咫尺好乘晴旭看崩濤
兒童喧訝犬驚號幻出瑤峯力不勞碧落微茫仙
島近素烟隱約女墻高重山豈待公來蜀倚玉真
慚客姓毛相對冷然堪一笑怪痕疑是古波濤

再次前韻答克温

氷壑廻風欲怒號誤棲何處鳥飛勞寒雲未出根
常濕素月初升影共高晚醉幾人頹玉骨凍吟有
客禿霜毛舊遊彷彿東溟上坐看烟空百丈濤

齋居與隆寺東邦瑞

幾度齋居我共君禪房風月許平分壇前禮重千
年燎夢裏身依五色雲棊子不妨更燭坐篆香偏
愛隔簾聞試看晴日逢人穀豐兆還期慰主勤

輓臥盧劉處士

盧山千古誰高臥風節崚嶒復見孫行義也應歸
月旦姓名聊遺落慈恩百年俎豆祠堪立幾卷烟
霞稿尚存回首西江空一慨青天何處吊英魂

兩峯書屋爲許昌言賦

錢塘山水甲東南勝槩西湖舊所談對立雙峯寒擁翠歸來一老晚投簪邯鄲黍杭眠初醒召伯棠陰詠正酣欲識主人真樂處秋風時拂舊書函

慶成宴偶述

錫飲春恩喜再沾從官特許造堂廉香輕寶篆霏袍袖綵剪宫花壓帽簷千載君臣時已遇百王禮樂德應兼願因旣醉歌天保新詠誰將彩筆拈

碧窓海籌卷

誰道先生骨不俗江湖元亦抱深憂九天鸞紙恩方渥千里龍駒路正脩窓外碧分山色晚簷前香

動菊花秋仙家海屋無須問且下詩籌與酒籌

送宗兄廷諫復職還榮澤

信是吾宗不乏賢元方佳政幾人傳旱蘇祇為春多雨雲藹驚看日在天(被誣得雪)洛北河東疆百里父前母後頌千年絶憐古貌難追俗誰向塵埃辨鳳鶵

吴黄門父梅莊七十

梅花又放楚江天誰挹寒香薦壽筵初度節逢長至月太平身見古稀年銜分紫禁無封事業指青山半義田共説林泉塵不到錦囊惟有白雲篇

敬軒先生類藁卷二十二

詩

戒諭宗藩應制四首

王者重宗支疏封錫社土欽哉戒驕盈世爲漢藩
輔
之國際清時軒靜日端委尚其涵此心經訓乃遐
軌
衆建藩邦茂本枝誼公天下豈爲私周家茅土傳
千祀漢代河山壯四維自是靖共能保節誰於寵
盛解思危願遵成憲毋違越用彌

皇明萬載基
建屛元資夾輔忠匹休王室永無窮民憂好達嚴
廊上　祖訓恒瞻殿壁中要向人心防逸欲須知
天道貴欽崇東平樂善言猶在青史芳名孰與同

從龍恩遷秩次韻答邦瑞

天上潛龍駕六飛忽須恩渥下彤闈萬方載覩風
雲會一介眞慚日月依邉報未聞傳露布臣心何
以答宵衣也知許國應吾輩志在平生莫遣違

郊祀次韻答鶱湖

萬年禋禮屬容臺齋肅欣瞻法駕來香散袞衣光
咫尺雲隨宮扇影低回景鐘欲動燔柴舉庭燎初
陳饗殿開誰賦繁禧膺帝貺上林獨羨長卿才

分祀中鎭喬白巖限韻偶成

聞說名山甲晉陽勢雄天造殿中央導汾舊蹟應
歸禹都冀遺風尚憶唐氣與秋橫寒硉矹峯隨雲
斷晚微茫千年仰止幽懷在不負壇前一瓣香

次遂菴韻送陳邦瑞

衣繡立青冥時思補袞職弼壓不少撓奸回爲屛
息昂藏朝著間人皆仰風力簡命來東方恩重遑
他卹先聲攝屬吏解印群以戢吽吟轉歌謳鳳鸞

起枳棘譬彼萬仞岡突兀松千尺霜風捲地豺
狼避街陌坐令齊魯邦英譽何洋溢居然鏡在縣
遇物無遁迹所至自生凜而不事翕赫僻郡偶駐
車對非叨物色清氷貯玉壺分明見丰格一笑海
天秋離懷謝偪仄開函示群玉無瑕尚奚摘晚出
遂菴卷寒光射奎壁強予步嚴押聊識山城別不
見世道隆實由任言責君方夔龍儔治安乃其策
竊意膂之良奚必肱三折所以廊廟材培植天不
惜春風海之涯端能宣上德世事如浮雲吾道眞
白日使節寧久淹行復朝上國高論有諸公我愚

欲何盌

遊城西

陰雲如蓋樹如幃盡日遊塵不到衣鳥語春深回客夢人家晝靜掩柴扉可堪采杞心偏切似覺尋芳意未違夕照滿林餘興在坐看山色欲忘歸

石淙精舍爲遂菴賦

移得昆明一片秋晚依江口築書樓山川誰道非吾土泉石猶疑是某丘雲出甘霖蘇旱歲風迴砥柱屹頹流蒼崖靜聽寒聲落髣髴龍吟沼上頭

蟠桃圖壽邵二泉母

海上有仙桃一實三千祀王母宴瑤池雙成曾獻此青鳥竟西飛披圖色相似持壽白頭親礿度閏開子回首夢熊時一陽三閏矣笙歌啓玳筵盛事真堪喜生稟氣之餘悠厚固其理而况子泉齋名爲天下士善養亦已榮且復動鸞紙板輿春日閒含飴樂未已嘆指度索山桃實可坐俟

送閣老徐公致政南歸

䟽上　君王許乞骸獨承恩渥浩無涯文章筆擅三朝制廊廟官居一品階韋氏青編親相漢裴公綠野罷平淮歸舟不似蓴鱸興戀闕憂時尚滿懷

題蒿溥傳公世譜北潭祖也

城南有墓河之滸墓上青松歲月古行人猶說傳大父當年曾仕嵩陽溥溥嵩前後兩分組嵩民大饑請發庾民曰活我真我怙鑛洞惡少害如虎設伏衷刃魁爲虜表禮名賢捆祠宇鋈金爲飾易新主義舉獨奮奚予拒一時風教還多補折腰偶激柴桑甫故里歸來樂環堵白石清泉日與伍翛然不知貧且窶如是十年又加五胡爲短夢驚二豎宰木聲寒空夜雨春來繞砌蘭芽吐崛起高枝照庭戶赤霄彩鳳振毛羽一出瑞世人爭覩星辰地

步迫台輔分得恩函下辰斧藎將潛德昭先譜穰穰異數應難數由來善積慶自聚奕葉遺榮若手取試將雞露卷重撫三尺寒　一坯土

連枝千澤絫爲黃萬英題

當日鴒原意最真共從遺墨仰淯塵壽民册在堪治病夢弟詩成豈爲春千古幽懷歸夜雨幾行老淚灑秋旻廟堂誰著搽津傳留取高風愧路人

畫鷹

只疑北海毓陰精老樹寒崖氣未平珍重秋空鋒翮在水邊鷗鷺不須驚

寄謇齋先生

寵盛先朝不自居午橋歸去樂何如絲綸製作人間識廊廟勲名史上書獨愧駑駘孤伯樂誰拈杠筆賦匡廬溪頭莫道高眠穩猶恐蒼生望未虚

齋居次韻答邦瑞

惠我新篇信口成寒樓猶未轉初更怪來塵榻勞相憶十載雞壇有舊盟

齋舍清談睡未成沉沉良夜燭頻更高情莫更論金石心與寒松已訂盟

曉向鈞天聽九成吾 皇初政重紛更班行濟濟多英俊誰共先憂後樂盟

杞國憂深寐不成時從風外問殘更天心仁愛昭然在敢負交修此日盟

欲躭佳句苦難成共坐深宵僕屢更何事睡魔還未足詰朝參拜恐渝盟

聞說邊功已告成戰塲白骨月三更何人貞建平戎策不愧千年帶礪盟

奉命祀天壽山道中即事二首

駕言出郊坰晨光動高樹滿眼青山來恍如夢始寤聡此秋成物閭閻稍充裕但恐租有期何妨敗詩句三日得山行適與諒非偶彩函綸命新駿奔孰敢後一德格穹蒼群生自康阜願酌清泠淵歸爲吾

皇壽

鶖湖以詩謝予饋櫻偶次其韻

秋實纍亜壓露枝芳叢元是故人貽玉房着雨盈寒液珉殼經烟擁宿滋香竊韓郎飢透麝色酣西子臉凝脂滿囊珠顆誰收拾新得湖東絶妙詩

江村牧牛圖

晴穹莽蒼開秋色動原陌古樹帶山青野雲飛水白夜來一雨過繞屋泉脉脉桃洞在人間不信紅塵隔耕鑿樂吾真况此烟霞癖力穡豈知勞膏田今幾易農餘牛亦閒孳放依藪澤渴飲與飢齧誰能復拘迫牧豎競驩呼揚鞭似相劇始出日云東歸來倏已夕陰陰柳外風齒齒溪邊石君看覆載中群生各有適胡爲迷厥初長途猶役役忽憶輞川莊空林烟雨積安得置我前苔痕著屐展圖思茫然一笑海天碧

猫犬圖

偃蓋山前芳草生牡丹花外午風清軒墀忽見玉猊卧洞口如聞烏喙聲坐看眞骨吁嗟久汝司捕

兮汝司守沾草寂寞喞蟬空吾於汝輩將奚取

恭覩耕籍次北潭韻

天上龍飛第一春南郊親籍率廷臣瑞烟擁仗旌旗動古栢依壇俎豆陳七月載歌農事苦三推還識帝心仁太平誰道元無象試向康衢父老詢

送戈茂實延安訓導

持鐸遥從故里過當年題柱意如何文章兩漢由來盛豪傑三秦自古多馬首河山遥在望頻池栯棟早聞歌儒生事業應無限道在吾身豈有他

送馬汝礪還鳳陽

虎拜朝天鯉過庭三年兩度見揚舲舞餘袖拂仁風遠賜出杯分湛露馨秋鬓幾莖吟外白淮山一線望中青君王正憶相如賦看取才名動漢廷

遊城南次韻答紫崖

訛芳郭外興何堪異卉奇葩半未諳遊比竹林賢欠一望懸栗里徑開三青山獻句還隨馬白髮緣愁欲上簪自愧鶯鳩生事拙敢攀鵬翼快圖南

和侍御王原善在告之作

幾將封事叫天閽簡在方深聖主恩病骨可能勝拜起歸心端不為田園吳門烟月餘春興江國

尊鱸入夕飧共道蒼生懸望切青山聊爾謝塵諠

送厚齋春使安南

帝遣儒臣作使臣交藩南去海之濱手擎詔紙金盤鳳身衣宮袍繡簇麟萬里路瞻銅柱月一番香動嶺梅春過家玉節無多駐史局經帷望正頻

哭程太史次南夫韻

念齋起西江吾榜藉以重文成一家言已出不昔踵從遊士如雲酬答及髫髫誰云室側懸几閣書填壓東觀十載餘史筆良過董坐令朝著間隱隱聲名動遐邇來修會典簡在出新寵我愚亦追陪濫

竽誠慚恐所幸接雄談荒茸豁心孔君實廊廟具相期佐垂拱耿耿經綸懷色絲方脫蛹千里當霜蹄前途俄雪擁八極渺何之無乃厭塵冗白日失斯人士林共駭悚咢咢百年中浮生何倥傯嚙淚走靈筵賻金捐薄俸追惟切偲情慟深寧覺踊借問肯搆誰空餘舊文冢與仁不與後天道或一種悠悠此乾坤世情幾膠鞏秋風旅櫬遙宿草迷荒隴吁嗟繩墨亡不才愧擁腫

送大叅祝直夫督糧還河南

一路春風擁節麾獨勞王事敢云辭憂深直欲裨

龍袞才大何慚治繭絲天上皂囊猶夢寐望中赤子半彫疲蕃宣在念還多暇試檢詞林一卷詩

次韻答太泉郡守

每爲思君一倚樓相逢客榻自淹留塵埃復喜重開口霜雪猶誇未上頭夢入看花餘舊馬才同游刃欠全牛欲澆磊隗停杯久落木長風又報秋

挽姚梅軒

梅軒軒外半烟蕪彷彿寒香月影孤千古駞函輝馬鬣十年別駕滯龍駒忠如卜式名猶重痛在皐魚淚欲枯我倚西風歌楚些芙蓉何處是仙郛

牧牛圖

牛牧呼歸兩意馴夕陽猶帶隴頭春太平處處耕桑滿莫問當時負劍人

壽西橋太夫人

瑞靄氤氳啓壽筵朝回戲舞珮蟬聯板輿行樂閒中日金鼎調元夢裏天五色謾驚花滿誥數莖繞見雪垂顛高堂全福無勞頌獨獻長生賦一篇

齋居漫興

自有儒家一味禪坐深涼月滿青天微名逐世真慚甚逸興逢春正渺然駟馬競誇今日貴簞瓢空憶古人賢百年俯仰知何補却爲衰吟廢夜眠

周亨道卜居和西橋韻

濂溪派出海東涯庭館新開草逕斜春靜隔簾看燕子路幽臨水識桃花一區可比揚雄宅萬卷還如李泌家何處欲追喬木詠鳳池有客擅才華

紅梅

酒暈氷肌似靦然占春長在百花先誰言北客無能識鼻孔寒香暗已傳

雪裏疎枝傍水橫孤芳何意向春爭傍人誤認夭桃面却謂寒花亦世情

内苑聞鶯

煖烟旭日滿皇州垂柳陰深轉栗留雲遏秦簫來遠洞風清楚管度層樓數聲倍覺春光麗一語偏驚曉夢幽似與詩家添物色好音長傍鳳池頭

喜雨栢梁體

青陽日表回南陸旱魃爲妖肆其毒泛蜥兒謠未免俗樹頭空爾勞鵲鶵墳阜四望赤旗纂地氣如焚火雲熇三農翹首仰析木茫茫欲作窮途哭宵旰憂勤動　輦轂側身修行桑林祝更衣減膳致齊宿駿奔五嶽與四瀆　皇恩又下金雞樹欲使

蒼生咸鼓腹精誠遙格一念足上達天公回地軸須叓雷雹相掣逐一雨沛然翻海屋沸以泥液益霢霂翠滿郊園青滿谷草木欣然藹林麓南畝芃芃看嘉穀萬寶如雲歲將熟童叟鼓舞舒額蹙共說今年豐可卜舉首咸歸　帝之福不爾神功何其速小臣無補竊天祿勉摛喜雨詩一幅揄揚莫罄顏何恧

僉事呂克中出廵海右值生辰感懷有作因次其韻

把酒天涯憶故吾栢臺風節未應孤山城月共吟

邉梱江國春回夢裏孤甘澍一番車正過老癃千里杖還扶也知磊磈幽懷在醉裏從教擊唾壺

劒

寶匣霜鋩瑩欲流坐令白日蜃精愁書生自有朱雲志夜夜龍光射斗牛

送楊邃菴提學陝右

蚤年英譽動詞林贏得蒼生屬望深秦晉山川千里夢虞周典誥百年心宦情似水聊持節門士如雲半擁簪罷草太玄誰問字幾多真樂入長吟

送蔣誠之歸省

青雲雙鳳見聯飛獨領新恩下帝畿夢裏却憐姜氏被眼中誰着老萊衣三湘路逐春帆遠百粤山連晝繡輝珍重高堂甘旨暇幽期有在莫相違

郊行即事

迢遙曲徑帝城西烟樹春來綠滿堤澗底流泉清可掬林間飛鳥過還啼花依亭檻紅粧寄山對窻櫺翠黛低萬有生生還自樂不妨乘興一留題

仙子圖

綵筆平移洞府春仙家誰道隔紅塵却憐一笑真顏色總是人間夢幻身

湖東以日講賜鮮鰣魚梆子分貺同年邦彥有詩次韻奉答

五月江南早貢鮮　君恩特下玉堂前天門旭日開珍筵水國薰風送彩船骨鯁論多心已沃寒酸分在意方堅幸因麗澤霑餘惠留取新詩與世傳

送石邦秀提學山西

久瞻風裁動朝端西去新持玉節寒海內文章誰定價榜中兄弟共稱難殊恩獨領龍頭敕提學敕不繳進秩猶橫豸角冠明到晉陽尋治譜乃尊先任山西憲副勲名無待鏡頻看

鰲峯類藁卷二十三

鰲峯類藁卷二十四

詩

葵花次遂菴韻

數叢穠艷雨中深誰識傾陽一片心寄語東皇須
鄭重錦函有句似鏗金

不啻春紅分已安高標晚得向詩看笑渠繡轂香
霞地倚遍東風十二欄

一種幽葩世未珍偶逢騷客意相親從今賞詠還
應數爲屬花神愼莫嗔

送袁本厚衆議福建

拂曉袍緋映日紅陛辭初下玉墀東十年粉署才
名重千里薇垣寵命隆榕樹陰深春院雨茘枝香
動晚林風莫躭山水閩中勝多少蒼生在病癃

齋居興隆寺有懷邦彦太史用胡大聲韻

何處離鴻唳碧霄東林相望思迢迢齋居直擬禪
心靜禋祀應知　聖德昭象戲幾回間對壘雞聲
五夜慣催朝清風拂拂孤琴在誰挽淳音到頀韶

和雲坪東川聯句四韻

盍簪今日向君家自愧蓬蒿幸倚麻磊隗狂懷何
處了吟毫和露濕箋花

池館淹留似習家坐談春事到桑麻閒思經世心何了挑盡寒燈數點花

春色他山每憶家悶來心緒恰如麻庚樓此興知難了歸去驚看月上花

三策曾隨獻漢家也知取紫自衣麻百年事屬癡兒了豈看長安一日花

春到寒崖第幾家野人耕雪種禾麻願豊我輩憂難了謾對樽前夜合花

遊神仙洞

仙洞閒遊愜素懷春風隨步到巔崖拂杯碧映松枝古入座青分草色佳石上蟠龍寒欲雨山中隱豹晝生霾千年勝賞真如待一笑渾忘物外骸

次韻答彭廷傑

一上崔嵬豁壯懷誰人險句競穹崖放閒半日天何厚孕勝千年地自佳最愛洞邊多古樹未容衣上着纖霾仙壇深處真堪隱欲向君王乞骸

次韻答王仰止

郊行頓覺浣塵懷況復身登百丈崖不斷泉聲林外落無邊山色眼中佳詩毫老去誰驚雨仙洞春來半擁霾却憶此生閒未得酣歌聊為放形骸

李太守從直禱雨有感

海若山靈鑒寸誠坐令甘澍沛群生田家共詑千金直歲事真看萬寶成秀入麥岐呈舊瑞陰留棠樹續新賡明朝露晃行春處多少蒼黔鼓腹迎

臈日送俞司教

鐵硯氷花寒欲裂為君呵筆一題詩青袍莫怪年來誤采藻應嫌子到遲名教百年歸甫掖圖書萬古出龍龜此行珍重師模地佇見英才出盛時

登高次丘信之韻

九日携壺躡土闉涼風吹袂不生塵玄都遊罷驚千古晚節詩成又一人天為賞心留霽景客因縱目岸綸巾凭高應有神京夢好約銜寒動北輪

送翁應乾叅政廣東

曉日牙緋向陛辭俊才寧負帝疇咨薇垣地欲連南斗梅嶺春應到北枝過里不妨兼錦綵傳家真許善裘箕同年況有詞林舊忍對離筵一賦詩

寧津孔大尹考滿還任

奏罷民庸出建章郊畿咫尺即封疆斯文喜見神明胄吾土慚連道德鄉曉向闕前廻履舄春來城外問耕桑于今汗簡書循吏應載寧津政幾行

紅藥和大理張大經韻

爲愛名花坐屢移東風欲暮思遲遲露凝翠幙香全濕日轉雕欄影半欹野外芳菲空旅夢望中塵土避仙姿春紅何處還增價消得元暉一句詩

銀臺王汝瑛六十

曾向龍床侍起居親承寵錫日無虛清階不領朝端疏素業惟存肘後書老去桑田三變未天開花甲一周初華筵春酒知何　吟對蓬山思有餘

湖東遷太常以花帶見惠賦此代謝

又見清卿列太常帶花分惠到春坊試圍不用移

新孔拂篆還驚散異香愧我捫心惟寸赤知君屈指欲重黃立朝日接論思地願向　宸旒效贊襄

遊山圖

塵中日多事看山閒未得今朝出城來突兀見顏色遙峯帶烟雲壁立千仞直空翠五月寒可望不可即寺幽松霧重澗古蘚痕蝕野意入蒼茫吟鞍興何極嗟我亦愛山欲往恒不力忽對峻拔姿煩襟暫一拭借問幽尋人焉知畫裏身萬古此山色人自贋與真詩成還一笑老眼爭嶙峋

送司諫許啓東使安南

幾看諫草榻前陳玉節聊將照海濱詔紙九天廻鳳鳥恩袍一日奪麒麟（賜一品服）望中路入閩山暮吟外香飄嶺樹春好去使車閒問俗榕花陰裏不生塵

同館倪舜薰出祭東藩

青雲附翼看翱翔回首京華二十霜恩陟薇垣天雨露價留芸閣世文章蒼黔幾處懸應解海嶽平生意已償莫怪交游頻悵別晨星相望舊鵷行

長至謁陵即事

晩林寒色拂行旄不爲幽尋搃凍毫飢婦道傍收

草實病農村外廢田毛雲開疊巘遙橫翠風動蒼松暗起濤至日真看長一綫從陽長慶吾曹

坐擁檐帷憩古村可堪野色役吟魂危峯晴落天邊影狂潦秋餘石上痕覽勝幾廻盟未冷屢長重錫詔猶溫歸來雙眼塵沙外遙向紅雲識　帝閽

送大司馬金陵王公漢英南歸

九重東顧正懷憂何事朝簪遂早投行雨已看雲出岫傳衣休訝冶爲裘（乃子賡錦衣）坐運台斗回春夢錦絢蛟麟試晝遊（賜蟒及麒麟衣）却恐江頭閒未得望京時復一登樓

送劉衡仲提學廣西
手捧恩函御墨新幾多縫掖望清塵帆開澤國青
山暮路入湘江碧草春姓字共應知小宋文章直
欲遡先秦桂林可是淹栖地要遣遐方識鳳麟
畫犬
亭亭怪石江之滸日轉輕陰散花塢何物靈龎烟
草邊意態馴閒疑戀主想得山村月夜時聲不聞
吠足生氂太平誰道元無象一段春憑綵筆移
壽栗齋羅司成
白髮聯承紫誥封綺筵瑞氣曉重重天邊羽翼呈

三鳳（子允恕允仲三皆與進士）江上雲烟卧一龍老去完名緣
止足向來真樂付韋縫銀臺遥致風人句壽比南
山茂似松
送阮判陳克正
世業軒岐舊有書蚕從吳下振芳譽新恩忽領留
都篆便道仍廻故里車山下採苓春雨罷江頭種
橘曉霜初而今赤子多凋瘵南望因君思有餘
小畫
白石青松傍水濱綠苔飛不上纖塵秋光滿目皆
清興獨立長吟意自真

新野産嘉禾衆爲賦之宋令白之唐府書曰
嘉禾呈瑞
甘雨隨車幾度過蒼黔百里樂如何山川有道呈
殊瑞天地無私應至和謾聽漁陽歌秀麥真看唐
叔筆嘉禾觀風正采循良事汗竹芳名定不磨
輓饒川楊公
白日何堪遽淪謝蒼生無復望陶鎔直書欲訂三
朝史考古還存六籍功鑑水鄞山歸旅旐夕陽野
草映堂封高風已矣安能作　聖代恩綸與賁終
送寗菴亞卿奉使益藩次韻

誰遣荆溪入夢來好隨龍節暫時回揮毫共對樽
前月移席還分砌半苔路指吳門烟樹合山連楚
甸晚雲開千年江閣重登眺不數三王異代才
江南臘日見梅花屏指君行始到家又報堂前迎
書錦却從天上望星槎高人自與山川重盛事端
令父老誇讀罷皇華回首處九重城闕矗層霞
鼎養歸榮圖送蘂城張封君西還
明時瑞氣盎寰區自與高門世德符老去杖鳩覲
陛謁曉來腰玉見庭趨白頭伉儷廻綸綍紫府神
仙在畫圖此日離筵慈孝念依然廊廟共江湖

晝水為寶晴山賦

晴山先生守東海示我一幅水之圖云是外翁任某筆挂起烟雲滿座隅洪波浩渺失邊際元氣融液從虛無盈爲淵澤溢爲川千廻萬折歸滇渤蛟鼉魚鱉藏其間須識蒼茫本一勺大化流行端可窺何人解衣獨盤礴我觀此圖渾逼真恍若身在汪洋瀕笑掬蟾魄等珠蚌遥峯微露碧嶙峋賢哉我守心如此宦海波濤閱久矣晩得妙跡頗珍藏也應價與兼金抵有時相對還自樂居然洞庭春瀰瀰何當一夕泛仙槎隨風直上霄漢裏

送幸菴弟濟叔西歸省墓

左轄勳名海內知廟堂坐與帝疇咨鳥聲底事驚幽夢鴈字聊憑寄遠思雲擁秦城天北斗長安城名山連隴樹地西陲錦衣展罷松楸日回首池塘定有詩

慶成

賜坐真看侍乘輿恍疑身在九霄如香霏寶鼎烟初歛樂奏鈞天日正舒馨飲有詩傳渥旨珍羞隨節上椒除　紫宸宴罷同翹首五色祥雲捧帝居

移松次熊峯韻

移得霜根向日栽歲寒標格異凡才卽看黛色干霄上欲聽濤聲待雨來醪熟春亭誰共醉徑荒海國夢頻回他年老幹龍鱗出清蔭應分半畝苔

移竹次前韻

不道修篁是舊栽綵毫揮灑似憐才貞姿豈逐春光到疎影偏宜月色來一日居無眞覺俗幾人徑造欲忘回籜龍看取堦前出莫惜東風破綠苔

觀海有作柬胡可泉中丞

萬折鯨波此匯同千年元氣自鴻濛雲連遠漢寒烟碧天入扶桑曉日紅浩浩莫窮三島外茫茫誰障百川東悠然大化無停息道體分明在眼中

石齋以詩謝送蒲萄次韻奉答

梁公世稱桃李門鄴侯家滿圖書架豈羨小園枯蔓枝種隨漢使來西夏水晶綴顆露華凝馬乳堆盤日光射恍如瑤池阿母臨青旗翠帶遥相迓又如合浦藍田產明珠聯璧色初研瓊漿薦齒甘如飴綠橘黃橙風斯下靈根當日出木翁賞薇何緣屬蝸舍今年頗覺風雨時霜實纍垂衆驚詑野人本意聊獻芹佳境寧論似餐蔗燕啓華堂剛及秋

酒出黃封那須榨明朝報我瓊玖篇長安傳誦紙
增價願公推此惠蒼生高風正仰東山謝

和石齋紀夢詩

異境何因入夢來彤樓紫閣自天開千年背國身
能到五色雲章手自裁力向危疑持衡定風從淳
朴挽將回知公名在麒麟上寄語傍人莫浪猜

送大司徒梅軒蔣公致政

梅軒蔣公少傅敬所兄也公蚤與敬所同舉
進士公歷官至南都戶侍嘉靖初首承簡命
正位司徒甫踰歲即引年求去且數致懇於

少傅公毋煩再請於是　朝廷體其情特允
之惟公忠厚直諒號爲長者清慎之操始終
一節人咸重之矧今更化之日圖任老成若
未可以聽其去者顧公歸志甚決少傅公亦
不能奪也命下之日石齋湖東暨僕聯句爲
賀而僕辱在榜末愧無以致其私乃復綴數
韻少代祖帳之餞公歸矣寬閒之樂升平之
詠尚無惜以告我也

獨向明時乞此身璽書特下寵恩新四朝碩德官
三紀八座清名壽七旬天爲華堂開晝錦人於仲
氏仰衡鈞桂山湘水歸來重莫問商巖與渭濱

送熊峯太宰代祀闕里東嶽

闕里函香適漢祠云亭望秩陋秦碑獨凌泰嶽孤
峯表親謁宣尼萬代師絲竹故應遺響在仰瞻真
與夙心期綸言史事須椽筆珍重星軺莫遣遲

蒲萄次石齋韻

小亭果實綮每用占歲熟誰能釀流霞盡澆塵萬
斛潤滑酥初團晶熒肌乍沐值茲商飈涼謝彼暑
氣溽回思抽蔓時烏輪何迅速今看結子成驪珠
正聯屬張如雲中蓋聳若軍前纛露濃濕凝膏風

微散清馥恒參植名園乃亦產幽谷芹味獻甘美
梅枝竊化育引領光範門與進安敢卜忽爾報詩
筒徑走紀綱僕明月與夜光自至本無足呼童展
素箋焚香再拜讀韞櫝仍什襲到手未忍觸句精
味自腴語溫心已沃暗投衹相眄珍賜誠過辱相
公一寸赤推之置人腹謬許蓬蓽賞對此秋容肅
預爲掃庭茵餘香藉芬郁

送唐守之修撰使朝鮮

科名昔日信無雙奉使新看擁節幢文帝德方升
代邸武丁治已肇殷邦　天恩遙布鸞臺詔春色

先添鴨綠江見說遐方沾化久采風珍重筆如杠

味泉爲宋司訓題

雅志平生不諧俗仕甘恬澹歸仍速胸中淨洗萬斛塵坐對清冷手親掬紛紛世味總不知玉壺自與人相宜恍開古鑑洞毛髮解將霏雪藏肝脾百年與爾共賓主日日觀瀾復誰許恩波慶澤兩增深識得芹池舊時雨

掃雪烹茶

鳳團初碾月盈盈旋掬氷花對客烹金帳羊羔人太俗松風蟹眼句偏清湯分古鼎雲凝碧味擬仙漿煖泛瓊自是儒家真趣在老懷端不爲渠平

對菊

坐翫幽花意自閒那知秋色到人間秖緣霜艷堪怡目不道瓊英解駐顏九日佳期應冒雨百年高興謾登山晚來相對題詩罷携得寒香滿袖還

內閣賞菊次韻

范老憂懷暫此閒玩芳時步玉堂間香凝白露含金氣彩映紅雲帶酒顏五色舊分天上錦宣德中賜文淵閣五色菊羣仙曾集苑中山東里諸老嘗賜遊西苑黃扉盛事真如昨記取詩筒共往還

讀鄧攸傳

天道悠悠本好還肯於伯道獨相慳爲兒存姪真難事痛殺嬰兒繫樹間

送于聲遠東還

世家能武復能文佐邑賢聲動汝墳不待頭顱紛似雪真看富貴薄於雲青山海上烟初霽碧樹林邊日未曛見說歸來多樂境何時樽酒得從君

送梅軒謁祀天壽山

隔夜簷前雨未休忽看霽色助清遊詩情迥對千山曉客思初驚一葉秋輦道青松陰欲合橋陵紫

氣長浮祠餘贊有觀風興喜見農家歲已收

在告北潭以詩見問即刻次韻奉答

多病偏於漸老年君言瞑眩有家傳句奇真評能治瘧身健那須別問仙幾見浮生開口笑幸同酣墜得神全示來火候元非戲燮理工夫已宛然

病中感懷奉答湖東疊前韻

庭樹秋歸又一年年年秋信鴈先傳高吟每羨池頭客大藥何煩海上仙夢入故鄉寧惜遠身逢清世敢圖全多君灼艾殷勤語誼重斯文豈偶然

得告在署湖東梅軒以賤日携酒見過病宁

不敢納二公聯句見嘲即刻次韻以謝

附驥青霄二十年殿前猶記聽臚傳敢當赤壁江頭句虛枉瀛洲島上仙已約故山分我半定看苑樹與君全病懷岑寂空齋暮却望高軒一悵然

再次韻東二公

已忘形處更忘年古道猶看一脉傳何幸有言如苦藥始知無病是閒仙星辰屢接黃扉近金石交期白首全試向浮雲開眼孔南山晚色正依然

獻捷志喜次湖東韻

山郭凄風滿目哀潢池竊弄亦兒孩九重恩逐綸

音下百戰功看露布來纖內尙遲旋凱奏蜀中先黏出羣才無端客抱深憂在天際輕陰未盡開

玉簪花薦宣聖香案次石齋韻

虞廷陳贄玉易象著朋簪元氣釀佳卉助成觀物吟托根何處所秋光凝上林誰謂杏壇遠千載愜幽尋願言挹芳潤敢孤獻璞心

次晴山太守東皐園亭詩韻

汙簡循良萬古垂應須樂只一章詩拊摩共訝賢人屈獻納曾承
聖主知舊任諫垣會見丹霄重奮翼不妨青圃暫舒眉

下車籍籍多佳政猶向閭閻問所宜

鼇峯類藁卷二十四

葵峯類藁卷二十五

詩

武廟輓歌四首

北伐威方震南征駕始廻永違天日表獨使肺肝摧帳殿三秋迥鈴歌萬國哀羊車空永巷寂寂望重來

武廟隆新謚　康陵啓古阡地堪金粟並事托曾形傳化育齊高厚哀思磬幅員北風吹素幰悵望九重天

玉輦今何處宸遊事已空淚多湘水竹悲切鼎湖弓汗簡千年後鈞天一夢中空餘舊戎帳金甲凜霜風

坐撫盈成運勤勞十六年威行夷虜道道出帝王全擬下輪臺詔俄成顧命篇臣民思報德翹首共潸然

孝惠皇太后輓歌三首

鳳軿天上去萬里碧空遙健盛踰稀壽昇平見四朝陵山隨地迥伏幰倚風飄懿德書難盡哀歌入頌謠

炎漢鴻圖紹宣仁渙號增徽音傳內則感治仰中興碧殿新開域玄宮近附陵欲知流澤遠萬代衍玄曾

日落重闈夕凄凉問寢辰方隆天下養不起夢中身南國門楣舊西陵殿宇新協天仍佑聖七十五廻春

耕莘圖

莘夫志天下五就何遑遑急欲行吾道初非為相湯

釣渭圖

非熊當日兆天欲試能韜塗炭吾心切浮名等一毫

郊祀宿神樂觀次湖東韻

月轉松壇夜未沉忽驚鶴唳碧雲深名高共羨新登閣地隔猶憐舊簪制出絲綸歸健筆風回韶頀托餘音齋居清坐渾忘寐塵芥何緣入壯襟

太常裔希大奉命祀山右山川

親贍　聖主紹丕旒西祀承恩去路修晉地山河眞表裏漢家陵寢自春秋客囊到處詩長滿鄉社經過榻暫留定有風謠隨使節歸來端欲借前籌

送右都憲王公致仕還閩

欲乞閒身厭上章賜歸優詔溢恩光苑花辭樹猶含雨臺栢經秋正帶霜一笑華堂開晝錦百年老圃剩寒香岸紗橫玉春遊地清夢還應遶廟廊

初秋即事次韻答北潭

涼意早歸蟬西廳坐獨便嗜書心欲醉得句骨如仙夢裏三秋隔塵中一榻懸願分金掌露相對洗煩煎

齋宿院中有懷北潭次舊韻

高樹斷寒蟬亭幽意最便獨來慚地主何處覓詩仙風細爐烟裊宵深桂魄懸得閒剛半日塵慮漫相煎

羽林惠指揮八十

瑞靄氤氳晝閣深綺筵稱壽動朝簪牙旗令肅留

餘韻寶劍光寒入壯心老夢尚依龍闕曉世家元住鳳城陰戰袍秋冷團花暗猶識將軍舊羽林

送傅邦器還保定

勸駕身從帝里遊西風又見擁行騶客樽共對燕山暮鄉思平添易水秋塵拂青萍歸袖底夢回綠草傍池頭故林好整沖霄翮見說南圖路正脩

郡守任丘李公禱雨有感

晚來一雨遍西疇回首黃雲萬頃秋聽得田翁爭笑語汙邪幾滿又甌窶

側身誰復事桑林甘雨回春價比金自是君侯忠

藎在江湖憂共廟堂深

郊行次聯句韻

出郭塵空一雨餘風光無限屬籃輿坐連玉樹心先醉老愛青山癖未除欲挽春回溪畔賞且留詩向竹邊書晚烟十里忘歸路遙識紅雲傍直廬

乘興來尋雨後山山頭惟有白雲閒聊橫雙眼蒼茫外誰着孤亭翠靄間野寺偶逢僧出定夕林時見鳥飛還千年紀勝諸公賦信口吟成不用刪

望雪

欲遣新詩當雪媒倚欄凝思日將頹瑞花未向天

邊落剡棹空從月下回老樹勸寒宜點綴宿雲含凍故低回農家賸有豐年望何惜瓊華遍九垓

和栖軒寫懷韻

咫尺龍門萬里餘緘詩我欲托雙魚新恩北闕重開詔舊業南陽一臥廬酒畔壯懷還磊隗望中雲路豈趑趄如蘭誼氣平生在自是良材異散樗

偶寒即事

古木留殘雪狂飈變沍寒閭閻多凍骨文字是閒官白髮愁邊出青山夢裏看幸無方朔困索米向長安

寒坐書懷次前韻柬希賢
此日真堪愛誰云是歲寒才微慚過分恩重敢辭
官倚玉班中立明珠衮裏看願言堅晚節松壽竹
平安
頌曆次前韻
須朔陽生後條風乍退寒龍飛寅起歲鳳至古名
官獨愧流年過誰將吉日看明時無以報夙夜敢
遑安
文華講退次湖東韻
典學元從一念勤每瞻經幄接儒紳龍顏天上光

何近嶹簡人間迹未陳還擬謨猷歸我后即看膏
澤到斯民日移深殿承恩處湛露分香藹齒唇
賞芍藥次遂菴韻
仙艷偏宜帶雨看吟邊野興欲忘官護香合貯黃
金屋競賞誰凭白玉欄坐久不妨邀月魄開遲渾
訝怯春寒東風携酒幽尋意豈為花前一日歡
別院花開夢裏看看花覓句屬閒官誰將異種移
瓊島真見仙粧擁畫欄幾朶瑞呈春欲晚一番香
動曉猶寒品題已入詞林話記取明年續舊歡
撫軒偶至翰院不果會留詩次韻奉答
不信游塵得上衣九霄鵬翮正高飛春來吏散槐
廳靜空訝仙鞭下夕扉
蔡董諸子應試大司徒近山贈以詩因次其
韻
位望中朝見幾人綵毫揮灑座生春願言諸子承
明訓事業相期與日新
稷下芳聲動後人祖鞭著處正青春不知此日凌
雲去分得天香幾朶新
謁陵即事
共乘新霽蹕崔嵬極目青天萬里開　列聖遺弓

終古在　六陵佳氣拂空來露華曉浥巖前栢野
色晴分石上苔不盡微臣蘋藻意載歌豐芑愧非
才
山亭讌遊次韻
雲擁山頭畫閣開分明仙境是蓬萊瓊筵欲罷仍
移席一派笙歌動地來
紫鳳啣書下閬東君恩臣節一函中塡門莫怪歡
聲動多少蒼生沐惠風
石假山成許共遊碧峯深處坐還留檻花盆草皆
春意暫對韶華一唱酬

何處移來海上山天然奇狀不容刊松間亭子塵稀到秖有仙蹤日往還

遂菴體國堂次虎谷韻

拜命端居退食堂憂餘雪鬢幾莖長股肱義切歌重續鐘吕功成聲自揚市駿也知裨國計息烽誰復問邊防中丞舊總元戎隊賜履而今侍上方

志存經世肯忘初温旨親承一札書補袞才須居帝右運籌心敢懈公餘腹兵百萬名何重騄牝三千詠豈虛西北長城眞有賴却疑表餌計全疎

玄兎

衣褐而今色變玄桂香蟾魄尚依然他時簡牘功應在且爲題詩記卯年

蘆雁

春來秋去解隨陽聲落寒空字幾行今日帛書無箇事蘆花酬畔月蒼茫

齋宿病阻次韻答北潭湖東

御苑春雲拂檻低幾年齋署幸相携壘逢對處誰居右榻憶連時獨占西多病無緣能倚玉幽尋有興欲扶藜郊壇只尺迴龍馭振珮空憐二妙齊

喜雪次齋宿韻

凍雲垂野覺天低橋畔詩成手自携玉樹忽瞻仙仗外翠峯微露帝城西即看占歲消愁鬢謾擬尋春曳瘦藜　聖主郊禋神報在好鐫寔刻與山齊

疊前韻北潭湖東

坐深別館月將低見說楸枰不用携聊遣清談驚海內也應白戰憶淮西聚賢已動天邊斗餘照還分閣外藜莫向兵家論勝敗千年公議本難齊時諸公對奕勝負恒不決故句及之

四時詞

碧棟朱甍照水湄晴巒烟樹晚相宜春來處處堪遊賞城市山林兩不知

誰家樓閣倚雲開石路縈迴半綠苔莫謂地偏塵不到窓前山色翠成堆

壁立青崖欲萬尋晚雲長是結輕陰誰人獨倚樓頭望一段江湖思不禁

翠巘丹楹景最奇來遊車馬及春時相看不用閒題品畫裏分明自有詩

山頭雲氣擁樓臺時見湖船載酒來笑對笙歌移白日仙家何必問蓬萊

淡淡江雲四望同瓊瑰飛屑滿簾櫳遊人莫訝衝

寒怯喜與農家兆歲豐

危樓百尺俯潺湲天外孤峯夕照間漫倚欄干頻
送目浮雲飛去又飛還

江畔樓臺映碧穹登臨冠蓋幾人同也應識得田
家樂詠諡豳詩七月風

送寧菴吳禮侍南還次戒軒韻

欲采秋英辦夕餐賞心真訝古來難十年講幄曾
稗闕一代詞鋒擬築壇前席佇聞宣室召行廚聊
馨少陵歡不禁渴思還留別醉灑雲牋墨未乾

晚境方看蔗倒餐清時道路肯辭難名高定合歸

芸閣詔重還應憶杏壇郢曲調含千古思嵩呼聲
動九重歡玉堂舊侶尋初約坐對雄談口欲乾
曾題尺素勸加餐乍見先愁欲別難誰道江山歸
眼界天將風月付吟壇意真自覺無他語會數猶
嫌未盡歡上念甘盤教暫去秋深驛路雨初乾

范蠡歸湖圖爲遂菴賦

姑蘇臺畔空塵爨將士爭賦河梁詩功成已見謀
臣去昨日范氏今鴟夷向來鳥喙終可識苦膽豈
療平時飢回首屬盧賜文種良金鑄象欲何爲扁
舟笑入海天闊蓋世功名一葉危更恐君王惑傾

國自汙寧恤載西施浮雲變態了無定人生役役
良可唾東望具區西笠澤烟波鷗鳥春熙熙高風
留敢槧居筆此意近真人少知遂翁雅尚重天下
幽齋坐對生遐思抗章幾度乞鑑曲巨川方濟歸
非宜青天萬里日正中他時試覓陶朱公

視學禮成次傅宮諭韻

翠華排曉駐櫺星縫掖雍容列廣庭共覩龍飛初
御極親從虎觀細論經光瞻斧扆分班坐頌起譽
髦傍禁聽千載幸逢希闊典不勝稽首向天廷

送總制彭公幸菴西行

才見中原樹茂勳西川節鉞又勞君旱霖合慰蒼
黔望岡火寧憂玉石焚要重雪山千古地先開衛
嶽幾重雲生平許國孤忠在試拂龍泉看斗文

湛翁壽排律和遂菴韻

極星光動紫微躔甲子纔逢七袠年人向　聖朝
瞻壽者天於昭代錫仁賢長源幼被重瞳顧司馬
名聞萬口傳襟次靜同氷映月筆端健擬峽傾川
玉堂清秘身皆歷黃閣登庸歲屢遷輔德地親多
啓沃求材意渴每詳延譽收士論歸依重簡在
宸衷倚任專視草坐移三島日押班立近九重天

恩銜顧命心尤切志挽明農道始全益事謙沖如受谷恒懷兢惕若臨淵疇咨晝接平臺外敷對春當御榻前池上絲綸須大手鏡中勳業未華顛徵言遠欲尋遺緒弘濟先看解倒懸衮鉞千秋裁史局憂勤幾疏徹宫筵臣惟圖舊緣貽厥治仰更新正翕然共説化機資翊賛端令率土盡鈞甄降辰瑞氣鍾河嶽襲座薰風謝管絃内法慣分頒老醖高歌誰續介眉篇青山閲世容難改古栢經霜節愈堅却望台垣更何祝長生籙已冠羣仙

送三江毛公致政還姑蘇次留别韻

乞得身歸湖上田笑看初服正依然搴綸頻覺行囊重乘傳眞疑寵數偏已遂完名垂信史不妨後樂繼鄉賢今朝祖帳都門外記取春風欲暮天

鍾馗騎牛圖

終南山下登龍客却跨函關老子牛見説英風驅鬼物一聲長嘯滿林秋

見素林公謝政以詩留别次韻

百年風節動冠紳别夢猶疑近紫宸舒卷道應隨出處明良歌已慶君臣向來借劒名何重老去投簪疏更頻莫詫清時高卧穩江湖元是廟堂身

晩從時序見成功昭代完名孰與同函底綸言優故老筆端藻思屬宗工嵩呼魏闕心猶北（公已得告猶入賀聖節）祖帳都門路已東共向梧岡瞻彩鳳高飛何用羨冥鴻

枯木寒鴉畫

北風吹雪開瑤空古木偃蹇如蛟龍萬里無塵天一色静看寒月光溶溶雲外靈烏歸底處東羽翩翩意相聚晩烟棲盡夜初深分得上林春幾樹

梅軒懷敬所有作次韻

牧皐扈蹕承恩地靈運吟春得句時聲應塤篪心

正切位聯台斗跡尤奇向來苑杏傳香遠老去軒梅照鬢宜共向名家稱二妙江湖廊廟繋遐思

次石齋韻送辛巷致政西行

琅函優詔許還鄉乘傳恩隨去路長梧鳳朝鳴方仰召蕈鱸秋思未論張閒來心已歸詩社夢裏身猶近御床便合開堂顏晝錦故園草木也生香

繞從天上覩龍飛又向山中賦式微萬里霜威身獨歷三邊露布手頻揮也知鵬運聊應息漫訝鷗盟久已違珍重朝端清望在衮衣還擬待公歸

四皓圖

烟霏散盡商顔曉空外飛流成縹紗白雲深處深復深居然地隔紅塵少中有四老鬚眉蒼坐閒棊局松陰涼黍顚楚蹶了不問紫芝香動歌聲長一日潛龍歸羽翼青山回首生顔色百年出處本無心高名留與人間識

序菴太夫人壽

宮諭李先生宗易母太夫人邉壽届八旬朝士大夫知宗易者相率登堂爲壽因憶先尊甫少方伯公昔以光祿少卿出守東萊德政在人最多于時太夫人寔贊其成至今郡之

士民感公之遺愛思念不置此予於太夫人之壽亦自有不容已於言者而况其鶴髮翟冠就養京邸享戲綵含飴之樂尤爲一時士林所僅見者乎宗易方以文學日侍經帷眷渥荐加則所以壽其親者寧有涯耶

午風亭畔謝塵誼好把黃封薦壽樽經笥相傳同外氏（姻邊姓也）悅辰重届即中元四知名[illegible]稱賢助三徙功深憶訓言啓沃上裨新孝理坐看寵錫正騈蕃

鴛鴦

芰荷池邊秋水碧蘆花洲畔曉烟白一雙翠羽日夷猶並宿齊飛意自適畢羅已遠莫浪驚文采聯翩霞綺明開說合懽花樣好未央宫裏繡初成

鵲

雪餘曙色廻上林老梅修竹寒蕭森枝頭兩兩來珍禽看却玄衣還素襟銀河路隔仙橋水翠華只尺彤樓裏漫向風前報好音東君親見龍顔喜

題黃編修子敬輓詩冊後

素紘一夕空流水紫氣千年閟太阿誰向嶺城山下過青青春草夕陽多

閣前芍藥次韻答石齋

閒逐花欄效冶遊記花時復向枝頭將開正值天初雨欲插還驚鬢已秋仙韻自宜瓊島近清香合付錦囊收坐觀物意饒佳興瓜李休論報與投

石齋滿考錫燕賦此以志盛事

天將佑國家世必生忠良茲固氣所萃而實道之常我明開景運哲賢蔚相望台輔代有人最著稱三揚今觀石齋翁傑出孰能當鈞偶登庸謨猷日匡襄屬時多艱厄苦辛乃備嘗勁氣沮金石危蹤類斧斫剝盡自得興泰極能包荒赤手扶炎精

綵筆書春王策同勃迎代謀如齡佐唐逆孼剪鯨
鯢妖氛掃攙槍才進茅斯拔化更絃亦張崑體回
俗習濮議正儀章凝然持震撼措之底平康邇者
重奏績感美溢朝行帝曰予嘉汝社稷功可忘爵
封讓巳峻公階辭更强居寵心恒畏撝謙德愈光
重惟南宮宴養老做虞庠曠典承先正懽聲動尚
方廣庭陳鼓吹仙侶集冠裳恰值神降嶽真疑奎
聚堂俎豆增桃實醴酒薦霞觴瑞靄曉呈霽寒花
晚散香載覩龍函下　温旨亟褒揚公拜稽首謝
湛恩誠議汪志感歌湛露醉墨灑琳琅却憶當年

夢兹辰正際呂君臣契魚水人物仰星凰直追韓
魏國不數郭汾陽千載旂常上勳業何煇煌歸視
籯無金但見笏滿牀留耕（尊翁別號）餘慶在食報應未
央願公爲蒼生眉壽等陵岡說命二三篇持以答
吾　皇

錫燕和石齋韻

望重淸朝識羽儀恩隨渙命下龍墀抗辭公秩風
裁峻踐歷師垣歲月遲燕鎬共看逢曠典生申正
喜應佳期欲陳黃閣無疆頌試詠彤弓一卷詩
周家燕饗重開日唐相中書四考時勳著呉爽應
未泯忠存黼扆肯言私御筵特遣名卿待褒敕親
承　聖主知千載遭逢眞不偶百僚瞻仰自相師

送幸菴謝政西歸次白巖韻

羨君勇退急流中大節堪誇一世雄林壑可能容
此老釣遊應憶昔爲童　九重早識星辰履八座
先收柱石功見說此行名教重軺車隨路是淸風

送彭濟永錦衣還關西次前韻

秦隴山川指顧中謝家池草句還雄坐連夜榻渾
疑夢笑對酡顏尚覺童司馬救時多遠畧將軍平
寇有遺功歸來故里餘淸興試續豳詩七月風

藿峯類稿卷二十五

鼇峯類稾卷二十六

詩

海山亭待月

歲序代謝欣值西成散懷寥廓金氣載清浮雲何爲皓魄方盈停杯一嘯水闊山横

梅花次韻東石齋

獨羨高枝映日開年年長是占花魁寒香只許詩翁識春信那憑驛使來人望纍垂充鼎實天加培植巽樗材也知上苑陽和早芳意無勞羯鼓催

雙喜

霏微凍雪壓枝殘無語雙禽怯曉寒却愛多情梅與竹解傳春信報平安

負薪

青山杳靄樹扶疏路隔衡茅十里餘落日束薪歸去晚檐頭猶有讀殘書

汝忠祀東方海鎮次韻

六龍杓御曉雲紅使節親承玉陛東天入虚危占分野人從台鼎憶先公沂山路接雲門近滄海晴看蜃氣空祀罷鳳池歸定早虞絃方擬奏薰風

升菴西祀次韻

紀元端巳兆升平殷祀猶關　聖主情德合神明真易感禮歸儒彥豈虛行瞻雲台斗應勞夢遡水岷江莫問程自是耆賢家學在重看相業出經生

厚翁扈從留都誕辰石齋有作次韻

上台光彩連南極此夕瞻依處處同勳業朝端稱大老文章海内仰宗工鬢毛多在甄陶下鈞軸還歸斡運中欲酌江流供壽斝鶴飛一曲意無窮

風竹

似共玉猷舊有盟歲寒相對與偏清軒前一夕微風動滿耳鏗金戛玉聲

雨竹

不比淇園與渭川托根上苑幾經年春來暖色含新綠分得天家雨露偏

老竹

傲雪凌霜歲已深天生勁節與虛心當時嶰谷誰吹律和氣應回太古音

嫩竹

庭砌真宜着此君新稍翠色欲凌雲舊封管子名非偶汗簡他年待策勳

閣前菊開

寒花元不爲重陽天遣深秋獨占芳開向金鋪渾一色移來芸閣更多香老年自信齡堪制鄉思還應徑未荒欲把幽懷共傾寫何妨頻對紫霞觴

九日海山亭

陟彼崇岡有暈其樹繁孰成之川巒增價維玆深秋載廻星駕周覽方隅園林桑柘維田務穡維場登稼歲云熟矣我愛則謝聽惟良辰菊香盈斝滇漲遠泛山翠環迸浩歌四發坐窺萬化回首塵寰風斯在下

同碧崖海山亭泛菊

佳辰扶病一登臺喜見長空霽景開地接海波烟浩渺山隨秋色晚崔嵬看萸欲和千年句采菊眞逢九日杯勝槩久湮今始白覩風須藉出群才

春鳥

修竹穿林鳳尾新落花時復點青茵雙雙幽鳥和鳴處滿眼韶華總是春

秋江

鳧鴈聯翩水面浮露荷烟柳照汀洲西風莫訝江村晩多少農家望有秋

大司徒洪洞韓公八十

投紱歸來十五春青山素節共嶙峋已看眉壽登周頌猶訝鷹揚起渭濱挂籍傳香還有子耆英結社更何人林泉坐閱承平日白髮清樽樂自眞

玉簪花次西橋韻

素質生成謝琢磨價高白璧豈能過占來閬苑秋光早分得瑤臺月色多歲久靈根依省樹雨餘清馥共池荷朝簪未脫空搔首相對其如野興何

秋海棠

獨向清秋占晚芳時人應未識幽香瓊英簇簇紅霞剪露葉重重翠幄張遠韻好同陶令菊多情還擬召公棠由來海上仙家種誰道穠華擅蜀鄉

粉紅菊

異品還嫌得見遲曉來春色到水姿香分月朶眞奇絶價比金錢似倍之韓圃也應同晚節陶翁端合與新詩殷勤爲向花神語莫負明年九日期

携琴圖

雲山漠漠江水湲湲與來獨往翛爾忘言

聖節日丁祀

時當後甲剛三日月到中秋正一旬華渚祥開軒帝出太牢禮重漢祠頻無由駿走依清廟欲效山

呼向紫宸君德光明儒道顯乾坤治化萬年新

驄馬行送熊侍御

去年旱蝗幾千里烏合群然相煽起驄馬東來指顧間念彼潢池亦赤子謀于方岳運籌書兒孽汎掃無遺飭狼莠既去嘉禾茂耄倪鼓舞安田廬奏上天顏爲之動曰此奇功良足重渙頒金綺出尚方恩光照耀騰歌頌除邪翼正眞豸冠一道霜風六月寒會見陟明佐當宁應將獻納寫衷丹

海山亭燕飲次碧崖韻

春光到花柳樂意滿前川睠彼高亭宴佳辰逢禁烟山靈與海若仙佩來翩躚放懷決漭外野與浩無邊遠臺雅好士塵榻寧空懸酒酣發長嘯應誦秋水篇

西莊十景

萬綠環亭

一亭屹立萬林中野色無邊與興同莫道綠陰成子後春來還見幾枝紅

雙流匯沼

汲得清泉注小池源頭意味幾人知地偏無復塵堪濯漫向滄浪續舊詞

茅棟晚涼

斗大茅簷面面開四圍花樹錦成堆莫嫌塵榻朝朝下要放清風入座來

峯臺夜月

土作崇臺石作峯月明偏惹露華濃有時乘醉閒登眺疑在瑤臺第一重

飛泉噴雪

玉龍噴雪下驚湍一道泉聲六月寒怪底池魚潛未得倏然變化本無難

怪石橫秋

禹貢曾書怪石文翠痕時見起烟雲傍人莫訝巉巖勢原自崑崙一脈分

白牡含香

洛陽芳品出咸秦名重花王自是真一種仙姿更奇絕素娥獨擅玉樓春

碧桃浥露

天台仙種定如何帶得東皇雨露多春到幾回花下飲不妨長映笑頰酡

藥欄雨霽

遲出分明異衆芳只輸姚魏是渠王朱欄昨夜微

過雨仙子啼痕濕豔粧

竹塢風清

萬竿蒼翠拂烟霄直節虛心耐寂寥多少妍華搖落後却從晚歲看霜標

汝涯太守禱雨有感

夏初不雨自春徂賢牧憂民事靡寧蔬食欲祈登菽粟步行何惜踐泥塗蒼穹一念精誠格甘澍連朝槁色蘇從此曾年書大有歡聲先已動康衢

送葉德徵北還

杭郡先公游宦地上流今日喜逢君百年志豈方

書盡一日名隨鵬翮開興到偶吟滄海月夢回長望太行雲衰顏別後如相憶莫惜刀圭數見分

落花

枫杪柔風向晚吹殘紅欲覓只青枝東皇一任花開謝蝶怨蜂愁總不知

送鄭尹得復知臨潁

斂取平生醫國手（素精岐黃之術）又從百里活吾民須知駿骨求方急莫厭牛刀試巳頻劒匣獨懸三尺水花封重見一番春相逢無奈還相別回首長途即要津

閣中對菊

上林花事自年年一掬寒香抵萬錢近坐故應詩有興醒看却訝酒無權獨憐晚節成知巳誰采秋英效昔賢須識金行精氣在試從月令檢遺篇

春景

深樹鳥傳風外語隔溪花發雨中枝試看萬物皆春意造化功成總不知

秋景

鳧鴈波清江練淨芰荷香冷露珠盈西風獨眺烟村晚一段秋光畫不成

安厓黃中丞伯隣在蜀藩嘗夢予有作後撫陝右以詩寄予因次韻答之伯隣前吉士也

感夢成新句開函涕欲潸三千巴道路百二漢河山共說棠陰滿遙憐栗里閒掖垣芳譽在早晚近天顏

山海歌壽南澧太夫人

君不見太華峯前終南山脉發崑崙兮雄峙殽函涇渭間根盤數百里兮西亘太白東藍關奇材異寳此其囿神物仙蹤往來窈渺隔塵寰方朔稱爲天下之大阻兮昌黎賦詠眞與林子虛相追攀自

古岡陵比壽兮一方勝槩超繡嶺而冠商顏又不見扶桑之東東海水鯨吞鼇負蕩漾青冥裏中有蓬瀛方壺之仙島環以弱流三萬里珠宮貝闕兮光燦爛芝草瓊花兮艷錦綺羽駕雲軿日繽紛兮宴集瑤池蟠桃結實動千祀不知滄桑幾變兮誰向麻姑問甲子緊維王門之母氏兮毓靈挹秀終南麓深處壼閫貞且閒蚤歲績紡以成家拮据以相夫兮德積從知天好還一旦鸞迴　紫誥兮珠翠陸離照雲鬟邇來鶴馭臨渤澥兮霞觴載舉坐閱籌添幾屋矣分明王母降人間玳筵瑞氣靡涯

涘槐庭偉器兮手持黃紙鎮東隅覲侍閒居樂未已金章紫綬兮代斑爛以衷交梨兮即甘旨聆慈訓飭邊防肅然憲度振頹綱壓不起兮波不揚志勤疏鑿兮欲矜民隱濟時康更有蘭芽蔚蔚兮青年英氣冲霄漢奮翼亨衢詎可量猗歟賢母兮世難得魚軒隨處增顏色壽何綿兮山不傾福何裕兮海無極

送雲南憲副萬山仲公之任

畿甸山川勝精靈產鉅材甚聲藝苑早脗次萬彙該筵仕留都日霜栢凜西臺志在補袞闕皂囊

衷前開卧治湖陽郡弱植豪強摧竟以孽藩沮阨命向東萊萊瀕滄海畔土鹵山多峻閭閻素貧薄而不苦科催加之訟盜息蝡䖥弗為災田里無愁歎坐覺淳風回維公飭群吏撫摩與勞來事集戒紛擾心協去嫌猜所以齋閣靜談笑啓樽罍或暇親文墨藻潤絕浮埃蘘遂臨渤海頻川入鈞台史稱二千石匪公孰追陪帝念黔中地須藉康濟才顧茲交夷警天威震霆雷渙命隨憲節先聲動遠垓　上方崇文治德澤徧枯荄越裳應入貢干戈奚用哉矧彼坤隅微詎能淹驥騋行看新命至旌

旆且遲徊秋郊雨初霽石橋長綠苔道出淮之滸喜氣溢南陔作詩話夙昔聊代陽關杯翹首五雲端龍闕正崔嵬

西園牡丹次萬山太守韻

殷紅膩白點青林黃鳥一聲春正深描寫總歸詩老筆栽培誰識化工心朱欄過雨香痕濕翠幄籠寒露氣森小圃得渠稱絕品停杯聊為豁幽襟

長短句

送杜太守永清考滿幛詞三首

恭惟某官蚤燕杏園累官棘寺一麾出守茟輿

召杜之謠三事持身克著龔黄之蹟聲流中外歡動邇遐茲課最而期及瓜爰涓良以戒行李二天均戴五馬暫駢謹製幛詞少伸輿慶

臨江仙

專城千里枕東海我侯剖竹三春赤心爲國爲吾民鶴琴清節久穚袴頌聲頻今茲考績朝天去勞勤允沐皇仁寵渥淋漓雨露新未論思召伯先期借寇恂

滿江紅

海畔驚風拂清曉涼飈奪熱喜我侯三年報政遠

朝天闕祖道酒傾桑落盡離絃曲奏陽關徹聽閭閻赤子頌父母聲不輟看氷櫱好風節看金紫好門閥定從今一歲九遷恩光稠疊柳色龍池沾細雨鍾聲長樂看斜月笑幾多白叟黄童空卧轍

風入松

五馬東來持漢節課最朝京遙向津亭别把酒西風情哽咽麴塵柳綠無須折好共循良書史牒芳名雅望天地堪掀揭便恐長才留　帝闕萬年玉燭資調爕

送李明府秉彝考滿幛詞二首

風入松

皁比舊擁談經席杏苑春逢重振廬江檄清風甘雨覃吾掖坐使淳龎回古昔蜃海秋高光欲滴卜日朝天去考陽城蹟準擬超騰辭枳棘五雲深處飛鳬舄

沁園春

紅雨飄楓綠烟壓柳秋滿山城喜作宰東萊瓜期已近課功北上星駕于征製錦雲開垂簾晝靜坐聽雷封起頌聲誰識簿書期會裏饒却餘情琴尊風月閒盟幾度平分半日清惜海國分携一千烏

道天門回首九萬鵬程莫唱驪駒休彈白雪試把甘棠次第看指日下璽書徵起豸立承明

送少司徒東魯陳公時勉致事幛詞

恭惟某官秀孕魯邦名高甲榜發分度支之任聿馳經濟之聲條遴選於銀臺繼虞龍而出納惟允尋超遷於僕正踵伯冏而旦夕克承爰舉望之既隆遂寵恩之荐及曾未踰歲陟副地卿乃惟效忠上佐　天子討存邦國方看劉晏之在唐心慕田園欲效陶潛之去晋都門冠蓋送者如雲皁父林丘到處可晝兄秋香奕奕巳呈

橋梓之芳而夕日遲遲正衍桑榆之景某等追陪朝著獲沾麗澤良多悵望行塵可祭春明漸遠聊成蕪句用代驪歌

畫堂春

青山雨後綠野秋深幽興許誰堪共上苑繁華轉首一塲春夢故園陶徑未全荒祖帳虞絃剛一弄整星軺曉衛微雨輕輾纖塵不動珍重落紅香閒畫來社酒新醅滿甕笑看桂子傳衣班聯禁從未輸霜鬢向磻溪且卜江亭顏楚頌望渀濬翛然遠引難留冥鴻彩鳳

送賓太守朝京幛詞

恭諗

大邦伯晴山先生賓公德器淵閎才猷充裕蚤掇瓊林之秀聿騰瑣闥之名補闕拾遺直氣尚存乎諫草黜邪翼正英風久動乎朝䌫迨晉秩于銀臺偶遭陰翳荐升華于刺史益勵清操雕此滇渤之區暫息鯤鵬之運下車問俗露冕行春憂切耕桑挈壺漿而勞來惠先凋瘵詢垢以祛除扞㹮恒虛角牙靡滯四民咸賴六事孔修行人自有口碑當道亦多薦剡𢧐𢧐政償奚懈闔右之楊熚熚家聲載覲燕山之桂屬朝正而有日實課最以同期留佐治朝丕覃化理厥漢世徵黃之美罔專于前人而虞廷咨牧之風復見於今日爰因郊祖聊寫輿情

謁金門

海邦牧善政班班堪録誰云素節如氷玉陽春滿部屋拱北紅雲在目赤子空攀畫轂曉日鵷行尋舊躅寵命端可卜

鼇峯類稿二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毛紀撰紀有密勿稿已著錄是集乃紀致仕後所手定前十八卷爲文後八卷爲詩朱彝尊明詩綜載紀有鼇頭類稿葢卽此編校刋偶疎誤以峯字爲頭字也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二十三卷

〔明〕夏鍭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七年映南軒活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赤城集二十三卷》提要

重刻夏赤城先生文集序

卓然介立於萬山之表峻嶒崩岁作作[illegible]初升令人不敢逼睇赤[illegible]其岱之日觀衡之祝融[illegible]先生家茲山之陽即以爲號其氣節似之其文章似之詩云高山仰止仰止先生者即其號可知其人矣先生去今幾三百年明史所傳家乘所載以及學士大夫所稱述亮節清風常如一日先生固不待文而傳而文之所傳雄深瘦勁削霄存液精氣所煥歷久彌新是則赤城山之先氣盡萃於先生文集中名山不朽茲集亦當與之不朽也嗚呼吾台文獻苦於無徵久矣宋

學士之圖經二劉之江東天籟其時皆傳播藝林至今欲睹其片紙隻字而不可得然猶可諉曰遠至興先生同時而興者名公巨手蔚然林立而著録之書僅留其目獨先生文章能與氣節並垂不朽此固先生著作之精神有以干雲霄排風雨蔚林樾沸清泉與名山同壽

而亦先生代有象賢能寶重遺文以無失先人之舊夫是故手澤長新作作熊熊與赤城山光氣並煥也文集凡二十三卷一刻於嘉禾沈公概再刻於涇縣王公廷幹三刻于太平趙公方崖迄今歲久版湮先生十三世孫建寅慮其久而失傳也命子名賢取族姪鳴陛家藏

舊本鈔録之今年春名賢與族奇澤正綸鳳鳴一乾軋元暨子鉦江正澗即舊本詳加校對登諸梨棗俾傳瑗具道所以重梓之意傳瑗自維末學望先生之門而不得入何敢為先生文集敘顧讀先生詩若文有年矣仰止赤城山者輒欲題詠霞標以見志服膺先生文集者

幸得附名末簡以增榮是所願也因不辭鄙陋而為之言

乾隆三十有七年歲次壬辰正月穀旦

同里後學徐傳瑗頓首拜譔

題赤城先生集
赤城先生嘗自裒所著書以十干類爲卷目藏于家其始得嘉禾沈氏槧梓之曰甲乙選稿既而王君廷幹讁戍吾台鄖甲乙稍廣之爲七卷鋟諸郡齋甲乙先生手定節取貴精郡本襍眞贋雌黃者或似是之大佑昔從先生仲子河得其全草錄置家笥屬海寇至燬焉頃承留臺之乏過天台復得前鈔合甲乙與郡本參列質校一是皆以先生手澤爲的侍御會稽俞君汝虞好古而信先生遂圖所爲廣其傳者夫華國之具六籍尚矣嗣是作者若林孰不自以爭雄方

駕顧其品藻味旨迥之曠世恆鮮以聲氣應求卽孟堅之於子長猶隘心焉先生學古成名當憲孝二朝全盛時稍試輒退遺榮以勵俗乃其履素貞方確然不入緇磷者又足以濟美先公而成危行由之立言名世非具有華實者邪先生嘗言李唐作家惟韓愈氏八文俱傳噫斯其自擬倫矣然退之起衰八代歷唐迄宋始過六一爲之知己以遂昌鳴至今先生沒未幾乃値吾侍御樂爲暢發潛耀俾繼今作者獲覩其全其於品藻契許殆速且長覘昔所謂若翡海鯨縈星五緯宜必有辨於此云集凡正辭二十有一卷加別錄二卷爲外集于以廣嘉禾與台之未備似是或寡而夏氏之故亦與有徵焉
嘉靖乙丑仲春既望南京刑部尚書同郡後學趙大佑書于金陵官舍

夏赤城先生文集總目

卷首

本朝欽定明史列傳

卷一

賦四篇

卷二

詩四言五首

詩五言絕句六十三首

詩六言四首

卷三

詩七言絕句七十二首

卷四

詩七言絕句一百零九首

卷五

詩五言古一百四十九首

卷六

詩七言古二十六首

詩長短句一十五首

卷七

詩五言律一百二十八首

詩五言排律四首

卷八

詩七言律六十九首

卷九

詩七言律四十三首

詩七言排律一首

詩餘三首

卷十

雜著二十九篇

卷十一

奏疏大疏

卷十二

書啓四十五首

卷十三

序三十篇

卷十四

序二十六篇

卷十五

序二十六篇

卷十六

夏赤城先生文集總目終

本朝欽定明史名臣列傳第四十七

夏塤字宗成天台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巡按福建繼清軍江西發鎮守中官葉達恣橫狀達爲斂威以薦超擢廣東按察使時用師歲久役民守城塤至悉遣之成化初奏猺獞弗靖用兵無功由有司撫字乖方賊因得誘良民爲徒黨劇寇數百脇從萬千進則驅之當前退則殺以抒憤害常在民而利常在彼況用兵不已供斂日增以易搖之人心責無窮之軍費恐外患未除內變先作請愼選監司守令撫綏遺民彼被脇之衆自聞風來歸帝深納其言尋遷布政使調江西八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苗獠時爲寇塤立互知會捕法賊爲之戢古州苗萬餘居爛土久時議逐之塤謂非計松潘參將堯彧請益戍兵三千又力陳不可皆得寢已奏所部將校多犯法奏請踰時輒至遁逸請先逮繫然後奏聞帝可之塤剛介善聽斷所至民不冤在蜀二年民夸畏服然厭繁劇與時多齟齬于鏇獻詩勸歸塤欣然納焉年未五十即求退章四上得請既歸杜門養親不接賓客又五年卒鏇舉進士宏治四年謁選入都上書請復李文祥鄒智等官罷大學士劉吉忤旨下獄得釋久之除南京大理評事疏論賦斂徭役馬政鹽課利弊及宗藩戚里侵漁狀不報鏇素無宦情居官僅歲餘念母老乞侍養遂歸家居三十餘年竟不復出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一

同郡趙方厓先生原定

嗣孫名賢重梓

賦

居閔賦 少作

居邑邑以無故兮莫時命之大乖抑所遭之不猶兮記前聞以與懷二八生而遊虞兮傅巖築而登台偉姬旦而何人兮下白屋之微才孔曰鮑叔其賢兮實導桓以相賊夠常何之備武兮忘驟薦乎家客悲此義之不嘶兮胡天經之與地則荷青紫之既登兮班

濟濟而忌刻羣奉己以下上兮詣元元其疇依惟予心之不然兮痛孤憤於羣嘻豈肉食之爲鄙兮伊布衣之有知感鄧生以杖策兮叫帝閽而謂之嗟此願之不遂兮恆日夜之怦怦忽掩卷以長歎兮將投筆而趨耕聊徙倚以登眺兮薄遐想於青冥悵天道之幽元兮考古人之攸行甯子伏而商歌兮三閭放而楚聲其一舉以該輔兮一從彭咸之故也豈繫其劣而湮兮固與亡之數也苟此理其或然兮吾將蕩而不慕也樂得此以卒歲兮茲未久其又窮也昔尼父之年老兮有歸與之歎音彼賈生之不羈兮終泣涕而隕身非夫人之好勞兮固懷鬱乜其難任眇予身之不蛩兮志須洞其無垠奏黃鐘於瓦釜兮挺堯舜於君民抗危辭以激烈兮忘此身之賤貧譬負山之蚊蝱兮爲昭代之杞人衆與我而不和兮婉相告其猶疑競貪婪以交征兮謂淸士之非宜紛嫚婿以干寵兮謂靜女爲弗奇毀方爲賢兮緘默爲忠揭囊爲利兮被服爲榮居上爲顯兮位超爲通圖回其始兮不慮其終謂天蓋高兮后土矇乜陰騭爲誑兮殃慶害從誶曰野響合節兮大音不諧儉人得路兮正己無階吁嗟然兮吾將與達人以忘懷

道上賦 朝覲之歲

白日照兮平田遠樹叢兮山前人家兮樹邊道路兮綿綿予不盡兮風煙樂有餘兮人閒草榛乜兮滿路稻稜乜兮彌阡見夫人兮憔悴把黍稌兮嬖無館輪弗埋兮帷弗褰慮道上兮流金錢　君門遠兮誰爾憐不忍見兮此事空激切兮拳拳

山行及春賦

梟梟竹輿履平野以逍遙漸依山而嶇嶇岡蚴蟉其如結路嶷無而旋縈行客齊踵僕夫偃蹠鳴泉相隨乍聞乍失藤引梢而斷流樹舁枝以欹滕朝與暮止

爲狀不一萬壑停霧千峰迎日嗟予之行也乃在春三之前躑躅爭開靑山欲燃天垂繡幄鳥弄管絃桑柔麥秀風淸日煖(同暄)當此之時樂不可言旣而雲漏㶸回疾雨如馳澌帷發蓋衣製濡眉何所避趣此有叢祠噫尋常行路而憂樂隨之況乎冒權竊柄寵祿是持夫然而曰恣樂而無憂我則弗知

三心圖賦 (爲張揮使浩希孟)

戊辰之冬十月望近夏予至自唐與放舟羅浮並山而征鹿城伊邇九山斗形適流目於兩岸見土著之擧英立平阜以號風倚晴霽而擁雪葳蕤閬秀的皪

含滌聲影慘而江天色氣矜而寒節巘崱之卓節堅冰呼酒相屬神往心傾噫此庸非吾所謂三心張侯所交三勝引者耶爾乃喚醒羅浮之夢洗拂西山之節倒落祖龍之封相與一笑冥心元同當此之時亦不知三物者之爲予予之爲三物也然則世有能尚友三物者豈眞面交也耶三物在傍如聞應聲返而登舟行人有程

卷一終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二

詩四言

由佛隴尋太平寺

空山杖履獨樹孤雲何以寫意有僮無琴(動州)

赭溪之曲

赭溪之曲樂而不悁彈琴石上水流日高

發國淸投高明

深山小路脚帶鳴泉澗收隥起雲斷石聯碧落過輿地底炊烟險中集勝理或補偏計程豈晷跳下靑蓮萊

根宜百事邑耻一民灌園人富金谷人貧

芝山爲新昌呂中遂賦

甘泉瑞氣商嶺高風三秀奕奕九光融融香吹雲暖邑映崖紅誰爲此號與山無窮

詩五言絕句

和張白齋竹詩韻 五首

種少留雲戶看多破石衣晚來王母信靑鳥到牕飛

種竹半畝地生孫無地容強須留八尺安榻臥人能

公庭小莽蒼分得湘川霧龍身半倚牆鳳尾全侵戶

愛裏坐簀在食看木榻移晝長人吏散語鵲下堦時

結伴只湖石分家自剡溪至今煙雨裏猶作越禽啼

睡鴈

當日飛鳴罷睡成烟月圖沙頭羅網密莫信直更奴

題畫鹿

芼食春風閑相呼暫出山野情隨去住幸未飾鈴鐶

陳文佩文治南樓同堯卿西川賞冬菊一枝

南園獨菊花火色鮮纈乜道人不出門清心幾翻雪

臥病聽德威談文說梅花開

碧瓦翻晴旭春風偃絳紗老夫朝起病童子獻梅花

梅花

野水槎邊去梅花石上眠病夫無料理閒作一溪烟

謁劉諫議祠

苦口當時味餘甘在後昆不須憂社稷廟食近君門

柳塘霽色

綠漾風紋細黃垂日線齊一年春好處回杖柳塘西

孫家水碓小憩

泉石分丹壑行楊蔭綠漿風高時颭水雲淡欲書空

獨行

山靜疑消雪秋清欲近人獨行紅葉路空意自相親

柴門

二里溪橋路人家水影中柴門經日掩紅葉滿籬風

夏霽

展蹤泥裏少夏意雨中深散帙留童子溪頭欸綠陰

曉起

曉起營何事呼童扫野亭夜來池水滿溢却幾多萍

遊躅

地逈有人到山環無路疑孤烟明翠隴小雨亂黃鸝

春風

柳染家家綠鶯調個個遷春風亦人事到處肯相隨

紅梅

東郭尋梅去南枝北杏來未須標格在顏色任人猜

畫鷹 附白之下 濤瀧躍雪

稜乜鍾岱姿立當千丈雪條籠厭粒腥海恩正孤絕

送周潤夫還德安 二首

涼月旗亭酒秋風席帽塵明年攀桂客今日折楊人

漾水隨舟月郎關逐馬塵誰知路傍客還念却思親

送王汝化還汝陰 二首 獨花御瓊花 汝穎有山名望到

翠竹碧梧址鵷雛忝養翎冲霄從可卜穎水向來清

客路獨花觀鄉心雙柳亭家山眞望到旅夢幘峰青

次野泉韻送前人

人擁千峰去秋隨一騎清雲泉寫不盡應共別離情

端陽雨

北舍纔翻廇南疇已破秧貧家無節物好雨作端陽

又

正是農忙候廉纖雨及時幾多荷笠者歌笑向東菑

又

端陽九子糉鄰曲競相貽喜見甘霖沛豐登定可期

城門歌

曉月催歡起春波映酒深彩船長遠去草色自城陰

叢祠梅

亂石托孤根犖楼避清芬空山人不到花照主人衣

石橋

嚥空出雲蘿墮地作烟雨我來三出日片息不得語

題書屏

周秦俱失鹿山水自青空草元人去後淡泊在隱中

丁家牡丹及其留殘

洛水明霞委陽臺滿月殘春風只半面留與老夫看

館寶𡸁別寺僧

瓷茗分禪榻看花悟佛乘甬東無限寺只與寶雲僧

臨溪歎

好日臨溪石潋潋風吹衣中央水自去四面山空圍

送李府公

紅葉青山路離亭酒不慳病夫觴五字赤子望公還

寶興

下井藤爲縆升天翠作梯鳥呼青雨歇僧語紫霄低

溪行

溪行見紅葉流水認桃花欲借胡麻飯青山無阮家

見離人

今夜月色苦離人此出門不知門外月還照幾黃昏

送周公子臣省親還家

公子行色好輕輶不染塵鱧罔一杯浙杭越蕉垂雲

送春

把君今日酒滿送春風去明日又誰家南園看綠樹

是日飲表弟徐世靖明日趙子相秀才家南園綠樹殆識

官舍對菊

雨瓓黃花艷晴軒漆几幽但看無意採不是故園秋

其二

亂蕊銀牙細空堦石髮長呼童安短几明日作重陽

古寺梅

玉種旃檀隙珠搖定水波空林人不到香趁病維摩

大江

十年聞此水今日見金山舟楫分明在風波欲渡難

送蓮渠周公入覲

三載人中最萬邦天上班冰霜行李好赤子意相關

送唐大尹

良宰如公少青天共一輪臺臣有耳目無犬吠花村

遊黃嶽九峰

臥榻驚秋晚傾杯苦夜分十年三度意笑對九峰雲

贈晚江

徙榻九峰下東涯理槳錯蘋香水自綠只愛晚江濤

臘月廿四憶掃塵

我屋空梁燕今朝定不留可憐青竹葉不解掃閒愁

月下獨坐

一片秋空月流光在戶庭更闌人不寐蟋蟀壁間鳴

思君如思婦二章懷姜仁夫

思君如思婦分手見君難君還復入室我去路漫漫

思君如思婦君思我不如東西與南北百歲與君居

閶門

出自薊北門來聽與越曲孤舟與病客今夜閶門宿

贈徐童子

童子有春風來傾一座中問年十五六家世屬王公

見歸戍

碧山歸暮客紅葉渡秋溪白頭尋舊里門巷不曾迷

寶劍詞

寶劍匣中響自傷久難開丁寧謝莫動安養濟時才

廣陵坐中酬伊侍御

我本山中客孤舟觸熱來豈知淮海上六月對霜臺

移舟

泛月尋山寺移舟宿水亭好風吹雨過仍臥一潭星

友人別業

鳥語四檐靜人來一室清龍琴掛素壁風動自成聲

青銅鏡

新磨青銅鏡自將照雙眉雙眉如可改是妾寵增時

送趙戴夫北上

十載親華槳去聲何無阜世心薰風次第長好去聽虞琴

詩六言

初夏岳祠別室午枕三首

丹棘一叢苦甗紅榴幾點竹屏鼠跡明牕午到烏聲

午枕初醒

香褸細縈素壁松絃只隔紙牕有酒不須更去眼中一榻無雙

幾家門巷如水一個衣冠似僧已借閒牕几榻不妨靜院香燈

題八書屋

築室數椽買檝藏書萬卷尋山吾伊聲裏猿睡勃窣行邊鶴還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三

詩七言絶句

奉和家尊述懷詩韻 二首

兩龔謝病淸忠重二疏歸田逸興催除却榮名俱有盡何須星鬢上雲臺

尚父白頭纔任重不因衰老自相催一從興起西周佐渭水秋雲鎖釣臺

霞城別意

越王城下月荒凉曹娥廟前柳帶霜日暮輸蘋定何處一聲南鴈斷人腸

送范寧國起復去京

越江秋晩水如天一曲離歌萬里船君去好開經濟手我今流盡利名決

立春日懷孫允防

岸柳條條欲耐寒東風昨夜喚春還江邊幾日無人問臥聽流澌下急灘

栢樹爲風所傷

庭前種栢小雲林齊結青帷伴我吟一夕大風門列戟便添月色眺遙岑

感事

死生去就兩戈矛怪見功名得到頭昨日逢人談世
事歸來端坐數前修
方石先生以詩促我遊金華答
宦轍西遊訪道宗也勞推挽去匆匆平生遠味酸鹹
共淸路難忘一笑同
烏傷舟中別諸公
丈夫莫負此回生誰在人間浪得名今日烏傷江上
別秋山秋水總含情
謁顏孝子墓
碑委文章眠斷草樹貪歲月立空祠行人莫問千年
事只有青天是遠知
謁黃文獻公墓
勝國文章終此坎客來下馬坐荒芽青袍白髮雲仍
在道上牽人具酒肴
贈金廷器曾共場屋
破趙歸來立赤幢淮陰人道世無雙誰知此日論攻
伐意氣還從廣武降
送杜縣貢去
路傍青草雙輪盡臺上黃金萬馬空總謂聖朝能
致士不曾見有破齊功

送王一齊出京
九衢白雪凍飛塵十里青樓醉殺人君獨衝寒向何
處馬蹄不識御泉春
用白沙韻寄仁夫二首
路遠黃雲着夢通鈞嚢長在赤霞東輸君馬上添詩
稿直到江門聽竹風
我家近住玉平臺早晚隨雲並水來只恐鳳山三百
里白雲出去水流齋
錢塘遇實夫遵道二首
相逢塵土卽相從十里肩輿到晚鐘莫道別來難見
面一書兩歲始開封
遠客深藏北市頭因思姜董出門遊褰衣不面知新
雨涼葉西風滿路秋
杏花二首
遲日高空瀲碧波杏花明月路人多曲江一去無消
息此日闌干柰爾何
春在鄰家華屋傍數枝紅艷拂雕牆雲車忽枉千妃
下太向人間不掩藏
途中口號
肩輿百里出無名旅飯三朝若有程四面青山裏雨

裏野花苔石笑人行

贈陳敬所

嘉植先生墓草青秋山居士杖藜輕平生兩眼看人
破生死陳家老弟兄

吳掌敎寓舍看菊値主人不在 三首

細雨斜風濕面來冷官門戶晝常開入門數盡黃金
朶不見陶潛籬下杯
插罷踈籬護雪根先生騎馬欵人門客來只向黃花
笑不見先生亦不嗔
花面紛紛向客開折花插鬢弄空杯緣衣門子提壺

去應報先生走馬來

間日新霽蒙招飲花間

泮水東頭菊滿園淸香吹到野人門明朝更約看花
伴認取靑苔舊屐痕

過鹹塘杜氏

玉堂先生之子孫買山築室便成村家藏萬卷無人
識秖有揚雄解到門

書學步莊壁

廿年長憶故人園及到來時人已仙情似山陽愴鄰
笛山陽猶是舊山川

舟泊張外郎棚

落木孤村帶夕曛寒鴉飛盡水沄沄故鄕此去一千
里終日船頭望白雲

臘月望見月

半落空江客影單冰輪飛上水光寒閨中此夜思千
里一樣團圓兩處看

廿九夜

一點寒燈一酒巵異鄕今夜不勝思我家兄弟高歌
處正是天涯墮淚時

除夕

孤舟夜泊驛門前燈火家家正未眠遙想高堂應念

我兒今何處送殘年

晩眺 三首

低日射人千尺芒野風吹斷晩蒼蒼山歌一曲騎牛
去家在林鵶第幾牆
半寸寒蕪沒晩光一川野水甲鱗黃道人吟罷回寮
去牆下歸鞍鄰舍郎
門外晴溪日幾回白沙巨石沒塵埃烟浮翠緑穿山
去月掛銀鉤入水來

臘盡出郭

短籬茅屋覆青天野煦松絃白路前車馬蕭條依暮
色川原遠近曳寒烟

暮春襍興

綠枝幽砌雨絲絲桃李小園花亂飛居士閉門無一
事安排詩話送春歸

遊聞法寺 三首

青鞵白路出門閒便渉深溪望遠山滿地野香垂手
過一潭晴影看雲還

黃花細路到深山只憶書帷在此間鳥喚樽前山雨
歇人歌伐木不知還

沙明水細渡江船鷺白鷗元共此川忘却百壺先準
備隔波呼取酒家錢

山中襍興 六首

一枝斜竹小溪清宜有幽人在此行路轉沙空見茅
屋木橋跨水不知名

門外清江是釣家白頭老子臥晴沙漁舟一個午風
靜移向中流載柳花

雨過青山偶獨行藤花穿木小菴清半牕綠意無人
管付與幽禽三兩聲

漁竿擲在白雲溪有個人家住水西茶樹重重人不
見釣槎乞與煦山雞

行過深溪放馬蹄草茵鋪到小堂西陰陰竹路殘花
滿童子開門鳥自啼

何處風光欲斷魂水邊雲裏有芳園馬蹄不識山家
路相趂溪聲到小門

夏日齋居

鄰桑分蔭過牆西燕壘蛛絲戶牖低獨臥小齋清似
水晝長惟聽一聲雞

學舍看菊

秋山霧裏忽疑村跛履來看雨打門門外綠江吾釣
處黃花應識白綸巾

秋夜與客論事

肉食何人補衮忙白頭野老說行藏草堂一夜南風
急恐有微言徹 帝傍

柳塘春意爲大衆公獻

綠染萬絲朝雨歇青磨一鏡午風和此中生意論車
載紅杏枝頭著不多

陽明洞 二首

射的仙人我所思幾年鸞鶴隔天涯絳衣招手青童
笑初入陽明洞裏時

雪繭冰綃寫百篇道人與在墨池邊我來親見蛇龍
走疑是金壺墨汁仙

飲横舍竹洞

苜蓿杯盤欵翠宜刪留眞荷主人私醉來書遍琅竿
節盡是新開竹洞詩

送陳二尹之任新城

上手相逢下手分十年重作雨晴雲憑誰製徹新城
錦好去添花與令君

養虎圖

畫地靈踪收小紙上堂風色動長林于今开爪如麟

角空使昆吾鐵數尋

曉出德勝門陪祀諸陵 二首

丹地朝辭出九城散班先得拜 皇塋馬行朔野不
知遠日在蒼龍闕角明

雲沙一望接龍城迢遞三河數去程最是此行奇絕
處烟中山影漸分明

送柴司訓之沂州

帝城不與共羈愁木鐸紗廚自小舟一路春風吹恰
到先生新教浴沂州

暑飲張都閫爛柯深處

一幅湘簾雲影淨半池梅雨石痕新爛柯深處無人
到除是桃源洞裏人 子寅天台人

乞歸

自是病駒辭轡絡還同朽木去鎸劖綠袍再脫青山
外居士仍題舊隱銜

到家

廿年放免因多病兩度歸來不當榮但使升堂歡老
母不勞負弩長官迎

送陳訥齋秩滿北上 二首

油幕飛塵到亦稀十年官冷釜生魚傍人莫道歸裝

薄抄盡雲房石室書

潭松遠折一枝清把贈先生表意情楊柳千條南陌
上尋常一樣送人行

竹坡 爲李一之

苔阪烟牎瞰幾竿耳邊長是寫鸞湍生來一種蕭匕
意幷與將軍劍石寒

畫菜 爲某縣丞

攬得村園紙上看紫霜黄滑露華鮮良工健筆如流
水不寫司徒食萬錢

梅 三首

樹老苔深展齒新竹邊石上獨來人從敎不放一花
面遠水荒煙自寫眞

銀粟鐵梢微有韻冰條玉串更添寒老夫意思諸人
别不逐花頭蕊脚看

山店野橋慵挈杖天風雪意一題詩千言萬語丁寧
處不是梅花了債時

踏雪送芹齋途次口占

馬足凌兢雪後來莊家乞得破寒杯眼前好景粗能
說一色銀花遍地開

送周貳守上最天官

半剌全才地望高囊書蹔去最天曹春風疋馬燕南
路應有行人識佩刀

寧海蕭文學觀得子在洪忠宣作簿生适處

渠浦家聲第一功來看海水振儒風焉知木鐸非龍
節三瑞于今不姓洪

畫鶴爲張都閫希孟題

一筆能傳萬里心春風吹雪午堂深更須寛買明州
絹添寫將軍大樹陰

卷三終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四

詩七言絕句

九里松

九里長松石路平行人因得說思陵何如形迹消磨
盡蔓草晴原鳥一聲

戲龍寺粉板

桃皮鉢裏分香飯栗尾牀頭散白毫城市客來何處
覓小牕梨葉墮紅綃

送南溟行 别有序

贈行一字爲君裁淺薄休煩到處開別後有情魚鴈

在江山好處首頻回

江雲閣舊韻答張南川

潮落潮生一夜船等閑招手隔澄川三年再上江雲
閣七字詩成萬選錢

觀音草

西來小草異蒿蓬天地生時別有工怪見著根泥土
上只消水石養青叢

獨鯉爲陳立之賦

空堂白晝風雨入好手驅濤轉石來便覺禹門眞眼
底暫留魚服待春雷

聞法寺見雪二首 時有筆硯之事

李邕碑版我非才暫借僧房下硯臺一夜山前頭盡
白隨風錯認灑空來
佛在疎林少竹間紺廬新衲衣閒從今準備常遊
地渡水穿林不出山

呂聖功徵時圖爲盧仲賓題

萬間大廈與雲齊四海無邊快托棲獨有相君無住
處滿頭風雪對山妻

石峰新居

屋後青山好卜鄰酒杯今始遠囂塵已開竹路通閒

客還種梅花映主人

遊龍潭中道次貞齋韻二首 時歌者怡雲在

掃石班荊水氣凉更教纖手送清觴百年病懶偷閒
地笑折山花續佩長
蒼西過雨麥風凉路滑諸潭坐引觴剛道白龍藏處
密一溪流水遶村長

秋江別意送胡明府之任會昌

雙鳧西向虎頭州白鴈黃花一櫂秋唱盡陽關好分
手夕陽流水莫登樓

要以莊永言探梅二首

布韈只與藉溪便一個荒亭許打眠每到秋深看罨
畫萬株紅葉隔青烟
已傾雪渚春生句未遣烟蹊歲暮情符語南漪幷北
阪好來相伴探梅行

曉步雙峰

雙峰獨步興難裁遠日曈曨海氣開塔影不隨流水
去櫓聲還趁長潮來

後園棠梨三首

可笑無詩與海棠年年杯酒賞春陽自家園裏婆娑
地絕勝風流在許昌

若個名花擬太眞妖嬈何必點去埃塵蓬山不隔陽
臺近狎恰臙脂小朶雲
徙倚春園日幾回還於月下認芳菲瑤池燕罷歸來
晚醉臉勻勻萬玉姬

石溪新居看梅作

凉風捲葉洞前林臘近梅花只上心一夜茅堂寒徹
骨新詩還向賈家吟

過江梅

白纖帽子青藜杖閒問梅花上小舟何處茅堂春信
早暗香吹落半江流

野渡梅

一年夢想在橫枝暝薄長林似有期數點曉星流水外行人回首放船時

梅

雪伴烟籠添寂韻天空日白奈閒愁屋西三叉尋梅路段段苔衣破杖頭

遊溪南飯飽家同行陳敏之子弟德文二首

踏徧灘沙不問津褾裾水面過橋人農家本在山中住渡水看山步步親

僻處生涯耳得聞山居楚楚隔塵紛平沙短日相將去拄杖前頭玉笋雲

春雪桃花朝日

燭龍銜日照園扉縞素叢中錦一機滿樹桃花三尺雪人間此景見來稀

送兪正齋奏績北上

秋來幾度送行人黃葉西風把酒頻不似今朝分手處斷腸回首萬山雲

送蔣先生制還淸湘

春日離亭柳半青楚湘南去數歸程嶺猿莫遣啼江月中有孤舟泣母行

畫牛

力盡南岡兩耳低閒關水草逐東西淋漓荳粟雕文皂却怪豪家有瑩啼

遊萬年寺午飯護國寺戲贈寺僧

一舍西來集鳳麟個中門戶不通塵桃花流水仙源近羸得雙姝作比鄰

秀溪路

細路迢迢紫翠微竹輿披草露翻衣午時正坐妙蓮閣指點羣峰下夕暉

六月雨

欹葉雨聲無日無大聲歷歷小虛徐朝來破我北牕夢起讀春秋六月書

賞鷄冠花

赤羽幢幢立地齊紅雲朶朶壓闌低一年花事今何許看到階前萬木雞

送秦知衛歸古燕

燕趙悲歌舊所聞紫髯今識老叅軍一杯歧路何言說我只煩公弔樂君

青山白雲圖

誰捲雲山上畫杈作看白水浸青螺栢臺寫贈薇垣

老青白因人筆意多

歸途口占小詩二首 還謝府公顯東橋

十日淹留燕語頻壁間木榻不封塵春和著物原來別未說區區若飮醇

返客難忘戀主私更堪回首暮雲滋囊衣添得春風重莫道歸時似去時

送黃典幕入覲

明光朝罷上功牌車馬　綸音奬異才遥想一杯開歲酒五雲深處說天台

華亭舟中弔五同年

天入蒹葭送落曛一亭華月滿江雲耳邊彷彿山陽笛滴淚鳴舷詠五君

早發朱涇卽事寫意回東吳黃洲

操縵誰家手不停終然一曲少人聽十年裏足知音盡漫載孤琴過鶴城

嘉興路

燕吞弱委此封疆流水寒鴉幾夕陽兩岸荒烟時盼望眼中應有欒兒鄉

理書丁丑歲暮

檢識籃分手不支九流四庫眼中滋却憐學殖今荒落記得祈招一首詩

贈余考功仲栗謫戍南海

從來皇極要扶將落地男兒幾個強老去不爭閒意氣望廬先拜重吾鄉

書李獻吉送閔柳溪詩卷

客來投客荷從容滌几罏薰帶笑供開卷只疑風雅作眼中人是李崆峒

五峰

勝國文章讓子工鴈山十記見奇胸平生耳裏聽佳作樓上今朝是五峰

再到竅巖憶趙半江舊遊

昔年誰共鴈山秋掃葉閒僧未白頭今日獨來思往事野花苔石管人愁

雨後南溪聽鶯

杏酪烟消雨乍晴路傍斗酒趣閒行沙明水遠楊枝綠擬聽春鶯第一聲

感春

桑疇散絲雛孫悅花塢埋紅燕子忙年事幾何春又老卷書不語坐匡牀

讀李玕江集其詩曰蔽賢天所仇

十年歸臥守荒陂等是狂生自省時我本不賢誰致蔽鬼神無語後人知

濯霞亭爲侯庚兄體齋守宜 二首

赤霞城下綠池平更著風欄臥水楹料得彩毫題柄後客來不敢濯塵纓

何物東南起建標一池遙映濕紅綃我來倚遍闌干曲疑是西川濯錦橋

退思閣爲王千兵南屏

牙門玉節了公文雨市風閑退食頻一飲要知思是實還從此閣畫麒麟

遊陶大尹龍山晚隱暮歸口號

雲作蓋頭蘿作闕霜毛贏得此中閒客來尚怪公多事洗竹栽桃未下山

自述

病鶴已無鳴澤韻苦鮑猶有濟川才年來動止君知否慣向人家乞酒杯

清風嶺短述

粟委纍𣝗蟬蠹落香浮繡幄孔鸞閒春風暗壁開桃李夜雨空階響珮環

答人書問

眼中人好各天涯書去山應落楝花要識病夫十年事春風酒榼醉鄰家

次南山東寄韻仍寄

兩鄉相去半千近無鴿無鴻阻寄詩剡上雪舟高興在南山須記鹿鳴時 鹿鳴侯客

再寄南山

一詩三疊待人還遠意長留篋笥間今日路傍渾忘去却只將一笑寄南山

太平堤

橫波鈚䑿蔭槐蘭步步風塵錦障寒人道吏囚今不

驗還公鯨背看青山

聽人談陳希夷睡中事

十年林下哈臺過纔被蒼生喚醒來一片野心拋不得逢人還問華山雷

雞鳴寺雨中晚眺

蔣帝山高幕府空雞籠頂上望西宮傍人莫問六朝事只在滿城煙雨中

廣陵

九曲池亭龍氣消誰家水調並蘭橈眼前亡國無多恨江水東邊是六朝

牛鵒圖

牧兒玩細忘大物臣僕探囊不奉公此意畫家分付在披圖一笑生生風

送同年董德隅北行昨日送王天德

纔是王郎又董君朝朝騎馬大江濱從今分付臺城柳不辨飛花只送人

送董德隅

十五年前紅杏花與君同日映烏紗于今更折臺城柳別意春條亂似麻

和董萬紀韻二首

仙衣遠帶敬亭秋黃鶴飛來憶舊遊明日別將[illegible]去一聲江海思悠悠

逢人一醉秣陵秋回首新知是舊遊他日相思何處所敬亭花發又春愁

追送李德舉守長沙

把酒逢春江上頭白雲兩地更悠悠行人若問金城柳依舊飛花滿御溝

題畫爲徐世美

麥風梅雨闘斕珊絲酒芳堂四月寒眼底一雛終入殼暫留雙青畫圖看世美子本姪奇俱縣學生

酌客佛國寺馬上口號

畫簷影轉日初斜門外青山候放衙瘦馬獨尋雙樹去漸穿籬落見桑麻

遊雲峰轎上口占

脉脉高山逐逐遊竹輿香度嶺花秋翠濤一望渾無際誰道伽黎住上頭

遊裏明途中作

一隻肩輿一掛壺山家到處助行廚青泥過雨林間路時有驚聲駐僕夫

將至明巖

金蓮花下竹輿小鐵獅子前蹊徑幽逢著樵夫問何事白龍眠處不曾遊

爲周崇陽乃尊題畫

買個青山養道心瓦杯茅屋避人斟山童報客清談歇門外清風吹素琴

題湘皐煙雨竹

半幅蕭騷帶雨看苦心誰遣寫江天怪來昨暮湘陰報失却東皐一段煙

有所思

悵望幽人過殘臘獨立遠渚悲青春路長欲往少鞍

馬江清不歸梅柳新

七夕口號

蚤年不落王韋套中歲應無乞巧辭若問老夫今夕事生來不作女兒詩 作去聲

上虞舟中自笑

綸音渙發任依違疏子原來老更疏長嘯路傍人不問春風吹上幾花枝

送潘方伯得請歸

廟堂今日重人才邸報紛綸傳遠催却怪潘城傳好語紫薇花下賦歸來

施公祠

吳山山下千年柱白日青天尚烈風劍術自疎心自盡村花香裏拜施公

平庵

何人胸中無蜀道多是山高水急流一個草庵心事別茶烟午枕夢西周

晩步

夕陽紅樹亂流霞行過溪橋路兩叉水邊烟際人聲有樵子爭舟滿白沙

病眼避暑國清寺是夜雨旣又連雨沾足喜得小詩一首

病眼不堪三伏暑肩輿來數萬株松却欣琳宇清凉甚天遣風雷洗五峰

水碓頭

雲碓無人水木滋赤城居士晩來嬉長松響入廻溪去恐有烟霞世不知

三絶句

豪傑爲文惟己出汝猶師意不師言杜詩左史家家揭獨怪崆峒是別門

李謝程吳之數公通儞掉鞅亦文雄雖然不是輿臺手也得旁門拜下風 四人一時同在翰林

賞音者 篇章對客謾評評紫邑原來認不眞詩自晩唐文晩宋至今誰是起衰人

木芙蓉

錯認原村作水房花時却與菊聯芳秋風剋核無多景絳襟黃衣兩傲霜

梨花

繡管琅箋颯沓開看花看到洗粧杯已分老兎溫顏色瞻遍巍川萬玉堆

西湖 三首

綵船緣岸聽鶯聲喚起跏趺遶樹行西北殷雷將雨

過片雲不礙六橋晴
三年七度醉湖雲湖上雲來一一聞昨夜湖靈乞詩
話斷歌歌似雲中君
西湖岸上岳王墳水碧山青藹綠雲幾度繫舟楊柳
畔醉風絲竹看碑文
萬山觀
仙家樓閣接城烟午漏無人樹影圓獨倚石闌看下
界琪花飛在市門前
題壁
煮繭燒田四月中男耕女作總輸公閒官未領曹司
事且帶輶軒一朵風
雙井
卅橫百尺要人牽火笮紅光近午天羞見路傍雙井
水旋分清冷下人咽
訪古
紫干白壁短長亭小盞輕輿過似星欲敗青山尋故
事旋從旁縣借圖經
贈吳干之
一幅金花卷素塵清吟大字再來眞于今寫作俱成
讀病眼還能識舊人

壽怡靜叔七十
大阮清通小阮癡桃觴同日古來稀一陽之月蟾光
滿只恐梅花聖得知
方祠一首
野廟荒城舊里閭松檐雲棟自清虛先生氣與商薇
盡只恐英靈不肯居
一個爲忠九族亡全身遠祿亦綱常夷齊死後君臣
薄力與乾坤繼首陽
鞠所爲族父宗嘉賦
秋花原亦費春鋤水白山丹共匝居濯熱有時來小
阮清高不比野人廬
送張推府
涼傘輕衫避俗巾荆湖歸去拂清塵于今世上無眞
眼只有梅花識主人
閔農
三紵過肩二月黃偶因行路識農忙愿言 聖主崇
寬省衣食蒲芽誦小康
過桃溪答趙次山約
百六州花春已闌酒杯墨椀向誰寬白頭未了方岀
路老眼相看又次山

初夏

盤簇青蟲新啖麥箕收紫椹遠條桑淸和時節無多景閒坐空庭看燕忙

明巖方竹

方外人情供細藥眼中物理課新篇八寸關前此君子一樣無心獨惡圓

題宋道君畫鶺鴒圖

五朝生息人間富六賊輸來艮嶽多當被花軍擔揭去只留一筆認宣和

月松

嫦娥俯手撩髩翁玉兎攀翻翠影重試看淸光當午夜絕勝和雨拜秦封

卷四終

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五

同郡方匡趙公原定

嗣孫名賢重梓

詩五言古

遇興 三十四首

庭柏散疏雨牆蒿弄柔姿美人隔牕戶遺我長相思相思空悵望白日下靑嶂妙曲雖不揚無言怨牙曠

其二

臥琴雙膝上含情共不發美人隔秋山不彈嗟遠別秋山一萬重豈無雲路通願攜金徽去負重難相從

其三

喬木生春夏青青出烟霧何知霄漢姿而非歲寒具庭草不自言含滋待霜露君子履危難殺身在平素

其四

我思蘇子卿牧羊邊地曠西風吹節旄節落心益壯十年一夢中思家憶天上羝乳負歸期旃毛托淸饟海宇仰精忠古今悲畫像

其五

大化去不回閱人自成世昆池有劫灰榮名何足恃叵爭日月光日月將墜地卽時一杯酒尊美有深意

其六

大運久已然世道何嘆嗟重華一夕去天下以爲家川無洗耳公豺虎化其麛(音霓)此去不足道吾師桃李花

其七

伯陽天西去青牛隨紫霞路逢同聲子含笑相要邀下車五千字攜手之流沙阮公有石室吾將問桃花石室不曾關金潭戲雙鬟桃花表容色山水寫幽閑向子啓玉齒解佩一時間

其八

魏人得寶玉觀者入五都豈之夜廡下光掩隋侯珠擧家怪且怖棄之遠市墟若無鄰人識至寶空長吁

其九

西京有高士出處何其賢東門二大夫圖史共流傳歸鳳逝遐忽淸風滿寥天擧首望不見隹鳥空凄然至今雙白璧輝光照人間如何東門路不見有生還

其十

昔之豪貴家今人尚趨風貴人今已矣瓦落蓬蒿中意氣在人目榮華水流東何不煉五石飛升太霞宮今人安可識萬代仰韓衆(衆平聲亦作終)

其十一

遙遙隴西鳥辭家向中州金籠靚光彩未叩聲先酬似言生處好常懷琪樹頭何知白日暮弊此綠豹裘能言終爲累客死壟青邱爾身亦何求嗟嗟鸚鵡洲

其十二

吳王愛越女因之作荒遊瑤臺白日暮金屋紫蘭秋西歌步香徑看月下長洲爲樂時未久蔓草空悠悠

其十三

巫山有神女意像何微茫能傳宋玉賦聘使楚王傷雲歸無處所詞在自飛揚焉知非托諷豈獨貴文章

荒淫成夢想君看祖龍王強臺不暇飮而暇夢雲陽

其十四

歲暮何所歡但有堦前月取琴月下彈十指弄冰雪初歌商嶺芝再餓西山蕨若無此曲淸何由對霜月

其十五

任公爲大鉤投竿破東海芳餌五十犗(音界)終歲力不怠歲餘始得之蒼茫何杳隗牽肘若轉山騰波濺千里揚聲晦白晝終然就虀醢若無久待誠何由厭若腥衆人惜小費大事故不成

其十六

表表矜愚子舜禹非所讓談何容易哉君看長平將
秋駕問王良阿房錄西匠爲邦亦在人誰當辨眞妄

其十七

賢者在人國淸輝照四方所以叚千木偃息蕃魏疆
秦兵不敢向吾義有鈞強一國兩高蹈嗟嗟田子方
贖馬懷罷武何如將樂羊共君能下士千載共流芳

其十八

東都兩高士富春與豫章皮裘照淸瀨自比類水陽
木榻對陳蕃依稀鳳鳴岡故人俱不亮輪詔遠相將
吾嘗登釣臺復得住南昌神交邈千古山水可憐傷

其十九

山雞照綠水俯影自怡翫但矜容色好不知身是患
唐宮寵妃子前日昭陽燕量海未爲深信哉方且旦
焉知馬嵬坡含怒易生變六軍同不發立取片言斷
恩愛一朝空蛾眉自發難

其二十

至人抱元素立之極淸中窅然誰爲累遺世若飛蓬
安知勢利子奔走入無窮白晝不得息夜夢復匆匆

其二十一

冥棲與世久水木見本心淡然吾何事時去而哀吟
青青豈不好浩浩成故林感慨係之矣淚下空沾襟

其二十二

白日忽不見水石倦幽尋歸來吾何暮觀化頹此心
夏綠時已久淸霜妬繁陰物理無太盛神怒一何深

其二十三

陽阿動凝塵采菱絕流水鄙人試聽之不若延露美
我欲彈素琴世無鍾子耳遺琴向千載以待知音爾

其二十四

采蓮毘侖渚采采百子房盛以雕玉篚灑以瑞露漿
秦皇見之笑漢武不敢嘗持之願有贈歲暮空相望

其二十五

磨丹不改赤石碎堅有餘君看折檻生豈復拜塵車
是非飲狂泉美惡逐臭夫但守冰霜志夏蟲吾何如

其二十六

傳聞秦時城萬里猶頽兀安能走馬窺東西一超忽
由來龍朔地必竟異雲物黃沙自飈風白晝常隱日
烽火一夕飛插羽走健卒將軍出生門邊人待公活

其二十七

朝出鴈門關荒途橫白骨遠日少光晶南入見如月
事去可奈何禍來憂未歇終然一指憂四體爲不安

追呼徹九縣走馬釋糞田百姓正饑寒君無輕塞垣

其二十八

中夜燃明燈掩卷若有思忽然萬緒起咄嗟已頹而
遠志未必遂小人多逢時世道三峽舟一挽徒何爲
縱言人不信去去漁爭坻

其二十九

天地有閉塞博極自成多羲和凍欲僵問誰鞭六龍
回飈掃萬里癡雲凝重重鴻鴈斷行列飄翮失相從
朔氣入金甲沙場且多烽芳辰諒在矣女夷歌雍雍
孤鸞别其類戚戚何當逢

其三十

榮華若桃李依倚春風勢朝爲日月光暮作冰雪霽
靑鳥幾時來朱顏留不住已已復何言貂裘采藥去

其三十一

願隨黃鵠去刷羽玉井瀾黃鵠不我顧六翮空嶒屼
孤鴻天路遠響落彩雲端感激雖自此倜寥高飛難
吾將訪元鳳飲水餐丹礬

其三十二

幽鞠生南園晦此芳時令金玉比佳色冰霜見貞性
春蘭久矣歸芳香與誰並月中有桂樹同聲豈相應

其三十三

宦居念吾廬山水曠淸言邈哉時未晤意去與誰論
山中白雲子宿昔同飛翻但恐整羽服乘風向昆侖
得與王處士行歌采芳根南山見石髓庶以慰吾魂

其三十四

伯益始作井龍去登元雲醴酒一不設卮爨復前聞
去人看類色聚訟期紛紛明明當路子信武亦昭文
如何覩榮利磬折方訢訢世事已如此吾言復何云

遇風潮 三首 去治元年五月十八日

常言海水信未見潮汐險盲風助其威怪雨滋以點

始也舟負塗忽焉架崖嶮櫂工不自持投釘任渠颭
舟人失相顧蚤就魚腹斂少年在我傍磊落溯空掩
我翻思老幼容止亦少貶豈聞生有常但恨死無漸
事急靜何營從頭得關檢雖無一善狀爲惡吾豈敢

其二

覆舟扳岸去有屋近在玆蒼茫競投入短褐取給之
感荷主人意茶湯亦不遲須臾此物至如追受跟追
鵝鴨浮近人復見漂卮匜四壁權且立重茅漸不支
同難相驚畏何如此尤危提攜奉身去流溯望歷巖
洪濤隳良苗咫尺懷深迷一生終可得含笑歸風祠

其三

祠中有老素云是故家甫爲我解破衣坐我無風雨遺我飯一盌少年不敢侮日夕風雨微懷人望烟宇入門有客來藹然東道主主人膠庠彥見我故羅縷長揖請我去褰衣躡柔鹵逡巡在門牆放意坐堂廡主人有二弟恂恂並稽古愛我如主人一意無良苦

旱

一雨望不來悠悠自前月流雲頗卷舒鳴鳥空煩熱濃木委夏陰蔓草應秋節日官且開府安得大關閉預憂泉脉枯厚土玆不悅何不出雲雨斯人洗蘊結

陰淫亦漫滋大塊有氣血

雨 宏治元年六月廿七日禱於麒麟山而應

西山陰雲興嘉澤忽焉至腐儒當堦舞兒女拜至地意中禾黍高堂下波濤委鳴鳩逝吞聲佳木欣有淚山川得名譽天地消憂悴望深驚一見喜極反無事但恐隔晴陰更上層樓企

送文宗嚴作縣

同年有文子志苦位不充予欲留　朝廷不爲予之躬惟我識予意我見豈朦朧到手不肯住予欲怒驪龍予嘗與我言應聲偶相同予今行作縣愛惜及疲癃我亦從此去收志入蒿蓬與予不長久何以慰匆匆懷予以白璧送予以秋風

遊赤城寺

荒池響蛙黽古殿空丹漆客來掃紫苔共臥青山日迴回秋草長中有優婆室飽霞出寺門松高鶴飛一斜陽流水外人影燒山前長風起西方吹月上空天月色夫何如皎皎青竹輿在輿夫何如一吐雙月珠名山一爲樂霜清陂水涸蟪拂梧桐枝節事不如昨但恨損飲人無才稱大杓

冬日南溪命侶

兩日稍餘暇命侶溪東家山寒出郭好市近酒能賒

笑擕二三子更躡幾灘沙

醉後書梧竹軒

把君雕玉醆飲酒與未孏日沉更明燭相看髮誰短夢回三江淸書去雙幘遠十年此幽軒一臥竹聲滿

蚤發延豐寺聞趙栗夫在黃巖郝性之已抵鴈峰矣

趙郝期我來崎嶇憩蓮室山長路不盡再落青天日青天何茫茫白日復東出搁馬驚人起林鷄啼曙畢僕夫破煙去脚帶霜草疾淸鷄過白村朗月指黃邑

二公栢臺秀手弄謫仙筆閑尋謝康樂笑理登山屐
翩然過敝廬去矣手類執趙公主文宇未解黃巖紼
郲公官事了身先兩峰入夏子在岐路寒風正蕭瑟
推毫且傾瓢前路未一一

冬日山行卽事

窮冬喜初霽小出二三里風吹幾山松雪泯一溝水
遠牆開旭旦晴望悅心髓湔湔步澗澄濁濁經陂瀰
傍竹扣柴荆老翁將婦子單衣久僵臥負暄渾早起
相見但寒溫兩不通字氏

遊國清與堯卿敬之諸人路集雙澗水中

氣澈連山佳石徑空塵垢良人抱奇觀不謂行多猥
迢迢雲裏路雙泉眼中有碧色動思心歎齒時轉首
尋溪共投足相呼忘前後鐘聲集寶地塔影落我肘
入門閒作話巖日轉牕牖與君棄軒芴一醉遠公酒

暮宿田家

西風吹短景烟火四郊夕家家牽牛歸葉落庭際黑
夫耕日入休婦炊仍夜織凉月照樹梢孤烟倚空壁
去年急租稅機杼俱悉索今年幸少寬催刀不盈疋
誰念蔀屋下出門長太息

我愛秋佳日 四首

我愛秋佳日執熱正爞爞披襟起邂逅蕭瑟度房櫳
風高報秋信日淡見秋容清添萬里波秀出遠山峰
朝遊松院鼓暮宿月堂鐘行樂方自此山水有遺蹤

其二

我愛秋佳日步山青林樹青林無落葉好風吹我去
靡靡並高山迢迢臨遠處我友此巖中經旬散巾屨

其三

我愛秋佳日釋子來相從去去靡蔭下聊以憩吾躬
水流秋日高八坐寒草榮閑謠累自道妄適得眞空
近取足遠樂何必廣投蹤 榮字叶

其四

南陸禪餘暑西方運至德景澈懷堂與氣凉淪几席
正午自難忘良宵此可惜明月照空檐餘光透四壁
蟲鳴何凄亮幽堂叫雙笛豈不愛佳日感事成唧嘖

齋居 二首

空齋轉秋序雲日麗清晝短牆隔鄰家花蔓穿楠柚

其二

白露聚高棐秋氣結衣裳閉舍閉瀟灑清燈照寒凉

懷潘堯卿借起 二首

懷君屬秋夜月照牕下書吳山風景好況味在香車

知予東郭盧草高行跡疎吾齋亦可怪蒿蓼羅前除

其二

兩地俱秋夕相思共月光獨吟東牕下形影自相將
豈無小坐席賞會天一方行子不可期澗底秋花香

殘夏雪溪副盧東在京諸友

左鄰控群山中田展華構雙門草色深四牆禾黍秀
客來報主人手把一卷就主來亦婆娑客來亦宿留
日氣動凉秋池香遞幽晝倦依窮翠休飲有連峰侑
偶從圖綺遊頗乖青雲舊

遊水口庵

崎嶇問蓮宇下馬松石間去聲山扉帶權花石路走藤
蔓拏條見鐘磬小堂淸可翫未厭山中行還尋流水
看路傍小靈湫石眼含碧龍地迴石埭古支撐綠苔
半同行六七子捧酒還石面山缺凉氣來蔽日仍修
幹蘊眞遂良遊將歸報諸彥

田家 是時[illegible]火妻家

近客飽眠臥跛履起相逐雨晴幽澗響潦水滿行陸
穿雲見夕光隔隴歸樵牧居人競出傲笑向禾黍熟
田家指炊烟願留此棲宿驂驂趨暮牆疎疎動凉竹
里胥未經過門閑瓦杯淥今年幸少豐一飯重虛辱

秋日閑居 六首

含辛臥北牕慰藉來淸侶旣來已復去十日隔風雨
寂寞以至昏有時成獨語

其二

散懷來近郊曠望起秋風雲葉一以披物化浩難窮
歲暮衆趨淡天寒萬里空豈不感時節適使心忡忡

其三

秋堂坐來夕秋蟲喧暝色推牕宿雨收霧月檐端匿
凉風吹庭樹高葉仍一滴學道未遺境晏陰生喜戚
取瑟歌短章白光映東壁

其四

睡覺北牕下偃視天宇淸風來碧櫹端滿樹起秋聲
羈蟬號蹔歇巢鵲語相驚蟲鳥惜時去哀樂偶忘情

其五

鄰園足幽討露草無行跡泓延竹溝淸庵靄蘿戶黑
方池片雨過回風吹樹仄不見灌園人霜畦帶炳碧

其六

凉風起西北出郭吹衣裳一水爇光淡群山秋靄蒼
送客遠行邁於此集華觴悠悠獨來歸山水意空長

秋日閑居 四首

遯身閭里間且免形跡拘散髮出門去嘯歌烟水區
饑來扣傍舍盤饌隨耕漁既飽各分散歸覽案上書
抽帙恣所欲客至偃蓬廬本自懶將迎久與世中疎

其二

連雨報初晴溪聲凉入樹行呼竹林伴笑向庭中去
此處若通塵再卜淸心處

其三

獨遊愛泓泉嘉樹環淸晝幽然一葉下新看鏡光皺
有酒何處斟風來披兩袖

其四

青山收暮雨綠樹見朝烟尋蹊理荒草去展溪東田
壺餐值鄰叟釋予來相牽崎嶇絕橫陂别窪抱幽阡
亭午雞犬寂短褐茅數椽造門趣傾瓢漉酒自成筵
得酒雖不多意足俱歡然一飯未能報嗚嗜難斐前

登金陵報恩寺塔

浮屠屹層空高步足幽尋解帶投琦戶回梯苦闇闇
暗出蛟螭腹牙角羅璆琳危牕過白日鳳鳥翔其陰
氣陵三山隘標鎮五天深寸眸闕八極懷抱曠古今
歌弄太無裏隨風憾淸音舉首問元宰俯聽列仙吟
惜哉六代烈舜禹蒼梧心興亡若奕棋崇高起荒淫
輔世亦有道驅車但從禽趣去履平地許身雙南金
列仙以比六代諸臣吟字生於上句歌弄淸音見彼皆遇時言揚而我之言風憾不翅惜哉大句即其地見世道如此彼雖遇時亦不過隨世就事如鄉者但取從含其者喪君存君落二句見我雖不遇爲小官而許身不輕俱懷抱古今事

僚友陳勉之張廷毓攜酒來問病予時已有歸志

歲暮霰雪深抱瘵閉虛館庭燕但寒陰向夕鴉飛滿
美人載酒來一笑回春煖杯傾離思集相看燭光短

病中有懷左寺寢室

高齋上几塵悄然遺簡牘行跡何遲遲階苔靜含綠

遙憐北牖下風雪亂叢竹百年行坐處悠悠在心曲

遊國淸作

時節忽已變西陸動凉飈蟬吟行龍柳荷碧始府池
覽物諳去化尋幽悟前疲坐令山水隔烟蘿别幾時

閒居感事 二首

嘉日忽已晚暝色結昏烟斂書起當牖滅燭看星纏
月明梧葉落獨自空齋眠一爲金門遊白髮生園田

其二

青蛙滿凉露碧樹散炎煙閒居感時邁世業來相牽
病駒不忘驅匏繫不忘遷平生及物愿且遣暮來還

但乏希世姿未免難方圓雖復萬里足安爲御者憐所以甘寂寞洗耳聽雙泉　聖主無棄士拙者理當然已巳忽復道笑歌且窮年

曉起郊行緬懷石橋華頂舊遊

秋氣入練幃涼臥不覺曉童奴卷衣出𢝓邑白顚顚盥櫛須待人呼求朝務了把書仍懶讀去去溪亭好高霞過雨明灌柳辭烟蚤與來還獨去郊行郎幽討風襟度園竹露屐侵行稻野壁暗垂蘿寒塘餘禾藻愿言窮勝界往跡今已掃

月夜買一之載酒要遊赭溪二首

是夜興不淺山居嘆離索掛瓶出遠林命侶來近壑倒裳起步月穿柳黑蔭薄鷺從沙上飛回回背人落

其二

空庭月樹若連山靜宵擕行樂須及時歲官不相待假杖坐幽沙把杯聽遠瀨出門白日晚歸舍青燈在

候農

日出有所之勤生在力本臨川白鳥飛騎馬青山遠田空禾黍登務勞婦子偃解鞍索樹臥到村日晦晚老農田中歸向我一語婉燃薪具雞黍挈家不安穩

赭溪與白齋野泉二首

赤日落半邊山寒市聲暮空林無前期偶占羊馬路臨流不賦詩坐石自成趣歲月紫霞陰去來紅葉渡

其二

日落山背黃餘光滿溪路共愛溪林清沙邑了不暮意得不在遠行邊郎勝處月山溪流響無詩散巾屨

霖二首

十日雨聲有沾濕何由了坐茲陰理愆得免外事擾納雲啓幽戶行水臨曲沼洗足上匡牀伸舒便昏曉

其二

愁霖霽已開惡暑去猶逐臥起臨前檻白日照庭綠

生意歎鄰園喜聲聞比屋遠遊何必奇近傲心自足

秋日閑居二首

人生貴適意齪齪何所營枕藉良易求卷帙復從橫開帙但隨手掩卷或心冥頤神復舉足愛此家園清雨洗豐草綠日照潦水澄褰裳歌棗下偃仰以含情

其二

溪光種柳年霞邑張亭處林壑足消散遺我十年住安排遠世紛顧盼生情緒臨池見蒼顏巳恐歲月除行阡省斂藏饘粥何由具當官負心賞在告憂誤庶仕止亮何成傾壺有眞趣

溪行題王大年扇面

溪行見白石欲去還自留坐石弄碧水不知芳樹秋

赭溪行遇羽士

秋高溪水碧獨往愛涼天提攜只蔬果欬唾空雲烟
偃仰紫霞底延緣白鶴阡接遇道門舊元文共披詮
意得兩俱寂淸風起雙泉市人何處集競利不同年

赭溪 見霞亭在

去家只半里拖杖忘晨夕經營志已酬賞弄心未極
避渚欸鳧夢並流隨鷺翩灘落布赭下潭空垂蘿直
淸淺搊荷溝陰森坐苔壁勝侶相牽出一飯記疇昔

慮淡樂自殉情眞事偏憶老至日月少晃遊是猶得
閉中意轉深但恐世紛迫

竹居

昨暮聽人言今朝相牽去游流攀竹逕絶水得幽處
香縷小堂淸廣庭無襍樹

夜雨

歲月旣婆娑雲泉亦逍遙何必幽居人無心與經世
寥落朱絲絃短歌風雨夜

冬初

冬初風日好閒館雨洗餘垂蘿四壁靜行蟻遶階除

高林無落葉綠映手中書

亭中 二首

入垣都未遑走愛方池好落葉滿空堦解帶還自掃
亭中日日心說向蒼生道
鑿池不必深但取沒鳧頭晨往暮忘歸坐石衣裳冷
眷茲一勺泉忽彼汗千頃

因事 時楊邃庵在吏部

傍無兩石樽莫省外閒事但坐讀我書滿眼古之制
吁嗟古之制便是今人例豈書更三嘆鳴蟲候昏夜

三奈詩

靜夜一木榻悠悠何所思若非時閒事便是千古期
吁嗟千古期時事奈何哉 叶兹
靜夜一木榻遠郊新遇雨涼生體氣佳禾焦奈何許
吁嗟奈何許造物不得語
靜夜一木榻偃視三星遲僮子請燒燭叱去待月來
音楚 吁嗟待月來奈此蟲聲悲

歲暮

中懷日耿耿況復秋風淸慘淡歲將暮蕭條意彌貞
支撐一顏宇託此幽居情小結尋雲伴嘉時出門行
停策大路區百堵誰經營廣堂構元默高閣上青冥

去之勿復省感事腸屢驚歡遊良在此扣霞求友生
解帶指庭樹烹茶候柴扃坐久落葉滿目近歸雲平
跡徇林間弛道違世上榮折芳且爲樂庶免憂療幷

朝投溪北淨居小憩

飯罷起披衣出門好風俱沙溪迫而秀石路小且迂
秋高只一葉獨往愛庭屜

入寺

鳴鐘風滿廊正午衣裳冷院幽無人來獨立空庭影
飲水開道書呼童汲深井

幽居

抱拙臥空廂蕭條但巾屨研臺一葉落幽獨自成趣
扣門有客來要我遊何處

閑意二首

推牕見落葉誰識歲暮心衆人剩所欲志士但悲吟
雄劍鳴匣中塵埃何處深
東園有大樹落葉銀河瀞擬看投斧夕勢若崩五山
匠人睇其傍十九去不還

田家

官閒郵人隱行阡步回塘是節禾稻熟昨圃今開場
作勞隘三時食力修一漿縣帑有誅求收豐無蓄藏

長壁空磊落遠念始茫洋朝雨洗殘暑秋風送新凉
天高疎松秀地僻衆草芳遇景暫須遣行歌轉紆腸
如何牧人子專復恣虐傷一夫思禹稷大道慨虞黃
潛鱗仍水泝飛鳥亦雲翔茲遊不成歡憂樂豈有方

暑夕見月寄楊蘇州

三日困殘暑無生不萎摧流漿澤四體鼻口噞熇埃
林塘夕氣清寻懷亦不開千里蟾光滿始疑故人來
望望西北雲遠意詎可裁迢迢問行舫擾擾夢蘇臺
衆多空耳目婉變易成灰君心與我意千秋共沿洄

感秋寄懷張南園 名志淳 雲南人

執熱但愁夏不知秋已深有身恆爲累衷若遇相侵
况復苦哀寂何能一開襟傳老多下世蕭條古杞林
雖無前時侶得酒且共斟酬亦不樂逡巡兀若瘖
離念阻以闊居然成古今誰望西南雲歲晚傷我心
置絃不卽絕緬邈有知音

新凉讀陶

凉風歘四體頓失三伏熱一卷手中書復親陶靖節
提翰山心素親疎陶冶別語多超然會思或闡而列
循聲若比屋嘗韻乃殊轍篇章成獨步風槩亦孤絕

詩之聲韻猶畫家形神翁詩與魏晉以下諸作聲相近韻去遠

居閒

居閒何所營斗尺但衣食有酒仍自斟生計亦閒適
摘綠小園有蔬清幽澗得古人言語在遊枕便終夕
顔鬢隨年邁空餘心未極人隱入意多坐對秋林碧
平日讀書多在枕上手眼俱力

呂梁洪

我來遊俠窟水陸二千上豈無渺小濤局蹙無氣象
約束尚由人安能更跌宕砰磅當食時轉首已吞喪
前行欵徐方一水極高壯鵲河幾時傾鰲軸幾時抗
無乃偶支離水石不相讓風雷損威爽魚鳥失所向

連山久踟躕雲日互惆悵懸艫發穹落崎險脫半饟
止胍費長牽贊逆累寸榜滑枯折萬篙流斷尋百丈
神鬼謝無功乾坤結不放窺管得雄觀濯足一超曠
乾坤結不放與轉首已吞喪相對用傑之效然也

庭中

入閒赴夕凉草樹連秋綠荒堦鵝鴨地椎屐同棲足
鳴蟲屬有抱遇時何所欲吾心已無事暗啾卽幽獨

三韻三首步少陵韻

麟首亦有角龍腦亦有鱗有角不以抵有鱗藏其神
圓顱與方趾湯桀同此身

大旱何所望所望但雲虹從敎智爾大失人難爲功
峩冠不隱人空出萬人中
細人困幸牧大賢困常調不見裾襦子提挈亦有要
但言何必長反以我爲笑

寄沈斗庵二首

賞識不在眼中懷但傾潟逡巡齒髮變千里間何闊
言倚恕心鐫愁加來書結因思把手難頗怪容易別
去忝久已牽征鞍良未決何許浙江亭雙兕看潮發
平庵嘗梓子拙文
往事中懷在池灣輕泛舟清言結心曲逐子不得休

高秋書劍闕白日軒墀幽輪奐後新構野翁無怨尤
亦復憐遊客更厄進嘉羞披寫良已遣百壺空消憂
平庵父號南野翁嘗爲作傳

中秋

坐臥三秋半俛仰月再圓佳時缺心賞憔悴獨今年
鬱蒸思倒井燒焚怕行阡一蔬但白壤離蔓只空纏
始憂坤軸焦四海澌百川又恐天樞煬兩曜自熬煎
出門見流穴面垢衣裳穿亦知道路難襁哺仍縕牽
啼饑困于地轉死方誰憐況乃豺虎跡從横狎市喧
居人中夜警謀逐土生烟誰令渡河去再誦驕虞篇

和毅齋見惠韻 二十韻

中散懶梳頭頽然只思臥一冬不出門日月鳥飛過
雖然强安居有似置斜坐偷閒吟一詩不補等吏課
幸逢閒長官得免罵且唾月俸三二石亦可無餓餓
疾病方煎儀敢曰勤　朝賀坐此當免官慢弛自招
挫驚鳥不返林羸馬豈堪馱同官總高才志節濟冲
貨人去有懷德事成無義懦毅齋與獨豪歌以勵我
和愛我拙詩篇嘆我故轗軻遺我瑤華音報之何以
那此語恐未然望稷理先巫郎潛乃有之執戟嗟可
索刀割與香塗吾以齊跌蹉處世貴含光太潔或受

洸白壁不可爲墮地能無破苦言遂成章感君愛我
些

和張白齋風雪篇 三十韻

寒氣入病骨始覺四體涸堅臥一綈衾足音不出戶
切幸對慈顏浩渺風雪暮妻兒迫爐火臭或聞燎布
入夜聽颼聲冷睡自多寤有時狂興發起向庭中步
短屐沒兩頸長林惡深霧立呼平頭奴擁箒覓故路
野吹轉呼突鄰烟分布護客至但燒魚而無十人具
終然原憲貧或者干木富何如烏衣郎椎牛燦金露
屋壁被人衣春畦競誇妬虧損由滿盈造物爲爾怖
牀頭三尺雪破屋風吹度無人振餘瀝排門一施措
寒餓中心肝處女成脫兎世人未見患有如蝨處褌
三白亦不休連旬如積怒後瑞且未論今艱欲誰訴
天子方聖明相君勤吐哺小臣獨無能喁然若堅瓠
但當對清雪呼兒取鄰酤再拜願吾君受提兼錫祉
痴雲劃然收宿沍失若騖明日罷南郊慶賞均須賦
元鼎和仁漿膏此洪本固萬國盡回春群臣亦見素
病客還東皐無勞長者顧明年風雪時詩酒將誰忤

秋興 四首

曉步東郭門綠林換霜夕芳節忽已隤物情殊未極

志士歲暮心高鴈陰陽[illegible]時出中林行客人易忻夕

其二

出門望所思鷄聲遠烟介愴悅垂蘿徑微茫入林屋
人行迷樹陰犬吠小池綠自非息心侶誰來顧幽獨

其三

老病去人群虛齋白雲日牀留孔氏書几撤蒙公瑟
無事只摧藏有心空崒嵂憂來出戶傲哀鳥入林密

其四

一室長蓬蒿終焉玆偃仰露井晩花明風簷高葉響
懇款經世心闊結山泉賞長公不偶物齟齬誰當獎

中秋對月

宵宵一空天月色四面寫舉杯於其間孰是不飲者
良宵若欲吟清景劇可把何處更宜看與子當適野
高枝露點宵已辦松蘿下

愛月軒爲陳以莊父

先生嘗愛月摩眼注青天月中何所有桂子已翹然
先生今下世洗耳向黃泉

息齋竹爲龐安壽題

臥嬾起披衣清風生我手掃壁坐此君對之一酌酒
人言蘇茶得我獨賞之厚徐寬古絹素零落風雨舊

脫半小石山突兀映虛牖終然三兩枝得意論千畝
眼中江月白耳畔山鳥聲相呼坐臥蕭疎徵言八
無有何如山谷老十齡發其話湖州四百年坡老增
不朽此幅得其髓見日息齋用意宗太常筆不可數
予後千金買一幅洪渭在左右今之愛者誰士元吾
小友

瓊臺行贈龐瓊臺

人貪歷險求地讓登高廣古殿入風雲良疇亘烟莽
九峰布星極六院垂黍壤碑列苔裏文篩沈沉中響
林炊狐鼠親野鬪猿鳥賞山名由產勝快指前岡往
鬪懸雙劍拔臺負一窩仰登陟擬窮探捉株扳杙上
短鬢舉空天長眺結元想仙人望不來手弄金鰲頦
去觀肘腋下妄迹細尋訪丹竈裊烟蘿石牀冷雲幌
笑引綠巖往坐看朱草長洞徹福庭遊鶴馴終忽恍
忽恍且置之磊落方共獎女溪未尋源一線三千丈
噴薄下層霄天紳垂滉瀁從前界道深得與赤城兩
詩贈臺主人永與同標榜

亭中 六首

野亭落葉深不遣家僮掃掃葉見苔痕不掃意自好
刻木加青黃作用非吾道

亭中菊且莎賞會亦不來我有一杯酒獨酌向青苔
空堦落葉聲賞我萬古情
鑿池還種竹竹上半池陰帶鋪無春夏幾許欲成林
何如蔣生徑步步綠苔深
客來賞我趣繫馬亭前柳入門無一言自倒瓶中酒
菊老霜枝折此意良愧負
啼鶯斷不鬧空栽九株柳綠染萬絲勻不織一縷手
且聽雙泉聲洗我耳中垢
綠映一亭好陰連雙水清枝枝撐日氣葉葉引風聲
從教抱冰雪未救人間暍

繼善堂

人皆有至寶棄置不肯將況是先世業後人那得忘
惟應仍手拾灑掃丹廬藏此寶一入手有美不可當
潤逾九河水朗賽萬炬光能令一身樂更使五葉昌
眼中誰肯滿華扁爛高堂感君雙魚惠爲君歌此章

呂仲仁母六十壽詩

鳳靡凰亦老看雛矯雲翮一朝下封章恩數在
珠翟孤燈二十年泣盡方一啞始憶婀那姿中有鐵
與石問凰今幾歲十年前半百嘉辰陽月望塡門來
賀客不勞送香炬歸飛自天北台州隔三江望見斑

衣邑鄕賢誇阿母我識韓康伯

正德戊辰七月望後予遊遯江爲後樂堂不幾
日南洲應原忠亦來主賓相與歡適歎甚又幾
日南洲要石龍先去

我生拙自宜顧省寡儔侶戶屨雖有人口言心未語
坐此故少悰其如更家感鬱鬱就僮僕筮方先委羽
我來子亦來敬老仍媼煦子賢主亦賢頓使渴心飫
花香竹色幽分牀聽連雨日出照綠草予先別我去
道成年未促相期定何處

北山詩

我不遊北山北山茲可想澗戶水流香天門風遞響
巖比高士淸谷居愚公上松窗訝垂蘿龍歸欣得爽
倒石或摩肩飛泉時濺額詩留蘿壁鐫人阻芝亭賞
紫陽屨綦在半世心先往秀委立齋翁吾亦敬鄕黨
爾黃貨編社如其世德廣象賢有諸孫眷眷北山仰

遊蔣山 三首

笑拂衣上塵出門事幽討風落紫巖花霜欺玉澗草
何處指馬鞭前峰見處處無人行採芝白雲空自好

其二

冷冷玉澗泉鬱鬱鍾山石至今秣陵尉逐盜留遺跡

晝關秋雨深繡苑春苔積升階曉靄光來日掛松栢

其三

欲上山頂遊山高豈堪陟三極聳翠微吾意此爲適
重湖夾明鏡列嶂引空碧東南有高峰路遠目不極

登冶城

天青登冶城曠望開襟抱涼風送鴈遲缺月墮江早
回首弔荒墩長歌起烟草日斜驅馬歸彷彿西州道

予備官南大理張白齋聯事白齋以詩名詩亦
淸好但不知論家數刑曹諸人疑先白齋於予
高淸江以女婦大小家警曉之疑解

斯文有正色如女生大家高子具眼目衆口得不諱
一語謬專夕粉澤滿京華

登報恩寺塔詩後段不稱淸江一言今改定

文章重議評作者自爲姸高子定我詩一語三十年
九原嗟可起再讀浮屠篇

高子嘗用一詩贊嘆予白鷺洲之作 高乃山陰人名鑑字居賢

文章不朽事鑑賞在山陰愛我白鷺洲古人不如今
才名稽山高識量鏡水深一章留箧笥歲久感人心

寄唐南溟五首

眼中千里駒縛足止騰驤相看但泣涕無語問王良

文章千古事高深重相許虛窓靜悄人牀頭寒鳥語
爾去本無心蒼生望霖雨三夜夢金焦帆檣在何處
文章久不競商略起衰季搖薄蹴雲軒鼓翅飛龍寺
旣升昌黎堂復漫薾生刺惜也陳梓州焚身一縣吏
縣吏名不齒梓州擅文名感遇三十章不數阮步兵
人言一代宗何必愧西京近作幸見寄焚香讀少陵

樾堂

邀朋步回溪掃地蔭修樾呼童取豆觴有果應時設
風條亂舞袖衆葉吟不歇洄沙瀝餘潤遶蔭明一髮
坐傍桔槹聲如訴旱時節有生奉姸唱吟詩亦不闕
朱光穿綠竇移牀屢違熱久欸溪樹淸偶來樽酒冽
瓶空遣再取主賓不告乏夕鳥沙上歸持此畢歲月

月沼

鑿池將待月月自不相違水中破玉碗天際滅淸輝
看到圓光滿水月兩成規主人池上坐把酒問盈虧
却笑騎鯨子長歌捉月詞

卷五終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六

詩七言古

有客寫華山圖捉筆戲贈

空腸無詩苦能索捉筆徙倚追風烟怪渠片紙大山出水墨淡沱開雲天坐使嵐光滿暗戶毫末未乾置我前猿鼯依稀添深秀谷匪茫昧鳴微涓斷森匝翠石牀暝裘褐雍腫訝鬼仙驢背歸來解塵鞅自逢清世酣清眠乃知善手只畫意不近丹青亦自然我有素壁生塵烟松煤莫厭頻磨研

魯軒

家家欄檻吾戀嫪此有幽軒今始到是時天晴日正暄開遍山茶午風鬧吳梅尺鐵蟠兩花濃丹淺絲相矜傲微篁吝篠足蕭疎翠栢絲松皆小巧似厭溪山欲閉門勻水織蒲刻巉峭花欄古砌春黯黯日盎大盆多未道尋常脚踢此軒前過往十年如夢覺一來嘆息不轉頭鳥匝咮絲掛衣帽爾家自是松菊主我亦平生山水拘作詩自訟謝主人從此客來須徑造

說菊上王三原先生

秋霜萬仞提肅殺百花齊死不敢活中有一種菊不澆出面獨與金神說天有四時本生物那得秋冬偏兀兀百人從令一人越願留此種見賞罰

畫馬圖短歌

驊騮騏驥我所羨一生只看鶴溪絹沈郎馬圖又入手晚在長安　日邊見我歌且舞到三更馬亦恍惚聞長聲黃金築臺買馬骨我欲抱汝嘲　紫庭恐有麒麟地下行

雷公

祝融放火燒白晝雷公驅水來相救頓令大暑去几席更遣清風入牕牖病夫睡起出戶看白雨走階檐不覆黑雲遮天不見日霹靂打破青天漏須臾日出

如沐浴淨洗光輝臨宇宙病夫嗷天白上帝請刑雷公爲盜寇

種柳

溪邊種柳今幾尺山蟬來號鴉可宅主人愛柳仍愛溪聽溪尚怪垂陰窄柳枝可斷沙可穿見事不爲非計得揭來飭奴具行銚人課幾株留簿責緣葉晨起聽雞聲白帽曉來冲鷺翻大枝如椽帶烟傾小枝如杖和露欹穿沙欲下防水深附土欲高恐風搖欲看交蔭滿青沙須臾溪邊如列柵君不見六月火珠燒天紅行人兩手常在額浣沙之女捷水夫君看居士

施恩澤

獨逸軒

桑榆一徑逼幽獨白雲飛盡階苔綠等閑何處避塵紛只看先生半𢈔竹綠苔兩屐暮歸去白雲來伴先生宿此軒若道荒忙時除是留賓覩穀蔌

龍鼻泉歌

巨靈何年一血指劈開百丈眷邑石驅龍出山不出山至今尚有蜿蜒跡雲斷天乾石自潤龍息深深泉一滴世間萬事見者眞病眼摩挲尚青壁

畫山水爲潘梅墅題 畫內不出人耕釣鷄犬等但無隱隱兩三茅屋而意自足

廉山樓高我已愛見畫山水令人開萬山只坐一幅絹雜遝晻靄藏風雷正嫌眼俗寫向此細認不休頸欲摧林深路絕經營到邐迤茅堂紅霧罩一離一拚自通人大者耕犂細漁釣良工意匠恥肖形直蹤㶑笑收其能想當脫格掛素壁神愁鬼泣疑驚走主人不敢供褰共老夫頻來淡吾慮始信一幅當千緡我欲操刀割山去白雲狼藉隨杖屨

望白鷺洲作

白鷺曾向江心過等閑坐占芳洲草朝飛暮宿自成家碧沙綠浪匝中老江上雲光雨乍晴洲前樹邑獨分明謫仙只說新林浦我亦金陵看水經

秋雨嘆 二首

兩脚坐痺忘四鄰於乎遠去空逡巡驚濤破榻石路滑翻思困臥漁樵人呼童沽酒走簑笠城郭蕭條午烟濕小姬二八獨當壚草䈰疎標雨吹入

獨臥野庭雨聲劇連朝至暮隨霹靂高樹鬧雲濕不開蟬去蛙吟異風邑人情好惡繫晴陰美人不來秋水深東家看天趣收穫一夜翻盆頭雪白

送陳令還莆陽

三年一琴官事了有疾無疾從他考得閒且去樂田

園分付傍人辦煕皡壺公山下逢異人拍手大笑歸來蚤富貴何曾潤髑髏世間今有長生草待到身輕藥驗時駕鴻來看去思碑

戲作愛菊嘆

吾儕愛菊成伎倆脚不如心坐而想了知容易斂芳華此去一樽徒快快曉光初出盎於酒樓上閑人望晴久屈指南鄰與北鄰喚起懶魔隨我走衰黃病紫尚扶疎氣問東君有酒無縱然枝落蘇亦枯獨抱霜根醉百壺

栢軒携酒霞亭兼呈潘朝宗坐客

八月不雨自六月哀蛩無聲苦井竭百里一望千里同禾焦荳挩麻劕折已聞農家食蕨死便恐儒生抱書絕鄰里蕭條少過從飲水相思看明月君能好事載酒來孤亭慘淡雙金礬亭中小兒亦沾濕一談一笑開胸懷向來裂散落風柳生理艱難趣杯酒於乎饑危更復困誅求停杯泣下山中久

和一坡歌賞月歲寒軒

誦君來詩爲君哀百年邂逅縱憐才憶君坐牀歌未畢江流倒寫青天開我亟起坐君遲回空齋歲暮饑賓主逢掖在門頻躧履一坡後至藏書樓高燈火深某書是也引

帙窺臆畏諸子吾與一坡俱老矣

吳古心宅看菊作

陶令官閒只種菊閒牆鑿井霜苗綠時來酌賞評品新翻怪紙本遺前人幹長正得拂衣領面面清香吹酒醒未辭擕酒夜還來月出西看萬株影

題龍頭

名家古絹西八尺靜卷風雲開雨色想見推衣灑墨時霹靂拂空三日黑主人指索愧詞雄拍牀呼酒澆胸中却怪人間管送東命須一起慰三農

畫梅爲齊廷甫

我生愛梅但少詩詩不必少少者冾今年擬整梅花什朵到天寒已蕭瑟冰霜伎倆目在眼鐵石肝腸縱嘔出名家古絹久所知提來便有春風隨披殘老幹初愈厲卷落疎花理更宜掛我東廂白版壁投情揣意饑得食只須瀹茗對花光未要撦節破苦邑東君索題候頻頻嗜好可以觀其人嘗度許我三日共睡起屢作羅浮夢回枕上寂無人但聞鵲聲翻畫棟

畫梅爲劉文學桐

誰寫溪岡萬玉姿掛於芹泮青泥壁使我一見一度憐擷白無詩定誰責手持盃酒幾欲迷好處未許枯

腸得竭來意足天機到大呼一斗留真跡花片飛背猜盤筆鋒掃落卑比屈枝繁細數亂亦叢幹古徹看碟昔石范烟落日爾應活欠畫疎松眼中碧老夫杖頭三十年指點梅花曾歷歷今之遇者亦無乎言似若崖傳相識笑折何如草棘間歲暮無人慘風色

昭君出塞

黃雲塞草路三萬紫袖銀鞍急如箭應有前時鴻雁飛砂磧不似宮中見誰令香淚濕而速至今風目含頻寃雖然豈少宮人怨孰與青塚傳千年

雨後酌菊鄰家

十日雨聲斷行路幾家秋色庭除暮朝光夜朗未開
時只恐好花天亦妬明日相將笑入門主人牽挽爲
薄具長風吹晴落畫欄疎枝競爽收香霧

菊所三首爲族父宗嘉賦

白雲不動青山啞紅梅邊頭公坐馬此時有興人不
知擧手趣歸花月下眼中一箇柴桑人東籬菊綻頻
來把

風烟到處空盈把五色香雲暗宇下主人有酒客能
來但要杯行如走馬偎遍霜枝昨暮歸山城月落更
半啞

投詩疾叩花神啞對酒長歌驚櫪馬空堦明夜少人
來應有嫦娥月中下五雲隘地曉不收攬得仙衣便
一把

次拙誠叔瑞雪韻

寒欺酒璲詩脾冷十丈深雲添夕暝玄冥幾許弄陰
機白羽素翹俄歷境長原凝望渺晴川隘路卽看誰
作嶺巖樹誰憐擁聳遲幽牕自喜攤書烱池清絲燦
報還珠堦滿逼窻催煮茗竹頭捻地松風摧事有相
違閉背省平明滲漉入黃壚礧礧江山如再整凝瑞
占年須有歌歌成見屬吾何幸

觀海短歌

麟兒橫波氣森爽怒螭激水過麟額把酒聽雷看遠
烟眼紆㶚得勞心想歸途三日海意饒短歌對客風
蕭蕭

詩長短句

王母獻桃歌爲邢子用母夫人作

三十辭家問仙眞去年來振金陵塵塵中每憶白雲
子爾乃聽說邢夫人夫人也善過三百眼底行仙人
不識人不識紫皇知母結束來瑤池驂麟駕鳳百靈
集紫氣香雲流屋壁金盤露葉貫五色海官擎到青

童摘嚥罷天漿發膚彩暗核欲種甚相得甚獨金母
亦有木公夫人參焉綠骨方瞳秋風吹蛾眉嫋嫋五
岳眞圖看未了三足皓鹿遶牀行九光仙芝藥如草
白雲爲司秋爲官夫人有子暗人間幾年無歡彩衣
綫皮相自是心如山有母之子皆如此三公不換一
瓢水斷裾伏劍篤忠遺孝忘其始者不可爲敎

蘭谷爲余惟馨賦

我如無件竹翛翛寄塵軌子如幽蘭香細逐清風起
岐路相看白日速買魚與子歌蘭谷

礪江紀事

我行澇江水萎落首陽山不見山入冰雪姿但見好
女桃花顏曉起烟波望眼空縣官騎馬祠清風

種竹短歌爲潘堯卿

邠老善種竹堦前纔數竿清影不滿眼向人尚嫌多
棲鳳只一枝化龍當幾何損翳借明月留地與青莎
君不見東家種竹不知竹連山跨水難饒俗

前有樽酒行

昨暮雨洗殘暑收今朝快上東風樓主人置酒樓上
頭盤案未徹語笑休流光幾何罷獻酬主人開樽客
亦肯住百年行樂常苦稀留得青山遶原樹

久別離

美人別來良悠悠緘書不寄留牀頭桃花幾回釀紅
泥紫燕雙銜入翠樓傾情寫意心相結綠酒金樽對
芳節對芳節悲遲暮涼風生鳴鴈度別鄉千萬里離
心竟前路

前有樽酒行

玉壺乳酒一色同素手提來笑春風笑春風聽我歌
流光火急將奈何默坐青軒散桃李不如抱殘發陽
阿乘健出遊遨闌悵恣歡謔前有一罇酒何用銀毬
繫牀脚

散鶴爲沈一之

羊叔子林君復託鄰傳聲俱有縛沈郎庭際縞衣鮮
似葉如雲閒潞鐸明朝罷啅松下若一入 帝閑非
散鶴

憩松詞

憩松今巳矣我作憩松詞百年棲息討逡巡惡木枝
岡回隴秀一株好松下丈人跡巳掃當日風絃猶高
張祇今聲欬遺芳草石牀誰來掃清塵杖履想像於
閒雲懸知雅舊分枝鶴狼狽歸來弔主人

與謙亭于遊水碓頭是日激水轟效流觴爲樂

細草黃花烏石磯寒泉半尺搖玻璃悵有素琴席地
蔭朋來解帶掛高枝金杯蕩漾水羅袖拂晴漪白鳥
好顏色也來隨我嬉前灘綸竿可魚後灘碓臼可
米炊牀頭有錢不買醉人生一世渾多時

趙水部惠鹽

有客惠我鹽感客同遺珠三餐白飯不躊躇吁嗟乎
傍無金鼎其何如

送吳黔陽

君未到黔陽我憶黔陽路黔陽道路入楚雲他日雲
中會有君君今向何處還望天台樹天台路遙萬重

山白水穿山流川暮君歸不得住我歸恐君去君去
鳴琴隔湘烟飛聲直到　君王前呼取調舜絃

孤飛行

有鳥孤飛不逐群雖有六翮疑風雲鳳凰他山斂翼
坐衆鳥雜沓聲䆗䆗鳳凰指異鳥爾往取竹實一去
三千歲歸來猶七七環視衆鳥群不見亦不聞

遊古軒先是一日嘗酌酒玆軒之下

盧楊饒素塵間偲見紅葉昨日那人家主人期遠業
一樽坐我羲黃前門外靑山六萬年

行路難

獄中劍氣凌斗寒時無張雷作祓看倫奴有眼不識
玉楚山足盡餘心肝行路難車折肘結髮知名今白
首鄧家小兒方笑人笑人遲暮空輪囷淹速亦有時
扼腕寧自憐蘭芳菊晚秀驥蹴駑駘先君不見亡人
老歸國狂客掉舌同行年五伯桓文功拔賢七十二
城如崩川行路難心拳拳

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六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七

詩五言律

秋日與潘堯卿王子春巷遊至暮

半落二三子尋常語笑同溯遊窮巷北瞑立古祠東
破寂惟昏鳥添幽亦候蟲阿鬟呼我去燈彩幾家紅

訪友鳥岡暮歸

能酒攜主人杖藜喧谷口日落烏石林風吹猶溪柳
夕鳥先我歸朝花爲誰久入門何所歡弱子牽翁手

出郭

行來沙上好杖履鏡光中水慢移花日溪堂閉柳風

漁歌春渚靜鴉散晩墻空野老無人識士林燈影紅

國淸間鶯

客來倒我瓶仍與客同行雲水留城缺塵敵入寺淸
赤日吟深殿溫風遶四楹焉知禪寂境兼得聽啼鶯

松巷

環山望雨頭疎樹蔭淸樓鄰翁立何事遠客過消憂
雞留草根晩鶴睡蘿陰秋更有逃名者墻東不可求

寒明路

騎馬印晴沙兩巖如兩衙連山四里地流水幾人家
石麟遊碧落金鵲厲枯槎拾藏名者千言我不耶

黃霧路晏行至昏

路轉金叙曲霜凋石髻清遠天將木盡短草與沙平
水鶴行不避山鬼語無聲向夕風烟入仰看新月生

歲晚

歲晚芳情歇庭空索意侵鷄棲寒日短鴉啅午烟深
酣放許相逐衰榮看遞尋牕梅昨夜發一笑破窮陰

至日感事

四序催遲暮二儀開閉藏天時逢至日人事合扶陽
蘭林停雪色梅堰動春光一物吾意裏長歌盡百觴

山居

冬日山牕下駑駘只去鞭饒晨散冰雪眺暮入風烟
野水朝宗海江燕遠戍邊人生反無事聖主問顛連

問病外兒楊鐵蚕從先君涉歷江湖既歸過病

因作此

野色荒荒白村煙裊裊黃春山圍坐馬晚路入陂塘
姑舅非同姓江湖蚕對牀柴門人臥疾相見一沾裳

送客還飯陳村移宿下西山因志喜二首

喜在安畊鑿從人問麥麻雙門臨野水獨月照田家
犬臥長松樹雞棲短菊花木憂民力竭蔬肉戒紛奢
今朝送客馬添識野翁堂地僻煙水秀山高雲木齊

淸霜收芋栗短日下牛羊瓦琖新務有難消此路旁

路入

水木幽無際山行欲盡年沙光函短日石色濕寒川
春事梅花小人家竹路偏野翁聽馬足展坐看青天

明巖二首

山圍十畝地仰面見靑天我來三出日只看一噴泉
丹壁從飄拂銀河與接連自將分硯水留姓白雲邊
一箇飛泉寺千回亦不妨扶藜石氣冷到地水絲長
酷愛拋朱紱頻來信紫韁石梁差可擬東望隔天光

松廬對菊見蝶作

碧蘚深深院白沙短短籬於此見春蝶飛飛下霜枝
狂客還相過寒花方自疑憐君似有道遲來不爭時

松廬對蓮

拍拍盈池小亭亭翠蓋稀花時憐客至童子啓幽扉
紅玉偏生水元珠本在衣荷有濕衣因用佛事晚來山閣看只欠水禽飛

遊國清日中沙彌出飯無酒

雙澗好碧水五峯多繡雲十年雲水脚何處獨慇懃
鳥下如聽梵僧來只愛文香廚炊黍熟閑介不須醺

遊國淸西貽榮上人

寺遠門長寂人來落葉知尋僧白雲裏繫馬青松枝
林拂相看舊山杯獨去遲前身許元度師是道林支

送張府公　翺正

千里桑麻地三年政有餘江山霜後節簷篋御前書
拜起風階細翺回星漢踈九重應錫問赤子近何如

幽尋

結束行春事青泥十里賒記林間好鳥失路對叢花
馬放千頭牧農燒幾處畬無錢卽沽酒隔水那人家

春日東謝方菊隱

御光催我起連雨斷兹辰何處堪雙屐花時惱四鄰

春容全入圃老病不離身賴有方居士樽醪慰响頻

東閣枯松雪後杭東卿同賦二首

東掖有老樹非栢亦非欒鶴立枝猶在蟻穿皮半刊
濤聲何處覓雪色共人看商略難爲狀窓櫳駐歲寒
冰霜餘氣骨禁闕任摧隤榦有神扶在節由天賦來
松前得正姓故耐歲寒
幾時隨霹靂何意近罘罳日夕覓相對詩
成舞玉階

遊杭忐路

出台宜小筍望剡戒輕航嶀浦分秋氣錢淵郎錢清覓
曉光江流辨吳越山在問興亡詎可杯無酒人生此
路傍

歲暮答客

客來嗤我語客去但高眠小寢春催柳孤城臘送年
因循看佩劍磊落問吹烟及物非吾事飢烏啼暮田

熊侯請遊南溪暮歸

花縣彈琴能中流趣羽觴仙舟同載郭漁艇異如棠
沙雨斑斑細波雲冉冉涼定知歸路晚櫂影亂斜陽

次韻贈鄔竹坡

識面金臺客相拋十載中忽來收伏暑滿座生清風
囊有陳琳檄庭無魏絳鐘丈夫韜略盡白首夢軍容

元旦和周蓮渠大尹

宓琴誰嗣響縣古長官新望祝三朝備歡歌百姓
風光連紫極烏鵲靜青春陽德方升進如今帶縮銀

疊前韻并謝蓮渠牛乳之惠

歲事栢尊綠傾杯話舊新天王新日月江海倚情親
攤矢看人發彈琴與物春詩來識齒豁隨到雪山銀

除夕用蓮渠韻自述

堂背椒花石門前桃木新兒童紛不靜爆火自相親
冰雪散窮臘衣冠近始春州中殘歲月羞重鬢邊銀

梅壑潘子良別號

梅墅本清絕言詩愧此章雲沙憎榦古水不借花香
月朗瘦蛟立風清小鳳翔林家疎影句今日讓潘郎

元夕感事

上界烟花夢祥風十二樓天回如有喜人老不無憂
杞國心猶在漢家恩未流請看燈火夕春重紫鵝裘

東關歸路

七舍東關路還家卽勝遊水清如擁鏡山好只移舟
江唱曹娥曉嶺謠天姥秋途窮鄉語入台越此分州

瑞石山房二首 爲顧文儀

漫瀾湖山與分酉向市闤孤烟細水有衆木層崖間

鶯葉深宜聽幽枝近可攀何如山谷老只愛呂家園
衕處山堂好吾方十日看竹煙縈翠幙花霧濕朱闌
晝永挙書靜春深竹石寒誰如顧文學擺脫向陰官

送鮑博之領教黟縣

天涯復送行更復動春情草色傷離子花枝寵去程
新安江水淥黟縣長官清橫敎其來久湖州獨擅聲

送董遵道領訓南昌

披倒平生有分攜此意同眼看春日暮心折午門東
去鳥楚天闊飛花發嶺通知君有老母飲水得芹宮

陪祀諸陵曉發昌平 二首

倦馬方辭櫪鳴雞已在田松風藏五夜雲日露今燕
赤羽猶乘障黃茅未歛邊瑤壇將事日元朔亦祥烟
蟠龍流水地臣僕喜追奔神嶺近如畫齋房遠似村
輿圖撫幽朔弓劍憶軒轅誰識茂陵樹猶存未報恩

祭畢還宿昌平

燭影瑤齋寂人聲出翠微風吹陵柏轉月照祀臣歸
山海從龍蟄雲沙信馬飛雞鳴尋舊館假寐待朝暉

早春鄰園主人出大杯飲我因以遺

舉足消憂地柴門上綠苔雨聲迎客款蝶影過池來
少女行花事幽人贈酒魁卽看三八後園錦蛋鶯回

晴湖妓席

好日長隨酒晴湖本泥人耦船回舞袖停管送歌唇
好雨爲誰濕行雲過我頻貪留波上久歸路漸紛塵

連飲湖上幷湖上諸山

多病身將老貪遊與未慳藥杅新泛汲詩版舊看山
風雨荷錢小煙蘿石扇閒仗誰消歲月魚鳥識衰顏

單帳成遣熱

桎梏去裳衣猖狂炎若時禪心分古井詩興在新幃
睡起披青靄移安近絲枝快風時引動幽夢不教知

送紉齋周大參還鄉

爲客憐渠久商量獨此翁分詩勝果寺對酒上淸宮
道恥狗時合文能背俗工聚離朔暮事江海此心同
湖上次張東溪韻
將軍無事日牙帳下湖來竝柳鶯停觶緣荷露瀉杯
短歌驚水怪長去得人猜幷與魚龍喜楊公爲劃鬼
西爽進艇秀莊行田慨往作
今日好風日晴景去不難灘羅過艇暗連竹到門寒
花明錢部曲草綠朱衣冠慨往仍驅酒河山北望寬
中秋對月 四首
難得今宵月完完已在東氣高行物表規小著天中
不說秋毫末能令夜色空願留微曉照點綴付長風
今夕此何夕朋來共賞尋張停指朗館步徙愛疎林
久欲熒珠露高宜映玉琴一年止一夕須放酒杯深
穆穆瞻穹宇疎疎覓小星予心委秋月入夜不邊寧
半饑臨丹嶠全光乞草亭琴書總蕭灑蟾思姤疏欞
坐久牀陰轉看多顧兎愁淸涵九地影潤接一河流
玉漵平堪掬金光迥不收誰言人間世不是廣寒遊
八月十三日小賞
漸滿庭前月何如少女看鉛華鬭掃盡玉色鑑空寒
小賞原無禁高歌亦不難祇愁入河沒知有上樓歎

月二首燕京作 二首
五載重來客長安看月圓秋光近北闕流彩過中天
八表同時見一輪何處懸丹心空自許慘淡曉雲邊
西月看不見北風吹又圓羇人起半夜寒影入中天
遠掛三江水輕籠九市烟鴈來元塞近聲落鳳樓前
竹梧軒
周子隱城郭塵埃慣討尋竹梧藏院小星月坐階深
鵂警知分夜鴉啼許隔林相看一杯冷露點在蘭襟
復職謝恩
抱紛覲龍墀賜生夜色微看隨南象入行導早鴉飛
洞戶風塵細天門星宿稀小臣報恩日猶似未忘歸
渡淮
逢時每自棄吾亦笑吾儕未病先思越方春再渡淮
烟花饒北里氷月盡東涯用舍他人事無勞掛爾懷
感春 五首
年華方荏苒世事近如何西北風塵有東南涕淚多
紫廬調玉燭青海送金鵝尚想　先皇日令人意不
磨
五夜書輪集千門火樹春聽兒歌麗曲不是蹋香塵
月傍青樓久花開紫陌新羽書聞未戢羞作太平人

北酒憐徂歲耽詩怕發春清漳猶在眼碧海未藏身
老母只思健微官豈論貧起看花月色試問六朝人
棲屑無一事潛藏動幾旬把書時得意拂枕忽生春
地濕金陵脉天青玉壘塵揮戈兼草檄回首愧何人
昨日南郊罷恩流滿鳳城將軍方治第回紇尚連營
小子空憂國春風欲洗兵便沽一斗酒拭目看花平

登鳳凰臺二首

未能逐鷗鳥且上鳳凰臺江帶天聲落山將海色來
登高無好句爲客只深杯望極燕關北歸懷幸少開
病眼看今日嘉名舊此臺鳥避何人去山迎逐客來

本非明主意方愧謫仙才一唱三山句令人憶幾回

拜卞忠貞父子墓

六代興亡地青山但有墳墳多何所敬再拜卞將軍
清虛寧救國忠孝自成文酹罷城烟起烈風吹暮雲

龍江惜別送王天德寅長

白錦裝詩軸黃金折柳芽魂消留客館淚滴傍船沙
雲動開江色天晴見物華君行應未返除墨及春花

次劉仲賢乃尊韻

對句本非分江湖日易斜菁騰新市酒搖落故籬花
親看兒反平獄無勞吏餉家我來屬君去愧莫折瓊

麻

猪渾

不著一浮萍清將活水扃竹涯添賤綠苔壁亂衣青
擁霧函明鏡規沙闊小亭更兼湍激下絃管日來聽

行田因取水路飲喜作

飲水田家好種榆溪路凉奔馳果何意耕鑿自難忘
靈根托于越聖代比陶唐無才起佐世聊共守東岡

佛國寺看竹

元棘白蓮西公餘獨杖藜此君吾雅舊一見許相攜
徑霧高低合牕禽來去啼虛心原不染淨理與蓮齊

初到南棘與客散步原上望雞鳴寺作

一山都入郭萬樹半圍城浩渺流輕霧玲瓏下晚晴
未能投劾去且得拖官行望裏雙林近花宮想極清

憑虛閣懷國清寺榮公

高閣本憑虛傾壺看日低既來還自去未暇與雲棲
何物爲軒豁吾心在展藝謝公懷舊侶支遁肯相攜

清凉寺寺有僧清公頗可談

簪組本何物不損看禪心造逐未能去來依靜者尋
泉聲池自滿竹色洞俱深久語因忘事昏烟半座林

客夜

客牕雨初歇卽事㗋獨吟傍舍兒啼夜空齋鼠嘯陰
花寒開細碎苔潤上侵尋廣衢流水去燈下起鄉心

百步路春行感事

十里緣江路行蹤此箇頻星霜人自老山水意常新
雪磴松蘿匝烟巖桃李春途傍有好語一氣轉皇仁

仙居路感古靈事先贈彭一山醫

路入顏家洞午炊行爐亭病添雲子白貧訴麥苗青
縣復陳君政家傳岐伯經杏林千樹老乞我藥通靈

陪張南川遊國濟分韻

官事有餘力招要物外行壺觴追地勝笳鼓入林鳴

山向來遊好水分詩話清亦知公樂處田父俟陰塘

南山暮歸小立待渡

出山如解繞辭嶺去重遮風竹何勞偃巖松本自斜
川原催落日人馬駐寒沙隔水聞雞犬艱難尚有家

赭溪行過小僕取野菜歸

赭溪一步地不要紫藤扶細水霞初映荒亭日已晡
艱難閑遠哭辛苦見長鬚傴僂行供膳傾筐綠滿廚

聽人說掏蕨萁

耳聽劬蕨者不必到山頭採蒻已胝手分羹還螫喉
艱難宜短晝漂泊怯深秋更恐山風急憑誰製大裘

與客同遊至一處莊家止飯

風淸穿麥隴日出欵林扉地僻官人到牕低乳燕歸
老翁芸圃歇稚子過庭稀飯麥烹朱莧無人更說飢

蹉跎

澤物已如此安身近若何經營亭下稍眠臥雨中多
凉簟輕輕膩方池小小波酒杯存變理吾道未蹉跎

再晤贈野航又用爲別

肩輿抗塵土日月坐侵尋六里頻過地十年長別心
故人江山老春水夢中深暫醉黃花塢無言摘滿襟

送試推王公考績

張別春江浦提攜上曉墩短觴連海色煥鼓破城昏
薪米行千里肝膓見至尊聖朝重辭務留取待爐燻

黃浦阻風先寄鐗鈍二弟

夜發華亭月晨炊黃浦烟魚龍吟白晝雲水漾空天
平日不到地北風來住船遙知兩阿惠迎望眼俱穿

冬日酌酒溪上

尋流見雲碓略彴橫波輕天寒水風急日斷山烟平
流浪待高月依微聽遠更爭春憐鄰女飽食作閑行

郭外

水濇沙上下路遠水西東短髮來鏡裏長橋見柳中

漁歌春渚靜鴉散晩牆空野老無人識四簷鷗鷺逼
曉發靈溪趙栗夫郝性之鴈山之約
曉濟靈溪石灘烟散日遲天寒仍着展清興逐褰帷
山到攢圭處水看明鏡時予心已隨鴈先賦出台詩
臨海路時有傳郝公二詩者
鳥道曾來處魚榔欲暮時江寒落日蚕山遠歸鴻遲
路遠新羅嶼人傳北雁詩肩輿指黃越雲裏大夫期
靈巖 趙公後至 二首
僧逕細頻見峽開青不關奇峰立五六遠客笑中間
朗月待今夜美人期此山短歌招玉女雙蹐紫鸞還

特達見雲端諸峰立不干烟巾收却好月斧斲來寒
杖履遊三日乾坤借一看香階遷次坐洛翠着衣乾
遊金山寺還舟中流作
縱是裴公寺能忘魏子心帆開吳日落鐘度楚雲深
半餉分南北中流弔古今江山雖好在無待二毛侵
清凉寺和秦從簡韻寺舊多竹
山門下白日石磴上青苔近市疑無勝入雲更有限
水流龍洞過竹引鳳興來往事登臨罷憑君一筆裁
何孝子廬墓卷白沙有封卷詩
千秋嶺海外好事說夫夫黃紙明君詔青山孝子廬

一邱雷不振幾樹栢猶枯開卷青泥在江門不可呼
代汪老先生壽劉司空
松岳生申舊龍津毓秀同五朝歸白傳四海問朱公
西母金桃下南星紫霧中百年渾未足二十四薰風
和同寅雞鳴寺韻
二里城西路雙林擁貝宮鳥啼禪榻靜花散佛衣紅
山陲明湖裏人遊碧落中五雲飛極北江盡望無窮
次趙克用繡衣煎茶韻
松風午枕虛夢入醉鄉初乞我鄰磨鏡從君作蠹魚
香來竹几好塵與草亭疎寫送分江句南臺興有餘

臨海道中
片雲明石磴一雨濕烟蘿山道初逢霽岡巒幽事多
沙邊見鹿飲樹裏聽樵歌輕靄隨看盡風波可奈何
與王伯安夜登塔山
秉燭暮何之開山不敢遲白雲封欲遍清露濕相宜
僧定自禪榻鴉驚空樹枝有懷支許輩塔盡草離離
疊韻柬龐士龍
龐子亦高興攀蘿與客躋尋山何草草結伴偶栖栖
燭影雙林靜人聲一逕迷漸窺花界小鶴露滴淒淒
小園

小衕今朝得柴門上綠苔雨聲迎客散蝶影過池來
山水春俱遠鶯花雪未回老吟心不賞且盡手巾杯

出郭酌游姪舍

披寫出東郭無春可奈何野容輸眼寂花事上心多
小姪能供酒無人不放歌醉鄉吾請老歌酒卽相過

酌方菊隱所

鄰家軒砌好巾舄過來頻玉串繁星點丁香簇錦輪
花前偏得醉雨裏不妨春發我三年夔能無愧主人

出郭呈白齋野泉

午影過橋去春風攪袂涼路隨花氣轉林續鳥聲長

物化添新目人情戀故鄉傍誰開盞酒詩句借飛揚

和陳慨淸方崖草堂韻

方方崖石角鬱鬱種芝田草屋宜長嘯梅花又一年
閒消詩卷日興落墨池天白石如堪煑來分餞井泉

秋旱

枕上雷聲起蒼黃覓杖藜只看流電滅空遣亂雲低
旱數從人問憂心付鳥啼山中消息惡又送日輪西

熱

靜勝徒爲爾流漿可奈何意凉風動樹氣沴腹生戈
有酒我自酌遠童誰遣歐不眠過夜半露體共星河

次周約齋見貺韻

縹緲輸吾輩相逢只共來埥階鶴影好風竹鳳聲回
才望連城玉詩家一逕苔眼中詞翰絶時向酒邊開

留別佘得齋

僮僕羈棲久江湖蹤跡疎春花纔靚郭冰蘗忽香除
對酒寬淸話還家重素書故人臨老日惜別意何如

巾山十詠

絶頂平如掌塵埃一笑空三江輸月色雙塔管松風
綠酒心無礙青山道不窮幾年饒足跡留醉與人同

其二

久雨妨遊走長風送曉晴日光初射地山翠欲吞城
皂蓋能攜酒丹爐細煑羹藥苗還共採助爾一身輕

其三

雲石旌旗在將軍作伴行得登朱㮚潔隨步白蘋輕
掃石留猿影歸雲帶鶴聲病來閒處逐酒盞見人情

其四

睡起雙峰濕驚回片雨收野鼠行詩卷山禽掠酒籌
海天先得暮江月只宜秋一篴誰家發隨風到上頭

其五

路影相將去囊絲紫錦垂江山俱在此人物近看誰

磴草隨剗步城烟上午炊老夫空意緒高趣有新詩

其六

輿盡塵埃裏來時及暮鴉松風入我意蘿月照誰家
山色春城酒江聲夜燭花一杯初破寂市近更能賒

其七

江流僧榻底山色郡城中引坐添樽綠貪遊到燭紅
錯莫林烟暝提攜磴蘚窮人聲逐歸路贏得市塵空

其八

十年雙蠟屐百里一青巾石磴提攜舊詩聯警策新
神仙遺底物天地老何人頗愛任公子吟邊足雅馴

其九

市邸饒塵俗尋僧與道俱未須辨眞妄已恐墮清虛
白日寒江駛青天落木疎石壇秋雨後香檻曉晴初

其十

移松分嶺色壁石抵街塵未覺良遊暮轉看幽事新
學飛鶯淣客調舞鶴嗔人記得西來語回身倚北辰

登西爽樓

作賦非吾事平生慣上樓塵埃半點外水木兩重幽
冰簟從虛設蓬壺兎更求主人知客意百遍許相投

次太白山人孫一元韻贈少谷

千去意未已子來眼不孤相思憑歲月獨臥夢江湖
諳次頻燒燭文昌共剖符丈夫志遠業開口與人殊

空明小隱

小隱隱何處北山非避秦地古白鴉老日長朱草春
蘿關元却俗石扇不生塵把卷從深入仙光自照人

壽太守許公母

繹蜺逢初度斑衣早放衙佳兒分虎瑞壽母駐龍華
海熟千年實池開十丈花天王敦孝理行制穎川麻

石瀾

雲根誰劈出天一自生成道體流不盡詩腸洗得清

壯看穿湎疾恬愛織紋平元度今誰是支郎蚤有名

半壑爲表弟徐世美

愛水不滿意少取自前聞波光憑我滅月色與誰分
行身能損過揭扁忘全文寄謝爭隈子烟花亦分君

友溪爲表弟許大本

眼中三益少相求每出郊順流眞莫逆味淡只難抛
霞渚充蘭薄雲灣是石交百年文會處風水自相撩

五言排律

蔣氏井

我愛藍泉井邀朋走馬來百年舒病眼兩日望蒼苔

潛賨求無得微瀾動幾回沙寒犹自見雲遠滄相陪
行滿牽願鏡依空弄午杯松分半影入草藉一痕開
興盡先歸去慚非作賦才

和同年李時升詠雪三十韻

忽然地生白久矣天甚巧入春亦何多爈瑞祇宜稍
屑髪月匠勞剪水江妃皺非氈乃類毛似玉而可爪
飄颻圓蓋濡填滿方輿飽戰空屍敗龍摧犁豕驚鴉
膚迷姑射仙髮映商山老兎傳梁苑詞馬歎方台皂
羔酒有歌獻桂株方立槁飛高羨爾徐舞亂嗟誰攪
鼻憐壁井幽高愛瀉枝好小姬笑粃梅老婢咽炊構

杜竹鬪折軌張黎讓開早肅肅患陰欲熙熙佇陽卯
循行煩令丞調攝在師保午影誇池平晨光助囊皓
麻衣詠曹風筆戶堆骨縞滕六太矜誇元伍儘㑺倒
鶴立羽留田兒啼指墮祿卽此是蛟宮無勞覓仙島
公子襲貂裘故人贈綈襖三花幾時開六出何人造
白因訒軻談巧欲懲倕皺貧臥困人龍狂飛濕詩草
庭有披氅行門無擁篲埽富娟斂生機窮猿鄰死狡
投水根難尋鋪磧驚可擣何不問沈靈因之憶乘堡
殺氣逼殘年賞心恣幽討一洗兵甲淸豐年何用禱

送范寧國之任

弱冠論心事生牙識姓名黃金爲世首白璧照人淸
經術夏侯勝交情范巨卿大談開竹坐豪飲對花傾
吐志欺三于雕章讓六經深微探理窟長老避文旌
共抱青雲器孤縈白石情行藏方黯黜心意自晶熒
我且隨龍臥君先起鳳鳴薦收三楊重謫出一身輕
執法排中使監城戴遠氓西人稱范老北寺忌張衡
草播行行聖詩鐫字字城檢書塵篋滿忿别淚珠橫
豈獨忘年友眞應異姓兄奸臣無地老公道有崇明
汲贊憐通名龔黃許繼聲越歸懐北砌速去賦東征
地接疑鄉郡畢分隷舊京板輿行李從皁蓋野人迎
祿富知君德名全慰友生獨慚吾有母聞命未能行

寄贈陸大參

人物旬宣地恩波鱗介州任方今一面錫社古諸侯
家世雲間舊才名兔苑優永懐題寺筆終作濟川舟
御李車猶在依嚴刺已脩示詩喧秀句觸事動冥搜
麟火心兼照蛛絲眼盡抽雲空爭富麗花峽讓淸遒
病嬾眞何補沈淹自有由溫生棄毋去亭伯爲書留
玉石忘身賤金蘭記評投近篇安可見今雨幸相求
紅葉知年晩青山管客愁爲公哦此句倚斷夕陽樓

卷七終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八

詩七言律

秋日漫興二首

涼風一夕吹陂水便覺秋隨杖履還東郭柴門飛素葉南園草閣見青山千里舟車猶抱病誰家毋子未開顏謝安蚤有蒼生望高月深樽涯覹斑

再入故園知節序逢秋見月倍驚心花枝白落年將晚酒琖青天夜已深不與僮僕偃還立只對妻孥朗自吟林影斜光留戶砌人聲欲散急寒碪

春日紀遊二首

相尋出郭消憂地不近山樵近澤漁細水隨行人個個晴沙擁坐柳疎疎林鶯起徙雙歌罷市酒提攜一笑初燕徹杏園仍浪跡不才多病欲何如

笑逐鄰翁乞午觴酒闌隨意散林塘雙禽自唾青苔巷一杖驚飛翠竹牆雨過乍如潘岳圃花開亦似杜陵莊春風旁舍不行樂何用天涯憶故鄉

和留鶴先生雪後過淮南諸湖留鶴詩若有不得其平者

只憶崎嶇潘大理淮南雪後亦撐船漁人遠害來窮浦雀子告寒哀遠天夢入炎邱依日月吟成水國任風烟請看東楚連牽浸篷雪檣雲莫問年水國留鶴詩中事

春日飲故內翰杜老先生少子宏文新居

青春入戶明卮酒桃李門庭錦席香誰能遷居去市隘一笑留客回年芳井通幽坐新新柳園放清遊短短桑更倚鳳毛開手澤每來相對檢文章

清明祭掃溪外諸隴歸呈叔父勸飲

杖頭尋原穿竹去家人僮僕提筥觴何如留俠祠濟北已報龐公渡沔陽野籬疎映小桃晚沙路晴翻宿麥長歷歷眼前今不在秖應黃土是文章

將至富室鮑氏節婦老妻姑先過平察人家留

具薄餐

盤馬山椒紆石磴解鞍樹杪見橫芋黃雞出戶鴨將入紫蝶穿籬舞欲交野老百年惟短褐春風一笑亦空卮懷清臺在雲烟裏想見青幰映碧寥

寄姜仁夫

榮名貴仕兩因循花過于家已暮春今日朝廷眞聖主平生肝膽是何人垂衣玉陛朝常見解褐金門晚更親遣意題詩時序換愁添歲月病中身

寄李天瑞

舫中琴詠起相求往往神交水上投冰雪棲遲雙旅

鴈江湖憔悴一眠鷗皂囊何日上封事白髮新年憶遠遊聞說賈生宣室名欲乘病舸離鄉州

寄鄭汝懋蜀人

翰墨林中畏子多鳳麟杨上奈君何草元投閣非三蜀作賦升堂又一科今日扣鐶誰不見他時傾蓋是相過薊門執手傷離别更謫南溟看逝波相如入室借用升堂

新年溪廻

日脚穿雲餘晩暉晴沙又送馬蹄來水清白鳥一行下山好青烟四面開叢竹連門春客散蘧氓入市暮鐘催寂寥短句逢人述袍帶行歌世所猜

臨海道中

山雨霏霏濕馬鞭解鞍拾爨飯荒田半饟行雲漏西日一聲鳴雞接暝烟曉發懸溪看白浪暮歸蕭寺宿青蓮十載傍家遊走地竹與石磴飽風泉

野望二首

玉笥峰前沙苑外杖藜隨步散冬初高天落日江波遠平野清霜水氣疎禹穴斷碑山北盡神橋遺事海東虛孤城歲晩寒煙裏悵望空歸誰與居

玉胥小閣青烟在桐栢空宮紫氣收南畔諸峯長落日西來一水已浮舟飢鷹曳地扶寒色病客登臺倚暮愁還望前山騎馬去野人趨席笑淹留

前川二首

風輕日白午天幽郭外溪邊卽勝遊花蕚乍明來小院柳條初散近高樓老翁稱子逢春語冶客羈人到晩留共說年年行樂地朝廷有道自消憂

花小東亭春事微渚清南館照遊衣棲遲贈與十年約魚鳥羞將一饟違歌近行舟江日靜望迷去騎野人稀誰家有酒頻須過錯引山公笑已非

舟中呈同年文宗嚴仍邀少酒

短歌問訊獺南望長路逢人共北行天涯舟楫暮當

合船裏琴書秋又生柳邊疎雨帆檣亂沙上長風笳鼓淸已臥空樽要我醉敢論涓滴盡吾情

留别戴師文龐原化諸人兼寄王存敬王崇重

拙者爲官自不同不干野性一生慵出遲似與謝安石去速何如邴曼容千里趨來看佩劍半年睡起聽朝鐘樓船兩岸江湖在行李蹉跎春興濃

舟住張家灣二首

秋盡不騎燕市馬病來獨上潞陰船桅檣水落猶高岸旌旆風生亦近川鄰女悲啼空遣問故人談笑不忘眠淹留未覺歸心切黃柳白鷗春可憐

雙闕來駐漷縣旁百年登覽此風光東臨碣石三山遠西望河源一水長去國逡巡宮樹綠還家迢遞海雲黃未言行止饒文字且盡春前病後觴

直沽路晩登望海樓

春波送客行李好春日照人忘却愁桃花覽明野岸促柳色欲暗官道修已憑兩槳向海口新掛孤帆衝衞流天地高深士慷慨百年雲水一登樓修又作幽

滄洲路

望京七百三十里漸遠紅塵野樹連桃花錦岸自廻轉柳絮金堤乍縈牽交河驛吏不見面渤海故人還

上船　聖主寬容臣在告亦無一字弔湘淵

立春日得仁夫希哲書

城外泥牛小子傳病夫不問但高眠花枝天上能相忩酒戔人前敢自憐片雪經寒還灑灑封書到晩亦拳拳交情不獨堪腸斷回首　君恩空歲年

新夏

新夏凉生枕簟單人間不記與秋看南方朱客何相讓東道青君已卽安竹色低迷雲日薄榴花微細天風寬篋中紈扇封蛛網請看炎炎海嶽乾

除夕

門前桃板動春暉牆上金鴉暮色微明日在人眞自別短年舍我暫相依謝公偃蹇時將晩亭伯淹留跡漸稀耳畔今宵鳴玉近朝來疑有五雲飛

黃巖路

兩舍雞聲篁竹地數椽林影白雲村千山北望連華頂萬壑東行到海門渡口烟曛留短髮道旁氷雪霽微痕謝家酒賦經年斷去坐方巖仔細論

初過賈一之新居

緩步春風二里賖柴門只合旁林鴉山中曳履推雲楗牆下褰裳踢雪沙爐煖杯香留半日竹寒梅白過

誰家聞君徙宅通潛壑典入新年覺未涯

立春日白齋新居作

故園春風又一吹脉脉還來動酒巵豈少梅花笑幽處更饒江色弄晴漪衰遲正苦鄰人遠慵惰偏宜俗子嗤接笑覽同三徑裏柴門竹影共移時三徑正與鄰人相應

再訪白齋新居移宿周家

頻來客子欵柴扉野老堂前與世違疎壑浮烟添夕翠高林落日送斜暉未嗔市酒兒曹懶已見庭花蝶翅稀還過東鄰周處士十年歌舞月中歸

贈陳紱文治

袖裏靈光推獨步城南高興合同行一年結束臨春
水六日相將聽早鶯爾今幾何卽有作我且老矣只
虛名濡毫未覺憐才盡猶自低回畏後生
客有避地種桃者偶往過之二鼓而入一笑而
出
夫君築室傍煙霞十載烏巾映白沙遠客入門疑鬢
髮吹燈相對問桃花滄波絳藥應千樹病脚青藜又
一家歸去仙源重有約秖愁無路傍雲槎
閒居
歲云暮矣風煙滋枕几羸軀乍可支詩卷漸開梅放

日酒杯爭過雪飛時秖應世事終饒我試問溪山更
與誰留取一竿隨野鳥白雲行跡恐人知
待梅
沈雲不動雪斜斜清興連朝到晚霞不寫烏絲排柳
絮且酤元酒待梅花疎枝自覺春風近薄暮相期野
水涯病脚青藜還幾日已要凉月臥晴沙
春日自到鄰家求酌
興來欲就鄰翁飲笑指梅花背短牆便有春風隨蠟
屐却穿西舍到茅堂青衣自去沽何處白髮先來舞
我傍細路幽香仍碧琖爲公沽醉臥斜陽

王公草堂
凍雪依人秖閉門春風提杖踏沙村草堂自對梅花
發山鳥爭棲野水昏竹裏刪詩驚杖履雲中沽酒走
兒孫白扉今夜留明月喜及衰翁共一樽
卽事
侵晨童子開門去野老書來在我旁憑報花時理烟
櫂擬從樹底到茅堂波翻日脚清江曉人隔雲涯白
髮長已見山杯桃李夜紅醪沽滿紫荷裳
九日與白齋野泉飲國清寺倫上人方丈
鞠盎禪房添色相一年節物又玆辰已扳病眼看僧

舊羞對寒花勸酒新白帽長吹六七里紫藜只映兩
三人山靈應笑歸來久十載松風灑醉身
羣飲畢復攜酒江干訪菊
著莎徑路遶蒹葭清影相將度軟沙江濕不浸紅樹
裏月殘還照白雲涯東流一杖風吹鬢北斗三更水
浸花醉臥小舟謝牛女便當銀漢弄星槎
鞠節連飲晚飲徐對鞠
昨夜舞衣昨夜垂秋風今夜與公吹人歌永漏酬佳
節雨過疎籬放好枝短袖叨隨白髮醉清杯聊向黃
花辭誰云徐孺亭中見不似陶家園裏時

月夜白齋要共江畔尋梅
釣石還齋席未溫梅疎月朗正消魂江籬叚叚堪扶
杖野老時時愛出門亂點鷗沙閒急管細斟雲水臥
空樽誰家艓子歌回去緊纜前灘倒柳根
尋梅
悵望哀吟可自由天寒歲晩梅花稠不妨白雪親人
面須著青藜到水頭淡淡欲斜江路滑蒼蒼又暮市
烟浮折枝歸去寬相對愛爾無言坐散愁
飮寶所寺酬趙栗夫郝性之
草花爭近遊人笑白帢青鞋又上來石磴乍飛三笠

雨香廚先下二公杯波搖樽俎悠悠逝雲傍衣裳細
細開文酒淹留還盡夜睡鳧驚起篩旋回
西子湖平曉鏡開美人淵岀照衣來春風攜酒遊何
處寶所聯詩怯此杯珠玉有輝雙璀錯燕鴻無路一
追陪坐臨竹閣時蕭瑟人面湖光定幾回
將至靈巖呈趙栗夫同遊則沱以貞潘堯仰
直跨雙鸞來海上笑攜玉女住雲中十年此意常對
客今日肩輿始共公飛蓋兩山隨白鹿濯纓一壑歌
元風未言靈石前頭好已覺三神有路通
遊鴈宕呈趙半江

十年去厭山中睡今日來消海上憂天開繡壁參差
入地擁香雲次第收前頭恐有扶桑樹過眼不數蓬
萊邱未扣元關訪金液且將海水問陽侯
退朝還入左順門侯　御批俗云接本
朝罷千官丹地空日高仙掌影重重五橋流水迴春
仗雙闕浮雲散曉鐘還趁爐烟碧落去慣聞　天語
皁囊封十年浪跡山泉底午枕漁歌夢　國容
太平岡新齋卽事
城門草長映檐青雙飛白鳥報新晴正憐樹色將波
遠豈有雲光帶雨明十里經營湖上署百年歌笑路

旁行謝安自得東山便更憶乘舟損宦情
京城積陰始開病間書事
正月下旬冬涸在五更鳴雨曉雲開牆頭日出翻林
鳥階面泉流漱石苔雪色九門猶黯黮花枝三苑尚
低回官曹曠跡淹多病歸思春生不易裁
和韻贈林居脅
金華書來委篋塵白頭相見問何人逃山偃臥居閒
好燕市過從酒債新多病百年須我輩晩來一笑更
情眞南行不道能相逐同看江流憶　紫宸
滙菊見賞

笑傍雲涯蝶未知偶因臨憩識幽姿看移白日炯生
渚想到深更霜滿枝飲水吾聞留百歲揚芳爾自立
多時誰家咫尺華軒地朝暮吹香入酒巵

酌菊鄰家

半雨半晴扶細路一觴一咏向疎籬山中白日看成
劇盤裏青鹽坐不辭傍舍花枝開處好老夫詩卷報
來遲已拚霜性隨冰雪采采從教入酒巵

雨後白齋霞城草堂同野泉看梅作

草堂苦憶梅沾雨藜杖新扶我映溪擬借一枝回病
目不辭兩脚踏深泥風烟已傍霞邊齊花蕊還如雨

裏低野老竹林相近著吹香遞響滿幽蹊

岳武穆 二首

肩輿逐暑湖邊去樹裏丹楹再拜看四壁風塵迷甲
仗千年雲水識衣冠至今有廟祠諸葛他日空碑藝
謝安報國赤誠誰獨苦商量一字寫心肝

岳家祠墓金湯重留與乾坤歷大奸終古函冤湖上
土幾人回首望中還天王自足三分國大將空爲九
仞山却笑欷歔中夜起至今一語在人間

金牌十二映斜暉歷手燕雲事已非天意似催神鼎
覆人間斷送此軍歸空教督府推神算終遣書生識
禍機他日誰將百口保忠肝義膽路人欷

劉布衣

鄂王祠畔遺巾舃尸祝還同劉布衣繡舄回廊山雨
過香爐小院水雲飛一章激烈空肝膽萬古流傳有
是非朱墨牽連傷蠹簡晚來泣對更依依

病欬書感

兩月稀遊病上氣經旬節飲思良醫低回殘酒有何
樂狼藉梅花空自知不將食指憂門戶秖恐戎馬生
郊圻百年未了安居願吟對春風數鬢絲

宿江心曉步雙峰同遊則高南郭

蒼崖過雨苦收潰赤日上天雲亂開三山只在遠邑
裏一鳥不度晴空來焉知壘浪非鮫室欲借雙洲作
釣臺踏偏長廊連石磴杖頭今日洗塵埃

將發中川酒榼臨岐勸酬移晷與作取紙筆而
主僧適歸筆氣益展

草次傾壺留客住長廊點筆報僧回已分湖汐洗研
匣始信魚龍近酒杯雲日中流雙屐在風濤半艤一
帆來尋常翰墨空隨手灑向滄波亦壯哉

廉山樓爲潘珹子良賦

叢棟參差擁畫欄縣樓南望共雲端慣來几杖三辰

近豈少琴書六月衆笑語因循饒主客文章磊落只
心肝知君已立塵埃表不遣青山滿意看

歸途依韻和厠時可先生下車登浙江譙樓

看飛紅白青春闌猶有黃鸝碧樹間行省相公初委
遞曉星高閣獨乘閑湖山歷歷提攜可冠履飄飄接
近難日邑幾臨城錦散滿街歌舞騎塵還

與趙半江夜堂聯句仍次前韻 一首

白雪梅花又共君一冬閉却草堂雲江湖歲晚孤舟
在蘭桂詞多滿卷薰燈前短髮年將老天上明河夜
已分離別不堪他日意傾杯捉筆謾云云

赤水丹山荷 聖君暫遊城郭看江雲星濤歲晚孤
舟在梅雪晴消一座薰獨有文章終不賤也知膠漆
固難分乘軒坐馬過逢好傾盞留衣只浪云星濤鶯梅雪堂皆杭
之故

雪後餘寒獨步尋梅

紫霞面面映青藜獨步風泉傍石溪雪意尚留山月
薄烟痕欲盡野牆低未曾攀折香隨手准備吟看酒
滿榑欹坐晴沙驚落片還尋荒蘚問幽蹊

問病石溪生看梅作

矮牆不護老梅肩斜放一枝當面前客子到門先索
笑奚兒埽地當陳筵恨無巨石添著蘚喜有疎篁共
曉烟可柰主人方臥病花開不管擁衾眠

餞清路

沈鄉亭前催蚤發東方豈少一星明傍船禾黍歸秋
曉隔幔烟霄送曉晴地擁蓬萊藏五泄天開越絕散
干城短書不盡姚虞故山鳥江花帝子靈

聽過客談近地未到山水因自失責

眼前勝事違心賞馳傳先來寺裏行春殿猿聲青嶂
合曉堂龍氣紺雲生老夫久欲添詩話遠客何勞損
宦情半餉煙霞藏不得山杯野次總分明

次韻答趙次山

眼中孰與意中眞客至從容散素襟白壁誤人寧有
此青山疑我到於今甲杯呼酒狂流墨午夜燒燈細
賞音謾說青牛關路在便須披寫爲公吟

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九

詩七言律

和同寅雞鳴寺韻

假日飛身上紫霄雲房面面隔塵囂青山有味心先醉黃鶴無情手懶招篆貝空文千葉在幔花香霧半闌消憑虛莫訝南風急試看旃檀逆處飄

太平岡新齋卽事

溟波日出山烟開雨濕城頭齋曉回綠樹影中騎馬去碧湖光裏放舟來搖鞭每指屏風嶺解帶還尋望月臺一曲菱歌聽入郭始知門外少塵埃

和白齋新正漫興二首時方讀楞嚴經因憶去歲之夏與淸上人會談於淸凉寺倏忽又復春也

階前白雪尚嶙峋冷手繙經究客塵支遁談鋒方作夏沈郎腰帶又傷春黃精爛煑堪遺世青鳥高飛似畏人何處瓦缸新酒熟白齋風味句中神

縞素堆膔映獨眠九門往遣問炊烟梅邊絕倡逢人日韲首餘糧憶禹年身世隙光留不住文章瑜潤要須傳白齋道有山陰興看取他年剡曲船

白齋同在杜宅看梅得酒歸戲簡野泉期共再賞

杜老梅花數日闌主人相引竹邊來風淸乍接幽香坐雲破徐看霽色回日出門闌明几杖雪殘井落濕莓苔烟花早付潘公子更起從君問酒杯

次伯安韻

前身我是許元度脚底青山忽漫躋乍識林容隨燭影漸聞人語近禪棲偶來問井雙泉在更欲尋山一徑迷喚醒王郎同勃窣梵天雲冷市風凄

遊崇法寺和韻

半年城郭一閑中寺裏行歌又落紅梵室人聲蘿戶黑香臺鳥跡石闌空龍歸僊鉢半山雨虎過旃林滿寺風擬就闍黎三日醉山杯不似野情濃

和郁令君遊赤城

駐馬空山何所問雙林瀟灑野情賖斜飛阜蓋銜巢鶴直上丹梯弄綵霞嶺竹如雲連樹羽巖花和露落鳴笳山泉好處經行始暖日香風屬歲華

和前人赤城道中

推琴露冕首遨遊麥隴春深語笑幽三月風花還洛汭一時人物本瀛洲城頭日氣如烘綺洞裏仙光不蔽籌福地壽天今有主麟窩蟻穴總消憂

恩養堂

淚盡孤臣瘴海深壯懷無恙奈愁侵賜環員荷
九重詔著綵先酬一日心修向花間開養閣端於膝
下理鳴琴明朝誰撰重恩記枳鳳終看在上林

次王南渠作冠山韻

黑頭誰辨臥青山整頓烟霞簿領間人過草堂留問
字鶴歸瑤圃報開關借鋤種竹新藏檻取杖尋谿遠
濯灣只為赤心磨不磷上坡頻向夢中攀

和張南川韻

干戈俎豆屬時賢羸得閑身訝葛天霞屋風清移竹

滿溪堂水暖看荷圓眼中過客還傾蓋指下高山擬
絕絃文緯吏經公不妄幾人監郡至今傳

次韻復郤二泉見寄

乍愜南熏一枕餘三吳遊屬報還初緘書千里錫泉
好背面十年梁月虛世事未能忘我輩生涯猶及讀
公書昨來空與心相約起傍幽貞問所居（去歲本到蘇常賣文紓貧因得訪公及君謙等不果所行）

戲贈鄭翁愿留久坐

短几深杯方瀲匕疎籬細雨自霏匕誰家今夜空投
轄勝事平生未拂衣無數青榭開處好不妨翠袖折

來稀請看舞蝶匆匆意應避清霜帶雨歸

雨後湖上

肩輿好日相將去草色城陰潦未乾九院雨聲收曉
蝀六橋人影散晴瀾綵船只在屏間度朱閣還來鏡
裏看疑是水仙歌舞地練裙羅袂淡粧殘

將訪楊君謙先此見意

不見楊修十五年封書不寄思悠然蚕時心事憑誰
語今代文章自子傳離別未收燕市淚去來只駐閶
門船此行准備閑遊走莫訝吳淞一櫂烟

和顧東橋先生要遊戲龍院暮歸韻

江風吹節及新涼朱草青林引路長今日府公情散
朗舊時山客鬢浪蒼淹留蘿戶頻香篆效匪霞門幾
繡裳燈火相將歸事晚睡鳧驚起遶漁梁

次俞秋泉來韻

野情原不厭清遊春夏蹉跎又送秋豈必籃輿終偃
蹇奈何蠟屐尚淹留偶因門戶頻稽約遂枉篇章遠
散愁夢裏故人今識路秋泉墜葉帶紅流

黃洲書屋圖為雲間守吳肅威

不寫雲間五馬圖良工筆意在三餘元留西鄙封塵
後人去南陽憶舊廬門外泉寬飛鳥玉階前土窄長

巴且硯池休使蛙狼籍未弔蒼生不著書

和草庭韻

邯鄲夢斷不論功從此惟憂酒琖空半搗松雲詩自好滿牀袍笏道終窮頭顱我是十年別趾爪誰當一笑同尺水片山俱在眼長篇大杓舊推公

遊華頂用蘧夢堂韻

絕境誰嗔一再登鳥低花淺最高層山形北盡蜿蜒立海氣東收渾沌凝三閣烟蘿空對雨一亭風露劇圖冰百年未滿勝情在扳取桫蘿映紫藤

和何老先生大司馬八十自壽韻

嬾作三淸上上仙脫身來濯五山泉園同迂叟獨行樂榻亞希夷有睡緣肝膽未忘經世業齒牙財及後來年登高賦就南飛曲越絕東頭各暮天

輓妻叔楊存白

東原宿草已藏蛙猶記潘郎面上花風月總消埋玉地衣冠元是却金家梅軒詠德姻何忝蘭砌揺詩嗣可跨館下老生雙淚盡眼中多少舊光華

築楚門塘次韻 和王監郡

等閑潮汐似湯湯投璧沈犀奠一方淇上竹枝應剪落江東米價不教翔稻粱自昔歌生齒魚鼈從今號

樂鄉聾鼓不驚防海暇彎弓取次掛扶桑

海上韻

自昔楚門稱絕徼具舟今日賞先登旗旛翻浦靈風滿劍洗龍灣紫氣升磨碣留詩方十丈釃濤爲酒破千層平吞海邑三山近鶴背遍仙舉足乘

初秋書懷用杜韻

西風入戶塞鴻飛慨嘆書生跡尚微常怪衡門無獻納實憐萬里有忘歸高車滿地隨朝露短布頻年坐落暉可是濟時心漫切幾回因夢著朝衣

遊國清和蘧夢堂韻

重遊又是十年登暫憩丹崖綠樹層寺主久違今已老梵王長在法猶凝晴峰亂插千尋碧寒澗斜飛百尺冰頗愛前人詩句好剡崖不用剡溪藤

丙申除夜

弱職尋沒鳥深投爆竹無聲獨倚樓一歲光陰今夕盡平生志願幾時酬路邊莫道無耕豕車下誰憐有飯牛烈士不逢宵不且男兒安得賤封侯

靈江送別林別駕乃兄

黃堂歲暮假歸裝知是元方別季方馬識鬆經青草浦人猜原著綠荷裳天連桂嶺家千里木落澄江鴈

數行世上功名皆涕淚不須腸斷送斜陽

長安

踏遍長安九市塵馬蹄人面逐時新貧堪賣卜皇城下老只爲商御水濱金重每憐牛汗背牙多空使象焚身遠臣觀國無窮意都願　官家億萬春

送孫允防分敎宜興

花落閒庭細草繁中宵不寐憶南轅金羈送客春風在木鐸之官古道存病逐時髦堪一笑眼看世事欲無論別君已判思君老腸斷天涯濁酒樽

遊金華還韻寄答內翰謝先生

台下文章修史去匣中筆硯看山餘碧波蕭舫人何忝白日青天鴈有書詩到幽幷眞汗漫夢還江海本空虛分明見我猶多病致愛淸時舊隱廬

秋日漫興

一臥孤城野水旁人中冷淡此茅堂照江寒菊無多艷出塞高鴻有幾行東北　君臣空嫗煦西南民物日悽凉山中歲歲成何事空切丹心在履霜

送王盧同年赴名

童穉相看雙髫錦忽聞嚴　名欲騑騑淵毛流水元同調雲翼高天不共飛且乞斑衣容老母羞將好事

與心違別來面目君須見只在高樓望　帝畿

京華送梁先師之任

台嶽先生散鐸聲相逢弟子住燕京門牆似我猶孤義道路於人亦有情來看白雪三冬盡去逐靑春幾日明已備南風生廣澤願陪行李問前程

舟中呈同年

追隨落日下荏平碧柳黃雲塞暮城漕卒連檣中夜發塞鴻搖翅及秋行輕舟自向沙邊宿新月還來水上明此地近君須努力暫時歡笑恐勞形

梅

赤城老客時時到松屋梅花夜夜淸長歌白雪予詩好獨立蒼烟吾眼明太素私疑天女種孤高何用滄波橫前生我是林和靖更乞梅花過此生

與敏之予擧王一茂飲于永言新居

鵲聲先我報君家藜杖輕裾拂曉霞旣許青山分半席不辭白髮畫雙鴉酒杯香散連天草蝶翅殷隨隔岸花步履林塘春雨後不妨歸路夕陽斜

黑鷹

形小視雄毛骨稱眼中之物定何來千年爽氣收鍾岱一旦寒空掠鳳臺愛爾寂寥眞驥見令人出產漫

多猜傳聞黑水多奇種天地中間養異材

國清後作因想武夸匡廬諸山水未到

市閬入北八九里樹色烟光接梵天雙澗寒飛珠蝀合五峰晴擁繡雲連粘花淨撥看蜂墜夢月香林姤鶴眠遠興未忘才力盡白頭方愧此山泉

和鄭方伯巖山天台道中

仄路危橋草樹昏山紆水緩乍淸魂行邊風土記巖邑停處茶瓜識敗村謝屐幾層遺勝局鶱槎兼得問靈源龍文嶽節分明在病骨無緣一扣門

寒巖

眼中一山發興難肩輿今日欸晴靄青林流水雙橋靜翠壁浮雲萬石寒尋常文字工題筆信宿烟霞嬾著冠更起褰蘿陟磴去巖碑洞刻細尋看

雪

疎似遊兵閙自整密如累陣斷仍滋積深隘巷仝封堵倒落高林細寫枝遥觀直欲干天極重載方虞損地維不獨烝黎苦沾濕烟花容繫發春遲

詩七言排律

用張白齋韻留别諸寅長

怪底從前釣餌聲百年岐路要須經金陵王氣分明見玉澗鳴泉造次聽宦業無能裨一議生涯安得及千齡　恩榮未報頭先白寮寀相看眼盡青覶欒或曾憐病鶴散衙時共踏長鯨送行馬過飛花市問事人歸積草庭　堯德難名眞浩蕩蜀莊何用但沈冥病於寺裏辭鄉月狂似宮中奏客星好寄書來存落莫悔將詩過闕精靈從前杞炷儕勞棟自此瑠璵却羨餽禪誦在家稱老宿耕桑與國備中丁夢來高座同反不獄憶看微名共列屛心似放禽思檻戶身如野鹿釋鑣鈴汲淸對客烹茶蘚掃白催人釀术苓遊屐朧殘春冉冉釣船流去雨溟溟輸贏自占蟄將觸

笑怒由他雹與霆英芘三年惟刻骨神交千里木忘形自憐斥鷃蓬蒿裏鴻鵠高飛惜羽翎

詩餘

滿江紅

夏雨連城葵榴損酒杯蕭索人臥起鄰烟送過午晴依約柳外鶯聲原不惡夜牕燭暗花難著會有時三足赤烏飛公行樂　寒猶在雲如乍門半掩愁半縛中心多少事與誰相約也只爲蒼生尋活路柰如今自家擔錯更不須罵鴈與嗔凫都抛却

阮郎歸

姤酒明湖未放船時節欲闌蓮壁後茶鎗幾點烟聽雨小牕眠　雲解凍水平田蛙聲又一年晚晴花草落愁邊呼童問酒錢

臨江仙

櫑葉竹屏閒處好香街雨夢無緣聽人說着指瓊鞭娼樓嗔短舞書枕有高眠　幾夜晚眠還早起城中一半風烟畫橋蓋水樹陰連柳眉傷老大鶯口弄清圓

補

再遊斷洞

勝事依然在重來載酒看青天宜少晦白日只長寒石色苔千檢泥香藥一簞圭賢貧自好個個得詩還

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

同郡趙方厓先生原定

嗣孫名賢重梓

雜著

釋對

有嘗爲諸生爲其師長文者其末曰因吾師請稍就而結焉師惑乎請之說以爲生慢己也怒於色舉於言手竄其傍數字并不得師之云又爲稱如未嘗爲師生者使於其友以聞訴於其兄至大枉其心乃後止予聞而閔若生者爲之解曰師以不可請乎請與

求爲義今夫取物於人猶謂之求取文於人請不可乎不可謂請其將謂何夫文宜必有通乎用者古者諸侯使卿大夫聘於天子天子使人於諸侯亦曰聘春秋取物於列國吾有而吾取之猶曰求乞與求義同而辭益卑古者天子養老而乞言是君不恥自卑也獻與聘事類而用益尊古者君饋焉猶有曰獻是君不諱尊臣也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少進是君請於臣亦有矣君與臣者比若是師弟子而請焉果不爲不可也或曰請出於師之口可也弟子不讓而自請之不可也此其爲不厭者乎曰茲所謂惑也道無內

外名不偏施父于其子而子不得自于乎彼請而我請之亦猶是爾必以爲慢己也則周公大聖而爾其祖考子思鉅賢而字其大父周人作詩多爾其君無不存乎經而見於孔子孟軻以至於今而未有非之者然則爾與字與請果孰爲輕慢乎彼不爲輕而此以爲輕必不信之言之者果無罪責之者誠過也就使生有意焉以輕其師必也徵不韙之文於篇末夫豈意其不以示人哉吾見欲輕夫人而自示其輕彼之不損而我之已壞世豈有必行其傲如此哉且門生而傲其師長又何名也安望哉生操筆爲文宜不

如是也然則乃有不知而陷焉者乎不知者胡可以大罪乎若生者其師名而責之可也使其昵閒而問之可也如此則彼得以畢其說而我亦可以無大過矣傳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若師生者得不類之乎生吾不識也而識其師世之有學問君子人也吾見亦恂恂焉望而知其內之有也安得有是哉其戲邪傳之者妄邪將別有其人而非吾所聞乎皆不得而知也或曰師忠厚人也其膰肉生乎若生者必其平日之不能嚴師之未備其醞釀以成之乎不然安取此哉殆是也吾將求師與生而問焉作釋對

羑里辨

史稱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求美女善馬珍寶以獻紂紂乃釋西伯辨之者曰聖人而用賄乎苟可以免患聖人而必用之乎不善之器亡國之物而必以進於君乎聖人之於君必若助其惡而以庇吾躬則爲之乎抵其君以亡滅而自超於壽安其亦肯乎惕於威而不暇擇棄其道而就於邪此宜衆人畏死幸生者之事不當以聖人有之也聖人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者也史又曰西伯出而獻洛西

之地以請去炮烙之刑吾是以益不信之紂有嬖曰妲己實助紂爲虐由是以見西伯苟不曰諫者以死而無益必將請於其君使逐妲己不當復求美女而滋之也抱薪以繼其焰引手而撲之反覆詐妄在聖人愈不可言吾意西伯拘羑里呻其卦畫憂以文辭如此而已耳必不動其心以免禍且禹視龍猶蝘蜓聖人之於死生如代寒溫與之忘而不駭俟而不營固如此安有見難而不能致命安義如古之傳者則以爲文王乎或曰是何不曰西伯之臣閎天之徒歟曰賢臣之愛其君亦未必然也雖然吾懼後世之惑

將失聖人之心故寧過爲之說以正之

原人

夫人何爲而生也有天地萬物不得不生人使誠無人天地萬物亦不能自爲有無有無繫於人人之任不已重乎夫天地日月山川金木土穀禽魚歲月寒暑祥祲等目使不迷乾度輿志水文星歷井隧芟薙羈鞅阱格禦攘等制使不亂破昏沓就明懿其大位育凡皆以人人之任不已重乎由是論之夫元造者之生人爲急天地五材百物次之生天地五材百物也意先在人生天地也若爲人蓋籍生五材百物也

若爲人饑用是元造者預見人之不可無然則人之有功於天地萬物也亦不在天地之下自視眇小奄忽何也舉天地萬物望待於我我則不能以其類相安相養於此世群起而食人之食以毒其類又何也

燔書論

嘗思秦皇李斯焚書坑儒事竊以爲天下後世賀不必深過夫人也何則禍天下之大者利天下之大者也方周之衰始皇帝之前有爲老聃列禦寇莊周荀卿者迭起揣論同指異詞云仁義禮樂爲必可無無之利天下愈於有而謂聖人賢士亦然皆書而傳之斷斷不易天下熟其言惑之意必有慕繹其法而未之嘗試爲也如此而又世之無忌憚者有以是不憂無詞是其勢苟未至於滅六籍殺諸生不止也譬則必潰之瀾而秦以近當其衝首用之亡後之人覺其不可襲而爲也於是乎深用爲戒而天下後世卒獲免焉噫誰之功也不然後世豈無不事詩書之主如始皇者哉然而未嘗大有得罪於名教謂無所懲創而可耶不寧惟是前日取儒冠而溺之則一事也今日過魯而祠孔子以大牢又一事也何前倨後恭一人而爲之也吾有以知之矣前之致穢儒生者未知

鹿死誰手始任情焉慮且未遑也後之欽聖靈右文教者天下已定非此滅亡可翹足而待也彼其去秦幾何而不以爲鑒而得爲漢高哉又其後有敢爲賊害頗無顧忌如漢武隋煬議者謂去始皇皆無甚遠也一則表章六經一則自爲文章彼其於是物何如也況不爲漢武隋煬其所懲創斯宜何如哉籍使秦之亡有不以是故以爲是適當其時也猶將諱焉曰是亡徵也況果用是道也哉一舉而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禍以故擬諸賀也

孔明論

士有以天下爲己任而欲辦一時之大事必先自重以待人不當輕身以從人所以然者蓋亦觀其人之誠與不誠以爲其所以用我者耳然則士之所爲自重而不求者乃所以求盡其用於世也方孔明之在隆中昭烈以徐元直之言枉駕就之至於再三乃始一見由是言之若於世不屑也而其實不然孔明嘗自比管樂已又嘗抱膝長吟謂石廣元等仕可得某官而不言己所志是其可知也已嗚呼夫以孔明之賢不幸生遇漢季群雄競逐分裂其土地魚肉其民人以是鼎之不搖動易置於大盜之手者幾希由是

以知孔明蓋雖寤言寐語亦惟得人而赴之相與勠力虜操暨權然後挈九鼎以次還之劉氏使嗣漢祀天不失舊物此孔明之志而不輕出口者爾不然一見之頃揣量二虜頓足判益以窺天下言而後行無一不復非其經畫先定言出而不易如是耶吾觀孔明之於漢于房爲韓之心也夫人情有所急則不暇於禮文之末疾趨而就之可也而孔明必待三往之勤以禮責人僕僕不少貫乃其微意斷可識矣噫此殆子房所未暇至其用沛公以卒成皇帝者所入之途異也古之人如渭川淮陰每不敢輕用其才用之而弗盡猶弗用也是故必待後車始載築壇乃與孔明三代遺才兹非淮陰之比比之伊呂固其是也淮陰則不敢輕用其才而謂孔明爲之乎及其鼎足既成鋭意討賊不死不止人見昭烈之能用孔明不知孔明先爲自用之地於元德偃然以致人漢然而愈親顛倒謙曲要於必濟是備亦嘗墮孔明術中而不知也蓋嘗論之古之君子不用則已用則必盡其才知自用其才而已耳後之君子或才知足以克亂復國算有餘策而一不知自用其才遂使主君者視之若有若無不以奇待之若有若無不以奇待之則信

而未至任而弗專此乃欲爲之士嘗患於用之而弗盡甚者大功棄於垂成百世之下猶使人嘖嘖不已故善爲用者必先去其若有若無之心以一其志而專其用故曰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伯夷論

或疑伯夷就食文王既不嫌於助周前武王觀于盟津又無一言譏彈至大功立成乃始扣馬以諫不幾於內實不然而見於外以飾詐者邪赤城居士曰是殆吾所用以覘伯夷之心也要亦急生人之心聖人之急生人何獨伊尹爲然伯夷伊尹雖先後不同而

同生衰世同値亂君紂之惡甚於桀之惡當紂之時生人蓋日輾轉於湯火以死未死者偷覩且暮伯彝所親見聞於是時有能出一世於烈火之中以傳袵席伯彝宜如何也夫以臣伐君雖伯彝所甚惡不願一接於耳以爲汙漫亦孰知於此有大不得已者而傲其君臣一念之誠則亦不免少借於中姑使遂焉以卒天下之大利雖甚惡而不得去是吾所用以覘伯彝之心也昌黎韓子曰若伯彝者特立獨行至非聖人以自是予曰不然伯彝之諫武王名非而實予之曰如予之言伯彝於君臣之道無乃猶有不可爲

教者邪曰君臣之道吾尚得以吾身圖之不但已也予故曰縱周以救一時束身以教萬世伯彝有焉

黄老論

虫虫之情於夫人敬慕之至而意有未厭乃得爲添展繪繡取快目前他亦不暇計也噫是殆人情敬慕太過之一解然非夫人所願樂也是其後世循言之獘必有不可訓者慕之乃所以外之敬之乃所以毁之也世之言黄老吾甚寃焉夫黄帝實三羲農光啓堯禹亦不過古之神聖人焉爾已當是時亦未有河上元教西方淨理何所崇而飾之用爲別流舉首鼎湖橋山荒唐弗按之說便然四出不然後之賢士大夫何從而受之曰黄老黄老黄老兩言曰不輟於賢士大夫之口甚矣黄帝之遭謗也夫亦由人之敬慕大過也不然羲農軒后堯禹舜文周孔類也正大光明有如天地日月豈其配舉若此至今爲皇德滓穢也邪或曰殆亦記籍響像有以開之在黄帝實有垂衣裳清淨無爲之說老氏者因竊附其說以自立不知聖人道化自然澹若無事非老氏絶類自便有意作之者然也宋太史曰黄帝之書不傳亦不知黄帝甚矣予華于近之而紆也

大學士李東陽易名文正駁議

頃聞大學士李東陽謚文正臣竊不許夫寬借一人可寬借一人至妨一代人譽不可東陽於文甚得時名又早有入閣之望操筆爲文者率就正焉東陽亦喜拔附己者多至大官誄德之地實門生故吏報恩之會而禮官議臣不暇舉其職文辨而止噫不愼也如此　本朝從前未聞一人謚正者其愼也固如彼夫以國家飾終敘美百世爲公之競典一變而爲報私恩之小物世道瀛絀亦可畏哉如東陽爲人亦不必深舉細摘只其爲逆瑾謀某寺碑文瑾敗進本

仆碑一事堂堂大節亦足以宣示其非正已夫得謚爲正在　本朝實自東陽始以示後世何緣不曰謚正者尚只如此其不然者可知以爾行事自露　本朝無人明白觧切豈更有加於是役臣於是不欲寬借一人者患在一代人心也如東陽止宜於通敏等字擇一授之萬萬足矣幸停此二字以待華實正人之生必使從前推論　本朝亦未可便謂無其人能不以一眚掩大德有可振代者有人弗議議非其人益使後人彈矣賤薄偷　聖主必欲出其人臣亦不敢終藏

仁說

體大物全莫如仁仁者人也盡人之道者也故曰仁之取數獨多五常之仁猶四德之元一生物一愛人仁之分職易見一事言仁則義禮智信幷擧之矣義禮智信不備不可以言仁明誠仁之初終敬義仁之表裏初終表裏不備不可以言仁求仁有道難在克己克己有道難在盡去盡去有道患在復生故仁者易敗而難成者也孔門答問皆因病而藥於是見仁之體大無有一理非仁之枝葉管仲仁其功不仁其心三仁仁其心不仁其全若顔子能不違於三月之後亦可以言全矣必求其仁亦不在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下

鳳鳴說

近刑部員外郎林君俊以言得罪後府經歷張君潡訟之南京兵部尚書王公恕又訟之餘聞狀再拜因記李善感事作鳳鳴說鳳靈鳥也兩見於虞周之世餘無聞焉李唐之時復一鳴而非鳳也非鳳而謂之鳳何也曰少也何今之世一鳴而和者二何鳳之多也虞周未有也然以其鳴而天下治雖謂之鳳可也繼三鳳而起交喙疾鳴太和雍熙其不在今乎然則

鳴而爲鳳不鳴而爲凡鳥皆不必足而賀也若其曰鳳兮何德之衰此自爲不憂　朝廷者之私鳴也君子亦無取焉

凍翁說

好古生以事出冒長風藉積雪袖若懷冰領如負鐵強顔驅策亦旣半於道矣馬前有凍翁敗冠不遮首朽布未及脛臂如灌園之筒腰如在虞之磬行於道路跡不距寸拊口結舌時作痛苦之聲好古生見焉憮然不樂者久之顧謂同行者曰先王之世此時此處無此老也吾安得不出同行曰以吾聞子是之言

空谷足音鑠金雪色殆不爲少子旣陟青紫矣設吾於此時此處復見此老吾尚得以復子矣好古生笑曰子何識之固而言之舛也夫良賈不能必售以在人也良醫不能必活以在天也吾知吾事而已爾彼在人在天者吾何能必亦何可必同行者唯唯曰吾乃今始聞君子之言

棄蠶說

乙未之春歲則宜蠶家筐戶簿衍奥盈肆於是桑䝵於野女泣於庭一把之木售而弗算蓋不翅十倍其常也東鄰有婦自計蠶之利不若桑之利問其夫夫

無間言於是抱蠶擇地而瘞之取桑而市之予聞而歎曰夫蠶之利固不若桑之利也曾謂失心之害亦未若失利之害歟夫婦知彼之爲利而不知此之爲害眞昧忍好利也婦聞而罵曰爾以責我乎夫覘利忘修舍遠圖近天下皆然也爾以責我乎予聞之笑而不荅

貫一之字說

天下有一言而貫道曰一一也者不雜以二無倦於終之謂也一非道也而道莫之能外也道而不一二以非道德而不一賊德者來仁而不一欲伺之義而不一利入焉人而不一曰妄人天下其孰肯爲妄人亦孰得不爲妄人其不爲妄人者天性也其卒不免爲妄人者氣質也然則學焉以變其氣質還其天理固而守之爲一之之道無疑也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一之報也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不一之醜也又何怪而不爲一何抑而爲不一鎹之友貫恆守一之送簡與我使昭其義其父謙益先生文學士也而鎹請以吾有異聞也於乎果有異乎哉天下一理耳

黃宗勤字說

吾友黃汝修之仲子名繹字宗勤幷取賚之詩蓋欲

宗勤繹思前人之德以自爲勤也旣而宗勤請爲勤之說勤一也而有所爲勤文王勤商姬旦勤周仲尼勤萬世天道勤有物上也仲尼之徒爲顔曾思孟四子者勤學聖其次也孟軻之役爲董江都諸葛南陽王河汾司馬涑水或勤道藝或勤事功又其次也下是爲榮利爲溫飽刺股誦薪殆其人歟是其爲勤不如無勤也宗勤見補文學弟子員今之法弟子肄業大約有二曰講解曰綴緝宗勤晨起夜臥孜孜矻矻講解也必曰吾以明體以待用綴緝也必曰吾以儲言以待敷不然是媒祿利也縱不能光益前人之德

更忍詬之辱是其爲勤殆亦下帷警枕之類玆不可無勤也吾浙之東有縣道一二區土狹人衆生子不問多少盡挈之就經生業舉進士專取脫寒餓爲溫飽計行事甚明白亦不須更諱業又勤甚雖老不釋益致甚精故多得於乎其視六籍爲何物也用是爲始進愚意其縱得過化之聖人貳以左右弓檠之亦恐不能善其後也是其爲勤果不如無勤也予嘗竊患之偶一出口以宗勤可與言也宗勤勉之周元公有言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則與予前之四勤者言人以及天偶應合爲請必誦之以終吾說宗勤勉之

途之人可以爲禹亦在勤而已耳

半川號說

昔王介甫號半山近時有號半江者吾友趙渠夫其人也今鄕進士林典卿又以半川爲號韓子曰川者高高者流其道易施也稱川爲號豈亦謂是邪乃若配比一字類曰半云者是不欲居其全夫亦示之讓也然而有不讓者德必求備才必求通學必師孔孟人必爲全人而文必法秦漢以上下采唐宋略及四家而止用世立功則願爲伊周不則爲漢晉以還一等人物如子房孔明謝安石宋廣平狄文惠韓范諸公是也竊是實不讓而名讓實不讓而名讓君子必由也典卿可望以有爲者欲得予一言予不能免夫號未必有說也爲典卿起例云

空夫說 余宗周號衣 名謙號空夫

空乎吾以待天下之善而納焉固將以空天下也天下之大咼爲空吾盡取天下之善崇於吾身天下雖大善無遺焉夫安得不空空夫勉之吾見天下之將空於吾一也抑非吾子其誰可與語此

本政通 退之作本政釋之者曰僻通不通定爲少作間爲通之亦不知果通否也

退之曰周之政文旣其敝也後世不知其承曰安承

夫文質之對事物所必有亦在不可無其勢必不得族出之但使取數少於前遷其所損之數使借忠與質若晝夜短長然斯可矣夫忠者盡己質者無華而實凡爲政盡己而實民有不被其澤者吾不信也若文則先已凉矣雖然後世所謂文非周之所謂文周之盛時雖文不去忠與質若濟必以舟不徒涉也亦讀書立政篇乎夫政莫先於用人取迪知忱恂之賢爲知鄭之政周之盡己而實雖二代何加焉若季世則不然至於今之世往往倚文以爲虛妄敝在文也爲今之計莫若惟文之損用其不暇於此暇於彼先

以書力又且名爲損文實損虛妄損虛妄則忠質之風可復挹見矣又曰無其人不可望今其言曰古之神化變易云云是以有人望之也子意不然講求商周斟酌質文亦足矣

富貴答

人有問於予者曰富貴利達其可以無其不可以無將曰可無則吾見世之人醉畔修阻者天下過半焉若是者固可無乎是其可無吾未之能信也將曰不可無則吾復見古人之窮餓曠濩者又皆蘊璞懷玉之士也若是者固不可無乎是其不可無吾未之能

信也曰古之窮居寂境與今之奔走畏途者其孰賢孰否曰古之人古之人然則子固知蘊璞懷玉之不可尚也且子謂蘊璞懷玉之士與今之徇物忘身者其所見孰大曰蘊璞乎蘊璞乎然則見之大者其所猶亦大矣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雜言四章

安居而不虞飽食而無事履幽溪適晴隴止蔭而清風自來濯水而白石可數尋潭觀魚訪林聽鳥或結侶賦詩或呼童取酒旣倦而歸惟意所適隱居自樂者用之吾少而有意焉至於今猶以不忘

鉄過京師見有人者據文軒走徒而從吏足辟過而塵埃在空伉門而深居　天子與政而恃力者也大官畫謁巧夫夜請車馬去玉帛來左右之人擇言而畏禍先意以取悅賓客沐浴而有事無德而見譽穢身而清聽長腰細項意眞而容旻華糚而靚飾倚閑朏接芳席皓齒出聲不數絲竹如此者不知數爲奉體而惟欲禱心而願幸世謂之大丈夫者吾竊焉

又有齪匕自守逡巡坐歎簿書以盡心往來以靡祿亦無取乎是

又有乞助乎力勢伺候乎公卿前有闒人之呵後有

隷人之辱負牆而立闞門而趨升階而失容見客而無色竊宜予曰吾以是知富貴之重於世也

閒意三首

談者之言後世不獨民生受煩擾於官府不獲寧處雖山水木石雲月等亦不勝煩擾囂然爲人給呼喚且不暇談者如此意頗有在近年吾鄉進士輩扁號特盛黃巖仙居尤更溢設未冠小子亦以號呼噫可以觀世降矣

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塡塡于于之民與物群生竝遊當是時求其所以別於禽獸者殆不可得

既而聖人者出日需歲悟飾生百用以次興舉順流之弊卒至毁樸爲文枝葉日繁根本日削以至於今有反之理乃益趨何也

嘗試論之生民之初熙怡簡脫不私貨力無機關鍵𥳑忠口在心可恬淡無爲治也後世私門旣開如夢覺縛解舍覺還夢去肆就縛勢必不可於乎大道之行所以絶嘆於吾夫子也今玆奈何

楊家邱小志

予嘗與潘堯卿遊於郭之東至一處草施如翦林延若廡草間巨石破蘚出之可列坐林間好鳥銜聲吐

之可勸杯予得之喜問其名曰楊家邱蓋自是次日一至焉月不害三四至坐草藉就林陰聽好鳥逍遙石上若是者數年而棄去不言矣噫此亦人情不美厭慣愔舊之一事間志之以儆其外

學海箴

我車不息可以咟天仲尼惟海回也惟川求也而畫由也而矜學山不至於乎坵陵

元山書屋辭

天地渾渾氣未核兮剛柔旣形爰有截分圖象出河人文孽兮大道九逵作陸籍兮十史百子于屋極兮耽昳不知經殘缺兮殉道未遑憶山石兮晉天沮洳龍斯蟄兮扶搖九萬沈冥冥之德兮

追慕堂銘 有引

余君繼馥之尊人邦璉公篤孝而終慕余君以命其堂而徵言於予於乎有親不及養而養於其子以至感泣罷燕樂孝子之志也而其子亟就所居室而表見焉以共承其志又孝之孝者也有過於此事言其得巳乎銘曰

緊生不幸風木鳴腸割而浣之其如毁傷悠悠是役身歿心存矧伊孝子目見耳聞白日在地赤壤在天

二物易處吾不知其然

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奏疏

釋言罪以明納諫疏

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監
察御史湯鼐任儀姜綰劉遜繆樗給事中方向等皆
以言事放棄於外至今未還臣前處遠不知　朝廷
之上以爲　陛下嘗從言納諫能進退大臣乃大有
爲之君文祥等又盡一時聰明有節氣亦不可棄之
材何不相合如此也自問不喩有疑於心自今年來
始知　陛下之意以謂此輩徒欲逞己無益人國是

以困苦而不祐棄置而不惜蓋有由也然臣正以是
勸　陛下也昔者趙簡子無過而納諫曰吾將以來
諫者唐太宗不罪德參更加優賜曰朕罪此人誰復
敢言皆見於載籍至今稱之使文祥等其有言益於
國而　陛下容之此未見　陛下之大倘其言無益
於國而　陛下能容之此見　陛下之難耳如文祥
等臣亦不論但人臣因言得罪又久在外恐非　朝
廷之宜盛德之事蓋　人主之體每行一事要可以
示天下爲先發人心之悅然後稱　人主之舉動以
廣教化而保鴻名也如今之事未見有此　陛下本

有納諫之實而小臣在外反成　陛下却諫之名又
爲　陛下舉動之累此愚臣因置後害爲　陛下言
也憂　明主而恐善道之不終不敢復顧也方今
陛下之臣恃　陛下在上皆有以自樂獨文祥等十
數小臣顚頓貶所漂泊海徼皆有憂虞而無懽愜則
不特　陛下有不得其所之人而群臣亦有向隅之
泣天生　陛下又生　聖子天之爲民豈欲湛恩之
中更覩此輩哉此又　仁主所宜動心也且言者無
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竄徙之苦則愈足以
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

苦亦後時之利但非　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
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
名愈鮮而名者幷歸於　人主之一身矣是以忠臣
者固喜薄其名非但樂其身之無事而已也夫臣之
愛君愛其身則愛其德愛其德則愛其名豈願己之
完好而遺　主上以疵玷哉是大不得已也此尤
人主所當深察而致思者也然臣聞之如　陛下之
意未必有今日之事爲此事以遺　陛下者　陛下
之柱石大臣劉某者誤　陛下也蓋將有直士既非
小人之利尤於權臣不便彼見文祥等既彈萬某又

論尹某懼其一旦及己也于是有助之攘袂操戈自逐如魏某者出焉使人至此豈不愈有跡乎天下之人皆知而惟　陛下不知臣是以不敢止也如劉某者不能引天下賢士使共事其　主乃反陰仇言者俾之遠地以彰其　主之不容且事非不得已而聽言路自爲阻塞致　主上不深察以申其邪謀又重以累　主上只此一事所壞已多況其他貪放可數之罪臣不欲明以疏舉今但舉要爲　陛下言之則輿論所棄實不減萬某尹某也伏乞　陛下宸衷自定特　勅吏部追赴文祥等還其舊官及凡前後因

言去國之臣不論久近一體加　恩及被魏某等以私過告訐去位者亦乞加察然後罷劉某還其家以儆有位適今陽生陰退之月臣願　陛下行此二事以應天道以順陰陽　陛下誠然乎臣見大聖人之作爲固耳目所未有簡冊所未載人心大回　宗社獲福不足以言其應也臣本無知識又無言責以將遠去思見　陛下而無由是故一著狂直以附傳言之義行古之道也

固民心以保內治疏

臣伏聽　陛下于前日未明求衣日旰忘食以憂者非爲外患故耶以臣愚見國家尚有可憂者特陛下不取以爲憂耳然非　陛下獨能俾是而不憂也事未至於是耳事未至而言言必不信且易求禍不言又恐事至而無及是以愚臣於此但恐及事不敢愛死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陛下視今天下之民其生理何如也臣浙江台州府天台縣人臣先以本州爲　陛下言本州之民逃亡者多於見在饑寒困苦者什八九臣之州如此臣之鄰近州府大率皆如臣之州去是則爲杭臣之來實道過焉天下稱繁華莫過杭與蘇而不知杭民內實貧也多列新奇

輕靡浮呰之物以誇人耳目誘人銀錢以營一日之食非其內不足則不暇爲是是其爲繁華乃所以爲貧也杭民如此臣又道於嘉湖蘇常鎮鎮且俾之嘉湖蘇常天下稱殷富莫過焉而反致其獘一家而兼十家之產則一家富而十家貧一家而并百家之業則一家富而百家貧以是四州之民貧者反多於他州而富者今亦不免於貧矣江南如此江北可知夫自淮揚以至畿甸之內臣所過州縣蓋不止二十處所所至馬頭船埠類皆人烟蕭瑟餘則彌望百里寂無雞犬之聲間雖臨清徐濟二三馬頭號爲輳集又

皆四方逐利商賈去來之人土著蓋無幾及觀其內
城治所亦不免冷寂易感而淮揚一帶五六百里近
又益以大水稻黍浸爲湖波屋宅棄之魚鼈前臣過
時猶及見白水宿於人家居民婦女揭跣而居是何
等徵應也臣一路問之舟人猶曰今年幸少豐熟不
然更是惡狀然而牽夫水卒臣見猶食糠粃衣單布
抗寒風去轉死無幾凡此等地面特臣前來道經歷
之處若其他遠近地方猶有甚於此者貧苦之狀耳
可得聞目未及見不敢例爲　陛下言然觀於兩浙
蘇常則他處可不言耳　陛下之民如此臣意

陛下尚未知也宋太宗嘗於燈夕張燕詔蒙正曰爲
喪之餘致此繁盛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
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數里外饑寒死者甚衆大
抵人主不能視近及遠多此類臣願　陛下以爲前
鑒　陛下之民凋悴如此　陛下亦知其故乎賦斂
横流徭役山壓加以彼乾此澇收田之入不足以給
公府之追求則有破家去產而已其他養馬地方困
于責駒煎鹽地方困于賠課近王府則困于王府之
侵奪近戚里則困于戚里之恣睢地當孔道供應私
濫爲之害土產方物貢獻私濫爲之害如此等類臣

亦不能盡數非但不能盡數恐亦不能盡識　陛下
聞臣前之言曰又欲知其故此等類是也然臣屑屑
爲　陛下言及此等類者豈願　陛下於今不役一
人不斂一錢臣雖至愚必不若是妄也特以天命一
人以養萬民不專以自養也雖　陛下之心萬萬無
是而事之跡則若專用自養也何者臣見　陛下之
吏自內以至外自布政司以至一縣之官晨起坐衙
傍列吏卒不曰某科未完則曰某差未解不曰某糧
未運則曰某稅未徵未聞某州某縣某圖某里饑餓
未賑災患未卹雖使舉州逃竄合圖餓死亦須完事

取過目前臣嘗怪而思其所以豈　陛下之吏無一
人有仁心且不知重惜邦本而然急於此則不暇急
於彼勢使之然也若是而曰　陛下未嘗專用自養
也人亦不信　陛下縱不惡其實盍亦避其名剗本
無是心而空受其名臣是以竊爲　陛下不取也然
則　陛下於今宜速明　陛下之心於天下亦惟去
其所可去減其所可減但不以宮掖之虛費爲民間
之實害亦庶幾其可也臣按宋眞仁之世用度先自
宮掖奉給上至帝后一切裁損於內然後詔諸臣議
減浮費於外或置局均節或差官詳定由是見昔之

人主雖在盛際尚不忘撙節以紓民力況今西北多事正聚財實邊之時止可就移見在之冗費添助軍需豈宜更取已困之民財增充妄用伏望　陛下近罙朱典先自宮掖凡燕飲之娛錫賚之寵齋醮之徒費傳奉之濫官器物觀示之虛美可減則減可去則去而又於工戸二部及工戸二科簡其才敏分置一局專領內外各項物料歲計之數通其有無覈其餘不足以盈縮減罷庶元元之膏血不復聚爲灰埃以資盜濫仍　勅太僕卿馬戸轉運郎寵丁王府戚里貢獻祇應等通加禁理務在止暴侵去私冒行之以

實不貴虛名　陛下果然耶臣見天下之人皆曰吾君之養我也而　陛下之心自於天下矣別生理遂而民心固民心固而內變消內變消而中國定雖有外患得一將而善馭之可保無事惟不善馭又不得人乃爲可憂亦豈若民心轉移之可畏也哉臣爲陛下畫所以遺子孫久安長治之策莫過於此惟陛下留意焉臣又見近日各處奏報地動異甚又見目今雨雪非時實由人心未悅　天意未回是故災異屢見此則　陛下尤宜究心於臣之言也亦惟修德養民可禳却之更無他捷法可爲　陛下獻者臣不勝仰望恐懼待　命之至

乞恩宥過終養疏

臣庸暗無識狂滯有名少讀經書志惟苦於無位既登科第忝始虞於進退臣原籍浙江台州府天台縣人臣父先臣塤由進士歷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功成乞退蒙　恩終家臣實不幸獨予承緒有祖有母兩世三人二祖高年竝過九旬母氏單居六十有五成化丁未臣始與計吏偕來會試禮部身在事中念慮失得未暇省洩至蒙　聖主增收過罙擢臣進士待事吏部離親遡祿獨行靜計於是乎竊

嘆自出矣進退兩難矣臣當其時便欲吐實求歸以待二祖之終以還老母之養草疏略具有　詔將行由是閣　命輒靜裂草不修習事工曹荏苒乃去願只營於得歸慮不暇於後來況以不肖之實安務美好之名此臣之愚有如此者及其提身就道載熱還家則經時而病作矣臣之病臣嘗察見根原矣臣之得病內見傷殘而不知外逐嗜欲而無忌漸之既久防之太遲是以始則寒熱更進其名爲瘧久則血氣頓悴虛且成勞臣至此始知藏疾養患遺醫去備之不可測也蓋暗長之禍常作於不爲勿藥之疾每成

於難愈此又助臣以居歷歲淹月者也及臣之病幸
而既去嚴祖大慮固命之慈母盧氏欣許之謂臣必
輟幾日之養宜赴一朝之忠行道於外歸榮於家理
難一見恩欲兩酬臣是以流涕出門割情得路是臣
比他人情獨可憐事無難覩止是爲親濡滯實非無
故遷延去脅遲遲不聞祖在毋存竊銜駕車豈但官
虧祿損彌予用之以免罪聖人行之而垂法且人必
畏疾病官必信文書今吏部雖或察臣之情尚有疑
臣之跡將若罝臣於罪必至枉臣之心則榮未見而
辱將有孝雖奪而忠無成且察其情者用其力知其

心者行其道必若枉臣之心是亦不察臣之情已矣
心既見枉情又不察卽有大官近秩道不可託位不
當居況疏遠小臣乎來實非臣所貪去亦非臣所欲
但有此不便卽不敢顧祿況臣之疾朝發而暮止春
去而秋來前日舟中毒[illegible]中腸瀉且爲痢今日旅次
涼風切肌咳則生痰蓋虛憊新愈之體無不爲害者
矣伏望　陛下念臣之父曾展忠勞閔臣之身未齊
例蔭十世之宥用其一世特　敕吏部饒臣送問放
臣還養廣求忠之路罷行孝之罰如此則不止徵臣
一家死生老少戴日蒙土幽明共荷而已也臣昧死

又言臣見自古國家深畏大忌莫若人情壅隔於下
聽聞之不徹也臣則不才有司既以賢錄臣
先帝又榮臣進士是臣比衆人宜加數等如是而犬
馬之情不使上通更復垂頭滅口輕自送身於曖昧
未辨之罪則自臣以下雖有生枉死冤抱忠含事急
迫欲上之情何由自達此臣所以不避斧戮俟死以
鬧非一一自爲也

奉　詔修職申明條例疏

伏覩宏治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南京禮部祠祭司手
本到寺內開本年四月二十九日禮部題奉

聖旨是各處災異屢見朕心祗畏爾文武群臣宜同
加修省以回　天意毋事虛文有當行的各該衙門
將緊要事情指實開具來說欽此欽遵臣備員理官
職在參駁事臨於前不敢不言況　陛下　明詔又
要臣等指說當時緊要事情於此不言雖　陛下亦
必謂臣爲不忠況臣之自處又宜何如也臣自宏治
十四年二月還官之後卽受讀宏治十三年奏
准見行問刑條例伏見內一欵南京詞訟干係地方
者許內外守備官員受理其餘戶婚田土鬬毆人命
一應詞訟悉遵　舊制赴南京通政使司告送法司

問理臣每讀至此未嘗不仰歎　祖宗以來立法之善用意之深又誠法之易守臣意其無不行也及臣到任之後刑部送審本牒於中臣每見有內守備官受理不係地方戶婚等詞訟或委兵馬司官審勘回報等因及到法司又止擬告者以違　制罪名接受者每置不問不行奏聞請　旨臣又伏見條例內一欵內官內使小火者閽者等犯罪請　旨提問與文職運炭納米等項一例擬斷但受財枉法滿貫不擬充軍俱奏請發落是國家之法未嘗不加於內官也是於內官未嘗縱其壞法壞事也況大明律內應議

者犯罪亦必奏聞取　旨今內官犯罪乃置不問不見奏　請臣不知其何故也且臣聞之法者一而已君一則法一法一則君尊君尊則分定分定則國家長久之福也今法如此是法爲二也法二則下陵上替之漸也下陵上替之漸見而臣不言君不省臣未察其可也事若小而體甚大情若可恕而漸不可使長伏望　陛下特敕南京內外守備官自今不得仍前違例接受不係地方戶婚等詞訟事在刑部刑部卽便奏　聞事到大理寺大寺理連原問官卽便一體參奏如有仍前轉相容隱不行奏　請乞以事應

奏而不奏或可從重罪之以爲壅法蔽主將來之戒仍乞追究前日法司不行奏　請之罪則必自臣始蓋臣備官評事本牒之來臣先審理然後以次而進至於平允發行又屬臣對同是臣爲本衙門獨爲罪首　陛下以此罪臣臣不敢辭罪臣而　陛下之法行是臣得所願欲也臣於此又望　陛下特敕南京科道官常加察視今後如有內外守備官違例接受詞訟法司不行奏　聞者卽便劾奏若科道官知而不言其他官以聞或　陛下自訪得知乞與守備法司一體問罪法令既一權臣恭公　宗社幸甚軍民

幸甚

擬進讀方文狀

臣以病自免於今二十有六年區區之心無日不在聖主左右但無由進納一言祇用爲愧近聞　陛下學古師臣喜觀書乙夜臣不勝欣慰茲欲就事一言倘有少裨於　睿覽或可損愧於餘年經史諸家且不言只如唐陸贄奏議宋諸臣狀札非無可觀但代徂言遠亟取讀之已在傳聞寂寞之後孰若本代之人耳目尚熟意見自親讀其書便作同堂接膝而語近故也臣愚於此惟方孝孺之書所謂遜志齋集似

不可不讀孝孺異稟卓識燭微見遠先事止其獘止獘及其漸志在忠國心存拯民法古知本之論比於漢唐乃爲純深於宋閩洛諸大儒殆亦無可揀擇斟酌益損反有過之者可謂言人所未言由醫家爲見症射家爲破的如深慮等文是也在孝孺大篇正論不必言至於小文漫述亦無一字不關涉世事開發人心人以文爲文孝孺以道爲文以經世爲文以明體達用爲文以人臣諫國憂於未事爲文以人臣引君諫於無過爲文以人臣與大政無益於民者退爲文以人臣處高位不能進賢者逐爲文以人主政先治心爲文以人主職在養民爲文以人主任賢必辨眞妄爲文以人主置輔必徵其過爲文以人主貴爵祿使可勸爲文以人主愼擧動使可訓爲文以人主保全貴臣不使蹶盛滿爲文以人主保全勳戚不使傷恩濫爲文以人主愛中官必損媟近之權爲文以人主重邊將必杜賄倖之門爲文以人主省遠民不以都城湊集自足爲文以人主覈親民不以百姓困瘁自逞爲文以人主惜民財不以口體剝民膏血聚爲灰埃仍資盜濫爲文以人主收民心不以區宇貯民怨讟祟爲挺刃卒難留挽爲文如此之類不得盡

述於此見孝孺之書囊括衆敝兼總禮刑深切徧密又非唐宋諸臣專言將事論諫不廣者比也　陛下決用臣之言不棄孝孺之書但正目於楮素卽都兪於　堂陛既又反覆之優柔之孝孺之書有不如臣之言者臣願伏罔上之誅倘孝孺之書亦有未暇慮及於此者臣偶識之以贊孝孺是臣以忠愛爲欺罔亦不得言無罪若孝孺之爲人臣不敢言亦不在臣之言至於結底一著雖孝孺執見之陋在國家亦未必終無少益臣嘗竊計周人享國之長彝齊二子與有力焉夫忠義國之幹周之衰與屢矣雖甚微而不絕霸君強國東西環立而不敢去臣位人心有忠義也人心有忠義二子先爲之勸事之明白可執論莫過於此由是言之孝孺實本朝之伯夷臣不病心而謂孝孺有益於國家何敢無說有見於此也或疑伯夷孝孺爲忠之過臣應之曰雷不震則聞不遠行不卓則勸不力舍是而言宜未暇臣於此亦不敢別有所營於孝孺亦只願　陛下決用臣之愚不廢孝孺之言惓惓之心略見於辭惟在於此

乞　恩致仕疏

臣不才臣從曾祖臣廸　仁宗皇帝朝仕至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臣父臣墳 憲宗皇帝朝仕至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並憂 國奉公有風力有勞烈卓爲一
代名臣而臣墳尤盛是臣之家亦可謂世篤忠貞者
矣臣獨爲無似猥蒙 憲朝末年賜臣進士 孝廟
十四年除臣南京大理寺左評事十六年告病還家
至今二十有七年臣巳七十又五致仕程過乞
敕該部著臣以原官南京大理寺左評事致仕庶臣
之進退明白或可以訓而 國家遇臣亦不忘始終
省念愈昭其德臣則不才亦不自意至是官之大小
如臣者宜不在此萬萬非臣所校但平生之志亦要

及時施用雖臣於文章一節或可承當晚唐宋以後
起衰之責不同衆作然而經世涉道篤諸空言亦豈
若引君拯民親見其事是臣初志今則已爾臣之不
才無狀有事可證方臣待選吏部嘗因言事論內閣
大臣承乏南都又嘗以侵官論守備中使行此二謬
至今爲世大僇噤臥窮山老死爲期二謬者實有力
爲 陛下今日察臣之言令臣致仕所謂亡羊補牢
亦未爲晚雖老臣無德本不望世祖之與卓子茂而
聖主有恩亦不嫌李唐之漏王義方臣身病家貧謹
因某人順齋奏聞伏乞 陛下憐臣末路察臣短章
臣不勝感 恩戀 闕待罪之至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終

書啓

與戴師文書

師文知我乎不知我乎士固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也僕於執事爲宜屈爲宜伸謂之伸宜何如有懷不藏也有實必吐也不然則不得伸於知己亦明矣曩者不忖出其淺狹之文求正於吾汝修汝修持去以出於執事執事愛之取所謂東翁說者序而跋之且手書遠以惠我俛首三復愛其文而惡其實韓子曰不敢當不敢當吾亦云矣雖然願托於知末僕於

執事庶幾伸之而未也有懷尚藏也有實未吐也今而後願一吐之以求伸於知己可乎鏃之生久矣其學道稽古似有年矣其所爲古文詞亦未必都無用也謂不工於時之文則既學而能矣非韓子所謂可不學而能也然而屢升於州司再敗於場屋僕甚苦之欲便脫去而未能所以然者非引領富貴之旌甘心塵埃之裏也誠不自量復於宦業之外倂有望焉徼執事吾固不出諸口矣國家自古必有鬚眉文章之士是也司馬子長班孟堅於漢韓吏部柳柳州於唐歐陽子二蘇氏曾舍人王相國於宋鈇毫穿硯感稱大家至於我　朝鏃所得知則宋學士郁離子遜志集最號近古校其所作誰不博茂然於前數家似猶不及焉其精式可傳道又或收之前代培植之餘未爲全物也繼三賢而有作皆弗及焉涵浸長養適會其盛於今日秉筆而立於上者詎乏歐蘇僕誠願從歐蘇之末以與執事讓爲王曾志則舊矣顧猶束縛於此不得一轉其目於他書是固不得於博茂況精式可傳道於古人吾何望焉此鏃所謂甚苦欲脫去以有望焉者也計今之行古之道而又力能解我之縛出一言而望塞遍求其人無如執事者其果然

乎僕之伸於知己多矣執事不以私於知末願以公於　聖朝後之人誦其文益信今日之無愧於漢唐宋者未必不懸於此也執事其圖之

回龐石壁書

暮春薦報喜得者我輩人也及發來書加喜慰（來書有求助之意）獨怪無有可助者耳抑如是不助可也雖然自吾身有可助者豈終匿乎昔者有問當時人臣孰賢於孔子者答曰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門者不釋然稱管仲子產孔子曰吾聞鮑叔進管仲矣子皮進子產矣未聞二人者有所進也孔子蓋以進

賢爲賢而不錄用力者至見也今某不自度料竊願以不肖之身遺閣下使爲鮑叔子皮者則一助也若曰予言則善矣我則能爲鮑叔子皮矣如予何是惑也薦人者不必其賢於己亦不必其似己也必其賢於己且似己古之急求士章章著者孰有加於周公周公之時不聞有周公比況賢於周公者哉其所吐哺握髮饑渴以求者今雖不能必知其何人均之可識其爲望周公而弗及焉者韓退之亦其人也當是時有行止而文未見有修然加退之上者伯仲間求之亦不可得侯喜諸人其於退之皆可使之北面立

退之不以其未若己也列書薦之於陸員外因謂陸百方成之已而果然十八人一失耳某之不肖閣下愛之不見其不可因謂其文頗有道理謬委以退之而不肯處其右者十年於此矣某與閣下別且幾年雖閣下今來已悟過我我固曰薦人者不必其賢於己亦不必其似己也周公之事宰相薦聞幸少緩焉以待退之之事博士論薦願卽行之某以是助閣下矣某以是助閣下矣

與黃汝修書

上之饑渴學道行臥稽古文章日以有名事業愧於無位金石不足喻其操死生然後見其節任重荷大之志哀窮卹匱之誠此其素所蓄積將以何如也而謂一朝之譽足以收其報而塞其望也哉某得幸於執事舊矣執事亦嘗游揚其名而布之士大夫之間矣所謂名譽不聞朋友之過執事免矣獨未嘗出一言薦之於求士者某甚疑之及僕再不利執事始虞我曰予之再失無乃不習於時之文乎不然何屈予之深也固求觀之涉二篇而未盡首已肯而足屢抵口稱屈者相屬則袖而去矣僕乃始悟執事前之不出一言者恐我達於瑟而不良於竽卽言之無益也

今而後吾知有望矣禮曰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吾於是有以知執事之取而觀攜而去不徒然也然且以告豈曰執事於我猶必待是以決哉誠以今之能行古之道者甚少有以談者聽之如衆兩耳邈然無所存乎其中不然則怒罵嗤笑雜而至矣今所望於執事殆猶古之道也雖執事志存乎行古之道然市虎猶成於三人況舉天下而不謂然執事能無惑乎哉故伸其說於執事執事其察而行之

上周宗伯書

鈇嘗讀韓退之三上宰相之書而竊疑之夫爲高必

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進言而必因夫人然後其言
爲有功而不費計愈之慮此亦熟矣柰何以婉則闇
切之言投諸漠漠不省之地詰詰然三易其說而不
見報賞豈愈之知有未及歟今夫訟者之求直於人
必得明公官府而趨之多方求之而未有其人不得
已而之濁暗者號焉累告章積誠懇猶幸其一悟而
仁之也而欲其含情茹枉鬱鬱默默以自斷於分寸
之中則豈人情乎宰相之不足以售其言愈則知之
矣亦嘗多方以圖之矣不得於彼則必將僥倖於此
愈亦人焉耳奚怪哉鏃於此益悲夫愈之窮而怪當

時宰相之不省也今者則不然明公負大才載重望
起家進士及第歷官翰林出爲兩京國子祭酒踐台
髫齔已獲聞知既長復於庭階之訓得詳擇焉自是
益勤俛止思欲爲之執鞭而不可得不謂今之加恩
於不報之地者斯卽其人家兄還道明公盛德所以
垂情於鏃父子間者至隆渥矣且曰須令渠來膺予
事雖未及於側我則視之此情此意其何以堪是鏃
於水火雖或有蹈也而未嘗出聲以求免於人明公
其亦未嘗聞而見之也固以解衣攘臂作勢以待之
冀得一遇而救之也矧愈之賢宰相之憂之有能然
者愈也不獲免於窮餓之水火以梯於顯榮吾未之
信鏃之實未及愈其所遭遇固若是是則鏃爲高之
邱陵爲下之川澤也於此不言其名爲默要諸人情
亦矯而已矯與默鏃豈敢爲亦惟一吐所願欲以求
必得耳鏃自十七八已厭科擧之學其後竟以長者
之命起應丁酉鄉試弗利庚子以外艱止辛丑服闋
入附邑庠癸卯逼近期於必得獨所謂擧子業者不
能隨時俯仰以投時好而鄉試考官類皆所好止是
不如是率棄弗取執此思之遂無可恃以得者明公
果不以鏃爲可棄尚其念之謹獻舊所爲文六首幸

賜覩焉亦其志之所在也干冒崇嚴不勝恐懼惟憐
察之不備

寄謝座主王先生書

昔者蘇子瞻少年氣高負恃其才謂科甲方自致之
不用求人嘗笑韓退之斷斷與宰相言而一無所合
曰吾得懲之矣其後果遇歐陽少師驚起深拔之時
無曾子固幾作禮部第一人故子瞻無枉身之行少
師有燭士之明鏃藏執事之名舊矣去年至　京師
寸紙一字不敢先謁惟執事自燭得之默而薦之臨
時放卷乃見賤名以擧業不能過人不得似子瞻第

二人然必遇明而顯皆不求而得以是爲無愧也且執事自州薦名凡冠三士卒以第三人及第少師亦嘗三爲第一名御試甲科第十四登科爛士無所不似時則有歐陽子矣惟軾也太不似耳當時事後某見執事於私第執事索某文時在告將行方長者命得無罪然至今不敢去口第無因至之耳希哲行謹寫平日所爲詩文若干首以去用悔前慢幸且敎焉

與黃汝修書

向者候門下叨被逾厚是雖朋舊所宜有然亦罕矣但人事掣肘遽爾別去弗獲傾倒所懷至今爲恨耳

正仰間忽得手敎承起居佳勝欣慰欣慰且吾兄修行有素君子之道不懈而得之矣顧猶未足訪及蹇劣不亦偉乎愧者茅塞日甚無可副知道者采擇耳雖然程子云入道莫如敬朱子云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凡人欲自納於君子之道者當於此求焉其躋賢造聖之堦梯乎此道德之儒也下此一等須求所謂功名之士如漢晉以還一等人物是也不然當與草木同腐矣有於我哉僕所可知而能言者此耳他無所聞吾兄其進而教之來諭又謂僕欲置身學校此亦非駕空語也蓋不知己者往往以科目難易爲言故有此說然頗疑之而或亦有說焉昔者吳草廬之謝張敎有曰非欲媒利祿而梯顯榮也公欲進對　天子之庭以攄致君澤民之蘊私欲釋去擧業之累以遂讀書修己之心而已執此思之不能決矣吾兄果不以我爲可棄尚嘗爲我處之冗中復此百不一挂惟覬自愛爲知己者榮

復文選黃先生書

生聞先生名德舊矣而恨未一識成化丁酉始獲與先生令器俌兄傾蓋巾子山下遂定交焉已而俌兄錄去生株守寒牕方竢三歲期未果而尊人去世矣

生死之際人情更始時也先生獨未能忘意於孤枯無似之人乎雖先生不以生爲然而欲以貴下之然厚意相加誰便肯忘泣感泣感及聞俌兄登第生喜不自勝竊計黃氏三葉進士皆子繼父且名德相埒蓋嘗於簡策中聞之今未之見也傳曰父作之子述之先生之謂也敬羨敬羨生祇奉敎愛於上年十二月初二日入附邑庠蚤夜兢業惟恐有負先生期與盛心亟欲一見又遠不可得徒切企仰無補也果何年月日得見先生於京國乎是又係於造命者何如爾生不敢知也茲因生同志友婁貢士好便敬修片

楮奉復非敢後也伏乞心諒不備

謝戸侍李先生衍書

生聞先生舊矣而得之庭階者居多方是之時入之於耳藏之於心猶幸異時一識以償夙願不謂目未及識而心已銘德何者祭埜一事生已收望家兄去類先生力爲指畫竟以成事此雖先生感遇記舊之懿懷然古人有言死生見交情亦豈衆人可能哉感激感激生於上年十二月始得附本學才輕德薄年幾三十而造命者又未知其謂何忿之情熱詎乎告勞亦惟少垂憐察焉不備

謝禮侍謝先生一夔書

生曩者侍親江右處藩舍中二年先生名德耳入而胸藏之矣已而先人擢拊全蜀生獨侍母以歸且未有聞也成化甲午先生校文南畿稍聞動止爲慰自是馳仰日甚正思一見未能而遠貺忽加爲何者祭埜一事生已收望荷先生一念得之不勞若是者其感佩固非尋常比爾且十載思人千里獻書竟使漫不相知可乎生自十七八已厭科舉之學棄去者數年而長者之命固曰士生斯世如其獨善自養則亦已矣必欲進而憂當世舍此無爲之階耳悟志播遂

復困心焉成化丁酉強顏就列三入棘闈有勞無補庚子以外艱止辛丑服闋入附本學學寡歲多未竊一命以就功名忿之情熱詎乎告勞昔人有言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門下是懼生今者實有之矣惟先生憐察之不備

慰侍講謝先生書

生驚聞令冢器宏恕兄不淑意竊未然復有傳者疑之如前已而有以知傳者之果不謬也方始噫吁悼怛欲便奮足出門而不可得亟呼楮墨輩遣之又乏便趾以至於今負萬萬罪生自拜違思奉清論不可

得徒爾企想去歲夏末蒙寄示文丞相廟碑今年春中黃汝修來又令投示章少伯墓銘而拜讀之有教存焉汝修又曰先生早已倦飛章吾負之矣生聞喜不自勝并以賀先生伏蘄爲道自愛不具備

慰寶慶謝先生書

先生哭予生閒凡三更傳者始能必信欲便奔慰不可得更以書疏又乏便趾以至於今負萬萬罪生自拜違思聆清誨不可得徒用企渴坡詩云道人有道山不孤其謂先生也更得令姪先生踵踐高躅止而弗去山顛水濫益以不孤漢之疏氏晉之阮氏有是

焉餘蓋未之見也幷以賀先生伏冀爲道自愛不具
備

答吳宗淵秀才書

近過辱君家三世一意有厚無薄既歸更承手教知楓山先生實夫書得托矣但書中奬借過重無其實而得人之譽如此豈不羞哉允達先生區區亦有憾焉見好人别太速也貳守公亦我所願從區區跡未掃而此公來使我不得見亦天也二公皆煩致意人去奉此酬答兼引謝私不具

與龐元化書

執事與我久不欲重說前年得州叫船見執事不然别更久也但忽眾促去殊欠滋味執事至得諫官某不賀執事賀 朝廷知執事者豈能過某既而如所料及誦來貺將使某言其平日之積某何人敢佐賢者然某亦不敢忘此誠一起好事惜未能耳執事觀之言出而眞可用某不敢愛死以佐執事姜廷儀去有亂道一兩首會同年諸黃門乞致意孫幼眞尤望可無一字相及此誠有體林下書何得數至京師若抵林下雖日發十紙不害更無足道熱近保重

再與林冬官書

周友來承起居又得報啓甚慰及讀吳集益仍第聞使有成事去我愈遠能不邑邑執事今日在錢塘猶前日之在金華縱未卽見猶之中心如履左右誠將有望更且聲跡不至怕絕茲以爲慰今日遠去豈又如前日此區區之心所以不樂也所望常常寄教某亦不敢自絕因便瀆問且以遠去不然不必屢行者

與盧希哲書

别後仰思甚切足下亦必想我不必言姜廷儀來承已到京領教無非欲某出來相伴意思甚好但把殿試錄說恐凡事多求諸外執於名而不肯適至於

悔一字恐亦未盡如某者果不見其必無悔設有不爲某者此語似未可聽雖然足下欲我來之意多何暇計恤因此反見足下愛我深多感多感外奉去亂道數首願與天瑞等共發一笑及他同年相見煩以此道意熱近保重

上王天官遜書

錄愚人也能自信而已故嘗見之自負而多失之信乎某之爲愚人也某自十七八知自別於人而人已藏之矣至于今二十年矣自顧其身將無不與者矣一旦至 京師用是以自負傲而不求以賠於大賢

君子之門今而後始知自信太過獨立不資者之不可也且以當今之世論在位之賢則宜一數而及公擧在下之士亦宜有我是二人者韓子所謂事勢相資者也豈可相應答以傲而一不相求也哉公不求我則我當求公於此不求吾恐失於大賢君子之門終以遠去沒齒抱悔於無及然則宜何如其求之也曰求退可也求進不可也自獻於前爲求進自獻於後爲求退某今者不復喋矣得發口矣某於明公知有罪矣知自失矣前之意誠以謂大賢君子者任天下之望退處於家有司馬相公在洛之形今

皇帝卽位首念而起之置之六官之長又似商周夢卜之事職無不兼而知賢求士當其先又實行其事而有其名若是其必知我也雖無實而有名未必不徹於大賢君子之聽也而某也又或作爲文章以相慕而具於天下昭昭乎而以稱遙遙乎而以談天下幾人知之矣傳之後世後世之人又將知之某之於公遠而天下後世將無不知況近而至乎公之身也哉是故不勤一跡不泄一字將以待人不欲自見愈望而愈不求益不敢出有似於傲故曰傲其實乃非傲也今而後士固自出矣大賢君子誠始知矣明見而實覩矣非向之所謂出於意料而未可必知之也又非若傳聞於人而以入乎耳也今而後惟恐其情之不足察其志之不欲伸也今而後吾知求歸而得歸矣欲終養而終養矣大賢君子者能容士者也豈復更求其罪以破其歸而以止人之行孝乎然則大賢君子其不欲待我也如欲待我固無不及古人曰亡羊而補牢未爲晩也某今者實有望矣大賢君子者宜早擇矣

答范以貞論塟祭書

餘罪逆深重先人於去年八月十日得痢疾至九月

三日竟至於大故餘雖不孝於此始知人間有苦事而饑寒困阨痛楚不與焉哀慕中忽得慰狀規誨藹然感咽豈勝但乞　愚一事卽不敢受敎命耳何則先人嘗棄見在之貴富謂窮約可居也而復希乞未獲之典禮以修澤其塚舍餘雖不肖知非其志知非其志而復事之此其不敢受敎一也昔人云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塟我焉夫函骨之地以有益於人且不欲由我棄之況擧事動衆責辦鄕里而謂仁者反不討乎九原可作其不嗔目責我而復事之此其不敢受敎二也且君人者有恩而施之何以乞爲乞得

之恩恩雖有餘感常不足夫以不足之感吾心不忍亦不願爲此其不敢受教三也且吾今日所用椟居畞食以至買地壟死一錢孰非　君之賜何必待降恩旨兪下情遣使者遠窆之然後得爲　君之賜乎此其不敢受教四也執事察之信之不次

上周尚書論科舉書

伏謂取士之法舊矣凡以拔醇遺疵登最收次寘之前而無愧居之後而弗恥得者顧分而無恩失者自省而不謗蓋法取如是也豈故飾寬法立空名徒曰得士云爾乎然而求士之家乃有外嚴而內疏守空

法而實無益於得才雖今日猶似有是焉且以漸事言之一經之士多可望千聚而付之二三新進不學少行否則戒得倦勤之人恣自爲之往往踵鹵莽就事之弊無眞實得士之心其酌題也守穿穴之臆說得眞旨者遂無望其錄卷也賞訑誦之成文出自已搆者厄焉一字會意竟篇皆惡而必采頭場不合後場雖美而無成況精神憚於多閱美惡成於一覽置之前後而不應其能揆諸去取而胥枉其實譬則設法以求千里之驥見駑而羈焉不必其驥也明其知其然而不怪不沮係首帖意相與襲而行之雖豪傑有過人者由是也此豈非安於久行憚於爲意志陋而弗起習甘而自定者乎於乎論人於一日論又不詳取人以言語言又無實則何可以弗動意也耶伏惟明公當今名位具一卓卓大賢豪傑蓋不當爲喩習見何能深染之哉必有念乎此矣請爲明公略陳之爲今之計莫若多寘考官人典百卷如五十卷仍得京官進士有學術操公廉一人總涖之徵臆說薄訑誦責純備訪後場所謂鹵莽無誠心者御史同而去之其知名士兩可采聽藏之至以告御史取焉略其臨時事成櫃卷去取皆上之以付翰林院覆實行

責賞焉有名譽轟聞三試如式在黜列者人得訴其枉蓋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不然卒致法意不明而儒效濬薄爲不少也若曰　祖宗之法使人因言以考德觀其一日而知其平時今日實察其常日實求之名下是未滿　祖宗之法不幾於作聰明以亂舊章乎噫鏃蓋言之矣　祖宗繼法求才亦望其百全而不失之一也誠若是此不當不用也今也益是取佐　祖宗之法而大備之耳柰之何其議諸變亂而怵之也抑是意也果曰行矣猶不離乎　祖宗之法而得之無更革焉則法固自若也何不可哉某又聞

之事久則弊發弊發則救之要於無弊而已　祖宗之法沿自前代行之百年弊而救之此爲時矣由是言之雖深損屢益苟不取商君之於秦安石之於宋皆可無禁况不若是之甚乎惟明公釆焉

與戴師文借文選柬

鍈白師文仁兄足下鍈在家時常從鄉人借文選得其後若干卷即此是也則此書曾照目矣急欲得者其前若干卷擬如詩亦未見今則有矣以今所未見宜皆古賦兩京三都等作也幸付乾帙祇領全惠不勝幸甚且我無仲任閱市之能君無伯喈挾帳之謬

不費之惠實宏雅量鍈白

囘鄒汝愚書

鍈從楊温甫李將軍坐以識執事執事一言鍈藏之至于今猶曰未嘗拜客聰聆終教爲恥恨乃嵩執事釆錄襲時一顧至于今不變謂其有致遠之末不是其凡淺以存于懷收駑齒驥將望其千里焉竊笑執事非伯樂九方皐不然何失之某一人也某與執事同升於禮部同上於　天子而反之吏部無不同惟執事入翰林某試水部是不同耳執事挺出班輩以默爲恥以敢言自許以食而不與其事爲不義既而新政頼焉則執事不難於爲臣所謂萬一效矣某之不才官占八品祿支一月是　先帝未報之恩將并報之今　天子愧猶未能某誠天地不忠之臣負執事多矣雖然某亦有負日之愚未敢獻之忠今日朝廷多美政小臣何加焉第聞政府洗濯之後一二輔臣猶未窮選擇稱新政此執事李將軍直御史實主事所未去口而某竊有意焉王司馬進吏部典銓有人矣彭都憲侍刑曹猶爲未用乎先君子曰彭鳳儀辛相器也某蓋藏之胸中期他日吐焉此爲時矣敢以謀於執事若曰彭侍郎無階政事府無虛軸則

某不知也又聞　嗣聖生母紀氏既追尊爲后將配食　太廟鍈愚竊聞春秋賤仲子而譏考宮所以塞二嫡之違昭嚴禰之道爲綱常萬世慮也考宮且猶不可況不爲考宮者乎春秋後王之準繩後王不準則不平不繩則不直憑得而玩易乎哉且尊后爲既往事若無可及其祭鬼必不得已用漢唐故事別立小廟以祀之可也又聞　九廟數溢將藏主毀而衆訟鍈愚竊聞宋神宗之世還僖主而毀順廟君子曰宋人以非易是我
太祖高皇帝功崇德鉅子孫臣庶如之何而報罔極

若以第一廟比之稷契以爲太祖非獨功德不倫亦
將如　高帝何　本朝太祖之廟舍　高皇帝不當
得之其上迭毀之可也今　天日開明百役任職郎
有變事疑義禮官學士議其是諫官御史伺其非執
事等正氣闕口又從而出智力以相之使就是而去
非萬一不幸又或引裾伏閣碎首還笏願死而求去
其又不幸又或力於既止全於已壞惟所求而有某
之言誠贅矣抑聞之　聖主痛感方深孝懷彌固猝
未能厭屈私情忍而就大孝則鏃之言未可知此負
瑄之大顧與執事發之餘所欲言未上

回姜仁夫書

鏃之願交於執事猶執事之願辱於鏃既又天假之
同舉於鄉同行李於途同由禮部以進於　天子之
廷惟執事名在某前不得　詔鏃名後執事以歸爲
事役一巽耳國門之别情舍而不發淚忍而不下日
暮過張家灣默坐窺舩而不欲南與心俱北舟人入
市具米鹽再宿而後負舟出淺舟大水落不得程中
道易舟以抵于杭到家則七月二十又三日也幸三
老均福賤身亦無恙佇間楊憲僉自北來持汝修手
完一巨緘開緘得執事書詩汝修汝愚書及廷試錄
一冊如獲珍寶以喜先取執事書讀之如覿遼面來
遠人接餘芬而闊附耳也執事剖心鏃也刮目雖字
畫有過人者忻慰忻慰執事教我曰俗學世紛一切
謝去曩與執事言欲歸斬艾紛聒今願如志惟俗學
似猶有未了之緣他不足爲執事道其國事來諭謂
聖學未講弼亮無狀政柄猶在刑餘三者偶似遠料
爲之奈何李天瑞鄒汝愚吾膀鳴鳳湯用之夏廷章
林居會交口疾鳴可羨可賀辱汝愚書亦嘗附答聞
及國事掛一二焉執事取觀之欲與汝愚商以復手
執事又曰不得家問不知太夫人安否欲歸釋憂惱

某竊不可執事有弟群季皆俊爽太夫人榮養可委
況會國家臨治天下事尚可爲歸豈其時哉士之仕
也要不爲爵祿纏縛得仕要於其中可以歸則歸矣
擇時義而用之如是足矣何必不仕以爲高哉見未
有期苐日愈生執事天之涯某也海之角聲迹悄絕
夢寐不交豈吾道亦有兒女情乎倘有賓便幸毋以
迂遠棄我貢士吾老友乞青照

寄陶憲長書

閣下先人之故吏也由縣而府以至上司由憲僉稍
遷憲長凡有功實不負　朝廷任使是今觀之先君

有諸葛之忠閤下無馬謖之敗先君有申公之誠閤下無常秩之改閤下與先君相待以有成者也曩先人自蜀歸閤下使人來納書有餽於是見閤下能不忘故舊又不能不及其熱沃其冷行之則閤下與人交之義也某在閤下故人之子也無誠行實才徒以虛名取科第今之家食亦惟儉身養母以爲德讀書著文以爲業登山臨水以爲樂如斯而已豈足道於閤下乃不揣茲有望於閤下龍川訓導陳某鐵家姑夫也又某素所從以學也乃不幸至此倘賜仁焉則豈特銘陳氏之心哉

回林冬官居魯啓

往年得汝愚書閱紙尾見閤下之名以爲汝修告我遂決然信之及誦來貺知汝修以告竊自笑其無實而朋友之不相舍也且於仁者而取信焉蓋馳悚下風虛心願合爲日久矣至其接鳴喙於　新朝建職外之懿業乃見平生之志甚踐紙尾之言吾黨光彩自我仁兄獨於汝修戴錫之哉愧不面陳心存于懷闕然不報吾師樂先生徵稱閤下命之矣實罪實罪買謙益道閤下欲觀鄙作偶出前書可信也因略道而進之幸恕

謝賀永輝書

鐵嘗一再見執事執事之美在吾耳久矣然未敢便以爲信也前日以事道執事望其門履三患抱罪自救摧折而出則倮處佛脚下從其人得衣一領飯一盤蓋危困極矣乃蒙執事徒跣往拓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引其二弟相與慰藉而煦沫之戀戀不欲去樂其不死而危其有是也居久之聽其言而稍觀之乃知執事實非常人而前之傳者告我眞也竊以從交君子而尤幸其今日之得至於斯也三患者吾所以至也踣而有獲又何恨焉使不遇三患者必也望

而過之未見亦由執事之門處執事之堂聽執事之行以有知而得交也然後知患難之成德而禍幾不爲福也使人送還衣之類三食之器一則略言以納之

與潘子器小柬二首

久別甚想尋人寄聲甚是難事雖宅上人亦不在意有便屢失奈何奈何今寓黃邑遇太平趙貢士識附上三詩代問又古作近爲空同輩求高反失艱深究澀自通不通人甚是壞事恐　本朝文體被此輩踈誘淺識之人群起慕效甚不便卒致恥代將又不得

與唐宋共貫未可知傳曰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過猶不及吾以論文而止其横流于器謂之何也有便必以復我且敎老病幸幸就紙漫書殊不成文取其意而止矣客中匆匆故也

又

壘蒙念及何以堪處區區一病頗久至今未復累要奉字自是不及心甚懸也前此不能寫央令弟梅壑寫月詩請教今又改定數字再錄上共七首不能盡寫寫改定者上幸正定詩文不厭竄改百易不害今不自定後世誰相知愛至替前人改詩文無是理也呵呵

與林見素書二首

爲别不覺換歲企想何如也向南都時聞執事節鉞在途江西奸吏便已相率解任去既至激揚愈力當時傳聞藉甚故舊歡喜走相告語所以喜動者以盛名之下一旦獲奇實不辱其素且從我所望故也丈夫得時行志雖施不盡蘊亦是難遇可喜可喜别後數月某以病求返山泉方此散髮綠陰印足白沙自忖餘生便可了也世間好事斷付久矣惟誦天保之詩用是報　朝廷感恩施而已爾視執事相去何如瞻拜未期臨紙惘惘惟順時保重慰

又

一别二十餘年於生世何如也近聞行李到京受官大司寇山草中不勝喜慰九卿有人如此實不易得但恐助我者少大好中又有此耳僕日夜思之竊爲執事圖以進其去亦若甚未易也則先往一言忠臣事君不欺而已欺之道二臣在君前以是爲非以不賢爲賢是謂奸欺君不審非是不辨賢否自謂已得臣於此而不言以養交取容是謂慢欺慢欺之效當亦使君暗政舛國殆馴致不可救藥乃後止奸欺肆志小人慢欺亦未可爲君子愚者所見但其察近利而昧遠圖志小成而玩大壞棄人輿黨執迷自用不問公是公非皆小人之倫類執事今日君位之心亦惟區區知之不敢不言僕久無外望今兹亦惟稍出内間之亦書諸紙素使後人讀余之言可追講時事而以釋我不爲罪責如此而已耳他無可爲知己道者僕聞太夫人壽終未及弔門下甚歉甚恨鄙心亦欲全與一遊抑情論於泉傍未知成否

答王陽明書

久别甚想望稍聞安方幹略爲慰須又樹此大功益

見儒生之用區區山草中無補於時相去何止千萬仰愧仰愧承示傳習錄大學古本亟讀一過具見執事用工夫大略區區何足與此執事自虛心不遺疎拙記曩日盛德若是爾感悚感悚病中先往一得之愚別當請教相見未期臨紙惘惘

與胡永清書

一別二十年中間如僕無足道者若執事殆未易狀說直方之精愈困愈厲視世之奄奄無氣相去何如九牛之毛書所謂迪知忱恂之賢區匕嘗謂之誠心爲善者非執事誰當之敬慕敬慕近因 詔恩事益

怪士風之落新 皇帝於常赦拖欠之外又有已徵在官二十四字所以廣 詔恩補不足 主上休民願治拳拳之心實在於此况折色與本色緩急懸殊即今日內帑之儲加以各犯抄沒縱使重徵再解亦不過助積塵耳用一年未解折色博得民心所得重輕何如詳在別紙請去重復見未有期臨紙惘惘乞察恕不具

與王方伯爲本府求免支書

獲在治內不能一拜左右愧悚愧悚徒竊聽政聲爲慰茲特斯文心愛輒有瀆本府六縣俱屬蟲荒十不收三生本縣爲甚知府顧某勤施於民而天偶弗助甚爲不安茲有請於執事下益而上不損乞亮納以紓六縣已絕更蘇之民是本府之政天偶弗助而執事助之官民均荷至德也察恕萬萬

寄黃公獻都憲書

別後不審宦轍所在馳想馳想近始知以都臺分視山之東心竊爲 朝家漸拔才望且大用賀公道公道如生自棄山草無足言者雖不敢一日忘世事亦徒然耳才拙罪大自知自知平陰教諭夏鑑實生同曾祖兄蒙青顧謹謝瞻晤未期臨紙悵惘

寄謝席憲長同文奠老母書

世常言施恩於不報之地耳熟其語目未見其事今如執事所行是其事也生一家存歿老少以至妊乳未成爲人後當聞知亦無不感恩佩德誦說想見以謂時有若人者即今里巷之人粗知道理亦皆感動樂聞於大君子之義謂可化迪民俗使歸於厚豈不信然茲縣家繳牌反命下執事謹先因便附謝臨紙感激不次

與沈一之論文稿書

此回先往二令序楚門塘記及今往共十首并前所

曹平菴幸終敎之亦要心閉氣定徃復細看以意逆志乞弗先下巳見人自有意就使韓柳省不如己者之文亦須多看幾遍少加諷味方盡本意方見疎密然後可如何昔人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區區爲此說非是不欲執事加疵拙稿其實只要平菴細看出其眞病使區區得自爲醫療則此一文當爲全物庶免後世彈笑平庵惠我多矣倘因而又肯親加郢斲尤見文愛吾文不協於時眼中喜愛如平庵甚少老死遂去後來者喜愛則有之於是何得不多望於平庵多望而至於振觸亦勢然

也呵呵亮之恕之

　與巡按二司論赦書

欽伏讀　詔書內一欵糧料等自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以前拖欠者盡數蠲免以蘇民困巳徵在官該起解者照舊起解准作本戶以後年分該納之數竊恩各處地方官政有寬苛民習有馴獷不同如此以故秋糧夏稅歲辦物料等項有連年拖欠并在官未解可准作本戶以後年分者亦有連年完潔并在官巳解無可准作本戶以後年分者以是恭　詔欽見連年拖欠不有官府頑狡之民反受實　恩連年完潔知法畏箠柔從之民却止受虛名只此意甚非政體或可長奸沮善不但施恩弗均而巳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至有甚不得巳矯制亦可今日之事欽欲於連年完潔地方除兌軍起運完獲各該倉口逋關在卷者照舊外其各府縣存留倉糧只將十五年夏秋銀巳解未解糧巳入倉未入倉俱作本戶十六年所該納誠如此亦只是救補廟堂議　赦一時未審之失非外別擅作也請以小事喻於此有主人治具要客或二十人席內十人醉飽譁樂而去十人以有他故不暇充席次沾酒胾爲主人者宜如何

彼無誠心待人者但取了事他不在意中其待人以誠者意則未了歉然必欲如何今日之事何以異是且兩直隸十三布政司倘俱巳連年完潔則何如於此無爲處之是二十人者俱不得食也可乎哉愚意亦只宜槩將十五年夏秋准作本戶十六年所該納更無他善處也夫所謂連年完潔地方在今日多不過處其半全旣宜然半不可乎方今　天子英睿願治務留民心觀於　詔文所云新條殊制前未嘗開爲之臣者何可不將順至美救補其未審使普天之民皆曰吾　君待人以誠不爲空施名則有實不取

虛應故事而已由是言之更有何嫌先發後聞可也其兌軍起運完獲照舊者別議　奏處若果視同泛常不爲吾　君惜大信而爲之惜小費不爲吾君實　詔恩而爲之實藏錢則豈惟生民觖望亦非明主之所樂聞也

答沈一之書

執事惠我詩曰海嶽有眞氣文章多別門是以惡稿爲文章軌鵠視一時作者劣然若都不在其意中是執事之權衡斗斛甚見爲我寬借而稱量於一時則未見其爲不苛顧獨何修幸得此於吾子旣以寬借我亦宜相我以卒好時旣不悅於子之言言又不得爲適事中的大而非夸美而弗溢得無由我益增子之罪盍念之以損子之患慮不然實隘而聲閎雖子亦將得罪於時

送還楊方震詩文柬

執事之文蓋嘗先登韓柳氏之堂返而遊程朱之門復得以閩洛之餘波沾漑昌黎柳州之高麈此爲執事之文也所謂過人者也若詩當亦有人所未至處然在執事則文過於詩謹附數字還納

與高汝白小簡

久別甚想望區區在執事雖不蒙數數而鄙意實向屬於左右蓋爲吾台也自愛自愛

與顧東橋太守簡略

別後日沾新政不勝慰忭竊謂簡濟明密健爽爲執事之治其效乃至不作聲色而事妥民安前此蓋少見加以文翰爲士林慕望尤未覩其全也但恐小邦不足久留爲可念慮實告實告

與羅府公簡略

上書陳言律各衙門但有阿當者鞫問明白斬此律主去壅蔽通天下之情見作律者惡蔽之深去蔽之嚴優識治體痛塞亂源律之最不可缺者今格不行曲爲脫罪致毒言者將自是人以言爲諱壅蔽之弊成而天下事可知矣伏乞執事斟酌行之必大爲末減少存律意亦正人君子憂　國有羊一大機括倘事有不測卒歸於正尤見知幾

與許台仲簡略

執事於文錯知過望我者幸補助我庶免自累知文尤難區區自計亦疑在心常用不樂恐聲過其實取笑從人

答陳敏之論伍員事

父不受誅于得復讎君之下之法也君臣猶父子父殺子孫可讎其祖恐無是也在員當求其讒父於君者而君殺之之人旣死則挫其尸可也鞭君之尸殆過也雖員亦自知其過曰暮途窮倒行逆施以答其友豈不明白甚若員過於孝而疵於忠者不可爲法烈則有矣

簡沈一之

久違其仰度近來文候淸勝爲慰舍姪逼玆去諸凡乞好看糾拙文內一二首兩改稿上度已達其方令輓序細大必求更欲作必問拙稿不敢累及倘不肯

歉只刻見在者題其帙曰赤城甲乙選稿足矣或可揀去數篇正不必多拙文尚有丙丁戊己一帙旋輯在後當春上看正梓則不勞再矣拙文雖區區亦若不知其如何倘不可愈多愈示淺於人呵呵濟堯卿詩幸終惠詩序亦改過數字別錄上

與葉敬之論宗法書二首

盛門講禮尙德藹然台南大家老病蒙念感記感記所論大宗祠記不知止作始祖祠抑自始祖適長而下除已祧外仍用高曾祖禰四龕一宗子爲大宗祠以否其學正及惟五惟六在始祖爲幾代孫有何功德後世士大夫無常祿故所以祀其先者率無常制文武二世室亦恐非士庶家所宜用在禮大宗則自始祖正下高曾祖禰四龕一宗子所謂百世不遷之宗是已小宗則高曾祖禰之弟自爲宗者所謂五世則遷之宗是已彼所謂百世不遷之宗非但指其不遷之祖而言卽大宗子亦在若今大宗專指始遷祖而大宗子一支爲虛名甚似未可必若始祖一祠大宗又一祠非特費大難舉亦恐祖宗不屬大宗下同小宗難爲統宗收族之器矣鄙意已略具記文乞詳定爲幸又大宗貴重如此倘宗子不賢當更立賢弟

亦可弱果貧弱當揀所統富且健者幾人可出財力左右大宗行事富者多亦不拘如何如何乞示教爲感

又

德滿弟回得書詳示學正惟五惟六令先世事實且云盛門今日子孫賢且盛者皆學正裔孫惟五惟六始遷居王氏舊址光裕先業又惟六爲勝國行省檢校方氏之亂保全宗鄰皆其功皆可謂有功德光家之人鄙意亦止宜存主始祖龕下遇祭則祔爲可耳或祠正中入北可展一楹作藏祧主屋遇祭請主就

祔何如又云惟五惟六諸子姪生既合族會食死而同堂享祀於義亦通緣是遂謂二派旁支之主亦可入祠此所謂義以情起者也理無常師在高明自酌之記文自今議以下二十幾字依命已去有可增減惟意惟其是而已無所爲嫌文要識彈自取佳好亮之亮之

明赤城夏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同郡趙方厓先生原定
嗣孫名賢重梓

序

送太守方公赴任台州序

宏治十五年某月某日南京禮部郎中莆陽方公出守台州鍭州人也兹幸與公曳袍束帶同官於南又嘗與公傾杯接席胥會於北前之會也望公之容知公之德今之同也見公之政察公之才才德以蓄其內文辭比興稽閱以博其外然而不示其有不名其能淵密簡恬出語如不欲由是見公殆有道者也殆所謂君子而儒者也夫有道者宜卿君子而儒者宜切磋以成而公則行矣奪吾之利以澤一州然吾不以爲憂而更以爲喜者彼一吾鄉此一吾身是亦足以相易而不足以爲病也噫在吾鄉人尚未有知其然者前守陳公且去閭巷之中吾鄉人豈無有聚肩接趾羣語而憂者其憂也且不說陳公之去而患來者不知其如何此事之必有民氓計慮之常也獨吾鄉人哉吾是以勉爲之辭請附公行李以去使吾鄉人知公之德者以爲公將愛我也知公之才者以爲

公將有力以活我也用是先以慰吾鄕之人使無更以陳公之去爲憂而亟以公之來爲喜此餞之志亦餞之責也故事京官始出爲方面太守同僚也同鄕也同年也直其治所而又同係官於京師也則皆有贈言言則軸而歸之一人行軸文凡四行之旣久莫之有失也公之行吾合仕南都者凡幾人不謀而同皆曰予愼於言今玆可以言矣若公家世之美科第官序之榮同僚也同鄕也同年也必有能言而輒及之者故不敢

送英德令黃先生之任序

梅澗黃先生長敎吾邑未及代二年所 上命以先生知韶之英德邑大夫安成劉侯先行理微言爲贈餞謹告之曰往哉惟民之求今夫縣治於此令以下吏代去來奄忽如郵傳舍然而民固遞嘗焉中間善惡得失不一之政譬諸食也或調和五味先後多少以至水火疾徐有節其效足以養氣脈壯筋骨理脾竅或調和五味先後多少以至水火疾徐無節其效不能爲益且有損乃若不飭五味流蕩水火惡草朽汚亟蠹而貯毒滯口而慘腹良使人欲唾去忍而下嗌又欲嘔出之庋不可而止皆足以成疾致畱錮甚者雖有良工繼踵不可爲已前政卽去之數十百年猶歷歷可數而議卒未有能遁其情漫其實者官與民迫且專焉故也若府與大府則不然御地滋廣去民滋遠官與民者悠悠儃儃若無所係屬至有代去而民不識其面不記其名與姓者往往而是未可以一一究知也以故情或可遁而實或可漫然則令之於民其尤不可不愼歟先生挈所學而來以敎於吾邑朝課夕程優柔漸漬數善敎者指先焉以此策彼爲無節適且惡草朽蠹以毒民也必然矣夫縣之與

英德之政可以豫講其爲節適五味水火以養而不學無過爲近昵先生傍覩目練爲日已久益是而用之英德之政可以豫講其不信乎遂以質諸劉侯而用之

送熊侯之任諸曁序

熊侯治吾合於今三年矣鄕無追胥田無食畜街巷無鬭爭詈罵之聲強者失其力弱者安其處部使者奏吏之大縣以出其才乃復得諸曁焉或曰侯此行號推能任劇可謂美名然侯未必願也夫以吾合蕞爾小邑民吏易治侯至帖帖以伏間有一二不逞之豎而善良繫多未可指少者並以爲嫌也由是侯果

得以其餘力以及於文學講解譔述之事凡令之所宜問而不甚以爲急者搜舉略盡又其餘以樂於山水之間擇其佳麗瓌特者而至焉熙熙而遊恂恂而酬若是而舍去之以役於彼彼之爲弊如我所鬪意其摯然不下圿然難治侯且蚤夜腐心綱維以連其大刑罪以齊其衆術知以破其奸將不遺餘力以搤制之然而猶恐弗勝則安得晏然如吾台也耶侯固未必願也辨者曰侯器之大執事者不量而小用之乃至無堅厚出其才以旁溥撐突於中吾尚懼其憤懣而弗堪或以病侯非必侯之樂也今玆所謂那才

治大失於前者許正之於後吾見侯於此始得一展布焉以發其先日之積鬱水決火縱出以爲快也何其幸歟昔尹于去栗邑吐才於頻陽薛生解湘源稱治於零陵諸暨侯之頻陽零陵也方且用之以發名長價收效取寵擢於今無疑也吾於是惟患其縣之弗大弊之弗力若其縣誠大弊誠力乃誠所謂幸也而曰侯未必願于與我所鬪異乎侯之行士林皆餞客有誦或者兩操之言以告且曰於侯云何若愚者之慮則曰幸無以前之言者自沮亦無以後之言者自喜以無事往往而視其民之馴獷事之難易而以

羸縮吾之才倘不足不得不勉誠有餘不可孰施若是何如侯曰予之言是也敢不祗承當是時餞與在席拾筆而書之爲熊侯贈行序

送周學錄之任序

吳郡周先生由舉人署文學訓導事補秩吾邑三年於今合前例得會禮部丁丑試旣而趣還跣足見諸生而除牒繼踵擢授罡　都國子監學錄長敎南海何先生暨諸生先祖道議所以去先生莫若贈言於是群走余謁予亟辭曰諸君雖不予請予獨於先生無一言但言未必可用計亦夫人能道之先生特耳

厭爲隴冢大冊徒勤僕夫無益於先生行諸君求在必取他亦未暇計也於乎天下不患無才患無裕才不患無善患無誠善夫誠善而才自裕何謂誠善於此有三證焉取與去就死生三者有一之弗講是不誠爲善也不誠爲善是內無所養而剛大之氣不足以宏濟其才而所謂才可知已矣夫誠善而才自裕予嘗講此之理習如食飲執此之迷堅如金石誦而藏之不敢以語人乃今其時也夫兩監天下人才所聚處持予言以察於六館之士宜必有誠善者耶既得以告于祭酒司業以薦於天官卿以命於　天子

之廷而贊治焉闡迪知怵惕之賢以助知卹之政姑
用是爲國于先生贈若曰云爾夫人能道之先生特
耳厭焉予蓋已言之矣余與先生久先生淸通健爽
文理竦人諸生染學尤力他日蹤華陟要益用予言
爲 聖主得人亦預於先生望焉

東園詩序

仕而知退退則無事而樂故凡園池亭榭爲仕而知
退者設也仕不知退道方屈辱而尸寵自若投老無
期雖有園池亭榭不暇樂也乃若富室豪家一草石
一闌檻窮巧與力以是爲役冠屨時集醬榼不虛織

歌曼舞以夜足晝非不樂且耽也至求所以名後世
如司馬之獨樂崔氏之婆娑惡可哉仕而知退既受
其樂又受其名噫亦士之不得已於世然也海陽張
公嘗以名進士知睦之遂安推強立弱興利以去弊
法不必行必行於豪斂力勢之家以示果用比與大
吏爭是非不快曰道豈若是遂引去蓋人得怨公而
公不得自怨也既歸爲宴遊詩酒之樂東園繄其樂
處既樂於此遂以爲號人亦稱之曰東園先生又聞
公去遂安之人思公不嫌而尸祝公又爲公立去思
之碑公樂於東園而公之赤子思公於治所遂以相
公之樂以道進退日見休裕公之樂又不止園池亭
榭宴遊詩酒一時寬身之爲樂也然則斯園也方與
獨樂婆娑並傳於世無疑也既受其樂又受其名非
公之志非公之道歟園有詩若干首而未有爲之序
公嗣子侍御君見今巡按兩浙巡按自暢文通之後
未見有如君者是父是子詎不信矣

野泉子詩集序

吾聞文章有三恨家數恨其小韻格恨其卑制度恨
其弗治夫論定文章意（自注意讀入聲）見不如有據則三恨
宜未可少必以爲口實不然誰獨不爲文章家者文

章方且以是故不必貴於天下受給於人亦多矣夫
詩自晩唐文自晩宋以至於今中間工密（自注工密以下兩字句）
藻麗充贍平實豪放溫潤疏暢淸婉闊肆大編小
帙於是宜無不有也至論所謂家數而大韻格而高
制度而弗亂其可以語此者誰乎蓋在必有吾未及
見也且以詩一理論近世如莊定山潘留鶴二先生
之於辭命宣玉燦爲其淸霆擊日爍爲其雄晴空霜
對爲其曠爽（一作徹）家數格力甚不爲小但其爲大或
反過之稍涉於虛不難也世有大而不虛求諸梗槩
吾鄉潘堯卿其殆可以語此也堯卿之詩淸迥天成

不入纖豔譬諸書者黐崖雪竇之外不設一花一草就其狀寫景意希微必攬堯卿所得於辭如此顧碌碌無知者於是有知堯卿者宜如何旣出其身又出其言夫豈天之道也哉使其言幸而展轉不遂至於淪沒後世有知堯卿者予不合與堯卿同時爲交至是又當何以藉口以逭吾罪謬也哉嘉禾沈一之善論文章識速其作見則快誦堯卿之詩曰必加諸梓更念首簡不可無述書來屬我噫予方以知堯卿而未暇載一筆是懼別又有趣之者堯卿晉鶴嗣子名夔別號野泉予于詩雖陋寔由野泉予發之

去思詩序

凡吏於土民德其政久而益彰故旣去之後而有思自史稱何武以見于冊而有其名則去思之名宜自武始夫吏操威德以赫烈於上日臨乎我不有畏於心則必諂於說其口未眞其情未明雖有良吏出乎慈信以得民之心民疾稱之未可以爲信者嫌於有諂畏也及其旣去之後勢冷之時諂畏散於前而民之情始出口始的可據以信無所爲嫌矣於是歌歎且加佩德未已視於無有而民用其情故曰事之定論之公也若其吏於土而病於民求去而欲其去旣去則無思欲其去而不敢言則嬌卑眩亂愈不可據無思則充其情以至於懟且訴惟其實而止無思而至於懟且訴則亦事之定論之公也夫觀政察理未有精於斯者也山陽葉公爲吾郡而去於今三年矣民之思公甚於公在而德公也前公爲郡餘及知者瓊臺邢公上黨阮公濮陽劉公相繼競政去皆以思蓋至於公而愈難也公之治以防偏獘育小民爲主是故公去而民思之特甚公之民思公於家而公不知傳鄉人之意以復於公此詩之所爲作也然則詩亦至公而可以觀矣顧豈無手是卷而懼其所爲將不免於懟且訴而慕公以瘳者乎此亦作詩與序者之意也

方侯輓詩序

有理於此一快然驚動人之耳目一悶然徐得人之心果孰爲優劣也孟子曰伯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吾以辨二理優劣焉皖城方侯爲吾邑兩年於今以卒於乎豈侯之民無祿橫以及侯耶侯之理肫肫若不能而細大必問豪右先伏效生而人弗知人便而政弗易是故始則疑其拙旣而察其誠及其沒也而論定矣侯之沒耕者戚於畝商賈憂

於肆大夫士舍泣出於家老者涕洟少者咨齎高山深谷疏遠之民皆願一致其情於執事之吏即被楊晳奪其嗜欲之隸言與淚俱下於乎侯既沒而人心出也由是見侯之治非其所自得不以施於民則出之以誠眞行之以公廉無私而民自安無僞而民自樸所謂修己裕人積純動物殆庶幾焉若是而曰悶然徐得人之心非耶不幾於𩋡𩋡者耶侯之民男祭訖事聚而議曰侯之德可歌也生吾無及矣尚因其歿獲卒事焉矧今之輓詩用專紀德幷哀以歌獨不可乎於是能者畢役金石間作而吾從祖大霽義官袁敬明實辦冊事冊成以授鋟敘簡首鋟侯之民最受知者謹載其實俾鄉史氏有考焉以登於國

送林君序

朝者連畛焉待而待者又蕭中於今爲多士進於益不少林君獨不慕而爲退而學於古求無用於今故不遊於京師而遊於吾台示其志焉耳或曰林君非其親者則不來曰然若林君者居天下而可也若林君者苟有耳目情愛見而必施焉是惡用其親者而來也吾台稱山水雖吾不能殫其好慕而來則其見而不能忘也可知然時去事異林君將不復來也吾是以預以告之於其行也申以𦗠之

霞城送別詩序

成化丁亥莆田林居英嘗從其先大夫僉憲公與其母夫人至羊城某以先君長憲是邦先已居之矣是時某年十三居英視某蓋十年以長獲拜御焉居無幾何僉憲公疾作竟以櫬歸而居英去某復留二年獨傍老母以歸家食又二年先君由廣東轉江西左布政使某復隨老母往居焉居又二年先君進都臺循撫四川某獨與老母抵家家食且三年先君以親在以疾歸又五年而卒逮今十有九年中間變故百出而居英音耗阻斷杳若異世今年居英少公居魯金華書來始通焉某以髫幼事輒忘不記然猶念之而居英至矣蓋思少公走金華覲便道復視其表姪吾師梁先生是以來也於乎人生聚散如殘暘修影忽不知其歸於何地及其復合動如初識出口問姓名始竊而謝然後相與敘舊故憶嬉遊若是者與以爲常獨某與居英哉然而有感於此矣某早寄他鄉嘗所畏昵相與連袂而嬉接席而讀者童冠莫謂不多別後計其復晤則前年見王文煥於武林今見居英於此凡二人耳彼其一遠便爲永隔而背以終身

者豈可謂無其人耶然則是曾也卽决去不猶賢於墨墨諸君者耶居英行矣吾兩人各亦可以少慰哉某既爲詩五首近古贈居英矣復自序之蓋詞有不載意有未備云

送惠安丞序

黃巖劉景輝以從事之才考於吏部以一等授惠安丞將行鍭執手告之曰方今水旱之災纏於中土民生之力盡於上供有識者私憂於口在位者未動於心凡事既列出之宜人人可知也況景輝乎夫言行於大不如行於小之事也今以告於　君相者且以

告於令丞憂於下天者且以憂於一邑景輝可與言乎鍭同年虞公載實長是邑於是宜無不知也倘偶未易省景輝至第以吾言告之公載倡而景輝和惠安其有瘳乎夫縣者天下之積也天下庸有一民不治於令丞者乎然則告一邑非告一邑也告天下也于與公載勉焉聞吾之言見惠安之政天下其有瘳乎

送林希原歸莆陽序

伊尹不毀於放主周公不衰於殺兄孔子孟軻徧遊諸侯而人滅其口其爲身處大嫌宜壞而不壞如此何也自立高耳目定焉謂之自立高有所雖死而不願爲也焉謂之耳目定人習而安我也由是吾行而人不疑動而不爲謗坦然由之而不虞夫安有所謂毀與壞者哉凡其爲謗而疑皆其自立之不高耳目之未定或幾矣而名譽有所不去耳目有所止則豈不亦有疑謗之生乎吾師女弟之夫莆田林君之來客有告我曰林君輕蔑險阻提身遠邁間關浮沈志吾邑而得焉非有王命踐修商賈之役乃無所覬而來哉當是時吾不知君不敢附客議姑諾而退久之吾往焉獲其文以甚讀乃若大有爲者於是客之言

吾之惑去而不存於心矣獨怪客之言之不審以爲論事議人者之戒吾方懲是矣今客聞之不慚而匿乎於乎人豈不可有志於道邪豈誠欲人之弗知邪又曰君適數百里從其親戚彼亦人之情事之常有耳猶有客之言設有所爲出乎人之耳目之外以駭之也顧獨否邪自立益高耳目益定聲徹乎遠近行信乎人人是吾所以望也抑吾所謂以君圖君不敢改口以忝吾于也或曰吾聞行高者毀隨士不理於口卽伊尹有負鼎之譏周公有不利之言仲尼有叔孫之毀孟軻有淳于之辱夫疑謗聖賢不免曰然于

之所聞以小人而議君子客之言之類也我之所聞以君子而信君子我之言之類也且予無惑焉今日修德而以止謗予用之矣不修德而以止謗予豈從我哉吾之意蓋主於自修不專於遠謗而已也因吾師請用爲贈行詩序

送南溟子趨名序

南溟子試推吾郡僅三年於此未行上最而部檄至聲實使然也某聞亟走城中問行理夫行理遠去必有贈言但退者之言恐未可爲進者道慮其齟齬而難入也雖然夫苟進而知退退而知進是二人者處

地不同而道同同道之言其入而不拒也若納隙光若寫洒水抵大壑既而必行其言若饑之食渴之飮然則某於南溟又惡得無一言南溟是行不在科道則爲吏部郎否亦不失爲他部屬舍此外非南溟予之處卽在科道宜何如爲之吏部郎又宜何如爲之他部屬隨所職司爲之又宜何如視時難易以爲正變正不傷物變不失己若是其道又何如此宜南溟素所講論圖帷羸縮以待者其在今日則意閑志定守氣不亂時其至出而應之焉耳矣然則某於南溟亦何必多言了了若注解者南溟爲文章刻意有法

度力齰不入宂俗門戶開闔持縱圓方順逆參錯未已必且以是名家傳後致不朽無疑也每讀吾文輒首肯足抵意合若己所出豈其智不足以知其不可而愛之者耶然則吾言之而入是其先驗也夫南溟子之門士賀亭永謙實相予言

石壁諫垣稿序

文章經世之具六籍尚矣後之作者其文論傳序記碑銘等方其出新意吐生氣揚厲鼓舞消息進退以致其文傳代名家宜無不可而未可以言經世必有裨於政理有關於敎化然後經世可幾而文章之能

事亦畢矣若其用專憂國而尤不可緩者對君之言夫君之明暗國之治亂民之紓困言不言直不直聽不聽是其由也至論其勢之便出口入耳而效生俄頃而回君心旬日而徧天下非若論傳等文姑載諸空言待其人遇其事而後得之勢不便也余姻友石壁龐先生宏治初補官諫苑筆無乾毫楮無留素事來不畏勇於擊強亦幸　孝宗皇帝淸心望治君臣上下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直直無不聽用卽有不聽用宜亦少於所聽用效在當時自可想見夫上德寬仁言者無罪人情趨易凡在同官統宜信爲

展意論說得失無他有名何患不爲既而一時敢言之士藉在人口曰石壁石壁未聞某甲某乙切諫某事其故何也言與不言有志無志實爲之固非有神鬼恐喝要遮於其間也然則石壁在當時縱使不遇孝宗直言由是也但不能保其必聽耳非但不能保其必聽且亦不能保其必從寬貰而憯然於無事之鄉也石壁嗣子櫟克肖而有文出其尊公前在諫司時本稿若干首命梓以傳則十之三四其友陳木敏之謂予當有一言引諸首公諱泮字原化石壁其別號由都給事中再轉以廣西左布政使致仕年六十七以卒

送行詩序

騁騏驥於園豈展千里之材縶鳳凰於籔寧忘赤霄之想何則大能不近施遠志不守局事之理也吾師梁先生符是道矣先生之名藹藹學府閎深氣求古人道師今世方其售於鄉歸貨於儀曹意闊不可塞一不獲意且棄而走不願爲教官顧慄於親養屈縛其志以就祿止而不得越以鬱其能坐冷氈而呻講於人耳以爲政雖先生巧鑄無醜不姸猶爲騁於園縶於籔是尚可使之忘乎其外而畢志其衷也耶近制舉人去禮部爲人師苟有志還得所欲先生投袂而起去以是事振華鑣而出於途颺清翰而傳於天此必時矣其僚澗松戴先生手爲四圖曰青溪流水赤城晩霞黌舍英才橫山古樹水喩學言有本也霞喩文言有氣也英才道有傳也古樹才有用也圖有詩澗松先生自爲賦合人因而畢爲賦所以沛其行決其成先事而告也澗松先生以卜氏筆與鋏鋏不讓而徵其實請於吾師復於澗松而以冠詩

送掌教梁先生考滿序

今制會試舉人於禮部分正副二牓正榜以對

殿廷賜進士副榜專補教官員缺士十九不願爲教官覗名不在正榜則憤悁㦁疾走覗片紙牆壁間復慮其在此也既而群走求哀請伏有司願隸成均云尚可以冀敝亦不失爲府縣且今教官所由入亦惟副榜歲貢兩途而已他不與是焉副榜又乞止不欲僕僕若是是以選籍滋空柄臣獻計教官九年課最得議府佐縣長與成均之優同著選牒設利示之反覆以濟敝也吾師梁先生及是時以最謁天官不求而享之大府上縣不舍先生夫人所知而貸也鋏獨於先生察其大者夫以名爲教官實不離焉幼學講

解持身之事無人民土地之權卓犖施行之實惡而求去之是其由也然得有失之失有得之夫所謂教官者方得以其未用竊觀於世府縣吾所炙而近也得失之事植吾目前美惡日尋吾耳而來也若是者且十年矣嘗人而取之營而缺靜而全練而不役其智習而不勤其力進退於中而不形幾微由是進乎其位而厭乎其事將見事執其弊道由其中若親故其過而鑒前之爲也然則先生有不爲好官於府縣某不信焉先生行與某同門一時皆在成以某受先生教恩出等列謂某嘗敍先生行因以是告而擇焉

若夫先生道德才藝過人之事某嘗有述敢略乎

朝覲八詠詩序

今之爲令去民玆近厥務玆瑣節目繁多民有求夕計而朝趨之細大猥媟具以見令令應答少不合意則口出怨語上有責必歸焉苟有利民之志者恆不悅於上以貽己憂是以世之言守一官而不易者必曰令甚矣令之難爲也令雖難爲得人而任之吾見其易耳矣李侯遊白沙之門學其道以志於世歌鹿鳴而去與天下之士戰於禮部退保璧雍以需再舉凡幾進退焉吏部知侯授以巖邑劇縣使展其才其來也某謂人曰李侯學有師承宜其施於政也有體用反身以繩物守道而知時其來必異乎人之爲之也君子學道愛人之語於是驗矣觀於其師而不知其弟子世豈有是也然則白沙之道佇見其將行於玆邑矣已而果然體用之政擧愛人之效著士悅其教民悅其惠吏肅而上不嗔吾言於前而隨於後若答響焉可謂不欺於口矣歲之明年侯將朝正於天王書最於吏部侯教下士陳積等拾侯之事會其要限以八題題各有詩詩成挾冊懷贄走二百里屬某以衛氏筆某以先君長嶺海於侯爲舊侯又雅

念不忘於是受簡而書之不敢辭

三節婦詩序

婦人恃其節坐與忠臣烈士爭不朽之聲雖婦人必有所自見於世也乎士節以激懦夫之志婦節以收奔女之心雖婦人獨可言其無補於理也乎然而世恆不至焉何也有死節者有生節者死節者難而易生節者易而難想夫曖曖向昏漫漫待曙空階春雨羅帳秋蟲鬼物猾憎其淒涼鐵石或磷於寒暑於是而能以正克之告完節以就木譬若食備諸苦辛晩得一甘斯不亦生節者易而難乎若夫一奮而絕決

而蕩焉無生生之累譬若疾然痛巨而速愈斯不亦死節者難而易乎是故不以死生議優劣而以眞僞議生節者焉臨海余君鳳禨中失怙母夫人某氏次室某氏某氏正貳合三人相與共成長之終身不告去處難而貞莫過於三節婦爭驅於烈士返駕乎奔女必也是以某人爲之傳士林咸爲之詩求於余余爲之敘云

張朝貢遺稿序

予眼中所見士之有志者絕少予嘗以爲恚恨近讀一之出示其友人鄉進士張瑞父所作文稿殆有志

者因以喜既而曰死矣噫天其不欲人之有志耶其視此世爲何如而不欲人之有志也於乎奈何至論其文亦健正有新意徒以其未熟或至差跌耳不死而進之至於古人不難也天之於夫人一不念至是耶雖然既以見志矣他可弗論世之爲文者入耳出口言不由心非其人而列其事亦無不剪綺布繡靚嚴工密初讀之亦可喜愛然終以泛而弗切淺而弗深有形體而無神氣大者不立也於是就使其文無愧古人竟亦不可謂之曰有志之士然則朝貢瞑目於地下矣

送楊世鼎歸金臺序

鄉貢進士楊君世鼎之行予從鄉之君子餞焉既飲先生者趨而進正色而祝曰又明年春試願吾子無再枉於有司爲天下先其次繼之祝曰釋褐之後願吾子無失意於宰相其所受速其所有且遂之又其次從而祝曰願吾子遇知　天子諫則行言則聽膏澤下於民名聲加于時及予而無可爲君圖者乃拜手稽首而祝曰願自今以始　天子愈益明聖宰相而下苟在位者愈益強仁勸義務直厚忠力追古人踵而及之是則鍭所最願者且以爲君圖焉或曰予

之言大則誠大而於君其何有予應之曰於此有良馬焉閑之以伯樂策之以王良主而食之者其智與仁又足以知而愛之夫然而不以良稱不以大使食不飽力用有不展也者吾未之信焉苟閑之不以伯樂策之不以王良主而食之者其智與仁又不足以知而愛之則是馬也吾見其老死於冀之野而已耳不然亦未有不隨鹽車而走者矣又不然則亦莫能去乎困辱亦終不獲出其才美以死耳夫人亦然苟非其遭顧雖孔氏之德孟氏之才且猶斷斷然不足恃而况其下者乎故予之祝君不以他而以此諸君

不以我言爲未可且曰徵予之言吾將無以祝於君也已吾聞古有善頌善禱殆謂是耶盍書以貽其行於是次其辭如此

壽榮圖詩序

昔者堯觀於華華封人祝爲先壽堯辭曰壽則多辱某嘗讀而竊疑之帝蓋慮之過而承之謙也旣而曰在帝斯爲謙在衆人誠有可慮於此者壽固不人辱亦因以得也辱之反榮是矣身榮矣而道傷缺外甚光而內或不勝嘗此宜里夫巷婦之所謂榮而瞻望咨嗟夸詡不足爲者天下豈復少是也謂夫身名俱

泰內外兩得與其不足於內寧使不足於外傳曰仁則榮兹以爲難耳吾主太守公之貳府主事公聞諸人知其仁也跡其致之予可見哉太守公涖台三年於此矣蚤而作夜而思奸止敝去訟平政淸民仁之聚口如出一於是主事公又誠仁人之父也將惡乎致嘗焉又以予貴錦衣紗帽炳耀里社而都憲公又其仲氏人間之榮幾無遺餘辱於何有內外身名固無憾哉主事公今年壽至古稀九月三日實公初度之辰某等將稱觴爲遠如之何於是購圖賦詩庸致區區祝規於左右退某爲之引輒敢拜手書之俾寓歸誇爲身之外更若何則亦已爾內爲苟未至於蔑以加實父子相與勉之弗寘公之壽將爲天下榮非某等之私言也謹序

贈楊君謙序

儀部主事楊君謙以病將告歸其家旣而上疏乞一郡學願得便好地以去其友夏鍭曰求退而未極其又以爲貧矣乎吾知君謙亦甚不得已也有若不成吾知君謙必將安貧極意求歸矣君謙特幸於其所可望者耳然則決成此以去亦惟曰貧以攀舁內以祈外豐以就約非抱廉退靜讓之節雖病未必能擇

是而行也則誠美而無其說矣無其說而力求其說鑿者之事也吾恐君謙有疑於其行因以是相之

送孫允防校文江西詩序

鍭歸自　京師道毘陵過義興訪吾解元孫允防於橫舍時壬子大比以考試官請允防者同時委四幣允防主江西辭三省去使者將行其僚友門士賦詩去允防予至授予衞氏筆夫士於此其重於人也是其甚可懼者耳幸而不爲人所重則亦不爲人所望吾免矣苟吾行而重於人是人所以責我也有一不至吾知不免矣夫是人之重我乃所以置我於懼也

甚哉其不便也允防一人於此藩省走幣求允防者四使者交於門失所望而去者三可謂重於人矣亦甚可懼矣允防愼之哉

兪安人輓詩序

瓌木產於深山而匠石顯其材良玉蘊於石中而卞氏察其寶賢女修於閨門而詩人播諸咏彼皆藏匿以取於世無事乎左右莫爲之先容何者有取之之道兪安人葉氏余得其人矣復得其世當　高廟時有布衣上書號武事一綱三目者安人某親也於乎賢果有自哉是故才主於助夫慕敵妻之應事德難

乎速下恥叔姬之鮮庶敎子而嚴合柳家之丸膽餧賓以忠有陶母之截髮獨以良人竝老謝令女之刀劓柏舟之賦得福以掩其節於乎始安人以古稀之年文苑諸君咸願軸而詩之藉手以登珠玉之筵願未及遂而安人卽世於是乎卷南山之什緝萬里之詞易慶以弔諸君仍在焉旣成俾予序之予與安人夫子爲忘年交又善於其嗣子虞部君少子爲縣諸生亦稔焉用是不敢辭

四詠詩序

二尹某郡張侯爲吾邑得四詠焉天合仰德臨海攀轅金闕承恩秋闈與燕凡皆所以吟諷其事因民之心寄嘆慕於無窮也文學梁先生首擇咏目以遺作者戴先生手爲四圖圖有詩於是合士大夫相繼有作詩且盈冊空其右方俾某有事于此嗟夫令之與丞其力勢尊貴何如也張侯泌合於今幾年矣實更二令皆不能以是得之於民而侯顧得之則夫致民心者其不以力勢尊貴亦明矣然則士不必貴在美德官不必尊在美政吾喜張侯之事可爲居卑者勸抑某所謂合民仰德者故不辭而爲之說用先作者

此峯四景詩序

樂安有詩人自號此峯先生人問之詩人不應而諷詩云身外能無事頭宜白此峯徐曰殆此也二句見方處士集托志分於高人寫行藏於單語詩人抑有道而文者矣詩人居岐山之下處士居釣臺之東易地而指其皆有樂乎於是有歎慕其人高尚其道甘味其樂因圖像四景徵詩散義首文顯意某棲遯林下竊詩人之樂有年聞而喜道之也用先衆作詩人姓楊名相字永芳世有顯道至詩人始濟以隱德四景曰松居讀易柳檻鳴棋秋林鶴影雪塢茶烟

贈范存慶冠帶序

士樂缺林泉之樂居下苦衣冠之制二者欲不可兩得如仰日衆星處途思室蔑有濟也若其有之則必曰今之義官殆庶幾焉觀夫烏帽絲衣照耀阡陌著猿白鳥瞻望車裳曳裾幽溪束帶茂樹山林稽廊廟之容袍笏滯烟霞之壤服其服而樂其樂豈非兩得之道也哉吾邑稱大家曰范氏范氏之大曰天官侍郎侍郎之伯兄之少子曰存慶武選郎中溧陽教諭之從弟京兆通判之從兄吾友宣城守以貞謂之從叔父而同年生少並播業長而異穫以貞守宣城之二年　朝家以散官易粟救荒江南以貞以書

動存慶存慶旣覩諸兄間多亦有之意欲焉遂改服於家於乎豈非兩得也哉予方與賈謙亨廖大防謀爲賀客而許君端爲適來要予文乃不辭許諾而徵言於范范許夏婚姻家存慶某族毋舅也幷著之

郭彥華壽詩序

東陽郭彥華嘗使其子總從吾邑龐宏敷受朱氏詩處之家塾幾年矣宏敷某從祖祖毋家也良我友嘗爲我說郭氏之世郭君子行郭生之志也于時以恭生賢君而志其世矣去年宏敷有禮部之行謂某曰郭君明年春秋六十正月某日是君弧矢之節身在以身往無用予言不在予必無讓已傳吾伯兄卒事矣予一言代我致相忘在途兩發書無一語及他事至是其兄某果來其子某又來吾友余汝止相與又來共以此事甚不可欱某聞東陽之郭起宋南渡于時兄弟四人人立一書院請致四大儒曰朱文公呂成公葉侍郎樓叅政屬其子弟皆學事焉於乎休哉昔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君子謂僖子可則效郭氏之先不亦猶是也哉雖郭君之遠致宏敷以教其子亦固可則哉汝止曰是可爲郭君壽矣遂爲序汝止等又爲詩若干首卽以冠云

遊浙東諸山倡酬詩引

吾友潘孔修暇日恣遊浙東諸山水因歷訪故人之廬而造焉遂因以爲山水主人起江心次鴈宕次方巖次天台而止江心鴈宕主文太守宗儒方巖主謝司成方石天台則某不敢辭爲之主所至倡酬詩且盈卷孔修俾某題其首且曰吾於天台非子不來某怪而問曰孔修浙東名士於浙東名山當無一不到奈何一言辱我台山孔修曰吾所爲至者山必有人名爲人必有山名焉二者缺一焉吾意不在也某笑而幷書之書訖而孔修曰章楓山之蘭江王南郭之

羽洞吾足之跡茲皆有焉子不聽吾言不見其詩耶某謝不敏而補書之

耆英月會詩序

陳府公嘗出一冊前圖後詩以示於鏃曰此吾里中之老而賢者退休遺逸合十有一人相與爲月會洽逸香山追踪洛社施於今而合於古也圖作於我詩取諸人隙其中者以待子執卜氏之筆也子幸無辭鏃手以卒編作而嘆曰於乎甚盛擧也卽有能行之者苟非 朝廷清穆四邊無虞家給人安其勢宜不足以至此則遠可以觀 朝見天下矣若乃尚齒以

敎讓眞率以敎儉群居以敎睦飮食以敎樂衣冠以致敬進則擇言退而思過其法足以相善而不足以助惡則近可以勸德化鄕人矣一事擧而衆美隨於乎豈不甚盛擧也哉事誠美矣更復何云而須吾言耶詩辭於公公曰幸卒圖之於是挾冊和鉛走吏守之顧鏃有不可已於公者因執筆而言曰某有以覘公矣乎公於茲會意甚不淺豈誠艷於此而且曰亦將洗足以入耶豈諸公亦嘗有意焉扳公以入如香山之於狄監洛社之於溫公謂有故事固不必年滿七十耶竊意而患之以爲公賢者年力未衰不宜在里閈十一人者可以無公而吾台千萬人不可以無公以公之賢雖天下之人亦不可以無公也吾意而患之如是固望有人爲幸爲我寄謝諸公請置公於外以惠元元幸無見取公自是亦宜勉思收念強騶軒服以護百姓幸無草草取適自身也且寘公於外乃所以全林下之樂也幸爲我幷致之諸公之間請自討之於是臥筆敬書以爲耆英月會詩序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序

嬾官序

漢人之近道者三西京董仲舒東都馬文淵蜀漢諸葛孔明文淵之言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亦無愧董之三冊葛之二表於乎世之爲貴類皆受其籠匣不復可去若四在縶予嘗償悶矜惻不快於此知其不可爲也累累得就文辭贊刺閉過致其意亦幸人之聞予之言色變意搖少寬械縶轉手抽足中間闊善蹶起推籠去匣無少難色亦未必無其人是故過人

稍知進退有求於我未嘗不答其意本縣二令東魯張公入官未幾求退愈力因以嬾官自稱亟欲得予之一言予與公一見意合兹公又以明白去綽綽無絲毫愈不能愛一言於公夫仕而知退有不爲忠臣良吏吾見亦尠矣然則今兹所謂嬾官其爲好官善政無㦸焉夫所謂嬾殆其所謂有所不爲者實爲之也夫既有所不爲視今之時亦只有退而已以今之時仕者志不在民內則臺閣大官㩀口持祿不肯一言指説而去外則部使監司等多亦喜人卑事曲承唯唯以致其尊大租稅刑獄外一不問由是府縣小官亦但規避譴辱自救不暇卽有一念在民不免受牽制怵威福機阐不在我雖欲信眉抗臆展布爲好官善政惡可哉故曰有退而已雖然公今日行事亦嘗少見其中之所藏詎不可蓋公始至以新官至者供億餽餽先以擾民叱去不用前政之陋不及掩護吾台縣小路束結軫折軏者旁午公亟念之過要人灼勢不以民力稍自展舒催科省刑勸奬有禮公才力所見頷頷如此自非有所不爲亦何所充養披瀝振蕩如此哉然則公所謂嬾實亦詭其稱號陰爲高潔不可卑辱用是以去乃爲有辭詭而正又以爲謙

亦奇矣哉於乎若公者亦可謂無愧馬文淵之言視梁松竇固人品古今賢不肖何如也遂爲序

贈崔侯致仕歸養序

祟川崔侯領丞事吾邑五年嘗念以親老宜去移病乞歸者累累至今年春始得謝於部使者楊公以歸於是二親年皆八十有三於乎親高年而子從宦然而得及其生時以歸釋其廩以就一日之養昔人所謂不以三公換者是邪非邪且君子之仕也以爲忠也雖老死公門其可也況今　主上冲年委身孌近人懷兇兇大臣多以是時去其去也視去其君如去

途之人卽不得已亦無一言見悃欵而侯又行之是助其瀾而厚爲之勸也侯讀書求仕業已爲忠君臣之際豈不若是藐藐也由是以見侯之去蓋甚不得已爾若曰吾將以是爲高而加諸人非所以謂侯也侯於理爲不擾今人動曰豈弟豈弟若以謂侯可也侯是行台人聚而惜之其表表者咸爲詩以見意詩必有序某不得辭爲之侯嗣子桐秀健而甚文或曰場屋之利器殆庸見此生者侯歸以予言諗之其必有以進我也

送楊光祿致仕詩小引

世有外示求退而實則爲進人見其撼拔之不止以謂實欲之也而不知其植根之固愈不可去撼之所以植之也一疏得謝吾於是見先生求去之誠亦足以高天下矣使先生不去位至三公寵加九錫然官豈能重人也哉先生行矣世有以重先生矣

送吳伯起先生還莆陽序

吾邑文學掌教事連得莆士二人其一人曰梁先生允培某爲諸生時北面受教者是也其一人曰吳先生以寬見今坐明倫堂教諸生者是也二先生皆莆人又皆孜孜迎致其賢尊於廨舍而以其祿俸養於是見莆之爲多士而皆能孝其親夫所謂教孰有大於孝其爲師孰有切於身二先生之教其皆能以孝爲先以身爲師生於心徵於行而成於教以符其官稱不謀而中機無意而適事效在而已不知若是而曰二先生不修其官吾不信也既樹其本又揚其文玉而琢帛而染於是益見莆之爲多士也以寬之賢尊伯起先生少與其伯兄光祿公同業舉進士就其季父方伯公質焉去其疑光祿登科積官旣倦而歸矣先生方以累進不得憤而休焉胥會石泉牽挽益固淵藩亦後先歸老於家竹林姜被玆以爲樂先生

獨發於予而二公發於身九卿岳牧文學博士蟬聯高顯藉甚一時於是又見吳之爲多士也先生之來也重違孝子之意割姜被之愛舍林泉之樂而來也去住其難爲哉是以居未二年而思歸者屢矣以寬輒泣而止之以至於今行李已戒餞送略具獨所歎者子淵一言以寬教下士多某爲諸生時同門友也相與來取文某於先生子又有重愛焉雖無諸友吾其已乎矧有請言而歸之庶幾兩衆焉

送吳節推深齋報成序

古人群居則相與箴規爲忠言不及私媟故其遠去

則相與爲贈處一言半辭判牘藏之雖遠在萬里爲
忠自是然則贈言而以規亦其素所有事非偶爲是
一時丁寧岐路爲觀視之美韓子曰不以頌而以規
存古之義也雖然有善於此不一列出之爲善者且
怠在人無所於觀望在我無所於勸奬由是言之頌
亦不可少也深齋吳公試推吾台三年於今報成將
上深齋嘗欲得予一言至是尋前意縣大夫周君某
又以謂我不得辭夫文章政事兼擧爲難有不難吾
見惟深齋言文章簪格辨制而以成家去其傲竊言
政事折獄明法而以擧官去其請屬癒文章祗以潤

身政事專用聚民故予見巨編大帙不必爲人喜而
喜聞人之善政矣是爲公頌深齋是行皆褚京稱官
將所與處爲衆吾見處同己易處異己難處君子易
處小人難處難有道正而不傷辨而不察無私喜惡
有所必爭惟公其爲爭曲優柔忍不爲激以至任過
讓美皆其事不者但不以才知加人亦足矣以是爲
公規周君曰善遂書之

送貳敎許先生之任漳浦序

夫嘗官領職實吾儒修己終事觀人品士之地定論
之期甚哉不可不愼公卿百執事取益君民上下功
在一身師儒職專養才斂功諸人有一不任一齋一
學爲虛衆皆不任天下學校爲虛由是關茸在位上
下無所取益民蹙盜熙大亂滋起誤國殃民何所不
至然則師儒在公卿百執事尤不可不愼衆才所寄
也忝一身敗衆才不知君子謂之何如於是又有不
可知者用人之地而輕視此官其道何也漳浦郡學
貳敎許先生授官吏部隨牒過家且去許氏宗姻有
以玆行不可無一言稍稍謂我者予諾而退旣而抑
取日來樽豆隨之不得辭許實吾台大姓科第自宋
元不絕于今在衰族世爲婚姻師友家是皆不得辭

先生學有功實高科貴仕在先生特懷中之物今官
祿若是殆亦命之爲尊遂書所嘗誦如前之云以告
先生幸先生愼乃職司正身致人屈伸之理尚未可
知他日漳士輩出上下受益吾得觀先生之敎以驗
予言而先生之修於家者亦克有終人品高下可定
論矣

送王龍淵報成序

皇朝沿古爲治百司內外凡皆三考在官誅賞卒事
祖宗五朝法行在初共職之臣低首累氣救補滿除
且不暇以是正職牧輯歲功其尚可也厥後治煩其

目敎逸其本士以故不學無志憂貧患失爲善不誠亟以法寬禁弛由是率用忘民以逞行事共職上功課最皆臣之欺君與君之受欺之地夫罪莫正於以臣欺君法莫撓於以君受欺而不問於乎世道何如也夫臣之事君也行其志也憂國奉公裕民永命志之大稽也舍是不力而矻矻以終歲雖復儼然在位要爲皆欺之道也是故臣之事君也必如司馬君實邀閱道其人行事共職一人無不可對人言者一人夜則焚香告于天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人行事共職不欺矣由是上功報成祟飾掩護不立一字擇言

實書出其肺肝具在什牘以是爲臣之見君可無愧邑事有經而民安業課之上最進之官階錫之車馬服物無不可也反是黜之背之亦無不可也由是言之今日之事可知也已有不欺者求一二於千百吾尙患其指之未易屈也本府監郡王公殆其人公行身以淸馭民以簡嘗覩篆吾邑旣至先理濫費民得解縛於衽席之上訟止而不深事省而不留予以古稀之年十一在外令之去來吾眼中不翅多也間雖有如陳如郁三數人頗順人意亦未見其快心明目如今日之事民旨公之政久欲得予筆爲公頌章言出而事不至蓄有待也今玆公有報成之行卷軸贈言實由士林不得辭因事直書亦不知其言之過與否幸其人誦予之言內各自省世道或有少補焉所論公殆可言確旣以定群走之士幷又爲銜惠之民論所事也而書之

送鄭博韓先生之任韶陽序

行者必有贈言古之道也是道也用於後世規不勝訣言不暇議噫夫旣曰贈言贈言而不規不議訣言是祟殆非古人與善忠於行者之意請自今更不須卷軸累行者反當有損坐客曰大篇短章吾見子矣

往往行者之次曰吾從古拳石先生有拳石之行請生求予言贈予請且規且議而訣言是去拳石疾時太嚴出言太直疾時太嚴吾恐諸生內懼而不親出言太直吾恐諸生求揜其過之不暇不親不暇教將安施敎施矣願就拳石少試焉夫今之所謂教記誦四六希世猛進今之所謂敎也用於他日民不受其澤正亦不失爲拳石今日之所救是拳石以己之所救惡教人也可乎哉不然亦非拳石損惡之道由今之制觀於人之情凡由舉人署文學事率以有司爲意順流進秩不樂也夫文學人才之鑪冶方今大才

闒茸自守相而下人少震發觽治不競之效也拳石
健整開爽有志世事嘗恥人不如己與之談劘齒抗
舌不及詬罵不止于甚器壯之拳石亦不于易甚欲
蓍龜于是行爲教吾知拳石於今教鹵莽之外必也
義利誠僞身口俱教病夫之言少助木舌他日節石
不有張曲江者出而名世吾必不信於是拳石之教
澤潛被於天下比於一有司自力相去何如

贈郡侯東川許公奏績序

今制二千石多從內朝官拔其尤銓司以名上
天下可爲或至濫問然後用之其愼也如是蓋方千

里土地民人安危休戚必主吏賢也而後縣屬吏得
安行盡力以共成一郡之政政成最上臺部卿佐秩
則選取超補其處夫以郡守奄至卿佐以是勸誘民
不足養焉然則是舉終必行之亦只陰用漢唐以追
隆前代養民裕本之治不得不愼也我郡侯東川許
公由進士起官尚書郎秩台於今三年以郡居山瀕
海田少土瘠民惟業耕桑無他規營而吾邑路值其
衝里不能四十歲正賦外舟車供億無慮千萬公加
閔惻厲儉敎勤縣自令而下皆承和惟謹事有害利
當興罷者令恆以言公恆以行于此之時吾屬得安
田里不至大壞極敝者公之力也公上最戒行有日
吾屬鄉仕咸曰公能率先屬吏導王澤究德意程功
簡實宜膺超拜然亦以是不果復來吾屬無望矣雖
然至時公用其理郡者理天下而一郡六邑仍在焉
剡吾邑之困急公嘗念及匡奠拯援當在所先無惑
也則又皆喜曰公卽超擢不果來吾屬於此先用自
慰不失也必也車馬器服獎錫還任以需後命此
則吾屬前公去時攀留我公之本意亦自不失也遂
書之爲贈行序

贈袁二尹得請歸鄉序節略

古之君子方其進也先已爲之可退不得退之時而
爲之可退也乃若必進則以應人之求不得已姑以
行吾之志志之不行律有適之不在退遜乎故進可
緩而退不可緩古之君子未有不明於進退之理以
立於世者

周蓮渠奬勸序

古者建官㮛制不問崇卑近遠具以爲民而謂守令
獨以親民任其責而他官可使秦越相視必無是也
大官且不言守令之上監司部使皆所以督察守令
不得忘民以逞甚者奪其官是監司部使之於民反

更不淺守令養民監司部使去其害民者以果其養訖其功同舟之義不足言也雖然官在不若人在上不以私望其下下不以私應其上忘私狥國下上一心由是守令去其牽制迎合坦然行己之志害畢罷利畢登民無宿愿俱已厭足既以是得民之心又以是獲上之意致位通顯施名竹帛凡皆下上一心忘私狥國之效於乎休哉吾未之見也而庶幾於今日先是吾邑財力盡於私濫鑿脂椎髓民不聊生久之令以朝正去任本府底僚晉陵吳侯覽領其事省費去斂民心頓回剝之復也既而三年正職吾邑空堂

罷黜侯得不去八閱月而晉陵周侯實來後之無妄也侯健爽有文清身勤民民安其業餘力以及鄰治庭廡客訟託牒委借十五六在外近從部使者得上考勸奬有加夫官理之難莫若守與令而令爲尤難得民之心不必獲上之意獲上之意不必得民之心侯一施而兩得焉侯之賢無私予嘗誦之則不意一時牧守監司部使及侯至者又皆賢無私不然下上牽制迎合茲以不免而欲一施兩得甚未易也於是見下上一心忘私狥國幷與其效近在是已而謂吾所未見庶幾於今日見焉不誣也噫世道殆其少競否耶侯念之人有言百宰相不如一循吏謹書以遺述吏牒者擇焉若其致位通顯目前近驗可不論

海山歡頌詩序

良子弟出而爲國長民必行其志不爲利勸不爲威止靜而篤焉動而不欺其效使民樂其業境內休謐天下恃以無事隱然方國有人而取重焉噫此豈非賢父兄之所爲教更所望於其子弟而不可必得者耶夫仕官而及其親之存樂養堂於廨次迎必致之朝夕承歡如在家幾既不忘君又不遺親夫生世不可必得之至愿幸而得之豈非人子一大快而百念

俱廢者耶雖然使民心不悅於其上其勢必將胥怨以及其親吾見門屛於此內則烹飪饌玉列竹布絲纍篚幢綵之儀與軒蓋爭赴外則蹙額舉背群指偶姍怨歎呻呼之聲與歌鼓接嚮養於治所而忘民以逞此殆尤非所以厭賢父兄之望而有其教也然則必致其親於治所其法當以民心養以致樂斷斷不易也我郡侯東橋顧先生用直道改官再起爲吾郡二年於此敢以勇濟不忘志素尤重民財參覈節均去苛抉弊民間一毫不入姦墨篚篋中臨事慷慨有所未慊無論上司記牒往復必出於我民心欣附至

謂侯之勤恤我者過我自爲期耋之年亦自謂眼中未見世常言文章政事鮮能兼兩亦自侯見之若侯所謂靜而篤焉動而不欺以道寬民者耶賢父兄之所爲教而望焉者可必與否何如也今年某月日愚適公以迎致實來七月十一日公七旬初度辰也以侯貴烏紗白髮坐閱觴酒　誥服金緋蓋畀數也民心熙熙誦聲將作方患無事可假以見意而公至矣於是闔郡鄉大夫暨士庶咸動目竦意翕然既作頌聲流於六界際海窮山無遠弗至先期二守周侯親睹民樂重以同官之好謀於府推王侯請冊軸錄繪

事用爲群言籍各以其實曰海山歡頌既又以書幣抵某俾爲之敘仍屬本縣丞袁仕敍督視催發至日以爲觴酒嗚呼人才難得某適忝之於此黯然慨慕寥寥遠賞得一人而醉心焉豈但同衆人悯悯徒樂其政德其上而已也因不辭爲之敘夫亦使世之欲迎致其親否則凡有父母者由吾說惻然不敢易其民鹵莽其政而民德其上矣

嵊志序

徐侯爲嵊三年於今矣民樂其仁士趨其義於是刻新志十卷起地理止藝文觀人之所簡忽者而獨加之意可謂遠於人矣某往來　京師去台山登天姥扣石城而西嵊爲道所必由每泛舟剡曲目觸環山未嘗不黯然而思以二戴王謝之風流願一卸其嘯詠之遺處恣想而托親焉逐昔人之履綦以爲藥顧視左右乃無所考問而止矣鬱鬱何如也今覩是編廓然若啓蒙覆何其快意哉以某所遇言之志亦不可以不作也夫志有以見得失別賢否達善惡於後世於是取之宜有大者爲匾匾考沿革識山谷搜摘昔人之遺處以修耳目快心意或未足以盡志之蘊也然則志果不可以不作也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

外史掌四方之志皆道以　詔王後世始以一郡一縣爲之志而志爲一郡一縣之書不復領於正官亦不以　詔王於乎亦可以觀世變於是書矣侯名恂字信夫吳之嘉定人是役也屬筆於鄉進士夏君時震德州知州周君靜之縣學長教余君貳教林君桐君鄉士來官共五人則掇而合編爲各盡其能簡書震實總莅之志成侯使聽軼吏王某以志與幣來請爲序

佘氏本宗圖譜續編序

佘之得姓自有畬氏始於唐宋不乏貴仕巖鎮之族

實由桃源建炎間有諱潛者定居官下子孫日益蕃富顯融是稱大家遭元兵殆無所考信至十一世孫廣始修宗支圖於譜牒旣盡之餘十四世孫芳復因而整濟之成一書曰余氏本宗圖譜文於前後者譚衍相摩皆論言之士見今十有六世孫育知文飭行殫力本始汲汲然文乘世譜日舉在心尤急於譜序不以多爲解於乎自昔哲王之理比長族師閭胥鄙正詩書禮樂德行道藝刑賞又如蒐狩祠祀射鄉飲序講訓讀法以至書衣冠表宅里凡所以敎禁章示勸廸以納民於善者殆無所不用然而未足也又必

使之知其世是故周官小史掌奠世系辨昭穆自時乃後太史公拳拳於述世家隋唐而上圖譜有局知撰有官四方以家狀至者官爲考定貞觀中又撰爲氏族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九十一家雖不明言其意指要之皆可使之知其世也夫知其世爲知其身之所從出也知其身之所從出則知所以愛其身知所以愛其身則自不敢爲不善亦自不得不爲善懼辱其身之所從出然則立譜之家子孫固宜何如也乃若中人小家眛厥本源獸聚鳥啄倀倀以爲生卽不曉所謂世爲何者適有豪傑出於其間則不可

知必也一等循常蚩々之民亦何所顧惜而不爲不善亦何所觀聽積漸而爲善於是其人殆不足齒而望也夫大姓名族譜牒煕皮清白忠孝世載其德於是雖欲弗望於其人殆非事理當然也育字養浩別號鄰菊從弟廷安族姪維馨皆與我梗聚而好且克肖其家者雖然錄於余氏後人尚有望焉

野航詩序

故人吳廷高甫嘗讀杜子美詩取所謂野航者二字爲別號士林知廷高爲賦野航類皆手書卷冊時又有遠致片紙委箱案者曰且不足廷高擇其言之善

者人之有名者次第登冊置諸左右以供過往者不時賞閱蓋詩多未有序卷帙蕃而無所統一以屬某夫詩之義博矣縱言予復何尚焉獨念予與廷高訂號命物之意若猶有未領然者請以予意先而問焉吾聞多種不如少種之獲也重任不如輕任之舉也夫舠舸艦艫蔽川礙日非不巍然大舟也然而先於掄材有忝工致或少弗戒幾何而不覆人沈賄喪王委者耶豈若吾廷高一葦之爲適也廷高殆所謂知時審己獲而後種舉而後任者耶若乃泛菰蒲載烟月挐音往來於水之光廷高所取航亦但如是而已

耶局於器而不進於道飾於名而不喩於志竊爲廷高弗取也廷高曰嘻吾忍不卽對用畢予之言耳予前之言是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敢請筆硯因次其辭如此

三世青雲圖冊引

吾邑三世科宦曰胡曰詹曰范曰盧獨盧祖父孫珠貫玉累是其爲三世尤未易多得盧之後人文學弟子大韶嘗出其家三世青雲圖冊示予求一言盧吾邑舊家大韶曾大父諱巖與鍭先都御史同丁卯擧人會試乙牓終某官大父諱榮實吾邑庚子八人之

一會試乙榜終某官考諱濬予同年丁未進士山秋官郎中出守三郡皆有政譽黃尤著稱典教作郡俱有可述夫惟宦業無忝於科名祖父孫皆克大其世此圖冊所由作然不可無引首亦不暇更端而以卒篇吾家科宦亦數世於今前人之積茲可謂大發夫發勤則積弱積弱則慶尠所謂不絕如綫殆謂是夫於此吾甚懼恐不以語人言未及也今茲言及矣而大韶昆季又皆可與之言而盧又予父子兩世年家因遂書之使二家子孫讀其文而懼且勉爲餘三家子孫勢必求其文而讀之以發其懼心而各勉爲此予之志亦必不暇爲無益之辭徒以榮世科而止也

新山先生詩集序

詩在吾邑時盛於元之季世殆將事無可爲退而洩其憤鬱亦士之所遇然也同時倡和曰曹新山閑集大汴本眞曹鈞軒鍭五代祖學可先生相望後先曰於景魏許得靜周伯煥楊東麓凡九人可考見亦盛矣哉至論其人之所得於詩新山在諸作其淺深高下之狀若上尊之陪黍稷蕤賓之領五鐘實一時詩壇賈勇奪席爭雄者邪新山諱文驄字輝伯別號新山道人所存新山二稿皆出先生手書點畫亦不俗

先生六代從孫學嘗欲得吾文梓傳是集諸意幾年一日縹緗溢案則公叔介其鄰生賈詩送致爲敘詩案據地也徐閱焉凡爲巨帙者六皆曹氏之故其一訓兒錄公叔八代祖霞寓翁所著次卽新山正稿新山詩餘次橘坡稿次祭儀譜系附次天台志俱公叔曾伯祖友橘修著呻諷諸帙又得三人焉先生之兄霞間老人霞間之子烏岡居士居士族弟鈞軒是也於乎盛哉一家六人有賢有典余嘗閱經籍志某郡先賢錄若干卷某郡耆舊傳若干卷亟愛其名例復意其爲書必也節煩擧要宜可完神於博覽間以語

同方先爲吾邑一書旣而摭拾耳目攷覆紀志乃指
亦不肯下夫稱家於百里之內無慮數十今使求人
於家則一家不必得一人人顧少於家也是故不敢
徒費紙墨且以重累吾鄕詎意時月過從之地不審
如此爲之撫卷自失且懲末至公叔實曹氏後昆之
賢敦克嗜義殫力本始嘗議增祭田葺祠屋乃若珍
襲六帙以壽遺文則公叔自以爲功

竹仙文集序

文章在天地間盛則有衰先秦且不言東都漢之衰
長慶以後唐之衰南渡宋之衰由是言之詩自晩唐

文自南宋以至于今奄奄不起瑣瑣盡態識者至以
恥代爲患雖然予於是知所處矣吾夫子大聖人而
待人甚恕嘗進狂簡思有恆文獨不可乎謹附玆義
以爲論文忠恕之道在是不然勤一世以爲心者代
不少人而使之淪沒同於草木仁者不爲爲今之計
莫若展其可傳者限亦必有道不得徒恕予嘗竊爲
之說夫文之傳有三其一文傳文其一人傳文其一
人文俱傳請得以唐事喩柳子厚文傳文李習之人
傳文韓昌黎人文俱傳論文以傳而不以人不幾於
不知類也乎哉自今論文以傳參求補借會通之道
行而文無不可用是故求其文而不足則論其人以
傳其文求其人而不足則直論其文以傳不然殆不
廢言亦必有不可廢者用是道也而論文以傳
恥代有其人所謂恥代庶幾其免乎若吾竹仙處士
之詩之文雖不離晩唐宋以後習氣殆亦抒心出意
盡我而止則不爲摹竊口耳馳騁於外如眼中一切
之文兒在先生學知體用品入善人參求補借會通
之道行先生之詩與文無不可傳者予與先生面識
在神領之後先生子鳳儀善聲律比與之學又知所
以不死其尊人可謂克肖有功之予吾所望於後生

如鳳儀者亦有不可多得

余氏徵後錄序

予往過武林與古歙余惟馨及其族父廷安氏遊舊
矣惟馨別號蘭谷予作蘭谷詩是時予不知有鄕菊
然已知其家必有如鄕菊者以二君覘之也旣歸惟
馨書來求追慕堂記幷求其族父鄕菊先生所作記
繼是後又聞鄕菊多義舉賢而有文於是乎恨見之
不蚤矣所謂追慕亦嘗縱思之卽無有一字出鄕菊
意外者姑爲銘以復至是鄕菊書來求敍所謂徵後
錄者曰待是以傳夫考世莫若紀載其次則文章又

其次則譜牒蓋紀載天下之公文章衆人之公譜牒一家之公噫徵後所由以輯也今夫讀君陳畢命而知二后之名烈讀崧高烝民而知申樊之體備讀徵後而知佘氏世德之雍容抑是錄也慮之在後一時夸世未足云也至如系緒荒遠譜牒散落拾一編而有攷焉若盲之覩然則是錄於佘氏何如也錄凡若干卷起記序詩卒編一時名人所作爲多鄭菊名育字養浩缶音先生嗣予賢果有自哉

天台詩集敍

前輩及同時有一詩循乚怗乚可舉口誦就使不足

傳永遠而勤一世以有事於此亦自可忿後輩及同時要當多方且存不可使自我泯絕去我爲我後之人吾無如之何也已況餘善亦可厚民風華士習不可不用吾邑前輩詩亦多傳布在外增刻則前輩某人同時某人凡若干首將就梓方瑪范盤請予言敘集竊嘗怪敘人之文之詩而狀寫過實無有限極高者議青天深者訾厚地不量廣狹而爲夸放瀰漫疊不足之辭紫色不辨別門不察摸揚不校語常談近紀律不飭凡皆得爲粹精奇作一無所慊恨以是相人之文之詩是亦足以誇後世矣則不忖後世亦有耳目言而弗膺將不斥爲欺罔爲淺識有損於己無益於人殆未可用不翅然也夫操觚翰以出於述作之途誰不願文如韓詩如杜志存堂室而不及己其戶庭者尚多有矣今玆稱人之文之詩若是易易人見以爲是不難吾殆嘗已至是矣於是人得自恕曰粹精不在我何所欠歟而須更力是稱人之詩之文之溢專以止人之進噫近世一切之文之詩厭厭不起爲朝代之恥是雖世運使然吾見淺識溢稱不能不助由是言之序集而溢斷斷不可用然則宜何如不曰後世自有耳目後世自有耳目則莫若直書

某代某郡某人作者以遺後世使自得之或遂及他善某功某德以明言必有實如此而止已

哀輓錄序

予與公以法屬聯事於南公又予同鄉浙人在小官便有志操不隨人下上故予二人以臭味相與扳𥳑狎近焉自是厥后仕止判隔惟心未去予可不言公以孤卿前後陳乞詑致其事以歸歸未久以卒於乎臣以忠梗君以簡任君臣之間兩無愧負際遇古今何如也於是又欲觀公忠梗之事條裴祭賻謚詞臣禮官言之略備以至墓銘隧碑奠而文輓而詩連卷

累軸言之又略備予何言哉傳曰篤其實而藝者書之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公爲人樸毅義在必往足不局於推刃之地心至氣至可謂篤其實者已然而推實以書未必皆藝者夫八或以忝公竊爲公忿在予之執筆於撰述之列也有年矣間出意有所論議亦不敢以耳口之所聞誦孟浪就之必徵吾中所自得以故論者久在我稍又曰予之文殆起晩宋元人之衰落論者愈聒愈不敢以是必信聞譽言則捫心不快今茲雖以公之子純之請不得不一書之然亦竊恐非藝者夫人忝公是懼姑述以遺後之人倘予之

言一如論者在公或有少助未可知也遂用爲群言引

蔣氏族譜續修序

吾輩有身所以任事夫事莫先於收族莫大於收天下夫收天下在人雖行能視孔孟不能使人必用若收族殆由我也有志之士姑用其由我者而盡心焉其在人不由我者吾其何哉吾嘗恥王政不作比閭族鄙連民飾生之法不行由是又怪今之士大夫恭不在民偷墮其官方鄭重其身圖嘗竊撫心謂可如何發手欲爲而關鑰在人於是贏縮於中姑用其次或可小損溝中之瘠庶幾萬一僅僅自慰亦惟聯族收家或可少辨於此蓋聞一家修譜百家整族爲於此者或成於彼風聲勸迪與感之理似難厚誣在人者或未必不由我也吾家之譜修於先公至今五十年矣而未有繼之者予久不快於此首就危壓日以爲意意未塞而蔣氏適以是事要予言是時病丹留臥三徑實與竹仙林君暨蔣氏竹林棣花共朝夕因亦悉其家人族屬饑者有所得食寒者有所得衣弱者有所得力流亡去井里者有所得廬廠夫以飽暖者之羨爲饑寒者之積是殆能以一人之心爲千百

人之心也審矣於是吾先已知蔣氏之有譜旣而果以敘請蔣之先周公之子某因封國爲氏至漢有三徑避莽賢主人是後宦業世序茲亦不暇一一蓋嘗斷自初基安山之祖四七省元始傳世於今十有一子孫恭多德善禮文經訓蔚爲太平名家其尤可感慕者修譜繫族有聲有實視虛名誇世言之長而行之短相去何如予嘗曰修譜之家可以覩世於蔣氏尤信然則與感之機在蔣氏之譜不當愈神邪予僂廁名是編由是編雖曰止活一人亦可以藉口矣於乎凡爲蔣氏子孫富貴善謹之外名節兩言尚其勉

之吾觀蔣氏黃紙表門卓有貞妻名節適其家德又
蔣氏先世之奇公所望於後人亦以是物先德世教
無一可緩凡爲蔣氏子孫尚其勉之若乃珥貂列卓
門閥之高不以辱蔣氏之譜

嚴氏新修族譜序

窮天地而族姓不亂統別了了計惟修譜爲然異時
有拜子儀之墓稱閔損之後見今立譜之家多以己
之宗祖爲他人子孫冒昧可笑此不時修譜之效也
且譜立於此可以誨孝弟厚倫紀昭世德考門地中
間節目又如此類者譜之係於人家大矣吾邑嚴氏

係出富春客星之後宋開寶中有諱文卿始居桐溪
爲天台人淳熙初諱君煥又始分居縣西之西屋比
尉司衙先生實與竹溪晦菴二先生友善嚴氏舊譜
當有二先生手跡遭元季兵火無所考藉則斷自五
世祖庭桂始庭桂二子簡生叔顧叔顧生宗浩復往
桐溪爲嚴氏嫡派肅本學教諭五子長立武懷遠教
諭次二起潛次三止山宰在縣志孫虎太學生次四
輝大任本學訓導生貞可先生今祀鄉賢祠鄉賢三
子長郁生璞璞生賓次飭豐縣教諭生丕丕子重毅
重毅由舉人泰州學正次晏錄先君少時師生謹實

嚴氏賢子姓錄所受以業舉進士今修譜者是已而
其譜斷自可知者始於乎殆夫以己之祖宗爲他人
子孫不賢不能[illegible]昔老泉蘇氏斷自高祖以下晦者
先生以茶院爲始賢者於此偲偲然也自今以後立
譜之家亦合取式於老泉晦庵若嚴氏子孫但當以
時修之庶可以窮天地而不亂也嚴於合獨爲儒戶
非他姓可比世德如此爲是子孫固可望也譜既成
吾師命錄敘之

潘氏族譜序

郡城西潘氏族出婺源其先以官定居子孫日益繁

洪武初疫殲爲僅一子五歲譜牒亦詩毀於火至是
而其幾世孫璣與伯兄玘始斷自監稅公修潘氏家
譜因其姻厚陳敏之要予一言予于澂亦嘗主君兄
弟爲館客更來申其說予聞良璧之父翁西園公孝
友樂善人寓白金災後取得之封識宛然予爲西園
詩用其事西園既殁里以上於郡縣縣令歐陽斐書
眞義士牓於其家良器乃有至性以兄在學官力任
家事未嘗少見辭色尤殫力本始觀於譜可見良器
兄弟五人子若姓若干梧桂枝華俱馴謹可嘉又善
治生良器以醫鳴求於門者暮夜不休也監稅公之

後將復益盛西園其再初也他日賢子姪起而重修譜牒衍肆續書由今知古良璧兄弟之功其將泯乎

菌玉集序

予以張一泉之詩得誦是集誦已有一言夫人之生世所謂更倡交和不去閭社里鄰坐集巾履篇章賞定觴酒流連旬舉月不廢人生居鄉樂事宜無過是矣然亦不可多得雖吾邑亦有少愧於此黃巖舊稱詩家林囿今不損也但老病不及奔走下風聆宮徵發朽枯姑書此以塞一泉之請使歸以復於南城旣而一泉不足予之言予因亦以不自足予之言舍其

大而用其細掩其德而出其技未說南城雖我亦不得護前以卒成其謬夫南城大者孝在人之口忠在人之心生而貧者恃以養死而貧者恃以藏宦政監司奬記游至聲流而不礙行成而不秕南城大者礌礌如此凡其一言一語主爲南城苟非蔽善之人此可無不用乃若工比興窮格法以勤事於篇什里倡鄰和章擿句角一觴一吟流連舉月噫詩律酒杯僅以自見亦以自寬殆亦君子游藝弛張之節抑末也宜一泉之不足予之言雖然篇什在南城幾不入妙擿其語置諸齒牙如嚼芳鮮至更倡里鄰詩酒爲樂予更津津慕羨不足在我然則南城可謂兩得參備細大文實名與身俱不恨者耶自今一泉倘肯入予之言幸以是質諸南城訖事焉過蒙谷亦可出此俾得因是以教我商渠寧正實竹林本自愛忿我但不知曾有一言教我爲文與否草廬竹樓實一將詩道必用亦可一言及此

送貳教孫先生之任常德府學序

姻里孫先生以貢授常德府學貳教停家且去其門生王汝正陳青雲等徵言爲贈先生與予有同門之好不翅姻里家言不得辭亦不敢常言悅耳示先生

之不廣方今士風日落習而安之無疑怪無非是以故治效日微民力日詘 國家光遠之觀靈長之埶殆亦少損某於此恆竊憂焉今欲如古人之教養淵源積漸有先有後宜未可猝致亦欲稍議轉旋輕兵急救去其習安一二宜莫若且責望司教養之人則提學風憲次本學師儒次本府州縣正官士之仕以憂國奉公急民勤恤爲行人不然雖狀元及第拜麻入相亦不失爲非才視才有無多少爲主教養者賞罰是法必用先於鄉試錄舉人名下載師儒及府州縣正官名氏提學風憲名氏有錄序登科錄名氏先

提學取便考見厥有倣策予於此日夜腐心愼未去口偶因先生出其大較亦幸先生之助我也於乎古之教者患在士之旣仕或不能憂國奉公急民勤恤是故淵源積漸頹廹乃心以爲他日出政之本殊不以利鈍進取爲士之患今之敎者惟患士不能取高第至大官旣至則意滿氣得無復更望其如何於乎古今理效相去之遼在是矣先生此行幸爲我嘗試之吾將用吾之法上於吾　君與相君者擇焉如吾之法先生旣至施敎於諸生必以立志爲先諷氣節爲啓戶隨以義利誠僞之辨孰辨焉取與去就死生

辨之地也然後以憂國奉公急民勤恤爲仕之的不如是可無仕義利至仕之的皆氣節之事曰而謂氣節之外別有義利等殆其未然大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先生專心殫力告敎在此諸生才質可望待人開發者亦何故無其人若擧子之業所以取高科至大官者諸生玆能自力先生於此只宜高枕不問吾聞常之爲學科有其人彼汲汲於進取者率多不在民而身家是圖幸無見助先生行學老成可與之言大吾之法將因先生而行吾法行先生當先衆人爲敎養得才之譽則自此升矣彼其治行無聞勳庸不立徒登高科空至大官　國家見行功績不足爲先生言也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序

蓬島春暉圖詩序

南川先生之尊堂王夫人今年壽躋八袠八月某日夫人設帨之辰南川以守官遠地意欲遣人送香炬饈家為壽方念之治下生李逈陳絍等因侍教得之語次亟趣善畫者王一清為蓬島春暉之圖既迺為卷軸則為詩為歌為詞賦率用揮張圖意必窮盡博極而止可謂善頌善禱者矣獨所少者卜氏之筆則相與走吾里以某與南川好也坐而索噫二三子之

意我之意也吾儕方愛慕南川求所以盡心於南川者而未得其便茲豈所謂事之便者邪南川以鄉進士倅吾郡於民有德於事克濟文墨喜士乃其餘力然則欲求盡心於南川者非我與二三子之意凡吾台人之意也是役也南川不欲以家事累官下繇弗使傳言於外以故幹與茲少南川意也在昔賢母有餉鮓封還反平獄颯喜消蓋嘗以修潔望其子而恥其為不仁也南川在官得人之心如此足以慰母氏於千里之外雖不獲奉觴酒膝下為壽斯亦可以藉口矣南川之季曰某庚午舉人待甲魁家居是日也綵衣觴酒夫人膝下未曰無人南川之尊翁歿幾年矣即存多客食家事盡在夫人於是見夫人之善教其子而其子能不虛夫人之教也夫人家世多耆壽至百年者三人則夫人之壽固未艾也蓬島海中三神山之一仙人不死之藥皆在焉春暉以比慈母之恩見孟郊詩二雅臣子祝壽於君亦有曰如日之升之云圖之義然也否則有諸作者在

送行詩小引

侯以廉勤惠吾民吾民安焉惟恐瓜及茲三載考績適又有更賢之報瀕行吾友賈一之王子春潘堯卿

三人者相與賦詩吐情以為別軸而歸之侯三人亦衣之賢者侯皆得而友之且使之戀戀於其去則侯之為人益可識矣

菊徑遺芳詩序

惟豪傑之士身自興發蹶起為善無事觀望其下莫若念祖束身亦眾人趾善之捷徑也吾邑舊家知念厥祖者僂指可得十之一二湖酬季氏其一人也季之前人有字公彩者元末不仕築南寄山房經史自習手澤尚有存者喜種菊號菊徑道人贊像柴桑示志見仕止也菊徑七世孫端號困志山人少遊陳國

錄先生之門以獨養棄去舉子業適關陝饑詔下得輸粟損餓死者籍遂用是榮其親代祿養嘗就逆人墢土種菊數株自爲詩一絕用寄念祖傳芳之意困志卒而詩益布和者甚衆困志三子曰侃曰伍曰儼積爲卷帙題其上曰菊徑遺芳以示予予與困志善三子俱克肖俱尚禮義工吟事金玉之間熙然無忤因一言之使人得以困志父子徵予捷徑之言爲不妄也

怯齋詩序

夫人知與之爲與不知與之爲取知怯之爲怯不知

怯之爲勇雖然與則與取則取怯則怯勇則勇時與義而已耳聖人所以教我者豈有意耶彼其有意爲者與非與以爲取怯非怯以爲勇是殆河上公欺世自便之術寄於二者之間怯之說表表可述也憶惟伐罪之兵或得以有意處之雖詐有所蓋也詩曰世道殺擾久沙蟲更幾時天心王法在我作怯齋詩

敘昆蟲百詠

凡詩取自言己意爲多咏物之詩隨物刺畫不關人事謂之貌匠在三百篇諷刺之義可言哉于良其詩咏物見意與他作者不同于良平日所學當亦不忘世事施於家者可見其志世未有不修於家而善爲國顧有爲孝而於國於民不能移一念以善後卒事于良勉乎哉行志固未易予雖耄尚及見于良於國於民也姑書以見意

秋溪別意詩序

古剡史君讀書善吟講爲人簡克疏爽又多伎能盡得於山水能穴向背之理因以至吾台吾台之人自縣大夫以至齊民之賢有文暨歲者之子孫多徼慕奔走欵住無虛日居久之且辭去篇什盈冊曰秋溪別意君於此又欲得吾文余領君之此意實在聚糧

治裝之前事至財一出口人有誠心理不可虛辱古之君子遭時不讓賢則退而明醫卜卜自司馬季主暨蜀莊尤著時其卜也對臣言忠對子言孝餘人無不舉正言順就事設教以求足目醫之爲伎愈疾起死先爲利人後求自足形跡明白有可辨正者殆希文相醫之說予嘗有言廟堂不正不若簾肆相君不職不若治藥秋泉之擇技何必異是葬書曰陰地不如心地又曰吉地乃神之所司善人必天之所相由是言之風水家亦未嘗不欲人爲善如醫卜者亦事之類也秋泉不用於治官則用於擇技殆亦希文相

醫之說秋泉謂之何也請得與秋泉卒業焉予嘗煩苦俗生宅兆災福之間而爲之說曰地未易言也上宅之家先必有人而後可以言地吉地於此其人善也天右善人於是有司者解以授之因得吉地非必師之目加明也爲不善者反是亦非師之目加暗也至論災福後應土石不能自力依合人事僅乃成績善人吉地其法謂之聚生氣二生併力雖欲辭福就災亦必不可惡人凶兆其法謂之聚死氣一死併憊爲災爲福可預知前算噫宅兆災福之理如此端使風水具門目如郭景純亦必不能以惡家得善地傳

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吾於風水家亦云秋泉於術可謂善擇吾幾不愿爲秋泉之爲況婆娑岑嶺先得眺覽自逸輿足奇勝不煩折僃言及之舌下津津徒爲噬臍遂書以爲秋溪別意詩敘不出別意篇什自足不敢以文爲長物

贈馬孝子序

忠孝之道立而天下無事矣天下國家而已忠臣正身裕民而國以定孝子謹身養親而家以寧旣然之而天下擾擾復有事焉則大災流行饑侵之爲患至是亦惟忠臣孝子任其責是故忠臣孝子力已竭矣心已盡矣猶其未竭未盡也凡皆有止足惟忠孝無止足之理過分之事有所謂過分納肝封股之類僅僅是也雖然臣子之心至是直可貫金石入水火樹勵高深而不見其有物必往不局誠至如此納肝封股亦未可少也況所謂過之者正以防民之所不及由今之世言乎國臣急其私民受其獘元氣旣傷根本不固當此之時更得納肝之臣棘心刺骨而以發動夫人人使小變其積習以幸其有國亦足爲善事未暇他論言乎家雖不孝之子家則有之亦幸今之世人子往往多有刃體爲孝感耳激心非若納肝之

臣曠代一見恍惚有無不足觀聽與發是故不孝之子雖家有其人而有所觀望恥愧自爲禁戒不孝之習因以尋常無大傷害向使累累無封股之子是其日滋之勢天下將遂爲梟獍之區亦未可知然則納肝封股果不可少也必以爲過中踰矩棄而不錄是橫流之水敗去其防可乎哉本縣蓮瀚淮東馬侯嗣子宸甫弱冠不及一年大性孝甚母劉夫人病劇宸以股肉進因亦愈侯守官吾邑九年於今持身無取民與己之事馭民有除苛解嬈之心他人安坐而不晝侯率惓惓焉予常受教於侯因與之議處本縣大

役屢矣但上之八志不在此因以止若侯可謂有德於民無愧祿食爲小官之忠乎於是亦望銓曹不次超用少助有國噫是父是子可無一言况以侯之貝之求遂書之幷爲歊正行序

送太平教諭黃君考滿序

宏治四年五月鏃起病寓杭太平林君天爵黃君彥良以事亦來杭暇日來我祇園佛寺揖而言曰吾師黃先生長教九年去任將有贈者敢以予之言旣坐而數說其師之美各出造引聽者滿目言者不休嗟然乎衆善之身也先生莆中世族用鄉進士爲是官

於吾郡諸邑往來道必吾縣鏃得見爲先生亦步覩鏃窮巷中鏃於先生則傾耳相慕倒屣思見者也非直會遇泛泛在於一朝者也然而未有知多如今也始吾聞先生於太守山陽梁公與其邑人二謝先生吾師梁先生二先生同縣又以交鏃嘗以四人所取爲吾自信至今其門人高第又稱肅先生平日鏃坐而酬焉先生則誠賢者矣加於衆之口名於實之下於乎復有不掩先生者乎將而在高位者乎强書以授二君鏃方去家別老母離緒不取爲文

陳公壽敘

皇朝自鄉達士有二途焉其一三年一薦士嚴其法領於禮部以待事其一歲一貢士半其禮亦領於禮部以待事旣薦有貢所以虞疎漏補不至抒窒淵流浚成學爲役來暨足地也陳公某與鏃之先大夫同門爲友天順間貢禮部充六館往來于家以須期至歲久見深不味於仕曰耕有田蔽有瓦衣食足以度朝夕忘寒暑子孫不去左右山林泉石舉目投足就之不勞樂之無禁旣有以賢我而吾犬馬之齒先以不可用吾已矣遂決志終焉成化乙未儲立今上皇帝加恩海內　詔以從七品服待成均之老

而願閑者出公意外以從公願亦難遇矣哉公少入邑庠治詩不苦而能雖云志在功名不專貴富然而必悟此二物者理有相因而至同途而行豈固無意於富貴邪及其老而筋力智慮不足以相吾志也則一舉而幷去之嗟夫世豈無有忘己之事以貪人之貴富者邪若是者於公何如也公今年古稀而益其十公之姻家徵言爲壽陳吾合戶宗公某從祖母兄也吾父交焉吾弟又取焉吾又辱愛焉故某樂見而應之

徐履菴八十節文

徐氏系出偃王派於合衍于婺後之族蕃茂溫足百
年如一日若巨陂爲朝夕視之而不見其盈而不見
其涸也蓋積厚而發之漸故其利久遠如是也於此
焉豈無有焱匕之家然歘榮暮悴若潦水驟至殘聲
如雷須臾寂然已還其舊矣蓋少積而頓發之其勢
自不能久以彼視此必有不願易者矣且履菴爲人
天與篤誠妄言詭色求之髣像而不可得交道甚古
不苟同於俗趨蹌翕忽擇勢利以爲去來謂之稱其
家者也

許壽官八十節文

予聞之長老云自吾爲兒時去今纔五六十年吾門
中所見老壽之人何其少也乃今所見何其多也當
是時年七十者謂之上壽一家以一人爲多於是五
十者人視之已若耆年老宿今也則不然七十者比
肩八十者相望廣宗茂族或可得數百指糾之五十
者今以七十者抵之七十者僅可以比九十者其言
如此亦不自知其何爲然也予聞而嘆且嘻夫所以
致壽之多如此者蓋以太平無事之日久受氣完固
而傷之者弗至也然吾竊患之於此矣夫物至則反
城將爲隍往復之理斯亦可畏哉蓋言訖加歎而止

司先生七十壽敘

古之君子以養以守不得已而仕則有辭尊居卑辭
富居貧之律解之者曰古之君子必審己而後求人
必量才而後受事予曰不然夫人之情雖有過人之
才傑亦必不願疲精殫知崎嶇下上狼狽於此世去
暇逸服勛勦則以爲得計萬萬無是所以主是君與
相者知我擧而加諸尊位委祿餼於廡下恣所用之
然而在我者又復憂時閔物不能卸遣於懷於是始
有翻然而起盡心焉者方其盡心於所事亦何嘗不
厭薄弗堪忼慨羨慕如馬文淵之在浪泊蘇子由之

居潁濱一則誦少游平生之言自以不可得一則賛
管幼安功業不加於時以深致其意而謂人情厭樂
於此吾不信也是故予於同門但見歲貢受官澤宮
者心甚艷焉其在今日尤旨於此官僞永不足言喩
夫官則責薄去就輕贊刺不加可以優游卒歲拔懷
恣意無少虞慮於其間此予所以艷味不足也噫由
人情亦可以觀時事矣吾邑文學司先生來教於今
七年矣今年二月十有六日先生七旬初度之辰先
期諸生某等謁予言至日用衆觴酒予久病頭痛及
胛弱發春得少間尚不任筆硯之役姑書以見先生

自旨於此官比於予之旨人宜更有味去健羨以養氣體遂爲先生壽先生直任宿學久伏場屋以貢受今官敎人有本末諸生無不意滿原姓柳氏其先朱監察仲塗之裔是從曰珹曰紳皆至大官誥敕尚有存者曰仲永實晦菴同年俱王佐牓進士由監察徙居至今爲潤右族皇考樸菴司氏贅壻因今姓予於樸庵方有述玆亦不取多言

施公孟和八十壽序

帝王之治天下必以孝譬諸一穀療饑窖窖必用而不易者邪乃若施爲章示之節固無事乎家令而戶

謠之亦曰貴年尚齒而止矣是故三五之世皆未有遺年者也此可以見事察微矣嘉靖改元新 天子施恩宇內自古稀至大期肉帛有差冠帶施於八十限少不限多於是大耋之老有趨者止者趨者奮狀第杖予孫變冠加帶以出曰 天子施恩山草之臣不敢不受止者焚香炳炬北望稽首中心領感曰天子施恩山草之臣不敢不讓不有受者何以章主恩不有讓者何以見民志夫衣冠掛身榮賤立辨若非守常自足之叟其視烏帽綠袍侈爲何等食榮慕盛垂次命紫冒進强荷士大夫固有所不免山谷之叟篤信履道有如此者亦可敬慕堯舜在上下有巢由於是守常之叟上可以觀 聖世下可以厲貪鄙惡得不表出之以告夫人人吾邑鄉西舊族方前施公孟和今年壽躋大耋某月某日其初度辰也姻交僉曰屬有榮老 恩例翁殆其人相與縱臾使就冠服翁固讓不可曰吾與吾巾履相守舊矣吾恐門戶之神之猜我也吾耕食鑿飲老于長孫井竈不易卯墓有主何者非吾 君之賜吾受之吾 君亦多矣不敢更辱衆稱嘆而退翁巾履如昨翁季壻蔣尚賢曰翁今年古稀而益其十伉儷偕老諸子能家二

孫遠將翁於是可少者冠衣浮榮不可少者觴俎一言亦以表翁之安恬靜固以告夫人人使無僞焉幸不爲吾鄉樸俗彈笑予與尚賢甚久因其請而書之不敢辭

壽愚隱先生七十詩引

愚隱先生袁翁今年壽上七袠十月十又三日其初度辰也士林咸願賦詩爲壽卷軸既成珠玉在覜予一言引其前太史公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今若翁非其爲砥行立名者耶翁簡質辭行近古人以居於市獨坐斗室不入

市一塵惟吾伊之聲在世半生足跡不親貴人之門獨與吾從弟鉞德威鑰德文銑德精及予爲淡忘遊其自足不求蓋如此然則諸公之詩殆亦所謂声雲之附非耶雖然人患無實名不名吾猶是也翁八世祖某由新昌徙居天台翁有丈夫子四其季佳讀書工吟事餘力穡但取養翁姑書此爲七十壽俟至八袠尚當爲翁大書之其施於後世與否未暇論也

蔣翁壽序

尚年優老虞夏以還訖爲典制載在方簡肉之不足則帛之帛之不足則几杖之几杖之不足則奪其力

政以養而爲復予之令其在朝之老則有三五之日祖制親饋憲老乞言等數代增益未易盡述至我國家尤加之意　祖宗時民間年九十者得用其官者服御是冠帶之令猶似太東至　今上皇帝始損縮年紀用修厥賜八旬者聽不待九十昏敗之年浩焉空受可謂至　恩於是黃髮烏紗梨面綠袍里有焉公一人洋洋乎單施之盛古未有也予又聞之學而老者衛武公仕而老者姜子牙秉燭之光公尚勉之夫貧民悍夫均是　皇帝之赤子公富家尚當爲國加念公又長厚爲人當益敷信義以貸以化以倡引天下之老而受恩者邦本將由公等益固用是膺恩拜賜可不可吾爲公畫之如此公曾祖仲山與異母弟仲信以孝友聞永樂間陳翰林因前令康公爲著和樂堂記家世有自也翁之甥汪仲教壻孫希曾二髦實求予言

坦軒陳翁七十壽號序

獻歲後幾日潘氽二生謁予曰坦軒陳翁今年壽譜猶先生之去年也二月十有二日翁初度之辰用舉觴酒所少者先生一言曰然坦軒少予一歲予蚤與坦軒爲居鄰爲通家方其髫齔時相與巷遊市嬉眼

中所見類多予大父行當是時予兩兒蘭芝萌覩耆老幾何其至是忽忽則有今日而人以大父視我矣生世何如也雖然年至古稀吾兩人者亦惡得不自慶幸也耶在區區亦惡得不爲坦軒一言也耶二生避席曰坦軒實翁之號翁亦欲因是取一言之教於先生敢以請曰軒號之建本以救偏省闕遠咎茲韋之義而曰此吾所養吾因以爲夸殆其未然予嘗讀論語暨易坦之爲德屬之履道君子下是而擇言及之庸詎非弦韋之義乎予蚤有幽憂之疾視坦蕩不無有愧坦軒宜無是疾其爲是稱殆稽其所養雖

然愿相與勉之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朝夕以交戒我於是作抑戒以自警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予與坦軒雖老視武公之年展焉尚二十有五雖自今日發足於學亦未見其有不可者矧若秉燭之光頁久亦不必論予與坦軒勉之　國家恩例民間年八十授冠帶在坦軒宜無弗及至時亦以覲予兩人晚學進益何如或可執役事於古人未可知也并書以爲坦軒壽亦以復二生避席之請

吳夫人八十壽序

近吾邑財力盡於私濫鑿脂椎髓民不聊生至又無所控訴久之令以　朝正去任本府賢幕吳侯實來暫領縣事省費去獘民心忻快不翅大暑之濯清風尤善治訟得其半辭輒剖悉具伏既而三年正職吾邑空堂罷黜民始全被侯之惠澤而侯之才諝亦得隨地展盡剝之復民之幸也侯視事僅六閱月新令且至民聞不懌曰侯將舍我去矣我輩何以去侯撥非文詞不可用陳敏之走予謁先是侯嘗謂予曰某不幸家嚴即世老母在堂今年春秋八十某月日初度辰也敢以請至是敏之又來兩屬受之不得辭夫人子之去家而仕也行身治官宜未暇關白於其親而其善惡之效比足以相及其政善也守民也民將胥戴以及其親其政惡也甚民也民將胥怨亦以及其親是故孝子之去家而仕也坐衙退公如在膝下行身治官率不敢忘其親以是不然民之口吾不能爲之開閉也若侯可謂不忘其親者已予嘗因事有言凡人父母在官下者當以民心養以政樂侯爲政而得民之心如此固賢母所望於其子者侯昆弟四人侯年最少是日也侯遣使饋家香炬之外卷軸以民心作於戲侯之所以養其母者比於諸兄孰爲多

少既以爲太夫人壽又以去侯兩用之侯工詩善真草書政暇擇山水佳者至焉至則賦詩前人一聯一句好者輒能舉誦嘗考中館閣爲同事者所註得今官有聲實可遠大望

壽陳安人六十序

南溪之賢尊素菴陳公以生員冠帶年若干而卒母夫人林孀居教子訖于成南溪是也夫人今年春秋五十有幾某月日夫人設悅之辰門生陳某等以爲壽羣走予謁予以不才家食之日居多守官歲餘而老母實在養侍無別離苦心之事以予之無苦知人

之苦未嘗不爲之楚然若固在我南溪視予爲有兄
弟爭留養事反不若不肖孤專行自便夫母在闕之
南兒在越之北望雲陟岵必有甚不堪居者於是將
何所慰吾南溪晨夕之心香炬饋家近世通用常不
足以療憂盡意粗遣具文可也於是將何所慰吾南
溪晨夕之心放筆徐思古人則有常讀韓集歐陽詹
生遠親去養自其父母所願然不得罪其于予亦因
以養其父母之志卒之詹與其父母以昌黎傳且不
朽詹與南溪俱閩產其志同所不同者詹有才無命
南溪才在進取高科貴仕數日可望異時七閩有以

文章事業顯揚其父母必吾南溪不論詹生無疑遂
書之先以慰吾南溪晨夕之思然後晴冊善爲稱歸
爲太夫人壽亦以慰太夫人使樂遠其子遠其子乃
所以責求其子者在是矣滫瀡不足言也南溪善教
養文章足以發一時才力足以辦一時之事在他人
亦可以止不知在南溪自謂何如予則曰夫學以不
足視有餘不以有餘視不足素菴有文實以志歿身
太夫人德在多庶不止教子一事并書之

簡軒輓詩序

簡翁卒且朞幾年矣鄉之人慕古願俪各欲爲詩歌
以輓翁詞未屬卷緗縹且歷皮翁嗣子曇先欲得予
一言引諸首予方叩心於此于求卒吾業嗟夫今之
宰牧少恩類多煩擾百姓或因以濟其私予甚恨焉
安得起翁九京使領一郡或百里之寄以無事待有
事動若移山時若雨旱由是元元之財力不撓於宰
牧之公私所謂吏民同聲謂之不擾簡之効也更得
簡者數百輩分布郡邑期政庸止少補邪僅有如翁
而使老死蓬藋惜也柰何翁予婚姻家居縣治東半
舍而近予家食之日久性又喜遊吾邑東西二鄉予
每東遊徐爲東道主一餽即在徐亦多頓次焉鑰門

繫駒歲以爲常翁故饒財群季皆贍麗有客主予至
未嘗不重席沓飲妓鬟接膝歌鼓聒耳然而簡衷彪
露亦自可捉由是見予之健遊亦東道之助雖至於
今予之野心勝具視前日亦未多去至則飲泣思翁
亦幸群季後凋賢嗣克繼老與得不壞也於是益悟
翁之爲有于曇宇世清別號岀峯讀書工吟事因廬
空於長弟嫁妹有父恩力明賢禮資鄉論謂之光家
之予不妄也群季惟隱泉與我最密盡哭諸兄弟尚
獨好在諸兄內一人予從姑之夫通判吉州并書以
乘韋諸作者

木齋陳公輓詩序

歌以哀死非古也事之變也今之所謂輓詩歌其德以哀之事之屢變也問其所起則左氏之虞殯漢初田橫之從者孝武之役人三者其始變也變而至於今成於樊矣夫歌其德以哀之非其親戚無德則不必哀也何今之世盛德之多也往往卷帙在手則必爲之竊笑以故不欲應人之求卽有應者必其人吾令陳侯之始至吾邑也大父木齋翁時尚無恙未及三年告哀之僮自家來邑人德侯之厖視翁之殁猶親戚也相與弔而哭之旣哭爲歌詩以哀之詩成以

授某序之

茹古處士輓詩序

自義軒虞夏至周而禮樂經制無所不備自周歷漢至於今而禮樂經制無所不變或趨而俛或趨而文趨而俛者十八九趨而文者十二三今之輓詩及志墓等殆所謂日趨而文者類也吾邑數家必曰泉井蔣氏予嘗酌酒賦詩於藍泉之次旣而盡閱乃所藏卷冊竊嘆蔣氏家德於是乎可恃以久也年遠代疏傳聞口耳將不有所止乎蔣氏之秀曰選選之曾大父諱某賢也太史杜先生銘其墓爲詩以輓者連篇牘盡一時貴仕大父諱某賢也憲副楊公銘其墓敘哀輓則方石謝先生方伯龐公實文卷末父諱某賢也簡質急義別號茹古發潛之什流離箱篋予方爲之敘噫是物也實蔣氏所恃以傳賢也夫父祖身賢難也子孫知鄭重其實亦難也知鄭重其賢則不賢者勸勸賞行於家而民德謹於下民德謹於下而官治恬於上若是於有國裨益何如也選字尚賢溫令工詩雅愛客隱然一振其家有不知茹古者觀於尚賢可想也詩凡若干首必使爲之序亦文之滋也蔣與夏婚姻家尚賢予畏契尚賢之季父器之予同門

友以廩膳生棄去息音青紫嘗取文於方石器之親往得之

封奉直大夫方公輓詩序

吾守方侯至台之二年尊翁奉直公實來視其子旣去復一年侯以三歲　朝正訖事在途發書得奉直公哀問將遂徑趨之而家人留官且問道東行爲便惟是不得已白衫麻履還遊治所爲位哭數日且去於是侯之民合六邑之名能比興者咸徵爲歌詩以哀輓之且以寄願留不已之意於侯夫德其政則願留其人留而不可得留則必有託聲義於歌謠以抒

下情紓憤鬱不徒已也若所謂思劉君輓鄧侯是其事也然則此詩之作意蓋有在焉不然而能使作者蔚然而起鬻然而趨力不怠而志樂之若鳥鳴春氷赴壑侯且去也而得人之情如此宜必有所以然而然者否耶然則世有求合州之善政者亦可槩見於此矣詩既就卷試推前進士兪君以書與弊來俾鍭引其端因取作者不言之意以復於君而爲之序若其明言而已悉者如春直公之休聲懿實玆亦不必贅也

石峯輓冊序

夫人既死復求其不死是其處心當何所不至而其事特限於不可爲而不爲爾使有可爲復何所論計今之所謂輓冊殆猶是也今之所謂輓冊其辭溢有弗溢求十一於千百可也噫玆其獘也殆非所謂吾石峯也石峯良我友予嘗作石峯記其爲人大都可省也姑書以爲石峯輓冊序

楊存威處士輓詩序

予讀前志有某縣先賢傳某郡耆舊記之目不得其書未省其氏名行實然想見其時民俗休美爲善者不得散落先已愛其名稱欲就吾邑一作之每至發憤而未果間嘗記憶母妻之家似亦有四三人焉或可以實傳記言未幾時楊錦世聘用其考存威處士輓詩序來請世聘在予室子爲從弟其父爲世父予忻然受之處士諱某存威其字處士孝友天至推行是道施於宗姻里鄰物爲之應到門求直者踵相接予記予委禽館餘時處士暨其仲卽某之婦翁存某處士又其二季存某存某相與怡怡秩秩予幸日侍左右聽緖言第恨不及二處士之考彥茂翁而及其弟彥謨翁翁遇我厚且知我嘗詣其族孫鄕進士奉新曰汝必請益於夏妹夫是埒某實布衣小子翁已

有是言更不問二人形跡翁可謂能不以身外得失論人所至眞是有道者何但知人鍳感記翁中心悵恨實在於此予小子激實要翁之曾孫友某與翁之諸孫鍊世科復爲婚姻家由翁之知我固宜有今日滋以講舊好也二處士實翁之從子必有所受於翁而存威處士尤號健爽至世聘爲人通達知禮止爭斷訟兩世一德遂用書之以引諸作者亦以備他日傳先賢耆舊尚於是取焉

止菴潘先生輓詩序

止菴潘先生諱性字永才人表整瑋天性孝友嘗處

恆德故有年亦用是富甲里中館餼
者養孤姪潮如己予嘗與飲于鄉爲縣
大夫所禮異年六十二以卒鄉人遠近咸共齋咨爲
賦哀輓之詞流離箱案所疊者卜氏之筆止菴之孫
珹常業舉進士尤工於詩而於止菴不朽事瘝瘵以
之予既與之遊于良遇我又特欵盡是役也當誄屬
之古之述德表行於是有易名如彝齋康惠凡皆論
一字以取信於千萬世而有餘後代所用以發潛昭
遠往往崇卷牘累作家長篇短章光流皮格然而尚
猶有不足取信於後世則不但古今人不相及實亦

世道日降人心日佻雖於今有聖人出亦不得以蹔
詞取信於後世況其下者時使之也太史公曰閭巷
之人砥立名節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久遠哉然
則齒牙餘論在今日愈不可少或謂彌文近佞未之
思爾

梅巖選稿序

世之論詩者工是尚予意工吾所自得可剽合衆口
爲工殆其末可予良之詩自得甚多吾愛其
韶健也不患其未工也自得於淸新韶
業詩之道吾亦不知所更加於此矣
少年不愜意之作予良之友陳敏之
陳以莊所共選次曰吾以觀予良他日之進也予良
穎拔疎爽予與之久予良嘗業舉進士曰非吾所謂
文也逃於山水之間吟諷爲古文辭以自憙其志或
不在文也予良勉之萬八千丈之山其下必有異人
宅焉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十五終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同郡趙方厓先生原定

嗣孫名賢重梓

記

孝義門記

匹夫爲善於家而天子不敢忽於上夫天子而不敢失一匹夫則匹夫亦榮矣以天子而貴一匹夫之善而用之以化其鄉人是其勢不得不重也且匹夫爲善而天子加焉以是令衆庶而勸其善其何如也哉古者公卿大夫士皆所以化也而又取於庶人之中

所以廣其化而用其精也若其執要而舉博公行而得利先王以是驅天下而不言傳於今而可用是固足以寓王道之術而見天子之心也於乎其微哉人書綽楔誇一人而止即鹽官有爲善之家董公至其子元德君而益章之義則破產其父之大孝則致異其子之深既孝既義執事以告　天子表其門而勸焉由是人皆榮董氏父子以爲匹夫幸於　天子甚不易也而不知　天子自有取焉鍭慕董氏父子者既不及其父益思往見其子蓋去年而始至焉入其鄉過人輒稱董氏父子董氏父子不轂吾耳其鄉人之化而爲善吾未見也然而口向焉則化之端也君之子淞學今而喜古顧以鍭爲慕見而交愛焉曰吾父祖爲善一再世而有此門請久以子之言鍭樂見其將化成於其鄉也而書之

西軒記

衆人以名呼衆人之中有不爲衆人者是故不得槩以名呼也豈但避其名并其字亦不愿稱是其爲扁號在賢者始足以易其名與字不虛設也不賢者反是王氏子世講之家子春家之賢子弟子折行輩處之金蘭之藉有年矣子春藏修之室在正寢之西鄉人稱西軒先生不出其名與字視出其名與字若犯

家諱不賢而得人之尊奉敬畏如是耶西軒今年壽至古稀三月二十九日其初度辰也門弟子微言爲壽因以西軒記事請夫藏修之室君子所以居學西軒學至是年至是子亦不知所以進西軒而爲之辭雖然可但已耶夫學苟未至於聖人率未可止昔衛武公嘗箴儆於國使卿以下朝夕交戒無以老耄而舍我是時武公年已九十有五然則下聖人一等其學詎無止歇之時死而後已可也西軒勉之噫在西軒宜無待於子之言待子之言而後勉焉者衆人也

予何敢以衆人視西軒竊願以西軒發衆人是故言有不暇擇以有取於此之理也遂書之

始得隱巖記

余既得楊家邱望其北始指問之王子春潘堯卿曰是崖然者俗云開口巖古之人未有至焉今之人其有先吾二人者邪乃道北郭至神蹟石祠上山始折而東出一嶂俯見盤石覆戴土山上達其上平正可憩自其上仰而近焉側如堂牆危壓土山上山行三百步巖前列松守焉人來如廐門牆若將睹其室家之奧也始入向之壓者起而覆焉狀類立擔壟其前

如重階階上可十數人居之擔下視二三尺皆異草托焉補積綴插間置鮮稿如緣如鉚搖風滴雨如臨一珠可俯仰翫周覽而息酌酒還坐蘚卉傍羅攬不即除松韻崖上坐見根株清意自涼風來助之蕩拂左右掠約襟袖衆皆意滿堯卿唱聲引指觸崖壁而曰此可無醉可以其名爲却醉即呼而定居其上則遙峯平參明川微映歷阜環麓并目一見而邑居不去亦在右背北爲清夢如却醉而加隘前有石三如虎牛一字臥石間橢平可置席余嘗假寐於此遂以名出清夢無覆有臺攀摩不可上惟見重巖如危垣古巋赤肌黑容冠然蕤蔓佩然滋芳潑藍爲蘚遺果爲苔世有善工畫不欲售也他日操梯從之果得異焉亙以淺檐布足於外而居其下余手斮茅棘墜之崖下而進修掩却醉則巖之第二成也余以其名爲石閣居其上則松見親狎戲拾巖上小石擲之應手肉肉入耳可喜降而察之始悟所謂無覆者下一成其盡也既盡且覆所謂第二成者始附土上壁下復入類人兩目予以右爲山廚堯卿呼左爲石巢廚以受壺罍巢以設坐臥名以其能巢之覆展於廚宇下津黑美蘚固其上燦燦如聯星可數玩出石巢覆盡

丈許有穴如石巢而深余不能易其名曰外石巢則升於其上與松絜長而巖之覽備矣合而舉之以名曰隱巖始諱其陋是巖也遁於近覆於青天之下無一綸之翳而眼不察誰守而固誰匿而微果有隱也哉或曰是巖遺於人者非也乃寘石其處

遊石橋記

遊石橋必自國清始由國清憩足佛隴常止宿焉余願之久矣是日始與潘堯卿王子春同宿佛隴明日既十數里山水漸益迫壁漸益幽佳結來會衆窮爲異觀以日中至寺僧德茂遇災後掃燼礫覆草屋八

九間客來覓袈裟要客入坐具茗菓導客去沿澗絕流有屋負巖而出曰曇花之亭倚檻先得之橫亙兩山平臥飛泉狀若粱纚既償所願去由亭右下接其端而坐噴雪之洒驚雷之音水石倏忽耳目不暇其下絕壑延頸視之窅然深邑踐履危峭逡巡偃伏一水自西北巖上飛出適會在此合流輔勢而來趣下橋腹而滅其間可三四十步止者泓渟動者浚激分布石面有所未浹則皆滑淨可坐臥余就而樂之既樂而去復攀亭右投橋下循線路披木葉逶迤既徹仰視石粱已在半天其下懸流數百尺貯以石潭深

處黝黑出其盈流兩山間未究其極始入砰訇幽寂麌神震魄不暇爲狀徐窺粱下見之縹緲疏明呀豁澎湃傾崖歎翕驚珠駭玉追霏沓蕩與遊者接潤濛眉睫目疑有而無宜其久而不欲去也明日將行復往一觀既下而上噫可謂雄瓌絕特不常設者矣余始疑其不爲之於中州大國而於此若有以列而藏之使人不得見焉而以慕造物者之設是亦詭矣然又惜其名天下更古今而實不傳於外是吾儕邦人之責也於是始爲辭以遺閔而未見者

總山記

謝孝子之墓在杜家山之原墓傍有庵二謝公始因而葺之仍而稱之曰會總取會五服之人以有事於此也因更山今名二謝公夾山麓爲居開門登山不勞甚便逃寵祿味靜退家居之日爲多又二公一也是故營於其上者首尾接焉日月新焉凡若干年而工告休焉於是墓有碑有厝碑之宇庵有祠有享餕之所庵之前方巖書院書院之屬有相觀恐聞二齋有方石山房桃溪書屋二溪室庵之西環以竹樹曰竹林池庵之南被以菱芡曰采藻池池之上構石面水曰采藻亭亭之左累石承洒曰濯纓池池之東南

其翳四撤前森大水曰望海亭後截方巖門仰高亭山之南有石門之北之東亦如之南北署其前以基門東署其背以書院門而題其前曰台鳳東南第一山噫不有作也而建置不裕不有裕也而規理不衷不有衷也而禮義不從具是三者而有作焉不在於公宏治癸丑鍥始遊焉而見公之爲樂也兩輿葬山而來就書院而休數亭池而遊婆然相隨嚠然自枕列坐傾壺更占成韻當是時雖鍥與同遊之士皆得與公之樂也而未有知公之作或曰茲山二公之跡也余曰不然二公嘗出而憂天下其所施而未竟積

而未施者退而作於玆山寧少見焉然則玆山非獨二公之跡也乃所用以寄二公之志也乃所用以見二公之用於世然也公嘗謂鏃記之雖鏃亦欲强承公命而玆山之文所謂墓碑祠記等皆出西涯學士鉅手數公鏃僻陋小子畏塞且未暇更敢添口云云自取踐踏邪獨念鏃辱從二公遊舊矣理不當過爲自謙以方長者之命或者二公之志其以未昭也於是乎書

遺後庵記

太平之隷七曰木杓嶼鄭氏之塋在焉累三世不更

卜至四世號融軒處士始爲廬嶼傍以奉墓祭噫是足以遺其後之人矣旣以名庵復使其孫燿來請記於鏃鏃雅不欲爲文於是善爲之辭以觀其意與之坐而酬焉曰是果足以遺其後之人而無忘矣文不文殆未爲事之急也燿避席而起曰未也陶土斲木可恃以久乎可恃以久不在夫文乎蓋夫文者其用實其體虛託於金石竹木以行於世而金石竹木不能以其壞銷毁金石缺爛竹木而文固自若也故凡物之可恃以久者莫過於文此吾祖之志也惟先生哀而與之庶幾以遺其後之人而無忘乎曰有是哉遂以反於處士而用之處士所居地號新建里鏃往過逸老方石二先生望處士之門嘗以不獲登處士之堂竊自闕焉計自今復往過二先生必須止僕夫入拜處士於融軒倘得至所謂木杓嶼者而覽觀焉退而狀寫江山墟隴形勝一樹一石以附玆文之末顧百世之後系緒寥遠搖落轉徙之餘幸而陵谷未至於易位或者尚猶可使徵吾文而得之去之愈遠而無忘也

見霞亭記

折吾廬以北若干步爲赭溪夫以近故時時遊而樂

之傍有郤吾得而樹柳沙石間計樹之日十有六年於今矣往來淸樾玆欲作一亭而未實其實以今年某月某日也噫吾豈有力於此吾久固將伺便於人而始過得之蓋賢而與我好者以成吾志於是柳陰與瓦宜瓦影與川宜而景加好目而遠之其前山爲赤城霞彩爛然飾以翠綠屛立標舉若天作之以輔吾亭者矣旣以裁其亭之名復自記之曰吾邑無亭亭自我始作之前此遠矣得於紀次亦有一二亭於吾邑至於今亭蓋漫焉於草樹烟雲之間求其藉而不可得況所云巋然者耶若是而謂之曰吾邑無亭

亭自我始作之亦未見其爲不可也夫人之情苟有階於此雖使次而進焉且猶汲汲若不及又肯暇時齟齬以自擯於閒曠之鄕困人情亦才之所不能已也獨餘以不才故輒得自引去低回於此世恬而無事弛而絕意惟一邱一壑日以不足此吾亭之所爲作也然則亭亦有時而不偶然也成吾志者某人某人

業書樓記

文選黃君建重屋於正寢之北既成盡升前後所蓄卷帙於其上而字之曰業書之樓予聞而嘆曰世祿

之家不背奢淫計黃氏之以官顯者父子孫三世於今矣又是樓之制特爲宏麗然不以助歌舞而以壯圖籍不以御絲竹而以呻佔簡舍逸樂而事勤苦由綺紈而踐儒素可謂在流不隨惡而去之超然遠貌者矣又聞黃氏之先世服儒業爰始都監公七世祖珂至以讀書名其堂高曾世刱松桂軒爲師友講集處繼是後連用以顯而定軒先生尤孳孳焉益訪求遺帙至數萬卷故吾鄕稱聚書必曰黃氏蓋至文選君而樓亦不可以不作而作樓實定軒志也宏治乙丑予嘗一登是樓周覽卷帙而文選君以諸子求爲記予惟始者道在人心自人心寄之編簡以編簡爲可繹理固然也後世道在編簡有志於道者就編簡而學焉夫道本在我乃反求之竹素紙墨之間事已左矣況道未嘗求而徒取記誦以爲學者乎夫讀其書而遺其道是故編簡日繁而道愈病晦塞由是也編簡日繁而一不救於道之晦塞世有欲假秦火以爲快者意蓋有激於此云於乎夫豈書之罪也哉讀其書而遺其道其弊至詒訴於書若是過也然則有志於書者可不慎歟定軒於書皆手親目過自足以遺子孫其効至爲時名卿沒而可傳於後世文選君

早年見志稍出而施用年未六十以病歸所得於書者然也若其文字所在細大精粗分散總統漱其醨啜其醇屬厭其膏髓以遺其糟粕博取而約行之其効至可爲聖人而止用之澤天下不用垂空文以訓蓋必如是然後爲業書之至盡其道不愧其實吾於黃氏諸子竊有望焉光前迪後以遺斯樓無窮之間者在是矣蓋五子俱賢皆能讀其父祖書紬繹紵約紟而綰獨爲可畏

撫松軒記

張文成佐漢爲韓功成乞退慮不旋踵諸葛武侯鞠

起佐漢大功未就以死爲退陶靖節自以家世晉室宰輔有子房爲韓之心宋建賦歸去來辭有孔明不仕孫曹之節三子者志義才權俱百代人物之曠見陶翁但未用耳予嘗寤寐焉尚友焉面目千古情至而若私焉執鞭之役殆未足以喩吾欵也噫豈曰慕之云爾矣恕己豈人可無古今竊又嘗自誦之未暇引楮墨以賁僉僚今年予入城絅庵任先生方築室四楹於正寢之北刺取陶翁之辭以爲榜目曰撫松暇日以記事爲言噫若絅庵亦嘗慕陶翁之爲人因事以見意者耶請爲絅庵卒業焉夫陶翁之罷彭澤

賦歸來夫人所知而共談也既歸而行事撫松盤桓亦因其所至遇田夫野老輒相與草酺泥飲慢廢不束殆無雅人之度此則衆人之所未厭而予也亦嘗少槩於中於乎其殆有由然也夫人於此負才傑過時艱是其懸世擒亡豈不願贊大策立大功以展見於時不徒已既而一不獲逞則韜機略解方嚴舉胸中之磊崎盡於平易紆隨闒茸焉出之勢也譬水之行地滔滔活活亦欲擣龍門撼砥柱蹴鼇海以出其奇施其壯窮遠而後止既而一不獲逞則匯爲平瀾溢爲安流漾瀠瀯泞逶沓邐迤汀去聲然自隘泊然無

競亦勢也夫以陶翁之賢生晉宋之交重以家世晉臣意豈不願入而謨帷出而踐閫梟寄奴壽典午如子房孔明所樹立藏怒未已既而大事且去無所更望張弛轉移之勢自不得不爲是漫廢不束也紆隨闒茸也不然必發狂疾觀其述史詠荊軻諸詩拒道濟餽遺等事翁之鬱鬱不逞奚翅可想絅庵以爲何如絅庵起家文學博士雲間再轉分敎南雍所在義士外又有斷塞奸弊寬民等疏居南雍三年外憂服除引疾臥家甚決可謂有所不爲有所爲者爾視陶翁亦可無愧但所遇之時不同耳絅庵生長　清朝

從容進退疏堂安樂不願泥飲吟諷太平不願詠軻夫絅庵遇時康獲順適如此又以見陶翁生世之不幸豈惟陶翁子房孔明無不皆然遭遇時艱不得已出而委身受役雖曰功成名顯殆亦非其所願也絅庵曰然遂書以爲撫松軒記

重修楚門塘記

自溝遂之法壞而引灌陂瀦之利舉皆主於棄地與水以爲利若捍海因晦不使有棄地亦以爲利又以防災於民廬廨舍倉庫隄障等不但因晦而已按塘宋延祐間江心寺僧祖銘私錢所築凡三千七百丈

而零歲久且壞壞且修復實本寺僧傑斗崖至成化
九年復壞復修實樂清縣典史李某十七年分隸太
平宏治九年洪湖復壞本府通判袁侯築塞空勤十
八年知府方公親到看計止築內塘未幾亦壞至正
德十年本縣知縣祝君某始修築外塘合螯垂辦祝
陛去壞自是夫屢勤而弗績如此不以其難故耶夫
難在人則誠難在事吾未見有難而止休焉難而止
休升天之類是也在人之難難在無志志至而事至
觀於是役信然否耶是役在今日切近以災　闕下
浙江准勘合修築則楚門所千戸吳春等奉　敕提

督水利覗成于上則按察司僉事劉公某抽檄臨督
細大經理用力於中則本府通判王侯某協志畢慮
幹頓於下則本縣知縣鄒君某黼之廣以丈計若干
高損廣之十幾椿杙以數計若干竹篾以斤計若干
七石以船計若干工役以日計若干銀以兩計若干
田不爲塗民寺共若干畝房屋去災官民共若干間
楹始事於某年月日斷工於某年月日于時覃民胥
賀皆曰事久無成既成不可無片石以表今功以告
後之人鄒君以功在王侯不可墨墨有如衆志差吏
陳榮持書幣來謁惟夫水利一事行之在今猶有古

帝王設官馭民之意其爲民之數多爲己之數少非
若鹺司馬署銀官珠使領筭主榷清卒伍管租賦凡
皆以勸民而取之損下益上之嫌未易開說當其句
校徵發緩急寬苛停減放免雖有地措手可屈曲憂
民顧職狃各習威攝利勸加以中才俗吏於是其處
之也有經變之重輕能自克與否可想悉由是以見
民之困瘁於今日不爲不力而茲役不與焉吾黨之
所喜聞而樂言者庶其在此言而弗盡事之理使有
遺言於後則何如蓋開成毀之理往往有焉不旋踵
況湖海之所震盪齧出入危慮者耶然則居成事

固未暇也適鄒過我談是役更以竟爲憂先我得之
矣言而盡弗盡非所以爲益損也塘舊名江心以所
築僧寺今即其地曰楚門

愍庵記

國子何先生嘗用其別號愍庵求爲記予受諾而未
及事茲先生有國子之行諸生以爲言就鄙人之身
有所謂愍迪而不化者請一一談之惟先生擇焉他
人出言肆口任意不恩其反誰爲契勘予於僮僕覗
若嚴師他人食貧求所去之恥有餘力予雖甚苦於
是而與之相守弗營他人攸往行李就道計程數日

我則迂回蹭蹬消搖自頓先人而發後人而至他人宦達傴身炎勢攀蔑附蕾蚤要豫結我則不然春沸花狂目若不見他人論事伺人顏色以爲進止今人不受予言若唾臭腐予於傍鼓舌益力人謂之是我謂之非人謂之得我謂之失人謂之榮我謂之辱人且視我幾不辨黑白哉甚者優焦原搏雕虎犯衆人之所深忌劇絕而不知止用之終身而不悔天下之愚孰有過於我也子訪愚而就我殆猶取珠於圓水之淵得之必也夫循名責實在理固然倘先生與我人各取儁不操一鵠所謂愚名同而實不必同於是

強爲之言予更懼其齟齬而弗入也竊嘗伏念祖宗用人廣儲博采重在臺諫卽如六堂亦臺諫趣裝之一途中間不無有梗由今日視之墝然成路矣予方用是卜先生之愚其果與我否也先生爲人坦朗遇諸生以誠不爲貌飾動者徵言有物所謂愚忿然已見端緒幾何不穎脫而出捉其舌者亦累矣又何必踐中臺據上坡然後可卜先生之愚知其果與我也予之言於先生入不入亦可槩見矣夫

積慶堂記

積慶堂者高墟鄭氏居室也高墟之先廣文先生二十四世孫某始居焉世以詩書行義肖其家其後有號宏圃逸人者堂逸人手作也宣德中堂燬于火逸人之子孫皆有存堂之志乃至曾孫瑄始與其季父某協作之還其舊而以書屬余記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夫其言大而切事世之名堂者咸取焉然皆連舉二字而命之未聞以積慶以積慶意可見矣古之有天下且長世者莫如三代方其始時泰山朝日莫喩其盛其後寖以衰弱卒至九鼎遷七廟毁君聽於臣國隨以亡者豈非禹湯文武不世出而暴君昏主十常八九歟三代之季復有禹湯文武雖至今

存可也夫豈曰數百千年而已邪惟家亦然世之故家大族其先嘗以積善累德有聞于時然不數世而子孫已爲人僕非善固不足恃也後之人不能修德以益之相與坐食其先之積間有焉繼以淫靡滋以貪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其先之積幾何而不匱且竭矣以祖先一二人之善而欲子孫代食其報善與不善咸賴焉天豈若是其恝哉天不若是其恝世之良田廣宅久而不墜者必其世世有積善之人爲求之於今惟鄭氏爲然鄭與夏世有姻好某季毋大鄭子小鄭從女弟也小鄭別號三樂有詩名所謂肖其

家者

頤壽堂記

丁未夏四月　皇帝詔曰軍民人等自年八十以上爲鄉人敬信者有司勸冠帶榮其身歟時新進士賜告未歸覲而察之貴年而不忘德大哉言也道人而可乎既歸閙諸家人云　詔書乃下老者相率奮琳第杖于孫變冠加帶而出則往往集市闠爲予數其人多竊焉已而陳永愼王茂楊以狀來曰吾友張邦佐之尊府亦以年蒙　恩縣大夫張侯采期頤之義因其堂而祝焉願自今以往二十年服榮乃已上

不空受於　君下得遂願於己蓋張侯之志也台人多爲詩而未有爲之記于善邦佐必予也卜曰公蒙恩是也頃儲宮繼升　大寶剗弊存良駢姦榻哲用之宮中逵之天下持𧺫而定奮弱爲強若墟開病去京師騰踊偏僻敷和高厚將應矣歟開治世其人多老壽文帝時年六七十翁遊遨嬉戲如小兒狀豈不以壽樂哉於是乎張侯之志有成也邦佐與某同升於禮部譁然其名威然其容茂然其中露其緒餘足以泰其身榮耀其親戚併書之

義榮堂記

傳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幸也世難不加野無宿甲而惟是之不滅眼不見兵心不虞難而有是之細血肉莫爲災而腹其無有之爲患於是有振廩閉虛告實於我我取其餘載而行之若輸戸稅然後紗帽在首鮮麗在身四體弛焉以謝力政噫是固生之幸也而亦不易得焉義官袁君敬明行於成化丙午上貸饑者衆不足而繼之也或請撤之於其室曰義榮其友許君某謂歟曰袁於台爲著姓此其父祖再有鄉譽以至於君是於孝友體質而成者也是蚤孤

長異弟豹而授之室以其篤志慈父無有嫁遂妹而無依者三於是每裝以己資其不以爲吝若猶可返諸其室喜讀書不味世利與美解難明賢禮賓其貴士也玉帛爲賤家有傳器遺文而蓄焉必破腹受之乃爲固敬之與見其人同君平生以爲此事一施而得名又獲榮焉慕卜氏以託其志且君有子而教之羽毛成矣窺天而欲鶱矣榮將又逮焉予可無記之曰君與我好也子之言我之見也遂記之

松石庵記

趙明巖先生築居於松石之間而命之曰松石庵某

松石半主人也而喜談松石之事於是舉酒於松石之間而告曰先生其聞乎昔宋文帝遊鍾山中道有盤石清泉亟樂之顧謂蕭思話曰相賞有松石間意噫吾於是有以見布衣之士之爲樂也夫以萬乘之主舉天下之物怪奇閎麗宜皆其所有而屬厭焉當無所羨慕於此矣而於松與石乃獨猶有欣豔不足之意以萬乘之主而一遇於此以爲至樂而布衣之士日與之居而不甚以爲意然則布衣之士其爲樂何如也一樹一石可以驕萬乘傲王公夫其高尙自足樂而不可奪如此則布衣之士豈可以不自幸於

山林也邪於是先生起舞於松石之間歌松石之詩若不領予意而自樂其樂也於乎其進於我矣

成美堂記

季君世範某從祖母兒子也嘗作堂三間踰月而成君尊翁是年六旬堂先壽期幾日弛役至期以觴賀者已乃商名於其友卒如君指榜成美二字蓋以作堂尊翁志也越幾年堂獨存於火人謂不沒君孝然未有紀其巽頂也　聖主軫荒用言者售冠帶以起滯中之瘠群往得之獨君以尊翁名舉牒不自取也與君有連皆賀某諸父命爲成美堂記蓋君嘗以爲言欲因是得也世之一宇半畝或前人所無卽軒軒自謂光家予人亦嘖嘖稱之不去口此中人小家規生慮活溫飽已望者之事也若其鉅族名宗有典有賢前者作後者述傳清而襲潔積良而累善世德不瑕家聲罔墜而欲以區區繼之豈不難哉季天台望家爲侍郎於唐爲御史於宋御史掫精舍傳後人讀書其中家學至今不落洪熙改元某曾從祖前都御史嘗記其嘉樹之堂文不愧實可謂德門矣夫代白易汗家美弗承於墜損乎何有君起益務修善令美事聯不自我嘗謀新先祠贖地若干步而家人不知

費從出其力善皆是類暇則娛意詩律謂之不羞其家者於此見君之濟美前人其大者堂固無與而曰作堂尊翁志也此見君廉於取名而周於責實皆可書也書以貽君之後人則思繼述者知所取則矣是爲記

古檜齋記

王氏之廬有古檜焉巨不盈抱高纔及題根株怪偉條幹蜿蜒鬱鬱蒼蒼亭亭落落如蓋如帷如屛蔚如壘嶂又如仙人之帽玉女之冠菩薩之髻蓋佳樹偉植也予以婿家子跡滿其下目得其狀口能言之故

不待主人之請而自爲之記之吾觀其於春也故叢洗黛新萌露金辯雲浴雨弁烟殷霧斯時也使茂先見之當抜目凝佇摸寫風雲之態而去觀其於夏也繼柯鬬潤冗葉爭鮮停颷止吹速照延暉斯時也使子建見之當掻首徬徨傾倒八斗之才而去觀其於秋也疎枝巢月巨莛衣霜龍然虎息鵠去鸞來斯時也使扈載見之當塗腸抹腹作賦壘之壁間而去觀其於冬也號風泣霰皴玉籠銀暖邑徹扃寒聲入闕斯時也使杜甫過之當呼酒索觚作行投之主人而去時更景換千意萬態豈惟十友望洋四妙自醜雖子溥之松子猷之竹仲言之梅元亮之菊然且不無一節之愧夫其春不花冬不條松與梅弗如也外剛而中信霜姸而雪秀竹與菊弗如也夫固宜其愛於人也主人甘斷櫧殘檻賓客寧擘袂搜巾重於人也不貴隋珠趙璧左視夏敦商彝信於人也先桃上李則不以爲嬌奴柳婢花則不以爲泰此檜之狀也居是者盍圖斯檜之不朽也彼子溥之松子猷之竹仲言之梅元亮之菊而今安在哉而其幽聲嫣邑常若在人耳目者以有四人焉耳居是者盍圖之檜不足恃也檜不足恃也

遊金華記

皇帝卽位之明年有　憲廟史事詔收本院官而侍講謝先生實爲擧首先生行適與王古直俱過天台與鐖會於國淸寺謂鐖曰金華吾鄕文獻大聚又多山水吾將道而游焉古直已在此豈亦有意乎鐖實欲之病不能遠去以辭先生出語稍持之旣而意堅歸途口傳二詩激我爲必行計明日先生先發截青溪數里近飮道傍田家以待我吾至先生始信必行望見欣然下階迎有句用俗一坐大笑還席復傾數醆罷酒去是夕宿龐黃門家明日早行近午過嶺月烏巖旣下復起曰梅菑僕夫指之曰此山所以分二州也屬爲九里坑有小水由山隙間循以爲路始至往往疑其出稍出揭夾溪上嶺至玉山人家宿焉明日曰唐婆曰西山曰東山曰黃泥俯仰諸嶺已乃見平土厭行至魁山趙上舍家時夜漏下幾刻矣明日到縣再宿而去踩二十里望見中舍王先生與鐖同年陳希用偕來下輿聚舊識新與道上有頃各就輿是日期至王氏而止明旦具衣冠謁忠文公祠出望青巖山弔古致景仰畢則曰鐖有疾遊止此矣蓋有思其人望其門不見而去者鐖於金華已跋二縣得

其人二忠文公忠文之孫中舍是已顧未可乎且鍭必有所不去一覽而無闕焉於其中不願來矣固將斷耳目遺山水幸他日復來供新焉先生與古直行矣泛華川涉雙溪至瀫水而止餘則道他州以去人自東萊而下於蘭溪訪楓山章先生吾友姜仁夫實夫董遵道必有來者其以是終焉先生曰吾不能留矣於是復隨至培壘步舟中路謁顏孝子墓又請益以行是行先生屬役於鍭鍭不敢讓遂爲記

養松齋記

同年陸全卿嘗營一區以備藏修之所旣成晝庭中分植二穉松朝夕去其牛羊歲月除其荆棘傷害弗至培植有加因斥其事以爲區曰養松而求爲記予曰人惟無是心也苟有心於此象物而託之必且一見意焉故有尊勇烈而式怒蛙慕剛毅而說鷙鳥懇懇之心委諸二物況不爲二物者乎今夫貫四時而不改閱歲寒而後凋貞心遠操挺榦良材世以比正性君子抱用之夫惟松爲然垣而養之室而命之於是乎君有心矣天下有一善一藝皆可爲國家愛惜況正性君子抱用之夫天下國家不當一日而無者其爲愛惜與否又可若何夫在上則引拔明揚居中

則調和掩護凡其所以爲之地者皆愛惜之道也士惟無志苟志存乎天下國家是其勢必至於愛惜人才以爲心夫旣愛惜人才以爲心則其象物而托之以示吾意之所在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君貳憲兩浙三年於此顧所用於刑罪而得人之心服其施爲蘊縮剛柔緩急之數予不及知所及知者君爲人器識宏遠可任大事其在官所率取足於家人斬然清坦然去其私謂如此而已耳然而更求所以得人之心服者亦無幾餘矣由是以見君之爲志其不妄者乎其亦審幾量事言而必行之者乎異時有以愛惜人才爲己任而使天下國家享得人之盛者必君是也若其以教以長摩而成之是父兄子弟之嘗此固君口自爲說而亦非衆人之所望於君也

遺壽堂記

比部主事胡君永清作堂以養其世父其父母及其季父母旣成書其區曰遺壽而求爲記曰家自高祖而下世有令德號爲積善於是委慶後人顯融光大或當然也今某雖挂名仕籍然病與拙俱得而弗振諸弟姪之服儒服而業者又有未成立廢祿位無足以當先德者獨念曾祖耕樂處士壽九十有一祖守

約處士壽八十有一先世壽考如此諸父母又皆年近七十神精氣體人見而壯之意者祖先之德亦將止遺子孫以壽乎噫吾知永清之意蓋有在也今夫祿位取之於人加之於身其得巍然其失隤然區別以形立於可奪以成其勢是故不爭夫名修身以至自力而得之托於聲響以爲高若無所用爭焉時亦有所不免夫壽則異是也己不及修人不得予藏於身而甚密盡其道而無有雖力屈賁育智先良平氣呑楚漢握天下而去來之未見其可奪也故無所用爭焉莫如壽然則永淸有取於壽豈非以其無所用

爭也邪名一堂而示人以不爭蓋無所不用讓也一家讓一國興讓一國讓天下可知矣然則[illegible]堂所係大小重輕何如也

東皐燕詒記

監郡鄧侯至台之二年手錄東皐燕詒事實授某求爲記按事實侯之先世居清江璜溪市在其曾大父始徙宅南半里所瞰江水以居百有餘年以至于今人安其居水齧其區不得已而去之四望徙矣侯徙而東曰東皐地以是名初得皐不過五畝歲稍益之可便廿餘畝至是以徙若預知有水也其出不意以與事會亦奇矣哉宏治戊午始作一堂書匾用警具二字東西爲廂以周前立廡宿坊坊之前面陂而門侯嘗知晉江爲郎官蓋取諸此壬戌之秋侯擢台州始因便道徙居之既去屬其子介於堂後作一廳事幷付之名曰忠孝癸亥歲冬十有二月侯發書得落成之日而東皐燕詒緯有成績衆以賀侯且曰侯於子孫可謂至矣而不知侯之所以詒子孫而不獨在於居室也吾聞之前日侯之在晉江也侯處其害以利與民民德之稱說不容口見今通判台州猶其治是邑也而潤沾之士益廣戴者益衆侯方且以是遺

其子孫而未嘗正言及之蓋不自以爲德而亦示之謙也昔于決曹以陰德遺楊關西以清白遺鄗塢之積聚梓澤之經營要之其人亦欲以遺子孫而不朽而一旦化爲燐𤇲之鄉所不卽滅者頹牆露草荒煙積而未散也問其子孫且不忍言而況駟馬車邪而況籍其父祖以爲美談邪然則侯之所以遺子孫其大者在彼在此有不難辨也侯於是又刺定四面山水之秀或配以雲嵐或近取諸人事命而列之爲東皐八景質文備矣將要能者得詩亦以詒子孫云

青溪橋記

宋慶元間縣令丁大榮嘗布石於曹家巖之北故驛之西南曰鶴仙名以令之姓歲久名在役人於今處枝榦續版用水以便過者波鼓輒去浮屠氏某等募財衆中去木從石蓋水未屬三之二會某等亡匿放工是時安成劉侯且去雲間徐侯代知縣事仍用浮屠某等募辦接工未幾徐換縣亦去監郡毘陵王公以下攝實來既至先理濫費訟清而不深事省而不留曰茲橋且落不可不力於是橋卒以公告完先是徐侯甃石橋次未暇言文事公至以謁予予未即答而公去而橋壞橋壞而毘陵周侯實來侯清身勤事

上宜下便政猶王而幹局過之以橋久役無成功尤切念慮工食皆出經畫必使民不知役而坐受其利越幾月而橋復完因加其舊凡為長幾百幾十尺崇幾尺下為空三十有幾過者去艱處履坦途民愈德侯卽其郡名橋曰晉陵前所謁文侯亦不欲舍我而取之夫橋直西東為孔道鄉仕不有稛載而歸亦將由西而東來宦不有稛載而歸亦將由東而西橋為必由之塗夫濟人利涉橋之德至矣而有是之未飭所謂弧矢兩利之說橋茲不免由是言之橋之德不無少損乎故僭為之說使歸橐過此者先為自處不以不韙累橋區區憤疾不廣之心藏之舊矣今為其時亦幸侯之廉清得盡所言否者顧畏斂舌半語不得出口予既為是言橋之人曰橋以予之言視他橋特宜有間繼自今葺壞起廢先後重輕在人心千載可想悉則茲橋之利詎與天壤長久無疑吾橋人先以自慰亦以拜予之嘉賜誠如是侯之力也侯既覩橋以成又舉橋之文端以屬我乃其操身又實有默贊予之口者侯於是事甚不為淺但恐言無可采使有一字孰非以侯故曰侯之力橋之人曰吾儕慮不至此予幸敎我遂用書之亦以見侯與王克己寬民

治有本末後之傳循吏者知所處云

南觀樓記

縣大尹安成劉侯為吾邑幾年於此跡其地望方侵尋華要宜未暇念其故土省其初服松菊之情斷變不逼亦事之理侯獨不然處衙書勛勤之際汲汲若不及事以命其嗣子宸作重屋若干楹於正寢之東不華不陋但取可登眺可笑吟而止樓而南南有山山之木有松樓之榜曰南觀既以名復題其左右曰歲晚松情在離明山意饒為帖版以卒名樓之義凡皆侯先畫於中出以屬工榜帖書鐫髹堊整整以隨

亦有心矣哉予嘗怪今之士大夫較計失得之念過
於憂　國奉公之心怪而求其故意必有物之爲祟
不然以人心之靈性命之正安得有是旣而曰凡人
之情貴則不復可賤矣夫以不復可賤一念橫設在
抱由是卑身佞舌盻睞矣哭凡可固位留權不暇擇
問則今之士大夫亦不須多怪吾見溺志若錮徽纏
自縛誰爲脫灑內養不足是在平時今玆則亦無如
之何也已於是遠求其故當又不在今日而在平時
也有國養士可不愼哉侯作樓見侯所養在內外仍
脫灑視衆人貴則不可復賤相去何如充侯是念他

日陟華居要亦何賴先身後公而不以貞順昌我
國家鑠飭耳待矣又嘗因侯之事考論士夫人於今
意必多有貴可使賤如侯者屈指不足信指有餘然
則非侯吾誰與歸侯於文工諜迹於德推廉愼在官
無廢事人不得干以私民甚暱近焉惟恐侯之陞去
惠我不絃也侯以樓索記予喜侯之事有以相我提
筆也遂書之

西山書院記

學校尚矣至周而盛閭鄙有敎是後列於學官而庠
塾廢至唐始有爲書院嶽麓廬阜其著者蔓於宋家
得爲之至我　朝學官徧天下書院不聞郇聞窮鄉
下里亦所未聞西山書院始其開也西山大姓歐氏
世居焉見今良子弟泗洒之其宇以父祖志在言出
未雠建書院若干楹於居室之東二里近名以其地
錄產田幾十畝爲學事致吾里姻縣學生潘球子器
于丈席繼者鄉進士臨海徐商尙質主客具美學敎
有物專壁切近之地以視府縣學校反有散緩不束
多文少實之敝可書也竊念後世學官無功徒以不
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是故敎道鹵莽學事
瀾漫多文少實儒效不白有由然也吾欲於此記誦

文字浮淺之習且置不問辨義利講僞誠敎者採其
機學者痾其的懇懇業業而以致其實損其文登其
效夫是學也吾思之熟矣講與不講有三稽焉見於
取與察於去就定於死生三稽不屬謂之不學不學
之效是使後世無潔士無恬夫臣不必死忠子不必
死孝爲善不誠狃於私利民受其敝以遺有國由是
見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亦在養民康國而止
矣洒之以書院請予記予不佞竊取一言以復洒之
暨本院師長尙相與勉焉斂常規服新條講學要理
心貳於以設敎起典他日窮鄉造士十望一二揚辭

烈於區中西山書院後先白鹿亦事之有夫窮鄉遊士成功不揜如此西山之係他日不與天下學校通設教與吾亦不信

樂心亭記

尹黃巖新安鄭侯母夫人某氏實居廨之養堂侯以名進士領縣事未幾民德其政縣且無事乃始作亭於廨之東堧東向而以樂心爲其亭之名屬予記其事人常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卽不知求孝子亦不出忠臣戸限何者賢父母之敎其子孰不願其仕則爲忠臣居是位共是職憂國讓賢夙夜以利社稷至

於宰牧親民之地賢父母尤望屬焉治是民也必使耕穫以時徵科有節去苛擾止漁奪強者縮其力弱者贏其氣必使四境之內生理優足無食餓無衣寒熙熙穰穰和氣洽而頌聲作噫賢父母以是望其子其子亦以是愛敬若納左契民有善政家無弗志樂可知矣夫以民心養以政樂故曰求孝子亦不出忠臣戸限有見於此也然則侯之作是亭亦以其政之得民足慰賢母太夫人之心因不讓而以名其亭夫行成而無跡可推亭亦不可以不作侯可謂知孝知忠合同而舉者邪且侯以七品秩祿百里重寄有民人焉有土地焉禪祿之入盡士之產備物以養肥甘以厭其口輕細以充其體紘管巾拂以虞其耳目養亦修已樂亦肆已而心志不與焉故不用而用其大者遠者以爲養志之瀟灑樂心之絲竹庶幾擇言而寡過矣乎不然將不由我一言以辱茲亭是爲記

愛日堂記

監郡王侯嘗爲太夫人李作愛日之堂旣而負老母養於官所及今幾年而太夫人八十有三矣侯以獨賢不獲朝夕太夫人又不樂久居任下於是謟二于民望民悅擁侍老母以歸顧愛日之堂未有爲之記

者以屬某先日侯宴語見其意至是以狀幣來予嘗猥有所擇姑誦以復侯凡在君與親不敢有加焉夫事君者窮力畢義繼之以死道不行去之以違私事親者一日之養三公不易父殺人棄天下解父以樂生與天下之重若嘘機塵而曰不敢有加焉信邪不邪夫若是以爲忠以爲孝緊其爲至也矣已不然君子之語道亦脫爾侯以八旬老母輒輿親導處之廨舍視食問衣晨昏唯唯愛日深衷不敢有加焉亦可想見於此矣侯簡懿篤誠出以通敏治官不擾鏗鏘騁騖以獵名聲固侯平生之所甚訝其爲孝名之必

自擇之益可知也雖然親在則愛日親沒則寬然止矣故爲孝者親在則愛日親沒則愛身非至是始愛其身也至是而哀慕罔惟無所乎力就其可爲者而益用之慎行其身不敢以不善之名遺其親夫孝子愛日之餘情所謂終身焉者蓋如此未卽無事也太夫人在堂俟愛日之情方劇而豫不淑不敢以文諱也靑幣未幾使來責取則民望之業師予故人賀亨永謙也

孝義堂記

作室既成於是額取父祖之善以名其堂其設意可

想也夫自三王五帝以至孔孟而下賢聖名跡具在緗縹中間至德獨行宏義少善常變反借皆可師法然而耳聞口誦目睇及見顧不若父祖之善身際目接有首尾本末可盼睞描畫也名堂而用父祖之善意其在是陳生洺之大父鄉人稱曰孝義翁予猶及見亦嘗有意焉取吾文予時稍已知翁心則已許但言未脫口玆生用其新堂復來取文堂之名又以翁起生之外兄縣學生戴選從裔賀予張氏甥揩又爲生來請顧玆多端雖欲不報殆未可也吾聞翁在親側無疾聲厲色父病亟禱於神以身代翁則孝翁至

人不幸不續曰吾有子私買田宅以亂父產分其弟翁則義既孝既義翁於是亦可謂無愧於人一生矣夫父祖有善子孫稱目不稱耳所謂首尾本末細大具在可毛舉縷數一搖首一齒脣不忘也子孫無志不孝則止爾少有志父祖之善往來心目撥觸勸悚自不能不興念趨修生尚勉之夫作堂以貽孫曾生他日當遞爲人祖幸無偷墮家美使爲生之孫者無所仰承狗狗視扁壘盂粉版大書高揭初意果在是也生尚勉之生家世有人 國初知郴州件菊公清芬卓行至今爲鄉人美談曁考功主事伯賢公翁從

曾祖鄉進士魯山教諭尚明公翁大父 秦府長史從晦公翁從祖武城司訓國子學錄長汀教諭三先生翁從兄弟見今遊澤宮曰楠文萃壽嵩允高本敏之皆時俊造敏之尤與我俱翁姪輩在生率膺薰盥磐琢之器於是偷墮家美弗繼吾不爲生患也

光澤堂記

夫家美云者聚德者也德聚則澤聚澤聚則人聚觀其富貧稽其息耗察其善惡澤聚與否在是矣夫澤聚且久厚斯薄薄斯盡累累見焉不旋踵於乎奈何哉澤不可恃如此有良子姓者出患其薄且盡也惚

偲焉不敢坐食其前人之遺起而修德以濬其源行善以助其流必使薄者反厚厚者益光然而光澤云者亦只在修德行善而已耳不修德行善而曰光澤光澤譬諸猶滅火而求其耀也必不可得泉井蔣氏吾邑巨族膏腴縷布繡甍棧積室有蓋藏人饒衣食生指之蕃溢出先宅四向拶徙曰西湖曰白湖曰黃福塘曰砦溪曰後溪曰下阪既又率多良善不辱其家者蓋休盛若干世亦可謂澤聚且久也其最良曰選字尚賢實能用其饒以明賢禮賓館餼廒秣無虛日讀書工吟事予與之尤密每一見輒扣出其所得

或已成篇章或一聯兩聯用爲賞樂長幼弟渙渙竝立之室在兄有父之責近益宅於故居之東堂因舊楹而新其扁之半曰光澤予實裁之尚賢之姻舊方瑀相與求言爲紀績予嘗與尚賢先尊茹古翁作哀輓詩序草草幾請誅忩至今竊幸再役補雪不意又取題難工者爲之文奈何奈何雖然不願已也尚賢與張東山二家實予西遊賢主人尚賢季父曰器之甫又與予同門相好俱不願已也嘗忩愚人之耳不入禍敗之言達者反是蔣氏如尚賢不謂之達者而誰謂遂書之并使蔣氏後人知世澤未足多恃𢟊然起而敬忩之

衍慶堂記

予從毋之夫萬竹翁嘗作堂於廳事之後曰衍慶既落之幾年實爲正德辛巳春二月望有三日翁八十初度之辰先期翁族弟曹用廣暨姻士陳以莊等謁予文至日用侈觴酒翁鬧喜曰移壽吾堂可乎用廣等皆曰可致其意於予於乎政不澤民久矣由今日爲獨甚宰牧既不暇一回面在民民力盡於上幾無以自活幸而一鄉有富人焉一鄉之貧無告者擔囊而趨之婦子潔鬴鍑以待甑石之入既空復趨之約

明年秋熟償富人子本如干穀既償復趨之若環無端舍此則牆壁之槁耳雖其初心本以自饒而事之會必至於活人而止是鄉之富人反得養民爲國亦甚不可輕也夫鄉之富人以布衣而偶行宰牧之事宰牧以父母而專爲寇讎之行可謂二反亦不知孰爲失得於是爲貧者計殫生於官寄綴息於富人足以補偏不足以兩殆藏杞國之憂如吾輩亦可少慰哉吾邑禮俗鄉之富人或壽筵或居室皆有求於予予亦欣然起答之不欲以不文免庸詎不亦以是故邪至如翁者又獨未可與他富人一槩論也翁儀狀

健整心仁而行之以必施家富而守之以弗取正德戊辰吾邑大侵里有積尸穀價翔倍富家多以今年穀價收明年子本俄所入不資翁獨守其常更損毋穀五之二噫世之牟利者恨無孔穴滅背汗頂所不辭翁坐棄大利惛若弗知於是又以見翁之深吾聞君子之爲善也厚以公是故不矜而有其善矜而有其善者隘以私未可以言君子之爲善也於此又以見翁之深夫天之道厚與公而已耳用是衍慶慶有弗衍者耶翁之子汪克肖其家孫鏕縣學諸生弱齡彬彬翁之德殆一發於是子曹氏慶源自翁始者吾見殷鍾於此矣翁名登字宏鎬萬竹其號

贍學田記

甲午之水新昌東隄爲甚死者數百人事聞本府試推陳公見吾檄治其事縣小民貧工役不肯公以才辦不數月東隄斷工然公有無慮事未敢端以爲得也本縣儒學實當東南二水之衝補壞起墜整塗塈新丹堊者累累公於此加念危庠貧士諸生不給口者多就公得餔匾然而公之念賚愈未可足也一日民以崇妙廢觀遺田爲嵊縣無賴道流隱據者來首公與知縣事姜侯一再請於部使者歸其田於學旣歸學博正倅二許君進諸生謂曰夫建設律廩紀試矧公念賚本學無窮之意一見於此諸生亦感激思效蓋未言先合於是二生何純陳大昌來議吾事予與公有文字之好雖病不得辭爲之嘗謂天之生物以是數生以是數養堯湯之災未聞一人乏食死者無棄利有備使然也天惟不能與民爲均節而以均節委諸人天亦惡得屑屑然某貧某富與民爲籍令一人饑則曰天饑之千百人饑則曰天饑之不復爲意噫然則均節重不在人也可乎哉夫利惡其棄於地也幸其藏於人尤幸其人爲之藏良田美利而以

業攘斂欺負亡賴之豎外道之人在人在地何言爲異崇妙之田一轉而爲贍學養才之器可謂壯其用一物之無憾此類是也損有餘補不足公於是知均節在我事至必爲他日居華要措大事權制重輕斷截彌綸沛然盡志元元知有父母矣予病不能飾辭出意爲好文以復姑書爲贍學田記

遺遠堂記

吾邑徐姓分枝演派比他姓安著獨多曰山庵曰厚澤曰東横曰赤山曰洞橋而皆不如東横之爲盛東横族出山庵若務後大横溪南又背自東横而出為

廬邁顧蔚然爲合大家子再從姑夫吉安公由東桂徙居縣治之西北郭公卒之幾年曰香曰歷曰一奇二子一孫相與堂構修爲廳事既成榜其堂曰遺遠公懸授也今年某月日實太夫人設帨之辰壻氏謝仲爵姻家　楚府良醫子從弟德澤等用遺遠堂記謁予曰甚足爲壽夫辭和而知律之處景正而知表之處傳世遠而知仁義之處欲傳世之遠而不由仁義譬諸止燭而照去刃而割罔有濟也其猶盜蹠乎徐之先有偃王者平常理國便能除去刑爭未事一出於仁義過周天子穆王無道幾受命朝諸侯既而

不忍鬬其民卒棄其國北走彭城下百姓從者萬餘家或曰不之彭城之越城觀於浙東西徐姓獨多是其驗歟徐在太末不知今日與昌黎作文時盛衰何如若吾邑則於今爲盛去之二千餘年蕃昌遠裔至今不絕仁義爲之徽纆也世之倣仁義而不爲而謂殃慶適然陰德誰領知之不真也知之不真殆由無他左驗也世美暨弟姪不爲仁義則止耳苟有意必求所謂左驗不出宗姓而得之伐柯之則不遠是矣予嘗誦偃王之詞曰孩視其民傳視其國夫行仁義而獨深於民卒僨己以完人惟偃王垂裕至二千餘年猶一日吾夫子之外亦惟偃王施報之理至是極矣謂之曰爲世左驗然乎否也世美於此知所處之否耶夫食之者衆至二千餘年吾懼仁囷義廩亦且空虛不繼世美勉之吉安作縣監郡皆有惠政治盜能斷亦以幸民世美布衣居鄉施惠宜有處世美勉之不在吉安在世美不然父子并善益力擴之愈大播之而愈多將來綿綿延延星星列列二千餘年之後人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焉知予之言不傳信於他日後也世美勉之以詔其弟姪相與益勉之吉安公諱廷試成化庚子舉人一奇與世美嗣子一本見

今並身澤宮蘊玉將剖必售於時諸孫皆俊爽讀書克家是日夫人坐堂上子孫女婦拜舞稱觴怡怡愉愉家門之樂不言可知也

繼學堂記

夫學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其臣傅巖周公以至吾夫子而備夫子之徒爲顏曾思孟孟氏歿而學就陵夷涉秦歷漢數隋數唐至宋而濂洛關閩諸子出焉千五百年斷墜之學僅一續於此乃若荀董氏王韓氏四子學焉而未盡其道宜在有無之間暨我　朝方氏遜志殆庶幾焉至學粳槊尚得想見於遜志集

中自是又百餘年於今響絕寥寥矣而吾邦介獨有志焉邦介作室以養其二尊人而榜其堂曰繼學姻家胥清之就予諗其事曰邦介幾世從祖始豐先生有知學齋王忠文爲之記邦介今日之名其堂意實在是敢以請夫忝祖而欲繼其學自其子孫後人言之可若我輩有述而齗齗於州里之一賢曰學之道盡在是恐非我輩所望於夫人以爲學更可止人之取法乎上也予嘗竊誦之心外無學性外無學倫紀之外無學家國天下之外無學由一心以至天下吾學近遠之地始終之稽也故大學之道曰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七累以至格物而止由天下以遡一心也何獨大學一編三書六籍凡皆明德新民之事類學之爲物亦閎博漫瀾幾可無外若猶有外則閏餘別出非吾聖人之道也或曰學之閎博盡物既聞命矣就予之言若猶有可疑於此者夫上下二千年間述作之富屋不可量車不勝載如所說學者僅若干人彼之膏晷刓精窮力於一世者皆未學與非不學也學而不由其道學之敝實使之學之敝大約有二明體者不必用究用者不必養所謂截前斷後以爲學而學之道幾隱矣夫明體不必用亡

之逃名爽世學成愈廢宜皆其人近如白沙陳氏亡心厭己之外視民創物痌亦若不在其意中故人以爲離少予予嘗曰白沙高世之逸民所謂斷後之學是也究用不必養世之由科目登仕版者皆是記誦聲律對偶之外別有肆爲古辭亦止見其華而不實豫養先憂繫其未遑抱空技求以知人家國天下事無少愧沮遜謝不欲狀所謂截前之學是也學之敝不獨科目而科目爲甚科目之敝至今日而今日爲甚邦介之見謂何如由堂扁邦介不悅於今之學可知縱不能以衆人胥勸吾與邦介尚自忝也邦介勉

之他日方身揚名以顯父母吾見茲堂亦永有聞焉雖然在邦介邦介於此眞能光續家學不使斬焉在後亦不可謂非始豐賢昆裔也然則堂扁亦不可少堂作於某年月日落於某年月日榜而書之於某月日

寧親堂記

文學高第陳文治實宮教恆齋先生仲子英潤蚤成主司每以不得文治爲鄉書之脫文治固待時亦不甚棄意方以市囂卜宅於縣治之後郭作堂其上榜於北楹曰寧親取諸揚雄氏經始於正德辛巳某月

日卒事於嘉靖改元某月日旣落之幾日文治春、縣人徙居爲先期庠生葉某汪某范某某等謁文胥役屬以記請予驚器文治自其未冠時言不得辭夫家有恆子有賢子父母於此亦必有所省別宜不至槩視而平望之也夫能葢一宅覆一宇茂然堂室旣自以爲得而父母亦喜見顏面心厭意足無所更望噫此殆恆子之事夫賢子學以待時志在天下卽雖有堂構營作僅僅爲身謀或去市隘或擇仁里或室不勝人不得自已勉而就役此則有焉而曰是足以寧其親賢子之待其親亦薄矣豈其然哉夫所謂寧

親生則寧其心歿則寧其神通乎上下限在職守天子以四表歡心三事九卿侍從臺諫郎署或道行或言入皆所以相天子來四表歡心外至方面一省歡心專城一郡歡心縣大夫百里歡心自天子以至一郡縣之吏誠使忘其親則已不然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雖欲不章志以子愛百姓亦不可得於乎必也忘其在民爲人臣而視君事猶猶遂遂若痛癢判弗屬於吾身惟私便是擇將使民心不悅胥怨以及其親存歿以之然則賢子所以寧其親在彼在此有不難辨也文治謂之何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亦我與文治之謂耶由文治之賢專城方面九卿三事玆可望也科道郎署一投足之間耳矧吳夫人尚健淸寧及其心必然也宮教宜有廟寢烝嘗悽愴固無不及遂以記以俟

養正堂記

嘉靖庚寅所司以予良應　詔命予良輒辭不就退而作四筵之堂於蘭田讀書其中牓以養正知予良者求予文古之人學優始仕漆雕開以未信辭今不然也經生學子惟進士之業是崇是飾日望於所司以登科擢第躐取大位弗得則出口怨詈而所以居

位者不問也由是見今之人類以天下國家爲嘗試之地制冊至則趨之無少恥愧退怯不足意噫天下事可知矣然則予良今日辭詔命明日作養正之堂殆有見於此堂可無一言夫學之爲王道學之至也舍養正吾知無所於學矣夫學之至莫若心心之至莫若正正之至在於養養之至在於素以是望於家以是庸於國志在生人忘其有己精確一心以澤天下古之人有行之者尹之莘野呂之渭川尚矣其次子嵩之汝上孔明之隆中亦皆去人自養時其用舍吾無與焉已予良勉之今之人猶古之人予良懋

廸朗施諸行事所司牒舉士民狀述文稱其實由以進於古人不難也且予良因事作堂大書養正是菸志意必不以今日所至自足將忘其身之老以養寧歿齒不用不以嘗試壞天下國家事必然矣予良勉之幸無使後之人疑予言於予良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記

思惠亭記

唐侯雲卿以名進士試推吾郡其始至也過道屬邑相與目接便若有意於予既而稍出口若見譽以文事而不欲畢其言於衆中久之取視吾文與詩予亦得其文以讀乃始知前之望見而顏色在我者同挾相媚勢自然也至是使人以書幣來亦以是事日官以鞫訊爲名鞭笞捽縛呻呼偃仆日用施毒於民若不可以言惠而惠在焉患弗思耳於是圖惟藉思之

地作亭於寓寢之右直謂之曰思惠亭成加扁而紀志闕焉侯於獄事既以明清稱允惠及六縣矣然猶數數若是可謂文章有實方且歉敬之不足敢辭勞凡馭民之道惠而已所以施惠思而已思之要重輕而已吾家居自食吾力身爲重出而任人之責以庇佑民衣食輿馬取給於民民爲重重輕審而思過半矣故曰思之要重輕而已侯與職法行于威十富則侯於重輕宜無不審也言於侯爲剩吾第以諗繼侯而後來者侯三年政顯將去而耳目　淸朝思惠所及亭爲天下作也若曰某府某亭傳於後世亦自不

可誣也侯於政事之暇亟來諸生如賀某范某等五
六人講論文義惠及良士又嘗思教事於此亭

壽澤堂記

予居鄉之日久老老嘆逝閱人爲多嘗欲撰載月之
所見及所得於口耳丈夫女輩年九十以上爲一帙
曰景壽之錄竊又欲分正次二錄爲帙亦如之正取
在壽爲善次則貲乜徒壽者以壽爲難遇亦不得不
載方拾筆於此而吾庠諸生楊某以其外祖母太安
人事狀來適九十壽序顧爲請太安人姓許氏歸養
素徐翁俱臨海在城人姑嘗不視太安人盥舌去其

翳視如前三男獨仲太安人出聽側出難也先舉尤
難乃若儉勤至今用之因得以其餘力及鄉之貧餓
者好施與獨與浮屠氏有吝色反不爲丈夫之畝予
嘗曰壽之貴於天下尚矣亦未論其有功無功徒以
其多歷年所久視於世吾視之若視吾父祖天下豈
有無父祖之人茲其所以貴於天下行於古今而不
敢有二焉者太安人於徐爲有功夫在壽爲善浸淫
久固慶源深長四曾五玄殆未足以說其澤之所徹
若太安人可謂在壽爲善流澤遠近何如也三男某
某某皆能養壽毋克肖其家某長男某府學諸生次

安人孝[illegible]之[illegible]何其不發先於此楊生曰我舅
氏近爲太安人作一堂於正寢之北堂成而未有榜
曰幸先生之寵惠我舅氏曰壽澤何如楊生曰甚善
我舅氏於是敬先生多矣雖然尚有望也堂不可無
遺先生於太安人之壽既不難爲之序請易序以記
可乎曰可堂舉士於某年月日斷手於某月日祭而
落之於其月日太安人坐茲堂受觴酒三子者主賛
毋應客加以孫曾左右前後懽怡婉孌其恬兒弄席
間雜上諸裔孳回歌鼓聲咎坐客無不心豔口誦實
生世僅見一太好事圖畫所未載遂書之爲壽澤堂
記備彤管氏采焉

照睡燭記 并箴

予病頭痛不任久[illegible]几與坐夜常四三童子贊燭
稍豈美者是夕予坐睡既覺煌煌在傍徐察之鮮[illegible]
朗從以其睡閱也惋惜不足因記前之夕或觴廣筵
或繙無學反取翳昧洗短不美之器使間以邀親卷
帙喚童子[illegible]可謂幽其賢顯其[illegible]非其地也既而
曰固家用人亦若是矣惜不有坐睡者覺其事時方
晋運南北[illegible]作[illegible]黑色又一夕予倦甚亦不欲就枕
陶[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爲睡候是晝不如[illegible]也

噫補天地議化育在人亦不可誣然而用之於照歷
者有矣箴曰管管小器挹明函𢠸童子用之乖午舛
戾賢不虛辱愚難強智凡百用人鑑此足矣

愛月軒記

文學上弟子陳臨氏以莊嘗就予請曰先君性愛月
因以號亦以扁曰愛月軒月之夕無不嘯詠其中一
日客有問月之旨于主人主人心領而不卽對客去
以語小子意小子爲可敎於是商訂往反亦未無少
助益先君卒且甚幾年矣月之談錚錚數十百言小
子猶憶之敢以請於先生夫月構魄於陰受光於日

凉溫寒暑時之不同月之不同也春吾愛和秋吾愛
清夏吾愛其晦冬吾愛其藏暑軋其精得無晦寒怛
其光得無藏和以親人則柳下出臣清以絕物則首
陽餓叟晦以安時周王未觀商政藏以養恬漢傑方
逐亦松吾所不能忘情於月者殆此等類媒吾心也
婆娑光影云乎哉留連風露云乎哉先君所得於月
如此幸先生之敎之也先生一言端爲此軒不朽亦
以慰先君於地下噫予於以莊茲不得爲成讓但其
所受於月之旨亦既啓其奧抉其玄鑽其髓而出之
已吾尙何說之助一言塞責可也吾聞不知其人觀
其所愛山吾知其爲靜正人也愛水吾知其爲流通
人也愛月吾知其爲朗霽人也然則愛月主人所以
立其德者尤明白可想至論其所得於月殆見微博
論章識偉用之士所謂朗霽爲人又不足言也以莊
暨其弟安氏俱將發身賢科行志有日尙亦觀於其
子以加知厥考

頤壽堂記

鍭眼中所見吾鄕富家翁賢可述者二人楊翁彥謨
陳翁叔成楊翁實予家妻從叔祖陳翁實與鍭先君
子友善二翁同一識士知事陳翁更善談論長於狀

物見意予嘗侍几杖聆謦欬聲至今猶憶其語累累
對人稱說使知典刑尙在冀慕弗及也翁五子中子
綸字太和尤號白眉形德俱類翁識士知事不及翁
者幾何近益宅於故居之左肯構肆拔扁用頤壽二
字卜以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徙焉鍭從母兄褚
君永川等方浻觴酒賀寧集先期使其子茂其姪樱
榮僕僕以記文爲請予愧其勤也不得辭又太和弟
兄遇我爲又情但不得辭壽之貴於天下尙矣禮曰
期頤言壽必以養也易曰頤貞言養必以正也夫飮
食男女服御居室器物等皆所以養也苟取之不以

道用之不以節然則曰養之而正吾不敢以爲信也頤之象曰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愼言語蓋所以養德節飲食蓋所以養形立言次第養德居先養形居後壽之不取爲徒壽較然見矣於乎若但以年至爲壽壽之外一無所問頑鄙猥瑣皆得抱年以齒於世不幾於棄德蔑賢恣情罔世所謂壽反不爲世道累耶若陳氏父子殆所謂以正養德不徒爲壽者已以是名堂殆所謂此聲此實辭無有愧者已視冒焉以齒於世名正而實舛相去近遠何如耶太和之兄世和用耆德飲於鄉下戒賓一等既而太和亦以三豆

之禮辭弗往從弟文佩文治俱縣學生文治尤積學負才器自巡按提學官至村市氓隸無不望擬吏矢心引薦所不報者運未至也長二子鐘鈸骨狀壁健年未而器成是役也方其受稱吾師有樂先生重又命之

清和堂記

姜與夏世篤交道自吾家前都御史至今不衰予姊與潼川守廷儀公爲婚姻家潼川賢後八三長洲文學鳴夫次義官用夫次國子生純夫及予二姪汴凉迭爲婚姻家婚姻又二世矣由交與姻姜氏世德可知也純夫近益宅於舊居之左作堂爲守清和堂成以衆落遂以記請陳文浩王汝正陳敏之與記事夫四方無事上下相親清和在天下門戶無事家人相親清和在一家純夫以名其堂將謂天下乎亦但一家乎夫局一家不必得一家窺天下然後可以得一家何者天下不安吾獨得而安衆人不樂吾獨得而樂衛立世子不以時魯之處女懷其憂楚留令尹不用賢蔡之耕夫喪其支取敗在彼遺患在此理有必然不得不爲之端憂失措情周於智也是故居其位則謀其國謀其國則思其患預防早計孳孳爲不致

就一隅之安況今民力日盡民財日竭爲今之計內解土木興作之役儉身以紓民力外省無名科斂之條飭吏以裕民財下詔寬民設法備荒必使天下橫草不驚乃役已若其卑品下列無位以行其道亦視其所得爲不得爲而盡心焉小補衆益以助大官以天下安力至而無跡果然矣吾見清和在天下而家以之人以之不然微發調募科刷輸輓以至兵火殺傷救死且不暇清和可言邪由是見純夫察微慮遠知福之自知禍之來名一堂而繫天下君子謂之善謀其家者遂爲記

太平葉氏祠堂記

近世舊家大族多不立四親之廟視其身若泛梗遊石一不問其來處亦甚可慨也江洋葉氏獨講是道又以取文於予予得先請於其子孫之賢者夫禮不泥古亦不黜俗視其情情有未厭不用於古用於今情以義起也古者禮家士庶得祭祖禰二龕漢以來已不能守或遂及高祖爲四龕宋儒始定議四龕爲通行之典以至雖支子亦有可祭之說皆所以厭人情補前之所未備也於是亦有制一定不得以情恕如禘祫世室必欲彷像行之始先之祭可用程朱祧

主有大功德光家之人亦止存主始祖龕側遇祭以祔此或可用夫有不遷之祖則有不遷之宗鄙意是祠正中入北稍高設始祖一龕自始祖適長而下除已祧外仍用高曾祖禰四龕一宗子爲百世不遷之大宗餘小宗散落房從者皆統於大宗子五世之外所統猶服齊衰三月異於小宗服盡則遷者此殆所謂古宗法亦朱子祠堂之制也予於是嘗竊思之使天下家自爲治治過半矣祠堂者隆祖收族之器家自爲治之道也家患無統家統于一饑有所得食寒有所得衣流亡有所得廬畝惡有所懲善有所勸矜寡孤獨有養誠使天下家自爲治令以是得之縣守以是得之郡宣政監司以是得之一方大君以是得之天下而曰治過半殆亦不妄夫言之易行之難今欲使天下家自爲治奈何而可夫善莫若倡立事在人十室必有忠信太平一縣吾以葉爲倡葉子孫多秀健尚禮考古秋官郎中敬之賢且有志可與立事隆祖收族適又其家盛舉倡莫若葉賢子孫勉之吾聞誦其言則行其事予於是既不得不言亦不得不望死無不食之鬼生無不養之人人無不遂之夫三者吾所以望也賢子孫勉之予雖老猶及見葉倡迪

風聲蕩摩浸漸之功謹書以俟

餘慶堂記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世之揭其堂以名著率多用之夫積善二字明白切實無可論者若其曰餘慶餘慶吾見取必於前人者太過引而責諸己者不足雖人藏其心未可輕議而言意之間自不能無敝請因葉氏之榜而過爲之防夫二代之長以商有三宗周有宣王未燼而噓之焰未竭而浚之流積善之效也世之舊家華族正使其先奕世載德比之有國其所積累班班幾何而可以坐食過享此固不足恃也

然則爲人後昆生長餘慶之下者尤宜愼德庸豈可循循取必於前人而不責諸己以爲善也耶或曰舍積善而餘慶是榜其意以讓美於前之人而已享其成功退然若不敢與能於茲堂賢後人之設心然也吾獨不知所以論之嘻子見於此誠是也但恐非所以儆或然而豫爲之防我之見子之見耳更得因子以卒吾之說夫取必於前人而恃之也太過其勢足以忘善於己忘善於己殆非所謂世濟其美而餘慶之下者卒亦不可得而恃是亦將大泯我宗祧以故不取讓美而用成美愚者之慮也葉氏系出括蒼唐法

善公之後始還潢水由十九世祖承事公六世祖遠贅賈墹遂爲藍田葉氏藍田子彥光號素齋讀書飭行連辟不起素齋子近仁洪武間亦以賢良不就徵賢良三子次奉先縣學生正統間貢禮部以病歸孝先德長於鄉爲鄉飲戒賓子三鎌鏞銓鏞字文華別號恪庵子廷茂葉氏自承事至恪庵中間積累既久而恪庵父祖尤號累善至廷茂與其子金象食世德之報又皆不敢忘善於己一言一動仁在厚隨所以培本養末日不足而金尤讀書攻篆隸帶比與有文有實吾是以知葉氏之慶未艾也夫言於人以規亦

視其人其人賢也雖嫌於有缺理無虛受規可也不賢者反是廷茂父子賢也因得恣口一言聞諸先民有而不規踈之也無而置戒親之也予在賢父子爲宜親父子勉之美亦不如惡石

養愼堂記

縣治東北郭五松張氏世居焉張氏賢子孫廷璋翁善治產業推其餘以及貧無食者少取息錢雍容得利不爲錐刀競亦因以致富富埒今之方面牧守其爲人易直滑儱足跡不入權貴之門與之語有道理可申復又獨禮士喜客爲具洗拚無虛日若某猶翁

所欽饋嘗欲爲作一文藏之有年近翁之子寄書宗堯以其姻家范太守所定養愼之堂求爲記傳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夫出言行身應事三者愼之地愼必有所養愼不養不愼也養必有所存心不存不養也吾聞心猶稱事至稱量重輕先後緩急皆心之任心不存雖欲愼誰爲愼吾見顚倒錯午出言行身應事皆將必有不可言者亦何止重輕先後緩急之間而已也是故君子惟敬惟一措心於敬一之中事過而安何悔之有如馬之就銜轡貨之處扃鐍雖欲少離不可得已由是愼有所養事至而慮

事去而寬欽心致然也然雖愼不同有利害之愼有是非之愼利害之愼愼以去害是非之愼愼以去非利害之愼明禍福也是非之愼持禮義也書曰愼厥身修又曰明王愼德爲賢爲聖皆是物也愼可易言哉翁二子長宗堯清實簡溫寡言笑見者無不傾近次宗武洗幹類其兄幷書以爲記

瑞菊記

同受喜種菊今年冬十月四日盆盎見休榦共枝別較然二色蓋白紛而黃獨見者神竦跳呼稱誦就飮無慮晷或曰此花殆戊子鄕科一縣之徵不則范氏

連甍共系皆瑞應所在曰不然草木一家之祥宜先問栽主近者未論不可言遠同受清純靜默發於篇章有陶韋家風予嘗謂同受范氏之瑞花爲同受事在不疑買永言方廷佩曰幸先生一言同受之花有不長留在天地間必無是也余曰得天人之際甚可畏也應感如響報施以類開若桓宣之有年安靈之大鳥舛焉滋不以類春秋於此旣存不去後世史官於此亦大書連書不一皆所以識愧不與其瑞曰穀妖羽孽執此法也以臨諸祥非是應筆牘在人尤爲可畏亂君蔽主知虛應無實不得取蓋於後世先自爲蓋矣今若同受之菊類者歟報應施行者歟不詭吾筆何取於辭嘗讀周元公三花之說亦以菊配蓮次牡丹以備見人情示向背藏譏奪於是宜有未暇者自今論之一莖三花天淵華林蓮之爲瑞一枝二頭光搽妃子在牡丹亦可藉口乃若菊之爲瑞獨未之前聞自同受始遂書以補三花之缺同受名槃別號鶴山孝事存歿在諸兄怡怡無一言念貧則約己擇友則省身雖善吟事亦不欲空作胸抱有在如今之菊自爲倡是其驗也幷布之亦以冠詩

醉氏記

夫酒之爲世之用甚蕃以碩不可一日無至好飮而醉尤以是取賤惡不齒於人是醉一字斷斷非善稱也江洋葉翁別號醉民求文於予吾聞翁飮亦不多卽醉亦不至祟飮及亂翁實獨醒而以醉自命其中必有大美惡焉不然不至是也於乎其殆耳不聞目不見賾其心於憤世嫉時之表不知有身焉知有人不知有家焉知有國翁殆於此亦甚不得已也不然翁讀書工比興布衣而有志夫豈不知醉非善稱而自爲猥沓不少難色故曰必有大美惡焉以是也由翁之事以見昔之飮者如劉伯倫阮嗣宗以及八達

諸人荒腆酣放其始未必不以世道時事如翁今日之比矧又行不私於其身與家而以取惡聲於後世醜正穢史至今爲世口實亦寃甚矣予故出之於此使後之人得議末減焉亦千載一遇也且古之人恥名浮於實必求豐其行而儉其言今之人淺狹於身張皇於口必使名有餘而實不足卽如立號未直而謂之直不誠而謂之誠淡與簡等以覘其人不翅遠也而謂之淡且簡翁之餘意將又在是矯而過實亦不自恤文成仍付故人之子林舜之書之爲醉氏記

鶴洲記

正德戊辰冬十月予始爲江心之遊過道黃邑假榻歲寒軒十有幾日一日黃氏諸子造枕請曰盍少遊乎則已使童子挈榼手杯杅以往遊于澄江之滸棧行隨波數十百步遇分濤絕岸而止當是時日隱不耀水流無聲近山突如遠山曠如予四三人者立於寂漠之濱荒寒之境殆若野鳥異類其使人坐而猜者且置弗論山水遠意古今長懷爲之引滿數酌以屬宗科使傳宗寶以徧至宗博投杯而言曰約嘗以鶴洲爲稱號又嘗以爲請其是謂矣予始意其徒爲是名也不虞眞有是爲之又引滿數酌使童子招鶴未至而去之復休于歲寒軒他日縱念鶴洲立號之義竊有得於此夫人之生仰而事俯而鞠衣食門戶公私百故又況生芬華之裔處富穰之中棼々役々日且不足於是必有淸遠之物遺俗之名以遷其覘聽以破其塵想以致其間不然心營而無節慮鍾而不返日錮月溺稍就俗下不難也噫此好修者所爲懼也然則號一物而可恃以爲進道之端君子必由也宗博能詩善大字淸婉端麗如其儀貌執伎如此亦可以見宗博胸中自有鶴洲不獨其號然也於是予言爲長物矣

西塘記

吾縣倅京口葛侯宅西有瀦曰西塘因以爲號而求言於予按塘週圍若干步爲畝若干旣臨之楯又浮之舟檻觀水遊其物備矣當其厭紛雜適寬閒陵浣漾挐音瓦影近在宇下鳧淺鷗沙遠流觴次此則日可樂其樂若其四時之景風花雪月遞以其時來助遊物錦瀾而麗者文水而爽者躍金而蟠沒者綠玉而龍見者此則隨時而樂其樂樂同也侯獨於此不以爲樂更以爲憂何也侯祖二代卜兆在此塘侯永思之地號以志哀不樂是也雖然塘事有可用以贊

吾事者侯不當以哀并置之也觀其涵雲天派星日
抱慮明體在侯爲前日之所養宅魚鼈下禽鳥育物
據用在侯爲今日之所施侯於茲塘宜有相觀之益
而侯不言徐察侯今日之政亦自不可蓋吾固知侯
於茲塘哀思之外亦未嘗弛然無意又以見侯之哀
思有不徒思而思以顯其親然則茲塘亦何必娛耳
目豁襟抱去紛雜然後得爲輸盡於我有大者小不
計也侯爲人開爽得志治行亦頗上忤上之人多獎
借焉

日峯記

府城之西涉江二里而近有山獨高受出川煜煜獨
先因以名鄕進士徐君尚質嘗讀書日山之僧舍易
山以峯又因以爲號夫日君象峯有高士之稱尚質
自視亦高士否耶且日覲日月之重光尚質於吊士
歷於何等謂之不辱將爲富貴之饕乎抑爲功名之
顯乎若道德則士先儲備豫爲高尚時而出之以顯
功立名亦非功名之外別有所謂道德塊然不復施
用也然則道德何非經國拯民之本務於是儲備道
德幾不由學乎夫道遠徵博附以盡取一語一默以
盡誨依托旁午以盡物夫物善用之累士可爲師保

況高負如峯烜赫如日顧獨於吾身一不相借也耶
夫峯隆而不遷惟其靜縟而不汙惟其潔夫日幽蹟
畢朗惟其明晝夜不息惟其健靜潔明健尚質有取
於峯與日其殆於中亦必有近似先得者耶於是高
附焉俯誨焉依託旁午焉呻其扁目掩卷內省加修
益勵以養以儲預爲高尚噫自今吾台人有以功名
大顯于時者必曰日峯在日峯數日可至也而日峯
可謂無辱於茲扁矣至而益信日峯前日之果足爲
高尚而予於日峯亦蚤計矣日峯今年受館於吾邑
諸生曰先生於所善喜盡言亦喜聞己之過誠心致

人往往盡其材治經得獲麟筆意間爲古文辭尤工
於詩歌波撇點畫之法先生秀整健爽實亦光嶽靈
氣其爲是稱意且有在也予曰然遂書之爲日峯記

慥軒記

樂安彭本惠以家嚴慥軒扁號并事狀求言於予按
狀慥翁在子以孝稱在弟以悌稱與人交以直信稱
獨以不仕掩其臣節而三善可槩見類推又嘗以其
子讓不取所後者田廬行事多此類所謂篤實君子
有可言者或疑慥翁是匾嫌於自見殆其不然夫匾
號有二道或稱以其實或稱以致其實稱以致其實

慥軒之類也吾嘗怪世之立門戶走幣修來凳屩以道授徒者類皆講於子臣弟友之外以爲道在是高者隘青天深者易窮壤學成而不知道迷以終其身人之難悟可愍有如此幸而傍觀竊笑尚有其人不然吾聖人之書幾不爲空言爲長物不幸至是秦火不爲烈老佛不爲害故予聞有以子臣弟友庸言庸行爲意者未嘗不端拜下風願執鞭策以從翁今日其人予故願爲之進筆殆亦執鞭之類矧翁之事尚有可述其伎李東垣其心范高平雖不仕而有仕之功貪吏苛政日敺生人置死地翁日投劑以死者生

相去不翅九牛由是愈見翁之篤實在醫家不說無恆以故翁之庭多貴人長者足跡羅東林張梅林到門二人本惠之行能足以世其家而清通知務又若過之

東牕記

臨海陳德操以東牕爲扁號嘗就玆室餽予與予明牕階序靚幽予竊心醉焉夫牕主閉開更爲明晴明以覽觀誦讀晴以思惟審處二用不得廢一若其迎出日納清風受生氣此則東一方之所獨東不愈可愈也自是予入城必食於此室從兄德機先以記事爲言予嘗與德操之賢尊蟣齋講世契於族姓之內以至業書爲文學弟子亦無不同惜其抱用以殁其子請文何所辭之夫所謂扁號本爲易名而設人方視爲尋常口耳一物訖不能因稱加進先自爲地吾見扁號爲虛設而人之呼名與字由是也噫欲人之重我而徒揭空名以望此世之所以無賢也人常言塗之人可爲禹下聖人復幾等而爲賢者反不可乎德操勉之必使東牕之號如張之南軒眞之西山諱諱在人口耳於以藏其名與字牢不可出若避家諱夫前修之取重於人如此德操自度亦能勉進於此

否也若德操求諸其家亦足以發陳臨海名族翰林逸庵國子敬齋鄕儁世顯三先生吾鄕人物父子世濟人亦不敢斥其名與字三先生人之重之也亦其先自爲地人亦不能不悚然在口而名與字因以不出德操勉之求諸其家亦足以發矣更不必遠求諸廣漢建安然後勉進於此也是爲記

知樂齋記

樂之類不一夫養德復性天者內熙蕪然液然流注面背加於四體貧賤阨患胥樂之地大賢以上樂其所自得於天者樂也其次樂在及民所謂樂以天下

賢人志士率可辨於此遭時不用不減其樂激卭而
已乃若飲食男女供億之物耳目之娛凡可湔愁拚
鬱千金不問此則尊生外養樂又其次也而反更不
易貧者無以爲樂富者不知爲樂予從弟鏈字德澤
別號知樂嘗業舉進士䙡於家紛未訖厥志由是愈
旨於樂無客趣具不戒命筵優館錄西聲北操醲室
表五濁九淸更唱雷坐連飮波地與燭視晷以夜足
晝諧笑方殷歌呼轉劇卽不效拘儒窄夫在弛益張
當食不樂儼然若坐土木而餽不知飮固當爾否也
於乎人生世間如括在弦雖樂幾何德澤有見於此

緫七業七日以不樂爲失事樂則意滿如獲連城之
璞非知之審孰使然哉若吾德澤可謂尊生外養知
則樂之亦一時逼人豪士耳有目無僊一見於今操
觚翰奬借一時者亦自不敢失也雖然吾欲知樂幸
少進焉於此前言樂在養德大賢以上吾不得以望
吾弟又曰樂以天下夫天下雖廣積一鄕一里而輿
地無遺圖則一鄕一里亦未可少請以一鄕一里屬
之吾弟加勉焉吾弟有仁心好施與壼德周氏助之
能不以貲媒怨於人嘗愉鏹爲國拜官　楚藩見今
鄕鄰待以炊煙夫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吾請以是

爲吾弟之樂永終之助夫苟人樂其樂天亦樂其樂
吾請以是爲吾弟子孫之樂之助然則保家延嗣亦
不過充吾好樂之心而止矣知樂勉之吾從亦與有
聞焉知樂二子曰瀲方事科舉業次希元尚幼

隱泉記

吾邑稱家必曰東橫徐氏裔出偃王遠有世緒姻譜
無新家富不以仁亦所不用尤可尚也見今家之白
眉宜素翁軫族饟貧明賢禮賓實與兄簡軒監郡二
公光家顯世有可書者翁別號隱泉今年壽至八袠
七月六日其初度之辰姻舊議取吾文爲君壽翁謝

不可則曰願得隱泉之記衆以復於予予與翁爲久
善言不得辭夫隱德一也義則有別有以時不可以
爲道格不行或時不我容知而不用退而藏而密以
是爲隱有以所養未至才不足以應一時之求於是
有所擇取以寄其意遂以終身焉此亦衆人之所難
時則因人以傳亦不可少也若翁殆所謂有所擇以
寄其意者非邪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吾夫子之所自得於水然也姑置未論就其見於一
物以寄其意者以復於翁擇焉夫泉汩焉而出泠然
而淸駛然而逝渾渾滔滔悠悠秩秩此殆翁所見以

寄其意者邪吾謂殆未也苟有志無非事者累土可爲師保況渾渾滔滔悠悠秩秩其名爲泉者邪請爲翁再擇焉夫觀泉之淵源則以念其祖先念其祖先則起而求無辱於其家觀泉之流委則以念其後昆念其後昆則起而求不絕於其世是之謂光前裕後含修德宜無所用其力翁所自得非在是邪翁之於泉寄意而止也翁笑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豈亦今子之謂邪實幸子之文以我傳焉庶幾後之人有知我者不沒沒如草木遂書爲隱泉記

味淡記

味淡先生之仲子熙實臨邑文學博士高第弟子今年予弟鑰姪汴等以師友延致之因得狀其尊翁別號味淡猥以屬予予不辭而爲之說方幸敎於味淡不敢以身質也夫所謂淡人言之曰貧與賤剖言之曰疏布脫粟藜羹縕袍蓬室蓽路凡其爲約身劣口皆是物也於是旨而味焉殆非人之情不然將別有所得而不留於物者耶夫學道旣成內養自足由是百欲淡退外紛塵掃物無留胸亦勢然也抑嘗觀於孔門師弟子之間否耶夫桑樞甕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仲憲之味淡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我不改其樂顔生之味淡也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吾夫子之味淡也由是言之夫所謂味淡亦止不能敗吾內養自足之樂耳非樂在此也遇而安之若味然故曰味淡味淡立言以廣敎也是號味淡中表張白齋實典其識白齋殆有見於此理此人倚其實而爲之稱卽有少未至亦可因之以致其至味淡事毋以孝聞他善行如還貧者券讓無後者田屋玆可見內養自足時則出之若匿必注縮己裕人亦味淡之類二子長泰次卽熙味淡嘗作二經書屋身自爲敎授泰以春秋熙以詩暇日工吟

事以助樂志

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同郡趙方厓先生原定

嗣孫名賢重梓

碑銘

徙正義靈廟碑

滕侯廟食於合舊矣義靈宋慶元間敕額也廟數易其處今爲城西之瞻節亭其初蓋寓也而因循以至於今前守山陽葉公蔵其意今守莆陽方公建其事方公之言曰侯力能再造一州之人而一州之人顧不能定侯之居使長遠寄食於逆賓之所吾守也顧

爲州人任其責乃相梵唄之宮於浮岡橋之側雲川朙遠行旅往來不囂不寂神居爲得於是周其廟閎其門祟其垣繕治而增飾之凡爲費若干非富民且有事一無所省與工役既休在此則嚴新像於中牲酒跪起告遷致妥而退在彼則更其額曰逆賓之館以復其始廟舊有紫陽文公書石亦徙以從盤舛去簡以正祀典祟報事展逆舍一舉而兩得之人謂是役可謂至矣然未也鏃嘗竊患之於今所謂人之才則亦溫溫自守事至卽非有大傷害亦遷頁畏縮無少振起自立意繩己或有餘及人滋不足習而安之若理固在莫爲是非蓋婦人百而丈夫一幸而聖主在上區內淸恬士無振梃之勞丁民飽食深手而嬉官府治人爭訟使出租稅以實公庾外則燕禮過賓狎近絲竹以爲樂無事如此則亦已爾萬一時事不同前者有能棄家於民艱委身於城守無絲毫顧惜以捍大患禦大災如侯者其人誰也雖人才衰盛係在氣運良亦由風聲表勸其道未至方患而奈何而吾州乃有是役噫公豈有見於此而爲是耶是固所謂其大者耶侯之爲烈見於一時稱說篇章委藉事無遺撰其特加詳而尤足傳以信者紫陽之言

就紫陽之言嘗時守丞雖已遁去而侯於所下文書猶與存其位署歲退亟迎以歸使自上功狀而引已背之下從捕盜七人之比任難如爭論功如畏可謂有見於勇怯之分在德爲長者於義爲知道侯平居慷慨所至奇偉討僞有檄政府有書奏議有集噫若侯可謂文武才德君子之允惜乎用不顯於靖康建炎之世前日侯爲小官尚能守一州以城固使爲李綱張叔夜又委而聽之橫直如志金人復能蹂我汴京恐無是也侯之事有次第於此故爲之嘆亦使後之紓患而得人者無忽已試之功知所取之矣方公

嘗以新廟之石屬鍭書之徵文未就而公以憂去於是貳守傅公榕通守鄧公怡試推兪公泰知臨海縣事毋君恩相與卒圖之公簡秀修明其施於民稱是舉於神也而是舉民尤悅之并系之辭使悅者歌以祀侯公名良節字介卿幹當石事則本縣典史黃某

詞曰碧瓦兮紅梁繚群峯兮面江今之居兮靈長鐘鐘兮伐鼓民思侯兮懷糈走伏臘兮雜商旅侯乘氣兮九陔待侯兮來不來忽隨風兮帷開香飄兮晝永花落階兮鳥呼隴民不歸兮畢景酌神餘之兩尊濯清流兮廟門忽日晚兮烟村望州城兮幾里洵市聲

兮在耳天不生侯兮城爲水自今兮益虔心德侯兮口不言侯無去此土兮惠我民以終天（昔寇有謀過西門之水灌城者）

朱宏亨墓誌銘

朱宏亨卒之明年將葬其友夏鍭書於墓曰宏亨早孤自擇所立以慕於學有小子譽隨諸老生俱入場屋諸老生顧而畏之視不合益用自苦無遽怨疾故言舉業皆歸之宏亨宏亨經主研詩文無逃義筆無乾毫既浸既潤蔚乎斯章考於州司視一二三從之遊者室不容也嗚呼其於斯術有以至此矣然而用不效以死吁其惜哉始宏亨未勝冠時鍭群戲遂目宏亨聽其辨說見意氣便畏而慕至鍭入澤宮宏亨食廩爲上弟子幾年矣及是與宏亨同門爲友則益信讓其能置諸其前則必愧既而用先宏亨舉是其幸而得者耶得不得固有命耶而宏亨若未達其可無事乎深也猶用爲勉不以鍭塞其口遂其志曰求盡我也宏治己酉藏疾造場完先歸以十一月七日卒年三十九嗚呼宏亨前未死時無高下目以遠人謂未可量今已至此豈眞難量也耶宏亨居常若不足然時發憤出剛正論列引是非又若有餘事師道友每見其意所與同門好者賈某邱某姜某某弟某

及鍭加以宏亨爲六人今一人休矣嗚呼宏亨諱逵配褚氏男子二曰沔曰江及二女皆幼朱之籍纓蟬聯於高曾之世至於今未灰熄也祖諱璥娶徐文肅公女父諱誾娶應吉士褚公女異母兄日暹以今年卒遂以葬於路口之原以宏亨祔葬其右傍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宏亨之葬無言爲銘者言爲銘在其元兄義官名暹字宏遠也銘曰

缺其軸守其輻行無事篤所欲有不在身以視後人

先大父母合葬誌

先大父御史府君生九十七年而卒大母太夫人生

九十一年而卒夫人生後府君一年先六年而卒卒
且葬府君曰是與我久伉儷一旦出之外吾心不忍
爲可置以待且暮之人子孫泣而從之不敢問是不
是是以至於今府君卒之明年爲宏治戊午十二月
十一日謹合而藏之神蹟石之山隱巖之下用志時
日於墓府君諱且字太愚　勅封廣東道監察御史
夫人姓丁氏封孺人府君性具凝峻在貧不擾覦一
兄二弟門戶熾熱目若不見終日一榻端坐微吟若
有告者使以待也旣而先君都御史顯大於時府君
坐致祿養奄受貤封覦兄弟間又不知誰爲難遇若

有待也而果不妄由府君之事亦可見享富貴者其
果有異也旣已至是亦不喜於內不矜於外先君起
進士累監察御史按察使左右布政使以至副都臺
府君所以居者猶一日也鏃當自恩之世之至大官
者豈無有身自爲淸然而家人父子未必助也媒其
勢力而以繡其虋膏其喇者人是也惟我先君於是
乎不然身淸於外父淸於家先君但坐飲水食俸府
君亦不入義之外一錢府君尊也旣取爲是於是不
負孤亦不得不仰贊先君之懿德亦惟府君之致是
承也雖然府君之道有相之者夫人是也夫人修於

寢門之內外人所未必曉所必曉其在不佇孫乎夫
人考諱彥信生女而長諸弟皆豪勁惟獨夫人不類
其家柔惠閑靜室中若無人至問其內事亦無一不
理始府君家計未甚溫也夫人事尊慈卑勤苦怡愉
無齎咨不足之容旣至於華潤益恬澹守常素儆其
勤儉但不用於纘息之夕然則使府君忘其貧以至
祿食旣至而泊然無所規求用潔其家以懿其子者
其夫人實助之不然夫人一念而爲異府君誰與勸
而爲善耶夏氏族出會稽延施益光五世祖諱天祐
宋潰擢鄱陽尉以死高祖諱本翁由仙居初分天台

曾祖諱圭孫祖諱應剛皆以世父迪貴贈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考諱進惟茲四代咸有令德族大以望不
以指故當其時實亦落乙新家然而合人視之巳皇
然大族也其至於今可知矣子男四長卽先君次垌
垍俱先歿鼓少塙獨喪府君女二長適楊雕次適趙
洪孫男八長欽次卽鏃次錙鉞鋌鐩先歿次鈴鏳鋗
錙鋌鋗皆縣學生曾孫男十有八於乎富貴壽考子
孫德善四者福之大也於是府君兼有焉故一時稱
全福咸歸府君曰雖使求二人於此世實亦未見於
乎信然哉進士在告承重孫鏃謹泣而志之

太守文公新祠碑

正德壬申冬十有二月永嘉趙生慶澤以其父兄之教來致其前令文侯治狀一軸於我曰予有所知舊如侯者敢以石事累於乎知舊是也石事殆非吾業初侯以名進士知永嘉予在弱歲便聞侯名美政清詩與姓字偕來塞耳及某以進士往返閩門始面識侯見即傾盡間語及詩格一言相下至今猶憶之時侯以太僕丞在告未幾用言者起爲永嘉守辭請弗得乃就事在郡幾年再疏求放免既而以櫬歸距今幾年而溫人思公不解相與鼎建尸祝之所溫之俗

凡守令代去槩書像以事其有德於我久而益彰則爲祠而族祀焉故夫專祠爲尤難侯之予璧嘗出侯平生論奏三卷處予饒以歸徽爲序間一發讀爲之快慕掩卷慷慨而已辭則未遑也乃今治狀一軸類皆作縣時事郡行略甚此其故或言是邑人士亟欲專致其懇惓於侯而不計侯之後政則遍及於五縣其說不誣也於是益見侯之於民隱計其所以入人必有言語所未能推列者然非言語則無以詔後世俾爲之名以傳不朽侯銳於爲理利在必興弊之所宿根柢牢窗或勢不可治亦必梳剔穿掘椎刷以去之論事清確勤於敷奏操正吐方靳午抵突率多忘己之事以爲人左右化理有吏有儒隱然古循良之風至今尤凜凜焉傳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某知公舊嘗於進退去就之間見公所養之深固宜其所樹立如此也惜其位不載德出之未盡其藏顧使無源本者位侯之位於乎奈何某病且懶雅不喜爲文而文以侯來謁又王舉人子揚慶澤之兄公澤手書累累無一字他說璧又嘗以三卷者託我以此償彼皆不可失侯諱林字宗儒璧字徵明本與我爲父子遊既序而系之詞使歌以迓神詞曰

築人心兮新堂侯歸來兮九山蒼絳帷兮素塵粉牆兮黃鱗表雙松兮覆雨雲鶴去兮不返琴斷兮無聲江悠悠兮日夜思夫君兮滿城滿城兮跂予神之來兮靈風先驅慰我兮止以福我翱翔九山兮煙月阿那草生兮謝池木落兮象浦春秋兮我享廟食兮終古

恕菴府君墓誌

宏治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塟恕菴府君於桐柏山古存之原先事仲子鐸段修宿幣戒予弟刻日將丐銘於方石謝先生既而還其責於鐸於乎府君吾家小

宗宗子繼鏃曾大父者是也爲先君伯兄又獨友愛卽有他鏃不當辭况操筆爲文筋力無所苦敢不祗承府君諱奎字宗瑞恕庵其別號泚家嚴而和行爲與人和而禮行爲其他善狀未易悉數請書其大而可見於事者以遺其細先君都御史同祖昆弟仕者三人先君開而前二弟繼而後澄虞部主事由進士增松溪教諭由舉八方其未仕而學也府君相父叔以致其教行取舉人進士也嘗其裝既仕能不有其勢而利其入憺然自足世而不問日與所善相求於里巷袖出七字句杯酒共賞嬉笑以爲樂時亦淡雅

見性情於乎家門少祚神怒其盈不幸而虞部君早世府君既哀其身又軫其孤未幾松溪君繼之亦夭府君又哀而軫其孤如虞部自是之後惟先君歸然獨存以至大官未老乞歸有姜被之樂僅五年而捐館舍府君又哭之則憂以小子矣憂未既而不幸之事竟至於府君於乎先君既沒鏃舉目覜府君尚如先君之存不見先君見府君亦可以少慰罔極未至於大落莫也而府君又沒則鏃之孤苦至是極矣高祖諱圭孫曾祖諱伯忠皆以前都御史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都御史諱迪於府君爲世大父大父諱進將以後都御史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適先君以疾歸遂以不果父諱亘數日貤封而虞部君卒配胡氏　皇朝初試進士諱汝雨之孫教諭居安之女婦人之道得自家世先府君卒甃蓋慮其坎之右以待子男四長銅今年卒將甃而祔焉次卽鐸邑庠生於鏃爲兄次錦早死次鏓側室出女二長適周鋋次適許暄先錦死孫男七女二府君既殁之八年而甃殁之歲宏治二年正月三日也去先君之歲十有一年而府君享年七十先君止五十有四於乎此又小子重以爲慼也夫

戴君允載墓誌銘

辛未之冬余以事入城府戴君允載看我於舊館人季某所始識君君敦默自朗不問不知其爲貴家翁子蓋心是之其戴氏世然歟噫乃明年而君卒卒之幾月君嗣子翰林庶吉士顒以制歸卽將謁予請銘予幸既識君又嘗同薦于允大獲交於師文君爲年契家不得辭既歸而狀來君諱坤別號棲翠其先閩產因避五季亂世爲黃巖南塘著姓再徙溫嶺爲太平人高祖諱伯善元江浙行省經歷建國初例得爲民他州赦還始居溫嶺祖諱世周考諱尚珍魁傑美

髯喜談飲多義蹟生子五人君最後出少有異質嘗
與從姪師唐等受學潛勉公家自爲師友志且闊大
而父母諸兄三二年間相次淪沒君毀損孤立家任
沓併自是雖不廢爲學而隨時進取對偶變換彈射
意旨則未暇也君厚倫紀喪祭父母諸兄極力歲時
必趨舅氏所問安否理耕教子皆有方程顒中正德
庚午浙江解元連登辛未進士第君以壬申三月九
日卒於正寢距所生丙子得年五十有七雖不待於
貤封厭屬榮養然已目其成功可無恨矣君固達嘗
自敘平生藏之至是以授師唐故狀君甚似娶孫氏

柔靜寡言婦道內政實助有家先君以宏治辛酉二
月十九日歿得年三十有九子男三長卽顒次穎次
顓蕖舉子女一殤死嘗先卜厝於大嶺之南原皇考
兆次夫人藏焉殤女祔至是以君合葬卒之歲十月
二十日也君與人不妄非是嘗曰吾恐吾面之不受
唾也若婁公之不拭唾面我則未必其能所著有偷
閒集嘻戴自趙宋以至於今纓弁文章二者代不一
少世本明白又非因循故牘恍惚響象疑以傳信者
比族姓之美實長吾台且詩之爲文尤號戴氏世業
東皐石屛自致一家遂若竹洲蘭谷漁村嘗竊見之前

輩集中亦槩以詩近則師文吏超出文章吏事不偏
一能所謂文又不止言詩而已後師文在翰林翰林
同年進士駁君從弟也銘曰
生於文家又生文子天以壽公未六十止歟然銘贊
用殿石史

泗州訓導賈先生父子墓誌銘

吾邑有文士自其少時爲縣諸生積三四十年始以
貢授州訓導又未上而卒於世沒沒何如也然而人
心慕附常若不及孰爲權而熱也孰爲勢而崇也予
嘗欲爲之作傳而文士歿將葬其子以志爲言志猶

傳也心亟然之而又不果至是其子又沒其子之子
又以銘爲請吾於是起例以文士父子合而志之文
士姓賈氏字某諱某別號謙亭子博觀而學多能而
文直而不傷柔而有立阨於時則氣高以肆同於物
則志朗而宣和愛周酬應廣而不爲鄉人之愿固水
火若也謙亭子果以是爲崇熱也歟不然其道溟涬
未易窺測也其子諱某字某別號白齋白齋外淸疎
內淵密於文無不解尤獨於詩爲工書次之弱冠與
予交游至今三四十年予每一文成輒俟白齋讀之
必曰得始收稿不復措意白齋長予一歲予意與白

齋同老死多受其益不虞舍我遽至此極也奈何奈
何白齋有布衣名文辭亦不可少雖過耄期亦無益
於數也謙亭子卒時年五十有七自泗歸櫬卜葬於
金墩山之原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於今十
有九年矣前配朱氏生白齋繼出季氏生男悉愚女
二適徐某杜某白齋娶周氏善內事子男二女一白
齋得年亦五十有七以卒之次年十月二十日葬上
皇山之原白齋善纂輯嘗與修赤城志事太守山陽
葉公海陵陳公並禮見白齋葉公至欲以白齋應
詔其與修前志則陳公是知也大父毅菴先生今祀
鄉賢祠前輩杜太史實志其墓於乎毅菴生謙亭謙
亭生白齋可謂世濟其美者矣可謂累葉有文才者
矣白齋二子長策任幹蠱次詩讀書工韻語旁及寫
畫尚勉之將益累也今是事詩實懇懇白齋嘗志是
事矣而詩與策畢其志則夫文之成與未亦必有時
也耶謙亭子在某爲同門老友知愛與白齋同子既
友其父子而毅菴先生又某先君業師詩又子族姪
叅許壻未行而女死然則序而系之莫宜在我

畱鶴先生墓志銘

宋儒潘時舉之幾代孫曰畱鶴先生諱正字應昌畱
鶴其別號先生自幼穎慧稍長知讀書爲文年三十
二中羅倫榜進士中後連丁二艱家食八年除南京
大理左寺正遂整意獄事燒官燭閱死案疊疊滚滚
猶萬一幸其不死故囚以死爲德至有相視出涕者
在寺六年計脫手罪囚八千三百九十三起三萬一
千九十名口應煩而理無絲毫過舉成化壬寅擢山
東按察僉事奉　敕事領學官視諸生在山東凡八
年既歸里門若未嘗有官日與所善得酒山水間窮
歡恣適時出吟寫以助爲樂自是但知有酩酊視日
晷問更籌外他無所計慮積五年以宏治甲寅十二

月十二日卒得年六十先生孝友天至居喪哀毀出
常禮外計不食肉之日前後共六年於書無不讀必
挈其領會把其精元以心爲紙本固不取記覽以爲
廣博爲詩與文出入理域有秦漢以上作者意視李
杜韓柳不知孰爲根要故一出口能使人下首汗伏
善談講聽者趣席忘倦作草書多於肘下競取去在
南京時與莊定山吳野菴爲友三人相推致不淺定
山於先生尤絕歎敬謂之難遇白沙過南京相與欵
論累月夕別去有詩當諸公聚足南都高文逸韻轟
動一時嘗俯視在北諸公北京之八闕而恚且娟玉

出語相識媚往來兩京嘗途遇響馬盜問知是先生
即去不顧曰仁德大人也先生取愛憎於人蓋如此
大父諱伯彰生皇考諱偉年十八中浙江鄉試卒官
宣城教授贈大理正又以季子祺贈刑部郎中祺後
至山西左布政使於某文章知舊覩成之功要不可
諉於伯兄母張氏得贈如宣城夫人姓陳氏受六品
封淑慤端謹事尊章承夫人惟謹後先生十有八年
卒年七十四以其十二月二十日合葬赤城山石柱
麓之原於是先生卜兆已十有四年而墓無刻石豈
有待於今也乎男三長𤁬克世其家可方義獻父子

但文義華贍名家不同次龍藻麗天成先先生幾年
歿先生爲之徹去肉膳次淮庶氏出女一適庠生裘
致中孫男四延壽某某某女四長適諸生徐鳳子女
弟子系曰
先生於富貴得則爲官失則棄去不問還以自樂其
樂非夫府藏有豪傑能脫落如此也銘如是是以其
大以諮於百世之下

　廣西左布政使龐公墓誌銘

公諱泮字原化別號芹齋由縣學生中成化丁酉鄉
試既而連丁外內艱服闋登甲辰二甲進士第簡授
工科給事中稍遷刑科都給事中公在諫司久而又
事無不言扶理善類五沮格幸進一斥賤異教妄術
三災傷二節罷好玩二戚里一出身與中官爲敵怨
二凡十有六疏可考悉有頭尾每一疏入衆邀匕危
公是外雖長貳皆以爲可不必言者公自不能止若
責獨在我又如論駁反活及一事聯名爲副從尚多
未計所幸遭遇　先帝仁明間多報可即有未合亦
不過詔獄一旨戊午陞福建右參政近年大理之貳
以待科道之久次者公兩擬大理丞于兩京皆無成
福建亦再上乃得公在閩分守漳泉與福先是福安

縣庫被掠縣官利在得盜雜捕平民二十日趣斃之
公至及活者三人權其罪盡絀知縣丞簿既而以才
力總督糧事辛酉議入覲李布政適病死公次當行
檢李篋中得銀一千四百兩辭不取曰覲人事書
一部足矣宋儒黃勉齋故宅爲中貴香火院公訪得
毀之改彌陀堂爲彌高祀勉齋士論快之壬戌補河
南右布政使首革鎮守太監劉瑯及馬尚書家私役
錢銀以兩計日省三四十駕帖取洛陽牡丹疏請罷
之司禮太監李榮索取古銅鏡器物公曰物非土產
官取之民民無以應則累及塚墓卒不與甲子轉左

廣西未幾思恩土官有爲叛謀調發旁午及其成績
公實一書諭止之於是近省夸貅以空城爲意亦恃
公得無事乙丑用病歸御史何道亨給事中戴寶之
等交章留公公實不顧也既歸詩酒親舊十有二年
而卒則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也得年六十有七其先
襄陽德公之裔至隋有諱玉者仕唐爲總管十三世
日正己宋大中祥符間爲天台尉遂家焉高祖伯靜
號石湖居士曾祖叔圭有士行洪武中辟不起祖諱
瑢父諱計父以公貴贈工科給事中母烏岡曹氏贈
太孺人娶泉井蔣氏有淑行先卒甃贈孺人繼李氏

子男一日櫟縣學生克承其家女二俱適外家孫男
二曰㮤曰護公平居坦易遇事振發斬絕不爲左右
顧視分所當行貪若嗜欲挈利害而趨之不可扼挽
否者公寧詎不足爲大理丞又其才但可爲布政而
止雖然吾爲公不願易也公鏃從祖祖母之姪自少
就館於外歲卒客食姑母家以此之故予兩人爲卯
爲予年十七八纔亦少知趨向門不爲常兒語嘗爲
公舉前人之言曰秦檜秉政三十年只成就得一箇
胡邦衡言意說好公於是滋領味曰吾謹耳中不可
無此等論議夫言必先有之不然安望其相入如此

也乃今日益驗公卒之明年櫟卜以某月某日合葬
公於縣西芝山之原手錄公歷官行實請銘墓中予
不得辭公嘗評吾文曰如我所見予之文比於韓柳
氏更若理到雖屬推許過實要爲不溺吾文也況櫟
又以爲言銘固吾責也公在官手不離卷帙發爲詩
文覩其爲人有諫垣薇垣歸田三稿寵嘉錄名臣論
略若干卷藏於家或曰前所舉要十六疏者若又出
其姓名指列某事以爲後信可乎予曰得暢御史亨
與浙江鎮守張太監訐奏一山東副使楊茂元言觸
時忌幾死二刑部郎中丁哲斷事橫下詔獄三武岡

知州劉遜見構藩府四中官何文鼎言家法忤旨五
威寧伯王越營求再入六戒璇乘轎七濫度八燒丹
禁中九京師大水十陝西旱乾十一內監請備元宵
燈料十二傳奉取銅鼓匠十三侯伯周或張鶴齡縱
奴殺人十四論置蔣琮於法十五數李廣十罪十六
當暢張構訐時適有知名已沒大臣覩事兩浙反若
有助張者并出之非止以見公之難亦使居位者知
謹於未死之前於乎有如公者誠不敢不表而益著
之銘曰
志則難有舉世嘻嘻蹇蹇匪躬臣實以之若錮臣心

山石可移虎豹食牛視其見時所乏嬌嬌亦有自持
公一不少氣隘　殿墀惴惴小夫便汗弗支石不能
言我爲之詞百世而下銘公者誰

許州同知前工部員外郎王公墓碑銘

成化丙午予中浙江鄉試松牕同明年丁未予中禮
部試松牕又同士於二試幸其一同已爲難遇况二
試聯輒同加難又况前此嘗同學官同受詩益加難
中間節目又有若同策試同試甲同隷政水部同與
告歸榮是其爲同曲盡致多又如此以故松牕嘗書
紙尾稱十同弟於我可謂詳舉不留矣然則吾二人

相視爲何等情眷洲阜不言可知公姓王氏諱鐶字
崇重松牕其別號其先山東博興人幾世祖元祐[illegible]
慶間台州路知事轉天台令遂家焉考諱公舉由縣
學生歲上領訓導與化岳州儒學終甌寧教諭所至
有作人譽公生甌寧能言已知四聲屬對出人意驚
爲神姚岳州黃鎭撫用衡女能讀論語孝經有識操
日世公於側撫頂以教及長博觀群書以葩經入縣
學作文迺瞻有氣同學皆謂不及以久伏中丙午鄉
試明年登進士第受　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視造
御器黃船戰艦等匠作漏價與官爲市事久欲爲例

公至清身領事市歸公帑羨餘以兩計不說幾千萬
三年正職京官例得　敕命重以臺部課最贈甌寧
如于官妣黃安人配趙封如妣未幾進本司員外郎
管知益廣貴近怙勢攬納旁午公持不可率藏之會
以例得中公調同知許州言者皆知其枉公自得不
渝書座右曰兩間正氣須培植一點孤忠任毀譽至
許亟求人害去之得張佩等皆隷尺籍許人歲時男
女廢業齎香入寺觀前官不以禁公至俗遂革舊惡
淄黃至是得徽汰鄰治訟牒半本州訟者意在公受
詞者不能止又以一州東公惠奏請移公守開封巡

撫亦言公本部蕭尚書知其才操薦牘首公名且有
名命病作以卒年五十八許人悲悼至有抱其孤而
慟者公爲人敦孝弟有志操善談論多才能強直自
許不妄與人泰州學政嚴竹亭亳州判官魯梅軒及
公爲歲寒三友鄉人稱松牕必及竹梅竹亭亦清愼
有志操先松牕卒松牕考績適過其喪爲之治具總
理後事且撫其孤卒以次子娶其女雋盡交誼公少
孤年四十未娶不視非禮有言孀婺公恚不答處女
亦不易媒卒配趙長史木菴公從曾孫淑惠稱其家
公爲介類如此所著有松牕稿若干卷考正琴譜若

千卷子男三理廩膳生弟子次玠次玭讀書工吟事
玠尤可愛念女一適龔永綸男娶女嫁率用念舊孫
男二栗彬栗縣學諸生理以某年葬公於大鼎山之
原於今幾年墓道之石闕焉若律不得爲庸詎知不
以多同在我而取之非事之宜忍而至是耶銘曰
權崇位尊不如遯死而存銘以是敦以銘其墳而又
足論邪

潼川州知州姜君墓志銘

君諱鳳字廷儀別號素菴其先山東青州人宋建炎
間仕紹興因家姚江之咸池再徙爲天台詩禮家祖

諱某饒貲嘗長里賦人德之考諱某剛健峭直而[illegible]
人短嘗曰吾老不及用然至樂莫若讀書至勤莫若
敎子故四子皆業舉進士君於次爲第二自少穎慧
殊絕讀書過目輒記十歲通舉業遊泮宮與弟麟從
兄獻自相師友文義蔚然一時歸其盛嘗坐擁讓同
門落文學弟子籍既而自辯復學中成化丁酉鄉試
第十二戊戌乙榜授舒城敎諭則清身以致饗聲遠
震提學婁御史遍檄南直隸學官以勸勉過大比藩
聘嘗至嘗主考四川山東湖廣時稱得人秩滿知福
之歸化時縣治新立民阻以獷君至撫而安之還流
民數千口減陪米六百石蝗且無稼君齋沐徒跣禱
於群祀曰名災在某罰止某身不以及吾民明日黑
風暴雨蝗死水面若布粟粒吳郡守爲立禱神驅蟲
記以彰異能事在汀志陸巡按上之朝欲以風紀授
之倘不悅於司銓者止得貤封味菜翁爲文林郎歸
化縣知縣母陳孺人君在舒以寵命弗及於所生嘗
捐俸若干石以義榮其親乃今適諧所願彼不知用
爲屈損何也在任六年陞直隸徽州府通判居無何
丁內艱在途又聞味菜翁訃奔喪盡禮服除補江西
之臨江其地控閩廣阻湖水民多爲盜前主者法及

平人君至申理出之自是操幹益著南安借貸歲造
段疋一時連委　上以君盡心所事特加賞異尋陞
蜀之潼川州知州到任月餘會西賊數萬起嘉定等
州調軍十餘萬糧仗一取於潼君應之若無事所屬
七縣患在劍州君諭以死守繼之措設百出民卒賴
焉正德辛未　朝覲居京邸遘疾疾革時獨門隸在
側張目曰大夫丈生江南死江北幸不落兒女子之
手遂卒是年正月四日未時也享年六十有四斂時
年家子後府都事黃宗賢實在左右人予於此亦可
已少慊配孺人有內行克相夫子以自取貴子男三

長某邑庠生纖美在此次某散官次某遊太學女五長適齊廣德子信次適柏軒太守姪材又其次實配某次男河四五側室出四許歸魯亳州于鏈五幼孫男九女二以今十二月二十二日祔於味菜翁兆次珂以許潮州所撰狀來請銘予念自少與君好方君遊護同門時予首未勝冠然爲君就君有一言至今猶憶之乃君與同門質謙亨等方盛氣叢怒固宜弗入也及君還弟予藉予與君同在丁酉場屋中是年君中式予中後君十年又若干年獲與君爲婚姻家有男女之好故知君莫若予者君秀爽簡慤遇事競惕慎周不少假借以故上善下宜無齟齬於時號爲順利者實君自克非幸然也方賊璜時衣冠點汙數不及君嘗曰善行莫若止足在江西四川率就巡撫告病請老雖不得請君之志向則有處也於乎近世士大夫於出處進退若不足事亦不甚鄭重君歷官四十年卒以病且死歸亦可謂全名於此矣即外官知縣沾受　恩命榮及父母者亦不多於是可以統見君無事乎縷數也所著有素菴庭訓藏於家銘曰文以爲家教之飾教而顯烈緊世德宦途崎嶇君自力府三縣一俱最績進不因人止誰斥大者殷勤少可釋銘以藏之永無極

潘君煦之墓志銘

予同門潘君煦之其嗣子曰球稽古振文志存遠業項吾邑英才茂齒特盛在泮然未有勝球者今年冬煦之卒且挈球濡涕撰緝引長書汲汲求爲銘噫夫予之賢已足以蓋其父而其父又自有可述者成化間予與煦之同遊澤宮同踐場屋當是時讀書尚志自負他日後要爲何如君豈有異於我既而取舍失得較然二途此其罪不在人在祿命君之爲君固自若也恨吾言不足以存君苟言而有用滋不可獨使

君墨墨不白於後世雖然君且有後有後者名字無不顯著按狀君諱溫別號養晦煦之其字爲人沈毅直遂濬默自憙不妄與人少不在意不輕一言至其所甚彼雖千金未可溢也性孝友事在斂葬所當得爲即破產不卹兄弟二人雖已娶婦長孫膠葛紛沓猶合食同堂所遺財產器物終不忍與兄分異初家裕時不責庚於貧者晚授鄉人子弟過貧者亦復挈東脩還之不知者笑且迂君尤善教子徽球足信矣卒於甲戌十月十有二日享年五十有七配范氏子男三長即球次珉次玠孫男女各一其先行二十九

始遷邑之橋亭繼世諱丑以孝聞曾大父諱适外弟天官侍郎范公志其墓大父諱脩父諱懷皆以隱德克世潘故讀書家再從弟淵明年貢禮部漢辛未進士未論官卒並從君於澤宮方得友之益從姪珹業舉能詩亦染於球君卒之三月爲終冬之八月球卜塟於溪南界牌之原銘曰

乘馬而馳馬蹄而去之兩足遲遲以保我體支以爲後人貽．

方菊隱墓志銘

予休沐林下前後且三十年所與遊十年以上而長

者在韋布得五人焉張則古許友山袁愚隱杜不泉方菊隱是也於乎乃不聞則古謦欬者幾年已而菊隱復繼之生世何如也君諱叅字志觀菊隱其別號爲人詳謹平直瀋定自喜閱卷操絃足跡不入公室雖處城郭而卻地幽僻閉館則有列置花石清視之具尤愛種菊手親口吟目傾鼻接契賞在心客來求訪多就其處或驚顧失笑累累有之妻無味絀其事吳通府余司訓范太守龐方伯賈白齋夏北溪聞尋樂潘野泉王西軒王石峯范大川皆有詩君身範整偉表誨諸姪弟皆循循以成其家美者也嘗掛冒濟

耕橋於蒲溪之津以便農作諸君亦有詩夫能約己以裕人又有如此者君系出寧海士族其初贅居天台祖父皆隱德弗仕君生正統丁巳九月二十八日予時年七十有九卒前一日內付家事外與親友訣手書詩贊自見又曰不得作佛事以亂經則明日正德乙亥九月十有二日也娶張氏繼娶王氏善內事子男三女一長珪聟女俱張出珪殤死女許嫁庠生周廷論直之未歸亦夭次瑀側室曹出次璿李出瑀娶同邑林二尹孫女璿聘庠生孫豸志中妹孫鑑瑀孝敏爽惠處喪益見卜於今年十二月二十日塟君

於厲家洋之原祖墳之右先期瑀以直之所撰行實來求爲銘直之善狀述謂能贊予筆者皆不得辭君初爲邑庠生母老辭去惟其孝身處伯仲間油油順適惟其友急貧恭士惟其義始終不渝惟其仁仁義孝友以爲人歿而備詞豈私菊隱也哉是爲銘

雙澗先生墓碣銘

雙澗先生歿既塟有卧石塚上而未有刻文仲子彬使人以書幣來言其事其意不得吾文則塚上之石無緣立矣懇懇一紙某重逆予之意取狀節其辭曰先生姓石氏諱某字某雙澗其別號其先新昌沃

州人忘其始徙王父諱允常建　國初由進士至按
察僉事行事應其官父諱京用嫐於時先生體操清
方蚤有聞架年四十以貢得官初授辰州府學訓導
府學例以訓導四人分處四齋獨先生所處育才一
齋有誦讀聲雖少任必求稱如是秩九載滿歸遇父
喪既除以母衰不願去左右綵衣留養俄以內艱再
居三年遷楚王永安王教授宮教例得兼領本府錢
糧司其出納前官坐不自愛重或取譴適先生爲之
十又四年無毫髮舉於是諸王世子既勸其教又驚
其行九載乞歸甚力諸王以先生有匡輔益挽止之

積意五年乃始遂猶在辰而群士挽之也以宏治某
年月日卒娶應氏諱婉娘子男三長某次卽彬縣學
生行能冠倫輩次某蚤死女一適同里王某二室男
亦三某某於乎是見夫人之大夫人他群行已有傳
其事者不幸先歿葬白溪山之原至是啓其墓之右
傍合藏之嗟夫士不遇時久矣古者天子察於群僚
庶役齊民之賢猶宗長之習知其家子弟群從賢否
可引籍而談也然猶不免焉士之不遇由是見今之
世其何如也方先生少時抵掌青雲自擇所樹立目
不視家人生作事晝夜激昂誦說二經訓功名事業
可數日而待及至足厭場屋累奮不飛乃始卷其六
翮以休於小官而決望焉道不加於時功不澤於後
先生之於世何如也銘曰

奈何乎詎獨君乎君獨不瞑乎我銘之乎

姚中剛墓碣銘

自予幼時已聞大石姚姓人倫之美有中剛甫者尤
聞也宏治乙丑予乃始一至其地先省王氏甥於金
姓繼趨姚問焉噫君已下世幾年矣猶幸及見其仲
中義甫其從中順甫其子崇其季中遠甫中義之子
嵩花蕚竹林皆良也未知名者如此其聞者可知也

已於是留觴數日已飲趣去主人出帑楹間拜且泣
曰亡兄隧間之石悄吾子以刻言說崇又再拜則語
亦哀切焉既歸以狀來君諱逵中剛其字別號持志
其先會稽上虞人始祖丹六府君南宋時由進士錄
事台州遂家焉以山水之好七世祖某由上舍生通
判吉州終元世不仕入　國朝從高祖諱文昌肅府
紀善曾祖諱某心存正公式宏居宅祖諱某篤倫整
族家望益令考諱某周貧餽絕天順中上粟三百石
賜階將仕郎君手易踐禮和不去敬以親同氣富先
損惣以寬其身儕[illegible][illegible]於賓主困廩與寒門共儲戚

化某年西北告荒君上及廷器季父下及義順二弟
各輸白金若干兩助上活死人例授冠帶復其力役
宏治癸亥九月二十三日以病卒得年五十六配饒
郡王太守女先君幾年歿得年四十二子男一卽崇
娶吾邑山頭鮑氏一女先適鮑氏子晥孫侃子至大
石之前一年日甲子冬實合葬君於溪北浪之原於
乎今則幷義順二君俱爲古人矣生世短長何如也
義諱适順諱淵順嗣子雲實鋑徐氏甥未歸壻也然
則銘孰宜於我銘曰
猗吁姚宗綿綿自聖五等封陳大夫隸鄭漢與平仕

晉裂莨王登瀛調鼎鶱於有唐奐與南安㴠㴠二派
孰流于台宗由是大崇高云何旣富而貴佐世以人
鳳莽麟萃君與仲甫一乳攣見孰爲古人名以思之
生直同勤歸全相繼死者謚德生者稱懿自今里緒
大演窮天我銘揭矣百世之前

訥齋戴公墓碣銘

公諱某字某別號訥齋族出黃巖南塘戴氏趙宋時
有諱忩六者始徙居天台至今爲横疇戴氏曾祖諱
靜山居鄉以長者稱以仁富四子長朝暘祥符丞次
用中用常用煇用常公祖諱考諱宗賢永樂丁酉鄉
試舉人由盧陵訓導陞郯縣教諭今祀鄉賢祠公隨
侍盧陵時師事劉狀元儼切磋王尚書㮣等郯縣以
兩世一人竟使守家政不施有國郯縣且休謝公遠
贊之作養堂三楹於某所旣歸綵衣就事朝夕一廿
一膳有貧家無貧養尤務和顏色悅心志以養其內
若必以是爲至焉者則二十餘年如一日於是郯縣
與陳安人相繼背養而公亦以孝聞于時公以舉書
爲業以鄉閭人劉孝先胡簡菴陳竹牕郭梅谷及鋑
季大父正謚先生五人者友以縣大夫鄒復暘爲賞
遇故鄉飲歲以公爲介賓公仁慤篤勵早歲必先家

人禱雨著山之龍淵亦未嘗不以濡衣歸鄉人以比
東廣微云戊申　詔民間年及八旬許解布褐於是
又十年而卒配蕭安人年八十有四先公卒子男四
長慶以鄉貢進士知萊蕪嘗爲公築養堂於廨舍公
亦樂居之蓋閱歲而歸次某某某女一嫁國子學錄
陳暘浙江鄉試第六人孫男六女四次某萊蕪孝息
鋑從叔祖母有內行曾孫男幾以某年月日塟某山
之原旣塟萊蕪以隧間之石謁某以病嬾故至今未
遑卒業噫事固有曠歲累年可慢而不可欲如此類
者旣序而系之辭辭曰

宋公自出以謚爲姓文詠戴踣輿于德聖迄今代有
顯令幽貞南唐之秀東皐石屏匯于橫嶹派分源遠
長者爲藏祥符爲闢迪由郟縣光在萊蕪公則處中
不腆有膚惟德引年惟壽起寵悠悠短夭松喬蟣蠓
生我其羸死我其稱不有言者片石誰徵

金敬齋墓誌銘

黃邑於台其俗尚氣喜鬪鬪則外身以是然而輕財
振急喜交游以氣爲義視他邑反又過之是故其人
常若有意於鏃鏃亦不敢以無情藉之其賢者必處
之金蘭之簿應繼休先生簿中一人也日繼休書來

問其姻家金敬齋墓銘狀卽繼休手筆君諱枝字鳳
三敬齋其別號世居黃巖之雲浦今爲太平縣分地
系出唐節度使劉沔後五代時諱錢越王嫌名改今
姓高祖用嘉元季海道巡防千戶始作逌濟菴事載
虔紀普先生撰碑曾祖敬修妣施氏兩以股肉已父
姑疾事在赤城志祖諱湍家益饒貲號效忍又曰樂
圃嘗助邊粟若干石授正七品散官父諱沆號繼忍
歲凶煮粥犒餓者病則與藥母陳氏君少登葉一得
先生門惟言惟行克愼讀書但取理身不計身外芬
華事歲時享宗祖饋賓客爲伯兄賦若責在我益處

盡仁處宗族義居鄉鄰葉先生之友林魯菴待君而
爇十有窮急歸我置簿十年無勸邑饑歲有遺金道
路坐守還之平生好施不取尚多類此卒年四十有
六配江氏內修外辦子男二長崇藴年止二十有幾
娶母族曰某名蚕及姑妐共黎苦次崇堯女一孫男
二長伯顗江出次伯強滕某氏出俱襁負以今年冬
某月日塟某山之原去卒之歲十有四年以待崇堯
之長也於乎生世之所慕願豈其然歟雖然需而及
事危而守其常則生世亦未數爲不幸也夫銘曰
德爲繼殺而不絕以長以茁緊婦之節

潘處士夫婦墓碣銘

潘處士諱安人者鄉貢進士漢之皇祖考妣也安人
歿而漢生七年而處士歿二十九年而漢徙選於鄉
噫鏃與漢豈只同門爻好鏃之祖母丁漢之皇姑丁
氏嬪一爲夫之姊一爲弟之婦故鏃與漢得爲兄弟
稱且好也漢累累向鏃泣曰漢不幸不及大父母時
壯長大父母有善而孫顧未省況墓前四尺之石尚
無有立則不知何用以取一言於執事者曰吾已察
其大者矣指一事以見本末矣視其孫而知之矣然
而猶以漢所自撰狀來不出三世則猶所見也處士

諱貧守朋美少俊健讀書曉去就在流不隨未勝冠
時已能出其父微械中經營凡六年於外姻家會都
憲先生目處士曰眼中快子弟識者以爲中理年餘
四十楗門掃跡以衰頽自處鄉人宦歸亦無不就謁
與諱世事尤習於地理相卜之說曰吾因不用於守
官用於鄉之事也年六十時太史杜先生請書其行
能爲壽亦以是歲五月念三日卒去安人之歲十有
一年安人膺順體素恥爲靚粧粉黛委之庋格既不
以盼睞妬其媵屬亦不以裝齋驕其夫家左右績紡
滋念爲生蓄自是家益饒富內事盡也處士歿之三

年爲成化丙申十一月某日始合塟二柩於三里宋
之原予男三長怡卽漢皇考次愼愉女壻三義官葉
邦明縣學生胡昌士族湯軒孫男九長淵愼嗣予今
爲邑庠生文學名跡與漢競爽次卽漢繼處士爲宗
次濟洲滐涇渭洽洽女四三配宦族憲副楊先生仲
子與漢連舉於鄉曰一誠者其一人也一尚幼昔李
習之自爲其皇祖實錄又自以其文章不足以傳來
世懼而乞銘於韓昌黎意其獨爲可恃也由今日觀
之其果不失也今事有類於此者不知由後日觀之
其果不失否也是爲銘

太夫人盧氏壙志

太夫人山口盧氏考諱敦毋徐生宣德丁未十月三
日未時少先都御史府君一年年十九歸府君又十
一年　敕封孺人後府君三十五年以正德癸酉九
月十二日卯時卒享年八十有七太夫人自處無忿
歉與人無怨憎在府君有相之道二曰惟儉曰惟勤
其爲儉府君年二十七由進士除監察御史當是時
息止王氏妹猥及娣僮隨在四五人例京官月支口
糧一石太夫人計所入具好食送廨舍自取糜餬口
一幼女不給餳果居如是且十年府君出爲按察左

右布政使廣東江西太夫人無不在雖祿俸柴薪倍
蓰先日然府君止以是爲得他無一文之入櫃有少
田廬以至今日實由太夫人省身齋口所出以是知
其儉其爲勤未論克健時卽在耋鮐亦不廢女紅績
紡補綴或至夜分家人內外患且止之曰吾本不覺
以爲勞否則反更不快以是知其勤夫所以助儉爲
出勤亦不誣也生男一卽不肖孤鏃娶婦楊氏女三
長適王某次張某次徐某孫男五漢河渟氾激激二
室陳出女二長殤死次歸諸生丁一夔曾孫男五女
二卜以本年十二月念六日合兆於烏岡之原赤城

之麓先君之塋志不書塋以　恩例蓋由事出不望
得之後時於乎先君卒時年才五十有四張徐二女
尚在室中孫自河以下槩其未有不肖孤亦未嘗入
澤宮爲諸生太夫人於是可不恨矣以故太夫人之
沒不肖孤得損哀爲意則曰母以壽終而予且老不
久亦將相從於地下念之在此而情易隙亦自不能
撟焉以欺世取名求蓋於里之人此不肖孤所以爲
不孝也夫豈亦有所謂盡心爲者謹泣而志之

呂母章氏墓誌銘

夫人諱寶守寶姓章氏父省菴隱居自養不顧爲人

無子晚得女甚慧稍長能誦書省菴口授輒記一女
甚憐不輕許人一日得芝山群兒中及歸年十六有
儀則寡言笑及事大姑章姑趙張章年高侍寢予孫
婦十數獨在夫人芝山家居嚴辦贊承無不至嘗夜
讀史夫人誦省菴讀史之言以問若有不願芝山漫
瀾泛觀且爲是名奬稍饑火爲祟群內驚畏夫人曰
祟有處竊憂之明年連遭大喪如其言二事在女婦
尤難見男洵生七年不妊洵又病固謂芝山爲計妾
就蓐夫人紲衣絜具湯浴親舉產兒未幾兒死涕泣
累日夕趙曰爾仁如是無憂也是年妊明年演生又
明年泌生洵病亦尋愈於是見天道不旋踵洵知誦
讀夫人口授大學等書稍長出就里中師歸則命至
牀下問所讀書解釋大意夫人病瘵師至必強起覛
具嘗曰爾祖母嘗言爾先多長者雖我一見爾祖分
寒餓衣食爾宗爾父亦類爾家爾子孫念之及洵爲
諸生嘗聞是言洵偕計吏夫人曰先德使爾至是爾
何知明年取進士出知崇安歸辭夫人曰爾稚子何
以長民吾爲汝懼汝謹亦以汝懼可居崇安時遣人
問病饟水土物夫人執七筋曰吾兒幸無徒取諸民
病且亟顧謂芝山子有老母以累君又詔省菴所後

孫善事祖母又顧演泌二子縷縷勉戒惟洵不在亦
有保綏一語使歸以聞言已以明日卒噫今而後在
其子痛自勉愛夫人可無事矣卽有亦止　恩封下
及泉壤敬須臥待耳高祖士渟進士曾祖材不仕祖
鍙徐州學訓導父士省菴其別號母裴配呂世良中
遂別號芝山子男三光洵光演光泌孫女一生成化
庚子卒嘉靖癸巳卜以乙未某月日塟產芝西塘之
原先是五月洵以所撰狀衰經來請銘銘曰生而父
賢歸而夫賢乳而子賢仰承俯授緊誰賢因子一言
光新阡洵起繼之振其言我不傳其子傳

卷十八終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碑志 表狀附

啓聖公祠碑

吾夫子廟享星布凡在天下自京師有學無不用者後世以是爲吾夫子功德罔極之報亦可謂至已而叔梁公尚猶在從祀之列或曰原無尸祝之所噂殆非所謂報吾夫子之盡也吾聞恭舜者不僇瞽瞍頌禹者亦赦崇伯不敢以不類絕其親以不類絕其親是以待衆人待聖人也公行事不可考見其不爲瞽鯀則可正言而必信聖人者尊親以爲孝使有靈尚

在於此宜何如其爲心要亦非所以爲訓後世嘗必有擇處此則後世言者之意亦未有決定行之者今皇帝崇儒重道用言者 詔天下近自京師遠及天下府縣各立啓聖公祠春秋享祀同於聖子甚盛典也一邑奉行無敢後先知黃巖新安鄭侯恭掌學事徐君衍於此尤承在心侯以名進士授今官清愼長厚民頗宜焉徐君至謀合是役也不遲不疾不大以肆不飾以隘瓦石既緻丹堊非飾而民不知有役亦既斷工中植木牌以依公神左右則顏曾孔伋諸賢之父既又引宋儒程朱蔡三父位以次列配以類取亦皆木牌書姓斥絕塑工訖事擇日行釋菜禮配享有秩儀式不愆是日民用聚觀忻蹈而退於是知國有教家有學沒身猶是也亦以相侯之治益光以洽鍭偶來縣下喜見其事用侯之意序而詩之伊吁孔公聖人之後其先殷人累德滋久公生聖子猶季生昌語聖之盛不與文王堂堂廟食隘親自卽事久見察 皇帝推孝孝亦有制孰敢以肆有犯於此道則未懿中外臣工萬方同役大萃小費以紓民力一畝之宮實配天地教演三綱順調畫氣 皇帝建極萬邦承式彼哉土木民有溝瘠我作銘詩先告宮掖

國子先生任公墓志銘

予遊城中寄國子先生任公所公嗣子炫實娶予再從祖九江教授諱某之女公鍭姻家翁也沈晦健整予樂得焉尤篤姻交予至如歸帳幕食器百物所需斂手不營惟餒飲語笑相與爲客主茲未暇爾久之哭公且趣炫以與贛州所撰狀來請銘予申念二世謹以許諾但恥在久逋耳中間姑沒又哭之今年予入城外弟圭亟來先焉則父喪適除憶予第以老母棄背故姑夫之喪不能聲幣趨弔以至於今負罪奈何圭正不芥蒂要去我曰外兄行矣吾廬方幸如故

蓋災後漸復棟宇也予重失館人不能決去間亦就
圭宿焉凡四昔於是圭復出周司成狀申前請甚欲
閉予靜室中章成而遣予予不可趣歸以久逋亦不
敢就安遂按狀公諱稜字某別號網菴其先樂安人
有諱遷明者李唐台州司法參軍遂家城治唐末據
益義挈家入汴遷居不一處宋紹興中諱紳者添差
通判台州復止家焉曾大父尚善大父因號東山俱
以耆碩重於鄉考諱懋桂林守以學行薦不起人稱
南隱先生四子次卽公少得於庭階長與陳士賢先
生學事檢討公並得器異天順戊寅以經明行修薦

授松江府學訓導誘諸生以成法貧及喪不能舉者
斂已以助之又鼓郡士夫舉鄉約以及庠外之人成
化丁亥陞霑化教諭士俗蹥陋横舍亦湫隘弗治易
而俱新之秩滿改黟黟有舉人自公始宏治戊申與
修　憲廟實錄庚戌書最天書例得縣府正貳少宰
張公悅實公門下士知公意不在亟訪之果授南雍
學錄癸丑丁外艱服解請老歸旦日從陳寧國高南
郭王廣信吳贛州趙夢鶴等相與酒賦過從足跡惟
不入公第嘗自爲句閉戶嬾趨言偃室前守陳公相
方公良節雅重公巡按吳道夫嘗就訪其廬曰先生

之風尚足以起孱弱所著有臨海志鄭祠集家禮辨
正網菴集歸田錄若干卷卒於正德丁卯八月二十
有四日得年七十又八配黃巖張氏子男一卽某女
三長適余察院予汝次吳贛州子綱次周分教子正
孫男一卽圭實以卒之次年春正月十二日窆公于
中台山之原去先兆纔里許從治命也公性孝友母
陳蚤世思則泣繼之歸遺貲弟撫兄孤以立處師地
三十年薰鑄多善藉且惠逮於民在霑時山東大旱
公上六策尋用旌獎既而領賑郵祭奸二檄繼上四
事大率以足前之言者他如政淫官邪多所指列三

原王公稱其言曰老成人也規以禍者一不入公意
謂以未逮已之禍輒沮其所欲爲丈夫處世寧沛然
也去霑父老送者萬計黟猶霑也嘗公在職或止及
其弟子而不少有進於其民公雖長去欲使其父老
戀戀如此也亦何能得公以教補官教之外一無所
問未爲廢職也乃王日炙斯人之焚煬燧若已毆之
拯拔清濯不容少置念慮世方以徒位爲僇有若公
而止於斯造物者固欲顚倒乖刺如此耶是爲銘

伴讀范先生墓志

先生諱某字德端別號澄軒姓范氏其先寧海又溪

王氏元季避亂改今姓徙城府爲南門范氏　國朝
世父諱宗由進士梧州知府考諱某蓄德不仕爲鄉
飲介賓從父諱文由進士廣西叅政先生自少穎慧
讀書過目輒記母葉舅氏諱某池州知府會試第一
人嘗以遠大目先生年十六入補邑庠弟子員以書
經角塲屋不勝益肆力於學問博及群籍雖古文詞
操筆立成舉業乃其餘事每監司行部提學考校率
爲兩學舉首文字傳播他學爲程式年四十以上始
領成化庚子鄉薦名在第十一辛丑中乙榜授永豐
教諭以身爲師以言爲教永豐舊稱多士由先生加

多近世教官遇待諸生多以節饋爲厚薄先生恥之
未論是事卽有他不慊待之如一人之禮諸生德之
亦如一人之心同僚林司訓嘗爲盜所掠及來永豐
又不久以艱去先生分已所得齋膳資給以去提調
王知縣始至未曉土俗每事必啓之以行當道聞其
名亦不以所屬教官禮遇之提調或朔正或公出權
攝縣事必在先生佐貳相視失氣丙午歲侵救荒有
實亦在先生民言狀於巡撫巡撫以先生九年且滿
將入大選擢縣府長貳當自得之因不爲意既而適
遇分封　親王匡輔匪得人先生以優等授　典府

伴讀癸丑以內艱歸服除不去以教子著文爲樂家
居十幾年爲正德庚午幾月幾日先生以卒享年七
十有一娶侯氏早喪方伯諱某之姪女長史勖齋之
女弟繼粱氏生五男一女長某次某俱蚤世次某某
某邑庠生范氏科甲相次在此女適周廉使適孫某
孫男四女四長適庠生周某先生器幹閎濟位不稱
其能以其未用發爲詩文聯篇累帙爲時所慕尚經
戊辰之火家藏無幾與人祥順不迕至激於義則慷
慨憤叫必使愧伏沾汗而止性友愛棄祖宅與昆弟
別築室三區分諸子以居故喜賓客過則設飲揮麈

嘖嘖忘倦好獎勵後進多受成益先生嘗親卜營兆
於城南山之原以葬侯氏於今幾年諸子某等以是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柩合葬焉某等正欲求志於
予予適以事至城府府倅有以部檄去者求贈言於
予因并受狀臥延慶寺十餘日而志繼成系曰
王爲范氏猶范爲張去阸辭亂適事爲當脫之醒穢
既遷而光蟬聯科第種德無方先生自初小子之良
非舅知甥誰辨豫章既見端緒日就青黃若鏞出冶
有聲鍠鍠合千百校一卷文章傳芳桂籍振馨芹堂
攝行劇令伴讀　親王羽儀不用未倦歸掬撫麈抽

帙教子升堂十年初服解帶徜徉是惟先生用舍行
藏閉茲銘石尚遠之防

丁君廷俊墓志銘

先都御史稱謂之曰外大父諱彥信者君曾祖曰舅
氏諱守謙者君大父曰舅兄諱友義者於君爲考某
實丁氏彌甥與君爲中表再世兄弟又與君嗣爲婚
姻家予女君男君諱朱字廷俊性直任不曉脂韋諂
媚馳逐事善治生雖有腴先疇而堂構缺然至君而
鱗附櫛富而益大之不止能守而已也嫁妹無留貲
撫異母弟亦不失其爲兄叔母裴嫠居甘節君母事

之至且死諮諮以命其予蓋以不及終事爲恨娶裴
氏節婦兄弟善內事予男三長一禹次一皐一夔學
生正出一夔文學弟子卽所與爲婚姻者女二長適
嚴坂金給次適水南許巖孫男一曰錦以宏治乙丑
十月十二日卒距所生景泰辛未得年五十有五卜
以今年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山後王之原先期幾
日以銘來請丁本妙山陳氏君六世祖千十二出繼
丁在台爲老故家其居玉湖者類多槁悴惟獨君爲
津潤族老而敝乘除之理實使然也至于勤惰豐儉
亦必有繫乎其人者槩舉而諉曰數也可乎卽玉湖
諸幼近以奔走居反稍稍起悴日就溫暖漸復其始
不難也豈非勤與儉之效歟吾取以信吾言以爲君
銘

周直之墓志銘

庠弟子周直之卒且葬方生廷佩泣謂予曰直之續
息之一日屬瑀曰予生無益於時幸未守官得不恨
惟不得赤城先生一言乃爲未可予能內一言吾冢
壙不空與紫芝同時死不恨矣吾豈愛一言於直之
吾藏直之舊矣直之少入澤宮業舉子屢踐場屋嘗
曰吾輩所當爲殆不止是遂展業正志失得已不在

計慮中主司至一走縣治考而去同舍亦不及見其
面有類者恥直之不至其門而推轂媒直之其友以
告直之正色曰利鈍有時益疎遠其人直之知命不
躁類如此吾藏直之舊矣乃今始去口周吾台舊族
入宋元纓組代有不售者亦不少伯煥以詩鳴伯文
能直叔父儺遜志庠其事是后予姪振發皆如其世
父諱玭亦健爽母徐氏養姑孝弟廷讓先直之卒予
視其子父母卒葬責在一身情理具至直之諱廷論
別號螺峰直之其字初聘菊隱翁女在廷佩爲女兄
未行而歿菊隱又擇以其外弟之女陸氏繼好廷佩

因侍筆硯爲知巳子男二仕旌娶丁氏仕旆娶徐氏女一適徐通判姪楙生成化庚寅正月二十五日嘉靖辛卯三月十九日卒以明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黃坦楊梅山祖墳之左銘曰

士適有志難其行幸其不用也人亦不能稱

東陽趙君墓志銘

魏山趙氏實鋑先都御史宦跡西道主鋑猶及見芝山丈人旣又識其子鳳山公繼鳳山爲見則趙氏二難見今文學上弟子子實子堅子堅以其從兄南江卒葬狀來請銘按狀趙裔出宋秦悼王由南渡家東

陽再徙魏山祖坦菴考清齋隱德不仕南江生而開爽亟稱於里之人以少子任家政事母孝諸兄悌于視孤姪往義以後爲恥積財以未散爲失事如出朱姓冤獄室王孝子修戢門起室應樓憐貧貸十金代之償皆其事尤善處頻歲大饑氏有待支不食死者南江令各於其里給散卒無不食爲鄉紳直爭者望門自理縣官或以少事自東陽守以下無不禮接去其勢分南江諱繼楠字子美別號南江生成化辛丑九月十八日未時卒嘉靖庚寅正月初一日未時配安文陳氏有內行生成化壬寅十二月初十日辰時卒宏治乙丑九月初三日戌時[illegible]娶金氏生宏治癸丑五月十八日卒正德乙亥五月十一日子男一祖羔入太學陳出孫男三賢孝賢能某孫女一賢貞未行羔卜以嘉靖庚寅十一月十六日葬二十二都山門山之原之祖塋銘曰

夫所貴乎富貴者爲其可以富貴人也不然安用富貴爲哉夫居鄉覩其處富居國觀其處貴處富莫若賑匱處貴莫若薦賢覗鄉知國南江能薦賢矣乎貴而能貴人矣乎而不用南江能自爲用不能也是亦足以銘其墓矣

雲石翁墓志

子旣冠二年數以家事至羅川得與秋崖翁爲比與交及其二弟雲石一峰皆子蚤歲知舊秋崖卒於今三十有六年發潛詠德連編簡子獨無一字心甚未嗛詩之外秋崖頗賞子文方其表微獨歎反有專一者所未省子恨未及一言大有識鑑以見於世方忿之而元某亟以其尊人墓銘爲請噫雲石可無恨若一峰則有不可言者於乎吾乃今日再至羅川而秋崖昆弟三人無一人在者所見惟諸孫冠衣循循諸子亦洛莫在者元某一人慎默可親於乎人之生世

何如也按狀翁諱宏倫字存復雲石其别號世居黃
巖之羅川曾祖承澐祖昳父瑜俱養德不仕翁爲人
剛則有容寬則有制事伯兄秋崖曲盡情順而以方
嚴率羣少與人難合客至無少長親疎一以情眞爲
具亦不薄祭則先期齊肅知交神未易蹴蹴不自寧
于姪佾祭以爲律亦必不敢慢成化癸巳輸粟受冠
帶之寵配安人池蚤卒而助家勤生則有不可罔予
男二長元某輸粟世濟次即元某女一歸給事中林
克沖子某孫男四長典乾邑庠生早世次典符典璽
典朔女一適同邑庠生王寬生正統丁卯卒宏治癸

丑以某年月日撤殯就安人合窆於雞籠山之原銘
曰
修短在人實惟其分隆殺更進祇以喜爲悶駒犢生
閑式占家運誰寫幽章石碎宜有閒

明義官直菴鮑君墓碑記

公諱汪字崇遠直菴公别號其先由中州徙婺由婺
徙台唐乾寧間著籍爲唐宋代有顯者爲台舊族考
取正翁貫雄一縣而不爲怨府吏稱長厚於鄉公在
昆季第三人自幼人不以凡兒看公弱冠孝友名出
取正翁殫力不勝門戶事門戶事公不以累諸兄弟
一身自責事來不問難易甚亦不計禍敗先取和父
心面折人過失若背而數至處昆弟宗姻愈有恩意
伯兄崇寬甫蚤卒公與次兄崇清甫先諸弟毋事寡
嫂揚揚益勵縣官上其事得　旌門又先諸弟養孤
姪門戶公私若寄客成化乙巳嘗輸財應河南等處
救荒　詔授冠帶榮問積財知散殆公素養亦不必
望待於施報然後趨之初娶本縣陳氏子男一曰文
樞女一嫁東橫徐鎭繼娶寧海石林趙氏有淑行男
三曰梲曰槤曰果女一嫁太坊范深孫男八孫女五
公生正統庚申得年六十有一卒之明年八月望日

塟本里下伊山之原諸子俱克肖而槤尤健敏知事
予在公有男女婚姻之好知公莫若予槤又篤信是
道謂死者不可無一字有不朽之業必有使之不朽
者其言可念如此因遂書之先以慰孝子之心銘曰
昔人有言慈父不愛無功之子若公當得甚愛於鄉
人而公方盡已不爲淺薄計慮於乎予道於今求淺
薄亦不可得

中山趙公墓銘

嘉靖甲申春三月予至關嶼主人自次山而下盡得
見其同祖諸弟所未見者彥一號瞻山一人當是時

予以崇賢崇凌二子撰未菴望雲二父文館飭久之
從予遊者孝子鍾世符以居鄰來要我遂如澤庫留
少日孝子曰贍山實予婚姻家以詩請退而思之崇
瑜之尊人實號中山崇瑜自爲稱必曰贍必曰山立
一號而不敢忘其親況飾終顯親事之大反有不計
此其爲忿宜亦常常在我不可知今玆再來贍山槐
石兩橋亟走看我次山所明日又來果以是事予亦
不辭公諱錦字存輝中山其別號幼負氣不在人後
弱冠從謝王城羅與化遊授毛氏詩提學後吏部侍
郎張公東入邑庠未幾補廩膳生有場屋聲得與袁

德純遊袁去爲丁嚴課諸生必在獎錄累進弗得亦
不少殺其志且以勵其姪輩彥達等訖受公教爲賢
大夫母林性嚴公以少子愛能弗狎侍母愈謹敬祖
收族振匱歲大饑慈及瀕海遇時多難力助諸兄家
得不落益饒非事至未見其侃侃直氣爲鄉人指南
鄰有訟亦就公開釋宏治癸亥二月病革諸子爭事
醫禱公不用命還正寢唯口占一聯讀書老大慚無
補易簀工夫正此時語畢而卒曾無一言及家事卒
之日無遠近親疎聞之莫不悲悼士大夫多爲歌詩
以輓若漳方伯元應有曰中山久仰台南秀泮水猶

傳席上珍予亦從和而哀之若公者何其感人之深
也邪其先越之蛟井人周顯德中光祿大夫仁暉徙
黃巖之洪洋宋進士藤州守遂卿同其兄和卿割田
爲義庄藤州之孫東菴處士始徙關嶼爲公五世祖
高祖宗本曾祖濬清祖耕趣以孝稱盡心祠祭餘力
以興事利鄉皆有敘述考雲巢處士行能見石翁墓
表公娶蔣氏有賢行養舅姑相夫于處先後御下
隨在盡道今年壽八十有二男四崇瑜崇雲崇歷崇
彌崇歷早世崇瑜號贍川崇雲號槐石崇彌號兩橋
俱讀書善吟事稱其家子女一適鶖嶼鍾螢孫男十

一女四長適鍾孝子男承銑餘尚幼曾孫男一卒於
某年月日距所生得年五十有四是歲冬卜葬於古
城之原嘉靖壬午改卜三嶼之楓井雲巢兆次於乎
蓋至公而趙之生理書香又一巾起雖甲科貴仕以
命縮公公殆無愧彼且徼危科幸高位至有志污行
賤自謂無瑕之玉不知議者區分已不得在人之數
彼且奈何哉以覩公賢不肖何如也銘曰
人不我進誰以我退我命我知慭者自慭彼遲而外
我遲而內鐫石表徵永世弗墜

王翁墓志銘

翁諱海字崇畢邑之永坊人其先山東博興有諱元祐者由台州路知事擢天台長未上卒以台山水區其子國寶遂卜居邑之土祠杏莊之西國初有分居十七都霞莊者族遂昌霞莊七世至翁考諱公邑復居杏莊實生翁與翁兄崇棣翁甫晬失怙母陳有婦行翁事母稱孝而於兄亦無幾微毋因早寡不足生甚望二子稍進令異食亦以察其勤惰寓勸教卒母養益忿兄以兄家落不忍偏厚輒推以與兄兄亦未可翁伏泣以決亦止得近腴若干畝歸其兄兄歿撫其孤猶已子至鬻產以還其所貢漏稅田爲人樸實

揣已平生無訟庭一跡縣大夫嘗處以介賓翁曰賓須德不敢辱命當翁七十九年國家推恩庶老榮以冠帶或勸翁翁不可曰吾得以常服幅檢足矣翁自處多此類翁生正統己巳七月十六日巳時卒嘉靖丁亥四月之晦巳時享年七十有九配朱氏內克先翁卒生景泰乙亥六月十七日未時卒正德丙子五月初四日子時子男四長珊次琥次豹次象女一適姜廷琛子玗廷琛子姻友孫六楠檜鳳榜材樞檜娶余貞齋女孫卜於卒之明年臘月初六日合葬縣西山茅茶園堂之原先日象以其甥潘子良狀及其姻家方廷佩來請銘予雖在哀苦中聞吾鄉耆舊有如翁者不欲辭翁從兄松聰員外予年契文實在庠則汝正一茂一茂夏氏姻家予嘗謂家必有耳目象殆其人并書以告後人銘曰

傳耆舊愧吾鄉墓有石墓人之揚

雙塘志略

於乎區區之心常在天下元元之不得其死者或死兵或死饑兵則陷首決腸饑則槁室潤壑方其啼呼傴仆不任輒愁宛轉就死之狀一念及之心受鋒刃若痛在我甚不可居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是故鄉有

富義率在吾心方願執役事奔走於其前況坐營一字銘曰

鄉有富義孰與雙塘戊辰之歲苗殲亢陽懷我百金丐糴清漳歸活飢者義聲湯湯亦有貪鄙等富實婁豈無康惠仍同市賈實獲我心嗟嗟義父鐫詞冉函式昭終古

范同獻墓銘

堂前有兒不救空腹尸百此輩同獻可贖嗟嗟同獻善不澤身以昌其嗣鼇鯨恂恂緊爾檜軒喪予有子片石能言告生慰死

李夫人吳氏墓志銘

夫人衛使義軒公之子婦味清公之配都閫節之母姓吳氏衛使傑之從弟啓之少女夫人溫仁孝睦錮其心識別施舍散其用無不學者女之事行而過者士之行未行推裝女弟自取疏裳木笥既歸以新造之家舅姑忘其爲處約味清弟寅卿博士弟子員學錢昏糴取辦於夫人義軒疾革以幼女屬夫人看教擇配得張武略稱健壻味清以庠生欲終喪後襲夫人曰吾武弁大孝將不在此既歸以漕事十九在外夫人事姑治家益不解諮節遊泮庠讀儒書冀可文武大用果不妄味清亦以夫人教子爲德味清既卒夫人行事如嫁娶等皆中機權不取行私以生意外事節視衛篆以能稱討姚賊以殿還皆夫人之教寅卿求異食夫人義止之不可盡讓其祖所遺產不取節總海事夫人出父祖省刑戒暴二棋予授之卒如教陞浙江都司請安輿就養夫人曰老姑在墳墓門戶亦皆不得去汝行勉之但以盡職得士心慰我二老多就養也夫人養羅夫人以其餘力先禪妾績紡充家人男女身衣常曰吾績終日不能寸尺兢勉之夫人教子無所不用寅卿爲含山訓導卒官無囊夫人用節餘祿治其喪仍撫諸孤節前娶盧淑人女適葉寺丞男應魁女病死劣俗女死無子盡反其嫁時物夫人痛絕之夫人病且殆提學汪白泉先生至猶忿兢入場屋悅入澤宮已而皆如願以卒夫人生丙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辛卯年五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六子男二長節續娶牛總兵楨女有內行次兢娶節婦弟王洮女尤在夫人意中女三長德芳適施指揮忠先夫人卒次德茂適劉指揮祚次德英適劉指揮臣孫男三曰悅曰忱曰愼孫女三曰汝溶曰汝珊曰汝秀是年七月十七日合葬於三峯山之原夫人恤貧疏困明賢禮賓喜人爲善不藏人惡結姚節婦王氏一言復止欲嫁者婺引燭燒留粲不報某指揮前然皆其事嗚呼所謂節行多求諸婦人女子豈陽道偶不競於今之時耶吾以十年所聞除已嫁處女許聘未行夫死不醮者亦不少夫人以不遇不淑鈌柏舟之賦就其他善行有大夫士沒身難見者遂用銘於其墓

墓表

南郭高先生墓表

吾郡三里之城中有文學術禍之士四計一時與我

者趙某尚璘別號夢鶴高某士素別號南郭趙某尚粲別號鈎谷陳某子崇別號一崖惟一崖解褐稍進汝府長史予比入城諸君不外輒冠衣走集若不遑暇里人至以爲候曰夏赤城在矣久之予齒漸增足跡亦闊疏率五六年一至至亦不甚狎回思曩昔者展走逼衢夜半搥門出酒輷論或乘月登巾子山嘯詠落壘市每念及之只疑是夢寐中不則予嘗從古人冥意（音億）不忘遂註以爲前日事然無是理也方苦歲月於此頃猶自忖予五人者雖老幸皆無恙他日入城只如月夜登山尚或可尋而南郭爲古人矣於

乎奈何竊計諸君於我惟南郭尤欵欵密予遊中川留鹿城同行李往來涂倡旅和惟南郭相與止宿文肅公方石所夜半誦韋蘇州風雨對牀之句亦惟南郭乃今其已矣南郭卒之兩月予入城亟趨南郭之殯以哭始弔其子遁亨問病始末臨絕何語而出既而遁亨以夢鶴所撰狀就館客請爲墓道之文拜且泣曰老父之歿公祖東橋先生既賵賻不足意又欲爲之立石隧間但辭未有所屬計非先生無用慰老父於地下敢因以請又曰已拚南郭之室矣願少留以就觚翰予不可趣歸且兩月遁亨與弟節亨實來

則以草次敘論未及潤飾因勉去二亨徐乃卒事序曰先生本姓金氏六世祖九萬宋寶祐進士祕書郎入　國朝曾大父孝廉君隨母改嫁遂戴其姓大父諱某　詔舉才德弗應父諱某鄉飲介賓母張尚書兵部郎某之女先生居貧而養輒忘其貧遇父母疾執藥具廁腧寢食喪祭以禮禮之外一無所用俗顓力學問聚經史百家言至老弗去尤喜先秦書著而出之廁引河江文以是古詩以是馴宏治初前守陳公以郡志屬文肅而以先生副之舊志林徵君表民實贊質聰公於是蓋甚難其人自司徒葉公贄多

知先生者提學徐公蓀劉公瑞嘗一就其廬禮下之縣大夫熊君相喻君茂堅蓋師事先生自託於宓予持母喪碁月而得憊疾不能就枕者七閱月夢鶴以久要密爾日往泣焉先生笑止之曰誠緩死終喪以深衣斂否則麻耳不食三日矣猶口占爲文若干首高第趙淵宏道執筆受其辭淵夢鶴嗣子方以行人居母喪先生至是蓋得年六十有九正德丁丑六月七日也配邵氏子男四女壻二侯某周某遁亨卜以某月日藏于紙坊塽之原先兆之西先生所自銘者室也先生性猒譁寡合面攻人短尤遠聲色予遊城

中雖歆僮亦不使近與人爲善又此類急義疎財內弟張贊家大疫親爲隸牀理櫬卒賴以全有逋負炭於市寧舍之不欲重餓其妻子失牛所司方患之必折偷一足以徵則使謝曰無打偷足且無爲予打偷足也所撰述詩文集南郭子之外有義靈稡編朱子寓台錄又草揮塵內外編以統鄉賢名宦病未卒業夢鶴曰先生一初一終無寒熱燥濕無成虧閑道邇功尊鄉厲俗壓一世以爲心殆實錄也予嘗亦曰吾鄉典賢方石鉤索於前南郭補拾於後可謂無幾餘矣予兩人蓋謂之知先生者非耶銘曰

先生見末自其羈丱長而執業百不在念造次斯須視手有書文詞攷證白首何如反之一身博之蟲風實中而光謚曰君子教在河汾淵視董薛義無從兒責也子子川涂城市亭旅過車舍其袍帶衣禍之適歿更有過誰隋墓石臨政神明待士餓渴章安二徐於士爲高紫陽大書實先東橋

未菴先生趙公墓表

崇賢太守得請家居十有幾年予自桃溪問舊歟按久之崇賢與弟崇潔及予姪出其尊翁行實求爲墓道文予止之曰請先列其不得辭於崇賢者按狀未晚也崇賢實秋官貳卿畏齋先生子壻畏齋在先公爲同年又同以監察御史歷臬藩長畏齋進貳秋官先公爲副都臺秋又相視雖藏志立業偶有不同而同時齊名夫壻在婦翁戚亞衆予予於崇賢比例逼家又予同年蔡從善王景昭並崇賢子姓婚姻家予於崇賢年姻互好然則予於崇賢形跡盼睞本不淺也大者且未論雖欲辭吾文於崇賢果無其端按狀公諱璽字存堅未菴其別號其先宋寶慶中曰處良由進士藤州守家居立義役田里中至三百畝藤州四世爲德明號東菴闢嶼初祖東菴四世爲維石實

公大父考諱燃別號雲巢公少有奇志不欲在人後自標置其高操觚櫝得師教甚備弱冠從貞肅謝先生受毛氏詩由邑庠諸生補勝籍甚得在畏齋意厚中戴安定林黃門皆降色氣願交雖連頓場屋志業益起徵師友教子弟若就家少見焉祠祭且廢議復之家約未立嚴疏之犯條教者痛繩之告空乏者亟賙之姪深貧歲割田租贍之淪湯孤守且教之讓妻家奩田二十畝曰匪我願也責其夯還之稱貸者入其息三之二去之平居寡言笑不妄與人及與人論事出剛正烝烝不少俺見義風發徑去不顧問鄉鄰

求散訟者跡滿庭輒弟騐蹌五人公居其間若黃鍾
之在五兔皆仰承焉事母以孝聞父歿後門戶公私
家政益辦撫諸弟益勤從事者經理其家遊泮者督
教在我自處儉素客至倒囊洗庖窮日夕小醉輒雅
歌投壺或親琴棋以汰淫樂配余氏有賢行先公歿
子男四長崇禮次卽崇賢次崇學早世次崇潔能贊
崇賢求文女一適蔣耀孫男九女孫五曾孫男二女
一公生四十有六年以縣學生卒斂以儒衣冠於乎
士不遇時尚矣況在今日今之科舉殆取人之捷法
非取人之良法毛舉而細行之可以得常才不可以

得異才夫有異才取之之法當亦有異由今之法幸
而得異才亦偶然耳非法固得之也由是可無怪學
校養才之效不白於天下亦取人之法未盡焉耳獨
怪今之用人者嬉嬉然熟視今之法固謂之已盡之
矣棄而不講至期而舉行之若天之經地之義周公
孔子不刊之典不得少加增潤於其間亦安肯於法
外爲之所耶噫今之異才其用於世與否吾不知也
請以是表於墓石使自今急人才而欲訊其弊端者
有以思崇賢既謙讓於瀧岡之表因取孟嘗謙子遵
慶求文事以柳州屬鎮而擬公於嘗謙嘗謙於公倫

也利鈍形跡不必問遵慶未有考度亦不能過崇賢
所不類者獨惟小子柳州之文昌黎稱其雄深雅健
似司馬子長小子有耳不得聞此言雖然柳州於我
宜亦有不類者而不在區區之文也并書此以見崇
賢知愛其親而所古論人下上淵源又足以輔其愛
文以事盡爲止法是爲表

望雲先生趙公墓表

嘉靖甲申春三月朔予肩輿發桃溪投關嶼實平生
一至焉至之歲望雲先生趙公卒且葬幾年矣公之
姪次山太守以諸弟館我樂甚有節卿甚有文是行

予嘗以次山不可失不意次山諸弟俱不可失也諸
弟有曰崇齡公季子欲取公隧道之文於我動意屢
矣至是意定按狀公諱鍈字存華別號望雲其先居
邑之洪洋宋寶慶中藤州守處良遁巳田於里中役
家至三百畝藤州四世爲德明號東菴關嶼初祖東
菴四世爲維石實公大父自家之祠祭經畫以至里
義郡志可問考諱懋以寬碩獲長者之稱於鄉之名
人公少任氣既長以理克識義財重輕棄取之分德
之者族姻里鄙以至他鄉旅宦共一口出尤急喪葬
之無力倚辦者治家嚴不廢律子姪受約束勤生起

財以義尤重祠事朔望細大之禮未嘗以冗緈委并人碑碣等降自藤州作新因舊無留舉旣塟父後哀慕不舍引脰松梓三復流涕情溢於口不覺成韻傳播於人應和盈卷此殆望雲所從稱也遊方石繼休二先生間人謂亦公受益之地有司歲論公以鄉飲介賓謝不往自是杖屨無城市一跡濬定之風扇井里驅後人年七十有六以卒娶江氏有淑行今年五月卒年若干子男二長崇順先公歿次卽崇齡女一適王南郭太守之子墀孫男四純倩純梧純郦純贊女一適菁奧程子鏗於乎吾於是竊有感於順之事

順歿時妻分財二十有四男倩乳女姙區區一念卒用立乳嫁姙抱孫雖其先愿盡意亦不過得如今日而止所不便者前日之克歲月破單苦固心鍵雖在脫離不得追省於乎難哉今之士大夫志慮卑鄙行業罕聞萬一將事不同今日安望其出意決擇自立不壞如節婦前日之事吾以士風故不得已因事肆口在他文亦嘗自以謗訕立言志之所赴不得更遜雖然揭公言於一家之私文恐涉不避方欲竄易之崇齡曰先生有言寵惠我死生多矣敢不圖之而以虵爲於乎在婦有節在子有識於是見公刑家之道風聲勸迪可使浸淫兩間不止一鄉一里也并以是表於墓石使拜公之墓者益以重公一字不當無補也

恆軒蔣公墓表

姻友蔣器之以安山其族也嘗謂予同往遊謁焉謂雖勤而行不果誠由兩人就道不得獨奮以故至今器之下世幾年矣予雖託償所愿亦自不能不悽然以思缺然而恨於乎人之生世相與修短何如也安山之秀曰尚絅器之族姪出其大父事狀求爲隧道之文予方苦風痛捉頭足以辭竹仙曰公諒直人也

雖病不可無一言按狀公諱悳字汝祿別號恆軒姓蔣氏世居安山今爲太平人曾祖某祖某漢陽令父某隱德弗仕公讀書知大義平居與人見和氣於顏面至教子弟不少貸鄉先輩林雪隱徐望軒迭在師席累累解衣履至使發於聲韻以爲感記鄉人以朔夕告給應之無難色亦未嘗計其後之何如而人竟亦不負公鄰家田盡賣其餘棄公憐其貧酬以上田之直昆弟立後公以讓其姪義聲播甚邑大夫袁德純以鄉飲介賓重公歲饑出粟又欲得公薦修學事公使長子應之配毛氏子男五女一人孫男十二人

公得年七十有九以卒卒之夕命取錢谷簿焚之
因謂其子孫曰吾非好名者特爲汝輩添一籌耳
於乎若公者亦豈易得哉予嘗有言誠善而才自裕
不誠爲善則內無所養而剛大之氣不足以宏濟其
才而所謂才可知已予嘗用是問裕才於天下弗得
也近留太平日想袁令德純之政婆娑履綦之地心
甚冥之既而曰吾所問裕才不當在是邪夫袁政之
入民者民至今瀝心以思不但人人口能言之若其
政之根柢從來則在予誠善之兩言民弗知也觀其
事涉庛民必行已志要吏叢譏不少爲動於是見其

才之裕由其善之誠也惜也不壽誠善之效僅在是
邑於乎奈何夫其人如此必不以　國家禮意借人
而以介賓屬公公可以自裕矣亦足以見於世矣古
之知人者類觀其所與或一言相與遂爲終身定論
范蔚宗傳黃汝南就其言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
聞士君子見者無不服深遠去玼謬賢亦何嘗不待
人而自傳以信也是爲表於其墓

葉賓山墓表

予家食之日久足跡多在黃巖太平太平以方石尤
數數所未至者且未計江洋以秋官正郎敬之獨在
予意中今年夏四月予留閩嶼始面識蒙谷聞聲欲
見者有年歲少日舜之以故人子又來相與至江洋
候敬之四人相與甚懽明日敬之以族子某出所爲
賓山墓銘求予書墓上之石按狀葉之先由閩徙黃
巖靖化鄉宋季有以進士至閣制諱應輔者子耿贇
鏡川王氏遂家爲五傳至耕雨自鏡川徙曹溪家益
起永嘉黃少保志其墓實君曾大父大父諱某父諱
某子二人季君君名某字某少失母事繼曹盡孝曹
視如已出後季父某所後母趙性嚴視犂娣績紡夜
分不休君亦不敢就寢室護趙疾尤謹趙亦本生視

君伯兄某早世撫遺孤家其家不少間異雞鳴趣起
事至迎刃群從有爲嫚侮若不在我尤亟宗黨皓白
執子弟惟謹嚴飲客禮子弟不得談門戶冗媟事亦
不得後客至室廬完美出應官長直道爭論無阿屈
縣大夫劉弼顧以疑訟屬君占聚鄉之土田亦牒君
視宏斂以吏賢來首以君董閘事民受其利楚門塘
累築隨壞郡守顧東橋亦以君主是役棄君錢巨萬
出入不問曰塘成爾名君早夜事事竟以是得疾不
起生天順庚辰至卒得年六十有一娶曹生女一壻
黃巖庠生陳霑繼曹從女弟無遊德子男四長郎某

次某次某俱醇克肖其家孫男幾俱秀潔可念卒之某年月日塟曹山之北原先室曹之兆合焉初君以輸粟得冠帶竟以布褐終其身與人久愈善塾饋二師應東麓潘一塘蒙養舉業分教東西重給散錢脯餽明賢禮賔貧士猶貴人貴人雖婚姻家不強合用是無爲君名者於乎去古愈遠元化罔贊小人群君子獨上者喜人諂事迎和下者亦喜諂事迎和人如水之下火之上實由凉熱風熾溫飽志同間有一人焉負俗獨厲吾安得不表然出之以爲紳紡㦸冠者勸

世不澚人人自澚世沙蟲幾何白日斯逝昊天不弔壯哉肝腸片石可語山水之光

尋樂子墓表

吾友閧敬之諱式別號尋樂子尋樂子嘗業舉進士俄棄去吟詩作草書家貧不別治生擇大姓黉門教且館以營衣食鄉人亦喜就尋樂子爭致之有以不得尋樂子爲耻者尋樂子天資甚高學問因之中歲乾易外示春和絕去畦畛與物爲一故樂夫樂不可徑尋卒致夫樂亦在乎日尋所以爲樂者耳理義有得嗜欲滋淺樂於是生若源之湯若本之藂舍源本乃無所用其力也尋之一字宜亦尋樂子所自爲言若尋樂子幾可得矣無事乎一日之逐逐也予嘗慕陶元亮邵堯夫之爲人更念不可得見於二賢既歿之後今見尋樂子雖未敢便謂何也亦可因之想見古人面目肺腸以少慰寤言損長懷比殆不虛然尋樂子喜觀遊所著養性集其言亦多類安樂窩中語尋樂子有子無孫子義亦先二人夭死於乎可念也雖然尋樂子有所自致永遠世之子孫竹立其人多有吹螺就坎黯然滅矣亦不知孰爲得孰爲失尋樂子娶張氏男一女一女妻大潢徐思男卽義既歿尋

樂子卜以姪孫瑞爲義後父諱鑾別號霞谷道人霞谷半跡方外能詩善諧笑清文巧慧亦一時怪民尋樂于年六十八以嘉靖改元八月十四日卒姪一經義養事卽瑞生父既塟門人蔣選方瑀等求余言表其墓嗚呼予志也以俟傳高隱者得焉

司訓陳先生墓表

君蚤入郡庠自以才學容覩少覻一第蹭於命不大售以貢就春官吏部試得分教吳縣僅十閱晦朔敬齋訃至服除補建昌匝歲而卒吁惜哉君諳練有幹局剛峭面質人過中更寬借遇義事急趨尤重忠烈

人如方正學先生爲世所諱君齋　諮寧海捐貲構祠以祭大尹郭公有畏邑君作詩任其無咎乃又立諸本郡鄉賢見眞像藏於家以致敬其業師盧孟怡卒相其有無至割山以塟在與生員俞揖女夫病亟扶目先見力貧卒志給以少俸不一而止仍與其表門事建昌以繼母徐分俸幷及季父與仲兄寧其俗喪塟拘日忌惡謬不得言君取家禮圖式以教朔望諭諸生通加指授務一變惡謬提學邵二泉爲下其事郡邑學地久爲里豪揹奪願以賄竟復得之事以廉濟蓋如此本學諸建拓皆出君其先永嘉相儒坊

人諱謹中者由宋進士歷官台州通判因著籍曾祖諱與祚本府儒學司訓祖諱璲由二元進士授翰林檢討與修五經大全等書出僉江西憲領學政有聲譽敬齋繼美風望至今兩監人能道其事母何事舅姑助夫子盡道配楊有內行教幼子先嚴後慈先九年卒繼宋子男三長絍博識喜談論次綵孝友善交際次緗追養盡禮女一婿洋渡盧洺孫男六文龍文昭文海文貫文瓛文達龍貫顯郡庠生孫女一適周瑚曾孫男四思堯思舜思恭思敬曾孫女二君諱寅字永愼別號介軒所著有介軒集生於正統丙寅十

一月二十五日卒於宏治癸亥臘月望日得年五十有八以宏治甲子臘月庚申塟海浦敬齋墓右南郭高君紈銘諸幽絍且以墓上之石屬我自是予入城絍未嘗先言他事然予漫未有能自斷也於今且三紀絍以七十之年申請益力予始趣然不欲更留今玆之來殆先斷矣於乎人莫難嶄起獨賢家世無獻文無所以薰迪觀望若行無途轍射無質的自非豪傑之士子孫何恃而能賢是故人之賢生於積漸成於有所自者十八九雖然子孫而能世其家者亦不可多得顧累累忝厥宗姓以遺前人羞有不然者吾

惟吾友永愼之見遂用表於其墓

姜處士墓表

鍭從曾祖先都御史前在選部時書來問訊親與交姜氏之先在焉鍭少讀其書又知姜與夏殆所謂累世通家不止于父云爾矣由是益講論世德諸前之好自不敢視猶他族夏氏之少見姜氏之老輒引席坐於側姜氏之少見夏氏之老如夏氏禮爲二家之長少聚則以齒爲兄弟於鍭爲兄鍭以從於澤宮交臂相好者其曾孫獻也獻嘗謂鍭曰先君卒且塟於今幾年矣而闕焉墓道之文予與我厚而業古文以

名吾不能外于而取之於乎獻之尊府與鏃之先君
相謂爲兄弟猶鏃與獻也此在我縱可得辭爲吾先
君亦不可得辭也處士諱某字某祖諱某卽先都御
史書中人也考諱某繼世連隱處士有靜質泊然若
不享衣食於世蓋有求弗營者也孝弟以居家恭默
以居鄕黨行是道也以居於市久而益厭移家附靜
山水交於門竹石列於戶中爲眞趣二大字鄕人曰
眞趣先生遂以號得年七十以成化某年某月日卒
娶陳氏先卒子男五長某次卽獻孫男七處士與其
弟味菜處士倡和敎子同踐於成獻之文行同門不

敢加爲鳳先諸姜以遂由鄕進士今爲歸化知縣官
未稱其能麟豸亦騰聲與鏃同門相好如獻焉鳳麟
豸味菜子又有曰昌曰果曰珪曰玗曰珂二代九人
登俊澤宮出則青衿布路入則黃卷紛綸濟濟郁郁
一時文家歸其盛多賢於人何如也然而始於處士
以敎獻則不可誣也於乎家以一人與處士姜之正
祥先開歟是爲表於其墓

狀

先府君事狀

先府君生宣德丙午二月五日亥時生卽穎出見者
便謂夏氏有子年二十一補邑庠增廣生陞邑庠生
明年丁卯一舉便得戊辰辭乙牓辛未登進士第明
年授廣東道監察御史癸酉巡按廣西止盜賊去貪
汚通錢幣皆用其大以利便民丙子出按福建先論
貪愞布政王㬇僉事宋洵薦孝廉都指揮王勝曰官
清則上無欲而下自安天順戊寅淸戎江右法立而
行之以寬鎭守太監葉達怙寵轢民巡按以下莫敢
言其非先公累章劾之卒落其權壬午廣東按察使
員缺巡撫崐山葉公盛章丏於　朝曰此地詞訟極
繁此位不可久虛宜得有爲有守廉公正直老成練

達者亟來居之於是以先公膺既至葉公喜曰吾固
知來者爲君是時兩廣弗靖常舉四烽僚佐有欲移
村㟁守城堡先公從容難之曰誰獨無父母妻子使
人舍其親而扞人之親豈其心哉麾而去之村民感
泣葉公去繼則韓公雍衆皆屈體下之先公獨屹然
不動執意不少貰韓公嘗於凱還之日置酒號太平
宴先期令有司搬金花收馬牛以實俎豆蓋亡慮鉅
萬費先公名有司謂曰爾知　皇上出師之意乎出
師蓋爲民也奈何於供輸空乏之餘重困吾民乎必
以白金易黃金猪羊易牛馬餘皆以是爲準毋曲意

阿上以病吾民有司既如命韓亦不得問當時談者
惟知有兵先君獨曰兩廣巢石兵非所先於是上疏
數千言大要以擇人爲急守令得人則見虜者固志
被脅者思歸而又威之以兵盜賊不足平矣因薦知
縣陶魯林錦等凡四人皆得超用在任六年以成化
戊子陞廣東右布政使居無何轉江西左布政使
命下之日其民胥慶以曾在江西故也既至會大理
卿仁和夏公時正分視此邦相與驩甚既去以唐狄
文惠公像遺以見意且題其上曰知君卓然立志動
以古人敘語當世必及大略勤身以行道約已以裕

衆巨不遺細詳而有要居峻崇而執謙當充劇而暇
整衆人之所難惟君兼有焉已而薦於　朝具以是
聞壬辰擢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議者曰
乖崖復來也既至先除積年劇寇小羊兒以慰民望
捷　聞朝廷差進士某齎綵幣表裏各六端楮幣一
千緡往賜之繼以井蛙螳臂無處無之既立互知之
法以制其朋居復立會捕之法以撲其起熾用是民
益賴之古州苗齋果王喇哈等與其屬徒居貴州爛
土長官者十有四年衆至萬餘有貪功指爲四川播
州宣慰司所領緣誣以聚弄殺害移文將逐之先公

按得其情力奏寢焉其略曰臣惟制馭山苗如制馭
虎狼於其靜也若棄之而不使懷疑及其動也必羈
之而不使爲患若慮不出此是猶驅在穴之虎狼爲
出穴之吞噬禍變之來敢量其止鎮守松茂參將等
官以山苗出沒交章請益兵先君議以在將不在兵
在精不在衆況邊方會城藩籬腹心之地彼增則此
減增則餽餉減則妨守於是東精銳四千八百往替
松茂守備者一無所加但命於舊班內五抽其一暫
留共事甲午議事以六事聞一曰嚴責成以馭將威
遠二曰慎舉措以修政安民三曰權事宜以防姦制

變四曰度頒餉以隨材授任五曰重將權以禦苗安
邊六曰設官攢以典司出納嘗曰吾起自貧賤致位
臺副雖不能忘狗馬之心亦不得昧止足之戒至是
以身病親老上疏固求致仕不允尋復申前請志益
堅　上知不可奪詔從之既歸杜門養親有造者雖
數不報或問之曰吾以病故棄國事豈能復修主客
禮哉雖身居散地而憂國愛君之心始終不渝常曰
吾無以報　朝廷惟願年豐耳因大書於壁曰憂國
期年稔娛親愛日長家居復五年以成化己亥九月
三日辰時病終於正寢距所生享年五十有四而納

祿之年纔四十有九先公剛直介潔外嚴內慈雖不能容人之過而人亦不亟怨顧多德之者平生未嘗一詘意於人有欲干以私輒自請去性疾惡所至鋤強廣州有土豪矜其黨與恣爲淫毒多訟之者皆刑不逮罪夕解繫而朝反惡先君廉得之繩以死法尤長於推鞫得其片辭輒止之曰已知爲之剖露無不具伏所至平反以爲常廣西有僧某訴其叔父某殺其父擬以某抵法坐繫幾年先公覺其寃卒推得其眞殺人者乃同婦姦夫也有犯者雖少賤必以理喩詰之不一而止家人怪之曰鳥獸不可與之言以理

語人非苛責也事親篤於敬凡物欲遺親者必躬具之惟謹以親在非公署未嘗一見南面而坐雖篤於友道而難合所善皆將名人喜讀書過目輒能記雖職務紛委而手未嘗釋卷以故經史百氏無不究覽間出爲文章尤工於詩一以溫厚爲主其近體比之盛唐或過之所著述有說苑要語禪政叢說嶺南集嶺南江西行稿三巴稿奏議集凡數十卷藏於家夏氏族出會稽其在天台則僊居徙也高祖諱圭孫曾祖諱應剛並以從祖迪之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諱進抱才弗施父太愚封廣東道監察御史母丁氏封孺人娶盧氏如母封子男一曰鏃三女長適同邑王穎次適張腆次幼孫男一曰漢將卜以今年某月日塟於赤城山下烏岡之原墓中之石未知所刻輒錄其耳目之所及者以丐鏃生也晚先人之事不翅十遺其九惟大人君子重沒人善倘有以處之也不然徒取諸此亦足以見矣不著名與字以名爲人素所聞知也

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終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同郡趙方厓先生原定

嗣孫爵賢重梓

哀辭祭文 傳贊附

賢母施太宜人金氏哀辭

某在京師嘗從前秋官郎中新齋先生借柴薪白金一十五兩後若干年卽不記某甲子畫十兩就其家償焉計所少尚在三之一太宜人諭其孫憲曰止也無更索留用取文爾憲謹受教指及今又若干年新齋以哀誄爲請太宜人之言意於此廓然昱日出矣

爵文而貴身見事而思便業以利人微而不宜遠而似近於乎旨哉吾聞婦人智過丈夫果不妄也按狀太宜人生右族金氏擇以施爲歸事後姑有海鳥之異絕坊牌等錢以寬鄉人清好其子論諸孫格大父倍貲之遺命發新齋慮因贍活之休聲長育孤哀姪使各有立免家人落稅之請還債戶准折之衣盜相戒不犯施家莊以招播發見焉雖桂軒公克振其家而太宜人助善之功爲多畫揹盡非止盡詞曰

孝哀久病兮況在後姑海鳥誰使兮信及豚魚女貪婦吝兮柔細多觖亦有剛克兮見得若汙分家析產兮漱筵是兢誰與倍貲兮格廢先命有子宦業兮祿入是偵誰忿官方兮教存反平長育孤姪兮孰爲我見焚契反庚兮何如解衣飛租走稅兮覥然群奇不有德闕兮爲蝸爲魑文之爲器兮用遠體近人或不思兮比之鬣糞房闥有識兮爲此廩廩小子刻心兮一言易盡

祭徐先生文 名哲樂平人

嗚呼餘何以交於先生徒以先君之舊遂與先生而應辭方我先君之在殯設羅門外乃物無可恃而人莫用其情先生於是時使人來祭而一豆之肉動於

誠吾嘗少而不知先生之爲故始遇而驚考論問辯而喻焉則以告吾心而以銘自是吾往來城中先生必見而德音是聆有肴名我有酒醉我有文示我先生與我物不愛其有藝不爭其能吾技猶醜婦義必見於舅姑則相與對舉而兼評先生謂我今之歐曾如是者數年未嘗一歲而不往間屢過而再經嗚呼歲行在午吾且去家奔走磨厲以受試先生亦趨一方爲　天子揀士而役其明吾幸得而歸須先生來一見而去先生以道遠未易至乃不果見而吾以行吾去而試春官以取進士又幸而成旣而有　誥賜

歸鍭遂從諸子插笏舞蹈拜辭於庭鍭幸有祖有母在者兩世三八故不喜得進士而願爲是行其他親戚里閭朋友逆數見之未嘗敢忘乎先生歸而問焉先生無恙自計當便造府叅拜太守以下出拜先生於横舍可立見其儀刑俄而曰先生死矣吾淚不知所出遂無言以膺鳴呼吾實爲之怨誰之令前之不見則以道遠期迫朋友之同行者相勉以去雖欲小留而不得不見而去宜莫之懲今之不見吾旣至而拜亟關暮吾入而朝吾出其尚可也柰何淹月留旬局縮不去遂爲噬臍之無及卒以坐歎乎良朋鳴呼

吾實爲之怨誰之令前之不見則有今日今之不見其不足更待而果不見矣鳴呼吾實爲之怨誰之令吾今知凡事之不可以有待待而無及鮮不爲悔吾因有感於先生當其未見豈意其不見而止也鳴呼先生吾憶吾與先生別若不在丙午之春則是乙巳之冬卽遠不在甲辰之歲豈料其別也而遂爲永訣也鳴呼天實爲之吾則安能先生學多而用寡行修而志明教於郡有以竦其寮友而服其諸生嘗以稱於太守山陽葉公曰文章之斑卒恃公以爲善而去其口惛公之所以欣先生其大節見於一死一生先生之文力慕古人其不取世俗之言如去不善而不欲見其形校其所得言大能行吾愛其技學則何僻嘗與先生談文章百年而將與方力困於舉業志願起而未伸玆幸可乎卒業而成名歸求先生而若是斯亦足以見此志之無成鳴呼先生之道足以輔我而爲仁其文又如此吾爲是而大感豈區區欲見其面而悅其與我者之情鳴呼死而無知吾以告其生

祭庚十兄文

維安治二年歲在己酉五月十五日丁卯從弟鍭同外兄楊機哭奠於庚十大兄醇德之靈而洲以辭鍭

兄之子兄弟之子鍭與兄同祖也而兄長於鍭三年兄時方十一鍭時方八歲先君爲廣東按察使兄已能輟其父母隨吾母與鍭共舉道上外兄楊甥年長於兄走來叅焉三人者自是居則列膝臥則委股饑飽寒暖甘淡粗細換易之節無不是共外兄稍就巨人不甚狎鍭與兄俱幼益近焉上樹取果下習於水籠鳩放鴿聚塊穪草或懸於梁其戲爲鞦韆或繫於空其名爲紙鳶朝相牽而暮相逐也影相戀而聲相求也晝不相別而夢不相離也兄少不甚慧先君愛之嘗謂吾母曰兒後必富食則含哺呼之兩人嘗先

於鏌鏌幼固頗怪之以爲無親疎也既而始知蓋有道者也居八年吾母獨先歸三人復從如去時既至外兄返其返兄就其父喪其母以居始別寢食爲然猶且暮相見憂喜相關居二年先君再轉爲江西左布政使吾母復去三人又皆在未幾兄歸受室鏌與外兄留更居之居且兩年先君以副都臺巡撫四川止吾母以歸兄爲來迎相見於武林三人復聚歸則復散如前自是兄與我不復遠去矣居又三年先君謝病歸於是外兄亦無所往三人者復完鏌故好書多不治產業兄裁日助之雖別立室兄留我徒然未

嘗一日不見叔父歿之歲先君亦捐館自吾與母共省候益不惰每遇歲除之夕雖夜分吾每伺之必率諸弟一來定其世母告晨與焉去歲之夕兄病不來遂不來吾甚哀之意兄之好而是後將復來也豈知有今日於乎奈何吾實無兄弟兄又德吾父母長養力且亦自少不離大更益敦故此兩人親結友勝同胞共父他從不得效慕於乎今而已爾兄之死舉宗哭之慟惟我其如何也兄死之五月鏌乃能備少殺使人請外兄與之共衆死生而一奠竊始終於三人於乎哀哉於乎哀哉且與外兄再讀此文相與記往日而共感思死者之不見則生者益不敢忽也尚饗

徐公奠文

惟公生有異質不採而直行而遇之如矢中的義則折夯孝則割愛攢眉戒修讀史慷慨國有司刑鄉有司止五家之巷必有畏敬於乎巳矣公有令子連舉於鄉驄馬御史某等辱與御史聯事相知考德來過或杯以婧今非面交古有拜母釃酒金陵緘詞鄂渚

張夫人奠文 公實先生之配

女子茂族婦于高門榮夫之貴抱子之孫眼看四世身追重封惟善之積惟福之崇嗟嗟良人良德之配

精鑿經過國門之外某等舊屬治所重以門牆義不可歇哀止一觴

祭樸菴族父文

族父之居於此也逾三十年於今矣蓋嘗三年或五年一至天台省墳墓某因得候起居於外宅則未嘗一至上洋爲缺意今年某有武林之遊郎家已決志一往省焉蓋三月十日至杭四月某日鑭弟以族父之命來視某欲守以俱去某以家事且屬者不果去是時族父固無恙至五月五日鈍弟又來訃縞冠瘠面問之族父歿矣於乎天乎事之不可前知如此也

變故之殷而禍禍不旋踵如此也於乎奈何既而暑甚不獲與俱而鈍弟又先去矣至十月二十又二日某始發杭城至十一月九日薄暮到上洋縣治入門長號木主已在堂矣則追服成禮而退退而誄德固不在多言其太上之遺民乎族母上洋金氏勤苦立家有大功於我族父卒且藝九年矣至是以族父合兆在郁家宅之東某至居五日始能以薄殺哭於墓次於乎已矣自今族父足跡不復至吾台矣茫茫孤墳永在天一方矣於乎哀哉尚饗

祭戴師文文

於乎天下之事所不敢望者吾於子二三人望之所不敢言者吾於子二三人言之去年天奪吾汝愚今年李天瑞訃至愈獨有子而子之木過矣我其何也尚饗

祭朱宏亭文

於乎宏亭三十九歲凡我同門哭子以淚子學而苦子生而靈集螢映雪道燦經明友推其醇人賞其要莫愧子前千考百較人或區區子獨沛沛人或不飽子厭而飫子於斯術可謂大成疲子以學不使子行得子之半以居大位或以子粗芥其科第能者鬱伊不能揚揚摩子兩翅看人翱翔人之所患不耕而穫耕而不穫我事自若得之在天失不在人強成巧得寧失終身子居待命鑽厲不已何謂斯人遽止於此始疑其窮又益以夭天不可明事不可曉於乎宏亭寃子者比戶嘆子者譁途是則子之所有或彼之所無於乎宏亭凡我同門接閭鄰舍游顧移年宵盤晝憩凡我同門自子之死含淚相求得懽未喜適子素館微燈澗光几牘猶在脯糒誰當臨衣一奠撫孤相泣何以慰子覗孤以立於乎哀哉宏亭尚饗

代淳奠妻母文

惟靈在家爲諸姑在嫁爲外母半恩有加洊覩慈厚叙杭奔月食報未久長號兆次事訟杯酒於乎哀哉尚饗

奠陳宗儀文

惟嘉靖十一年歲在壬辰八月某日姻子夏某敬奠于陳君宗儀之靈曰君子貳室五娘之兄五娘生十九年歸我又三十七年先我而歿使我心割神離數年未復意滯情留君又繼之得訃并哀淚在枕几徒以老病艱行至今日猶及弔君之柩但恨貧家不能爲禮懷慚於君之靈於乎五娘四德幾全哀以是滋

悆在一人於乎哀哉尚饗

汜妻毋姚氏奠文

惟靈閨房之秀柔惠貞淑旣少其年乃多其德孺子何知玷名外辯恩半姙乳左扉罔覿函哀茹荼曷其有極

文

祈雨告城隍文

自前月十八日一雨旣晴至今月廿幾日猶晴老稚焦勞奔走不驗咸曰明神其無意若有怨於心夫百里之土有司者明有縣官幽有明神明神與縣官有同舟共濟之形人所不庸爾明神不可相助乎縣官將以某日使人告於鵶鵠山之龍淵明神其親往咄嗟力呼起之無更委曰有數在天惟爾明神必有所依

告龍文二首

正德四年七月日士人某等謹告于河孕之龍淵某等茹飢渴却輿馬暴赤日不遠百里攬汗至此困憊亦甚矣然所望於爾龍者爾龍之職力之所能者耳非有雨金飄粟出乎爾龍之職之外且力之所弗及者之望也夫以職求宜以職應有能宜以時施否者

弗是何如且爾龍之類號稱靈智方其臨淵告旱往往劇切之不動呼號之不應吾人竊計以爲冥頑不靈與蚯虺無異至謂經傳所載凡龍之說皆誕也安見所謂靈智者哉卽使人疑訕至是亦可以少動於中矣未論其他吾聞之吾鄉人有嘗禱於爾龍爾龍亟往應之所謂劇切之不動呼號之不應爾龍其否矣但畫地而施示人以私有傷爾龍普施之德竊爲爾龍弗取也爾龍宜知去年以旱故吾黨之占鬼籙者半人數其不死者野草之力也更若以凶繼凶增而劇之吾人之類將無孑遺於乎爾龍之居而人以乾死爾龍以爲何如爾龍其裁之謹告

又

天囿萬生孰數以盡然多產無益知食餓偄動而已或設毒恃威殺傷而不問惟爾龍深居而不援時出佐上帝升雲墜雨實爾龍之職然則爾龍不可無意於吾人也天地間惟吾人與爾龍對稟靈智翹然群品中者兩賢族同德相助有患必謀吾其敢不以告乎且爾龍之居於此者舊矣數年之前爾龍得職吾士人有求必應歲亦屢登前年丙午歲則大旱丁未又旱二凶連至饑者未逃採山食蕨幾何不死今年

戊申所望實餓腸脫破衣書大有年以灑二凶除憂以樂復自前月十八日至今月廿五日一雨不返加以亢陽申以乾風苗焦土坼行路嗟傷老農不敢視其疇吾人心脐欲與俱焚官民一體僂傴拜跪自暴於日將命土木知不能止嘗禱於某所取蛙黽以歸爾龍若不聞知將爾龍之類亦有不肯棄一毛如吾徒而自養者乎爾龍其思之某等力能使吾土人屋居尸視爾龍永有血食與土穀之神一體報功若復自附冥頑不離淵谷則賢不肖豈相遠哉且隱能曠職不祥有尤爾靈其裁之

傳

張風傳

張風天台山中農家風貌惡善爲優盡得於俗能以鼻成聲用是不欲蓄其家其家固傳視爲日食於富人之館聚少年晝夜謳弄或讙沸達旦旭入無一食之儲出有終身之饋故凡邑里之爲燕會鼓音音席上必有風雖不名風風固且往自得之出見富人大廬輒止廧下振管箕踞蹴徹室中以曉富人小子群走環之以入曰吾且入就食矣未嘗深其言爲不欲狀風之爲人如此或以笑而賤風風曰人包其欲誰不如我我固易盈而鄙人耳彼謂之則曰士大夫乃得而食焉此爲利其烏有紀極哉且若是而閉焉匿焉則能不失一語不見一跡以示於人齒舌至引神鬼相證設禍福應子孫以求其盡嗚呼吾何敢而爲是也於此吾有求必以在於口吾心之未往足已舉而加之矣放而隨之不盡而益章之吾是以處世而人不我貴則世固有夢而不寐者耶又曰吾持身以食於富貴之人富貴之人或以利敗有方貧賤而以植德與去其一而存者猶是也去其二而存者猶是也敗者屬而患不及我吾嘗得食焉他日過其人於

道路見項而趨之其衣履不似也顧而見我自若爲曰始吾爲富而有今日予以貧而守其常吾乃以後不敢輕子矣曰嘻子見晚矣雖子前日庸得乎乃今其固也吾嘗客於子子飲酒亦飲酒子持粱亦持粱吾求子不能勝我也且冠衣加於子之身而視於吾之目五穀如山三錢布地傳子而守不使子用子之身憂且勞爲子行其勞而以得食也我棄其勞而亦得食焉子食我而以其憂也我食於子而不與子之憂焉子用其名我用其實是子羈也幾不見爲吾賣顧猶可追而傲我邪羈也吾固以目子矣而子不知

則予亦夢也赤城居士曰是爲夢固然矣風蓋處其
地因而夢夫人風亦幸矣然吾得其言而思之吾亦
有夢於此而不知也世之夢多矣爲之傳以告夫無
者而自取焉

南野翁傳

丙子予居杭自春之季至冬之孟凡八晦朔而西前
此雖累過杭未有久如此以故得與嘉禾沈槃一之
接識于貢院前陳氏之館一之以就試官至既而落
解晨走予別一之嘗已知予有上洋省覲之役上洋
道嘉禾過其家爲屬便結言而去居又一月予始決

策西行遂由嘉禾郡郭之次分行理借小舟鼓枻取
捷絕麟湖抵池灣繫舟外庭水除下始知賓席有金
美之爲之意表一笑既已升堂一之賢尊南野翁始
出見客退酌貯春軒自是酬樂優久文字書畫無不
目閱絲竹歌唱無不耳聽則四日夜而去未去一之
出手撰事狀請爲南野翁傳曰在家君不敢不實時
一之將郎王鴻坡於朱涇朱涇上洋必由道予遂與
俱既至見其子卒觴亟就其鄰戚龍淵大飲劇論反
更意滿於是始與一之視舳各去取狀就舶總節其
辭南野翁名𤇹字維忠一字正言別號南野其先嘉

晉麟湖人去麟湖三里許曰池灣先世有寄跡於此
鄉人稱池灣沈氏沈之知名自四四始四傳而大於
彥實世長鄉稅彥實又四傳而爲秋巖尊尚禮文令
聞四出例拜七品散官南野實秋巖仲子坦直愿慈
有累世醇篤之風幼從名師讀書能開領大義長與
伯協志家事以進取之業付季氏身自爲儉薄至饋
師禮賓犒貧贈急更意爲重與人披露亦無不伏其
誠眞尤篤倫紀母疾輒旬月躬助起倒或以肱枕母
雖蟲蝨交進手足麻痺不爲動移初不甚悅於尊人
其後更以善養稱伯季氣性不類或有煩言屈己居

中卒賴以和撫二庶弟勤至分家頗用辞包故事厥
配多病不任內事則兼舉其綱而以分日委人亦各
效其能方徙居時囊廩出納弗支七八年間恢廓益
宅營室於別墅累千金不動色而成當槃居之年五
六十曰世味吾備嘗人貴知止遂棄家事二子而但
享其樂二子長槃次郎槃所居新舊相去三里而近
風清日和則扁舟東西往來惟意不落一處遇佳客
則諸孫畢見鴈行供事二棊六博藏欠等隨客所能
亦以自娛別設小鍾流連情性興到輒長吟李杜諸
公詩音節鏗然動人未六十與推鄉飲率不應既厭

袍帶則深衣幅巾逍遥见客人望之以爲葛天氏之民武原陳天器爲圖其狀時年六十有二赤城居士曰予乃於此聞諸槩之言曰夫端人遺老技者能圖其形文者能圖其心忽其心而形之求智者弗忍也其言如此豈亦謂我眞圖心者邪夫所謂圖心深於文者能之予文果深否邪必欲之亦可與論耶世有如南野翁由其養誠秉直爲鄉人繩矜則亦陳仲弓王彥方之流亞乃若生財裕衆舍陶朱公殆無其倫儗至於有子而賢亦惟太邱長可比但不知後之作傳如太史公者將何所置之姑書以備輶軒采錄

張賢婦傳

賢婦字淑祥泗州訓導傷旭之女其先湖廣光化人父娶泗婦遂家焉台人或宦泗其母爲擇對以歸儒者張敦廷厚賢婦有一弟嫁時母欲割分其貲曰去父母者又可取乎其以賈憂於遠地泣不許始歸不及舅姑未至以墓請家人或曰始歸不祥曰吾心之謂是其以爲祥也乃聽之夫家素貧儒坐守書案易耕以筆賢婦樂之助以儉勤居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守心生子二曰紀曰紳一致以正賢[illegible][illegible]嚴有智慧[illegible]未嘗讀書然行而遇之或男子以爲難當有室中鄰婦爲鼠雀行者賢婦見之自疏而不省又謹其口嘗許女輩殷既許而賢婦病至且死猶詠其事不棄信於人外史曰女不厭裝張賢婦始以推裝損憂然後群行附之善歿其身如此賢可稱乎吾聞賢婦死時財三十有六歲常所痛於善人者此也野語有曰人善不在世或其然乎錄蓋與其良人同時爲友云

都閫陳君傳

君名璠字汝玉別號思古姓陳氏其先湖州安吉人某國初歸附以鳳陽右衛某所百戶死事雲南贈宣武將軍以子貴贈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同知君高

祖曾祖諱某由千戶累功陞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同知祖諱文溫州衛指揮同知陞浙江都指揮僉事別號樸菴又曰半陶將軍以所居樹三柳庭中故云考諱某襲溫州衛指揮同知以卒別號拙菴清介有才情君襲職在成化丁未至宏治庚戌舉屯田官乙卯由軍政視衛篆甲子以大司馬東山劉公知君於浙藩得總理浙江漕事未幾　詔陞署都指揮僉事漕如故丁卯　奏還本司軍政兼理屯局己巳奉敕總督揚州等處防海軍務建牙金山衛治癸酉復還本司始掌印事皆由兵部推選不獨漕然也時則

督造糧船懲其脆薄以省漕費公私便之所至廨署
暨他廨鈌接手與舉而士伍若弗聞知敺衆不立威
稜而令行禁止在金山時劇賊劉七等衆殲於此君
實共力焉君平生自負以世篤之忠夫其所蓄積而
未盡見處平常而莫之用者不得預爲之辭則拾其
修於家者以爲先君之驗君既喪厥考事太夫人牛
氏欵曲篤至嘗築養堂金山之廨所居無幾何以宗
祏時祀思溫責其亟子某迎之歸君留之不得則徒
步扶軟輿間關數十里長號而返道傍無不出涕者
居喪例從衰墨雖公事旁午而奉几筵主哭奠不翅

讀禮專一之士祠先隴立祠增置祭田立義塚老無
子者爲取妾皆有條章可用以久以今宗法莫先立
譜故盡心譜事延請文士代爲之傳楳菴僉署都指
揮時所居宅爲勢家所有曰吾孫必復此未及三十
年而語驗今所居是也所不復者三柳樹耳其總漕
也以牾權貴謫居金山後若干年君擁旄於此則益
力以光實亦天道然也君器局廣深言簡而色正喜
交際賓客在坐惟其賢無問寒門與之文酒欵洽無
厭勸論曰尹吉甫北伐玁狁有功而歸詩人作歌曰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夫匡

國治戎若無慕乎門內之行而曰孝友云者庸非迂
遠不倫而無其謂耶吾聞忠者自其孝者也不然飾
忠爾矣才者自其德者也不然小才爾矣詩人蓋有
見於此而爲之辭若曰甫也嘗修於家成於其友所
以至是撐拄焉者有源本也不然行道之汙乃有濡
曰之濤瀧豈理也哉予遊吳山有以傳君爲言者君
之意也予不得辭先君都御史實於楳菴爲之舊丙
午某以諸生就試猶及拜公於半陶軒中公遇我以
故人之子甚厚予與君宜如何雖然執筆而欵欲下
輒止者亦屢矣則不獨怪乎時無其人建立奇偉以

佐吾之筆端竊又念之大司馬不能用人有如君者
拔而未用用而未顯是使奇偉弗宜寂寥吾筆姑書
以俟他日卒事焉

謝處士小傳

處士姓謝氏孟良字隆其名予從姑之夫也爲人氣
性自美去其矯揉以趾於善允謹然諾予嘗與之共
事而酬知處士爲獨審其諾而必信也如火之熱如
冰之寒如水之萬折而必東蓋無有不然者矣贊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
忠信果不足多耶曰不然夫子以學誨人故曰忠信

易得豈眞易得耶他日不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由是言之其易得其難遇可不辯而自明也噫忠信之不易得尙矣豈惟今日然哉

嚴世望小傳

嚴翱字世望別號謙齋少從季父學正宦遊南北行止不去琴盡得於鶴鳴一曲江湖呼嚴九皐早喪父事母長二弟力出於我貨藏於衆怡怡無不足世望實小宗嫡長買祭田造祭器空囊廩時節共率家人行事知追養繼孝爲不細陳令袞嘗以公事囑世望辭曰持身端謹處事公平鄕論亦不能奪正德嘉靖

間以大侵奏減官民米二萬餘石以柱納奏豁屯米一千餘石三叩　闕廷凡以爲人毫髮不以自益徐令濟書其名于旌善之亭鄕人獨無齒舌鄕飲一不往赤城居士曰避重處輕衆人之常世望追事敢爲惟義之在無左右顧問水火必往乎嘗以事覘其人鑿鑿如此亦可謂仁勇人也惜其不用於時無所見於遠者大者傳其槩以告後之人使以類推盡焉

齊節婦傳

齊節婦故邑庠生卯大防長女庠諸生齊端秉正妻初大防見端秀異名試經義數篇皆賸以度因壻爲女歸十有二年端以庠事行雨中成瘵疾三年飮食湯藥日夜煩劬節婦不少怠見秉正自度不起語婦曰吾旦夕死老親幼子累爾芳歲奈何婦流涕曰君病且亂出言乃爾君卽不幸喪老長幼妾職事若一移動何以見君於地下已而秉正卒時宏治壬戌九月某日卯年三十二男琢財三歲節婦終喪去脂澤躬蠶績事舅姑孝教幼子嚴琢亦成立娶益府典膳胡均理女生男女各一琢又知義好施散宗族姻舊之貧者德爲鄕人謂秉正有子天道補短報節義已見其先赤城居士曰苟樂不如正苦其間相去不翅

九牛之毛至論其有功於世道豈但後閨女婦有所儆勸男子中人亦起而爲善何獨中人凡其不忠不直正貌魏行之人亦無不內省喪氣赤面變志求去其多行可愧以自幸於此婦此女近年女子許嫁在室者多能自定其身士死不嫁累累傳說而有於乎陽不競而陰獨乂天且有之意在於世道悖女節以竦動一世振盪旋轉不使披猖大壞其脊脊之意亦有未可知也

友桐處士傳

處士名禴字思睿其先桃源州人始遷祖忠獻公歛

縣令因家歙之巖鎭十有四世爲信一公諱積寧信
一三子季卽處士少穎出業書善用琴以信一早卒
毀志走汴汴人譽之　宗室鎭平王遣將軍庸齋暨
諸　國賓謁處士主琴社因號友桐杭士金用夫撰
記處士年四十一日蹙然曰吾父與嫡母俱不壽吾
母撫吾昆弟以立辛苦萬狀使吏去蔬水事遨遊豈
所謂報吾母也遂養以終母伯兄思文卒無後仲兄
存修亦卒止一子育衆方推處士少子後思文而專
其財產處士以讓育育意亦不受蓋兩能不以非分
爲意嘗買地若干畝爲義塚以待貧不能卜兆者道

殣者初遊梁有同縣未識人張某臥疾旅邸處士親
湯藥若有舊故疾甚捨索其貨賄爲封志識之執筆
旣歿附致其家人有求者輒得所欲行義多類此成
化間應　詔饑邊以財榮正德戊辰遇　例優老以
壽榮處士今年八十有七及儷洪安人偕老丈夫子
三孫五曾孫一康強怡愉盡有諸福天之報施善人
此類是也少子通字世安及其族姓惟馨並與我久
二十年去來吳下婆娑竹林間傾杯餽鼎解橐無
虛日無吝色閒亦取吾文應之雖後時竟亦不敢失
至是以尊翁傳事屬我赤城居士曰吾聞家德累而

子孫賢子孫賢而賓友至賓友至而文義昌故曰人
以文爲飾室以至爲飾予嘗讀余氏家書如徽後等
錄爲之舍（音義與釋同）卷而歎於乎休哉余氏之爲文也彼
皆人倫之彝像信普之枝葉踐履之丹青不然是使
人之舌也非所謂余氏之文也余氏若思齋公實元
圃之片玉吾方斲而文之以附余氏家書以益昌而
文云

貞狗傳

予家有三畜狗黃而騂者牝黃而粹者黑白而駁者
二牡狗是牝也之與二牡居獨與黃也然不爲貌異

綏綏然追逐二牡以爲臥起相與欵狎無蒸惡雖家
人覘之熟者猶或疑焉意其無所主也然而二牡自
以不相悅牝方與黃尾駁不勝怒隨而齧之旣解還
鬬益力牝中立無所佑瞑然而逝群然復合則更與
駁戲銜頸舐尾攫拏偃仆不少忌嫌若其中未嘗爲
異者家人益疑之始以乳爲驗則四乳矣前後不減
十數子皆每每然黃也求駁一毛無有也噫畜之至
賤者莫踰狗而若是非畜而至貴者乃反不能然何
也世之相訴斥徒曰狗而不知狗且不爲人之爲又
予有取焉其內斬焉其外混焉有似乎君子之道也

寻故用春秋之法而爲之作傳

贊

桃實桂英㕘贊爲胡舉人士恂 有小引

三公展墓不如一第及親堂上無二人未見登科之爲福況父母七六初度之晨相次於是香炬便道叩官居稱觴膝下事畢徐去就試禮部若是者其爲福喜何如也贊曰

海實纍纍天香曄曄歡榮之會無忝不㥦有吝且爭惟德之捷

訥菴嚴先生像贊 有序

今之知政者殆所謂名有實無實不在政在末政之前修於家者是也夫孝充其體量既自涉於仁民愛物之途無事他求更力又可因緣止苟使民無胥怨以逮其親必遺之令名而弗辱焉然則知政有實舍孝孰使之今之知政者類多不孝之子知政無實也夫使元元樂生幼子不去父母之側老有養死有藏誠若是雖今之知政者吾必謂之孝如虞帝低首下臆望偃以拜塵土且不辭也嘗讀吾里訥菴先生在官與弟書具言二尊人在家供億之物寢興之節里鄰往返攤候迓疾之數委曲周悉不遺絲忽用是知先生誠孝子也惜不使知政庇民而徒挚文學弟子數十百以爲教敎則有實而權束地隘顧不若政之及人之遠也吾於是尤不厭焉今之秩銓用論薦其爲政先事擇人比於列曹他司責望有處今則熟視赤子之頓瘁流離呼僻塵口涕面忍不一擇慈母以乳由是見銓用論薦愈不免焉元元之胥怨以及其親校量本末乃反得爲不孝子之倫魁歟贊曰

先生行身古人誰媿稱孝有乎稱廉不劌貞風諒習山夸川潰旁訕畢揚庶幾少礙

南牕任先生像贊

氣亘清神宇泰言有芳德有載嗟小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祈壽影當再拜

任學錄先生像贊

較然眉宇紛然德芬有不知公視此石文 子貫志墓

九江老先生贊 有首尾

凡屬於主吏一意承奉緊其常既又不足自身借助於人以爲敬慕誠有顯者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班也愈不敢失失則反以此客爲我之罪非所以尋其[illegible]心來潤沾也鏃從祖九江老先生大不爲然先公由江西左布政使升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得請歸去來再道九

江九江知府臨海謝某先公去時經過不問既歸曰
謝知府實吾鄉中又屬吾叔父爲主公前既簡廢此
番當一到府門老先生曰汝愼無往此夫何等亦須
降屈汝輩吾不欲汝輩足跡留贓墨之庭鄉不言以
我在既言以我在愈不用也（先生諱櫂由舉人）贊曰
嗟老先生剛率類絞儕以忠狎主以廉撟善宜昔稱
惡須面討我有飢腹不受汝飽梟鴟推食過者鳳鳥
嗟老先生八大官小終然木舌其聲清好感時激事
敬贊一老（嚇鼠作推食反語借用）

朱上舍像贊

少游澤宮經傳孔壁學成難仕撟世之溺晚取烏紗
照耀水石於乎先生子賢孫力彼位高者無子病國

眞樂贊

陳公璠字恆選別號眞樂予少時與公同遊有樂嚴
老先生門下今俱老矣因其扁號一言以見同門之
舊贊曰
胸中韶頀非絲非竹陋巷風流曲肱剩馥

袁二尹朝正像贊（有引）

自古帝王所望於群工百執事無過克己奉公子育
黎元能不能亦用是爲黜爲陟伏覩正德十五年朝
覲敕諭亦不得外是別有半語本年朝正吾邑二尹
袁侯實治行事既而賞激還任士民迎袁侯可謂無
負於三善者耶於是命工繪圖頳豪黃覆（音副）蔽虧雲
氣中侯袍笏宛然趨走丹地圖成仍取綸音裝植上
方幷爲一軸用侈　上恩遺子孫侯暇日持以示鋑
意在一言謹拜手贊曰
瞻仰斯圖用諮理行豈無車服侯實淸冷帝制天威
怵遑竦正亦有君子由中率性寫貌寫心見者起敬

龍僉憲父像贊

士有以出亦有以處揭空而趨皆苟而已肅瞻圖像

良德在此淸通逸邁學義亹亹抱海吞江博收兼美
著書工文如角而齒含香弗越婆娑兩卯之邦
渭水之涘德夫有年厥有賢子蘭著　貤封布袍生
紫指圖謂我白雲千里與人俱傳敢私杖几

古琴贊

削桐始制被袗遺工高張墜引靜掩淳風寫之流水
遶指溶溶彈以高山巍巍腹中我得我意請去削桐

磨齋像贊

其世嘉樹其道紫芝榆社其蕃杏林其施偉然遺像
不獨子孫之思

陳公像贊 臨海人

蓄拙其德積善其贏家有錫祉里有司平

義塚贊

我棄我地纍纍其拚烏鳶之仇鳳麟之漸於乎死有藏矜寡孤獨廢疾者有養而吾志畢矣

宗兄蓮幕諱銘像贊 有引

予與君有族姓兄弟之好又自少密善雖二十年死生闊別而情念至今偶一見其寫神儼若再面其嗣子洲因以贊請贊曰

吾以眞情實德知君吾以言論風旨知君吾以才氣

可至大官而大官不必至如君知君形之類不類求人所共知也

天峯贊

擴霄挹漢月西日東比物顯道此夫胸中抒精毫素不與神通

松峯贊

山則有危以致其高木則有貞依上聲之千霄人思遠賢不如土石比類爲稱殆其有激

歷峯先生之長公實號松峯於是少公命予作之先生孝友天至念弟亦嘗再至吾台至則再宿而

去一馬一僕蕭然就道灑然無忤家君不問錢穀孝思友于之外惟挺書教子二事由是予所謂達賢在先生亦未爲失言所恨弓旌路塞山泉道長託恐無以實予之言雖然吾侍已爲之矣少公之在吾台敏獄除奸治浮于位其道或補監司部使之闕而人不察他日任權秉政當并出長公之藏無惑也

監郡徐公夫婦像贊 諱廷試成化庚子亞魁任江西吉安府通判

威不近殺惠不縱死盜區訟土公治以此祇德協中敢不敬只繄誰能國公實君子

女德之常媚于父族猗惟夫人秉心淵篤于有賢毋夫有令室玆像敬贊誰歟姑姪

芹東像贊 并序

馬文淵有言凡人貴則不可復賤未託鼎貴自其服方領養儲爲進吾見競然已離其爲退閒有中塗求止吾命吾安既而益負天之與我者曰吾本不賤固望於人以爲貴何也於是見二人焉於吾鄉太平陳敬所吾里裴芹東緊其人也贊曰

吾友芹東剛腸直肝不叶于鄉察其處官燎此所以退而笑一世以自完也耶

邱頤貞像贊

予作(去聲)秀才嵗初相好者同門六人見朱友宏亭墓序六人之中賈謙亭邱頤貞二先生於文無不能所不能者科宦年壽噫二先生其如命何在吾台至今稱文士不駐口命又如二先生何謙亭予嘗表其墓獨頤貞未嘗有一言贊曰

於乎頤貞通密君子有才無華貌像在此知己一言信於青史有賢子孫百世精祀

張木菴贊

孔門以仁教人而以木寫貞安得木者吾愿卜鄰

堂堂乎并古之張也而可與並爲仁

縣尉元公像贊

拜贈縣尉兮吾台之牧昔民感戴兮聲著於國子孫家斯兮幾二百祀觀公之儀兮生氣有似政暇出遊兮豈無所自農桑勸課兮普民之惠鍾於後嗣兮愈昌愈熾念彼厥祖兮孝思聿至丐我贊詞兮永傳名世

賈謙亭先生鏡影贊

呵呵先生鬚髮如此而被服若此先生之學其大者不可得見其文章書翰夫人能道之職吐哺天下士者誘於未知持文衡校量天下士者不識亦有說乎先生鬚髮如此而被服若此呵呵

方菊隱琴鶴圖贊

富貴媚人舉世皆然先生一笑巢由之天於是乎種陶氏之菊攜琴鶴以悠然

陳公像贊(名某字叔戊)

臞然之容凜然之色俯仰乾坤邦人矜式

小峯贊

山不在高高在人賢詩不在多多在一聯吾以數字斷結謂非五老之曾元也耶

觀音贊

堅忍不拔生死萬變卒證圓通脫塵離幻海濶其深嶽耻其峻日月未爲明雷霆未爲震於此見吾聖人不足學所不能者菩薩之精進

宋史賈易等傳

漢武好用兵重歛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寬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　自賈易至賈偉節二十五人多希附小人自崔鷗之後有可觀者至於李綱宗澤等則宋人物之大者

卷二十終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題跋

柳左丞告身跋

晉武錄用故蜀漢名臣子孫宋仁宗詔五代三品以上告身存者予孫聽用廕昔之臨天下者重門地世閥乃至於此豈不以子孫有所觀視承守東縛不得苟同於白戶惟是之見耶瀾之柳自宋監察仲塗至左丞家望愈隆其後又有曰仲永實紫陽文公同年進士於今克世則吾邑貳教先生政是矣他日我國家有以門地世閥言者貳教當由彼時升矣姑書以待

題張方洲後集

方洲於詩於文雖未便盡反唐之盛救宋之衰就今日論定亦不失爲一時之冠不然以視一時作者兄弟鴈鳧類不甚相去之遠況公之爲人先已可恃而文與詩又有如此者公殆吾所謂人文俱傳者次也予舊聞方洲諫坡風力易退之節知其中有所養恨時不讓實常以爲意又以不及候識一面親與談講至今爲娩近公姻家崔元器過予出其所購梓後集惠教并欲得予一言予復之如此聊以慰吾元器好德甄言之抱於公殆猶未也元器實一時武弁之秀偉者亦不可失

書台寓錄後

仰止前修於其挈杖假榻行棲之處慨想戀戀自不能已況台爲紫陽夫子圖回經理衍道丕文之地生其間吏茲土有不爲意者乎昔人有所謂遺愛沙書帶草者試求之六縣紫陽靈爽志意所變化亦必有物焉山厓水滋而人不知也方紫陽在浙東尤數數於吾郡蓋刑獄水利茶鹽等無不有事南溟子雖職在典獄要爲無所不問況是書實樹之風聲於台尤號善迪然則南溟於台亦甚不淺也夫

題南牕先生父子詩集後

南牕先生詩若干卷某得其詩年已八十有四然猶向我缺然自省所業學然後知不足所入不深而能是哉紃菴先生詩謂之不失其家者淺而志其深質而去其俚抒幽情關近事而出之以正殊非時間一等言語比也

書困蒙稿

是編宗賢集少作以至於今所著凡若干篇爲一帙名之曰困蒙稿謂予題其前予於是編尚未能悉縱

恐亦未必有助於宗賢姑書數字於首簡曰本根立者枝葉自茂淵源出者流派自長何則大者得也世有求知宗賢之文者吾且以是應之且是編幾何而不爲時文舉業以彼易此亦必有說焉宗賢之言曰學不三代是自棄其身於不學也夫自舉業興而世不復知有學則所謂學者舉業害之也推波助瀾吾尚忍爲之憂將撟世實宗賢之志書以待其成且以觀世事云

書愼齋先生詩集

某讀愼齋先生黃公表狀等文而知黃氏之盛於乎

其有自然也夫在人之福祿苟有以取之而未盡身得之以其所未盡者將必待其子與孫而償焉不足而補因天道然也前日王氏之三槐非其事驗耶公忠孝才德以至於此而位止六品年纔五旬則其子孫之盛豈不宜然但孤陋小子偶未之嘗聞也公善爲詩出入唐宋諸家不以崖壁自峻而坦然由之以至其處以此論公之詩公之詩幷其手跡猶有存者其子孫旣襲而謹藏之又將被諸梓以傳未梓之前某得而讀之因其詩以求其人求其人而得黃氏之所爲盛者因幷書之卷端使役之人知公之大者不獨在於詩也

書恐負卷後

予讀此卷見東白西涯方石三先生其所望於宗賢雖不同其爲說而意同蓋非聖賢遠業亦無所望於宗賢噫世有可望如宗賢予蓋未之見也前輩往往以語言意氣許人而多失之失不在人在我也三先生之言將必不失於宗賢以予知宗賢之眞而知之也若宗賢之自處則惴惴焉惟酬知未能是懼於是益見宗賢之爲可望也予無似無以助宗賢惟辨義利以始終差可與宗賢道然義利之辨亦宗賢所自

得當以爲言予亦無以易也求其進於宗賢之義惟始終二字

書武侯新傳後

士之有志於世用而遇非其時往往慷慨歔欷扼腕流涕若禍福在己而不能自已於是有託焉以見其意徵之述作以發其憤憤若張宣公之孔明傳朱夫子之手書出師表皆是意也近者吾黨黃宗賢搜訪群籍鉤醇摘疵復廣其說以爲之傳宗賢之意二先生之意也或曰二先生當南北剖分之時志欲有爲而不得一見於世其託意孔明宜也宗賢實生全盛

之世其爲此傳豈所謂無病而呻者乎予曰不然志士之慮也當不在目前近事况目前近事亦有可爲而不得爲者且宗賢方養道蓄學退然未有持售意其於天下之事蓋不欲以不學承之積而發歛而張固亦孔明隆中寧靜自養不求聞達之意然宗賢之所急體具於此用不用亦未暇計也予雖不才竊有志於世道因宗賢之事得發一歎

書楊賢母傳後

近世士大夫以進爲得若於此固可無不爲也又其富貴力勢足以誘人之心捷人之口是是非非者不

及盡其辭由是得以遂其惡成其私計寬然而居位勸教以成風習竊患之欲引手以拯不幾無由自樹念惟文詞剴切尚或由我近過宗弟怯齋出示崔翰林所述楊賢母傳夫賢母之賢節目雖多予必以拒正喪昏揭其要他可類見夫處女於聘嫁既由父母卽有不當意亦逡循慚沮不得出口有其心者不必能成其事若賢母可謂義勇巋然不類者耶今之士大夫只因不識義勇二字使識必不爲苟進苟進必不爲苟祿既祿必不至忘民以是而民知有父母矣夫以一女子識見志業乃反出士大夫之上過其門者宜何如况士風如此獨恨無可置喙有可言而不言是不欲其有少補於士風也可乎哉賢母之子景威能爲古文辭尤以詩名

書張都憲送張伯得秋試詩後

此詩都憲張公參政廣東時送張伯得歸試秋闈而作及今卅三年君猶布衣雖一第亦有命如此余蚤幼時得交張君於羊城官舍別去正亦卅三年始一見於金陵今昔之感何如也及予以病歸君出此詩求解一言且以爲別予曰諾由聖人而前貴者必賢賢者必貴貴賤定於此而命以之是以貴賤爲命也

由聖人而後貴者不必賢賢者不必貴命一定於此而貴賤以之是以命爲貴賤也天地有所不至聖人裁成輔相以助而至之其大在是也豈賢貴不賢天地豈有是邪豈不有待於聖人邪由聖人而後斯亦無望乎此也士生而至于今之世過不遇又何如也

趙雙節傳後

婦人守正不移雖有其人而婦姑繼美濟修者甚少吾見惟趙氏礪礪姑婦又同止一子爲趙氏不絕之縷又年俱望六三四十春秋雨燈辛又幾年於今家人無力不及　奏請宰牧在傍若真不欲而民相覩

以觀則止耳不然當有處也夫人之爲善固不計身後之名爲吾身後計往往在後之人不然爲善者鬱而不白亦足以傷天地之和氣致水旱之災沴他未計也姑書以待有志於世事者不則輶軒當亦有采

書鮑良用母夫人傳後

欲顯揚其親以爲悅子生皆然也然而必待寵貴於人以爲顯揚不朽之基不知自吾身有可以顯揚其親且令必傳於後著著可恃而不在於寵貴也吾友鮑君良用吾謂之蘊藉簡遠篤實而有文吾同年友郤民燮爲良用之詞曰不違衆以自遂不立奇以取

名善狀良用者也良用母夫人吳齊賢而行淑尚書倪公爲作傳或曰是必傳予曰親於其身而服寵榮且不必傳徒恃貴人之言而用以不朽其親若良用之賢吾固知其知之也若良用之賢其有所恃也夫

題始平先賢實紀

此書吾嘗欲爲之不蚤措手爲敏之所先雖然敏之此編予亟讀一過於予意略無所恨矣君子之撰述期以明道立教闡幽微公是非而止爾己不得爲而人爲之又盡如吾意亦何必身親手到然後爲慊慰於我哉敬書以復敏之傳於梓後之人欲考論鄉先哲尚於此取焉

書張氏譜系後

張氏垂絕之緒恃劉夫人得不絕乃若堅完劉夫人又在羅夫人不誣也於是侯之操心慮患比於孤臣孽子殆又過之觀其百事未暇必先所自亟述譜系一通慮不深不至是於中又知祖不得擇亦不得誣誠於可欺之地視遠攀詭認誇世以文相去何如侯亦達賢矣哉當是時有恩力於張氏姻舊皆得牽連以書重救絕也昔人有言受人恩而不敢忘其爲臣必忠爲子必孝吾以忠臣望侯矣侯孝子也必不敢

惎民以逞吾得以循吏望侯矣平常爲循吏遇事爲忠臣於乎非斯人吾誰與歸

蘭谷王先生詩集題

嘉靖改元之夏之秋予居貢院前陳氏傳館小兒潡母家因不輒易鄰室蘭谷王先生日必見疏衆間予有言隨口應和相與甚密而出示所作蘭谷稿予讀其詩平淺芳潤可愛念如西湖山水叢山川出人水土遷性理有然也至其爲人亦類其言視世之鬼行不啻九牛之毛飲於鄉爲介賓教於社爲名師山水於人愈不誣也則予愛重先生者又豈盡在語言何

律間也哉姑書之使後之讀先生之詩者知求先生於詩之外先生善教子繇時濟縣學廪生有聲場屋郎今發解人且訝之二女皆涉書親筆硯先生出示詩卲氏女手跡亦一便好事也

題妙山陳氏族譜

近時人家立譜多取名人顯宦爲宗祖而以己之宗祖爲他人子孫冒昧可笑此譜不時修之故也吾邑妙山陳氏之譜嘗一再修於元延祐 國朝永樂間嗣茲累累修葺皆不妄攀附可以觀家風矣初知州仲蕃公與長史木菴趙先生吾從曾祖前都御史同

時爲婣交文行無不同三家又同時修譜義例一致蓋互相商定者也陳之中葉曰子良曰仲述叔姪相繼出後他姓爲丁爲裘其去裘歸陳亦自知州公始丁因循至今敏之方切憤忿續修茲譜搜索疏遠亟以收族人之心誓必訖事於前人無失可謂祖孫一心殫力本始者矣寒家在台姻鄰無先陳氏予曾祖姑敏之從曾祖妣先大父取焉吾女嫁焉吾二孫科極又取焉夏氏先今名姓班班譜中敏之求予題其首不得辭

書佇雲亭卷

狄文惠望雲思親親在也今亭於墓而以佇雲爲扁事死如生尤見其孝不然是其慕狄公之爲人不暇計親在不在愈益可念也

書施生悌先覺教言後

予嘗謂學者有三證必有一要三證取予去就死生一要誠善是也去此而言學如周叅政婁郎中時之所謂道學死生且未論其取與其去就何如也其誠與弗誠也施生存宜嘗從吾伯安遊讀書明體未及事事於三證云者若非所急雖然講論要有素裁處要先定由是中臺有主隨地應事不惑於義利之幾

否者所學盡屬虛妄周叅政婁郎中討其始原亦未必甘爲是人其學使之也夫學以誠善三證者善之宗也予以補諸人言道學者之所未備

跋南山卷

予嘗遊新安實忘其有南山也失於一登近欲人有向予談者始知南山之美慨用憮然亦可謂噬臍矣前此故人朱仲德嘗用南山别號求予詩予謾應之有曰小南山云者以今所聞言之殆不爲小雖然山之小小也人之小吾且大之大不大由我也前吾見仲德賢也今吾見仲德殆勝前之賢也信其由我也

夫種德者不憂其餘知事者常病於不足仲德勉之他日又再晤尚於仲德觀厥成焉

爲汪邦秀寫呂梁詩於畫梅卷中因題其後

夫氣百爲之主雖小伎不可無氣況其大者邦秀工寫梅正不可無氣有氣斯有神且邦秀方業舉進士他日占魁調鼎視氣可有無如何今之在位正坐無氣夫有養斯有氣有氣則利害失得不勝理義而展焉於中可任大事此詩所以作氣也故置之邦秀梅卷中邦秀謂之何如

巖山一寄後跋 爲鄭立之方伯文於前林大用贊子光唐狀元等

夫既東妙能言語者鈎奇摘深掃滅於前而使不能者措筆於後只見其難雖然容可已邪夫巖山嘗出雲崇朝以雨天下而山若弗與祭其邑休然不自有其功巖山主人亦嘗宣政于閩于楚于兩浙隨在施澤以幸元元而主人亦若弗與祭其邑亦休然不自有其功方作爲篇什出奇新工字句甲倡乙和詡已盡人則與林居自養枫翰專一之士無異公才逸志並見兩出有張有弛可謂豪傑不常遇者矣或曰巖山方進而成其道於天下閩浙云乎哉噫此殆乎中心所藏徐出以觀於公未晚也夫賢智之人地愈高而心愈下心愈下而民愈急民愈急而士愈親何者急民莫若知才知才莫若親士由是見巖山今日詘已盡人意不在篇章賞會而在因事知才巖山急民之志舊矣地隘權束知而未用觀其藏蓄如百鈞之弓逡巡在錡終當引矢一發發則命中由是言之茲山卒以公增重無惑焉言語妙不妙未論也

題永思卷 公諱增

鏃從叔父松溪公領天順壬午鄉薦會試乙榜署福之松溪教諭事未幾丁外艱以病歿于喪葬時從叔母龐夫人年財三十男女各二孩幼可念夫人自誓

養育昏嫁有死無二心次男并二女俱蚤死獨鈃在長子抱孫足慰存歿於乎松溪公讀書成名亦稍稍顯親榮妻子在本房可謂開先造始夫人忍死長子孫綿嗣續在松溪可謂救敗成終向使夫人一念不東松溪公之後昆安保其得如今之日鏃嘗欲別譔一文用表夫人顧每未暇且有待茲又恐以待并失之反不若少見之爲愈因題數字永思詩卷中鈃母在安其養母歿并父思詩亦不可失詩云

夫名婦節兩皆難眼底孫曾忍死看八十就棺墳木拱孤兒兩淚至今彈

砥柱山題畫

於乎此天地之大介也易曰介于石惟人心亦必有介焉柳下惠不以三公易者是也雖然舉世爲通莫爲介南溟子將爲通爲介珍愛是畫且求言以識所好如此其中可知已矣

識哀

昔王夫人死武帝痛之玆予有次室陳安人之喪彼雖帝王而情則一致夫人一子名閎夫人垂死王齊目前無母而富貴加增悲哉在予實難爲情武帝之痛夫人宜重以此予本以痛安人省覺其情安人一

子見今男女二孫有可慰心者予反以不見安人見其子孫愈切哀傷爲之奈何

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明夏赤城先生外集卷之二十二

同郡趙方厓先生原定

嗣孫名賢重梓

雲間知舊錄

蚤年揚遇志

成化間時敏張公提學兩浙予年十七八已斷棄舉子業仗對時文收束壞笥取六經誦讀志在聖賢性心之學間亦出口爲小詩仲鑾幼死廣州歸葬青溪之原作兄弟吟有曰非我不欲官愛此青山邑之句公每過吾邑先使人看我必得一見所至反以我勵

諸生亦誦眾句一過予之虛聲實芽甲於此時科場已作永辭亦不復夢見矣及予以家之長者擬制復取進士再到吏部王三原總銓事公本部侍郎予以行取違限當移問公曰一箇好進士也送刑部又時時向三原稱繪我卒使三原知我待以殊禮公實與有力焉

鹿鳴慰重志

丙午予就試武林夏公正夫參政兩浙伺予稍暇使人取予前作古文暨賈宜實所作選擇以進公首肯予文及予名在牓中歌鹿鳴公與公實張公離席勸

杯先止予所公盡以予名不在五魁不應初望意予不樂在席亟慰予曰不須更念如我全名叅政旅他[illegible]敗尚書我死後你替我表見一表見昔劉豫州得孔北海一言言下何云不審記尚書蓋謂公同年尹天官時尹以予敗予適得此心甚慚遽雖予自覡亦未肯便謂孔北海何如但是時予作秀才後生小子無老成高遠之觀不意公則推置我如此自不能不慚遽於中繼以感激藏記誓必卒事於公不失於乎自是公陞某省布政使考終在官又三十幾年於今矣正德中予雖一到雲間求公家人止得公幼孫生

員旲公之事狀不及披悉甚欲序公文以傳於集又不可得見用是缺然至今實負公於九原奈何奈何先君布政江西時予在廨舍公以按察副使提學此邦予因百一知公公爲人靜慈介略詩詞清婉尤長於爲文新潤遒適與劉欽謨齊名曰劉夏劉夏當時外作往往與禁苑相軋欽謨所作予不習見如公比之職司殆有過之者情文如此可謂一代偉人雖無小子數語不傳邪但小子私計乃得爲負公耳奈何奈何

公言咈衆志

宏治初予再到京師楊君謙先在予到君謙亟來問館人初識面也錢與謙繼來相見而坐予尚不省謂誰默然忖計與謙察予色以告始知是庚戌錢狀元與謙取吾文挺便手堊稿一帙與謙袖以去後幾日予過與謙回看適與謙同年劉牓眼先過予至鼎足坐茗椀在手與謙亟歎我曰惜也無是例有則生輩保先生本院長作爲文章以華國生輩有所依歸其言如此今亦不欲移動一字新聲入耳予愕且承曰此聲甚善出口亦未易近世有耳者所未嘗聞但區區非其人先生恐亦不得爲知人區區因不蚤來討

官作得罪吏部今雖南部一小屬亦不可得還說院長言訖而起是時獨劉得聆此言後幾日王古直告我曰近與謙與公何說之講在邊何人一人在李西涯席次發其事曰與謙你要保夏德樹作院長今如何也西涯曰甚善但不知置老夫於何地是時西涯實綰翰林學士章綬廕近世士大夫媢嫉異甚此言出未說其別卽劉亦必勃然於中予已知劉之口弗固也與謙實西涯門生師弟子所見不同如此

科塲不言功志

成化季歲東海嗣子張時措由進士知寧海上府主

任學錄用任前官之舊任在予實亦婚姻家因得習見時措相與甚善丙午時措領外簾收掌試卷惡卷入手暗識之以告本府劉推官嶽劉亦外簾因得取予墨卷是時監臨判庭春監試戴廷珍提調張公實諸公不謀而同各意在我劉反以取我故得諸公心曰劉推官會看卷故劉房薦士獨多事後劉對我頗有德色時措終不言其事二人所養不翅可識

蘇臺附錄

詩文論家數志

成化間文宗儒知永嘉治聲與詩名左右並馳予方

弱冠時時有好句耳巾恨不一識公而後若干年予過吳門訪公於家居取公所作詩不許如是者再予頗怪之亦不知公藏何意祕惜如此既而非定山亦過吳門要公同來看我定山取吾詩出便手近稿數篇定山偶喜吾伎曰只要如此但難在中的耳識者亦未易公拊几曰予於予不欲一徹正爲是故予實作得我十箇先生由是見公於詩文重家數先韻格不然雖謙讓不如是下上太過也蓋吳詩工則工矣病在家數韻格公鬨然痛自抑損不必無意吾見蘇臺詩道由公一變也自今觀之就公之子文璧徵明所作已在別錄矣

同時文稿附錄

周公瑞論王三原志

予再到京師王三原在吏部予以本部例送問外選進本乞要近府教授以便母養亦以敗是例不欲帖意於三原進本後予兩見三原曰好進士好進士當大用何得就此官實在吏部堂上聞此言也是時予狂發復進博野劉閣老一本　御批屬吏部三原亦不省予因并棄去教授養病歸時周公瑞參政浙藩予投謁坐紫薇樓下曰先生此行只累得一箇王三

原周公之意亦必曰稱人之善則爵之三原知人不能用而唱於其地曰好進士好進士若原非本部主吏者博野事在手輒又畏避養交不欲如何故有此論公瑞於是爲知言噫三原尚不免況不及三原者時事可知矣

相者志

月潭師忘其姓名儀表甚光說是黃巖人初處僧籍後更有家予弱冠遇師相我於見今所居之東樓注視頃之曰這一對眼非鳳亦非某物不記矣則鷹眼磯礴審也人若有這一對眼胸中自然不凡及第他

日文章冠天下脫口數語不得添減竄易一字方技
中端有若士自是一去不復聞師謦欬之聲矣醒然
失之不得再聘若本非世間人行跡亦異矣哉

問記

往年張南圃嘗對我曰天下有二柄當是時予亦不
暇省問語意所處自今憶之殆亦以文事委借我也
政與文爲二柄三百年來文柄割裂無所統一南圃
以予所少者不爲大官特舉以屬我若曰亦足以自
雄矣亦不知南圃何所見於我之文而出口輕脫如
此雖然南圃嘗謂我曰予之文甚似韓生不然當亦

不失爲唐臨晉帖由是言之二柄之說不爲無據但
予既無其實不得以人言必信

論文

夫文要於人皆可曉故曰辭達而已李空同之文深
澀激詭自通不通入辭意頻碎且鑿不免家數小斤
兩不足學中庸難必不至學失中易必加失空同殆
學左氏而得其形似左氏雖若艱深自是其一體亦
自有簡克奇穩處皆可繹而通通則猶我自出不若
空同之生强自信空同於內外傳得其粗而遺其精
舍其簡而用我之捗空同非無氣之患患氣悖以躁
故曰空同蹈白刃者六一對英宗不但不忍輕亦恐
紫色亂朱認珉爲玉壞皇宋文體故不得避若爭名
者而曰其文未佳但博學可稱又況原甫之文未必
類空同但疾行無善步未可誦法爾
空同宜賦弁樂府等小詞其才自如此故其文亦自
脫不得本色如李青蓮之文以詩韓昌黎之詩以文
皆是類也

夏赤城先生外集卷之二十二終

明夏赤城先生外集卷之二十三

名臣家錄

此帙論人明道不私於家讀者尚知先生此意先生欲人知德論人先問進退人必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難退苟祿豈行道救時器邪夫以論人明道於是則有不暇拚護又況因人而責之備胥誦可也後學潘球敬題

諭祭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八月丁酉朔越二十六日壬戌皇帝遣浙江布政司左叅政左贊諭祭于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夏塤曰惟爾發身賢科擢司風紀歷年茲久克舉厥官由藩臬而遷副都臺任巡撫而馳聲蜀地正委任之方隆乃養疴而休致宜躋壽考胡遽云亡追念賢勞可無卹典茲特賜以葬祭爾靈有知尚克歆承

葬祭事錄不敢陳乞久已收望錄服闋入學後族兄醫官源潔部解糧銀到京先人之舊尚多在官就令進本事成差進士閻江到杭家人始知　恩出望外感戀有加錄謹識

回范以貞勸責乞葬祭書見前

先府君事狀見前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夏公墓志

賜進士翰林院侍講兼修國史經筵官黃巖謝鐸撰文

賜進士奉政大夫修政庶尹吏部文選司郎中黃巖黃孔昭篆蓋

賜進士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臨海陳選書丹

成化己亥秋九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天台夏公卒于家於是公年甫五十有四而致其政已五年矣方

公之力致其政以歸也天下想聞其風采以爲未有若公者蓋四方以進爲榮至老于官而不倦官愈尊而退愈難若公者進退輕重於世何如哉公歿之明年冬十一月公之子鍭將葬公於烏岡之原不遠百里遣其從弟鎦以狀來速銘鐸叔父寶慶先生大節似公亟重公者曰是不可以不銘按狀公景泰中以進士起家爲御史出按廣西首除奸貪息盜賊逋錢幣民皆便之尋歷福建與華黜陟一如廣西時而其於江西也風裁益甚中貴人葉達怙勢衆莫之敢攖公累章劾之落其權天順末用薦者擢廣東按察使

廣東有師旅之命守城兵不足取之民公曰誰獨無父母妻子而使人舍其親以捍人之親奚罪哉民皆感泣而去曰公活我也既凱旋都御史韓公雍將脩為燕樂公亟止之曰出師以為民也今師以病民可乎韓不能難成化初擢布政使尋徙江西江西人亟稱之未幾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四川獞獠歲多劇寇公至以小羊兒捷聞上寵賚之公益為盡心立互知會捕法賊得以不熾古州苗以萬數徙居爛土幾年矣有譏播州宣慰者誣為道引將逐之公亟奏曰制馭苗蠻當如虎狼其靜也若棄之而

不使懷疑其動也必脅之而不使為患今靜而故使之動何哉松潘參將請益兵公曰將不在兵兵不在衆乃揀精鋭四千八百人往更之而一無所增巡撫例得議事公條六事以聞曰嚴責成以馭將威遠慎舉措以修政安民權事宜以防奸制變度煩簡以隨材授任重將權以禦苗安邊設官攢以典司出納大抵皆疆圉計也既乃意有所不合輒引病歸章三四上上留之卒不可得曰知足不辱吾豈敢阿所好以終負吾心哉及歸杜門養親有造之者雖數不報曰吾以病故棄國事何能復修主客禮也至是以病卒公諱埙字宗成族出會稽其在天台代有顯者高祖圭贈曾祖應剛俱以從祖廸之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進有隱德父大愚封廣東道監察御史母丁氏封孺人娶盧氏如母封子男一節鎮女三長適王頎次許聘張腆次幼孫男一曰漢公剛直介潔平生未嘗一詘意於人而人亦不敢干以私所至鋤強扶弱尤善推擿得其半詞輒剖露具伏有犯之者雖少賤一以理喻不苛責也事親篤敬於非公署終身未嘗南向而坐居常好讀書雖職務填委不少厭間出為文章而尤工於詩往往逼唐律所著有說苑要語禪

政叢說嶺南集嶺南江西行稿三巴奏議集凡數十卷藏于家初朝廷思用舊臣詔起戶部尚書薛遠為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僉都御史閻本為戶部侍郎方次及於公而公歿矣公之歿也於朝廷重臣例得葬祭有司不以時聞公之子乂力學好古不欲以陳乞累其親曰推與讓美固吾父志也於乎若公者亦何有於銘銘不銘罔後人事也輒敢銘其大者以告夫世之人將於是考焉銘曰

世渝渝以同寧一矯以為過也世矍矍以營寧一退以為愞也吁嗟乎公知德者鮮亦孰怪其寡和也我

銘幽宮百世之下有過而拜之者曰此夏公之墓也

廣東二司左布政彭公等祭文

維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三月辛巳朔越二十一日辛丑湖廣布政使嚴淦廣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彭韶左右叅政楊緯丁潞熊懷左右叅議徐鑑謝瑀廣東按察司按察使閔珪副使林綿陶魯僉事俞俊趙瑺趙宏唐廷玉楊峻謹以牲醴之儀遣使姚鵬致祭于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夏公之靈曰赤城峨峨兮奠彼浙東惟公之生兮靈秀所鍾抱負不淺兮剛簡有容禮執而舟兮學博而豐早踐賢科兮褒行雍雍持

斧四出兮奸慝潛蹤廼拜觀察兮嶺海生風何宣江右兮德望日隆帝念蜀亂兮如彼潰癰進公中丞兮拊循瘵痌攘除大寇兮再造南中監軍弗協兮頫立異同乃上封事兮臣疾在躬引父老耋兮曰逝西峰效忠有期兮欲孝無從願乞侍養兮以待其終一念懇切兮上感蒼穹玉音兪允兮湛恩龐洪歸來庭闈兮五閱春冬知友競勸兮移孝爲忠公曰不可兮孰諒予之丹衷入山益深兮足弗逆乎公宮士風再淳兮實惟公功云胡不弔兮罹此鞠凶遺親而逝兮抱恨無窮淦等昔忝僚屬兮今履舊封凄風吹計兮憔悴相逢嗚呼斯人兮竟不接武於夔龍走一觴以寄酹兮付哀思於冥濛嗚呼哀哉尚饗

廉使席公等祭文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正月乙丑朔越二十八日壬辰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席書副使鄭揚高貫閻睿謝琛徐華僉事吳希由儲珊劉祥炳汪大章王爵等委官天台縣儒學署教諭事舉人陳璘致奠于

前封孺人盧氏太夫人之靈曰於乎四十年前卓有大臣當持憲節惠我蜀人方介斷略允武允文急流勇退範我縉紳不知公者也述名臣誰其伉儷實惟夫人夫人之子風望文名棲遲林下薦膺丁寧

畢母之養出不敢輕嗚呼夫人今而已矣何所覩德曰夫曰子楚伯由樊孟賢以徙書等仰止先烈神交天台升拜弗及望酹一杯尚饗

大卿夏公題像寓贈

此有唐梁國狄公之像也江西左布政使天台夏君於上日相見南昌公寓因奉此與君同一瞻仰鄙意蓋將以公望君而未發于言也嗣是與君處踰時月識君爲人卓然立志動以古人敘諸當世必及大略勤身以行道約己以裕衆巨不遺細詳而有要居峻

祟而執謙當亢劇而暇整衆人之所難惟君兼有爲
予之可知如此況其淵停厚植有未易量者乎匪獨
維藩之楨實爲淸廟之器非君其將誰與獨愧潦倒
無成忝吾浙之人英纔今魁然起以標超特之名將
翹宁於君焉别後行次常山敬題此左方寄以寓贈
辛自重知梁公不得專美于唐也宗人仁和時正再
拜書

南京大理寺卿夏公以　上命分視江西與左方伯
夏公相得甚驩既去以唐狄文惠公像貽之且爲題
辭以致推與期待之意甚厚嗟乎狄公立武后濁亂

之朝處人臣甚逆之境不沮不屈從容論諫以悟武
氏還廬陵王唐之宗社以是可復是社稷之臣也大
理公長於知人一見吾方伯而重之付之狄公之像
像云乎哉付之狄公之事業也付之狄公之事業蓋
察其宏濟之才遠到之力明白正大之心皆如狄公
也異時吾方伯出入將相勤勞國家臨大節而不可
奪後人觀之大類狄公者大理公之知人於是驗矣
予辱知二公間而適覩其事喜一時宗姓多英傑樂
之何弗私幸而樂言之耶華亭夏寅題

八闕遁志

夏塤天台人天順初巡按福建持憲簡重得大體嘗
奉命考察大臣黜陟甚愜輿論

偶與江西士夫論名臣錄書

先人棠陰在貴省前淸軍時奏落太監葉達權橫從
布政時奏減寧府耗米立起蔵還所占民間基地自
取讎怨此特貴省事略未及他處先君實一代名臣
識者謂在林陳二公之上只一退亦諸人所不得望
善乎太監懷公之言曰六卿都憲致仕無愧者夏公
一人士輩反不若刑餘有公論或曰非無公論蚤退
於我不便彭司寇之後述名臣者原無學術號稱道

學者亦不過瑣瑣鑽研折項靡靄無誠善必爲行道
之實難退苟祿是其驗也其於是役所謂小兒強作
曉事不知彭公甚自護惜先人己亥年卒彭錄序作
戊戌示先人尚在畏公論恥不知人也此事只宜以
謝文肅爲正但其書未歇手當有續成者文肅知重
先人墓銘外赤城志人物表互見曰才足以表世王
天台本朝鄉賢止出先人與都憲魯公穆先人行事
自足以見人之言於先人亦以自見其有耳目殆不
專在先人也偶因貴省先人事不覺羅縷然非執事
者無不可語亦必不至是

先公逸事

成化初韓公受鉞在道亟牒兩廣問寇賊住著何地嘯聚何地出沒何地往來何地大軍且到當何地駐劄何地鋪陣何地掩殺險阻何恃便利何擇等機務牒至巡按而下皆目屬於先子先子曰夫兵難懸度機在臨決況寇賊往來倏忽出沒不常駐劄鋪覆率難豫講韓於是姑以試我輩觀兩廣僚屬有人無人正不可不知此意已而草記開答雖有擇處大要亦不外此

先公在廣東嘗與某布政從韓公謁孔廟見大鑪烟

上焞焞韓公迫視之口自疑問至再三初曰兩節次囫圇又其次曰三節知府某姓名不記從傍隨口應和亦無一語如何布政默然先公笑曰知府好訣兩節便兩節囫圇便囫圇三節便三節知府本不知其爲穢謬韓公則在心矣

廣東一日近城數里許有流賊潛住適遇朔望同僚曰可因衆官作揖發放令亟捕先公搖首曰此機事何得如此一出口滿城皆知矣能無泄乎先公遇事應猝多此類

先公逸事所不知者尚多其可知者又如在四川對投書人取點燭燒萬內閣屬托科擧書

鎭守梅太監欲邀致一飯亦不可得

太監懷恩宣言於朝曰六卿都憲致仕無愧者夏公一人聞諸鄕先生陳司直

鏶作秀才時浙江巡按謝公秉忠曰令尊老先生在我四川鎭靖之功過後愈光接替孝感張先生幾乎壞了地方

李文達在內閣時嘗問一差回使命恨不記姓名曰此行有甚好官答曰文官夏御史武官歐總兵惟此二人之見夏御史如何必是時先人淸軍江西稱述

宜亦有葉太監等事歐總兵如何歐總兵領幾萬軍馬江西城下過城裏不知鏶頗記總兵名信嘗是守備兩廣時事憶此賢稱善有法言率意到在歐總兵旣如此夏御史雖未詳其稱與大抵亦簡要可誦南陽留意人才得才在一問而承問之賢又如此是故成化初中世事尚有可觀予嘗曰李南陽尚留意人才後來者視人才作何物世事可知矣

先公在四川土官楊宣慰嘗差頭目到天台以送致杉木壽板爲名先大父令鏶先辭板卒不敢出他物以去後鏶大姊之夫王時勉與鏶說日者候此客盛

出黃金酒食器物相示曰上官幸無事所望老爺一
看以先人父母具在并鏃老母板四副留酉與伺進
止辭之言曰杉木實天下第一等壽器但吾鄉士宜
只用松心已領退意時鏃方弱冠其俗大敬則稱爺
若曰宗爺岳爺
劉郎中臣節謂鏃曰宦跡去吾鄉行李蕭然者老先
生與彭鳳儀先生兩人然則臣節於先人之清尚有
逸數遺談
本朝名臣錄殆起於彭司寇彭錄成時去先人之卒
度已十年而久先人卒於成化乙亥彭自敘作戊戌

鏃只知彭徒以不得先人事實或者曰彭在先人實
有私怨雖然逆處歲月可謂厚自計慮畏公論恥不
知人也是後楊方震尹內閣並不知此意所謂小兒
強作解事要爲徒勤耳此事在今日當以謝方不爲
正閣有國朝名臣事略此公必有處必有進於彭何
但不至漏吞舟後之述者當知此事旣不得漏吞舟
亦不得徵過嚴寧拒使不得進不可愛使不終泯人
亦得以戲我不但無益於此人當亦自取輕笑如楊
方震尹內閣
鏃讀椒邱集始知江之西亦有耳目無私累如公者

公之言曰自昔臨吾邦者多名公偉人若某公某公
刑部侍郎天台林公副都御史天台夏公一則曰勇
退于急流之中者吾得四人焉巡撫四川都憲天台
夏公巡撫福建都憲貴溪高公以至某公某公三公
獨貴溪與先公爲無忝椒邱亦一時文章偉人視尹
楊不翅遠也

明故南京大理寺左評事赤城先生夏公墓志
銘

粵惟我國家成化宏治間　憲孝二聖臨朝重離繼
照于萬方一時人才彙興垒鏞治化而赤城先生奮

起浙右海內莫不尊慕而稱道之不啻丹鳳之鳴岐
陽也蓋其爲人忠信樂易有文而寡慾於事見義必
爲務盡其力自非竭力不止遂以賢聞然而官不過
七品且自入官後多家居僅守遺田無一增產竟以
嘉靖十有六年春二月朔考終於里第壽八十三里
停喪總帷閱八稔未克塟侍御沃洲呂公先生忘年
友也每感平生論道之益欲舉其襄事而未克遂適
會持節東南周爰甫暇卽枉顧愚家屬以銘越明年
始克以事狀投示篤於義也書之以益勵風化其敢
弗勉按狀先生諱鏃字德樹台之天台人也曾祖進

隱耕不仕祖旦封文林郎監察御史祖妣丁氏封太
孺人父塤景泰辛未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年未五十由巡撫四川勇退隱居時稱名臣母盧氏
封孺人都憲登科之五年爲歲乙亥先生生於京師
從幼篤志于學自專經外于書無不觀好爲古文詞
上追秦漢由是著聲多士都憲之將歸也先生方弱
冠卽推易象消息爲詩馳獻以滿盈爲戒都憲資其
識而成其志父子相期不於富貴而於道德大抵然
也都憲歸五年卒先生不欲乞恩求塟祭鄉人在都
下代爲請命下而襄事已畢例得官給白金七百兩

僅供祭典餘悉散貧族衆方駭其所爲丙午遂由庠
生員中浙江鄉牓明年丁未試南宮復中式　憲皇
臨軒策士賜同進士出身未幾詔放歸家限滿未赴
孝廟之四年歲在辛亥先生起赴闕上疏乞近郡教
授冢宰王端毅惜不與遂落落不與衆伍會主事李
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鼐姜綰給事中方向等以
論列大臣言直得罪皆左降外任先生抗章論救并
劾大臣詔逮錦衣衛獄推治無所得居月餘釋送銓
曹謝病歸十四年庚申復起赴選時北邊兵戎孔棘
九重宵旰先生在路自台歷杭由三吳渡江及淮經

齊魯至輦下數千里間見百姓流離科差繁重而有
司莫之䘏以爲玆惟邦本邊圉抑在其次乃備敘其
狀以疏進其上罷不急下寬條愛養元氣以爲宗社
無疆之休衷情懇切語至觸冒無顧慮章雖不省而
平居經濟宏才亦因是可槩見且亦不以其言用否
介意久之當受職時當軸者亦忌先生剛鯁不欲置
近要遂除南京大理寺評事以疏處之先生亦黽勉
就職居歲餘守備内臣違例准受民詞卽論奏落其
權軍民皆嘆服十六年壬戌以母老在堂無人侍側
遂告歸乞終養詔許之又二年爲正德改元先生自

歸家早暮庭幃承顔奉甘旨無遂志具母以壽終制
滿服除乃始寄與物外山泉琴酒與友偕樂然絕口
不及時事今　上卽位振作宇宙大慨天下隱約而
用之而先生以老亦無薦者八年己丑七十五以禮
踰懸車而猶掛仕籍乃草疏乞以本官致仕自叙稍
詳不果上又八年卒夫人楊氏未封子男五人漢河
渟汜激激二家陳氏出邑庠生女一人適典膳丁一
夔孫男十三人壽科日休日泰憲科日升日新俱邑
庠生克友克敬皆習舉餘幼孫女四人曾孫及女亦
多皆幼所著文章詩筆漫稿二十三卷墓在玉筍之

北七代祖敕葬兆沃洲示念從遊欲修先生之葬事
高義因可矯俗而今來巡于我南海邦而執法尤勁
推原本始無非自先生麗澤來則知先生之道未嘗
不行於世也愚昔與先生前後同事先朝相知尤深
故敢承命敘述作銘以納諸幽成公志也其葬日歲
月後填銘曰夏出姒姓導川垂功瓜綿實繁漢翼黃
公堂堂天朝忠靖顯融一支獨盛于浙之東出兩大
憲一寵仁宗其一介軒穆如清風是育先生文昌氣
雄兩科連躋敭言法宮亦既第止罔諱于俗八儁同
稱僉標品目言官貶謫衆弗敢告抗疏獨陳台鉉是

觸身抑名章甘心詔獄卒之無他釋歸林藪孜孜弗
見權門弗遊夫何倖敗遊者囊頭衆服高識不與凡
儕庚申再上備獻民瘼貫諸再生鄉俠重作彌綸畢
見詞滂義謁公輔之才于焉以託不省何傷中藏已
廓南除棘寺壯志猶昨守備貴臣洪纖在握孰敢小
攻一疏咸愕白雲回望有慈北堂貴久當陞飄然故
鄉忠君孝親大節綱常隨時進退與道翱翔考平
素美行孔庶臨文從約于今當具孰不慕進諷父早
歸坤初乾上二爻通微孰不好貨蠻奴抑屏宜慰貽
賂竟却珠璣先生所慕稷契皐夔一二莫施篤實光
輝崇邱華表故塋是依未獲歸土衆涕咸揮惟沃洲
公素及掘衣念棺在殯未返門匯于以營之俾遂寧
歸屬我以銘昭其德徽益彰廉操歿後無遺嗚呼先
生雖亡不灰邈矣千載令名長垂
賜進士出身致禮屬宮事承直郎東吳楊循吉撰文

南京大理寺左評事赤城先生夏公事略

赤城先生夏公諱鍭字德樹別號赤城左副都御史
介軒翁之嗣子公方幼齡穎悟異常兒年十二三即
器宇老成讀書慕古不屑仕進自號好古生介軒翁
年未五十時巡撫四川馳疏乞致仕公是時侍太夫

人盧氏家食年未及冠移書諷乃翁速歸并七言律
一首頷聯云須防否卦巾三偶要識乾爻上六陽介
軒翁展誦不勝喜慰嘆曰吾意正如此適布按二司
進謁介軒翁即以公詩出示之謂曰我致仕本財去
小兒勸我家去書又來自是公名動三蜀既介軒翁
歸甫四載五十又四告終公服喪畢太夫人命公業
舉進士繼先志諸父昆弟僉曰太夫人命不可違公
於是始就師友課經義入泮宮未幾提學官試出等
補廩公族兄某名在公後即推廩讓之介軒翁既卒
且葬大臣例得葬祭必陳乞始得公姻家刑部主事

范公以貞書來趣公公不肯以書答曰先人棄見在之富貴而復希乞未獲之典禮以侈澤其塚舍非其志又曰乞得之恩恩雖有餘感常不足既而以他官陳乞因得推例給銀七百兩公忩既克襄事悉以銀均里鄰族黨或諭公置產業公拒之弗從成化丙午領鄉薦明年丁未春試連捷時同年鄒公智李公文祥姜公麟與公等凡八人壹以氣節文章自負時稱八俊尋蒙　恩放回辛亥歲大父侍御翁因勉就銓天曹公乞近地教職便養時冢宰三原王公不允曰好進士當大用安得就此時給事中方公御史湯公

姜公主事李公庶吉士鄒公中書舍人吉公以論輔臣萬安咸左遷補外特劾輔臣劉公吉并論救諸被謫者給事中某等皆取回復原官時太夫人兼大父母俱存復乞終養既歷大父母喪畢庚申歲赴京上固民心保內治疏授南京大理評事居歲餘守備內臣遣　旨准受民詞公論奏落其權既又以病乞終養自是謝居田里以詩文自娛往來搢紳之流慕公名至則謁公由是公身退而名益重嘉靖丁酉二月朔以疾歿享年八十有三公性抗直沈毅傲視群輩自兒時志氣已不凡亢志自高務博群書慕古文辭

嘗謂詩法衰於晚唐文自歐蘇後晚宋迄元一切悠悠之文不足傳後名家公文主韓詩法杜上遡漢晉以至西都班馬之流旁搜遠紹文貴正變詩兼風雅間多自出新意諸體悉備居常篤志好學手不釋卷凡賦詩少不愜意必推敲吟諷累日為文必期與古宗工哲匠相馳騁上下否則一句一字稍入淺俗即不遽脫藁或點擿殆盡原稿幾不留一字亦有之矣凡所為碑銘表碣等作應人乞請外諸製作觸目激中感時撫事要皆有為而發年十五六著被褐懷玉說意以示不出既冠業舉子進士著凍翁說閩人林

公見素成化間以部官極論　憲廟觸忌獲罪公時在韋布著鳳鳴說悼時憫俗著棄甕說正德辛巳歲大駕南巡公除夕理書絕句後聯却憐學殖今荒落記得刪餘一首詩嘉靖初　大赦改元獨死逋租有司不明　詔旨一槩徵納公反覆辯論每遇篇章必致意用寄不平因哀集成帙名曰非笑錄無何他執政者起見素林公於刑部林以議禮不合數求去公於林欲附以書有奸欺之說意在諷林適閱邸報知林既去乃止他如撫松軒記以淵明自比孔明論以諸葛自况公自釋褐及官大理并在告疏前後四上

俱見前自謝病家居擬進疏四乞致仕一勸
今上讀遜志齋集二論李西涯不得謚文正併本朝
制父母俱斬衰爲襲俗未盡去三爲教讀余世安奏
免逋租四公雖未獲進用愛君憂國之念未嘗少置
于懷公每自謂有幽憂之疾雖尋常無憂亦若有憂
焉者此疾終當無藥石可療雖號良醫亦莫能治其
詳出諸莊周之書解者多不得其說姑志之以俟知
者公平生所獨得有所謂誠善三證者其意蓋以爲
善必誠善而不誠猶無善也又謂取與出處死生三
者爲誠善之證公嘗拒范公書不肯乞葬祭及既得

葬祭銀又不私以爲己有是取與一證可驗已方未
冠勸乃翁乞休而復身任大理踰年輒謝病去一去
即不復返玆出處一證又可驗已若生死一證公昔
在　孝廟論劾輔臣劉吉公繫　詔獄月餘劉竟以
被劾求去而公罪止繫獄實　孝廟容德寬恩於是
死生一證亦可槩見夫此實公平生身試力行非但
託之空言已也間嘗以是語諸人人亦弗察雖鬨公
言輒忘也公性貞率樂易好推獎後進愛惜人材不
事矯飾疾惡惟嚴里鄰宗族有不肖者輒痛斥不少
容遇事不平即欲如何否則矍然自失沈歎終日値

歲凶歉寧自省約損己以急貧匱下交疏賤寡弱必
以恩上接富貴勢要多直致無委曲久居林下凡舊
故在要地尺牘寸簡不通公官情雖太薄坐此益沈
湮不起然忠誠耿耿未始以身不在位而少有變焉
者也公平生大要學以居敬窮理爲正宗文以振古
起衰爲己任論學自周程張朱爲獨得斯文正傳他
如祖二陸排考亭言行自相矛盾者公皆絕口不道
文章謂晚宋以後不必言至　國初如潛溪誠意遜
志三家差可人意近時李謝程吳但當列爲旁門見
今李空同何大復輩號四大家公謂空同宜置之別

門意以空同爲文艱深晦澀自通不通人至淺識之
士因之慕傚將使　國朝遂成恥代未可知公酌己
量物超然獨見出諸胸中人或非之公亦不顧此但
當爲智者道也雖然見在已往未來豈無知公者球
不肖不足知公始以夙昔得之于公言議行事記憶
一二具之筆札以見公爲人大略如此公子五人濮
河淳汜潡女一孫男十三人曾孫男女尚幼所著文
章藳若干卷藏于家公卒之三年己亥公中子河來
毘陵以公事狀見屬時事略草草未就辛丑寓毘陵
文修復以書來趣始脫藁而其詳則以俟諸能者球

僉公事遺逸尚多猶有所待而未暇也門人潘球頓首謹撰

新昌呂沃洲侍御書

昔子杜子美善為詩韓退之善為文章其一時與之遊者如高適鄭虔賈至儲光羲岑參嚴武皆以能詩名李翺張籍皇甫湜樊宗師李漢李觀歐陽詹皆以能文章名而唐詩文之盛至於今千載不能及固其時精淑之氣鍾於人者多也其亦子美退之之所薰染變化也其亦附子美退之而益顯也世固有才識如高李輩而卒沒沒以死者其亦不幸生不遇子美

退之無所托而傳也今光洵不知其身之不肖竊願自托於子美退之求其人而不得者餘十年矣一日得先生七言律選而讀焉曰是子美之詩也又得先生甲乙選補而讀焉曰是退之之文也就前輩有識者而誦先生詩若文焉皆曰是真子美退之也竊喜曰吾往時欲見一子美一退之不可得今乃兼子美退之矣其得與高李輩相後先乎竊計曰高李輩皆負過人才識乃得與子美退之遊光洵庸下無才識其何以遊于先生先生且亦不我屑也然聞先生有道者也有道者善包荒無擇于賢不肖故子美不擇李封退之不擇李蟠先生其擇光洵邪光洵生新昌於台為鄰邑於先生為年家丈先生敦舊而厚鄉其不以封蟠視我耶輒復喜即欲趨候門下而憂病不任道路且亦不敢遽進敢先具姓名敬因楊先生以達左右伏惟矜其愚僉其十年願見之心而與之進幸甚

祭赤城夏公文

維嘉靖二十六年歲次丁未十一月戊寅朔越六日癸未姻友生王宗元裘環嚴翺魯賓朱登曹慶節王軻丁樂范渠齊伋王理陳策張進龐櫟徐香

賈詩盧大韶齊琮方瑀王試徐奇盧大智范遂方外道金等謹以牲帛殽羞奠于

南京大理寺左評事赤城夏公之靈嗚呼先生天性孝忠丰姿俊偉率祖封君之清高宗考中丞之誨語幼慕伊周欲封建以井田壯師孔孟思登山而觀水科第連登疏諫三舉議論首出等夸節氣光昭海宇風度匹晉之陶潛文章侔唐之韓愈公既長逝吾儕失倚宗元等臨棺一奠敬致仰止庶幾昭假公神如水尚饗

哭赤城夏先生

遺老如公更幾人驪黃忘相執通神漢家文字何妨
瘦晉代風流却認眞遠識未聞靑眼錯苦心從笑白
頭貧明時典則今安在日倒狂瀾感嘆頻
憶昔吳山二十年重來音耗更凄然莫隨南去雲中
鴈枉憶東遊月下船不朽遺文光奕世未酬心債愧
終天馳香一寸情千里灑淚江城附此篇
嘉禾平庵沈槩

夏赤城先生外集卷之二十三終

刻赤城集跋

杲少聞台之石梁王先生云吾台文人前有方
遜志後有夏赤城蓋心竊向往之迺方集已行
於世顧安得所謂赤城集者而讀焉玆承乏常
熟則
侍御俞公褱夏集定本若干卷命刻之縣齋而
大司寇趙公實校敘之於是讀其集思其人幾
古之作者矣而益徵石梁先生之言不我誣也
溫與台相唇齒杲之先自台而徙溫是赤城者
又杲之鄉先正也是舉也表賢右文二公有焉
後或有覩斯集而知吾鄉之有人且謂刻者之
不爲無助是固杲之樂於爲役而幸於附名者
也工訖爰綴斯語
嘉靖乙丑夏月吉日直隸蘇州府常熟縣知縣
永嘉王叔杲頓首書

先曾伯祖赤城公文集明正嘉間凡三鋟板當時海內藏書之家蓋人有其集矣歷歲久遠兵燹洊告舊板既燬而是集之流傳于後裔者僅存一部先君子東皐公慮其愈久而失傳也命名賢手錄一通藏于家嘗訓賢曰器用財賄失者猶可復得先人手澤所遺一失則永難再得矣漢唐宋藝文所載書目指不勝屈至今存者無幾書之傳不傳固有幸不幸焉赤城公殁今幾三百年而文集幸未燬沒倘非付之剞劂何以廣其傳乎予有志焉而未之逮爾尚其承之賢謹誌不敢忘壬辰春因即原本與子鈺江詳加校

對壽之梨棗庶此集之傳播永垂不朽而先君子之志亦迄用有成云

嗣孫名賢謹跋

赤城集二十三卷 两淮馬裕家藏本

明夏鍭撰鍭字德樹天台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南京大理寺左評事事迹附見明史夏壎傳其詩欲為別調而轉乖雅則文亦惟意所如不可繩以古法史稱鍭宏治四年謁選時疏請復李文祥羅倫官併請罷大學士劉吉忤旨下獄後官評事時又疏論賦歛徭役馬政鹽課利弊及宗藩戚里侵漁狀蓋亦譏正之士非專意於詞章者也

戒菴文集二十卷

〔明〕靳貴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九年靳懋仁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戒菴文集二十卷》提要

戒菴文集目錄

卷之一

廷試策一道

卷之二

經筵講章六節

卷之三

遵祖訓以光聖德疏

問安疏

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疏

邊務疏

暫留遠人教習以便審譯事疏

大祀請清晨行禮疏

差太監劉允等賫送番供應付等情疏

定大本以繫人心疏

卷之四

不職妨賢致生災異乞罷疏

自劾求退以謝天譴疏

陳愚見以裨聖治疏

懇辭恩命疏

陳情乞恩休致疏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南康知府沙溪王先生墓志銘
封編修陳君墓志銘
封侍讀學士吳公墓志銘
戶部尚書倪公墓志銘
承事郎杭翁墓志銘
行人徐敬之墓志銘
贈新城知縣段公墓志銘
封宜人石母王氏墓志銘
南莊夏翁墓志銘
浙江參政李公合葬墓志銘

閱古王翁墓志銘
煦菴錢君墓志銘

卷之十七

廣東按察副使補齋丁先生墓志銘
費母祝孺人墓志銘
素菴毛君墓志銘
德菴處士黃君墓志銘
鄭州判官菊庄陶君墓志銘
劉司訓妻范孺人墓志銘
蘭室錢次守墓志銘

辛菴王君墓志銘
王隱君墓志銘
柴母計孺人墓志銘
南塘曹公墓志銘
封戶部主事茹公墓志銘
費蓮父墓志銘
葛敬之墓志銘
封一品夫人夏氏墓志
李母王孺人墓志銘
河南府同知吳君大冶墓碣銘

楊季德墓碣銘

卷之十八

南山居士傳
慈母傳
仕優所箴
崔仲鄙王通韓愈孰優論
瘴解贈貴縣知縣吳警衆
政易說贈布政李士修
懋仁王氏納吉禮文

卷之十九

祇菴文集目録終

戒菴文集卷之一

廷試策一道

弘治三年三月十五日

皇帝制曰朕惟天子父天母地而爲之子凡天下之民皆同胞一氣靡所不統故又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宗子繼承父母君主天下其責甚大必養之有道教之有方舉天下之民無一不得其所責斯盡焉古之君天下者莫盛於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武皆克盡宗子之責號稱至治其後若漢若唐若宋英君誼辟宗子之責或盡或否而治亦有

稱其蹟具載經史可考而論之歟夫自唐虞而下諸君宗子之責無不同當時制度之立政令之行又無不同而要其治效之所至乃有不能同者此固世道之漸降然夷考其實亦尚有可言歟前賢論儒者之道每以位天地育萬物參天地贊化育爲極至於是宗子之責有相關歟朕膺

天命嗣守

祖宗鴻基宵旰孳孳思盡宗子之責比隆古之聖

帝明王其行之之序自何而始歟子諸生飽經飫史以待問必有灼然之見其詳著于篇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人君受天地之命以盡安民之責惟在於體仁而已矣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貫四德統萬善至大而無外至公而無私至正而不偏者也人君能體乎仁則天理周流物我無間以萬物爲一體視中國猶一人視天下猶一家而所以盡安民之責者豈容自已哉是以養民而必欲遂其生教民而必欲復其性天地自此位萬物自此育凡天地責於我者舉無所負而可以與天地參矣豈不克盡宗子之責也哉然

惟古昔帝王能與於此而漢唐宋之君所不能逮焉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憲天聰明法天剛健日新又新之德

天行之不息無偏無黨之化一天覆之無私曩在

青宮天命已凝於主鬯比登

紫極天道大布於寰區蠲租稅罷貢獻萬民莫不涵泳者猶天之雨露抑僥倖斥異端萬邦莫不鼓舞者猶天之雷霆誠

德育天地而首出庶物者也茲猶

延集多士俯賜

綸音首引西銘之言謂人君爲天地宗子其責至大次舉歷代帝王之事以考其得失之原末復欲聞行之之序自何而始臣伏而讀之又有以見陛下於仁道之大信能眞知而無疑矣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則比隆古之聖帝明王以無愧於宗子之責者特易易耳臣復何言雖然受言之君不世出得言之時不易逢臣幸際得言之時而遇受言之君安得不罄其愚直以對揚休命乎臣竊惟天地之於萬物雖高下異體然同

此一理同此一氣耳萬物則天地之所付與天地則萬物之所自出故天地之於萬物有父母之義焉然萬物均爲天地之子而大君獨爲宗子者則以天地生物厚於人而尤厚於大君其縱之以德也曰天德其寵之以位也曰天位其厚之以玉食之養也曰天祿其寄之以政教之事也曰天職蓋雖同生乎萬物之中而實特出乎萬物之表乃托之繼承天地統理民物者故張載論乾父坤母而以大君歸之宗子焉夫宗子云者父之嫡嗣衆子之所宗也一家之中痒痾疾痛何者不切於身喜怒舒慘何者不關於意視其飢寒則惕然思所以衣食之視其昏愚則惻然思所以教育之凡可以周其生導其善者惟恐弗至必其盡安衆子而後可以塞其責也大君之責何以異此故必養之有道使凡身天地之氣以成形者無亦不安其生教之有方使凡心天地之理以爲性者無一不歸於善而宗子之責斯無負矣然此豈徒恃制度政教者所能及哉臣故曰受天地之命以盡安民之責惟在於體仁而已蓋臣之所謂仁者非煦煦姑息之謂也天下之正理本心之全德也在書則謂之

中易則謂之性與天道大學則謂之明德中庸則謂之天命之性孟子則謂之仁義之心不特宗子有之而凡爲天地之子者無不有之也臣所謂體仁者亦非比而效之之謂也仁爲我之性情我爲仁之楨榦也即書之允執厥中易之盡性以至於命大學之克明明德中庸之致中和孟子之充其仁義之心凡爲天地之子者皆所當然而大君任宗子之責則尤不容以不然者也請以歷代之君證之古者洪水爲災民生未遂也堯舜獨以爲憂命禹以平水土命稷以教稼穡不底於萬國咸寧

不已焉逸居無教民性未復也堯舜又以為憂命
契以為司徒命夔以教胄子不底於此屋可封不
已焉其教養乎民者如此若乃三代之制夏五十
而貢殷七十而助及周而其法加詳鄉遂用貢法
十夫有都溝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
收則計畝而分則當時固無無田之民亦無過取
之政也夏之學曰東序西序殷之學曰左學右學
及周而其法寖備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則當時固無不學之人
亦無無學之地也其教養乎民者又如此則唐虞

三代之時無一民不得其所矣豈非能盡宗子之
責者哉自是而後若漢之七制唐之三宗宋之真
宗仁宗皆表表可稱者然考其制度之立政令之
行或二十而稅一或減租以勸農或口分世業而
節費以裕民或遣官度田而課民以種植雖未嘗
無意於養也然井田不復而民之兼并自如經界
不正而國之賦斂無藝則所以養民者豈能使民
生之盡遂乎或尊師重傅而臨雍拜老或大召名
儒而增廣生員或六學之有領或三舍之有生雖
未嘗無意於教也然躬行未至而學校之設不周

文蔚是尚而教育之方未至則所以教民者豈能
使民性之盡復乎漢唐宋教養乎民者僅能如此
欲無一民之不得其所難矣其於宗子之責能無
負哉夫唐虞三代與夫漢唐宋之君同此宗子之
責同此制度政令之施而治效若是其不同者豈
無其自耶堯則其仁如天舜則其德好生禹則不
距朕行湯則克寬克仁武王則賚四海而皆能體
天地之仁也其心既仁故其視天下之飢寒猶一
家之飢寒視天下之昏愚猶一家之昏愚必欲斯
民盡安而後已其治效之盛宜矣漢之君雜於霸

霸則其心不能無偽唐之君雜於夷夷則其心不
能無邪宋之君虛文是尚則其心亦不免於理欲
之雜揉而於天地之仁固皆不能體也其心既有
未仁則一膜之外將為胡越制度雖詳不過維持
治安之具政令雖設不過粉飾太平之規而於民
之不能盡安不甚恤矣治不古若豈可歸諸世道
之降哉夫為天地之子而不能體天地之仁則性
分之理終有未盡而吾儒之道終有所歉也是以
子思論君子致中和之效必至於位天地育萬物
而後為至蓋萬物一原而位育之效乃君子之所

必至者使天地有一之未位萬物有一之未育則我之所得於天者能盡充乎論至誠盡性之事必至於參天地賛化育而後爲全蓋三才一理而參賛之事亦性分之所固有者使人物之性有所未盡參賛之功未臻其極則天之責於我者能無負乎得於天者不能盡充而責於我者不能無負不可以言克肖之子也而況任宗子之責者乎此唐虞三代之君所以無愧於宗子之責而非漢唐宋之君所能及也然涵養之周而臻位育參賛之效仁之功用無以踰於是矣是豈一蹴所能及哉蓋

自然而然者性之者也勉然而然者身之者也欽明文思溫恭允塞此堯舜之所以爲性之也祗台德先聖敬日躋敬勝怠吉此禹湯武之所以爲身之也是雖有性之身之之異而其所以體乎仁者則皆不外乎敬也然則

今日行之之所自始者又豈外此而他哉伏覩

陛下嗣登天位三載於玆所以養民者既惟成憲是守而猶親耕籍田以勸農所以教民者既惟舊章是遵而猶

親幸大學以勸士仁之形於政者如此則

陛下有得於持敬之功宜亦多矣然敬之一言聖學成始成終之要而仁之功用必底於極而後無歉於宗子之責日新之功豈可忽焉而不加之意乎伏願

陛下因其已操者而操之益勤因其已行者而行之益固未與物接則敬以存養之耳雖未有聞也洞洞屬屬猶神明之對越目雖未有覩也戰戰兢兢猶上帝之監臨以至至靜之中亦無不然則天理之公不得以放失於外而仁即此靜時而在矣一與物接則敬以省察之細微之事易忽也必致

其謹有若十手之所指幽暗之中易忽也必致其謹有若十目之所視以至應物之際亦無不然則人欲之私不得以滋長於中而仁即此動時而在矣動靜交養內外不違會萬理於一原散一理於萬事由利而安由勉而熟由身之而至於性之之地則

陛下之仁眞能體天地之仁也將見一心之中包含萬類即天地之至大周徧九有即天地之至公經緯萬化即天地之至正不獨中國在所親也戎夷蠻狄之人孰非一體之親不獨吾人在所愛也

鳥獸草木之彙孰非一氣之愛流通於禮樂刑政之間者自有以浹人之肌膚敷布於制勑誥詔之表者自有以淪人之骨髓家給人足之樂雖深山窮谷而不殊讓畔讓路之俗雖遐陬僻壤而不異雨暘時若海嶽效靈麒麟鳳凰之呈祥醴泉芝草之貢瑞而位育參贊之效並臻其極則
陛下之得於天者無一不充天之責於
陛下者無一不盡信足以比隆於帝王矣尚何宗子之責之有愧哉然此亦充乎固有之性盡其當然之責初未嘗有所增益而不如此則不足以謂之體仁不足以謂之宗子雖孳孳圖治必不能大有所爲也申生有言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蓋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言而不能行之則亦徒言而無益於治矣臣
謹以力行一言爲
陛下獻瀆冒
天威不勝恐懼戰慄之至臣謹對

戒菴文集卷之一

戒菴文集卷之二

經筵講章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這是論語中孔子說君子處事的法則適字解做專主是於事要行的意思莫字解做不肯是不要行的意思孔子說天下之事非止一端君子於凡事未嘗先有箇專主的意思必要去行亦未嘗先有箇不肯的意思必要不行若必要行則心便偏在行的一邊將那不可行的事都看做可行了若必要不行則心便偏在不行的一邊將那可行的事也都看做不可行了這等的心君子都沒有只是義之與比而已如何是義之與比義字解做宜字凡事理恰好無太過無不及這便是義比是依從蓋天下之事雖非一端莫不各有當然之義義果可行君子便從而行之義果不可行君子便已而不行是其行與不行一隨義之所在何嘗先有適莫之心哉君子處天下之事件件都是如此所以上順天道下合人心至精至當非衆人所能及也稽之於古仲虺告成湯曰以義制事呂望告武王曰義勝欲者從夫聖如湯武治如商周可謂至

矣而其爲道皆不外此則義之一言豈徒君子處事之法實人君治天下之要道也伏惟
聖明味孔子之言以隆商周之治 臣 等不勝幸甚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這是論語中記孔子指仁之本體告子貢的言語仁是人心之全德能備全德的人這便是仁者立是成立達是通達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孔子恐其徒務高遠而無得故告他說博施濟衆這等功用何止是仁雖聖人也不能盡蓋所謂仁者以已及人而已且如常人之情誰不知自欲成立然未

必即有立人的意思惟仁者則不然已欲成立便欲人亦如已之成立若自家能成立而人不如是則其心便惻然不忍務要去匡直輔翼都使人如我之成立而後已何嘗有人已之分常人之情誰不知自欲通達然未必即有達人的意思惟仁者則不然已欲通達便欲人亦如已之通達若自家能通達而人不如是其心便戚然不安務要去誘掖扶持他都使人如我之通達而後已何嘗有物我之判這便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立不自立而思與人俱立達不自達而思與人俱達仁者之心如此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夫立人達人便是博施濟衆之心孔子乃以爲堯舜猶不能盡者何也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治化之所及則有限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欲使之人人遂其願物物得其生固亦難矣此雖聖人之至願而亦豈敢自謂其盡然哉堯之心兢兢舜之心業業仁已至而恒不以爲至者此聖人之心所以非衆人所能及也仰惟
皇上體孔子之言法堯舜之道是心是道復見於今日 臣 等何幸躬逢其盛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這是中庸第三十章子思贊孔子能盡中庸之道與天地同其大的意思仲尼是孔子的字堯舜是唐虞聖帝文武是周家聖王祖述是遠宗其道憲章是近守其法律字解做法字襲字解做因字子思說堯舜爲人倫之至道莫備於這兩箇聖人孔子則遠宗挪堯舜之道而揆其精一執中之傳文武監二代之禮法莫備於這兩箇聖人孔子則近

守那文武之法而仰其謨訓功烈之盛天時有春夏秋冬之運都是自然的道理孔子則上律那天時與其自然者無所違水土有東西南北之分都有一定的法則孔子則下襲那水土與其一定者無所拂兼帝王之道合天地之理其於這中庸都能盡了所以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幬是覆冒錯是交錯孔子於中庸之道既無不盡其德之大辟如天地一般地位乎下無有一物不持載天位乎上無有一物不覆幬孔子與之同則孔子就是天地了又辟如四時日月

一般四時運行寒暑不違其候日月代明晝夜不愆其期孔子與之同則孔子就是日月四時了所以說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臣嘗因子思之言而論之人之生也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中庸之道固人人所能行也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豈獨孔子然哉爲人君者誠能體堯之仁兢兢以行其道必欲底於放勳之域體舜之孝業業以事其親必欲成夫底豫之化便是能祖述堯舜以文王爲法功德雖盛不敢忘望道未見之心

太平雖久不敢無視民如傷之意以武王爲法近雖侍御僕從而慶賞刑威無所假遠雖窮荒小民而撫念矜恤無不周便是能憲章文武居常而順天休命凡遏惡揚善者與順乎時遇變而畏天之威凡修德弭災者必求其實便是能上律天時辨方定位不強其地之所無者以擾民生任土作貢不竭其地之所有者以傷國脉便是能下襲水土如此則博厚配地高明配天照臨如日月常行如四時天下臣民無不被其澤矣豈但如孔子之獨善其身而已哉設使祖述者非堯舜之正道而或

誘於佛老之異端憲章者非文武之良法而或遷於管商之異說上於天時不能律而或背違天道以自恣下於水土不能襲而或窮竭地利以自富則民怨方作國勢不尊尚何望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哉是則君德之脩否治道之隆汙一皆原於中庸之學明與不明子思有功於世豈小補哉伏願

皇上玩味中庸之言沉潛仲尼之學紹堯舜文武相傳之統奉天地日月無私之德以成雍熙泰和之治斯世斯民不勝慶幸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
庶言同則繹
這是周書君陳篇成王告君臣以圖政之要的言語圖是謀艱是艱難愼重的意思成王命君陳往尹東郊告他說凡人圖謀政事一有率易則行出來必有差失爾今要當極其愼重凡事無大無小都以艱難之心圖之不可看做容易便輕率苟且了故曰圖厥政莫或不艱師是衆虞是度量繹是紬繹思慮的意思成王又說爾所圖的政事固有宜于古不宜于今合當廢罷的亦有宜于今未行

于古合當興舉的使或一有率易必至于興其所當廢廢其所當興矣要必出入反覆與爾之衆共度量之謀諸左右猶恐有未是復謀之於寮屬謀諸寮屬又恐有未是復謀之於國人至於衆論既同是非已定若可止矣尤必自家紬繹而思慮之果是害於民的不好事則斷然廢罷不可有畏難苟安之心果是利於民的好事則斷然興舉不可有優柔不决之意爾之圖政如此則政無不善人無不服矣故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成王以是爲訓雖是欲君陳兼聽獨斷以致其艱然非成王身自能行亦豈能推以爲訓哉

嘗因是論之艱之一言不但爲人臣居官之要人君爲天下之道尤莫有切於是者大禹嘗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成王之言蓋本於此而又以兼聽獨斷爲言何哉誠以仁君尊處萬民之上深居九重之中雖曰聰明天縱異於常人然民生之休戚國體之安危百官之邪正萬方之災祥豈能一一知而無遺豈能一一處之皆當苟非廣詢博訪舍己從人則又何能以天下之公論理天下之庶政以服人心以成大化哉如以用人言之若有

德的君子衆皆以爲可用用之則爲善者勸矣使或遺棄而不用或雖用而信任不專則是不能以天下的公論用賢人如何肯勸于善以用刑言之若有罪的小人衆皆以爲可刑刑之則爲惡者戒矣使或姑息而不問或雖問而情法乖違則是不能以天下的公論用刑人如何肯戒于惡此無他正由不知圖政之艱故耳古之帝王聖莫如堯而必以稽於衆爲務聖莫如舜而必以好問好察爲先豈徒然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聰明神武卓冠群倫宜若無待於求

言者然猶深自謙冲大開言路既設六科十三道
爲言官又許五府六部内外諸司實封言事而又
延訪大臣以求缺失引見耆老以詢民隱言有可
采卽賜施行兼聽獨斷之心眞足以爲萬世
聖子神孫之家法也恭惟
皇上端己化民法
祖圖治優容直諫採納群言
繼體守成之美固已度越尋常萬萬矣然臣犬馬
之心猶有不能已者伏願
思君道之至艱念國政之至重澄

聖心以爲獨斷之本杜私蔽以廣兼聽之門衆之
所是樂然行之勿以一人浮議而遽阻衆之所非
毅然罷之勿以一時已行而自是則
天眷益隆民心永固萬邦享咸寧之福四夷堅來
王之誠唐虞成周之盛不得專美于前矣臣等不
勝惓惓至望

惟文王武王敷大德於天下用克受殷命惟
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於洛
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
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這是周書畢命篇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的言語
文王武王是周家始受命的君康王說我周家當
初受那殷家的天命非是容易得來實由我文王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武王作民父母大賚四海敷
布大德於天下故能受天命而爲天子所以說惟
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周公是文
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先王是指文武成
王說我周自文武受命成王以幼冲嗣位武庚叛
亂國家多事當時周公篤信棐迪委曲調護既佐
文武受了天命又相成王定禍亂制禮樂以安定

國家所以說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頑民是
與武庚同叛的殷民洛邑是周之下都訓是教訓
周公以頑民反側難化不可盡威之以刑戮又不
可强諭之以言說於是謹毖之而遷徙他去洛邑
之中使他密近王室日聞我周家的仁聲善政日
親我周家的仁人君子相觀爲善潛消其驕淫矜
誇之習用能化我周之教訓所以說毖殷頑民遷
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十二年爲一紀父子
相繼爲一世無虞是天下無可憂虞之事我周自
文武成王至於今日已歷了三紀之久當時的頑

民老者盡少者壯而世運已變然後矜誇者順從驕淫者化義而風俗始移如今天下太平四方無可虞度之事我一人得以安享嘉靖和平之福所以說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于一人以寧康王以是爲畢公告豈非欲其知文武周公造周之難而愼於保守也歟臣嘗論之莫難得者天命莫難化者民心得天命化民心而至於四方無虞則其所以締造積累于前者固非一人之功又非一世之力可謂難矣爲其後者必能知之斯能保之顧惟生于深宮而溺于宴安則夫能知而保之

者豈多見哉康王生重熙累洽之後不以宴安自怠保釐之命拳拳乎以文武周公爲言蓋非敢以四方無虞自賀而實以自警且以警其臣也厥後卒能紹文王之德保周公之化延八百年有道之基萬世之下稱守成令主者必曰成康豈無自哉自周而後繼世之君非無聰明過人之才惟其不知祖宗創業艱難如周之康王是以率意肆行不復以敷德化民爲務若漢武帝紛更法令輕用民命而海內虛耗唐德宗猜忌才能不恤民怨而宗社幾危宋神宗創立新法不畏天變而致國難豈

惟其締造于前者不如文武而所以光承于後者實有愧于康王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至聖之德平胡元之亂復衣冠於左衽之餘正綱常於淪斁之後
太宗文皇帝至于
列聖又皆能以文德化成天下是其敷受之德同于文武而功則倍焉
嗣大歷服者誠能知其難而永保之則天命日隆人心日固雖至于億萬斯年可也伏願
皇上思

皇祖受命之惟艱念
列聖化成之不易
懋修大德信任仁賢仰畏
天威凡所以召和消異者不事虛文俯恤民隱凡所以正德厚生者務臻實效旌別淑慝使邪正不致於混淆愼固封守使蠻夷不得以侵擾則繼體守成之弘功偉烈且將與
祖宗創造者等矣康王惡得專美於前哉斯世斯民何幸躬逢其盛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通鑑綱目是宋儒朱熹所修史書之名神宗時司馬光嘗纂修資治通鑑後來朱熹乃倣孔子作春秋之法取其事之有關于治道者大書以提要謂之綱分註以備言謂之目所以垂訓戒于萬世也這一章是周室命大夫爲諸侯之始周之衰微不競實此基之故綱目託始于此亦猶春秋始魯隱公之意初字解做始字命是周威烈王之命晉是國名乃武王少子唐叔虞受封之國今山西等處皆是其地魏斯是魏犨之後趙籍是趙衰之後韓虔是韓厥之後皆晉國大夫因三分晉地故號爲

三晉晉國既弱三晉日强乃自請于周威烈王欲爲諸侯當是時周室已不振了王遂許而封之故綱目特筆大書曰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此蓋司馬光之舊文而朱熹因之其所以爲世道計者深矣臣謹按司馬光曰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君臣之分猶天地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周道之衰紀綱散壞禮之大體十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夫

暴滅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得討又寵秩之使得列于諸侯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胡寅亦曰三晉之剖分宗國舊矣王之命之蓋亦不得已焉是故善爲天下國家者謹于微而已矣卑宮惡衣慮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不爲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誠如是雖使六卿並起三家雖出莽操懿溫接跡于朝方且効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于他志故韓趙魏之爲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

亦謹於微而已矣臣惟司馬光之意欲人君以謹名分爲先胡寅之意欲人君以防微杜漸爲務蓋能謹名分則衆志自定而邪謀不生能防微杜漸則群臣仰德而禍亂不作其說固已詳矣而臣猶有說焉易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書曰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言爲人君者當以剛德爲主也夫能以剛德爲主則自治有道存諸方寸者必無私欲之間形諸念慮者必無邪僞之干胡寅之所謂防微杜漸者可得而盡矣由是治人有道禮樂之柄不至於下移賞罰之施一遵夫成憲則司馬光

之所謂謹名分者又豈不可得而有哉周威烈王
雖當國勢浸衰之時然天命未改人心戴周使能
如此奮然自强如易之用九書之勇智則天德在
我而君道全舉問罪之師于三晉之國王綱一振
天下歸心文武成康之盛可復也惟其不然故自
治者無表正之具治人者無馭下之方遂使田恒
效之而敢于代齊其甚也嬴秦因之以改物先王
之良法美意無一復存而生民之害極矣揆厥所
由莫非以其君德之不剛故邪洪惟
皇上以天縱之資撫盈成之業望道若渴視民如

傷延訪大臣圖新政治皆剛德之所爲也伏願以
古爲鑑益慎厥德守
祖宗之成法謹馭下之大權以隆億萬年太平之
基則司馬光胡寅二子拳拳責難之言驗于
今日矣臣等何幸躬逢其盛

戒菴文集卷之二

戒菴文集卷之三

奏議

遵祖訓以光　聖德疏

題爲遵
祖訓以光聖德事臣等聞之禮莫重於視朝禁莫
嚴於宮衛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謹視朝之節以
覲示臣民嚴宮衛之防以消弭禍變我朝
列聖尤致謹於斯伏覩
皇明祖訓所載有曰
朕以乾清宮爲正寢晚朝畢而入清晨星存而出

除有疾外平康之時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
國家所由興蓋言視朝之當謹也又曰
凡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慢雖親
信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於心蓋言宮衛之
當謹也此皆憂深思遠制治保邦之言
聖子神孫所當時時誦讀守爲家法者也恭惟
皇上聰明天授政令之施動遵祖訓近年以來朝
會慶賀或至遲暮其初蓋因一時起居違和而然
積習既久遂以爲常傳之外朝將謂縱耳目之玩
極心志之樂觀聽之間不無惶惑去歲以來揀選

人馬親自校閱其事蓋因一時虜寇犯順而外意
在禦侮實非有他傳之天下皆謂邊兵非宿衛之
人禁禦非操練之所疑似之間未免驚駭臣等職
居輔導出入禁闥雖隨事納規時有陳請緣議論
不足以發明事體誠意不足以孚契聖心尸素有
年愧悚無地伏望
皇上鑒
皇祖之訓典察臣等之愚忠自今以後夙興視朝
躬親祀事秉清明之氣以裁決萬幾遏享獻之誠
以昭格

九廟仍選用方直以為侍從信任老成以為腹心
軍士操練必於演武之所朝夕督勵付之將領之
官推恩左右體悉勤勞啓處以時庶不有勞於
聖體關防既謹亦可盡釋於群疑將見
聖德日新天心悅豫神人胥慶和氣致祥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此矣臣等下情無任
激切祈望之至謹題請
旨

問安疏

題二十九日早司禮監太監蕭敬等節該傳奉
聖旨朕躬偶爾違和暫免朝參數日臣等聞
命下情不勝瞻戀伏望
聖明慎起居節飲食頤養天和茂膺
洪福以慰臣民之望謹具題問
安

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疏

題日者竊聞
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不知
臨幸何所臣等初聞未敢遽信既而道路相傳衆
口藉藉使臣等心志憂惶神魂飛越展轉思惟莫

知所處竊惟
天子出入必備法駕必傳警蹕衛士環列百官扈
從所以嚴
至尊之分而防意外之虞也且如
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虎賁之旅鷹揚之將周旋左
右而直廬拱衛官軍萬餘警柝之聲夜以達旦至
於皇城各門又令勳戚重臣守把
祖宗之法至為詳備今
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兵扈從者何人居守者
何官文武群臣茫不與聞若徒無故輕身而出

意而往擾擾塵埃中萬一車馬驚蹶之虞奸盜竊
發之變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未知何以備之雖
天神協相決無是事而臣等私憂過計實切寒心
夫千金之子尚不肯垂堂而坐
陛下一身乃
宗廟社稷之主縱不爲身惜獨不爲
宗廟社稷計乎仰惟
聖性高明天資英邁洞燭天下之事幾已非一日
必不輕易舉動竊恐左右群小貢諛希寵之徒倡
引事端蠱惑

聰聽
陛下偶未深思而遽從之上累
聖德下駭人心凡此導引之人其罪殆不容誅但
事在秘密非臣等所知不敢妄有指議伏望
陛下念
祖宗付託之重
體臣民瞻戴之情自今以後端拱穆清以保威重
節宣勞逸以順天和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陛尊
卑之分戒非時之宴遊屏無益之嬉戲秉持
剛斷之德以解臣民之疑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備員輔導平時既不能
調護
聖躬弼亮治理茲有所聞若復忌避不言則欺
君負國之罪死不足贖儻以爲所聞不的冒干
天威明示黜罰不敢辭避臣等不勝忠愛懇悃惶
懇迫切之至謹具題
知

邊務疏

題爲邊務事近因陝西地方節報虜寇聲息
特命太監張忠監督軍務帶領參將宋贇、滙臣部

下官軍三千員名從北路去都督張洪掛印充總
兵官帶領京營官軍五百員名遼東官軍三千員
名從南路去都御史陳天祥提督軍務各調度陝
西將官殺賊臣等仰見
皇上憫念關陝軍民重遭荼毒故欲大彰
天討以靖地方古帝王安夏攘夷伐罪救民之心
不是過也竊惟陝西自去冬北虜入套今年由夏
祖秋不次入境寇掠各該總制鎮巡等官不能設
策防禦致令八月以來擁衆深入腹裏平凉鳳翔
地方又侵犯延綏米脂綏德等處大肆擄掠我軍

曾無斬獲之功上厪
聖慮遠勞王師固非得已但虜賊故智入套則西
冦闌陜過河則東窺宣大今在套已及一年入掠
不止一次飽其所欲滿載而歸腹裏地方孳畜已
空無可復掠此後水冷草枯似難再入冬深凍堅
必將蹈氷過河爲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之患及
照陜西守臣初未嘗請兵該部原擬設主將一員
帶領京營官軍五百員名限十日内起程星馳前
去調度征勦本欲救陜西目前之急已蒙
聖明俞允深合事宜今張洪受

命月餘機會已過若復統領重兵紆回數千里以
至陜西冬令已深河氷已合腹裏恐無可尋之賊
徒勞士馬徒費芻糧何益於事至於亦卜剌餘冦
逼近洮岷則又兆難殘虜守臣自足當之且陜西
邊徼之賊四肢之疾也宣大門庭之冦腹心之疾
也况近日朶顔夷人屢犯我邊與小王子結親其
奸黠未可窺測臣等私憂過慮不在陜西而在宣
大竊謂宣府及遼東官軍正宜養威蓄鋭以防意
外之虞以勦門庭之冦今乃遠調西陲爲後時之
舉徼難成之功恐非至計倘或宣府以東虜冦有
警士馬单弱又將征調何地之兵以應之乎伏望
聖明乾斷合無令張忠張洪俱從宣府大同前去
一面差人馳往延綏採訪如果達賊尚在陜西地
方搶掠鎮巡官飛報速即前進督同各鎮將官會
兵征勦若潛伏套内勢將過河前項軍馬且在宣
大駐劄休息聽調待其過河各官應否改
命提督宣大山西或虜衆北遁歸勦相應班師俱
聽兵部議奏定奪惟復照依兵部原擬先令張洪
帶領京營官軍五百從山西石州地方過河張忠
亦先帶令奏討團營官軍五百員名與陳天祥俱

徑赴延綏相機行事其遼東并宋贇等部下官軍
俱暫在宣府操候本處有警可以調用若陜西果
有緊急聲息方纔摧調前去庶免徒勞人馬亦不
虚費供給况陜西延寧二鎮兵馬俱素稱勇鋭而
大同遊騎等兵又見在彼處得人調度足可成功
何至遠勞遼東之兵以示弱於夷狄乎臣等又思
得宣大二鎮及山西偏頭關等處節被虜賊冦擾
地方凋殘士馬疲敝而宣府軍威屢挫失事最多
比之他鎮尤爲狼狽切近京師與密雲古北口一
帶唇齒相連尤宜保護伏願

皇上申勑三鎮守臣及時修飭墻塹操練軍馬禁剝削之弊以養兵力時糧賞之頒以作士氣一應防邊禦虜事宜預爲區處賊來有以待之使地方不至重貽患害以貽
九重北顧之憂臣等備員輔導知而不言是謂欺
君略陳所見如此伏惟
聖明裁擇謹題請
旨

暫留遠人教習以便審譯事疏

題爲暫留遠人教習以便審譯事據提督四夷館

太常寺卿沈冬魁等呈該回回館教習主簿王祥等呈切照本館事一譯寫回回字凡遇海中諸國如占城暹羅等處進貢來文亦附本館帶譯但各國土語土字與回回不同審譯之際全憑通事講說及至降
勑回賜等項俱用回回字今次有暹羅國王差人
來京進
貢金葉表文無人識認節次審譯不便及查得近年八百火甸等處夷字失傳該内閣具題暫留差來頭目藍者哥在館教習漸有成效合無比照藍者哥事例於暹羅國來夷人内選留一二名在館并選各館官下世業子弟數名送館令其教習待有成之日將本夷照例送回本土等因實爲便益據此臣等看得習譯夷字以通
朝貢係是重事今暹羅夷字委的缺人教習相應處置合無着禮部行令大通事并主簿王祥等將本國差來通曉夷字人再加審譯暫留一二在館教習待教有成效奏請照例送回庶日後審譯不致差誤緣係暫留遠人教習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大祀請清晨行禮疏

題爲
大祀事照得本年正月十三日
皇上大祀
天地於南郊初十日百官聽受誓戒十二日
聖駕晨出至壇視具省牲乃御齋宮百官叩頭至晚分獻并執事等項官生人等各於西天門外候門開進入是夜子時
上恭詣

大祀殿行禮禮畢還齋宫百官各先回於承天門
候
駕隨至
奉天殿慶成稱
賀此
祖宗舊制朝廷至重至大之禮蓋人君至尊無對
所當敬畏者惟天地此而不用其誠何所復用其
誠仰惟
皇上嗣極以來祗畏
天顯率由舊章固未嘗有所違越一念之誠自能

上通於
天群臣將順之不暇夫復何言但比歲
駕出鑾回或至暮夜切恐俎豆陳設不能蠲潔禮
樂儀容不能整備無以稱
聖明敬
天之意且扈從供事數十萬人若至暮夜則警蹕
不嚴兵衛不肅百官失趨蹡之容班行無等級之
分中馬或交馳於輦道群衆或喧呼於御街非所
以壯臣民之觀瞻而啓四夷之尊戴也况塵埃昏
暗之中慮有不測禁門出入之際尤難關防雖

聖德格
天百神訶護萬無他虞而臣子之私憂過計不能
不拳拳於此也伏願
皇上深思
大祀之重慎惜
至尊之體駕出回鑾悉遵故事俱在清晨使禮官
得以周旋百僚得展誠敬則
天地歆鑒臣民歡悅和氣致祥實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也臣等備員輔導不忍緘
默謹具題

知伏惟
聖明留意

差太監劉允等賚送番供應付等情疏

題爲傳奉事準禮部手本開稱司禮監太監秦文傳
奉
聖旨司設監太監劉允着照永樂宣德年差鄧成
侯顯等事例去烏思藏地方賚送番供等物寫勅
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傳奉到部合具手本
赴翰林院請寫勅書等因續於戶部覆本內看得
太監劉允奏要帶太監等官劉宗八百員錦衣等

衛官舍指揮同知韋祿等一百三十三員名應付
廩給口糧馬匹車輛馬快船隻該用過番物件欲
令四川鎮巡三司聽其便宜措置及選帶官軍許
程支備糧料直抵彼處往回護送又稱撫犒各夷
須用食茶金帛絹布等物無從措辦乞將長蘆運
司見鹽一萬引兩淮運司見在正課鹽六萬引給
與變賣應用等項事情乞賜勅內開載等因荷蒙
諭允臣等愚昧心有未安不敢不言竊惟西番本
夷狄之教顧其說流入中國浸淫已久永樂宣德
年間雖嘗有遣使之舉我

祖宗之意以天下初定特籍之以開導愚迷鎮服
戎狄非真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
累朝列聖止是因其年例遣人朝貢厚加賞賚答
其勤渠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夷境
陛下今欲遣近臣前去齎送番供而太監劉允奏
討鹽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於百隻又欲聽其便
宜處置錢物差撥官軍護送等項於法於例俱不
相應蓋開中鹽引本爲供邊今三邊糧草缺乏緩
急接濟惟此一策且各運司該年鹽課俱開中盡
絕若許其帶鹽不過收買私鹽乘機夾帶之弊不

知幾何鹽法爲之大壞邊方何所仰給況京儲歲
運與營建大木併在裏河議者猶恐不能疏通若
又添此等鹽船往來其間糧運大木二事俱被阻
滯妨碍及照四川地方大盜初息民困未蘇所奏
便宜措置錢物在官已無積蓄未免科派軍民民
窮盜起將來事變殆不可測且自天全六番招討
司出境涉歷數萬里之程動經歲年方得到烏思
藏地方今帶去官軍人役數多沿途俱是化外非
有驛傳供給人馬芻糧俱要馱載而行所費鉅萬
難以逆料途間倘有不給不知何以爲處又聞番

地多與黃毛達子相鄰時出剽掠使臣所至萬一
被其突出有所傷害虧中國之體納外夷之侮此
事理所有不可不慮緣劉允受
命遠出番境利害切身所奏固非得已而臣等深
見事勢之難前項勅書實未敢輕易撰寫伏望
皇上慎重國體憫恤人窮收回
成命不必差官番供等物止照節年事例就令彼
處朝貢使臣齎回若謂
明旨已下不欲中輟亦乞停止所奏帶鹽便宜諸
事止令量帶人員前去四川再行審察事勢如有

窒礙就差彼處軍民職官通事人等隨同番僧齎
送則禮意不失事體無碍且免意外之患而
聖德益光治功無累矣臣等備員輔導此等事情
心知不可若隱默不言他日
陛下追悔前事之失責臣等不能匡正其罪雖萬
死不能自贖故及今昧死言之伏惟
留神省覽臣民幸甚天下幸甚臣等不勝待罪候
命之至謹題請
旨

定大本以繫人心疏

題為定大本以繫人心事仰惟
陛下嗣登大寶十有二年敬
天法
祖愛民任賢謹兵戎之練以制夷狄奮威刑之施
以懲姦宄如正德五年以前賊臣擅權毒流天下
陛下一變色而大姦伏誅矣正德八年以前群盜
彌亂遠近騷然
陛下一指示而地方底寧矣今萬姓仰德四夷向
風臣等承望清光之暇夫復何言顧事有至大至
急中外臣民同懷隱憂而不能一日釋然者不敢

不昧死言之
陛下儲嗣未建
宮坊尚虛比年以來兩京大小群臣屢以為請雖
蒙涵納未見施行臣等備員輔導獨未敢言及者
蓋以
祖宗功德深厚慶祉延綿
陛下以鼎盛之年綏方至之福螽斯麟趾之兆行
將見之未足為晚荏苒因循又復數載
椒寢之慶未徵
甲觀之祥未著臣民憂惶日甚一日臣等若復忌

避不言則是負君悞國罪不容誅矣竊惟自古帝
王既纘大業即建儲貳上以承乎宗廟社稷而下
以繫屬天下之心絕覬覦之念塞禍亂之源實在
乎此其或儲嗣未育則必求同姓親賢以為之輔
詩曰宗子維城故儲貳者天下之根本而同姓朝
廷之屏翰也今大夫士庶叨一命之榮席百金之
產如未有嗣必圖所以繼其後
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貴膺
萬乘之尊而左右無屬籍之親京師無藩屏之託
比者妖言不軌之徒往往籍以為詞雖旋即事露

伏法而意外之虞不可不慮此臣等之心所以食
不下咽而寢不貼席也然此事重大秘密臣下固
當言之若夫慎而行之則在
君上非人臣所敢與聞伏願
陛下斷自聖衷祗循成憲遠稽前朝已行之故事
近采兩京臣下之進言早擇
宗藩近屬之賢者二三人
召至京師置諸
左右使之供問安視膳之禮代奉
先晨謁之勞簡謹厚之人而與之居命儒宿之臣

以導之學使萬方臣庶知
朝廷有屬籍之親有盤維之重憂疑之心自此而
釋覬覦之姦無自而萌且
聖德格
天多男有頌必當不遠待
皇子誕育主鬯有人然後優其禮遇使各歸藩邸
事體無嫌理義俱順如此則
天地豫悅百神歆饗
宗廟社稷並受其福況百官兆民有不歡呼蹈舞
於光天化日之下者乎

陛下所以延萬年統緒之傳而迓四海平康之治
者莫急於此矣臣等一念忠悃發自肺肝觸犯
雷霆罪當萬死伏惟
聖明留神詳察

戒菴文集卷之三

奏議

不職妨賢致生災異乞罷疏

奏爲不職妨賢致生災異乞
賜罷黜以答天譴事臣等章句腐儒才非經濟誤
蒙
皇上簡入内閣與聞幾政今官躋一品位列三孤
文臣恩遇殆罕倫比臣等其敢不勉圖報稱顧嘗
竊自思之以學術則不足以代
王言以謀猷則不足以裨國論徒冒輔導之名全
無啓沃之效況
國家之大本未立中外之疵政尤多有司之征歛
益繁生民之困苦已極凡若此類未易枚舉臣等
雖知之而不能言或言之而不能盡跡其不職之
罪決當罷黜無疑矣又況冬無瑞雪春有風霾小
雨初零隨即晴霽祈請雖切甘霖未降今二麥已
枯五穀未種災害疊見邊報屢至若使雨再愆期
年更荒歉則將來可憂之禍殆有不可勝言者伏
望
皇上深思天戒裁以大義即將臣等削去官職罷

歸田里別選天下才賢入閣辦事庶幾猶有回天
之望天下之事必將尚有可爲者若復顧惜優容
不令臣等亟去直待事變已極然後以圖用賢則
不惟無益於事而臣等之獲罪於公論益又深矣
臣等迫切陳詞實由衷曲
聖明在上必祈垂察而曲成之蓋臣等一退之後
旣可以少逭乎罪愆而群賢彙進之初必有以大
毗于新政是不惟臣等之幸而亦天下之大幸也
臣等下情無任激切屏營祈望之至爲此具本親
賫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初九日奉
聖旨上天示戒正宜交修卿等職居輔導調元贊
化以裨至治豈可自引求退所辭不允着安心辦
事該衙門知道欽此

自劾求退以謝天譴疏

奏爲自劾求退以謝
天譴事比因四方災異疊見京師一冬無雪入春
以來風霾時作上厪

省叶下諭臣工同加修省此古帝王克謹
天戒遇災而懼之心也切惟人事天道相爲流通
召和致災各有攸應
聖明在上不宜有此必皆臣下不職所致但臣職
有大小關係有重輕故周有爕理責任保傅漢因
災異策免公卿凡此咎徵臣位備三孤任叨輔導
豈能辭責已嘗同梁儲等引咎乞罷未蒙
諭允顧犬馬一寸之誠猶有未盡不敢自隱于
君父之前臣聞官必有事事之弗舉其官爲曠然
内外諸司曠一官則廢一事若内閣之官政本所
出一有或曠百僚無所具瞻庶事從而隳矣臣切
觀近日紀綱縱弛風俗傾頹用舍違宜宮府異體
官帑空乏而浮費愈多冗食者不能查革民力困
敝而徵求益急病民者日以滋甚賞功太濫用罰
失中讒言可以惑
聖聽匹夫可以搖國是況
前星未耀震位尚虛
禁廷雜介冑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一切弊政較
之往歲大有不同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
水溢諸災報無虛月

天心之譴告固已昭然而政事之差忒未聞修改
凡厥有位實竊憂之臣等職在論思忝陪密勿然
而
天顏既遠政柄多岐沃心造膝莫施調護之功承
德弼違難免扞格之患有所論列既多不行有所
擬議或從中改九卿之執奏不能贊其從言官之
納忠不能必其用正類擯斥不能救邪說橫行不
能止冐輔導之虛名無斡旋之實效曠官廢事孰
甚於斯況三人中臣才最劣病最多頃爲吏部不
時在告屢疏乞退曲荷
慰留去歲内閣缺人誤蒙
簡用先是内閣之選多自翰林儒碩春宮舊臣乃
得與焉
陛下超常格而用臣必有以取之也今一年矣言
無可采力無所施而徒使之遠心度時靦顏在位
百憂併積夙疢轉加形體雖存精力不逮若是
陛下亦將安用之哉災異策免宜莫先於臣者伏
願
陛下上徵
天道下察人情乞將臣早

則寵歸容令休致別求在朝在野望足以繫人心才足以斷國論者代居重任必能翊亮
君德斡旋化機庶幾人心可慰天變可回而臣得以餘生未盡之年優游於山林泉石之下榮幸多矣臣言出肺肝不勝激切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十五日奉
聖旨卿前具疏已有旨了不必再陳宜盡心供職所辭不允其餘朕自斟酌該衙門知道

陳愚見以裨　聖治疏

題爲陳愚見以裨
聖治事臣等竊見天下賦稅歲入有常而
國用日增無有限制雖年穀豐登尚難支持一遇荒歉尤爲可慮況今虜患未寧軍需糧草在在缺乏太倉每歲解去各邊銀兩常不足以供一歲官軍之費所賴以接濟者惟有鹽課一事可以備飛芻走粟之用然往日開中引鹽如正德十年則開中正德元年以前課額今數年以來各處運司該年正課俱已開中盡絕凡有奏請開中者未免預先支給鹽法因此大壞猝有邊警召募客商多不上納蓋因公差人員奏討引目數多一時就要盡數支賣本等客商皆守支艱難日漸貧困以致如此夫以太倉有限銀兩既不足以給各邊軍馬之需而鹽課成法又日廢壞無以接濟急用萬一復報有重大聲息勢須多用糧草不知
朝廷將何以處之近該太監劉允差往烏思藏賚送番供等物奏討長蘆運司見鹽一萬引兩淮運司見鹽六萬引其跟隨人役類多挾勢謀利或止該支一萬引乃夾帶至八九萬引以此載鹽船隻

塡滿河道南北官民商旅舟楫一切阻塞不容往來其所用拽船人夫多至二三千名威勢逼迫役及婦人所過之處怨聲載道非惟有壞鹽法抑恐激成他變臣等實切憂之夫
朝廷之所以遣允資供以取佛徒者蓋欲崇尚其教也然彼佛氏之教本以慈悲不殺憫念衆生爲心今允等所過之地軍民供億乃至於顛仆道途死亡相繼就使佛尚有靈聞此苦事亦將蹙額不樂而不忍見矣如此而欲奉佛求福其可得乎又況烏思藏乃西番化外之教其徒欲得食肉不知

戒律亦佛氏之所耻言者
聖明在上正宜申嚴禁戒遠斥其人豈宜崇信供
奉浪費國計以貽天下生民無窮之害也哉再照
陝西延綏甘肅等處連年災傷米穀游收人多饑
饉加以去年虜賊深入搶掠又有回賊累次作耗
瘡痍之民尚未甦息地方十分艱苦錢糧十分窘
乏彼處官司計無所出見行奏乞賑濟方患無以
應之今該司禮監傳奉
聖旨差御馬監太監張玉前去彼處造辦應貢各
樣土宜物件其各用錢糧茶品等項欲令陝西鎮

巡三司等官及甘肅地方官員計處交與張玉置
辦凡百大小事情悉聽張玉便宜處治所在大小
衙門毋得違阻令臣等備以此意撰寫
勑書臣等躊躇惶懼未敢仰承
聖意緣前項地方既值兵荒貧窘民不聊生前項
措辦錢糧欲取之於官則庫藏匱乏欲取之於民
則閭里空虛其太監以下人員至彼之日所費又
復不貲為彼處官員者若欲撫恤軍民則恐以違
詔致罪若欲奉行
詔旨則恐嚴刑峻法之下民窮盜起別生意外之
患此固為人臣子者皆宜為
國深慮者也而況忝居內閣義同休戚如臣等者
乎又況甘肅切近土魯番諸夷設若內地盜起彼
必乘機入為邊患地方安危關係非小至於便宜
處治惟統兵官員臨機濟物得以行之尋常公幹
豈可援引為例伏望
皇上俯垂天聽亟將劉允取回今後凡有奏討鹽
引者一槩不與重念陝西歲荒民貧錢糧無處出
辦仍將張玉停止不差前項
勑書免令臣等撰擬地方生靈不勝幸甚臣等無

任懇切願望之至謹具題請
旨

懇辭恩命疏

奏為懇辭
恩命事掌詹事府事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靳貴奏十二月十七日伏奉
勑旨靳貴陞禮部尚書仍兼學士照舊專管誥勑
欽此臣聞
命震驚罔知攸措敢緣
天聽輙進蕪辭竊惟翰林切華蓋責重演綸宗伯

綴文昌班高曳履兼此二命責於一時舊職每懼
於難勝
新恩敢冒于祗領伏念臣出自顏巷實于蓽門方
龍潛之初即荷備員於法從迨虎變之日仍
命執經於講筵出佐卿曹贊禮樂銓衡之政入司
帝制兼宮詹翰苑之銜凡此遭際之榮實過顓愚
之望況夫樸忠自守德不足以潤身章句粗通才
不堪於應務制作乏三長之具獻納無一得之裨
方祈引退以避賢詎意超遷而荷
寵仰惟
皇上仁無棄物智克官人過採群言猥須異數特
進尚書之職仍叨學士之官厚祿加于罔功優渥
被於常品豈惟增素飱之愧必將貽清議之譏伏
望俯察愚衷收回
成命庶稍安微分免積罪于丘山勉竭下忱圖後功
于尺寸臣不勝瞻仰悚懼懇祈之至奉
聖旨卿春宮舊臣學行素著方委絲綸重務比因
廷薦特茲加秩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

陳情乞　恩休致疏

奏為陳情乞
恩休致事臣於正德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夜詣
犧牲所看牲回偶感風寒舊患痰火寒濕等疾舉
發再該臣看牲及
大祀分獻俱不能趨事行禮已嘗具奏在家調治
外迄今浹旬有餘病勢加劇神思怔忡眩暈時作
脾胃愈弱舉動益艱夙夜驚惶轉憂轉病蓋臣之
請告雖僅旬日臣之受病則已經年縱欲勉強支
持力疾供職計其藥力有非旦夕可能取效也況
臣學疎識短德薄才微向雖無病之時猶負素飱
之罪矧今臥病日久曠職已多豈可虛冒官榮徒
叨厚祿無毫髮補報以負平生報
國敬事之心重得罪於名教哉用是敢瀝下情仰
祈
聖明俯察愚衷矜憐多病容臣退歸田里得以專
意醫藥庶犬馬之生可望安痊而內閣輔弼之地
不至久妨矣臣無任恐懼懇切之至奉
聖旨卿春宮舊臣學行素著輔導重任方切倚毗
偶有微疾宜善加調理即出供職豈可輒求休致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祭祀事疏

謹奏爲祭祀事正德十一年正月十二日
大祀天地臣先於正德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夜
詣犧牲所看牲偶感風寒及舊有痰火濕氣等疾
舉發調治未愈照得本月十一日夜又該臣看牲
大祀之日臣亦係分獻官員緣前病未痊不能供
事伏望
聖慈特
勅太常寺別舉相應官員看牲分獻庶於大禮無
誤臣無任悚懼之至謹題請
旨

多病陳情懇乞　天恩休致疏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臣靳貴謹
奏爲多病陳情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事伏念臣迂腐無似遭際
聖明簡入內閣實受非常之恩雖至愚至陋豈忍
一旦引去以自便其身哉緣臣疾疢深痼陳力不
前凡諸症候自去年春屢疏陳懇
聖明所知不敢再瀆頃者荷蒙
溫旨慰留再三臣雖捐軀隕命豈足報稱臣前病
勢尚淺猶可支吾今則病勢已深實難勉強蓋禍

遇災生天之所廢莫能遣也强病服藥又幾一月
足不履輔導之地身不親制作之文凡百幾務皆
不與聞曠職瘝官孰有甚於臣者伏枕思惟形神
飛越俯仰慙愧無地自容蓋凡百司庶府皆不可
久虛其職而文淵閣尤非養病之所卑官末品均
不可用非其人而大學士尤非具員之官若徒假
報稱恩私之名以爲養病容身之計上誤
陛下軍國機務罪不容于誅矣少有一毫忠
君愛國之念者顧肯恝然以自安哉此臣所以不
避斧鉞之誅再布血誠干冒

天威而不復計也伏惟
聖慈察臣愚情出於肺腑憐臣衰病特
賜休致萬一養痾山林或得少延殘喘則
陛下始終生成之恩將與天地同其高厚矣臣無
任懇切恐懼之至奉
聖旨卿忠勤體國輔導有年方賴嘉猷共圖治理
而乃偶因微疾懇求退休慰留再三情辭益切今
勉從高誼特
賜允俞寫勅給驛還鄉調理有司還月給食米五
石歲撥人夫六名應用仍廕子爲中書舍人該部

知道

辭　朝事疏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臣靳貴謹

奏爲辭

朝事臣近以衰病陳情乞解職務復蒙

聖恩特賜俞允仍命給驛還鄉臣謹於四月十三

日遠去

闕廷不勝犬馬之情理合匍匐

陛辭庶幾一望

天顏以爲平生之幸而有病不能徒切戀慕仰惟

聖慈特加矜宥不切究之更望

聖學日新德化益舉前星早耀萬壽無疆臣歸田

里倘延餘生詠歌太平生當嘲環死當結草臣不

勝感戴

天恩之至

戒菴文集卷之四

戒菴文集卷之五

書

上補齋先生書

日者所賜詩及繼賜手教俱已領訖恭審道體萬

福星眷康安下車之初兆民胥慶行邑之際庶務

咸熙忻慰忻慰某嘗竊思天生聖賢必有深意匪

欲以穌民生則欲以壽文脉不徒然也自朱氏而

還近二百載實得吾道之緒者才二三人耳其寄

語言文辭之間者凡幾時幾人嗚呼亦危且殆矣

吾道無斬然絕傳之理故先生作焉高世之見特

立之操皆成於稟賦而其所得所止要不敢以近

世諸儒儗之所謂聖賢之徒者非歟然則天于先

生寧能恝然無意哉何向也謫于遐荒今也困于

郡佐而所以相之命之者每每弗能心滿乎人望

意者將降大任故使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乎抑將使紹前脩開來學而承孔氏之傳于無窮

也雖然得時行道關乎氣運之隆本乎生人之幸

是蓋吾未如之何者若夫興起斯文以覺後學之

士願先生無讓焉某僻處一方其于賢士大夫雖

未之多接然據其所見所接者而偕評之其傑然

名當世之士曾未有彷彿乎孔子之所謂狂狷者若夫修天爵以要人爵之徒則不可以數計今日覺民之任舍先生其誰哉但祿學既興流風已久士習膠于塵聞而鮮克自立苟必俟其樂學而後教之則吾道當日微矣伏望先生念上天付託之意重爲吾道計俯就來學而開發之不倦則澤及於無窮矣某自童子時即幸獲游門下居無何先生入仕中朝某汩沒于俗學者幾十年方是時也蓋自以爲是而莫悟其非殆猶李赤陷圂溷中而自以爲鈞天帝居之樂也去年春再炙道德乃得

復聞緒言始克覺悟粗知有聖賢之正學猶未識其要也臨別數語開示良深如剪荊榛而指以大道心目豁然將思竭力以趨其所欲往矣繼是兩領教言始不敢只作尋常文字視之質雖庸愚請敬事斯訓然竊有請焉持敬莫若主一而深苦思慮之雜萌精義莫若窮理而深憾俗務之沓至讀書時似有得方其得也中心忻悅有必欲深體之意然欲牽利誘旁無强輔旋失其所欲爲者多矣凡此數端尤某之所欲急聞者乞無靳兩端之竭俾知所持循幸甚某受恩罔極企仰感慕之切雖口舌亦不能自達也又豈筆札所能悉哉所求卷子非直欲寶其辭翰蓋將以是代書紳之誠亦乞矜其志而遄賜之臨紙神馳文弗克裁次尚惟爲道自愛不宣

上易洞先生書

自維揚拜別倏經歲年皜皜德容訑訑碩論弗克瞻聽者又許時矣每望西歸神馳日注寔不自勝其仰慕之切也昔程夫子入關而關中學者多所振正先生此行廣信之士當必有登龍門而醉德坐春風而豹變者矣第吾黨吾徒無所考德問業

不無私恨于中耳蒙亨回辱教音且審知履道清嘉百福華祉日與諸賢徜徉于名山勝水間尋幽吊古放歌賦詩此時此樂惟眞得浴沂之趣者乃克與知生之淺陋豈能測其涯涘耶聞人聞車從將還不勝喜慰夏五之時想再可侍左右矣生愚懦如昔處群汚衆醉中而無卓然之操恐卒爲師門辱也惟頻賜教音以策駑警惰是望瓚生入學已具彼書此不縷縷惟時仲春天氣日佳伏乞節調以嘉惠後學幸甚

與馬鴻漸書

某愚鄙無似足下濫收過納定交于傾蓋之初出肺肝相示不可謂不知已矣仰慕之私宜其倍于恒情也哉今之時人才奔走祿學其能慨然志道不爲習俗所染者非豪傑士孰能之足下不憚長江之險謁我補齋而北面事之耳其論議目其行止若信蓍龜雖浮議撓之而不易豈某所謂豪傑士歟然足下從補齋未久其知之或未盡也請爲足下道之夫聖人之道固流行不息而其顯晦也寔在乎人是故孟子沒而聖道不傳歷漢及唐千有餘年卒未有能眞得其緒者至宋周子出而道

始明程朱紹之而孟氏之統復續自朱子而還又二百餘年中間惟魯齋許先生草廬吳先生爲得其宗而知言之士猶或不無遺恨則夫眞得斯道之傳者厥惟艱哉且典籍人所同誦彝倫人所同行而上下千載克紹乎斯道者何遼絕也豈非名從者衆而眞悟者鮮歟夫知不眞則其行也不力行不力則其守之也不固此有道之士所以爲難得也若補齋氣稟之得于天既大異於人而求道之力又有非人之所能及者故其獨得之妙自守之堅卓乎不可及焉雖于道統之傳不敢妄議而

其見趣之高明則於儒先或伯仲也但尚絅君子既不自異以駭俗收名而知德者稀又能識其貴哉生既處足下交游末而足下又深慕乎補齋者故其僭言私議之如此足下幸爲我言之便中頻賜教言以藥石多咎爲幸尚惟順時自愛不宣

與顧德光書

仲春天氣漸和伏惟履道多福某眠食幸賴如昨比者獲教音奉誦之餘赤面熱中若無地以自容者某之無似幸爲吾兄所收錄而修辭不謹乃致反覆開諭其罪可逭耶直某之初意本自尤以希

教益是非敢以尤吾兄也蓋某自童年即獲聞鄉先達之教心誠樂之必令服膺以自進乎賢人君子之末不意値索居之患客氣以亂其心塵務以奪其志碌碌庸庸卒無所成就故時遇素善者必自訟其過以來匡正之益今吾兄素有與人爲善之心而又嘗荷吐傾蓋如故之雅故敢私布其腹心庶幾一來昌言豈敢有所芥蔕而將以見尤耶且某果凡庸則人之凡庸我者得矣苟粗可與進則人之凡庸我者失矣其得其失于我無與是縱人果以吾兄[illegible]淆是心亦且不爲是栖栖也而況

其必無也哉雖然竊有所請也吾兄問學功深進修力到心目之間豈無所見體驗之際豈無所得某也倘可與于斯文乞無遐心願有以見示而某一盃之見亦將繼此以求正于左右焉尚冀賁其旣往之罪開其自新之途相與探討論乎斯文甚幸

與冉晦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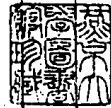
孝先僕人來審知眠食清吉尊堂及星眷皆納福足慰鄙懷第無一言示及不能不疑且愧也豈專於受徒急於濟人而不之暇耶抑果有遐心而遂

金玉爾音也耶否則胡恝然若是也且某之于晦之幸生同鄰比又同受學于易洞先生之門氣味又同晦之不我鄙夷嘗欲引而同進于古道是雖有不同焉者鮮矣居無何晦之遊維揚居稍北矣然其心尚未有不同者今則切磋之益微疎遠之迹著豈真有不同者間于其間耶然晦之迹雖遠而道日修某也學雖廢而志日篤遽可以不同自疑哉某聞之君子之所以大同者以其心之理同耳故能存其心得其理則上同往聖下同來哲同天地同萬物蓋無往而或異者不然則一膜之外便相矛盾矣惡乎同某不自量其所欲同于晦之者寔在于此晦之幸察之聽之修乎己者不厭教乎我者不倦俛焉同進於古道則雖各天一方亦有不殊者在否則雖居同井服同制議論若同出一口亦何所取哉君子化乎人不爲人所化特出于風聲氣習之中者端于晦之望之狂斐上瀆庶來嘉言謹齋沐以俟

戒菴文集卷之五

戒菴文集卷之六

序

贈廣平太守陳君亮之序

文章政事果二道乎哉古之君子學至而道成於巳口之爲文章身之爲政事君晉之叔向鄭之子産齊之管仲晏嬰皆三代以下之才而猶能兼之則二者之無異道固也自夫世教降熄士各以其所近爲學於是儒林循吏列爲兩傳全才不獲見於天下而論者始岐而二之君固然者嗚呼不有豪傑之士則世之惛惛者孰知吾君子之學固有

出乎流俗者乎吾友陳君亮之實爲應天先生之仲子南京吏部考功宗之之令弟也敏而好學和而不流自其少時即與宗之以能文知名人以陳氏雙璧稱之而其試春闈則又能刻文以傳四方人固知亮之一文章之士而已耳及其授主事於南之兵部也人或曰軍旅之事非亮之所優也而亮之輒能舉其職比丁內艱改北部尋除刑部員外以至郎中或又曰法律之事非亮之所優也而亮之又能舉其職若亮之者獨一文章之士乎哉且亮之所之皆人之所擬以爲非其所長而猶能舉其職如此吾以是知文章政事果非二道而豪傑之士眞有能出乎流俗者矣日者靑谿倪公爲冢宰之五月知天下郡守之任所係甚重于是簡各部名士爲之守而亮之得廣平自今伊始亮之其脫穎而出乎何者太守兼治教之責於一身所謂文章政事者得以專行而無肘掣之患而農桑學校又其職之所當爲也以其所以業於文章者達之而興禮讓之化以其所以見於政事者推之而成庶富之績使天下曉然知君子之學加人一等他日朝廷選公卿於外其必先登焉亮之尚勉

之哉貴厚交亮之最厚蓋有通家之誼故因其寮揚君輩請爲贈言而以是望之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亮之其有以亮予之心也夫

贈瀏陽縣令賴君序

賴君中峯予鄉同榜友也一旦來自江右謁選於銓曹銓曹賢其爲人遂得超選爲瀏陽令其去也過予言別且問所以爲令於瀏陽者予非通儒也其何能爲君贈乎人有恒言曰令之有司莫難於令也蓋令之上有守焉有御史以臨之焉又有按

察布政二司者以長之焉毀譽或生於逢迎殿最率牽於愛憎出謀雖善而上不吾以則將沮之而不行立節雖潔而上不吾善則將汙之而不白吾見其肘掣而難爲也是則固然而吾之所謂難者則不在是蓋世所謂難者不能自立之難耳非眞難也夫不能自立則家庭之間跬步之外皆逆境也獨爲令乎哉苟能自立則甘雨可致逆風可反暴虎可化而鱷魚可馴矣况於人乎况於服章縫而號爲士君子者乎吾觀孔門高弟子若冉有季路親得聖師而日炙之而其才又號稱長於政事

者然顧吏之伐聚斂之事不免損下以益上瘠公以肥私則其於爲民父母之責亦惡在其能必盡乎夫二賢百世之師也而猶若是則令之難固眞有所在而非若世俗之所云云也審矣人惟不知乎此徒汲汲以徇乎外而不知爲斯民圖此民之所以不獲蒙其膏澤而天下之治所以不古若也與賴君學道愛人之君子也欲爲賢令於瀏陽請擇於斯二者

贈與府右長史袁君仲德序

予友袁君仲德學博氣豪儀度修整蓋荆楚之英而同年之竊然者也既被簡命爲與府右長史效忠陳善朝夕匪懈王甚重焉乃今季秋望後三日將隨王之國于安陸同年諸君惜其别也圖贈言于予予乃質于衆曰賈誼以洛陽才子當漢文時出爲長沙王傅太史公作史記惜其賢而不遇而世之論者亦皆謂其不能久于漢廷爲不幸予竊以爲不然誼誠賢較之孔孟則有間矣孔孟終身韋布其言一無所售而誼未及强仕已相大國寄百里之命其所論奏又次第施行以是論之則雖謂之幸而逢時亦可也太史公乃比而同于三閭

不已過乎仲德以高才擢進士名稱不愧于誼而爲傅于安陸則又長沙之接境也此其迹若有同者然長沙去洛將數千里而安陸之于石首則朝發而可夕至且其尊甫方伯公高年家居而仲德橫金衣紫不遠乎桑梓之區而得致乎鐘鼎之養其視誼之寂寞于遠宦者不侔矣矧長沙在漢不著令名而今王下殿好賢樂善其于仲德動必咨之若左右手焉則有言必聽而諫必納其視誼又可同日語哉仲德有誼所無而誼無仲德所有雖以誼之遭際亦不足爲仲德方也是宜欣欣自得

而不屑同于夫人也哉雖然有一于此則不可同
焉者治安一策通達國體攷其歲月正在出相長
沙之後此其身在江湖而心在闕廷精忠偉節未
可以量小短之仲德亦將有同于玆乎
聖天子遠過漢文嘉謨儻論之陳苟有裨于皇圖
之萬一其必見聽納無疑矣請以是附于昔人贈
策之義諸君咸以爲宜遂書之

贈程君文升丞宜陽序

縣令親民之官其政特繁農桑學校錢穀刑罰繇
集波湧日不暇給一事之未理亦其責也故設丞

以佐之丞也者承也承述六職以輔其令也顧其
位卑而權微位卑則人玩之權微故所行多牽掣
之患而不能遂有令之責而無其勢自非有以獲
乎上而孚於下鮮不敗厥官者丞之職不亦難哉
程君文升吾鎮江丹徒人系出著族先大司成禰
翁先生費公之外甥也以版曹年勞援丞宜陽其
邑屬河南之河南府比者劇冦縱橫青齊兖豫之
間騷然不寧計今之宜陽其創殘之民有望於上
也若飢之待哺倒懸之待解擾痾疾痛之待撫摩
也非良有司者加意於安養而休息之則其困孰
從而蘇其望孰從而塞也丞之職較他官固已難
盡而在是邑不尤難哉雖然天下之事爲之在人
所以爲之者在志未有志不立而能有成者志立
矣而無所成亦未之有也文升之往也其勿以難
自沮而有所立焉廉以立乎已明以照乎事公以
存乎心惠以愛乎下而又卑遜以出之勤慎以將
之與縉邑寮者同寅協恭不激不隨而可否相濟
焉惟以利安元元爲務而不知其他則人必狸而
敬畏而愛可以安其位而舉其職榮祿之陞也有
基矣豈終於難哉轉呻吟而謳歌易彫弊而豐衍

吾將爲斯邑之民賀也尚懋之哉文升具才藝有
局幹庶幾能不負此丞者於其行書此詭貽之

贈豐城司訓廷賢孫君序

廷賢遯菴先生楊公之門人予先孫氏尊姑之弟
之少子也孫爲吾鄉巨族雅與予家有姻好廷賢
與予同行而齒差長予兄視之幼嘗同入郡學旣
而又同掃遯菴先生之門交游非一日之好也廷
賢穎敏好問剛果有爲議論往往驚四座文詞雅
贍鄉人咸以魁解期之九試鄉闈不售識者有數
奇之嘆焉今年春以貢上京師翰林試其文登之

僂等其入官也禮吏二部暨內廷每試文益奇名益著乃授江西豐城縣學司訓蓋江西天下文獻大藩而豐城則江西之大邑也行李在道離索有期廷賢曰不可無言贈我蹙微廷賢之請予能已於言耶顧今之相與者徒有葭莩之愛則情之所屬一以貴富榮顯望之而責善之心不存徒有蓬麻之益則情之所屬一以賢聖德業望之而爵祿之榮不恤何者其分殊其情異也若予於廷賢具有二誼則其慮之深願之大雖欲易於言可得哉夫廷賢之官教官也教之難廷賢知之乎古之人

自始生至於長無非教者八歲入小學有洒掃應對進退之教十五入大學有脩己治人之教無非所以為養性復初計故其才之成也可以輔世可以長民可以贊天地之化有其造就作養之功至於如此為教者不亦難乎中古以來所謂教者有二焉曰人師也經師也二教分而後人才之成不復古若田何之易大小夏侯之書韓魯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經師之教也誦其詞不必究其用譬之買櫝還珠其於脩己治人之道蔑如也彼人師者亦惡能外六經以為教哉本之身心而凡所以治經者皆以為復性之地故受其教者脩己治人之道咸以足用蓋其事則孔孟之事亦不過此惟周程張朱五君子足以當之雖王通之教河汾胡瑗之教蘇湖其成就人才雖不無小補而本之不立要其歸其視經師亦五十步百步之間耳教之難不其然哉人君治天下惟政教二者政教舉天下之化成矣政以付之郡有司教以付之學官學官雖卑其責之重不在郡有司之下蓋即古昔所以教人脩己治人之任也可不畏哉世之所謂善教者吾惑焉率以科第多中式者為

最是固然矣然其立教不本之身心而末焉是圖則其資口耳釣利祿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濟物固視之古經師猶不可同日語况人師哉廷賢別予二十年近乃以持菴為號以自警既自有得於宣聖敬以直內之訓則其志向高矣充是心也而又主之以忠信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行之以恕自立於模範之中而示人以準繩之正育才成德他日將必有名臣碩輔增光古人者出於函丈之下非廷賢吾誰望焉廷賢其尚諒予情也夫

面牆軒分韻贈別詩序

泉齋先生卲國賢既承簡命提督江西學政吾寅長甯巷吳先生速同館諸君餞於其第牆面軒酒半因揭杜集得二聯分屬爲詩贈別而退予爲序凡今提學之政泉齋蓋優爲之而人之贈言富矣奚俟予贅雖然不有大焉者乎自聖賢間作人各以其所近爲學而其卓然名家者固亦多岐其始特毫釐之差而其流乃或至於禍斯世而不可遏學術不明之弊蓋如此也此雖若非今提學之責之所急者然提學者一方學者之取正者也而又欲諉其責焉則君子將安望哉試以江西言之詩

賦則有豫章之黃史傳則有淸江之劉制度所有盱江之李經義則有臨川之王文章則有廬陵之歐性命則有象山之陸宗陸而欲兼朱則有臨川之吳皆所謂卓然名家者也其餘聖賢之道果孰得其眞傳而無間然者乎亦各僅得其一體而不無偏廢乎亦或有竊其近似而亂眞者乎譬髦之士今固有景仰先哲而學其所學者矣孰眞孰僞孰淺孰深孰緩孰急孰後孰先友其異而納諸同使不眩於所從此固提學者之責也學術明於上則人材盛於下惡知今日之學校無裒然逈出於諸賢之上者作哉嗚呼至於是則眞可謂提學者矣泉齋博雅好古有美才達治體蓋學聖賢之所學者而予辱交最故厚特以其大者望之泉齋之所自期與諸君之所期於泉齋者將不亦有在於茲也夫

贈興府左長史張君廷光序

往者　皇上奉　聖祖之遺規體　先皇之德意建封　興王于安陸仍簡進士充左右長史而吾年友張君廷光首當其選長史雖秩尊然其於專而不能咸而廷光則素負時望者或見

其然也間謂予曰廷光得無慍乎予曰君子有用世之心而無固必之累惟其所寓而安焉且以管仲而止於相齊以子產而止於相鄭夫豈其才之不足以輔天王以號令萬國哉顧各有所値耳苟以是爲慍則非所以爲廷光矣及詢之果無慍色迨既就職進睿學箴爲吾樂詩　王嘉納之爲之　請封其親今將之國又爲之　請進秩四品或見其榮幸而且獲乎上也又謂予曰廷光得無喜乎予曰君子膺盛寵則思其恩之難酬當大位則懼其責之難盡故正考父初命而僂再命而傴三

命而俯彼豈以富貴故而爲之僕僕者耶蓋有所
見矣苟以是而喜則又何以爲廷光及再詢之果
無喜色噫廷光于是乎加人一等矣始之無慍者
知有命也今之無喜者知有性也知安命以盡其
性則無所往而不可也况一官哉抑予聞之有諸
中必形諸外以廷光之賢而　王能信之則夫孝
德之昭著又豈尋常者可擬倫哉必脩學好古如
河間之事武帝寬博秉義如東平之事顯宗茲則
廷光致主之能事而今日屬願亦莫有先焉者也
敢敬述同年諸君之意而以爲行橐贈

元遺山文集後序

右遺山文集四十卷太僕儲君靜夫所藏也太僕
愛其文嘗手爲讐校故視他本爲善侍御李君淑
淵出按河南始命太康縣令楊溥錄之而屬方伯
徐公刻梓以傳而俾予序其後予惟古君子之所
謂文者得志則以之化成天下不得志則以之左
右六經而覺斯世斯其爲文耳矣則又奚徒以辭
爲哉惟夫發難顯之情傳不朽之續世必賴之故
辭雖非所急而亦不得而廢也金以戎狄之桀竊
據中原先生之禮樂典章掃抹殆盡蓋世道之大
變君子所太息不忍道者惡取其所謂文也而乃
有遺山者出于其間槪然以制作爲任雄辭麗筆
蔚然蔚然直與唐宋作者爭馳於文藝之場而金
之爲夷遂得以稍掩其陋蓋不啻垢石之中而周
之圭出焉其增光於人之家國豈小小云哉矧
其時金已不國史職放棄一代之文獻微遺山掇
拾紀載且將泯泯無徵則其用心之良視夫以雕
蟲爲技而流連光景者又可同日語哉故其徒以
當世宗仰尊之莫敢與京而予亦以爲金之文此
其卓然名家固所謂世必賴焉者也然　于此又

獨有所慨焉論者謂河南程氏之學盛行於中原
者雖許文正公之功而知有其書實自江漢先生
始故雖以遺山傑出一代之豪其所可傳亦僅止
此豈天固厭金之不道而或者有所限耶不然使
如遺山者而得與於斯文則所謂化成之具傳後
之業又烏知其不與文正公並哉嗚呼金之有遺
山金之幸也而遺山之生於金其亦遺山之不幸
也夫方今文治日興士方急於程氏之學而諸君
乃欲兼賫於遺山者意者文與時升降此亦邁往
斯文者所不可廢也與詩云雖有絲麻毋棄菅蒯

丸如遺山者乎是則諸君之志也遺山名裕之字好問其事行履歷見金史文藝傳

賀少師西涯先生李公壽詩序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西涯先生李公致仕之明年六月九日寔維嶽降之辰於是春秋六十有七矣內閣少師石齋楊公少傅厚齋梁公太子太保鶴湖費過公第賦詩公爲壽而翰林春坊諸君又各獻詩以致祝頌之意聯爲一軸石齋公以貴受教最久命僭爲序竊聞之自古天佑人國必生賢輔保乂夾輔以延受命之休

于無疆而爲賢輔者果克靈承于玆則雖釋政以歸亦必永享壽康以陰爲天下國家重故論世者惟于其人占之皇天眷佑之純之篤可知也也我祖宗奉天圖治匹休帝王馨香發聞天心克享至于宣德正統之際盛矣公生其時甫五齡 景皇帝召見中秘應對稱旨中外稱爲聖童既而登甲科官詞林優游養望餘三十年乃以青宮舊學入相 孝廟熙洽之治於斯爲至逮 皇上嗣位公以顧命元老屬時權奸竊柄欲去不可得正色讜言力扶國是擊撞震撼確不爲動卒有以潛攝其心而天下陰被其澤於紓徐茹納之餘已而釐革弊事收用才賢二三載間屢平巨盗光復太平之舊廼請老歸焉公道德之懿非淺薄所能贊述而行事之槩亦有可得而窺者蓋公之孝友畏愼萬石君之篤行也不矜功不伐善丙定侯之厚德也守法奉公無偏無比宋廣平之持正也隨機應變剖決如流姚文獻之成務也孳孳汲引後進久益不厭歐陽子之好士也至于決大事而不動聲色當更化而不恤怨尤則雖韓忠獻之重厚司馬文正之忠實亦何以過之凡公所有足以兼

古名臣之所長而制作之善詩賦之妙翰墨之精又足以兼古文人藝士之所有是以立朝五十年柄有十有八年嘗以其一身係天下安危謂非天故生之以爲保乂夾輔之計其孰能與於斯歟明農之請或匝月再陳或碁歲十上而恩旨懇留志久不遂今 朝廷雖重違公而降勅褒諭加賜輿隷官廩白金綵幣廕一姪爲中書舍人祝以願天和膺壽祉而仍以國有大政將就問焉望之比其愼終始之節審出處之義罔以寵利居成名固公所自致而亦豈無陰隲默相者玉成於其間耶比

侍杖屨見公聰明愈強步履復健觴詠笑歌之樂
終日不倦殆非人力所能所謂天壽平格者於此
益有徵焉吾知壽考百年既昌且豫所以仰慰
皇上優老謀政之意與夫多方多士頌禱祝望之
誠者且將次第見之其慶不亦遠哉故敬爲天下
道以見天之錫純嘏於公者所以眷佑　皇家
而非有所私也

少傅邃菴先生楊公壽圖序

今年秋八月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邃菴先生楊公得請謝政歸于京口之里

第冬十二月六日實維初度辰慶譽之隆福祿之
盛非但所謂晝錦比者貴公之門人也繫官于
朝不克隨鄉井門墻諸生舉一觴爲壽則命畫史
圖綠野堂景率一二知已詠歌其事將逕上以致
祝而又序其所以致祝之意曰古之名臣功成身
退者衆矣獨綠野堂事人尤樂道而企慕不已豈
非裴晉公之賢赫然加人一等而不可泯乎夫大
臣所以能任大事者有二曰德望曰才猷非德望
無以服天下之心非才猷無以應天下之變若晉
公蓋兼而有之矣故其感諸君心謀行業兢誠信

孚乎友側而威名達於四夷身係唐室安危二十
餘年非德望才猷之過人者何以至此公以岐嶷
之資精邃之學自少壯所自負與人之所以屬望
者已不在晉公下宦迹所及皆有功業卓然可紀
及出入將相臨機決謀削叛迹於邊徼除奸宄于
肘腋當更化初革弊政復舊章登用賢才使天下
生靈歡然坐享太平之盛比在黃扉嘉猷入告因
事納忠輔導之功尤多視晉公事往往相符蓋德
望素重而才識謀謨又有過于人人者故所立殊
絕如此則謂公爲今日之晉公豈不可也世嘗謂

翰柳無聞於事業房杜不見于文章蓋二者之難
兼尚矣晉公制作無傳于今日可見者功業而已
公起神童讀中秘書自宮中舍以至入閣凡碑銘
序記之作制誥奏議之文罔不淵源六經通達國
體足繼古作者而天才渙發對客揮毫長篇短韻
又必膾炙人口則公之勳業固無讓於晉公而晉
公之文章不無有讓於公矣斯圖之獻殆以精忠
大節完名勇退所以爲純嘏之地者同哉抑嘗考
綠野之作在晉公留守東都之時留守未幾而復
入輔政勳榮天下蓋無虛歲則其娛情肆志于綠

野之間者無幾矣公雅以寵利以居成功爲懼明農之請自在銓曹已然今一旦得遂所懷其樂可知而天稟深固雖年踰六十而觴詠談笑日以繼夜略無倦容斂有餘未書之精神方來無疆之壽考善養天和茂膺壽祉誠有如　聖諭之所期者行將起趍期頤與古周召畢公之從並壽此天壽平格之盛事實今日朝野士大夫之望又豈晉公所能同哉貴迂淺無似承乏內閣多病早衰素飡無補爲德爲民之功百不一兢自討當引退避賢以全區區一節而固留我公以討安宗社公乃

先解機務以歸其亦何能爲情耶倘早遂鄙朽得撰杖屨從執事沙鷗汀鳥之間講學賦詩以了餘生則南山之什嵩高之頌尚當繼之有作斯圖特爲之先驅云耳

懷麓堂文集後序

嗚呼此少師西涯先生文正公之集也詩賦共若千首銘誌雜文若千首奉　勑碑記若千首奏疏若千首總若千卷而續集不與焉亦富甚矣乎曾聞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英賢之佐進而左右厥辟考修班制敷爲述作以昭覿文華國之美然其成也有漸其發也有機必治極百年天監昭格篤生賢輔始克際登茲盛如周自文武成康之後至于宣王數更九世作材復古紹休先王乃有尹吉甫仍叔申伯仲方叔召虎先後御侮弁政大山甫猷而仍叔吉甫之徒又能鋪張贊詠以道其事如崧高烝民江漢諸作是以周之文治固出乎夏商徽諸賢則百世之下所謂望其君臣若神人然者亦惡能若是其烈哉我　皇祖受命開極肇隆文化列聖相繼人文益盛至於成化弘治之間極矣公適出會其期攄其所蘊見於詞章高文大冊

黼黻皇猷既有以聳聖治于漢唐宋之上而一篇一咏又皆流播四方膾炙人口蓋操文柄四十餘年出其門者號有家法雖在疎遠亦竊効其詞規字體以競風韻之末而鳴一時嗚呼豈偶然哉惠考公平生小心愼密不事矯激歷官禁近節儉正直雅有羔羊之風方今　上嗣德訪落之初凶險竊柄公以耆望屹然在服中閒扶持善類將順德意蓋有陰利天下而人不及知者罪人斯得益啟淵衷進賢屏慝溥惠滌瑕以植民生而繫國脉傳謂爲人臣者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

之社稷之臣公寔有焉及其貴於丘園賓從游歌
若忘素顯而聞朝廷用一善人與一善治輒喜動
顏色而或議及民瘼亦復恫瘝乃身故予嘗爲文
壽公謂其居廟堂未嘗不以山林爲念在山林未
嘗不以廟堂爲憂其心始終不廢民胞物與之情
乃心王室之義正謂此也公既捐館國論益明朝
貤節惠謚曰文正孔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恒也是
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公固今日之山
甫仍叔也向非文與功偕志與行侔又曷能獲是
名于天下後世哉集刻于徽州郡齋前守熊君桂

請予序其後今守張君芝又繼請不已且公未屬
纊時亦嘗面有是命予雖不敏其何敢忘敬爲論
著　聖朝文運治化之盛與公平生志節之大
如右若其文論議之純體裁之備音節之善則夫
人能知之言之茲不贅

贈公輔陶先生分教南昌縣學序

朝廷圖新庶政而于學校之職選授尤嚴凡胄監
暨歲貢士有就學職者其部試于禮于吏及進試
于　內庭監以御史督以錦衣雖悉如舊貫而
宿弊爲之一清於是吾友陶君公輔挾其藝試于
禮部禮部高其文曰此滄海遺珠也置之優等既
而試于吏部亦然比及　廷試之日適風起沙揚
士子多苟具篇章而公甫之文獨豐贍詳整視試
于部者有加焉於是翰林先生遂以第一人處之
而公輔之姓名裒然爲群彥先矣南昌江西大邑
也雅稱人才淵藪而公甫得分教於其間官人者
將亦有所擇而然乎夫學職官雖卑而實重事君
易而實難蓋　國家一時之人才於是乎基焉周
子所謂天下善者不我欺也公甫年踰五十如得
見于世而領是職是亦伸於久屈之餘發於持滿

之後者其作人之効必大有可觀者焉是豈特公
甫之足賀云哉雖然予於是有所感矣禮曰四十
始仕蓋古君之子無不然者夫自十五志學凡從
事於講習者積廿有五年之久而後推以用世既
有田宅以養其生而又無利祿以奪其志其意向
之專操存之定涵養之熟討論之精其學足以充
其才也固矣夫然後以道則明以德則固措之事
業博厚高明上下與天地同流無足恠者豈眞有
所異于人哉祿學既興日與古異士之抱美質者
往往不足以充其天借曰古今人不相遠其於深

造遠到之功何如也許文正公有言傳記中所載人物雖卓然名世者亦只是血氣用事蓋歎其得於學者淺也然則倡明斯道求古人爲學之心於風頹波靡之餘使不安於小成不急于近效成振古之人才以光輔我國家萬年太平之盛治以仰答聖君賢相嚴於命官之盛心不有望于茲行而誰哉予既感公甫之久困而通而又重其交姻之情與尋常麗澤者不同也故特舉其職之所當務者先焉

送王君國儀同知衢州府序

聖天子圖新治道率惟任賢使能是務務而於郡縣親民之官尤重於是銓曹於常選外特簡其才識之卓越者悉擢以茲職無非所以爲安養元元計而予內弟王君國儀適拜浙之衢州府同知同知秩大夫官五品始仕而得此其所遭亦榮矣國儀請予一言爲贈予於國儀金蘭之契葭莩之好蓋兼有之又安得無言以爲國儀告哉夫文詞如國儀學識如國儀其登高科以取大名亦何難之有而自鄉薦以來僅二十年向在癸丑以予同考故引嫌不與試今年春又以予主考故引嫌不與試人皆爲國儀惜而國儀一無幾微見於言面怡然與平日不異中之所有固有異於人人者乎今士之所欲得欲人之所共榮者皆曰進士進士之爲人重輕也久矣而獨不能重輕於國儀則國儀之所重要必有在矣凡物之在天下得不得有命而君子所以自處者有義安吾命而惟一義與比以之理天下事無往而不爲善矣三公可慕也而或去之萬鍾可富也而或辭之甚者視萬乘之國乃有如敝屣然者豈其好惡獨與人殊哉心之所重誠有在此而不在彼者此豪傑之士所以異於

凡民也范文正公之言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君子經世之家法固如國儀之所見將亦有在於是耶此誠如是而又博之以學守之以廉持之以無倦則雖進而舉夫公卿輔弼之事亦易易耳況爲民牧於一郡之間有不能仰荅　聖君賢相簡拔之意以慰衢民望治之心哉然則甲科之不得人雖爲國儀惜而吾則爲國儀賀也國儀勉哉先大父方伯公歷官所至舉燁然有聲而其爲副憲於浙尤有功德于民浙之人至今誦之不衰三衢固浙郡也

國儀往焉而又能舉其官使浙人咸曰此吾憲副公之賢孫也則其於前烈不又有光歟雖然始之非艱終之惟艱書曰愼厥終惟其始請以是爲國儀贈國儀其無少乎言哉

贈南昌司訓達君士用序

吾友士用以俊秀育黌庠有年矣比者應貢來京與海內偕貢之士入試　廷中翰林第其文又列高等於是拜官爲南昌縣學訓導歲貢正途也司訓淸職也南昌文教大方也士用於斯可謂副所願矣而人猶爲士用不滿非以其所負者大非

是官所可盡耶士用又欲得予言爲贈予奚言無已請以乃祖教授公之事爲士用告可乎昔公之爲教於潤蓋若安定之於蘇湖而吾潤之士仰公亦有若蘇湖之士之仰安定者厥後留家吾郡潤人視其後人不啻姻好則公之遺澤入人者深矣再傳而士用長兄士敏由鄉貢士爲瑞州府判仲兄士弘由名進士爲南京戶部正郎皆以文藝政事著稱而達氏之在吾邦遂爲衣冠右族則公之善教不獨行於官而且有以傳於家也予又聞士用曾祖御史公在洪武以直道聞始祖魏國忠介公在勝國以忠節顯則達氏詩書之澤其所由來者又豈特今日然哉紹前人之令聞以振家聲於悠久徵士用吾誰望之且能承其先者謂之孝子能舉其官者謂之忠臣其道一也士用有繼述之志亦惟勉稱其職而已矣世之言仕者率謂學職爲易稱然周子有言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以人才之成否治道之隆替皆於師焉繫吾不知其爲難耶易也士用尚以教授公所以教吾潤者推而廣之以教南昌之士以仰副　國家建學立師之意則是克家之孝敬事之

忠可於一事而兩得之矣安知他日南昌之思士用不如今日吾潤人之思教授公哉高官尊爵之來可不占而決矣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請以是爲士用勸

群仙慶壽圖詩序

弘治十七年甲子春正月十七日是爲姊丈春谷先生履信誕生之辰于時先生壽七十矣潤之士夫浙先生之門者既爲壽詩以侑觴其子璀復繪群仙慶壽圖走京師請予序其上且曰是豈惟璀之意亦我仲兄瓚之意也舅氏其無辭焉予素寡

兄弟今骨肉懿親如先生存者盖以無幾叉念向
家食時先生實導我以學業厚誼不可忘也顧縻
官于茲不能從諸賢後一舉以觴惡敢以不文辭
耶先生故經衛友陶先生之季子我先師易洞先
生之愛弟提學憲副補齋先生之叔父也宅心仁
厚行已方直讀書治三易如爲唐人書涉獵史傳
深於軒岐得病而求治者不計富貴貧賤竭心力
起之人以是德焉盖於友陶易洞爲佳子弟於補
齋爲賢父兄於吾淵爲良大賓爲厚德長爲儒醫
也夫儒之與仙猶之水火其不可同年語也審矣

瓚與璀乃以是爲先生壽得無背其家學而涉于
不經耶天保之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
之壽如松栢之茂夫日月南山人孰得而擬之詩
人以是爲頌禱之辭而宜聖錄焉豈非以其忠君
愛上之情之不可已耶是圖之作當與詩之意同
仙之有無固不必論也雖然世承衣冠之盛子孫
衍詩書之傳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悠悠
盛時以樂其天則雖謂之爲仙亦何㦲請以是獻
于壽筵之執事者

絅菴傳家集序

絅菴傳家集若干卷故淮安百戶曹君汝琇之所
作也絅菴本世祿之裔以千戈甲冑爲職守而能
用心于此且其所作有律有選有歌有行而序記
誌銘之文亦附焉絅菴之於斯術其亦可謂好之
篤而積之富者矣夫自文教武備析爲兩途武弁
之士至有不識一丁者其于詞章著述非其性能
而好之則固不暇以爲盖不啻蜀之日越之雪絕
無而僅有也若絅菴者豈非錚錚佼佼而出于其
類者與絅菴少時通諸家兵法得其肯綮其騎射
又皆過人遠甚使當用武之際出奇夬勝于兩陣

之間萬戶候豈足多㦲吾以是惜絅菴之不遇也
我
國家 聖明繼作朝廷尊安四夷賓服斯世
斯民共享熈洽之治久矣絅菴生於其時舍弓馬
之勛勳而得以就方冊之清適乘孫吳之權謀而
得以親周孔之詩書雖其志尚則然而亦何莫非
其時然之使㦲吾又不特爲絅菴惜而且爲世道
慶也雖然賢者之用心與衆人異嘗聞絅菴習閫
易餝士行其所行所存率中理道以寬厚待物以
勤儉教子芳聲美譽至今焯焯在人耳目盖不特
制作之賢于其類而已則夫所謂不遇者惡知其

不自以爲過而人之惜之者惡知其不自以爲慶耶予不及識絅菴而識其子鉞鉞以百戶進千戶親賢好善有堂構之譽其於絅菴蓋有光焉比予過淮乃因揮使吳君世寶請予序且曰非公言則是集不傳夫是集之傳豈有假於予言而絅菴遭過之慶與其踐履之實則非予言莫之傳也絅菴諱瑩字汝琇其字別號絅菴步獵書史通醫而于地理術尤善弘治　年卒壽　十

致仕壽州太守東川先生蔣公七十序

常郡東川先生蔣公既壽七十其子陰陽正術新民適承郡檄有事于京國因予鄉友孫思行請文以爲壽其言曰禮有之養則致其樂吾親之所樂者儒紳先生之文也得太史公文以樂吾親此新民之志亦錫類君子所不忍拒也敢固以請予曰而翁之賢固自有足樂者而假于予言乎哉夫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之則自五十以上者可以言壽矣矧而翁當耆艾之餘而耳目聰明步履強健日倘徉于丹山碧水之間六子四孫或仕或學又咸有克家之譽卽是以往雖期頤可遲也

壽亦高矣然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雖百年亦瞬息耳其壽有期君子雖弗壽焉可也若乃立德立功立言以事予穆伯之所謂不朽者則其壽曾有期耶古之人治經若二戴射策若賈長沙治民若董宣朱季此其人皆生於千百載之上而其芳聲美譽灼灼在人耳目猶前日也則天下之壽之遠孰有過于若人者乎吳者揮戶部功甫嘗與予言東川先生吾鄉人豪也其性直而諒其才明而果幼治三禮得其肯綮其治經蓋類戴氏自鄉舉以及禮部有司皆刻其文以式四方及對　大廷以直言策進士高第其射策蓋類賈太傅歷知蒲潞濟川三大州皆有政績可紀鋤強別蠹民到于今賴之其治民蓋類董洛陽朱臨淮之徒東川先生吾鄉之人豪也審若是則而翁之壽豈特期頤而已哉四方之人見其賢者必曰蔣東川百世之下聞其風者亦必曰蔣東川芳聲美譽雖與諸君子並垂于不朽可也彼淺丈夫之醉而生夢而老徒計歲月間者眞不可同日語哉是之謂無期之壽而君子尚之以是爲而翁壽而翁其有弗樂乎新民再拜謝曰吾親之樂誠無逾于此者請序其

訖持歸以爲壽筵獻遂書之

戒菴文集卷之六

戒菴文集卷之七

序

贈工部主事王君仲錫序

日者朝廷更新庶政裁革冗員而獨濟寧管閘兼理河防主事仍其舊于是王君仲錫寔膺推選受命以行鄉友刑部員外郎惲君功甫輩索言爲贈而仲錫亦再使以請若必欲得予言者奚言以副仲錫之望哉識者咸曰濟寧爲南北孔道閘壩之啓閉水泉之疏濬兵民長吏有事于河防者之約束其事甚繁矧中朝縉紳之往來諸藩岳方之供奉與夫勲戚貴宦子弟之貿易凡北之京南之淮之浙之閩之楚之嶺海外國者咸駐泊于此旗鼓相望尊若神人符檄追乎急於星火有司疲于應命而若仲錫者亦不能安坐于其間毀譽所基榮辱攸判此其任所以難也然不知有義焉隨機而應之何往而不宜有命焉委順以處之何患之足慮人以是難仲錫而吾不爲仲錫難也雖然吾於此有所感矣儒者之道始于一身而其功效極于參贊今日濟寧之河運寔往時安民山之陸挽之勞而就水運之利逸茲非我尚書宋公侍郎金公

二賢之偉績與夫自勝國以來軍國之用悉仰給于東南上下二百年間而全天地難全之功建會通無窮之利僅見二賢則凡有其任而功業無聞者雖謂之瘝素可也得非儒者之學不白于世而其効局于小耶蔑以是自期則不可不謂之難也已矣仲錫承一舫翁家學之懿性敏而志篤才優而行謹欲以儒者自期尚思繼美前賢以仰答
朝廷之簡命

送靖菴范先生廷予通判東昌府序

往時吾鄉學者以補翁魁多士官翰林出教冑監

爲天下學者師其文章之妙夫人之知至其恭愼勤儉之德始終不變則人之知之者或鮮矣古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者補翁眞其人哉然翁家食時其高弟弟子得二人焉則予先師養直徐先生用章今東南督理馬政通判靖菴先生范君廷予補翁蓋嘗擬之爲雙璧云靖菴之爲人吾能言之主之以翼翼之心持之以恂恂之行言擇而後發行擇而後動蓋具體而微者顧其數甚奇晚以貢士出遊太學者數年困已甚矣一旦來自江南人方訝其調選之早以爲迂時倪文毅典銓事揖靖菴于堂下而備其貌因令試文章益奇之乃超授大同府通判皆以爲作善之報而否極而通之機固在有也然大同古雲中郡道險而地寒壤接北虜干戈弓矢恒不去體靖菴蓋鬱鬱居此者餘五年又以栽革久而乃得茲職又惡在其爲通乎雖然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天之道也尺蠖之屈所以求信龍蛇之蟄所以藏身屈之甚者安知其非信之大乎東昌山東大郡領州惟三領縣惟十有五戶不下數十萬馬政雖分一職而寔軍國重務不與他等且其守南昌戴公文中茲祥篤厚能達政體

吾知是行必有合也夫以二賢相得于一堂之上疑而質焉諫而正焉因舊章成憲之不可易者而潤色之政成事舉上以應軍國之須下以慰閭閻之望其在茲時哉詩云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靖菴誠毋忘補翁期待之至吾知爵祿自此陞矣

贈台州推府唐雲卿序

府之有推其重略與守等其授之也進士居十之五其擢之也御史居十之五我　國家建官之意豈欲以惠文柱後之治爲政平訟理之具哉意者守以道之于先推以齊之于後得其人則善者有

所恃而不恐不善者有所憚而不爲所刑者寡而所化者衆府之治也可幾矣推之任之重其然哉予門生唐君雲卿年甫踰冠一舉登進士甲科遂拜台州府推官人皆以爲榮而雲卿固歉然若不自得日詣吾門懇以教言爲請雲卿將亦知其重而不敢易焉以居之歟則吾之憂生殆不止於一第之榮而已也書不云乎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夫欽恤之心聖人無時不存而必於言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刑固聖人所重而君子之所宜盡心焉者也然知其重而盡心焉以理之

可也知其重而或憚焉而不敢爲或惻焉而不忍爲而遽欲遂之于人則其去夫不欽不恤者幾何而可乎世嘗以皋知大理官不列三后疇之詩出于韓子遽謂刑官非仁人所樂爲予竊以爲不然必欽必恤盡心以理之則所謂辟止辟刑期無刑者弼教輔治之功其與三后之徒蓋不啻過之福善之說不誣則其受祿于天正不容以優劣論也不然漢之于定國所謂高大其門者獨何祥耶而又况吾徒之學舜者其祥刑之仁尤有倍焉者而顧不然耶雲卿往矣果能盡心以求無愧于聖人

欽恤之訓則吾之所慶又不止於一郡之治而已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愛莫助之雲卿其自勗哉

壽司毋夫人八十序

人孰爲富詩書爲富人孰爲壽令名爲壽世之所謂富者非眞富也得之而無以將之則樂其身而戚其心腴其外而槁其中其富也雖名之曰貧可也世之所謂壽者非眞壽也老而無述則木焉而松而檜等耳禽焉而鶴而龜等耳其壽也雖名之曰夭亦可也此當爲知者道賢者贈而與衆人言

之則過矣吾家食時與司政以德爲同學友以德長予十餘歲予兄事之而以德不予少也過其家數拜其毋夫人于堂上以故知其事甚詳若夫人者所謂悅詩書而有令名者非歟蓋以德吾潤故家子業當中衰家徒四壁立而夫人獨能日督以德業進士雖數奇無所悔每賓友至輒能具精飯以禮客古稱陶毋貧能教子夫人何愧焉以德雖窮居陋巷然長者之車日不停轍以德又能承志無遺用是夫人樂之而忘其不足菽水懽于膏粱帛布華於文綺怡怡終日晏如也吾潤戶不下十

萬然里談巷議稱賢母者必曰司毋司毋則夫人之名蓋已配陶而流之無窮也必矣由是論之君夫人者其謂之壽耶非耶富耶非耶吾固不能以此而易彼也矧以德筮仕有日移其孝以爲忠天爵人爵將兼有之夫人荷天之休壽將進於期頤又不但今之八十而已也則世之所謂富與壽者終亦何歉於彼哉夫人明年當八十期與以德友者皆登堂奉觴以爲壽而予以官絆不能與也故寓此于以德俾上之夫人以代春酒之祝

贈少叅白君輔之還浙省詩序

今年秋九月廿有四日 聖天子萬壽聖節之辰于是浙江布政司叅議白君輔之奉表入賀禮既成南歸有日吏部司務表之君之同產弟也深惟友于之義不忍遽別乃與同鄉士夫贈行之詩錄爲巨軸而請予爲序夫人之贈言有二頌與規也即其善之已然而揄揚之以固其成頌之者之情也逆其善之未然而丁寧之以誘其至規之者之情也若吾輔之之賢則吾於斯二者將安施哉蓋輔之毘陵望族爲先太保康敏公之仲子弱冠登進士高第歷兩京部署理郡刑于南贊國計于北聲名籍籍超邁長等出佐大藩久益穎脫監司稱其廉慎僚長羨其忠勤頌聲作今聞彰矣人既已知之久矣如是而復事于頌乎哉浙雖大藩而叅議有分地有專職其設施具有成法以輔之之才識臨乎其間所謂駕輕車就熟路王良造父爲之後先者茲寔有焉又何以規爲也無已則有一焉穆叔不云乎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是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此世祿之大者夫家以世祿顯可謂榮矣而昔賢少之豈非以君子建不朽之業垂無窮

之譽蓋有在彼而不在此者茲非輔之之所當知者乎康敏公謀猷在 朝廷功業在四方克篤忠貞爲時名臣庶幾乎古之所謂不朽者嗣而衍之以爲箕裘之光若范忠宣之于文正呂正獻之于許公吾於輔之蓋有望焉而或者亦其雅所自期待也若乃枝蔓蟬聯列鍾彝傳簪笏此則庸夫孺子之所羨慕自氏功名之盛奚取於此予嘗辱知于公而又與輔之兄弟交友責善之義故以是發詩意之所未及

贈費祁父南歸序

往時少宗伯補菴費先生之在講筵也　皇上眷之特甚故於其卒賜葬與祭給驛舁歸其喪其長子曰衎祁父者既事畢詣闕謝恩復得旨許入監肄業先生雖嘗官三品然未及考績凡此皆特恩也祁父於是促裝南歸予惟麗澤之誼不可無贈乃過其舘而告之曰今天下士凡有官于朝者不知幾人而先生獨荷當宁之知隆恩厚錫迥異夫人人此豈偶然故哉先生基有宿望而士林嗟惜今猶不置則固有以致之若先生者蓋天下之名賢也夫爲名賢後則克其肖爲難不可以不愼

也今夫里閭有不軌者人猶駭之曰此費補菴之鄕人也何所爲若是夫鄕人徒以桑梓之同也人猶望之厚如此况出於其族者乎况親爲其子者乎故罷天下之財不足以爲富分下天之爵不足以爲貴聚天下之奇珍不足以爲寶其可貴可富可寶者惟能自愼以肖厥考之賢而已傳曰君子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衆人且然而况爲名賢之子者乎吾觀世之顯者之後其望於親惟恐其籯金之不豐世廕之不多也而不知我既有望于親則彼爲吾親者寧獨無望於我乎其未得而憂得之而喜將必有同于我而深焉者而可徒然乎哉且其所遺宮室之美服食之盛車馬僕從之衆多一皆安之曰吾名賢之後不可以齊於編民而其實所以不可齊於編民者則顧甘心焉棄之而不知愼此豈獨非其親之所望也哉祁父謙恭儉朴處稠人中不自矜大而其窮經學古綽然有克家之譽則固眞知自愼者世俗之弊豈宜役以瀆之然予有不能已者蓋不徒欲其自成而且欲併有以成其宗族昆弟俾祁父進于補菴而宗族昆弟舉進于祁父則費氏之慶亦永無窮而

當宁之眷先生者又將于祁父乎施之九原有知先生之心有不欣然自慰者乎祁父曰然是誠吾先君之望于我者敢不拳以周旋請書爲茲別之規

贈義興縣令朱君考績序

予友太醫院判義興王君汝瑛比過予道其縣令朱君艮佐之賢求言爲贈蓋君以進士嘗令懷遠以憂去再起改令義興三年矣今其來也實以考績則汝瑛之求贈宜也顧予未嘗辨識有不知所以爲君言者而汝瑛之請甚堅不容辭也夫汝瑛

國醫也請借醫以爲言可乎有人於此其處方治療千歧百狀而惟主於內外二傷非甚不得已者則一以補脾爲先參苓耆术之屬未嘗一日去手雖得效稍緩而元氣旣復則諸臟悉平而百病去矣茲非醫之良者乎或者病其奏功之不速也無問强弱緩急槩以吐下汗三法爲關鍵遂巴荒戟峻厲之劑輕投輙發日以爲常雖其愈疾閒亦有足以快人意者然元氣因之索然則陰折夫人之命脉者多矣而亦可以謂之爲良哉君子之治民何以異此昔者黃霸力行教化則風俗淳美黎民

懷恩其漢家靈長之祚不無所助而郅都之治尚嚴猛則雖一時風采凜然動人而高文寬大之澤於是亦少虧矣盖霸之教化是以平補爲功者也都之治尚嚴猛是以峻厲之劑爲常者也然則爲廟堂之盧扁者其去取予奪當何如哉懷遠之邑吾不能知而義興壤接吾潤則有可得言者其風俗朴厚人知自愛峻厲之劑非惟不可輕投而亦有不必投者朱君之令於此吾不能詳也而汝瑛之賢之必有以也或者其爲治亦出於此乎雖然良醫之技誠足以活人然言之聽與不聽藥之服與不服則存乎用醫者之家何如也今少傳謙齋先生徐公實其縣人朝夕在　天子左右進退百官固今日廟堂之盧扁也君子善政朝成則寵召夕至移所以壽一邑者以壽天下不日矣又何患乎技之不獲自盡也哉汝瑛以爲然遂書以贈君且因以藥夫世之司民命者

戴母金夫人壽詩序

予同年宜春令戴元之考績來京念其母金夫人壽登七袠而季冬二十九日其誕也預求搢紳詩將持歸以寓祝一日手其詩示予請爲之序予與

元之別旣久未知其意之所主何居也乃詰之曰祝壽有詩其人情乎元之曰情也人之愛是人也則欲其久生而無恙欲其久生而無恙則祝之頌之固其中心所不能已也昔者華封人祝堯曰使聖人壽周人祝其君曰如南山之壽此猶用之外庭也必閟宮之詩直以壽魯侯之母則閨門之中亦有然者盖是禮也有貴貴之情焉有親親之情焉有賢賢之情焉有老老之情焉古之人皆用之故吾於吾母惟恐其或後予曰噫隨珠和璧可以與人高官大爵可以讓人若壽夭之所司者人固不

能與我而我亦不能以與人豈祝頌所能增乎知其不能增而爲之非情也君子惡夫不情者予何以爲之元之曰予之言是固一道吾亦知之然誠不能已於是者將自効夫區區之意以致吾母一日之樂耳祝之有益與否弗遑計也予於是媿乎其言蓋元之之情固予之所素然者行於己而疑夫人其得爲恕乎予之母視元之之母雖稍加長然其爲高年一也予視吾母之怡悅則予心油油然而樂故凡可以悅吾母者無不爲也比日設帨之辰玉署諸賢辱過吾廬而稱觴爲壽吾見吾母

忻忻然有喜色不啻加一飡焉故恒念之不能忘且思欲復之也而何於元之之用是情也乃疑而拒之乎予過矣元之之請是也元之既去乃爲序其槩如此若夫人德履之詳皆不復著者則以有諸君之詩在

贈湖廣兵備副使顧君之任序

吾嘗謂刑者仁天下之具而兵其大者要在得人以司之而已刑之用傷人肌膚甚則戕人之生其爲毒人之具固也而兵之毒於天下也滋甚蓋戕頃之間而百千生民之危安休戚判焉宜不可言仁矣其用雖毒乎天下而君子之所以致其仁心者實寓焉蓋世不能無惡其小者入於刑而大者至於用兵保安善良維持治體非藉乎此則汗漫潰决罔有止極故聖王毎欲去之而卒不能去也司其事者苟能於其必不得已者而后用之而其操縱重輕之間又皆無所苟焉則所毒者寡而所懲者衆所苦者有限而所保者無窮其爲惠也亦大矣吾所以謂其爲仁天下之具而要在得人者以此也我　國家於天下都會之地各建三司以分理其政不啻足矣而於蠻夷巢穴相隣之地又

別設憲臣以專督兵事既有都司督之而復統以憲臣者何邪朝廷之意吾能言之帝王之兵禁暴止亂威不庭戒不虞凡以安民而已此其一視同仁兼愛戎狄之意豈武人樂功好戰者所能窺測而承之哉以文臣任之亦難乎其稱矣湖廣沅州之有兵備蓋爲五溪蠻夷而設是維盤瓠之遺種其俗家相讐殺猜忍輕生又能陟險行鬭撫馭一乖其方則其跳梁桀於諸夷故其任爲尤難刑部郎中顧君逢原今之良執法也比日沅州兵備闕朝議謂君爲宜故有是命蓋君子司刑明察平恕

綽有愛人之譽往時廣西卒士之變朝廷欲安之
而難其人衆推君往君止誅其首惡餘悉置之輕
典廣至今德之而朝論亦以是占君之爲仁人且
才也今之往惟移所以司刑者而施之兵則豈惟
邊民安鳥言卉服之猺有不怡然各奠其生者乎
其經畫之方略吾方操觚以須其成而書之以爲
來者式儒生之臆見又安可妄陳以爲行贈也然
猶有不能默者湖湘比年民生憔悴歲不加豐而
賦歛愈急戶不加衆而征役愈繁苟不思所以止
之則其毒民以爲　國家憂將不止於蠻夷也且

蠻夷之害譬則疥癬雖於四體之豐盎不無所損
而未必至于傷生若民之憔悴之變則腹心膏肓
之疾不亟圖之將有不可爲者君其併思有以仁
之以稱　朝廷任使之意而永銷兵于不試哉君
之長林君待用者固前日之良執法也而聲望于
今愈有光焉其於此必思所以處之或已見于設
施矣試矣爲我問之

　　贈柳州太守李君邦輔序

予讀韓昌黎享羅池文嘗嘆民之易使不獨內地
然也夫子嚴父詔婦順姑指此齊魯之民之所難

者而柳民能之雖子厚政善所及而其民俗之美
亦不可誣也及考其郡誌則自子厚以還稱良守
者才二三人而止夫彼所居者子厚之位所食者
子厚之祿所臨者子厚之舊邦也寥寥數百年其
繼子厚者才二三人而止則瘝官者多矣柳民固
不負守而其爲守者獨不負柳民哉此其故吾知
之柳去京師幾萬里在兩嶺間風氣之陋與內地
殊故爲吏部者夷其地不以賢者署其守爲其守
者夷其民不以善政理其官吏部曰此遐方僻郡
也不可以居賢者而不知遐方僻郡非賢者則莫

能理而安也其守曰吾亦斥而官遐方領僻郡矣
盡心於民誰吾知而不知君子之愛民本非以爲
求知地也　朝廷子有萬國一視同仁未嘗以遠
近殊而顧如此可乎冢宰屠公爲吏部之三月會
柳闕守公以戶部郎中李君邦輔薦于　上命
既下朝士之知邦輔者咸譁然邦輔方且延賓客
會故舊日講晝治柳事不暇侍御黃君鳴玉邦輔
鄉人也間過予求言爲贈且道屠公用君之意在
憐柳州之赤子不得字於茲毋也謂邦輔賢者與
流俗不同故屈邦輔以活柳人蓋簡而授之非斥

而遣之也予聞今天下之藩郡莫皦於兩廣弄潢池之兵肆跳梁之侮者在在有之意者守令之不賢致之乎今邦輔以賢者往誠是也然此一邦輔耳使繼是而爲守於他郡者亦以賢者往自守而上者亦以賢者往自守而下者亦以賢者往則兩廣之民有不盡安其生而易使如柳之昔時乎雖然屠公之所以賢邦輔者特以其舊占之亦以其名收之也因其舊以圖其新顧其名以謹其實使公薦賢之意不衰而遐方僻郡之皆得賢也不無有望於茲行以爲之序

贈常知縣序

世嘗岐儒與吏爲兩途予竊以爲不然魯國之儒一人不可尚已試以孟子論之七篇之中若撙節愛養之方裁成輔相之道凡所以爲仁民計者靡所以備彼固所謂儒也以若所言考若所行治天下猶運之掌丸爲吏乎吏之循者莫盛於漢今考其政或專意於愛養而矣耳或留情於教化而已耳有綱目兼舉如孟子所云云者乎其所謂善政亦有能外於孟子所云云者乎吏事不足以盡儒而儒者之爲吏也何爲乎不可人徒見章句書生朝經夕史授之以政則束手無爲遽從而疵之曰吏事非儒所能辦也是何異於因黍稷之未熟而遽謂不如荑稗之有秋也而可乎吾嘗太息於此思得其人以語之比者丹陽鄉進士常君宗顯爲鄒縣令三載考績吏部以其稱職也復還之鄒君端人也其從事於孟子之學舊矣吾因將有以語之而君子友湯大行仁甫乃告我曰常君之爲鄒吾能言之誠以愛民民忘其勞租稅時集不索不用庭不宿訟囚無留獄其已然者如斯而未然者又將夙夜圖之若常君之治民所謂得孟子之家

法者非歟予曰然夫鄒孟之故鄉也常君學孟子之所學臨其鄉治其民其加人一等固宜然吾尤疑夫孟子之所云云殆不止是也盍盡行其所未然以收儒吏之功以解夫世之嘵嘵者乎大行又曰常君王道中人也權謀有所不屑故知君者以此而抑君者亦以此審若是又惡足爲常君患哉君子行法以俟命强爲善而已矣大行以予言語君復以君意來請曰此正常之志也願爲之序以贈其行於是乎序

贈宗德胡先生分教莒州序

予始知學時已聞宗德胡先生爲吾潤庠子之秀
稍長見其文章逸思奇語英英然莫可企及于時
郡大夫及提學侍御每課試諸生未唱名第高下
人已知君必占第一蓋如是者幾二十年而予濫
朝藉又六十年君乃貢來則其負屈稱也久矣然
其志其文不衰也比日學士李公奇其試卷亦以
第一人處之予猶憶君或得雋於桑榆也君乃自
計親老遂就試教職得授莒州司訓嗟夫抱負如
君者而止於斯豈非君子所太息者乎君嘗販損
年德進予而友有麗澤焉蓋自其未仕時已期予

如此今予知君雖深而力顧不足以振之其何以
謝君哉雖然君子之仕也有命存焉譬之水然流
而爲川止而爲淵大而爲江海小而爲池沼曲而
爲溝爲洫爲洪爲溪萬有不同也然非水之爲也
所遇然也君子之於仕何以異此是故在人安命
君子行法俟命無入而不自得也然有一焉亦之
所遇雖殊其澤物之功同也苟功足以澤物則雖
不必高車駟馬旗旄導前騎卒擁後而君子亦屑
爲之矣昔者安定先生在宋亦一學職耳蘇湖之
教後世稱之而門人之盛若孫覺錢藻范純仁輩
有國者實賴焉君子之功之及人無間於卑崇也
如此以君子賢而往教於莒必將有如諸賢者出
又安知他日莒州之望不與蘇湖並稱也哉

壽草軒袁先生詩序

弘治丙辰秋八月二十七日草軒先生之初度也
先生先是自撫寧解官將還丹徒會其子陽舉進
士因留于京於是朝紳之善進士君者賦詩爲壽
謂不可無序以序鄉後進且職文字故進士君屬
筆焉因憶貴始知學時先生尚在潤庠諸生無慮
百數人文章行誼必推先生其名望實與補翁貴

宗伯相甲乙餘子不論也然補翁諸人鵬摶鳳舉
相繼取金紫勢赫然重海內而先生方兀兀青衿
年近四十始以貢士得平湖訓導又八九年陞撫
寧教諭而歸志已浩然矣先生雖榮官子弟然以
清白相紹又不治生產故謝官以來家徒壁立人
不堪其憂而先生晏如也是何窮達相懸如此耶
以今觀之先生鶴髮童顏神清氣爽隱然多壽之
祥三子五孫鸞停鵠峙陽又一名進士須選于朝
朝貴人肩摩踵接往往拜床下候起居而請進焉
較之補翁所享宜不多讓而同時諸人之能有是

者蓋無幾矣則先生之食報收功固自有在而天之福善于是曉然矣申包須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豈欺我哉窮達哲人細事本不足道而天道之終定則足以警夫世之君子而先生之居易俟命則又不可不表而出之以爲吾鄉之光也抑予嘗見夫世之登高科居膴仕者多出于節儒之子孫豈詩書禮樂之化耳濡目染以致之歟意者官卑責專其職易稱其間又多阜於奇偉之士德浮其位故天以其有餘未盡之慶昇之子若孫歟抑或廣文官冷非若彼之薄功而厚享者歟辟

之水淵停澤匯其始不過尋丈而其蓄也蛟龍生之雲雨興焉油然沛然充溢於下上汪洋浩蕩浴星辰而涵日月其理固然無足恠者先生之謂也使爲達官者亦自計其才德足以堪之而又惟以濟時行道爲心則其位既尊其功益大天之報之將必有過者焉而又何不可之有此則進士君他日之事也夫因天道之可必者而圖爲顯揚之事人子之欲壽其親計無善於此者進士君其不然乎今茲之詩特其兆焉而已詩自毛太史而下若干篇頌禱之意略具故貴得以推其所未及者爲序云

壽順菴先生董君序

順菴先生會稽董君德初甫予聞其賢舊矣而未悉其詳比日其子翰林院編修玘與予遊甚習乃盡知之蓋君年于今七袠矣君初登成化乙未進士爲黟縣令有惠政於民立祠刻石紀績至于今思之茲遣子弟致問遺者不絕其爲御史之六年當

孝廟即祚君劾奏用事大臣及武帥不職者數人直聲震朝野人以是重之而亦以是忌之遂出爲雲南寺而政益脩其觧曲靖之寇撫孟密

之叛皆決策於談笑間至今縉紳樂道其事雲南之民愛之猶黟民也在雲南已八年猶坐前憾不遷一秩而罷從使其經世之略僅小試一郡而止此爲國求才者所以深爲君惜而雖君之心亦不能不有慊於功業之不竟也既奉身而退深光藏名目不視書簿之辭耳不聞民瘼之聲蒼顏鶴髮以盤以嬉無所繫而不適雖歲月流邁齒髮變易人事之代遷者雜然不齊而環視內顧才有遺智行有遺業深藏厚積綽然而有遺力其展布于前者恒不足而游衍于後者乃有餘果孰使之然哉

向使君快志遂氣惟所欲爲而莫之遏則功業雖多而今日之壽亦未可知也然則人之所以惜君者又安知不可爲君幸也抑天之於善人陰佑默相何其厚而巧也困抑其身者必大發於其子孫如持券執契有不誣者昔宋王祐亦直道忤時宰遂不顯用而其子文正公旦卒相真宗致太平之盛治祐嘗手植三槐于庭自以爲其後三公之兆蘇文忠作記美之君陰功直氣與晉國頗類而編修君純行遠器登高科任美職遭逢昌時名位功業又安知不與文正等且君方康强無恙其壽未艾編修君之榮尚當身親見之槐之植與不植不必論也則天之於善人豈終負哉壽旦在九月三十日編修君請予文爲壽予不能如文忠爲記以揚君休姑以此爲壽筵獻

戒菴文集卷之七

戒菴文集卷之八

序

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鵝湖先生費公序

正德九年夏五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費公去位朝士大夫聞而疑之或曰公遭遇最早相　天子未久不宜去或曰今四方多故如公者不宜舍之去夫謂公不宜去者以年謂不宜舍公去者以才予獨以爲以年以才殆天所以蓄公之用於方來者乎雖去亦可也古之君子其志未嘗不在乎天下而於去就之際毅然有不可奪是以進難而退易而况大臣之進退關乎生民之休戚氣運之隆替又有非已之所能與者昔司馬公退居洛數年一旦復起遂成元祐之治蓋其身退而其所以繫天下之望者愈重居閑既久閱歷天下之事益熟其成元祐之功者以熙寧之退也公以剛介之德負經濟之才甫弱冠狀元及第入內閣年四十有五在位多所匡正卒以不合去自國初至今以狀元位宰相者有矣有年如公者乎禮七十而致事或年已及猶未謝去有去如

公者乎去如公者有矣其年與才有可得如公者乎大事之異於常必有不偶然者盈虛消息乃天之道安知公之去將不如司馬公之進之勳乎此固天下之所望于公者而公亦宜以自處也予與公同官翰林同侍　春宮講讀又同事禮部內閣相知最深既不能留公之去故於贈言也不敢先其私而獨以天下所望于公者告之且以釋朝士大夫之疑云

贈廣東參議羅君志仁之任序

予同年舉進士者餘三百人惟志仁年甚少禮甚恭儀觀甚美衆固以書生易之不知其中之所蘊異於人人也雖吾亦然越二年志仁授戶部主事管理糧儲於天津或曰志仁文士錢穀非所屑其有不堪乎而志仁爲之有能名顧反出前此諸公右乎於是乃知志仁不但雄於文者其才足以有爲也又數年累進秩至山東司郎中山東號劇司兩淮之鹽實隸之權貴挾以請者日相屬或日志仁謙謙自牧者其處此殆有所不樂乎而志仁居之甚怡雖屢蹈危機無所屈乎於是又知志仁不但優於才者其操足以有執也豈非吾榜之表然

者哉故予每媿志仁志仁不予媿也去年冬廣東布政司闕參議守士大臣走驛馬以聞銓曹選於衆薦志仁往當其任其寮居君道亨輩請言贈行而志仁亦欲必得予言予將何以言哉顧予於東廣事蓋有深慨焉者昔我　聖祖平胡元之亂我　列聖以熙洽之治繼之四海外內罔不乂安於時東廣文物富饒實擬內地蓋郁郁乎盛矣今也弄兵於潢池中者在在有之豈今之民與昔之民異焉無乃居民牧旬宣之任者治之非其道與論者又謂廣人之不靖非獨迫於寒飢者雖富室亦爲之此可不求其故哉孔子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萬世爲治者之律令也志仁勉乎哉宋張忠定公嘗自慶其同榜得人最多中定天下士也其旨如此而當世不以爲過志仁今日之功名使恒如在戶部時則廣民之歌甘棠而頌太平也何有夫然則吾亦自慶其得讎焉而附之矣志仁勉哉

贈龍泉令曹君應文序

龍泉浙東之山縣也地僻而窮人以爲難理予鄉同年曹君應文比釋褐得令于是或以是難應文

予以為不然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上好禮則雖天下可使也何有於一縣之小耶且禮之與法本一道也而後世二之自夫善於法者則謂之能官人則畏之自夫達於禮者則謂之儒吏人則愛之功効之淺深大小如此然法有時而或窮禮則無施而不善蓋教訓正俗分爭辨訟班朝治軍涖官行法禱祠祭祀供給鬼神無一而非禮之為者豈徒玉帛云哉此吾所以知吾應文之不難于龍泉也應文歙之故家其先登膴仕者甚衆然皆以禮經起家自近世言之其叔父以實實以是魁

京闈鄉試從兄應麟亦以是舉進士出守寶慶從兄應時又以是魁鄉試焉其家庭之授受耳目之漸濡非一日矣而應文之為人其氣温而和其言簡而理其貌恭而則其詞章彬彬乎可誦其於禮之細無不合矣應文挾其有素來試禮部人方以魁選期之乃以其毋孺人之命屑就是職此則古人奉檄之意尤為達禮之大者非有得於二戴氏之學能之乎夫足乎内將以裕乎外成乎己將以及乎人龍泉之行固應文裕外成物之秋也今而後折水東有以儒吏之績來報者非吾應文其誰哉昔漢卓茂令密以禮教民民無怨惡不忍欺之其言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予以為達禮之教者蓋如此其後卒有太傅之擢褒德之封焉今

天子方欲登儒吏而之卓茂之事吾恐不得用專美於有漢也應文勉哉志不可滿敢誦曲禮之文以為贈

贈經府曹君崇本序

府之有經歷其建置創于我　聖明之伐蓋古蓮幕之職叅軍之事也任亦重矣夫官以經歷名則凡一府六事太守專斷于上經歷叅畫于下無

所不當與也豈若辦一事分一職者比哉而世之任是者類若宂焉而不屑為則其才德之淺薄不足以舉其職故耳此則人之無似豈法之使然也吾鄉友曹君崇本以太學生待選于銓曹釋褐即得經歷于漳州漳州閩之大府也知君者猶以為宂而予則以為慶蓋慶經府之職于是乎舉也始崇本游泮宮受尚書于今通判范君君之學得于故大司成費公公之書今之伏生也三傳而至于君豈徒以訓詁為哉其大經大法姑未服諭若所謂既富方穀之一言崇本其不知之乎執是以往

丁以贊君守以福元元矣且崇本之祖若父幸由
儉勤以豐其家鄉之以貲稱者莫先焉其宗族子
姓矣啻數十百指然人人顧籍重犯法無閒閭憝
少之逋豈天之降才獨爾殊哉衣食足而禮義生
其勢則然也此固既富方穀之明驗也施于有政
是亦為政舉斯心以加諸彼而已崇本其不知之
乎東南之民力亦竭矣土產有常而科斂無常水
旱災疫之無常而國賦有常民生之憔悴可念也
而為之上者顧漠然而弗之圖于是乎始以其父
母妻孥仰賴之身而弄兵于潢池矣是豈吾民之

得已哉蓋至于是則知仁政之施必自富民始所
尚書之言真萬世之元龜也潭之守之同年弱君
豈弟之士也其民庶幾免于斯乎今之往且無肘
掣之患較之他郡尤易為也傳曰夫人幼而學之
壯而欲行之崇本其毋舍爾所學以為吾民病則
經府之職舉當自茲始

賀定州守官君汝俊考最序

官君汝俊為定州守之三年以其所以為州者來
考於吏部吏部嘉之既以最聞俾復職又以嘗獲
旌異為之請誥命以贈其父而封其母為宜人於
是刑曹黃君日升張君質夫過予稱曰甚矣同年
汝俊之賢也定為大州地劇而難理昔之守以不
職聞者數矣而汝俊為之其聲名籍籍如此甚矣
汝俊之賢也予盍為文以張之乎是則固然而不
知吾之賢汝俊者有不待於今而後知也蓋天下
事有在已者有在天者在已者吾當汲汲求之以
塞吾為人之責德與業是也在天者若功與名其
成與否蓋有數焉雖智者不能必吾何容吾心哉
世之淺丈夫比比舍其可求而求其所不當求則
亦惑之甚矣故雖才藝煒煒若過於人而器識之

弗宏君子無取焉汝俊往日為刑曹主事操三尺
法可以生人可以殺人蓋嘗榮且顯矣然于其時
乃惟以平允為心視其色如在布衣汝俊未嘗自
以為喜也及其一旦值無妄之災謫倅小州日僕
僕奔走拜跪於車塵馬足之下困亦甚矣人不堪
其憂而處之恬然益勵乃操益勤乃職視其色如
在刑曹汝俊亦未嘗自以為戚也夫寵之以高官
而不驕辱之以橫災而不憂此其中之所存何如
哉吾於是蓋已得其為人而今茲之績固其之於
數載之前也先正有言士之致遠以器識為先汝

俊挾如是之器識而又守之以謙而又輔之以材
能而又方爲當道之所知吾聞鸞鳳去枳棘而翺
翔于霄漢之上則覩者快焉汝俊固今之鸞鳳也
將不翺翔霄漢而增人之覩哉

贈袁州朱太守序

三代而還漢治最稱近古其有道之長雖唐宋莫
敢與京論者推其原在君知愛民而循吏之功亦
不可誣嘗即其傳考之前漢循吏六人後漢十二
人而後之所收已不能如前之當漢歷年四百封
疆萬餘里佩二千石印綬者不知幾人而史所稱

者止此夫歷年如此其多也二千石如彼其衆也
而史所稱者如彼其少也然尤不無間然焉循吏
可易言哉宣帝嘗曰庶民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怨
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
石乎豈不以二千石居民之上有父母斯民之道
歟今夫父母之於子也生之育之衣之食之匡之
直之輔之翼之不得已而後鞭撻以戒之無所不
用其情焉治民者能如此斯則所謂循吏而已矣
是故義縱非不廉也張敞非不敏也嚴延年非不
威也尹翁歸非不公也趙廣漢非不精且明也而

君子皆無取焉循吏可易言哉雖然亦觀其志何
如耳語曰有志者事竟成若吾同年朱君素卿者
豈非有志者邪君種學績文早嘗數奇爲訶于
麻城則曰不登黃甲爲名進士非夫也已而果登
黃甲爲名進士及爲評事於大理則又曰大理天
下平不自立以撓于權豪非夫也爲之七年譽望
藹於上下則又果爲明大理夫志於進士則既爲
名進士矣志於良大理則既爲良大理矣志於循
吏而獨不爲循吏矣乎吾以其所已然者占之也
傳稱朱邑入爲九卿而拳拳桐鄉桐鄉之百姓亦

立祠以報邑循吏之所及固如此今　天子參
用漢法往往選公卿於外若君之賢固當先收爲
又惡知他日袁州不爲桐鄉邪吾又將以其治民
之將然者驗之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諸同
年望君之意也若其立傳以媲休前賢予雖不佞
忝從史氏後當尚執筆以俟

送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王公致仕序

今年夏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王公具疏請老章至
三四上　上賜旨慰留若曰卿素抱才識又多
効勤勞其可去朕公請猶不已且言多病早衰不

克副本兵繁劇任乃特改通政使司以逸之而公
志不能奪於是始允所請賜璽書俾馳驛還命有
司歲給祿米與夫且改任其子錦衣衛百戶會于
南京以爲侍養之便皆殊恩也公由進士歷官戶
科給事中通政司參議凡轉歷廿餘年始于正德
五年進兵部尚書于時寧夏逆賊何錦挾宗藩爲
變中外洶懼公宰理戎務選任將士凡百籌畫舉
適機宜而又持以鎮靜以定人心用能仰贊王靈
不血刃而收平定功　上甚嘉其能進階太子
少保有蟒衣玉帶之賜而蔭子之恩亦以是錫焉

勤勞之在　國家聲望之在天下未久也乃遽求
謝政上尤眷注而優寵之者如此行之日公卿大
夫士供帳都門外以餞觴行既半有歎息而言曰
日去就君子之大節而知足安分之宜夫人孰不
知之然君寵縻繫於前私計推挽於後有其言者
或無其心有其心者或無其決此古今之所同蔽
也公宦至公虛恩承三錫乃一無繫吝飄然以歸
大雅明哲之義庶幾有焉其賢於人遠哉又有言
者曰君子之仕非以利其身固將爲天下　國家
計也苟默庸無所建白而去則天下人國家何賴
焉赤松之遊必于秦項既滅之日綠野之樂亦在
淮蔡已平之餘古之人蓋籌之審矣公心存經濟
操秉清白所在有能官譽而在兵部也其譽尤顯
則今日之還如雲在天既雨而歸於山進退可仰
豈獨安分知足而已哉予聞而賢之夫由前所稱
退而能全其名也由後所稱進而能成其志也不
賢而能如是乎雖然大臣之義與庸衆殊蹇蹇匪
躬功自我出忠也推賢讓能若已有之寧無赫赫
之名而于我子孫黎民寔享其利則功雖不已出
亦忠也功成身退不違時以戀祿忠也吾君不我

舍天下不我釋鞠躬盡瘁勤勞自將志一身以濟
生靈則雖年已至而不必于歸亦忠也既老而休
棲遲泮渙鴻漸于逵不謀其政忠也身歸江湖心
在王室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聞詔即起雖至
再至三而不以爲勞亦忠也是蓋宏德偉識以社
稷爲悅者足以與此豈淺淺之爲丈夫者所能窺
哉予雅承公愛非燕遊一朝之好故復以古昔大
臣之義告焉公之賢必能有見於此而圖之也君
乃畢志婚嫁追逐烟霞以自佚爲高而混迹於樵
夫漁父之間則非予之所望而亦豈朝紳之所期

於公者哉新昌何公東吳陸公山西李公與公有
同僚之誼重其別也旣述詩于諸公卿以爲贈又
屬予序之

贈應天府知事沈君行愼序

義興沈君行愼旣受命爲南君應天府知事於是
買車南歸予與予寅蔣先生敬之曁其姻銀臺表
君天麟符臺徐君堯章中舍徐君德章鄉進士朱
君應文二三友朋餞之於都門之外酒半坐有嘆
惜君憾夫君之屑於小就者予乃指其車而謂之
曰是惡足以爲行愼憾予方以是爲行愼賀也盍

不觀於斯車矣乎夫引重致遠其量可以容百斛
固其素且然也然有人於此或受以百之二而止
焉或受以百之三百之四而止焉或受以其半而
止焉則其載旣輕其行必易吾見馳驅于康莊下
上於羊腸馬有餘力車無毀論之困矣若是者其
以爲車之病乎抑以爲車之慶乎設或盈其具而
受之或倍載焉則行不終日而車僨馬斃也必矣
履仕途者何以異此是以君子寧德浮其位而無
寧位浮其德也行愼志潔而行恪才淸而識敏爲
義興衣冠之裔然其年方壯而其力方富也優而
育之可以遠到今玆之命固所以爲優而育之者
與應天帝京而京尹則尊官也居其幕者雖部使
莫可何問實與他府之幕異昔之人由是至六官
立高勳者比比又惡知今之不然乎則行愼於玆
行也又何憾言行愼其尚飭爾馬壯爾輹飭爾輪
轅以爲大受之地可也易有之曰大車以載有攸
往无咎請以是爲行愼賜行愼聞而欣然作曰有
是哉先生之言眞至訓也敢不奉以周旋僉謂予
當叙別乃竊附贈策之義次第其語以歸之

贈學士甯菴吳先生之南京序

弘治十五年夏四月詔以左春坊左中允吳某爲
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從內閣元老之薦也先生
自釋褐以至今玆纔十有六年自入史館爲編修
以至今玆纔十有二年自陟春坊爲中允以至今
玆纔逾一年而遽膺是命其榮且速也甚矣而論
者猶謂先生方修會典侍經筵爲靑宮輔導講讀
官不宜一日舍北而南嗚呼爲是論者匪惟不足
以知先生之高亦惡足以知學士之官之重哉蓋
學士職地淸望重與他官可以資遷例轉之者不
同由是以登轉弼者蓋十而九故自昔擇人者必

精必慎而當其選者亦往往皆負天下之望未嘗以南北異也若往時吾鄉思菴王先生由是爲祭酒爲冢宰以陟三孤而建懋功於南日者吾坐主東白張先生由是膺寵詔總裁會典日講經筵以承恩光於北則論是官者固當惟其人賢以爲國家慶其不可以南北論也審矣先生文學敏贍性行修潔剛而不苛簡而有禮而其經畫世務之才尤有以出於人人者然則不次之擢人不以爲異而顧以爲歉者抑豈徒哉爲擇人者其固官有以試之矣雖然予於此猶有贈焉學士之重自古

則然而或有時而輕者非其官之罪也然則欲舉其職者豈易易然哉蓋必若陸敬輿之在唐歐陽永叔之在宋庶幾乎其克舉之而又有進焉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道必足以濟天下之溺德必足以格君心之非才必足以成天下之務平居則能聳後學斗山之仰登而庸之則又能弼主治以保我子孫黎民於不替夫然後於是無所愧焉先生之賢吾知其必能與於是也素矣今茲之行將不但爲一官之重而尚能爲天下重哉鄉人宦於朝者賦詩爲先生贈貴辱交最深且弗能詩也故特舉其大者告焉若乃離索之感燕游之樂非先生志之所存者皆不贅亦以諸君之詩備矣

贈韓君直之丞青城序

丞以佐令不徒設也夫令宰百里而六事寄之得其人則室家相慶而絃誦之風行非其人則四民失業而禍亂由之令之任其重如此而丞固與有責焉丞豈徒設也哉自昌黎韓子記崔斯立之事而世之論者始輕夫韓子之言有爲言之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人顧自盡何如耳丞豈直負人哉則丞非不可爲蓋不易爲也

爲丞有道積誠以孚其長則膏澤下於民矣今夫丞之所謂不可爲者非以其事統於長而不得徑行乎而不知令之爲丞之長者非甲科之秀則貢舉之彥也其人固多賢矣丞能積誠以感之彼亦獨何心而不我孚乎爲其所當爲而於其所不當爲者不強焉令有善則贊之不敢曰非我出也令有過則分之不敢曰非我事也令有行操則揚之發之不敢曰恐其蓋我之能而不得以專美也是之謂積誠積誠而不能動者未之有也然此非丞之良者其孰能與斯乎山東青城之丞韓君直之

故都憲公之子今侍御楊君天澤之友也予未嘗面其人而素聞都憲之賢都憲蓋今之良臣也侍御於人少許可而獨爲予誦直之之賢其言曰直之忠厚皆學問多才幹事都憲公未嘗有子弟之過稱其家兒也欲知其子觀其父欲知其人觀其所與游直之雖不吾面其爲可與語無惑也直之勉乎哉今之令青城者吾不知其爲誰而直之之賢其能積誠以感之則吾能知之也誠孚於上則利及於下豈惟不負丞亦都憲之能子也已詩曰聿脩厥德無忝爾所生直之勉哉

贈監察御史公君考績序

今百司庶府任責之重者莫踰於御史蓋六科雖要而不得以自行六卿雖尊而不能以兼理若乃天下事內可以言外可以行者惟一御史而已御史不榮甚矣哉然朝廷之上有一政之不舉百辟之中有一賢之不登有一佞之不去御史皆不得以辭其責則豈惟榮也其難亦甚矣欲稱其職可易言乎而吾友公君尚德之爲御史也以其績考於其長爲其長者曰公某眞御史也既與書稱及復考於吏部爲吏部者又曰公某眞御史也無敢訾焉公君何以得此稱於人人哉君以吾榜進士選爲行人由行人再擢爲御史凡所任使皆籍籍有聲嘗巡鹽山西大爲司徒周公所器重周公今之名臣非溢美也意者寬厚謹愼不事矯激有以致之與則御史之事君當爲予言而予不能爲君言也審矣君之寅某人乃以贈言見屬而君之意亦若欲予之有言也予將何以爲言哉雖然愚者一得明者所弗棄也請誦予之所聞而公君之意昔者明道先生爲御史嘗言使臣拾遺補過裨益聖政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則臣不能而淸獻

趙公爲御史則又以彈劾辯論爲事毫髮無所假焉二者將安從乎竊以爲明道之言爲御史之宅心當如是也淸獻公之事爲御史之風度當如是也無明道之心則其過爲蒼鷹無淸獻之節則其默爲仗馬皆非君子所尚也是故主之以明道之心而出之以淸獻之行則於所謂難者庶幾盡之矣

贈坤章程先生分教鄧州序

我

國家稽古建官凡天下百司庶職無間長貳悉委吏部試其文之高下而崇卑其秩惟貢士就

教職者則委翰林重臣出題于　內廷試之守以儒士監以御史其所試文有四書經義論策蓋放大比三場之制而略殺焉于時翰林選其文理純正者為中式始付吏部官之其嚴且慎如此師儒之職固重選哉濂溪周茂叔宋之大賢也其論天下善敵以一言曰師道立則師儒之職之重又不特我　國家然矣今之士乃若丸焉而不屑就何耶夫國家固重之而士則輕之昔賢固難之而士則易之亦不思甚矣豈非計爵位則其秩固卑較俸祿則所入固不厚耶然盍思此乃一身一家之計而君子之所志有大于茲者乎夫君子之仕將以行忠君之義以為天下利也誠若是則師儒之功育材造士賢哲登崇朝廷賴之天下蒼生賴之萬世之道脈賴之又豈効一官辦一事者可同日語哉然士固樂彼而不樂此何也自夫人一以身一家為念而不及乎其大者故居其位則尸其官甚哉嚣焉而人之視之始若輕且易者而夫人之自視亦歆然小也是蓋流俗之弊而豈其職之使然哉予鄉友程君坤章自游學校時即有聲雖屢屈場屋而人未嘗不重之其所積者厚矣比膺

貢南來或勸以待時圖膴仕者君皆不應竟授鄧州訓導其識見也卓矣而鄧又為中州文化素洽之地其民敦上詩禮而漸摩道德吾見其教易行而功易成也夫山川之在天下停蓄含弘之久者則其蒸為雲雨以被物必有非常之澤以君之厚積卓識而往教于文化素洽之地其人才之出必有非常者得無類此耶是足為我　國家崇師儒之光矣請書以運之

贈饒州太守侯君之任序

刑部郎中臨海侯君守正比陞江西饒州府太守都憲松崖先生戴公鏡産也以得賢守為鄉邦慶左顧余止猥以贈言見屬貴爾守正在刑曹時嘗審錄蜀囚不憚險遠躬歷遐僻伸滯理枉多所平反當道以是多之而知君者咸曰守正平生好古通經尤長毛氏詩故達於政者其仁恕類如此則公之賢固自有所試哉顧貴無以為守正贈者請姑舉詩人所詠以塞公命可乎大雅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之郡守則民之父母之任也今夫父母之於子也未寒而謀其衣未飢而謀其食惟恐其不樂其生而猶未也導其善焉匡其不

善焉惟恐其不若其性而猶未也利者聚之害者去之謀其身而又及其妻孥子孫蓋天下之爲父毋者其心一也以是心而達於政是則所謂愷悌君子而已矣然家之父毋未有而不然民之父毋乃獨不能盡然何耶得非家之所謂父毋者其合以天而民之所謂父毋者其合一人歟夫自其分而論之則固不能無天下之間矣自其理而論之則天之爲人人之爲天其道同也古之君子當民牧之寄所以視民如傷圖民事如家事者其殆以此也哉夫如是而民生之不安俗之不厚盜賊之

不息而有弄兵於潢池者無是理也饒爲江西大郡有宗支之邸有守禦之司有供用陶器之局政務既甲於他郡而風移俗降其富厚之効禮義之習亦異舊觀意者爲之守者其於愷悌之政蓋亦有所愧歟守正曩在刑曹既以仁恕治獄移能是以治其民則愷悌之稱舍守正吾無所歸矣今而後吾見饒之赤子之果蒙其休澤也抑吾聞饒之守其有聲於前者多矣而其尤賢者則范文正公其人也公之在郡雖僅一年而其興學校崇教化郡之人至今德之不忘論者固謂其政一以愷悌

爲心則詩之所稱公真其人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存文正之心行文正之政將不爲今之文正乎有爲者亦若是守正其圖焉若夫以璽絲爲續以鈞鉅爲明以惠文柱後爲威則世之所謂能官而非詩人之所咏亦非公今日屬望之意也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今年秋八月　上命臣瀾臣貴來考順天府鄉試既畢事臣貴謹拜稽首序其後曰嗚呼文其盛矣哉所錄者雖僅百三十五人然限於　制額而不能悉錄者尚倍蓰也竊嘗求其故順天府京師

也昔之人固有擬其形勢宜爲王者之居曰天府之國者亦已得其一端矣而未覩其大也蓋茲地於天文其次爲紫微之垣於禹貢爲冀州之域於輿地槩之則殿北而南面之位也孔子於贊易之離亦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夫孔子奚取於離哉重明麗正臨照天下而無遠不被蓋人文之化之所由成也故帝王之順天居正而欲以文教經天下者莫此爲宜然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末之居也乃或淪於左衽者數百年蓋天使之爲驅邪除以待于今耳肆我　太宗文皇帝實

弘丕承用光　天命乃始于此定都焉于時承平無事日以右文圖治爲務其大者表章五經四書輯爲大全頒示天下學校以此講習科目以此取士士大夫以此治心脩身而達諸治凡昔聖賢相傳之學經綸化成之文煥然而大明生斯世爲斯民者莫不自慶以爲復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盛于今也臣故曰順天居正以文教經天下莫此爲宜然然則登仕于　朝者亦難乎其爲臣也已故嘗極其類而推之其必有益稷契皐陶伊傅周召之疇而後可以爲公爲孤爲卿大夫爲百執事以共保我文明之盛治而無愧而其人之果出於今者則亦不得不于科目焉求之然則科目之文其所係不旣重耶雖然彼益稷契皐陶伊傅周召者固亦人耳其生平所學與其綸經化成之文具在今之士旣講習之於學校矣其無愧與否一爲不爲之間亦何古今人之不相若乎允爾諸生皆以天民之傑産首善之地而又陶於　列聖重熈累洽之餘觀感於我　聖天子率循　祖訓誕敷文德之下最深且久安知無若人者之出于今耶顧臣不敏何足以仰稱　明詔然敬事之

心則不敢不自罄也用是輙書簡末敢獻以爲賀且以爲諸生告云

戒菴文集卷之八

戒菴文集卷之九

序

同館贈言序

君子之取人原其本故取之於始達其棄人待其定故棄之於始衰先正有是言也顧世之所取有不同焉今夫少年取高第文名動四方遭逢右文之世承籍光寵歸榮故鄉高車駟馬後擁前呼使庸夫孺子覷瞻嗟歎以為登仙不可及士之始達者皆然孰不羡之然君子有弗榮焉豈其所榮有大於是乎知其有大於是而勉勉焉以求之則德日新業日廣其榮也不徒榮矣此則君子之所取也周子曰學顏子之學夫學必如顏然後可以入聖然後可以復其初而為人其達也蓋將與民由之非徒榮也所謂有大於是者其大茲乎而世之所取乃有不于此而于彼者可慨也往時嶺南閒有白沙先生陳氏者日與其徒以講明斯道為事其志行高潔超然於功名富貴之外世稱學顏者莫先焉予未見其人而猶得以誦其遺言乃若與予之所聞或異者何也夫顏之學以復性為主以博約為功蓋非顏之學也乃孔子之學也非特孔子之學亦吾人所當學也使於此而有或異焉則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成也終不免為聖門之稗稗是亦君子之所弗取也方君叔賢白沙之鄉人也少年以文詞登高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其官吏禮二部皆有美譽溫然如玉有近道之質吾意其中蓋能有見於其大者其於白沙之學亦嘗學焉而明辯之否乎審其異而會其同使真得乎顏氏之心傳則他日德業成就可久可大天下士且將敬而慕之尚何閒然之有弘治乙丑君第進士時甫弱冠奉命畢姻南歸同館庶吉士各為詩贈行而請序於東白先生張公文未出而公沒君乃復請予序予以君始之可取而知其終之大有成也於是乎以是期之

贈李明之先生分教萬載序

今之士比比擇官而仕一不如願則拂然怒且懟惟明之李先生則不然先生奇士也自毀齒游學宮即有聲譽衆之所期與其自期未嘗一日暇於人弘治辛亥充以貢來京師授萬載縣學訓導予往省之先生怡怡自得無難色噫先生之心予固已知之矣蓋士之所以終歲窮經學古者豈徒為

一身娸哉固將顯當時名後世以無愧於上天生我之意而不干其官嘗聞王通氏在隋一匹夫耳而世之稱有道善教者必曰文中子當其時擁高爵享厚祿在朝者吾不知其幾人在藩臬君郡邑者吾不知其幾人今皆泯泯無聞而赫然流聲光不朽者乃其布衣韋帶之士則人之欲求無愧於上天生我者果不在於富貴崇卑也先生惟能學之不厭誨人不倦于吾孔氏家法則萬載之士濟濟彬彬必大倍他日文中子顧欲專美於前得乎先生於予爲非進且有世姻其行也丐白不能忘言而鄉友復請言不已故不辭而序之

贈楊君質夫分教安福序

安福縣學司訓楊君質夫吾同鄉友也嘗吾家食時與戴君廷訓唐君良伯讀書龍華僧舍而質夫亦偕張君朝用讀書於普照二寺相去僅百武當時諸君皆壯年道同誼協每風晨月夕講學論文之餘間吐所志莫不陋管商希周召睨天下事若無不可爲者一何盛也已而良伯卒廷訓朝用宦四方予亦竊祿京師惟質夫淹蹇學宮抱利器不售去春始歌鹿鳴膺貢北上志氣雖不衰而顛毛已種種且以年至遂就學職爲食貧之計曾未三十年而升沉榮辱如此富貴不足道吾於質夫獨有所感也質夫問學之功過予遠甚而予乃官近臣竊厚祿從公卿大夫後豈韓子所謂遭時者雖小善必錄不遭時者累善無所聞邪則吾於質夫今日之別又不但離索之感而已也諸君器局才識與人人殊或有好古之志或講經世之畧或負直諒博雅之稱皆予所不及而質夫之篤厚誠確有西漢長者之風則予尤所重焉知德者希世亦罕有識其貴者何邪夫品士而以長者爲賢人或

過予然以往事觀之三代而下知人善任使孰如漢高者安鎦之寄官闈私嘱乃不先多智之陳平而獨取木強之周勃其後左袒之功竟以屬焉帝蓋籌之審矣是則任重之器固有所在而彼以雕蟲爲工智巧爲能諜諜利口捷給徒文具而無惻隱之實者眞淺丈夫之事宜其爲張廷尉之所深惡而痛斥也夫功至於安天下天下之峻至難也而勃乃談笑爲之而不懼他可知已漢之所謂長者固如此使又文之以禮樂則雖孔子所謂成人亦何多讓而況分教一方之士有足難乎質夫其

往圖之

屋舟詩序

安居者莫如屋濟險者莫如舟屋之與舟同用而異宜也古者因濟不通始刳木爲舟大易凡言險難者必曰涉川比之上棟下宇豐屋而天翔者安危頓殊矣予姻友致仕醫學正科錢君宗玉買大桴而屋其上乃以屋舟自號予一日問之曰君所謂屋舟云者其效歐陽公舫齋而爲之乎抑亦別有取義也歐之畫舫謂入其室者如入乎舟中視之則舫而其實則齋也君之爲此舟也大厦㡛幪

不知水浮而乘虛視之則屋而其實則舟也歐之自記其齋曰順風恬浪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誠可樂也是似危而實安也君之居此雖㡛幪之勢順流利涉然驚風駭浪之中萬一有一壺千金之虞無全舟矣顧樂此而居之是取其安者而危之也而可乎君笑曰吾意豈若是哉歐公文人也榜于齋以爲坐馳卧遊之所以奥夫江山之助予之道醫也非歐公比請以醫言夫醫雖仁術而實危道也聚毒而折肱回生而起死故必三世而業始精十全而後爲上也是可以爲安而忽之乎處安者必忽危以爲安處危者始可以易危而安之予之有取於斯者處危以求安居猶之操危道以求生故雖招尤之風嗜欲之波而人之得以游泳和氣不墜沉於塵海者醫之功不可誣人之危者安而吾之心亦安矣予聞而善之曰予之言非徒優於醫而已以之濟世醫國無不可者昔孫思藐論醫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畏慎不能濟也畏於己者不制於彼知此則人事畢矣畏慎之說即安危之喻也子之意與之不謀而合推此道也豈有致遠之泥哉君曰此又予之所未聞也請書

爲屋舟詩序

送樂清司訓周君立夫之任序

邇年來廟堂議者僉謂學校之政寖廢無以作養人才也于是乎思所以更張之始令就學職者禮部群試之以經義論策略如科舉之制拔其尤以進于吏部而文理弗逮者不與蓋十得其四五而已吏部又群試之如禮部之制拔其尤以上之內外而文理弗逮者不與蓋十得其六七而已內外之試其命題以翰林巡綽以錦衣監試以御史雖率由舊貫而加嚴則自今始蓋至是而與者

亦惟十得其八九而已吁亦嚴甚矣然其待之也
亦異凡功績超等者有風憲之選其次有州縣正
官之除其仍領敎事者又有賫憑之擢亦前所未
有也然士顧以是自幸而其不肖者亦以是自歉
往往不試而退周子謂師道立則善人多而 朝
廷之正天下之治皆于兹乎基焉是豈非是道之
大慶也哉温郡樂清周司訓立夫吾鄉之佳士予
之門壻也其爲人遜志好學孝友行於家庭信義
著于朋友蓋先大司成補翁先生費公之門人高
第也今年春膺勸駕而來每試皆在高等遂拜兹

職其別也亟請予言以爲訓予其何言夫以今日
之程度而立夫每試輒在高等則其文學之優固
已加人一等矣而立夫意猶歉然不自足者意者
其所志者大而不安於已能乎周禮大司徒以三
物教萬民然必以六德六行爲先而六藝次之則
文固學者之所事而非其本也古之君子出而用
世率能開物成務贊化育巳與天地參其碌碌者
亦足以爲世用獨何人哉學問之所至而教化之
所推也如此是豈世之所謂學規李考拘拘於文
藝之末者所能然耶立夫尚于此焉求之以爲諸

生倡安知今之士無如古君子者出於甄陶之下
乎爲仁由巳是在立夫所自勉也立夫喜乃起拜
吾言之辱且欲書諸紳焉于是諸鄉宦咸知立夫
眞能對揚 新命以作養人才也請書其事以爲
贈遂書之

贈建寧太守凌君之任序

遯菴凌君士賢既受命知建寧府于是建寧之仕
於京者吏部郎中楊君晉叔請文以華其行予于
凌君未傾蓋也而晉叔與予交特厚故我不得辭
乃詢其爲人如何晉叔曰公聰敏果毅君子也自

負甚偉不與流俗浮沉始者以是見誣於人而其
後亦竟以是有聞於世蓋君嘗以進士官南京刑
曹執法不撓爲當道者所忌左遷岳州府判公弗
愠也興廢舉墜助其長善政甚多岳人至今誦之
陞武昌府貳守尋陞都匀府太守都匀創立之郡
也民頑吏惰夷獠雜居治之爲難公春生秋殺咸
中理道四民交悦百廢具興用是大有譽於一藩
其爲人如此此吾所以爲吾邦慶也嗟乎有是哉
則凌君之賢於人也遠矣夫天下之道二陽與陰
耳陽爲君子故陽必剛而果毅者剛之發也陽必

明而聰敏者明之著也以聰敏涖事而又有果毅之德以將之凡所任使或有偉績乃勢之必然也君之卒有聞於時也何異焉建寧爲朱子之闕里素漸禮教其民易使尤非都勻所可同日語今茲之往吾見君之政易成而民之果蒙其休澤也譬之御者寧有安行於羊腸而覆轍於康莊者乎雖然世之所謂剛與明者蓋亦有燕石焉强於外而懦於中察於小而蔽於大其爲剛與明也祗其所以爲柔且暗於此則陽德之賊也吾固知凌君之賢必異於是而亦有所慨焉故并以爲行贈

贈福建僉事夏君連山序

弘治十三年秋九月十九日戶科給事中夏君連山以吏部薦陞福建按察僉事提督屯田人咸謂給事近臣福建遠地錢穀俗政夏君名士也學充才贍士氣超卓輟其諫職委以俗政　朝家之意果安在乎予則以爲是乃所以重夏君蓋將畀之以大任也昔蕭望之在漢室時亦首爲諫大夫宣帝重其才望欲擢爲公卿乃出補外任以民事試之人君之用賢固如是也夏君往在戶科其于屯田之利害若晁錯之所請趙充國之所議虞集之所建白其合于古而宜于今者展轉胷中久矣昔固索之於言今則見之於行吾知夏君之行亦必有以爲　朝廷重也王旦云東南之民力竭矣以今觀之豈特民力竭哉惟軍尤甚福建之爲軍者雖無北方防狄之患然財力殫亡則禍亂隨之以起蓋撫馭一乖則舟中之人皆敵國也豈特夷狄之足患夏君其尚展盡才力以仰答朝家任用之嘉意豪强之兼併者必思所以正之貪墨之竣削者必思所以禁之水利之未興者必思所以興之荒蕪之未墾者必思所以墾之不徒足國而尤以足民爲先不徒禁亂而尤以消亂爲急使八閩之地水無朝家南顧之憂則所理者雖利而其實義之大也其爲儒紳之光多矣而可以爲俗政易之哉誠若是吾知其他日公卿之選君必先登焉君之同寅胡君先貞輩以予有同鄉之誼以贈言見屬而予之所以言者則非特同鄉而已矣

送杜抑之任江西布政司副理問序

予始家食時與廷訓戴先生同筆硯者十餘年廷訓學優行潔予兄事之其麗澤之交甚厚于時杜君抑之尚在髫年實從廷訓學其視予猶廷訓也

抑之儀觀秀偉資稟穎異有可與適道之基予固
以遠大期廷訓而亦未嘗不以期廷訓者期抑之
蓋雖潤之人士皆然及乎觀光京師乃嗣抑之承
恩例遊南雍予竊為之不懌既而廷訓亦屢試不
錄于有司乃以今年春充貢士與抑之同舟而至
則廷訓之落落不偶尤予之所不懌者焉古稱遭
時者雖小善必進不遭時者累善無所聞焉其不
然邪廷訓既光就靖安司訓歸而抑之比日入試
吏部吏部以其文辭優贍也拔居異等授江西布
政司副理問抑之於是乎脫穎自見矣夫江西天

下大藩布政外藩大臣而理問則其司刑之官也
任亦匪輕矣抑之筮仕初既彼進仕則予日者之
所期雖失之於廷訓而尤幸其少得於抑之安能
無言以彰之乎抑之之行也猶以予有一日之長
謂不可無教言以別予何言哉蓋聞之昔者張釋
之在漢亦以訾進而其為廷尉持憲平允天下無
冤民蔚然一代名臣後世誦焉則人之顯當時名
後世固視其所立者何如耳抑之果有志於斯乎
今之往吾知其將亦必有不冤之與他日脫穎自
見當不止此矣則予之所望或者其亦廷訓之所

舉者歟

賀濟南太守趙君廷實考最東歸序

吉榜以春秋舉進士凡三十一人而出自安福者
其最賢安福舉進士凡五六人而趙君廷實為最
賢廷實既以是取高第名四方又嘗被　簡命同考
會試號稱得人歲辛酉山東濟南守闕乃由兵部
郎中被薦往當其任濟南會府之地也廷實為之
踰年而上下稱之三年政成乃以其績考於吏部
吏部書最而還之任蓋將俟其大成而峻擢加焉
人或曰廷實明經之士也其所長者文學耳而政

事乃如此或非之曰此廷實之所以為明經也明
經將以致之用也夫木春秋以決事漢之儒者皆
然廷實獨不然乎濟南之政吾能言之廷實戴星
而出盡燭而息事無少怠海風嘗有殺人而逃
逸者法司以其從抵罪十餘年無敢辯者廷實疑
之竟為擒其人坐之而釋其從者其他平反尤多
鎮守中貴人又嘗欲見廷實有所干謁廷實見之
嚴而有禮中貴人竟坐不及其私而出臨淄周知
縣政嘗暴卒於濟南廷實未相識也一聞之即捐
俸經紀其喪顧君相識者傳稱為人臣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守經事而不知其宜言春秋之達於政也廷實非明於經者而能然乎是則固然而予猶非之夫春秋史外傳心之學也聖人經世之法盡在於是彼漢儒者烏足以知之其以春秋決獄者若終軍之詰徐偃龔勝之議朱博姑置不論其最膾炙人口者雋不疑治衛太子之獄之事夫當倉卒之際臨機應變安人心正國法使禍亂弭而不作即一事論之謂非有得於春秋之學誠所不可然援引衛太子事以為比則失春秋之本旨遠矣若雋京兆者果足以知春秋

乎不疑固所未論漢之儒者莫絕於仲舒夷考其素若大一統之論正心正朝廷之說明道正誼之對其於孔子之家法似矣然因張湯數問得失乃作春秋決獄是以春秋為孔子之刑書也矧溺於災異而有縱陰閉陽之說於聖人經世之用蓋失之遠矣由是論之雖賢如仲舒者亦烏足以知春秋乎予嘗竊論之春秋之學無他是即中庸之道散見於萬事者耳其源本乎仁其道通乎天其用斟酌百王之法而時措之重民事惜民財尊王道抑伯功扶陽抑陰於禮樂之用尤究心焉蓋孔子

之志而三王之道也固非所謂刑書而亦豈事事于災異之錄哉程夫子嘗謂是道惟顏子得聞之蓋謂此也是故得其心則其經綸之妙雖不必一言一事之合乎春秋而謂之深於春秋亦可也不得其心而徒泥於迹則雖擬之而言議之而動幾何不為優孟之效孫叔敖者乎廷實之賢專門是學而達之於政者又如此其亦有契於吾言否乎采葑采菲之餘而益加勉焉使聖人之心盡在我而無失則他日進居廊廟豐功偉烈大有光於宣聖為麟經立一赤幟者非廷實其誰哉否則雖箋

箋有所建立其於漢儒伺伯仲耳非所以望於廷實也夫考績朝家之事而廷實乃以字係者附庸之諸侯稱字大夫之賢者亦字之此亦春秋之意也

贈江陰令涂君實賢考最序

談者恒曰古之道不可行於今以之治民尤齟齬而民不被其澤予竊以為不然夫道一而已矣無適而不可行不可行則非道也盍觀諸行者之於路乎適秦者之必道於關也適蜀者之必由於川也適吳適越者之必浮於江於淮也古今一也未

有能易之者而道豈異於是乎虞廷之論政也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夫養民者豈今之人所不可與士惟甘於流俗不復以聖賢爲師於是功名所就去古人遠矣則民之不被其澤正以士不好古之故也古之道何戾於今而人顧非之哉吾嘗求好古士於賢科盖於江西而得涂君賓賢焉君勤敏而文言動無所苟自待甚偉人以是迂之而予則以是重之往者　之歲承制爲令于江陰江陰常之大邑也民繁事劇最稱難治而君爲之不事鈎鉅不設城府不尚惠文柱後一以誠心直道

久而上下安焉今又以其績考于吏部闕於天子而徵用有日矣以是觀之則古之道其果可行於今邪否邪比日予同年王維綱按巡來自江南予以循吏問首舉君對維綱良御史於人少許可而其稱君不容口盖必有所試矣予以是自幸知君之不謬而又以慶古道之將大白於人人也然予於君猶有告焉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古之人其設心如此是豈無所見哉盖必至於是則吾之心始安吾之責始盡吾之德始可以言明也已矣故夫汲汲於仕者非欲以榮其身也孳孳於進者非欲以肥其家也居崇陟要則喜而不能無者非以其祿之厚而勢之尊也已之所期與人之所以期之者其重如此則至樂之中得無亦有至懼者存乎君之選任江陰也鄉官曹工部元孝輩以贈言屬予且曰此固吾今之意也予既好君而又辱君之好知其居崇陟要之有日也敢復以古人之事業期之君其諒吾心哉

呂氏遺書後序

右藍田呂氏遺書吾丹徒李尹震卿之所刻也合

鄉約鄉儀爲上下二卷鄉約舊傳於世而鄉儀則自震卿始序於遂菴先生楊公者詳矣比又請予書其簡末予以爲君子之學必成已成物兼至而後備使徒潤諸身而不能及於人或及於人而不能使人人皆淑則所以成已者猶未成也古之人不獨善其身而必欲兼善天下意正如此和叔始學於橫渠繼從二程夫子遊易直強明嘗以聖門事業爲已任橫渠以禮爲教和叔嗣其學將援是以善俗且欲身覩見之二書之作盖以禮教人之極正成物之一端秦俗之化和叔有力其以是也

然則今日此編之刻又安知四方無好禮之士如和叔之化其鄉人者乎夫禮禁於未然之前而法禁於已然之後法僅制其外而禮則深格其心其功之淺深較然也譬之有身法者攻疾之藥石也禮者養生之膏粱也二者皆不可廢而膏粱養生之功為尤大世之民牧顧忽焉而不講何也豈移風易俗使天下之人回心而向道類非刀筆筐篋者之所能歟吾於霞卿有所感也霞卿亦藍田人為吾丹徒六事具舉之餘尤以風教為急鋤豪奸敦孝義恤孤窮表忠烈使民俗丕然一新豈將進

民於禮歟以君所為考君所存其於呂氏之書不有合乎他日大用於時舉此以達於一國於天下驅末俗而還之古禮讓之化又豈獨吾丹徒之民之被其澤而已邪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治而至於以禮君子之能事畢矣吾又於霞卿有所望也予久廢筆硯乃今樂為之書蓋亦欲為民牧者皆知以禮陶民如吾霞卿也

會試錄後序

正德六年春二月禮部會試天下士　上特命大學士臣忠主試而臣貴亦濫與焉事竣僉以兹所得士行對　大廷第進士則服有官政公卿輔相寔自兹始乃刻其姓氏并其文之尤粹者為錄以　獻且以傳示天下臣貴宜序其後竊惟自古帝王代天理物以圖天下之治未有不以得天下之才為急者顧其取之之制代各不同然莫有重于進士一途焉蓋天下之選也夫天下之選固將以天下之士望之而天下士豈易言哉然進士不以是自期則亦不足以為士矣我　太祖高皇帝之有天下首表章六經使聖賢修齊治平之道一旦大明于世學校非此不以教科目非此不以

取凡詞賦一切不根之說悉屏不用　太宗文皇帝又修性理大全諸書以嘉會四方則夫以天下士望于天下之學者固我　聖祖　神宗之意也天生斯民其左右輔翼之責寔惟賢智是託故凡天下民物有不一得其所君子必怵惕惻隱思有以濟之蓋非特其當然而其責亦有不容辭者則學而至於稱天下士以慰斯民之望者亦上天之意也嗚呼士之自挾者其重如此而顧於科目焉求之今日之事其關於天下之治不亦大哉臣以是懼校閱之際惟慎惟勤務求其人以仰

訓我　皇上側席之心以爲恢弘治道之助雖其一日之文若不足以盡其所蘊而其終身志向之所在固亦可以預卜而前知也根茂者其實遂膏沃者其光華乃若言不本于道而能自顯於人人者世寧有是哉或謂以文取士類多大言無當竊以爲未然夫伊尹堯舜君民之志見於應聘數語傅說四海仰德之功見於對揚三篇而謂言不足以得士而可乎諸士子既登名是錄天下之人望之誠有若景星鳳凰之爲瑞者不以天下士自期待而奚以哉所謂天下士者非他伊傅之徒是

也尚以其著於言者允蹈而實踐之不徒以膺天下之選爲榮而必以慰天下之望爲慊不徒以得天下之名爲幸而必以成天下之治爲難務期格天之宏勳綏民之偉績上與伊傅並而不得讓焉則人人曉然知天下士果不出於賢科之外也徹不偉哉愚不佞謹以是爲諸子勸

正内編序

恬菴元配王繼配夏兩夫人既相繼早世子女皆幼稚未學内無陰教之助予竊懼焉比已遣懋仁出就外傅業詩書矣顧諸女面墻不關於職恐習與智長他日于歸失禮於君子則兩夫人之目不且不瞑謝病以來間念言易入而感人深者惟詩教爲然乃取毛詩關雎以下諸篇及近世韻語有關於内則者輯爲二卷而仍以經傳格言先焉以爲誦詩之地共三卷爲内篇自荀爽女誡而下言或有所未粹事或止於一端雖非經傳格言之比然亦皆有家者所不可廢又得二卷爲外篇總名曰正内編以授兒女子輩俾朝夕講習誦說庶幾入耳觸心之餘感發興起將亦有慕古思齊之益乎君子以身爲教不言而信予乃欲毓材養正於

言語文字之末身教之道蓋有慊焉是可愧也雖然文王大聖也以一識百太姙教之孟子大賢也三遷學宮孟母實參焉古者師傅保姆之訓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蓋無適而非教者惟其教之周而養之豫此所以日漸月化亦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非天之降才獨殊也然則言語文字之教亦豈可廢哉爾輩其尚金玉此編服膺勿失使身端化行而福慶咸集則予纂輯之勞不徒然矣

會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十有二年爲正德丁丑復當會試之
期春二月禮部尚書臣李遜學侍郎臣石珤臣王
瓚以考試官請　上命臣貴臣清往主校文之
任同考則洗馬臣霄侍讀臣銑脩撰臣臯編脩臣
嵩臣深臣棟臣朴臣襄檢討臣臯臣惠臣維藩都
給事中臣泰給事中臣臣臣夔郎中臣淵臣達主
事臣道監試則御史臣宗儒臣啓充暨諸執事皆
推擇惟允時臣貴以疾在告方疏請謝事　上
慰留未允而又遣醫來視恩至渥也尋承是命則
拜手稽首曰求賢　國家重務莫有急焉者而臣人

誼忠報國亦惟此爲大是惡敢辭乃力疾事事襄
者辛未禮闈臣貴實承乏主試事嘗得盡觀天下
之文今獲再至再觀較諸前益有加焉擇其純以
俟　宸斷得三百五十人蓋于時就試之士三
千九百有奇雖言人人殊而其本經術達治體類
皆彬彬可觀誠有取之而不能盡者嗚呼盛哉夫
天下未嘗無才而所趨實係者時前代取士非止
一科進士之科唐宋始重然自他途顯者尚多有
之我　祖宗臨古定制養士於學校而取之一
於科目四海嚮風故凡材質之秀而志於用世者

莫不趨而歸之天下無遺材焉　皇上懋昭大
德守成右文所以鼓舞招徠之者又與日俱新則
人才之衆多固勢所不得不然者豈才之盛哉特
之盛也雖然　國家之所望於士者則厚矣古者
治化之盛莫過於虞周舜之臣五人武王之臣十
人孔子亟稱之曰才難則夫所謂盛者固不惟其
衆惟其人耳而士之所以自待者又可輕乎孔子
曰事君先資其言并自獻其身以成其信今茲所
試之文固諸士子自獻先資之言也而果能一一
以成其信乎今夫堯舜其君而使無一夫不獲夫

人能言之然君子莫之許而獨謂伊尹爲然豈非
其爲德爲民功業所到眞能充其志以信其言故
耶今諸士子論道必曰堯舜論治必曰唐虞凡百
家功利之說一切屏棄不齒其言美矣其志亦略
見矣不知登崇之後果能充其志以信其言如有
商阿衡否也夫有其言而無其志是謂自欺有其
志而行之不力是謂自畫二者之弊生而人才視
古益遠甚矣士而以是自處其如　國家求賢圖
治之意何哉夫以　國家重務莫急於斯而微臣
區區圖報之忱又以此爲大也敢弗愼與如得其

人則不惟　國家之慶而貴等猥承任使之責亦可少塞萬有一焉徒得自欺自畫者而無俾於上下則不職之愆亦何逭哉貴用是懼比試事告成既錄其言以獻於　朝矣而又爲是說以勵之

送包華甫序

弘治紀元春二月包君華甫來自京師省其先祖墳墓之在吾瀏者遇其宗人情愛殊篤事既將還戒行且有日其姻黨某人輩屬其行索予文識別予惟人生兩間未有不愛君父母者然徒知父母是愛而不知推父母之心以重先祖體先祖之意

以仁其宗族其爲孝也淺矣且夫自吾身而視族人誠若疎遠迥其源而觀之其初則兄弟也兄弟其初則一人身也果疎遠乎以故古之仁人雖人無不愛愛無不周而於睦族也恒先之而不敢後焉蓋必如是而後可謂善承先志而於孝子之事庶無欠矣然自德色誶語之風浸淫於人之處其懿親者尚或不無悖德賊恩之誚求能仁於其族者幾人哉今君不憚跋涉之遠來拜其先世墓而洋洋薦時食恍若承接言貌視其宗人于于怡怡眷戀不忍舍去非眞能厚於其孝者哉矧君簡默

誠朴不於世好徵逐而文學辭章又盛爲縉紳所稱引弱冠時已領薦書則其所得者又匪直吾所云云矣予聞君系出孝肅公後孝肅官仁宗朝直節精忠人人所宜師法而爲其後者則尤宜思所以世其家而不墜君既領薦書則其對　大廷登膴仕不復年矣充崇祖敬宗之心思有以上嗣乎孝肅之風以正道匡天王以仁政澤天下不特善事其親也乾坤之宗子有相天下之同胞舉安而事天之誠亦庶乎無愧矣君其勉之哉天下之羨君後世之慕君者將在玆矣又豈特取譽於鄉邦

而已哉某之請既不置而君之於予尤相善也予是乎書

成菴文集卷之九

戒菴文集卷之十

記

表率一方記

表率一方云者今南京刑部尚書浮梁戴先生提學時所受勅語也蓋先生初爲御史嘗督南畿學政及其副憲于陜也亦如之故祗承　聖諭如此君子謂先生能對揚　天子之休命無所媿也宜有以記之且兩方之人才茅拔彙征以上助我聖朝熙皥之治者于今爲烈其于治道大有關焉其功亦不可以不紀也於是門人談詔趙寛屬筆于貴貴固承先生表率者也其敢以不文辭顧惟見聞寡昧恐無以窺先生之大乃請其詳兩秋官曰先生之校藝也燭奸弊不容毫髮品弟人高下于其友朋素所指擬者一一不殊其明若是茲其所以異歟貴曰是則然矣然是固有以藻鑑稱者其功弗若是烈也願聞其他兩秋官曰先生考試之嚴如公試然不徇請謁而人亦不以請謁至其公若是茲其所以異歟貴曰是則然矣然世固有以直道名者而其功亦弗若是烈也願聞其他兩官曰往時士子多梏于專經自先生教之讀史

而人知以博古爲能往時士子騖詞華而遺本實自先生取人必稽其素履而人知以修德爲賢其法之良如此茲其所以異歟貴曰茲不可誣也然世固有行之者而其功亦弗逮焉何也兩秋官俛首以思未及對貴乃起而質之曰先生嘉言懿行蹟更僕不能盡而一言可蔽之者其誠乎誠能動物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矧斯任也有師道焉而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先生學惟務於自得德必本于忠信言之如其所行所令未嘗反其所好則其妙轉移鼓動之機者固未嘗專恃乎其外也作人之效所以特異夫人者其以是哉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吾于先生乎驗之兩秋官以爲然遂書之以示來者先生號松崖天順甲申進士由御史爲副使爲按察使爲布政使爲副都御史爲刑部侍郎以至今官皆有政績聞于時然觀乎此則亦可得其槩云

補卜地記

先妣太恭人既荷　聖恩命有司營域兆小子貴寓書廣信賈守爲致周君天章來卜地于馬灣山之麓穴既阡矣而荒迷不能事事議久不決嘗

三卜之皆以吉告論者猶云云不已九月望乃齋沐命丁生瓚以周易筮之得觀之晉四五兩爻變占法兩爻變者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下爻爲應五之辭曰觀我生君子无咎四之辭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時朱生禮費生玄執事在側皆以爲吉沈生魯潘生浩繼至其言亦然卜者王錫以龜將決之亦吉曰是地也穴正龍眞群山翕從四應皆善五害不逢江流玄武泉水會同子孫螽螽受祿無窮其佳城乎議遂定貴謹泣而識之不敢忘

遺哀亭記

安慶守周君大猷之知易州也部使者屢以其異政上　上以股肱郡當異數乃錫誥以寵嘉之由是得贈其父爲奉直大夫直隸保定府易州知州母爲宜人以爲天下守令勸時弘治十年丁巳也明年君爲南京工部員外郎請告南歸省先墓乃作左右二亭於墓前刻其所得誥命於左而名其右者遺哀亭揭其誥命之文而云然也又二年君再起爲刑部郎中請予爲記又三年君有安慶之命則亟過予中前請益懇且曰吾父之生且老於衢也於人無敢比也然所與游者衢之人亦從而親之無敢惡也然所不與游者衢之人亦從而憚之咸曰此吾鄉之陳太丘也而贊吾父其若此也其於吾母則甚宜之曰此吾家之桓少君也而吾父之重吾母其若此也是宜生食其報而洪也不肖數困場屋比叨升斗甘旨粗可備而二親則不可作矣風木之感其能已於中耶此吾所以伏讀　聖制而竊有慨焉故以名吾亭以識吾痛言已淚下如雨予亦爲之泫然因慰之曰子之祿雖不能逮其親而其　恩光之加於親者亦多矣

且子之鄉誦法孔氏者何限然卒能第　黃甲者幾人能列官大夫以領民社之寄者幾人能舉厥職保令譽承　天子之異數以上及其所生者幾人是吾子雖不能養於生前而實能榮於沒後其所獲亦多矣遺哀之云雖吾子一人之至情而其榮若是又豈非衣冠之士之所共慶者耶大猷猶泣不已予復告之曰親壽之短長　君恩之蚤繫命也此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也無已則有一焉君子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吾聞之古之善思其親者如此

而未聞其以終身泣血爲也吾子思仁好義求福不回牧民有愷悌之稱讞獄有平恕之譽其欲不辱其親舊矣今之出守大邦以爲六邑民物之主也苟挾是而不變則澤日流名日光高官顯爵日至 綸綍之褒嘉且將階升焉九原有知將不自慶其有子也哉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請以是爲吾子圖之君乃收淚而退君吾榜進士名洪大猷其字也素善予予知其行必掩其言也故并以是附書之以塞請

楊元性初冠禮記

正德癸酉秋九月二十六日辛卯今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邃菴先生楊公冠其孫元于京師寓第先期卜禮部尚書東川劉公仁仲爲賓東川辭公遣介以書固請東川乃復書如所介至期詣公第禮部員外喬宗本大爲之贊兵部主事于湛瑩中侍公爲擯其諸執事則吾淵孫貢生瑾充焉朝紳大夫來與禮者吏部侍郎敬所將敬之東沂王廷采禮部侍郎悔軒李希賢寧菴吳克溫暨尚寶崔少卿世興李司丞繼伯皆盛服胥會貴以門墻義切雖孺子懋仁亦辱召隨侍觀禮其三加諸

儀率遵紫陽朱子所定有弗能同者冠裳帶履黎用今制盖儒巾襴衫絲鞋是今諸生釋菜之所服故於三加用之亦古禮彌尊之意也其祝詞始加曰月維授衣卜曰孔吉振振公姓始加元服小子有造敬明爾德以介眉壽錫茲祉福再加曰穀旦于差月維其吉俾爾戩穀載加爾服淑愼爾止其儀不忒於萬斯年宜其遐福三加曰維茲令辰濟濟多士咸加爾服以燕翼子介爾昭明必恭敬止永觀厥成用錫爾祉醮曰爾酒既旨有飶其香拜受祭之以定爾祥受天之祜申錫無疆字冠者曰

禮儀既備吉月令日昭告爾字古訓是式髦士攸宜服之無斁我求懿德永錫爾極曰元性初甫亦與古詞不同然紀事錄實重成人之責則東川尤爲合禮雖不同猶同也當是時公以名德重望爲世儒宗一言一動四方則焉矧當令辰舉嘉禮斟酌適宜儀物交盛東川又以大宗伯爲重賓凡與斯會者又多名公鉅人賓主終事肅肅雍雍無有一愆於度宜其觀者動色聞者興嘆咸以爲斯文盛事絕無而僅有也於此可以見公之所以統百官均四海副天下具瞻之望者盖有道矣元甫成

童行古禮作　應對彬彬可觀又可以見公之家
敎有素而元他日德器之成就不可量也冠巳東
川旣為字說致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西涯先生李公又為箴勗之其詞有
云名爾者祖字爾者賓祖名從乾賓字從仁其則
不遠愼書爾紳蓋以公之勳德東川之學行願之
也故并記之不敢違且以見冠之有箴自西涯公
始也

遂菴記

都憲楊公先生嘗以遂菴顏其讀書之室而因以
為號貴先生門人也竊疑先生以是名菴固以其
室之遂也而遂之義果止于此乎嘗聞之古之學
一今之學三而遷於異說者不與焉精訓詁謂之
遂于經工詞章謂之遂于文從事於儒者之講習
謂之遂於道是三者皆吾徒為之也而先生之所
志乃惟在於儒者儒者之學固古之所謂學也夫
古之君子以其耿然之身而所以能神明其德與
天地同其變化者豈以其所禀獨與今人異哉亦
曰能不失其本心而已夫心也者神明之舍而萬
化之原也羲之畫禹之疇堯舜之授受湯武之征

伐文王之易周公之禮樂其出日新而無窮本然
之量蓋如此其遂也學焉而欲復乎此者必深造
之以道而主之以靜及其至也至靜之中萬化出
焉夫然後天地之化生生而不窮者在我矣遂于
道者蓋如此而孔孟心法之所以相傳實亦不能
外也自孟氏沒二者興而一者始晦其間惟漢諸
葛孔明庶幾焉故其言曰非靜無以成學而說者
猶恨其雜而未純夫孔明固三代以後一人而已
而猶以為未純則純焉而能遂者又當如何耶矧
二者之學其初所以致其遂者亦無以異於儒者
之用其力也然要其歸卒不能與儒者同其大焉
蓋其糟粕之嗜輪轅之飾適於一而未能會於萬
其為遂也淺矣此俗學之弊可慨也先生幼以奇
童被薦讀書翰林登甲科官近侍聲名重天下而
志有不屑於他途乃毅然以斯文為已任講明正
學思以淑諸人而其責之已者其重如此故出督
學政則大收作人之效入為奉常則仰贊　明禋
之禮隨所任使無一戾於道者今又奉　天子
命將往督馬政于西方詩人稱衛文公曰秉心塞
淵騋牝三千夫馬之盛於人心何預而詩人之稱

如此其知所本矣其曰塞淵是亦邃之謂也馬政於先生不足爲亦將於此觀焉貴承命爲記固謝不敏敢復繫是說於後

承德堂記

承德堂者黃君汝寅之所作也黃世爲溫之永嘉人有田數頃屋十楹其業耕讀爲善族尚矣至汝寅不幸早失厥考業遂落田屋皆弗守汝寅懼乃日以幹蠱爲已責握勤履辛銖積寸絫者餘四十年始克再成有家乃重搆茲堂爲賓祭之所蓋視舊貫加宏焉而田之既失者至是亦復落成之日

客有舉觴爲汝寅賀者謝曰此非予所能吾先君子之餘慶也客曰善繼述而不忘所自仁人孝子之心也盍以承德名之汝寅曰諾茲固吾志乃榜其堂如客言時弘治辛酉之秋也正德丙寅予丁先夫人憂還潤汝寅遣其子鐸來奠因請爲記予時讀禮以不文辭比來京數年人自溫至者汝寅未嘗不以記懇曰者其族姪貢士選來復申前請且以伻至若必欲得予文而後返者予奚言以答汝寅之厚望哉夫莫爲於前後將無述莫爲於後前將無傳是二者皆非有德者莫之能也黃之先

其世德之詳予不得而知也而汝寅之爲人則有可得而論者我先公嘗言吾官溫時黃氏子年甚少乃能操筆墨游我門下夙夜匪懈畏法如威吾甚愛之亦甚器之比先公解組歸汝寅問候之使踵至歲時數致水土物爲壽久益不衰先公歿事我先夫人亦如之慇懃繾綣之意雖家人父子殆不是過嗚呼世之感恩圖報能如汝寅之忠厚者幾何人哉夫人必能孝而後順可移於長汝寅之所以事長者如此則其所以事乎其親者可知矣家成而歸慶于先是豈聲音笑貌爲之者比哉選

又稱汝寅樂耕隱處如麗德公賙卹貧匱如原結均平量衡如李珏陳天福之流其言當不誣豈古所謂一鄉之善士者非耶吾知茲堂茲名之稱情其純孝雖特書之可也雖然慶德之應也德有遠近而慶隨之惟影響黃之德積於前者汝寅今既有以承而嗣之則其慶方且繩繩繼繼日引于不替即以稽田考室之事譬之汝寅于此田既敷菑時惟陳修疆畝之秋室家既勤垣墉侍惟其塗塈茨之日若乃載播以稷載堂以搆將不有力半功倍大亨其成於方來者乎汝寅有丈夫子四人曰

鍾曰鐸曰銓曰鉞鍾工書篆詩亦可觀今爲社學教讀鐸府學生敦篤有志屢舉於鄉矣銓力農以養鉞習醫以施亦皆有克家之譽吾故以是望焉亦以汝寅之德之遠卜之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請以是爲茲堂頌且爲其子若孫昴焉

瓊林宴歸圖記

予年友蔡君懋成嘗持一軸示予曰此瓊林宴歸圖也日者有工畫者作是贈予兄弟其意榮予也予受之弗辭非以自榮也將以自警以圖報稱地也子盍爲我記之則所以警予者無窮也懋成聰

敏而文予嘗重其人而凡習聞乃兄懋鄰之賢意其中必有過人者今以其言質之良信惡得無說以張之乎夫進士之重于世也久矣宋太宗宴進士于瓊林苑賡詩迭和披其尤者進之恩寵赫奕斯文用光故世之語進士之榮者必首及之　國家恩榮宴其制也當是時至謂之白衣卿相有不由是進者雖位極人臣終身以爲歉其重於世也豈特今日然哉儻瑰琦之才於是乎興公卿輔相之賢於是乎出非堪輿之秀傑其何足以當之國家三年一會試中式者不過三百人多或至三百五十人而止蓋越數州而不得一人焉者有之曠數十年而得一人焉者有之窮鄉僻邑自開科詔下而不得一人焉者亦有之其難也如此今乃於蔡氏一門得二人焉嗚呼亦異甚矣懋成與予同榜而懋鄰實舉進士於丁未相去後先一科耳夫舉進士魚貫而升固事之異者而出於一家則其異加甚矣不特一家而又出於同產之懿親則其異又加甚矣懋鄰以詩經舉懋成以禮經舉則其庭訓之功亦因以彰其異不尤甚乎夫瑞氣蒸而爲異嘉禾之同潁瑞木之連枝其於世初無重

輕者人亦喜譚而樂道之謂其於盛世有徵焉故也雙璧並顯若吾懋成兄弟者是豈一草木之祥哉吾於斯圖蓋亦因有以仰窺　國家人文之盛矣懋成昆玉不以是自侈而方以是警以求圖報稱地其識見之超卓視夫走馬看花以一第自多者賢不肖何如哉人必有所警而後有所成以懋成昆玉之才之美而又知此其進也孰禦焉芳聲偉績吾知方將駕二宋兩蘇而過之圖凌烟圖昭勲安知不自是圖肇乎若夫大書特書不一書以爲二難傳予雖不文尚當執筆以遲之懋成工部

主事今爲刑部員外郎懋隣刑部主事今爲工部
郎中

戒菴文集卷之十

戒菴文集卷之十一

碑記

勑建玄福宮碑記

正德十年夏五月玄福宮成 上既親御宸翰爲文礱石以示久遠又以成績之詳不可無述則以 命臣貴臣貴拜手稽首言曰臣以菲才待罪文淵閣記事垂遠職也顧臣愚不敏未知斯宮創建之由與其歲月財力所出敢 請乃 命御馬監太監谷大用具其事以詔臣謹按 孝宗敬皇帝臨御之十有七年嘗以御馬監黃土草場當

天壽山居庸關孔道之中凡我有事諸陵之臣與征戍各邊鎮將士每以無井告渴且無邸舍可依乃召御馬監太監苗逵即其地鑿二井仍建觀宇一區時弘治甲子冬十月二十二日也越二日本監太監寗瑾等復奏特 命太監班貴梅敏督理役事且命觀旁及其前各爲營房若干爲車店房若干以牧馬旗軍守視令其牧馬有暇以次供汲井之役十八年二月三日詔以朝天宮演法陳良禰與其徒八人來住是觀未幾 孝廟上賓工甫十之一二我 皇上即祚之元年二月五日大用

既掌御馬監事復于文華殿以前工請 上若曰我 皇考經國子民之政朕皆恪遵弗遹顧玆役寔遺志所注其胡忍廢乃命班貫等仍督工程尋改觀爲玄福宮陞良福左至靈兼住持事其徒陞尚泰爲住持又九年以今乙亥五月迄工宮之中正殿三間奉玄武神之所也其旁爲左右殿爲龍虎殿爲鐘鼓樓凡以間計十有一南北方丈及庖湢寢息之室凡以屋計十有二山門二重左右皆有角門門之前鑿二井甃石爲之泉洌而甘營房車房如兩方丈之數而加其二旗軍居之者凡七

十有八戶又給草場地十頃供香火茶瓜之費蓋自經始以迄今玆越十有二年工亦久矣而宮殿之雄麗室廬之完美制度之高廣靚深王畿近地鮮有若是其備觀者然役不及民費不煩于有司人無間然者臣嘗竊思其故矣斯宮斯役之興豈惟崇奉道教爲祝釐計我 孝廟之意固將以伸追遠之誠廣惠鮮之愛而我 皇上又能紹述而廓大之視彼前代太乙五時玉清昭應之建作無益以厲民傷財者不可同日語也自今觀之凡臣民之道于斯過者以歆勞者以憩行者無寒暑之虞止者無暮夜之警頌聲作而賢勞之嘆鞅掌之嗟不復有聞歷萬斯年如一日也嗚呼休哉我 孝廟奉先之孝恤下之仁蓋無所不用其情如此然微我 皇上聰明神武繼明紹聖又焉能終在 天之遺志以開大利于無疆也哉昔者啓承禹道夏治用光武績文謨周基益大以玆役推之則凡所以祗若而率由之者蹔可知矣玄武之神其護國庇民功德見於太和宮諸碑者不俟贅而 先帝仁孝之盛德與我 皇上繼述之宏功則不可以不著也臣用是推本 聖志所在謹書之以昭示來者

重修崇信縣學記

維崇信故有學在縣東北洪武初縣令王軫所創永樂改元蓋嘗重修而歲久浸敝地瘠役繁有司力不遑及用是迄於大壞廟宇學宮名存實廢莫享無所絃誦不興人才由是散逸我遂菴先生楊公既持憲節督學於陜大以興廢政振士習爲急爰睹其敝深用惻然乃命縣令劉君宗浩新之又爲請于巡撫張公搜羨餘得銀四百以資其費君拓地市材僦工備物若圖其私踰年而工成蓋其

迹雖仍故而經營造作功實有倍於創焉者于是教諭趙君傑謀謂不可無文以紀成績遂因涇州學正楊君捷來京以記屬予予固受學于先生者且紀載史氏職也用是敢誦所聞以勵學于斯者夫茲縣固古之崇國也風俗淳美意者以爲文王之遺化則然諸生其亦知文王之所以學者詩有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而究其實則君仁臣敬子孝父慈信以友人而已豈非萬物之理雖備於吾人而五品之倫尤切於所性故脩已治人之道莫先焉能乎此則天下

之至善得矣歛之爲翼翼之心而放之爲亹亹之問始之以雝雝之化而極之爲明明之功文王之所以大過人者蓋如此菁莪樂育多士濟濟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豈偶然哉我 國家建學立師表章經書一以明倫爲重固成周之教法也而育材之效乃若有弗類者何哉孔子蓋曰古之學者爲巳今之學者爲人夫以爲人爲心而乃嘐嘐然揚于外曰吾學文王者吾學文王者其亦厚自誣哉先生所以以振士習爲急爲是故也且學校弗修教法弗立鼓舞作興者弗至上之咎也學校脩矣

教法立矣鼓舞作興者至矣而用心不審自淪於常人之歸又誰咎哉雖然西州豪傑之淵藪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矧文在于茲乎吾知其有拔乎流俗而深造自得如周之秉文之德者出必自茲學之新始矣

滁州重修東西水門記

正德十四年某月滁州重建東西水門成于是巡按監察御史成君某太僕卿東吳毛君徵甫與其鄉石京兆君允升合州衛僚屬人士以落之千戶趙嵩時董其事謂茲役既成城若增高池若增深

萬年保障于是乎在不得名公巨筆曷以示後京兆君予年友也雅相厚乃爲道忱懇走使來請予文且爲出其書道創建之故曰維茲城建自有唐其來最古方九里而遠在 皇朝爲京輔重地其西澗貫城而東上下有關以通水出入此其舊貫也而春夏之交山水時發守者弗戒日嚙月衝二關漸弛而下關尤甚城亦壖壞不完蓋其歷年久矣人樂玩愒孰究孰思往歲流賊之警城幾不保嵩爲此懼比於正德九年白于巡按侍御江公猥蒙允信出廬鳳二府所積餘銀九百兩有奇委嵩

督工重加修飭効力雖切奏功維艱諺言秉之工乃中輟戊寅之春今侍御成君來按茲土百度既舉士民咸悅比閱視城郭偶及水關之故維時毛君暨少卿曹君汝學潘君仲魯及京兆君悉為誦其故君愕然曰此重務也工固宜亟乃自運籌畧不煩於官再增銀三百兩仍委蒿終之蒿心感知遇夙夜益勤不乇載而工訖凡兩關各建水門三圈高僅三丈廣十丈有奇其上磚城高亦如之濵關之岸與其兩岸之墻皆以石砌增新飾舊易腐以堅民不告勞財不侈費遵憲命也維我江公不

襲故常有以倡之於前維我成公不惑衆聽有以終之於後其有功德於吾滁甚大不有以昭之於義奚可此蒿所以薰沐以請而不能已也予聞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池險之大者民之安危實係之蓋為政之急務也而人顧易之何哉二侍御於此可謂知所務矣雖然前蒿而食祿于茲者幾人同蒿而食祿於茲者幾人君不之委而獨委於蒿乎責成是雖蒿有深慮長才而謂二君知人之明不過於人人不可也即是以覘其政則凡所以遏惡揚善者豈不犁然各當於人心矣乎傳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然則茲役之興其本固有在歟抑予於此尤有感焉今天下承平百有餘年矣天下守土之官雖通都衛府城守不完者在在有之其在縣邑豪家巨室一園池之費動至百千顧迄無城池以為民衛詰其由則曰財物無所出也彼其所以飾園池之美者豈天畀而地呈之耶其亦不思甚矣由是觀之則諸君慮人之所不慮其賢如何使嗣是者恒存諸君之心而不怠斯城保障之利雖百世可也

重修岳武穆王廟記

去年秋八月鎮守浙江太監王公重修宋岳鄂武穆王廟成維時左布政使王君紹右布政使何君天衢按察司副使張君璡都司都指揮僉事陳君璠各與其僚具書走使來請予文為記若曰王廟舊在城西棲嶺蓋王賜葬地也歷歲滋久浸失舊觀且其殿宇後臨山麓水雨暴作垣墉瀕壞逼隘圯剝非稱崇報享祀之意王公見而惻焉此宋忠臣也廟祠若此曷以妥靈曷以激後宜亟修之乃捐已貲若干鳩材僦工撤經武營拆故基而重搆焉創寢殿四楹于後視正殿高廣有加肖王及夫

人與其五子一女像于中扁曰一門忠孝忠以贊乎王孝以贊乎子若女也又闢前垣外接湖堤中立碑亭左右各建危樓如寢殿之數其餘殿廡齋墓亦皆煥然一新由是湖光山色照映金碧規制閎麗觀者起敬子慕其孝臣感其忠咸識公意益勸于善然是役也官不知費民不告勞維王感人之深亦維公向慕之至不可無文以示來者敢以請于執事嗟乎王之存亡豈特有宋興廢之機亦自古華夷盛衰之判也矧其厄于權姦齎志以沒有好德之心者皆將為之闡發幽潛以昭于世予

其可辭令之論王者曰善將兵曰義勇曰精忠報國是則固然而未足以盡王之蘊也王平生以恢復中原為已任高識遠略迥出諸將右蓋其定於胸中者素矣跡其論疏如曰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請上還京邇還北伐則中原指期可復如曰金人所以立豫蓋欲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休兵觀釁臣請提兵趨洛號召五路叛將豫且棄汴河北陝右諸郡可以盡復如曰錢塘非用武地願建都[illegible]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illegible]人人用命皆中興良策非取辦倉卒苟為

應敵之計者所能也昔韓信佐漢高滅項成一統之業不出乎登壇數語諸葛武侯與昭烈隆中之議他日之所經營終不外是自古英雄豪傑莫不皆然而其成功則天也使王遇漢高昭烈其所樹立當不在淮陰武侯下顧以高宗為之君姦檜為之相大功不竟謂之何哉蓋自是宋狩不北而中國盡左衽矣此豈王一身一家之不幸也哉史稱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剉于人卒以得禍嗚呼禍福君子所弗計也建炎靖康之際臣子不共戴天之時身已不有尚何利害之足計邪彼危行言遜

者君子處世之常道非人臣立朝之大節也且禍福有命世之人甘言詭隨求以免禍而卒得禍者亦豈少哉或又謂侯專閫外之寄當如介子之破樓蘭矯詔進軍迎復二帝然後請罪闕廷不當奉金牌之命以自止也是不然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亦惟其心焉耳矣即如所論則犯順蹈逆自比於叛臣之跡王之心安乎不安乎雖或唾手燕雲痛飲黃龍盡如平生之願王固不屑也或又謂檜以天子之命詔王王不奉詔則將聲其逆命之罪於天下捷書未奏而屬鏤之賜劍至矣王之奉詔

意蓋出此以此策檜則可以此論王豈知王之心者哉王之心知有君焉而已故寧其身之無功而不忍其心一息之無君寧其功名之不竟而務使其忠義一毫之罔缺何也心之所安在彼也或者之論乃計功謀利之私充類至盡雖跋扈叛逆何所不至淺丈夫有所不爲而謂王之賢爲之乎以是論王將再屈於九原之下矣乎故不可不辯廟經始丙子春正月落成於丁丑秋八月凡一年有奇太監公以內官監太監推擇來鎮浙土老成慎重雅尚斯文覩乎此舉亦可以知其所存矣

新建宗忠簡公祠堂記

忠簡宗公宋社稷之臣也名澤字汝霖婺之義烏人登元祐六年進士以對策切直爲時宰所忌調尉館陶流落擯棄者餘三十年靖康初擢守磁州未幾金人入寇長驅逼都城四面勤王之師逡巡前却莫肯先赴公時奉詔爲康王副元帥屢請督發而王之親臣汪伯彥黃潛善者阻之弗聽既而提孤軍獨進徒以忠義招來豪傑所向屢捷然亦坐軍勢寡弱諸道莫有助者卒無成功及高宗正位宸極公首入對言興復大計流涕慷慨繼被命爲京城留守外禦強敵屢出師破其衆內戢巨寇招下者不啻百萬金人畏其威自是不敢窺汴公方身任中興之事修立軍政丕揚威武以圖中原而復爲汪黃所阻凡有奏請輒抑不行憂憤成疾而沒蓋公沒而大事去矣此公出處之大節也論者謂公才略不世使當靖康危迫之日挈兵柄以付之一惟其所爲則二聖不至北狩殫慮畢志于建炎之初莫或肘掣則南渡不至偏安而齎志以沒國亦隨之而危公所謂社稷之臣者非邪夫有臣如此而擯棄弗用宋之不競竟誰爲之此英雄

之士所以爲之扼腕而痛恨也公嘗以罪羈置吾潤繼復有監酒之命沒且葬焉而潤故無廟正德三年江右侍御謝君琛來按是邦覽郡乘而嘆曰崇祀先烈國有彝典矧賢者之所寓止與其體魄衣冠之所藏而廟不創立於典奚稱且是邦東南諸郡之屏障在賢誠不可無昭示吾人者乃申舉河南楊尹進所奏列公祀典仍命郡守羅君循經營祠宇節推史君魯實董其事相地于壽丘山北朞年告成榜曰宋宗忠簡公祠因舊謚也既而羅與史俱擢去麗牲之石未有文者今郡守福建林

君胄始專使來謁余文余嘗聞之天下之分莫大于君臣而忠義之在人乃人所固有與生俱生不可解于心者而莊周氏乃謂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則似出于勉强不得已者此鄒孟氏所謂無君而深誅不聽者也以公觀之當其冒萬死以赴難違衆獨往孰不笑其狂愚而公毅然不少慴洎其艱關備禦震撼四至屹不爲動雖易簀之際猶連呼過河者三許國之誠死而後已是豈要譽爲名有所勉强而然者哉古之社稷臣若漢汲黯諸葛孔明唐郭子儀李晟諸賢精忠勁節照燿

宇宙以公方之所謂易地皆然者百世之下登公之祠拜公之像豈無聞風而興者乎侍御與我郡守諸君斯舉可謂有功於名教者矣貴潤人也嘗拜公墓而樂斯祠之有成乃述公平生與忠義之在人者爲我邦人告且復爲迎送神詩二章俾歌以祀公

伐鼓兮坎坎候我公兮山之坂公之來兮駕雲軿風淅淅兮雨冥冥公夷猶兮入新廟桂檀爲楣兮辛夷爲橑懷故都兮冲冲覧宇宙兮涕焉從對狼在郗兮鰐在渚皇不出兮公食無處靡羞絜兮薦余誠指北固兮奠中冷公不樂兮我心靡寧屢舞毋兮神醉神既醉兮欲返旆公之歸兮朝帝宫左朱雀兮右蒼龍荷　皇明兮錫純嘏奠江山兮永終古施我人兮寧厥居疫厲弗作兮禾黍于于我人報稱兮永無怠儼昭格兮神常在歌公德兮横四海

戒菴文集卷之十一

贊

御史吳公遺像贊

此吾潤監察御史吳公遺像也公諱宣字彥明別號鼓山樵者治尚書講究精確有時名學者多師之中王一夔榜進士觀吏部政時尚書鹽山王忠肅公於人愼許可以獨賢公欲用以爲其屬值御史員缺遂薦爲御史甫一年卒年三十八耳公爲人孝友尤以禮法自飭自爲諸生時每朔望當謁廟學必沐浴更衣而後往其愼如此兩居父母憂

雖已第進士足跡未嘗入城府甘貧約絕請託家徒四壁立宴如也人以是重公公之卒也院長廉其貧合助白金廿兩以爲喪費夫人張泣曰吾何忍受此吾夫生平未嘗妄受人一錢今乃受此吾夫之目其不瞑於地下矣生貧素死貧素分也吾何忍受此遂懇辭而歸君子於是又知公之教行於家也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夫所謂不爲者豈塊然無能與木石等哉擇之明守之固不爲則已一有所爲則奮然其不可奪矣嗚呼御史風憲也其任重矣非得篤行自飭之士孰能與於茲哉世之冠惠文者乃以作聰明騁智巧鼓威肆勢爲能官蓋亦末矣汲黯在朝而淮南爲之寢謀范滂攬轡而奸吏望風解遁豈假於聲音笑貌爲乎公之篤行自飭如此固所謂有所不爲者使天假以年則其論議之益　朝廷膏澤之流天下事業之光史冊豈直足爲鄉邦之光而已哉而不幸早世齎志以没悲夫予父先太史公與公爲莫逆交而公之子琥又予姑之子之夫也以故雖不獲拜公几杖而敬瞻遺像寔重仰止之思遂最其行之尤昭著者爲之贊曰

氣和而色莊外柔而內剛有廉貪立懦之操有揚清激濁之方考其學固已遡源於洙泗究其志蓋將返世於虞唐噫鵬方高而遽下麟甫出而旋傷豈天之好惡果與人殊亦將或留其未食之德而衍爲子孫奕世之光也邪

錢屋舟像贊

此吾友屋舟先生初筮仕時之像也蓋去今二十有三年矣夫質之於二十三年之前而行義已著驗之于二十三年之後而譽望益全則推之於百祀之上吾不知其與林孤山朱丹溪之所造孰優

侯之於百祀之下其誰不曰此潤州之高士豎代之遺賢武肅公之後裔而得易洞夫子之心傳者邪

論祭致仕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正李公文

曰卿純粹清和得於天賦文章德業光輔明時始進翰於詞林若無心於用世既專司於帝制猶自牧以如愚迨我　先皇中求良弼遂從人望簡置黄扉日告嘉猷允受股肱之託時當倉卒親承顧命之音朕嗣位以來適遵先志於予舊學倍任尤專雖嘗稍閒於匪人終益仰成於大老至於戡亂西鄙討賊兩河廟筭既于此而深資弊政復因之而改紀眷壽俊之在服方切倚毗顧累疏之懇辭難違高尚温公既老猶壓走卒之思明道既亡汎副後賢之望訃音來告良用震驚求念老成特從卹典載加窮秩肇易嘉名既勑有司爲營塋事復茲諭祭用示寵懷靈爽如存尚克歆享

祭西涯先生李公文

惟公文章山斗如韓退之通經學古如歐陽子朝野倚重身繫安危如裴晉公天不憖遺一朝奄逝嗚呼哀哉某以多病羸既不能隨衆稱觴於壽筵今又不能朝夕供事於靈几俯仰門墻徒增媿悼惟公英靈尚其諒之

祭少師徐文靖公文

嗚呼我　后嗣極何如設施堯舜之治千載一時登崇俊良屏出奸諛放斥老釋崇重詩書四夷來王庶績咸熙孰贊元化非公其誰　朝家柱石斯民父師後學山斗百僚龜蓍胡不遐壽用登期頤嗚呼哀哉清靜畫一漢有曹參我公慎法視參何慙休休有容唐有房相薦賢報國我公何讓宋有希文恤匱周貧我公義田有光若人亦有李沆明炳幾先我公同謚攷行則然惟茲先哲名世應期寥寥百祀惟公繼之亦或過之茫茫九原何日起之嗚呼痛哉尚饗

石齋楊老夫人祭文

嗚呼天祐　皇家篤生宰輔必有淑德中饋是主覩古賢相亦弗罔然閨門懿行交映簡編西蜀世家今則誰最新都有楊内江有喻喻生淑媛天錫良匹歸我楊公爰作繼室公位師相德望巍巍褒

封之寵冠絕當時自公退食采舉齊眉語及天下憂樂同之維堂有舅東山謝老祿養優游留耕則早舅曰孝婦樂我壽考諸子斯才堯叟其疇青雲接武中有狀頭子曰母慈劬勞莫酬維人所難鳲鳩均愛豈惟愛之有教斯在維古所稱采蘩僅僅豈惟敬事追慕亦隆通家所聞玆其大者動協圖箴餘莫能寫神明所相胡不百年公卿走弔訃聞九天爰有恩錫有窆有祭加有賻贈迥出常例沒齎䘏典生配元臣此榮此哀一世幾人草竊方平羽道如砥尚有王人護歸故里某等辱公契誼哀感寔同敬將薄奠拜以慰公尚饗

外舅王隱君像贊

胡作千心胸僞千言蒼梧翠竹風月無邊不諂不驕推倒湖山之豪傑無牽無梶逍遙洞府之神仙蘭馥遐人下有徵于積德攙陰滿地上何黍于象賢豈特際明時作賓于郡固將登上壽臍　寵于天詩云三壽作明如岡如陵小子不佞敢以頌我外舅先生

祭閣鄭州先生文

惟靈禔和毓秀絕佀超群襟懷洒落則月霽風光性行溫和則春熙玉潤才堪立政道可長民百里非大賢之路功名雖負乎夙心五柳匪折腰之儔歸興實濃於壯歲然子令孫賢餘慶鍾于蘭玉身安道泰多祥集于桑榆以此相方公復何憾某通家猶子荷德仰知聞訃震驚心焉如灸緘辭致奠莫罄中忱尚饗

祭丁㝢亭妻紀氏文

其開之君子以道充爲貴爲善爲樂此吾儒之家法非俗人之所知也若孺人者處士之女㝢亭之妻友閣之婦進士之母猶子有補齋之貴伯氏有易洞之賢諸孫滿前可謂有後壽近期頤可謂有年是究是圖不幾於全乎然而君子猶有憾焉者集千百人而得一進士集三四十年而始有今日祿養方來哀聲遽動賀者未出弔者已臨仁人孝子之心亦何能爲懷也某忝親交之末久有通家之誼其於孺人之樂既爲之樂而於令子之哀亦爲之哀卜葬有期乃不能臨棺一奠採薪之憂欲出不能伉儷之感以吊不忍僅遙致以薄奠仍侑之以此文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友顧有終文

嗚呼自子云逝于今一年端肅之容雅正之言龍蛇之書雲漢之篇悠悠我思不至我前嗚呼哀哉九苞鳳雛宜集天池羽翮雖就不瑞明時汗血之駒頃刻千里甫成霜蹄一蹶而止嗚呼哀哉子之心志我實契之道義之場交策並馳今子已矣孰知我悲子方含章不見施爲謂子博學謂子能詩豈無友朋不盡予知揭德墓道我不敢辭我臨子穴執紼其宜我而不能官守是羈寄此一奠豈哭我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補齋先生墓文

嗚呼今尚有中行獨復如我先生者乎蓋自紫陽而後聖學不明於世又三百餘年矣先生以豪傑之資承家庭之教特起於流俗之中奮然欲紹紫陽之道學必六經言必三代蓋將以上致吾君爲堯舜之君下濟吾民爲唐虞之世也嗚呼今尚有力以斯文爲已任而獨立不懼如先生者乎道與時違雖其經濟之業不見於當時而其退居里社慨正路久敝於蓁蕪憫冠裳將入於禽獸於是以道狥身日漸月化黜浮靡之辭崇理性之教復親迎之儀重居喪之禮使殊方之俗彬彬升於鄒魯

之盛而正俗之功亦不可泯也歲月既久風俗漸移鳳鸞梟獍騶虞狐狸人心或陷於禽獸學者或至於化夷使先生之功鬱而不彰而先生之志或幾乎息矣此非後死者之責乎非後死者之媿乎某幼掃門墻出登廊廟嘗官攻府忝預化機而多病菲才實孤　簡命懇於休退特許養痾出處之間敢言寡過九原可作其將謂何幸疾有瘳當卒舊業斯文之責固不敢辭而正俗之功尚懼有志而未能也敢因奠告庸布此心惟公之靈尚其昭亮

祭錢復齋墓文

竊聞之鄉有長者風俗乃敦家有嚴君子孫斯盛蓋德厚者流光形端者表正揆之事理何莫不然仰惟先生性本溫良學通今古不求不忮豈特吾潤之詩人古貌古心實乃盛時之善士畏威遠辱人皆曰復齋之心惟日不足利物濟人又皆曰復齋之功與日俱新蓋其日十二時時時向善壽八十歲歲歲皆春陰騭默定于懸壺之中慶澤乃流于蓋棺之後振振子姓濟濟衣冠或顯於中朝或榮於鄉郡矧有雛鳳翱翔雲霄故覲今日閥閱之

增光足見平生履道之有素宰木雖拱遺風尚存
凡我後生實深景慕況於令子如弟如兄松蘿之
好蓬麻之情通家至愛孰如我親我仕而歸亦獲
休只雖媿曹公感知之雄辭敢效孺子生芻之薄
奠惟公神在尚其歆享

祭聶節婦文

惟靈名門之女淑人之配失番所天矢心不二育我
駒菴爲克家子繼繼諸孫亦多良士予既有配女
亦有歸復成大宗閥閱增輝效菴之亡錢宗中折
朱顏如童綠鬢米雪心一少移門頽祚絕既仆而
興惟茲苦節嗚呼貞婦萬人一人全節以歸不辱
其親下見效菴何汗爾顏此心此節立懦懲姦人
皆有死孰有耿光名昭國史是謂不亡嗚呼哀哉
尚饗

祭化州楊公墓文

惟公六詔之英萬夫之望行符先正澤在齊民積
厚流光時乃天道奇才名德光于黌門惟我遂翁
實公能子我行我止師模在此奉以周旋亦鮮咎
訾翁之在朝體國如家乃不我棄同心是嘉翁之
在野與道休息我歸雖遲此心或一公惟元老四

海儒宗小子何知杖履是從報國無狀以是媿翁
我之明農于今三月西望松楸竭先修謁憂病相
仍不出戶庭瓣香之儀始克將誠門墻義重有懷
合宜至人不死公神在天尚饗

祭徐子容妻王氏文

勑封孺人王氏之柩道經丹徒於是病叟大學士
某特遣表弟莊資以素毛剛鬣庶饈之奠告之曰
吾與而翁親聯姻好而夫於我義重師生在京廿
載情猶一家忻戚相關奚啻骨肉我先夫人三過
孺人之室亟稱淑德宜享遐齡天胡茫茫降此荼
毒孺人既仙吾妻亦逝感時撫事寔惻我心既渡
長江姑蘇在望靈其有知無畏無恐嗚呼哀哉尚
饗

祭封少保楊公文

維天生賢有開必先翊我師臣福德具全維公之
生允矣非偶含章韞德大發厥後自公少年才絕
等夷首倡易學以覺盲迷策名賢科列職大行棲
遲散地佘王其聲既膺廷薦董學湖藩厥施弗究
貢于丘園最其生平永福不回如玉斯種如木斯
培徵于孫子式惟身教如木斯榮如玉斯粲孰不

有子子則孤卿容臺鳳閣惟弟惟兄有子則鮮況
又有孫賓興臚唱爲魁爲元在昔王氏三槐是衍
其在鄉哲莫盛者蘇王不以文蘇不以勳兼休濟
美孰踰公門公不自滿彌高彌卲手書庭規日嚴
訓告麟袍玉帶有赫封章曾玄拜舞四世一堂優
游八齡考終有俶身名俱榮是謂全福我心孔疚
豈爲公憾師臣在朕朝野咨嗟維我師臣爲國耆
龜其留與去身繫安危師臣不留有測帝衷公曷
尅遺俾孝爲忠師臣念哉[illegible]其來爲德爲民慰
公雅懷某早游龍門義切通家感知念德有涕如

麻師臣有命我銘公墓發揚潛遠蕪詞是懼岷山
在望悠悠我思寓忱一奠侑之以詞嗚呼哀哉尚
饗

祭補齋先生墓文

惟公天資甚異力學甚强任道甚勇制行甚方涵
養甚粹德性甚良志向甚古聞望甚光如玉斯潤
如金斯剛泰山北斗景星鳳凰天不憖遺哲人云
亡山頹梁壞于今五霜嗚呼以公之賢考百年
猶曰未然以公之德三槐九棘人猶曰道塞今乃
官不踰三壽才望五斯民無祿有憾曷吐某授經

維先築室已後德弛業荒誰執其咎誓圖自强不
敢公負嗚呼哀哉尚饗

祭春谷丁先生文

人亦有言作善降祥宜祥而殃是謂變常嗚呼先
生胡命之否紛紛蒸民公獨稚此友陶維父易洞
維兄姪維補齋世載德聲春谷之春賁慰我心起
其危亡採其呻吟身服儒行迹寄醫林有賢如此
匪古善士宜尊宜豐宜壽宜祉乃以疾毁又窮以
死嗚呼哀哉孰藝斯田而不有年孰鑿斯井而不
及泉物有然者天胡茫然豈信其後故嗇其前生

也安義死何憾焉某以姻末蚤承善誘凡今之人
孰如公厚公今既亡姊尤不壽我言孔悲公其不
知嗚呼哀哉尚饗

錢宗美像贊

居士生七十年矣謹士行修庶人之職聰明輕裕
夙夜理家政勤甚行步若馳終日觴客不倦顧淸
癯若不勝衣者或以鶴州稱之鄉評以爲宜予尤
知居士者爲之贊曰
君本無鶴鶴亦無洲斯人斯名惟德之休其處世
也不隨不激其自處也不忮不求貌雖癯而其神

不稿形難瘠而其心不憂堂搆擅光前之譽詩書啓裕後之謀是以稱雞群之野鶴爲陸地之丹丘知君者謂君爲高世之士不知君者將不疑君爲列仙之儔乎

祭陳介菴文

嗚呼國之大事莫難於兵俄頃變化存亡死生豈淺丈夫能悉其情於惟陳君天厚其質兵謀將略神尸鬼出爰自布衣起參戎機誠符主帥言不我遠荊襄既平俘獲纍纍犬狼跳梁擾我邊陲折箠誅之以張皇綱彼已出匣公曰姑止彼脅從者均

我亦子假息潢池宜貸其死坐俾充頑半還良民秋霜之景忽此陽春封及先亡祿傳後人匪勳之報報公之仁凡公在師無謀不宜從公則利違公則危嗚呼陳君庶幾國士行重鄉評兼通文史令聞孔昭亦鮮其比命之不祿今遽已矣尚有餘慶子孫受祉嗚呼哀哉尚饗

祭宗伯先生文

嗚呼死生變矣而公之所處死者從容周慎迥異夫人謂君子宜正其斃而全歸則不辱其親且以貪生徇欲爲[illegible]恥糾背對吏孥墮淚而沾巾蓋特有乎莊生濟物之智殆庶幾於曾氏易簀之仁則公之遺世也固不自以爲戚而予哀之愈久而愈不能釋者九原可作寧不反爲公之所嗔乎然予之悲亦非徒效兒女子爲也茅塞之疵孰我揮之蓬質之穀孰我規之經史之奧孰我告之彝倫之攷孰我資之蓋若濟而奪我舟揖上而斧我蓍龜嗚呼悲哉先正典刑吾鄉將由此而曰泯斯文正脉吾鄉將由此而弗支狐狸鼯鼪將昂首吐氣而無所忌祥麟瑞鳳方痛心蹙額而靡所依長江之流若變而濁北固之峙亦滅而卑嗚呼哀哉成均

有哲人其萎之慟臺閣有國士云亡之嗟朝著縉紳咸惜其位未稱夫所有天下之士亦恨其用未究其邦家此不但一人一鄉之不幸而其所以爲斯世斯民悼者寧有涯耶雖然文章可傳乎後世道德見頌於當時隆恩褒賜予 聖主遺慶方衍乎諸兒人孰不死備死者誰天之報公孰云有虧雖不足以續逝人九幽之德亦豈不足以慰吾徒萬一之私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太僕母夫人文

維年月日某謹以清酌庶饈之奠敬祭于王毋貫

氏夫人之靈惟先太參如周召伯生有惠政沒有遺澤伊誰助內夫人之德惟今太僕如漢黃香文名既著士行亦彰伊誰孕秀夫人之祥嗚呼女主中饋德不外傳徽于夫子于古則然于惟夫人女中之賢德既多有福亦孔全今雖沒矣又奚憾焉貫受知令子至久至深聞訃悼傷如喪私親式陳牢醴庶展哀誠尚饗

祭宗伯補菴先生費公文

嗚呼庭宇如昔日月不改吁嗟公乎今則何在公之所學妙契　皇王匪如經生傳註粃糠公之爲文根柢理道匪如曲士剽竊枯槁公之德性惟儉惟勤和而能敬簡而有文公之器量育材容衆馴伏獍梟長養麟鳳中既卓爾外亦備焉威儀棣棣望之儼然初試南宮爲天下先爰選吉士聲望誰肩遂陟史館信直彌堅校文禮闈登羅俊賢司業之擢　簡命自天人或猜忌公不乞憐坐是齟齬一官十年士則私喜時論稱淹既久而通官僚是兼今　上登極求賢席側時幸太學以崇孔德公任司成動如矩式乃講商書詞悉理直縉紳揚眉　當宁動色識公自茲乃專講職夙夜惟寅精

誠懇惻因事納忠庶可匡　國先皇實錄公仍與脩一身兩務人爲公憂公曰宜爾吾敢少休爰擢儲相賜賚繁優席未遑安改式春官匪試以政大拜之端遽以訃聞廊廟悲酸錫之祭葬　天恩汗漫嗚呼年僅六十壽豈云夭以配公仁人惟曰少位次八座志豈不伸以稱公德人惟曰屯民之無祿天實爲之山頹梁壞士將疇依嗟我愚陋久荷公知肺腑相示復何嫌疑載勤訓迪恤及我私或行或止匪公弗師公不予少來倩佳兒內逼慈命竟不敢辭我喪家室南歸幾時及再見公公顏已衰春孟吃逆我詢群醫醫云此疾高年弗宜胡爲少差卽趨形埒爰疾再作遂不可支我時候公公無怖詞生順死安吾復奚爲後事付子斯文在茲愧我無似懼負公期靈輀載道北風慘悽其情衷莫罄聊寄一卮嗚呼哀哉尚饗

祭易洞丁先生文

嗚呼高山巨澤弗田弗井烝爲雨雲覃被九州先生之功實則類此畜德不施成我羣士或官于朝上匡吾　君或外爲藩下利吾民爰彼處者亦足淑人君厥德美尤未易言闢閩正學世幾失傳不

有君子誰其紹焉詞章餘裔訓詁粃糠心契躬行斯文用光天不慭遺吁其可傷惟厥賢子爲　國琳琅抱奇負望孰之與亢公雖沒矣其存者長迂陋何知丞際仁師天地父母恩寔並之聞葬有期神奔情馳築室弗遂微官是羈誓竭駑鈍爰守遺規至人不死鑒此告詞嗚呼哀哉尚饗

祭吳克學母文

惟靈司徒公之介婦學士君之叔母夫君有靖節之風愛子有希文之志矧其無非無儀有祿有壽得正而斃復何憾哉某荒迷之餘言不能文敢述潛德之顯著者以薦一觴惟靈歆享

祭吳甯菴妻沈宜人墓文

甯菴儒宗豈人敢肩顧予無似猥同木天義猶昆季情若姻聯吾母有訓猶記昔年閨閣之秀宜人最賢閫儀內則靡不可傳歲時還往屢接几筵曾幾何時人事代遷吾母既逝宜人亦仙爰瞻宰木用增悵然溪毛澗水敢薦墓前尚饗

祈張仙文

某聞之昔蘇老泉氏壯未有子　嘗禱于神果蒙錫以二子曰軾曰轍爲國名臣神恩既嘉神名亦永百世之下侈爲美談某雖無似心竊慕之敬卜吉辰用申虔禱惟神懋乾坤德執造化機久而益靈有求必應伏望陰祐默相早兆熊羆子嗣蕃多書香不絶則某之志願足矣神之洪造其何敢忘若乃必求賢才如昔蘇氏自度淺薄則吾豈敢伏惟尊神昭鑒某下情不勝懇禱仰望之至

享堂工完告　溫州府君文

貴嘗建享堂今已落成其　欽領誥命并墓表亦已令士人章浩日夜刻石以次樹立夫不能致祿養于生前而徒以飾儀文于沒後此不肖孤所以摧心裂肝抱痛于罔極也惟我　府君尚其昭鑒

告先妻贈恭人王氏文

貴荷　聖恩再得贈爾爲恭人又爲我　先公建立享堂我恭人亦得以附享于永久嗚呼勤苦相成于幼穉之時而死生契闊于榮達之後青年妙質荒草寒烟俯仰乾坤曷勝悵怏九原有識尚諒予心

殮夏夫人成服祝辭

某與夫人荷蒙　聖恩歸休田里不意夫人舟次遽感末疾五月之內遂成永訣嗚呼痛哉某與子

某哀痛之極言不能文惟夫人順正之德義方之
訓宛然在目何時可忘有德無年天實為之猶幸
得返故鄉妥靈舊室衣衾棺歛少得如儀

薦祿米祝辭

惟我夫人勤儉成家立朝寡過內助良多智小謀
大雖勤罔功吾與夫人夙夜惶懼惟吾之憂緣病
轉劇惟夫人之病緣憂轉深顧　聖恩浩蕩既許
退休而負國餘殃遽延我室嗚呼痛哉茲以　恩
例頒賜祿米饔飧有具誰其同之敬薦一匙夫人
知之否嗚呼哀哉尚饗

祀安家廟變服告辭

某月某日貴之南還重建家廟工既克就禮宜奉
安卜以是月十七日舉行祭禮重念吾與夫人殷
勤起家積二十年乃有今日固將以上承宗廟之
祀下開子孫百世禮義之源今祠堂甫成而夫人
已逝孑然一身誰其我相撫時感事哀慟何如顧
惟宗祧禮重祖考分尊稽諸古禮今當暫用吉儀
而在鄙心實有不堪其戚戚者爾子懋仁繼世元
孫亦不敢盡用衰服見於祖考此固古昔之制也
夫人聰明賢達平生既以孝敬為心今茲之事其
不以為然乎敢率兒女以告

焚黃告墓文

某入仕中朝今逾十載濫承　簡命叨任內閣屢
官一品而我曾祖考八三府君特贈光祿大夫柱
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
姜氏特贈一品夫人祖考九八府君由贈禮部右
侍郎贈至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祖妣吳氏由贈淑人進贈一品夫
人顯考溫州府君由贈翰林院編修屢贈至柱國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顯妣范氏由封孺人屢贈一品夫人顯嫡王氏由
贈孺人亦贈一品夫人寵榮極矣潛德彰矣比者
某迂戇成性又多疾病效力不前自求休退乃荷
聖恩特賜俞允賜勑給驛許還鄉調理月米歲隸
又官小子懋仁為中書舍人某之無似何以得此
實惟我祖考餘慶之所致也抵家之日繼室夏氏
云亡病體益增久稽拜謁墓下茲卜吉辰特陳薄
薦瞻望松楸曷勝感愴惟我祖考尚祈昭格尚饗

祭易洞先生墓文

某入仕中朝今逾十載嘗叨　簡命參預政機多

病非才懇求休退特荷俞允給　勑還鄉出處之
間似無大過追惟淺陋非教曷因仰惟先生行高
月旦名重　天朝以經史爲菑畬以詩書爲法律
古心古貌渾然赤子之純時止時行允矣先天之
易清修苦節無媿古人剩馥餘膏曲成後學豈特
一鄉之善士庶幾三代之逸民具蚕坐春風久沾
化雨成我之恩亦同罔極顧瞻宰木寔惻我心典
刑雖遠光範猶存生芻之奠尚其鑒哉

祭外母王孺人文

嗚呼哀哉惟我岳母楊芬令族主饋高門貞心玉
潔淑質春温事上以敬撫下以恩有工有德有容
有言譽滿中閨慶流後昆乃生賢嗣爲時聞人家
之能子國之藎臣十年豹隱一朝蠖伸板輿愒養
期饗餘春訃音倏至舉室悲辛嗚呼珠生合浦玉
産崑崗有開必先矧惟萱堂世澤斯遠毋也不亡
嗚呼哀哉尚饗

祭謙齋徐太師先生墓文

惟公謨猷重　朝廷功業光史冊文章傳縉紳德
慶流後裔此人人之所知有不俟後生末學之贅
說也仰惟騎箕厭代于今十年國士之知何時忘
德茲因服闋供職有期敢絜一觴用伸素悃[illegible]
之秀爽不殊嵩嶽之儀容安在顧瞻華表曷勝慨
然惟竭忠誠誓酬知愛至人不死尚其亮之

令沈曾等昭告提學副使丁補齋先生靈文

謹令學生沈曾潘浩毛文錢汝誠敢以束香端帛
昭告于　尊師廣東提學副使補齋先生丁公之
靈嗚呼哀哉天之降毒於斯文一至於斯初愚之
聞訃也夜不能寐晝不能食蓋猶冀其無之及其
[illegible]也皇皇望望既信而疑氣鬱陶而詞不能文心
摧裂而筆不能持所以自夏而秋而冬而春未能
馳辦香於千里徒日日南望涕泗而齎咨嗚呼哀
哉尚忍言之尚忍言之我易洞翁之善慶子孫千
百人猶曰不足胡舉家之沉覆我先生之道德三
公百年人惟曰當然胡官止於四品壽止於五十
而又不得考終於鄉園嗚呼哀哉其果然耶夢耶
傳之非其眞耶豈以天之好惡與人殊耶抑窮通
壽夭自有一定之數而莫之移耶先生嘗曰正學
何負於人而舉世惡之正學何辜於世而舉世非
之由今觀之豈獨世人之所不容爲鬼神者亦將
然耶死於嶺南死於强仕死於外藩亦已甚矣而

又溺於淵又及其室又并其子孫臧獲幾無遺者使非一息之尚存絶千年之宗祀矣其禍之慘一至於此彼蒼者　天竟何爲哉嗚呼尚忍言之尚忍言之極先生之志盖將爲孔爲孟充先生之道盖將爲伊爲周中行獨復於衆醉群汚之中立身揚名於萬死一生之後其窮而困也則小夫憸人得以飾非而籍口及榮而進也則正人君子方爲之吐氣而揚眉盖其一身之榮辱關乎一時正學之興廢一身之窮達係乎一方爲善者之避趨是雖古今一息物我一身達人大觀本若浮雲而爲

吾鄉計吾道計者又烏能已於痛哭流涕而沾襟耶嗚呼哀哉去年春初兩領教翰謂旬月之後文旆來京方掃一室於中堂將質群疑於函丈引領奉俟以日爲年嗚呼孰知綸綍之求訣之辭摳衣之慶翻成叩杖之悲耶嗚呼哀哉先生之門雖非一士受知荷教惟愚則深然則銘先生之墓吊先生之孤輯先生之文以垂不朽愚雖不敏敢負此心不亡者存先生其知之乎嗚呼哀哉尚饗

南村沈文璣像贊

家之嚴父郡之大賓　國之逸士鄉之善人半生餘不知虛僞滿腔子都是陽春

居士沈南村今年七十三矣黃髮兒齒既壽且康論者以為天錫之福其子魯為吾門人既寫壽容請予題贊予固重居士者遂敬書之盖不特為沈氏父子交游之故也

沈母李孺人像贊

吾觀乃夫則古逸民之徒吾觀乃子則古吉德之

士非其佩淑德之盛惡能享福祉之全雖窮則遍終當致禄養於五鼎惟仁斯壽顧不綿遐筭於百年耶

居士之配李亦有淑德故吾鄉論母之賢者多以孺人為首稱魯之德學過人其慈訓之功不可誣也矧年已登七十而康寧與居士等將亦天之所助耶因併作沈母贊

戒菴文集卷之十二

墓誌銘

明故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王公墓誌銘

正德五年庚午春三月兵部尚書缺　上用廷臣薦以王公敞爲尚書統天下兵政未幾叛賊何錦挾宗室寘鐇反于寧夏殺鎮巡重臣僞置官職招誘諸鎮兵索地圖勢甚猖獗公仰贊廟議出兵討罪起邃菴楊公爲總制易置陝西諸將分別無罪族屬有協從者不治甫三月逆黨伏誅寧夏平

當是時逆瑾方播毒人心恟恟震恐微公與二三元老鎮之以靜協心同力舉薦得人而處置中幾宜其戡定廓清未必若是速也公之功可尋常視哉無何公懇乞休致乃賜勑給驛還鄉命有司月給米歲給輿夫以示優寵時正德辛未夏六月也又四年卒訃聞贈太子太保賜諭祭者四命工部營北域皆異數云其年　月　日公之子會將葬公上元縣山東之原乃走京師以其同鄉按察副使沈君狀請銘予雅與公善又其事有繫於天下國家者銘不可辭按狀公諱敞字漢英別號竹堂其先浙之衢州西安人洪武初以尺籍隸錦衣衛遂家南京曾祖國祥隱德弗仕祖寧父忠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祖妣祝氏妣張氏贈夫人公少敏警選爲應天府學生有時名提學御史戴公珊婁公謙俱稱爲國器成化庚子以詩經薦于鄉明年辛丑中會試第三人賜進士出身乙巳授刑科給事中出閱四川建昌松潘諸鎮邊儲稽覈有法軍餉賴焉還上便宜六事其一言建昌往時歲起礦夫若干今事既革而夫尚爲權家所占請罷免從之丁未陞工科右給事中弘治戊申　孝宗即阼賜一品服使朝鮮國其國主令陪臣出女樂燕公公曰　天子在諒陰中吾何忍聽此其國君臣相顧媿嘆乃遣去己酉

陞左給事中充禮部會試同考官辛亥陞都給事中奏減兩京內府柴薪夫又奏以各科所積柴薪餘銀助修六科朝房工費其餘奏疏甚多章上輒毀草曰吾職當爾不可以是沽名也乙卯推補通政司右叅議數奏稱　上意丁巳進左叅議戊午陞左通政壬戌丁母憂服闋仍爲左通政正德丙寅進通政使制天下章奏皆諸吏分掌出納得緣

為奸至是置大匱列後堂親封鑰之弊遂革戊午
以考績陞兵部左侍郎仍掌章奏庚午歸本部尋
陞尚書公以本兵任重勤慎益甚每選天下官必
語其屬曰此皆我　祖宗報功之盛典非倖致
者比毋事深刻寧過于厚可也武功黃選簿在內
府印綬監凡除選必入內查對輒為所難例納賂
乃得如期對視請謄副於部以便選法命兼提督
京營戎務賜蟒衣又賜玉帶夏四月以平寧夏功
加太子少保蔭子會為錦衣百戶時瑾甫誅公申
明舊章凡瑾所更置盡革之　山東及四川盜蠭起

請增設諸要地兵備憲臣定賞罰條格分令巡撫
官嚴督軍民兵操備其用諸將官及薦總制大臣
皆協一時才望異日群盜平公之功亦不可泯也
辛未郊賜麒麟服又賜綵粧蟒衣公以盛滿為懼
乞休致疏七　上乃得允既歸嘗居東山日與朋
舊賦詩為社篇章傳播一時人以為香山洛社風
天性孝友母夫人迎居京師以能養聞從子企愛
若已出蔭為國子監生人有犯不與較風神清散
若於世故不經心者然所任輒有能聲凡建白多
切事宜通國體比主兵政大變猝至以身當之延

納群議行之不啻已出垂紳正笏於嚴廊之上不
數月而疆上復安人始服公不可及公見人煦煦
若和易無涯岸而實廉潔自將不可易者其在兵
部凡餽謝悉却之其餘歲積柴薪羨餘毫髮無取
銓曹贈官疏特以歷官清慎稱之豈今冢宰陸公
同寮處久故知之眞耶距生景泰四年癸酉得壽
六十有三配田氏封夫人子男二長郎會次仝尚
幼女二長適劉芳次在室孫男一壽卿也孫女一
所著有竹堂詩文藁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王出姬周侯公代興華胄遙遙光于神明南畿有

王蓋自浙徙寧維德人衛則仁里有開必先乃生
才賢鍾山靈秀公稟則然公有令質春溫玉立文
顯高科武屈群策始歷諸司晚統六師軍旅干戈
若固治之慨彼兇狂橫逆跳梁挾我支孽敢干天
常公不動勳端委嚴廊坐折渠魁西土復康
帝嘉乃績載進穹秩玉帶蟒衣恩寵疇匹維公老
忠天佑則豐名成勇退正斃令終邮典渙頒維
帝念功承芳有子蔭敘寔隆我銘幽堂載公名實
緊千百年過者必式

寧母朱氏孺人墓誌銘

正德六年辛未盜起畿甸遂入青齊境城守卒破或棄而遁者不可數德州南北要衝也而獨免於患蓋知州事甯君河有捍衛之功焉予聞而壯之且自多予識河于禮闈取之乃奇偉如是今年秋河將葬其母孺人特持中書何君景明狀來乞銘又知河之所以能立亦由母之賢訓且勵之者有素也銘其可辭哉按狀孺人姓朱氏其先山西稷山人國初從戍定邊衛因家焉父曰旺母某氏孺人年若干歸于溧水知縣甯公賢爲配事舅姑曲盡孝敬門内之事經紀有法溧水爲士時夜讀書

孺人必以女紅相之率至夜分不倦又時時蓄旨羞以俟供具及登成化辛丑進士令溧水者若干年既以御史召矣而病乃不起孺人見子河過哀慨慰之曰汝不忍汝父耶豈徒以哀傷爲也汝恢汝父遺業圖惟顯揚則汝父雖死猶存也斯其爲不忍也大矣乃爲延師授以經義而自理其家曰吾不以分汝志使汝精其業可也見河慷慨多交游常喜而供其所需又諭之曰吾不患汝交之不廣患汝不善交爾溧水有友王章楊奉春早死而其父老無所於歸溧水心許殯之而楊老之終也

顧反後於溧水孺人召河謂曰此汝父之志弗可已也汝卒殯焉河舉弘治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會逆瑾用事謫臨津知縣尋遷德州知州復遷河南按察司僉事兵備信陽迎養孺人於官若干年孺人老疾篤河疏病扶侍以還孺人疾且革猶語河曰吾見汝父之成矣又見汝之成矣今汝子之成又可冀吾死何恨惟汝單嗣守身范家毋失恩敎毋輕夜遊毋縱飲毋忘故舊吾沒之後毋飯僧作佛事言竟乃絕嗟乎孺人之所以敎其子者諄諄皆義方語而臨絕之際言不失正猶爲難能詩

所謂女士者近之矣河之成也豈不宜哉孺人卒正德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距其生正統十四年正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七子一人即河孫四人曰平曰中曰半曰巾以某月某日葬于某山某原河所至能舉其官中書君尤稱其信陽之政其言固不誣也銘曰

維識之卓納子於學維守之確起家於索無成有終坤道則然維母德之全獲祿于天母也有子維母之似維時吉士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艾公

墓誌銘

嗚呼此致仕右副都御史艾公德潤之墓也弘治乙丑蘇松缺巡撫　孝宗皇帝嚴其選吏部以公薦遂自光祿寺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書總理糧儲時南京守備魏國公爲奸民所愚以故有　欽賜田若干埋沒無錫縣奏於　朝命會巡按曾御史大有勘之田實一二小民納糧當差地公與巡按廉得其實盡斷還民魏國耻之奏益力逆瑾主其事公與巡按執如前時瑾盡革天下巡撫公罷巡撫家居遂自其家械至京下錦衣衛獄鍛鍊久之竟坐斷給不公編管海南爲民家衆隨往且以巨杖五十幾斃矣病踰年始愈丁卯之冬十二月也比瑾誅乃詔復原官致仕越三年癸酉七月二十四日卒于家壽六十三訃聞賜諭祭仍命有司以都御史禮葬盖特恩也公自幼抱負不凡在南昌縣學時名已籍籍成化庚子領鄉薦辛丑登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丙午調兵部武選弘治戊申陞職方署郎中壬子以冊　東宮充朝鮮國正使賜麒麟服癸丑調武選丙辰陞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謄黃甲子陞光祿寺卿遂命巡撫南

畿其在都水典六科廊賜予出納維當在兵部勤慎匪懈後先如一日籌畫邊事率中其機會典選有法人誦其便又以北虜入寇陳六事其舉良將一事尤切時務在光祿裁省浮費日與貴倖骯髒不恤又因求言陳四事其論齋醮供用人尤以爲難在南京平崇明施鈕二巨賊賜銀幣且降勑獎諭其餘興革亦多犂然當人心者而獨無錫斷田事其利民最大其持論最堅其得禍最慘故人稱之不置其歸自海南閉門謝客朝士薦者謂公才識警敏遇事有爲又有與韓尚書文並薦者謂皆一時直臣用之可以答人望其晚年名重如此使公不死必復大用必益有功德以福元元不徒顧也然雖丁凶横卒賴　天子明聖不旋踵賜還且復官起用　恩命靡一其没也又被卹典與在位者不殊士君子之守義秉道者亦何憾哉公諱璞德潤其字號東湖其先隴西天水人上世有雲巖者唐進士睦州刺史再調臨川因家焉其居南昌則自端文始端文號雲軒有學行贅南昌王氏盖三世祖也祖髀考敞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之幼也秀穎異常兒其從祖

父封通政君見而愛之遂謀爲長子立嗣都憲封君礽甚難之族衆力爲之請乃泣而從焉非其志也後公爲主事郎中兩得　誥勑並以封贈所繼父母比爲通政又馳封通政君如其官然居嘗怏怏不樂入祠堂輒兩泣悲痛不能已久之馳書以情懇于通政君許焉具疏陳情始得贈所生父母暨祖父母如制于是改正祠堂昭穆神主別爲位以祀通政君父子此宗祧倫理大事故特詳焉公娶魏氏封淑人生一女歸湖廣按察使周季鳳少宰趙生子二曰鐸曰鏜鐸縣學生公卒之明年甲

戌秋九月　日鐸將率其弟扶柩厝城東竹岡山之原乃屬其從兄　持周按察書走京師請銘初公在南畿時予以先母太夫人喪還潤　恩賜祭葬公所以弔我慰我者良厚時連歉民困甚予以大匠餘銀五百兩還之以助賑濟公不可復引君子不家夫喪之誼固辭公乃聽其劄本府有云內輸此衆本其雅志其亟爲散給以蘇小民之困以全君子之惠亦不可謂不知己者雖然予爲公銘豈特以其知己之故而已哉銘曰

嗟兮逆兮豈其道之縮兮命弗穀也貴兮崇兮其數之逢兮才所速也式貴爾終䘏恩而隆極乃復也有慶弗躬積之溶溶後則祿也我銘在茲維以貞之作德者之告也

明故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慶陽伯

夏公墓誌銘

正德十年乙亥夏四月三十日慶陽伯夏公卒於家訃聞　皇上震悼命禮部諭祭工部營葬事皆如制中宮遣中官致香幣楮鏹奠于賜第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慈壽皇太后皆有奠賻公卿大夫以下咸往弔其子錦衣衛指揮使助等

將以冬十二月十五日葬公都城南魏村社之原先期以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劉君龍狀褒經過予請銘按狀公姓夏氏諱儒字宗魯別號一中其先應天府上元縣人永樂間北徙順天府大興縣因家焉曾祖彥成祖啓宗考瑄俱贈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慶陽伯曾祖妣姚氏祖妣廖氏妣郭氏俱贈夫人夏氏故名族望于南都累世隱弗耀業嘗中落至公父贈慶陽君力勤崇儉再興有家俗習侈靡[illegible]絕不問獨好義于姻親族儕有無共之族子嘗赦逝亦極與之不較聞孚

死及無告者買棺掩骼爲之惟恐後然不以要譽沽名鄉井稱厚德長者必首推焉公資稟淳厚旣與人殊有濡染家訓勤以勤儉忠厚爲尚且涉獵書史所與游多一時聞人名士非其人不交天性尤孝事父母能以色養父寢疾幾三年躬侍湯藥旦暮不離左右夜則焚香籲天冀以身代一日忽有異香至其拜所疾亦少間人率以爲孝感所致天鑒厥祥篤生聖女　皇上即阼之初愼選淑媛以母天下乃授冊寶立爲　皇后於是夏之宗一旦赫然光大矣公初授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無何進封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慶陽伯食祿一千石賜之　誥券長子助錦衣衛指揮使次子臣錦衣衛指揮同知並授金紫其餘姻戚拜官有差又賜甲第一區腴田若干頃及蟒衣玉帶諸物皆異數云公感激遭遇益敦謙愼奉事務循榘矱薄以自奉服食不改其素朝請暇未嘗輕出戶庭子弟臧獲告誡惟謹凡厲民踰節之事一切不爲京師外內若不知其爲外戚家者縉紳卒然過之不問亦不知其爲慶陽也狀稱公持德秉禮處盛滿而能仰體德意不縱不驕於我　皇上聖治有光焉其信然哉公晚得末疾踰二年至是卒距生成化丁亥正月十二日壽四十有九配葉氏亦名族女懿行純至與公媲德封夫人子男三人長即助次即臣次勳尚幼女三人其二適魏國公孫徐鵬舉壽寧侯子錦衣衛都指揮使張宗說孫女二人予嘗與公同朝數接談見其體幹魁梧言動簡重意當登上壽享景福而不意止此心竊異之然姻聯帝室爲國元舅身名俱榮子孫並顯正斃令終天之所以篤厚者亦多矣又奚憾哉銘曰

顯顯夏宗世載令德維厥先君日滋日植公也承之飾以書詩維孝動天厥聲四馳行亦良止心亦臧止維德不爽其福無涘孕月之祥助日臨照上配　宸極匪德曷召猗歟慶陽求福不回翼翼循循如未貴時椒房懿親孰與等夷何以錫之玉帶蟒衣鐵券金書　皇命有赫何以命之國柱邦伯貴終有典有賻有祭護喪有官亦罔弗備維古戚畹鮮克有終生榮死哀孰公與同公壽弗多公慶則長嗣祉有人公也不亡

都察院左都御史東田馬公墓誌銘

嗚呼此東田馬公之墓也公諱中錫字天祿號東
田先世大都人曾祖歸義驛丞周始居故城祖顯
父虎州知府偁以公貴俱贈右副都御史祖母胡
氏母姚氏俱淑人繼母朱氏封淑人公幼穎敏不
凡處州公先爲唐府長史以直諫忤王械送京師
公時童稚已能隨母走訴于　朝得白成化甲午
舉鄉闈薦第一乙未登進士丙申拜刑科給事中
[illegible][illegible]敢言兩被杖于　朝不爲變汪中貴勢張甚
人莫犯公力陳其不法十餘事汪怒欲中傷之滿
三考竟無一隙可乘陞雲南按察司僉事以憂不

戒菴文集卷三　十三

赴服闋復除陝西僉事督糧延綏革歲例公使錢
不受弘治己酉以監陝西鄉試爲吏部尚書三原
王公所奇改本司提學陞副使壬子召爲大理寺
右少卿時南京內守備蔣某擅興大獄　朝廷兩
遣官廉問弗能决公請行盡得其情乃抵之於法
乙卯陞左少卿丙辰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首
革門下工技諸匠奏罷將官之奸橫者三人不使
播毒於下府官利故爲勢家擅奪者悉禁革之又
疏諸入關者率詣巡撫給符驗如後府式邊弊肅
清而萋斐之言興矣己未引疾謝事家居七年足

不及公府築西菴以自適若將終身而朝薦之不
已自給事中張文御史曹鎧知府施槃前後至十
三疏吏部亦以爲言乙丑冬　今上命巡撫遼
東公以邊軍屯田多爲勢家占種而仍代納子粒
廼疏其弊力請還之軍鎮守招商市馬漁民利公
一裁以法謫其黨尤用事者一人戍廣東遼人大
悅丙寅陞兵部右侍郎轉左侍郎逆瑾腹心有冒
功請官者公弗可瑾憾遂矯詔改南京工部左侍
郎尋勒致仕瑾怒未釋廼以遼儲損腐追罪巡撫
爲名即公家械送遼東獄遼人雅德公願貸償者

戒菴文集卷三　十四

盈路公曰如此將重吾固謝之盡賣田廬貸親知
以償久之械爲民庚午瑾誅　上復起公撫巡
大同革弊任怨如在宣府遼東二鎮名益重明年
山東劇賊劉七兄弟暨齊彥明楊虎等起跳梁近
甸兩河間猖獗甚師征久無功　廷議咸謂非公
不能滅賊廼以惠安伯張偉爲總兵陞公右都御
史往督軍務公兼程至首敗賊于彰德又敗之于
河間泊頭陞左都御史已時賊勢轉熾公遣參將
宋振救棗强振逗遛弗前賊屠棗强知縣以下死
者七千人公乃單車入賊壘諭以禍福欲不事兵

華招徠之賊懽聽且爲感泣公遂以賊願聽招撫
奏聞俄而賊焚刼如故言者劾公爲賊愚誑以重
民禍迺并俱徵下詔獄繫凡八越月感疾卒實
壬申五月二日也年六十七配吳氏繼林氏俱累
贈淑人子男一曰師言娶孫氏太僕少卿緒之妹
女三庠生呂韶國子生戈霽義官裴佐其壻也孫
女二公天性孝友事繼毋能得其歡撫諸孤姪有
恩居官剛介不受私囑其子當廕或請援例陳乞
公曰乞字豈宜出吾口竟弗乞慷慨尚義揮金如
土苴博學工詩豪於文語多奇麗可傳尤長四六

所著有甘陵志族譜箋經寓言宦蹟所至各有稾
師言將以卒之年六十七六月初十日葬城西先
塋之次痛公志弗白以死奉少卿狀泣請銘墓嗚
呼若公者氣節才望雄偉竒特足以聳動一世而
晚迺被禍如此豈應變將略或非其所習邪抑其
命數使然也歿數日迺有疏其討爲不繆者又數
日惠安伯竟得寘貸削祿米閒住而公不可作矣
人以是益悲之少卿余門生師言亦來受學然余
爲公作則非特以是故也銘曰
嗚呼東田仕路初騫聲望頻宣如鳳斯翽如景星
斯懸是亦東田獨抗奸權斥歸林泉如玉在山如
明珠在川是亦東田莫畀餘年時移運遷其揚也
或升之天其抑也或墜之淵是亦東田我思昔賢
有謀亦然彼胡以全公胡以顛嗚呼東田

唐良伯墓誌銘

曩予家食時嘗絃誦於龍華僧舍得友二人焉則
唐良伯與戴廷訓也予時爲難二君推爲先登既
而予顧先忝朝籍不能無往來於予懷良伯前年
又得末疾予益悲之爲之輟飱既而聞其疾漸平
事事如故予於是又喜意其固窮且通也其將以

茲大比與廷訓並奮乎而至是廷訓以計來曰三
月之朔良伯舊病作一夕死矣吾徒之所期與良
伯之所自期今皆無可言惟幽堂石有吾子銘猶
可爲不朽圖亦或良伯九原之望也噫吾固弩吾
何敢負吾良伯也意良伯志氣超脫其學能不以
經生進取自局於凡韓蘇之文李杜諸名家之詩
未嘗一日去手觀其所述作斐然可誦小詩尤工
其字畫學二王行草尤人所寶愛求之者戶外屨
常滿其於甲科謂可指取有若弗屑事其業者至
其挾卷入試場屋比席皆驚則又過人遠甚其植

行如其文自勝冠時行止言坐務欲厖近賢人長者羞與衆伍有所舉措不苟同俗必曰古人何如家故饒財而奉巳儉約非速客不重肴曰此吾先世令德不敢違也其於時事得失雖在布袍而常戚戚有衮衣之憂蓋其用世之志如此凡在潤庠幾三十年特立不群用是致聲譽而亦用是增玆多口迄弗爲變亦弗之較也少宗伯費補翁於良伯爲外叔於人少許可獨稱良伯爲鄉邦後進之巨擘而予師丁易洞與今楊遂菴篤論君子也良伯皆嘗受學焉亦以爲偉器嗚呼孰知良伯之所

以見重於人人者徒以重吾之悲而已乎良伯諱驥號古愚晚號虛亭世爲潤人高祖六一曾祖以文父誠號天慵有隱行良伯娶包氏生子四人駉同石女一人得年四十一以卒後　月葬城南長樂鄉洪山之先塋寔弘治十一年　月　日也良伯治書經其文有古愚稿若干卷藏於家良伯死諸孤纍然稱昧而克舉大事無違禮者廷訓寔相之銘曰

天漢之駒霜蹄千里俛首鹽車一蹶而止天　寔爲之吁嗟乎唐子

明故登仕郎太醫院御醫致仕錢君墓誌銘

君諱益字孟謙別號損齋其先汴人在宋有諱其者始徙杭之錢塘因家焉蓋君之高祖也世業顱顖醫嘗懸一金錢于門以故凡求治小兒者必曰金錢錢氏云曾祖徹祖逵父安皆隱德弗耀君魁梧且警敏早事舉子業既遭家中落乃復事醫而顱顖術尤臻其妙聲譽焯起成化乙巳被召入太醫院丁未尋陞御藥房卒以顱顖功授本院吏目戊午陞御醫乙丑致仕歸錢塘日與故舊徜徉山水間有清逸風正德巳巳復從其子來京師四月

十一日卒壽七十一性甚孝處諸從昆弟友愛煦然作字有法隸古學盱江左大叅人多重之好吟詠往往有奇句可傳嘗奉　詔校正袖珍等方考據精當凡經其指授者卒爲良醫其存心一以活人爲主不責報亦不以寒暑貧賤貳其心其於士夫尤爲之盡用至是令鬱老益不衰娶朱氏繼顧氏俱賢淑先卒子五人寓宙皆承先業宙入御藥房宏戊辰進士寰本院醫士寶尚幼女三人皆適名家子孫男五人京府恩雍惠孫女四人寓等將以是年秋　月　日扶柩葬玉泉山祖塋之次累

然襄經來乞銘宏予主京闈所取士也不得辭銘

曰

醫兮之良兮孰揚其芳儒兮之昌兮孰兆其祥於

戲玉泉之流之長兮維君之慶

將仕郎林公友信墓誌銘

予妻弟鄉進士王國儀來自丹徒出書一緘授予

啓其封則鄉先生淮安守袁石坡所撰林公友信

行狀也公之子玘實壻王氏國儀蓋其妻叔云國

儀道玘之意謁銘於予予固辭國儀曰林氏往以

浮屠法喪其親今玘爲厥考不朽計獨於文字焉

圖之可謂善變矣子固拒其何以進之於善乃取

予素所聞與狀合者序而銘之公之弟友華既與

公異居愞不能事事貲且廢公代經畫給其衣食

者若干年比其子壯始令自業其家長姊適丹徒

王鑑鑑死其子　亦死姊挈姑孫僑居丹陽公惻

然曰姊與吾皆先人遺體姊寡而貧吾獨忍自享

其樂乎乃迎歸朝夕率子婦養之惟謹家故饒於

財公尤善心計業日以大然不擅爲已私人誠窮

雖疎周之如親誠親且故雖數求周之如一日故

公居鄉小人誦其德君子挨之必脩容焉公諱宗

友信其字其先福州人祖諱福者國初戍鎮江衛

遂爲鎮江人成化間歲嘗歉公輸粟縣官授將仕

郎其卒以弘治八年五月二日壽七十六卒之明

年　月　日葬于寶蓋山之原配施氏二子長

即玘次瓚女一人嫁　孫男女十人長曰垣鎮

江府學生石坡孫壻也謹而知學其進未可涯銘

曰

爾宗賴之爾寳賴之爾後其昌源其在玆

明故霍丘縣令張公墓誌銘

予始來京時嘗見貴宗伯補翁稱公之賢不爲習

俗移易且曰此吾鄉夏南庄之姻也蒔公方令商

河以未傾蓋爲恨無何吾妻王孺人卒乃聘南庄

女孫繼室視公爲丈人行公貶損年德以友朋處

我用是得以耳公論議目公行履乃知補翁之賢

公也不誣而士固有不變于俗者竊意公之福壽

未艾也去年夏公之霍丘予餞之都門外諸姻咸

在公慷慨策馬去無離別可憐之色公君壯矣去

才三月而訃音至於乎有是哉以公之賢而止於

斯與公諱景芳字伯譽保定新城人以父順椿職

錦衣故公爲順天府學生成化辛卯以書經薦於

銓選爲商河令三年政成士民愛之以憂去職服闋改令霍丘遂卒弘治九年八月三日也壽五十三娶毛氏無子女一人贅王璽爲壻公之沒也璽能不遠千里歸其喪又能與公之弟伯馨以禮葬公且將經紀其祀事公雖無子而有弟有壻官雖止於令而有惠政以傳無窮公亦可瞑目於地下矣銘曰

古之循吏不求名譽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今也不然喜事爲賢利在進取奚民恤焉不有君子其誰復此猗歟張公惟仁愛只始令商河惠政則多民奠而嬉士絃而歌霍丘再令視商河政君子之喜小民之慶樂民之樂憂民之憂以憂致瘁身斃名休公也宜壽公不黃耇公也宜子公不有後誰其尸之吁嗟乎天我刻銘詩用慰幽泉

潘君國錫墓誌銘

嗚呼喪禮之不復古舊矣昔程伊川居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化之者惟一二人家況其儀文度數之繁乎然吾鄉喪禮之復古則自丁補齋先生始其喪易洞封君也謂家禮爲朱子未成之書自飯含以至禫祭悉於儀禮稽焉補齋之於禮可謂人矣于時觀者多嘖嘖稱嘆四方士至傳誦以風教子弟然病其難而不克舉者亦比比有之予門生潘浩獨有志於是浩之父國錫君沒浩走書乞予銘曰浩不幸往年喪吾母今又喪吾父凡欲圖爲親榮者今皆不及矣所以不即死者顧以大事未舉耳竊惟古君子事親以禮浩誠慕焉今將干補齋是則雖然不得執事銘猶不以禮也敢泣血以請予讀其書爲之愴然夫浩之喪其親未必盡能補齋如也而其志則可尚已使人皆浩其志也喪禮有不補齋如乎喪禮皆補齋如也先王之俗有不復見于今乎故不辭爲之銘國錫諱珪姓潘氏始祖諱厰本某地人元時爲鎮江教授愛丹徒孩溪風景之美因家焉曾祖諱某廣西白石潭巡檢祖諱某考諱某皆不仕國錫居家飾行爲鄉黨所推孩溪去縣治遠里中有鬭者問就國錫問曲直輒能平之俾無退語嘗有無辜罹大辟者國錫爲之謀畫出之賴以不死其接士大夫恭敬慕戀不能自已初遣浩來學時予方家食國錫固貴我賢我禮數有加焉若國錫蓋常布中之錚錚者浩之志於禮固亦有自哉國錫卒于弘治　年　月

日壽五十四配　氏先卒子三人長即浩次淳次潤女一人適某孫男女各一人卒之明年　月日葬　山銘曰

禮不古若其何能士嗚呼國錫庶幾有子銘以揭之是爲不死

明故博平縣學教諭劉君墓誌銘

嗚呼士不振于流俗也尚矣豈其韋於桒道者多而知所自克者鮮邪吾讀吾友崔尚寶世興所狀博平教諭劉君事有取焉若君者殆士之能自異于流俗者歟君騰驤衛人定州學生也少孤貧不能家躬業墐與術㱃錢以養母既見吾儒書心悅之顧舊業弗容棄乃以其暇時習焉夜或藉草坐月下讀書至徹曉不寐弘治五年以易經舉順天府鄉試會試中乙榜或勸以須進士甲科者君曰吾母年已七十吾尚可擇官而仕哉遂授山東東昌博平縣教諭乃迎其母夫人以往母夫人未樂其食曰爲之加一飡君擇配嚴甚初娶陳氏以不檢於言出之再娶趙氏又有疾不可療法當再出或勸之曰子家徒四壁立其窮乃爾胡不姑留爲新水助君正色曰吾寧終身無妻不敢爲世

以輕吾身竟出之其平生所爲如此所謂自異于流俗者非邪君諱亨字時泰聰敏而毅不以勢屈不爲利誘家食時嘗有巡關御史作威厲下君因其詣學釋菜首講孟子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一章風之聞者吐舌君自若也外衛凡進慶賀表箋率致諸生代書諸生利潤筆競趨之君獨曰是貨我也卒不屈其教博平先節義不專課文詞居三年士習丕變皆知以私謁公府爲耻比卒哭之哀至今思之弗忘君妻既再出人益憚之莫敢妻以女同井宗翁獨義君之爲以其女歸焉即翰林庶吉士濟之母亦有淑行君在能助君治中饋沒能養其姑俾不戚其子之亡其亡也葬之無廢儀教諸孤貧不廢學損衣節食以資束修費用是諸孤卒克承父志振其業爲名家煢居二十餘年無故未嘗輕出戶庭是可以爲君配矣君以弘治十年三月十六日卒于官壽五十二歸葬定州城西北陽宗氏壽五十今年正德壬申九月十六日卒以卒後　月　日祔葬君墓子五人瀹澍濟汲滑澍亦州學生女一人適朱壽孫一人曰某濟嘗迎宗養於京未久以子瀹有疾還遂卒當其病時濟

欲棄官歸省同館士□之不果歸訃至濟哀痛幾滅性世與憐之既厚賻其喪又爲狀速予銘以成其孝予去春考禮闈士寔得濟又奉詔教之師生之義不薄於世與顧無以助之者吾愧吾世與矣銘曰

仕不爲貧吾爲吾親漢亦有之義也其人妻我伉儷義不可苟三出者誰孔軌是守維其落落老此木鐸人曰吾窮孰知吾樂天亦諒只遲歸維良我家既成我嗣亦昌夫也道之婦也效之慶吉大來源其在兹

明故太保崇善伯夫人羅氏墓誌銘

夫人姓羅氏諱淑莊燕山右衛千戶貴之女太保崇善伯王公淸之配也太保公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之弟　孝宗敬皇帝之舅父曰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阜國康穆公母曰阜國太夫人兄曰太傅瑞安侯而安仁伯桓則姪也今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加恩周親所以光寵太保公者又鮮倫比夫人寔其繼室弘治十一年封伯夫人其卒也例當請祭葬比屬纊夫人乃曰妾聞之畿甸盜賊雖平而歲飢民窮流殍滿道路願勿乞卹恩以重困小民妾死且瞑目矣嗚呼不計一身而以民窮爲念此丈夫所難而夫人能之賢哉羅本山西大族燕山以武著而姪賢舉進士爲御史則以文顯夫人又生而婉娩閑于姆訓與凡女殊太保公故委禽焉　太皇太后以聖善化天下所以飭宗族者備至而獨稱夫人爲佳婦阜國太夫人勤儉慈惠家法甚嚴夫人一一效法不戒而能又能媚于太夫人得其歡心太夫人亦愛之亟舉以訓諸女安昌伯錢承宗之妻前夫人汪出也夫人女之不異已出比歸錢氏亦以婦道聞太保公生

子多不育夫人以爲憂選媵卜妾無寧日凡可爲嗣續計者靡所不用其情太保公敦詩悅禮賢聲滿　朝廷顧嘗曰吾不佞所以能不忝我　太皇太后恩眷者吾妻羅夫人有助焉蓋其稟淑質事元夫而又秉蒸　聖母之化既先且久故助內之功如此雖較之古女史所稱奚媿哉夫人生於天順甲申二月八日卒於正德壬申十一月十七日其年太保公葬夫人于都城西玉河鄉陽臺山阜國公墓次竟不忍違夫人意夫人初卒之翌日太保公來速銘比往弔太保公又面述懿行縷

縷不能休且怨曰微子銘其何以揚吾夫之休于
後世予不克辭銘曰
皇皇聖母太姒同宮闈夙有關雎風於維元舅孝
且忠誰其儷夫羅德豐有齊尸事心憧憧是夫是
婦難爲逢允矣王化先厥宗月兮幾望胡遽夢我
銘幽堂昭無窮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黎公墓
誌銘

弘治十四年辛酉八月四日致仕南京兵部右侍
郎黎公卒于家初公以疾請老詔乘傳歸及是訃

聞復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公爲兵部牖粃不
當得葬䘏　特恩也葬旣卜日其子昭持其鄉人
泰州知州彭君禧所爲狀丐予銘嗚呼公名臣也
貴敢銘公顧公嘗知吾鎮江雖貴在童穉不足究
知公政然里歌巷議則聞之習矣當公知郡民謠
曰黎青天毛可憐歐陽推官不愛錢蓋于時通判
華容毛公瑄推官柳城歐陽公申皆有惠政廉操
故民謠云然及公去郡今已廿餘年而郡民思公
者如一日父老談公事猶有泣下者公固吾郡民
之賢父母也貴又惡能不爲公銘按狀公姓黎氏

諱福字天與饒州樂平人其先山西人也八世祖
巽宋西川制議生子辰尹樂平直世亂不克歸因
卜樂平之薛塘家焉樂平生元餘姚同知漢卿餘
姚生元哲工於詩學詩者尊爲愚浦先生愚浦生
倬倬生仕雅則公之祖也仕雅子五人其長曰憲
常是爲公父皆以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公幼不好弄塾師奇之比入邑庠治易經有
名中天順壬午江西鄉試高第刻文傳四方丙戌
登進士第授浙江道監察御史以監順天鄉試直
躬不比忤當道意出知鎮江中貴人汪直將來江

南勢張甚有司望塵迎拜公恥與之面乃出行屬
縣汪聞不果來又忤其意因逮牟都御史乃并逮
公詔獄會典獄者素賢公事得白還郡以憂去服
闋改知襄陽又以憂去服闋改知寧國擢雲南左
參政遂進廣西右布政使轉廣東左布政使擢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召還南京爲兵部右
侍郎蓋將柄用矣而公乃以疾致仕卒士論惜之
公壽六十有七配王氏有淑行先公卒贈淑人子
男三人長即昭郡庠生次晟次逵俱以恩例授散
官女一人歸通政使劉濟之子　孫男　人女

人公居官必問職業竭心力爲之利害無所計其爲御史數疏天下利病閒及宮闈事屢履危境不爲變其按貞定激揚惟允貴戚有强占民田者歷數御史不敢辯公悉奪還之民其人訴於　上時彭惠安公爲刑部郎中覆勘公事嘆曰此眞御史也因極疏其弊得釋由是名益顯其按四川亦如之而平反冤獄尤爲川人所稱以與平劇盜功賜金帛其爲郡一以安民爲務鎭江軍衞雜處武人暴虐無所忌民素苦之及聞公來皆惴惴不敢肆閒有犯者公悉據法懲之無所假民始獲安公

又正己率下一時小大官屬罔不洗濯効職其於弊政多所釐革而絕侵漁以蘇驛遞量民産以均役焉民尤便焉其於教化留意彌切公暇輒游學進諸生講說或課文藝且悉復其家以優異之其治寧國如治鎭江寧國俗尚訟至是訟者頓息巡撫者異之因薦公可大用其在雲南兩廣皆有惠政在鄖陽節制三省首察文武吏才不當任者易置之尤不職者黜之增設巡檢司學校以詰姦斁數湖提鎭軍不事細瑣流民安業無一不靖者公天性廉正不畜媵妾不殖貨利自雲南歸覺行李稍重檢得之錫器數事悉投之水曰不得以是汙我然簡而有禮嚴而不苛施恩而不求人知嫉惡而不爲已甚不立崖岸而人自不敢以私干之此則其尤過人者雖古之名臣何以加焉公墓在某山之原葬之日則壬戌某月某日也銘曰

惟憲主法惟牧主恩法原於義恩出於仁疇其兼之曰公其人公爲之憲崇卑異秩摧之繩之風采則一公之爲牧小大殊封煦之摩之子愛則同公起賢科巖廊可致惟其不有旣陟而躓驄貳司馬柄用有期民之無祿豈公之悲嗟我鎭江盍公桐

鄉民之思公江流與長公今名臣實古君子銘公者誰桐鄉之士

明故文林郎監察御史李君墓誌銘

予友李君汝弼比飲予舍劇談竟日始去越十日晨起疾作不能朝予馳往省之則已疾厥不能言又二日卒弘治癸亥七月廿有六日也嗚呼厚德如君而止于斯邪君二子獻可際可皆學于予乃持君門生吏部主事孫緒所爲狀請予銘予方哀君甚奚忍不銘按狀君諱咨汝弼其字河閒故城人曾祖成祖顯清父榮以君貴贈文林郎丹徒縣

知縣皆隱于耕君丹徒公幼子也少警敏不凡嘗從其鄉都憲東田馬公學易館一女巫家巫欲與人私思以計去君乃夜作巨人跡怵之復誘以婺婦夜嘗奔君君嚴呵拒之最後又飾少女如婺奔狀君屹不動巫計窮甚憚君君亦知其意遂徙去鄉人以是異之舉辛丑進士授襄陵令以憂去改令丹徒尋召選爲湖廣道監察御史僅餘六年壽五十有四而巳君在襄陵值歲大歉民流離不相保幼穉棄滿原野君遣人收得孤兒數百人且冬凍欲逼得隷官閒屋數十區區爲土炕熅不其下

分命養濟院諸孤老各以名屬使畢置之丁炕且爨且食日給新米俾不乏又數令抱持詣縣閱視有疾輒遣醫診療諸孤老始皆歡聽久乃厭苦之詣縣自言君加慰遣且約以春煖爲之處及期遍召縣中諸富家列諸兒于前諭之曰此兒固汝襄民子女今幸得復生乃令轉徙他所邪君泣下衆亦泣且應曰惟我侯所命乃令各擇其所愛者携歸永以爲其家子女一女子瘡癩獨無肯收者君曰此固吾女也吾妻當自養之後爲擇鄉民嫁之生二男女矣君又倡衆市[illegible]雜[illegible][illegible]爲糜以給飢

民隣縣來就食者日數百人舉賴以不死君治民事如家事不忍事鞭笞一以愛民爲主民亦愛之其治丹徒如所以治襄陵者去之日小民號泣遮道請留一靴爲遺愛其得民如此君爲御史正色立朝然持大體未嘗許人隱慝嘗按屯儲于遼陽情法兩用罪不可解者然後罪之曰必如是則得罪者與吾心俱無悔矣其按甘肅躬涉沙漠創衞學以教秀士疏陳邊儲邊官邊軍邊墻四事皆有補於時政其按河南未嘗輕去一官人顧憚之無敢縱者竹根山賊董宦陳州豪民劉翰怙惡人莫

敢問靈寶諸山礦沙惡少盜取互相讐殺時號三害君悉除之民庶歌焉君雅量寬厚重交誼親宗族舊業悉分弟姪未嘗問生計至周人急難則揮金如土仕宦廿年衣不重帛囊無留資妻子安之人以爲難君配吳氏封孺人子二人獻可除可也獻可辛丑貢士除可壬戌進士女二人秘環麗濂其婿也獻可除可卜以其年十一月七日葬君墓在東山之原銘曰

維令之寬兮匪鶚其鷙兮維臺之仁兮匪豸其獬兮嗚呼巇伊誰尸之而止于此我作銘詩千古不

死

封承德郎吏部稽勳司主事孫君墓誌銘

故城多淑人予所知僅得二人焉其顯者御史李君汝弼而在草布則孫君玉之也孫世業農未有仕者至君始教子緒成進士爲吏部屬君亦受封如緒官三四年間遂大立門戶而李君二子亦相繼登科鄉人咸曰天之報善人如是也皆躍躍效慕去年冬李君卒無何孫君亦卒皆不至上壽人復以爲疑嗚呼脩短數也[illegible]天已然而一定者也善之慶不善之殃非人[illegible]也[illegible]自爲而自召焉者將然

而未定者也夫將然而未定者可得而圖其已然一定者則惡得而移哉二君裕乎身及乎其子明徵如此爲善者可以鑒矣而又何疑焉二君皆嘗遣子從予學予既銘李君墓而君墓未有銘予友劉稽勳用熙緒之同僚也狀君行又爲之速銘且曰不則其鄉之爲善者怠乃不得辭君諱振玉之其字也曾祖諱玉祖諱乘父諱五世爲故城人君天性孝友母王早卒事繼母黄如實生己黄感悟卒亦不異其所生宗族稱之兄子瓚襁褓而孤撫養如己子亟爲娶婦且又置妾以廣繼嗣弟惠貴出也亦夭死恩其子女亦如之周恤貧乏鄉人俟以舉火者甚衆家故饒田宅歲租僦直不立定數惟其人之輸有全負者亦不問其貸之錢者亦然里人至形於謠君聞益喜不懈後以緒官于朝乃悉聚所負券焚之嘗有惡少計刼君財君聞招之飲厚贈之因反覆諭以禍福其人感悔卒爲良民其他不檢子因君勸戒改行者亦有之然不知者或目爲癡君亦甘受之自稱爲痴老云君豐額廣頰疏髯過膂倜儻不戚戚又樂賓客時邑人馬公謝都憲呂懷慶亦休郡政家居君日治具迎以傾

倒爲恒或自過其家獵飲大醉乃已不惑佛老教尤惡其徒不令入門邑有古觀道士嘗據以鍊燒藥物誑稱黄金可成又鼓爲長生不死說衆惑方酣君獨力排之且豫計其事必敗後果然君配蘇氏封安人子三人長即緒吏部稽勳司主事次繼次紹先卒女六人李廷臣辛宗劉鑾馬師言李榛劉恭其壻君壽六十弘治壬戌十一月八日卒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孫君本姓也以父員沈遂因之不改既而嘆曰姓氏古所重吾不可終泪雖然吾父久因之吾不忍遽復復之當自

吾兒始君子以是益信君之厚銘曰
衆營營梔不行衆莫莫趨而攖卓哉君也不可作
慶來方隆子孫其逢

指揮僉事致仕陳公墓誌銘

公諱昇字明遠鎮江衛致仕指揮僉事也以今年
乙丑夏五月庚戌卒於家子言督運將之京道臨
淸訃聞以不克奔喪痛甚即舟中爲位朝夕哭臨
凡飦粥之食齋疏之服舉如禮時其傍皆武人輓
卒見其事駭之或傳以爲笑間有知其爲禮者又
病其泥古不以爲賢也旣而言至則顏面瘠黑殆
若不勝衣者嗚呼喪禮之廢久矣昔在魯秉周禮
且孔子過化之地然於此猶未能行也而況於後
世耶則若言者豈非賢哉言旣卜日歸葬乃持惲
戶部功甫狀請銘予於公之事又竊有感者固不
得而辭也初吾先師補齋先生以其道與時忤退
倡濂洛之學以淑鄉人時縉紳亦揶揄之以爲
迂闊君獨信其賢每見必修容焉至遣言受經門
下唯恐不得卒業此豈尋常武弁士所能與哉漢
朱雲以直言忤成帝將下斬之作廷諸臣莫恤也
獨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救之得解唐陽城論裴
延齡奸佞陸贄無罪伏閤痛哭德宗怒甚衆惴恐
莫敢救而金吾將軍張萬福乃大言賀　朝廷有
直臣遂徧拜之城等由是得釋二人皆武臣而名
重天下事光史冊者以其能獨立而出乎流俗好
人之所不好也以公之心推之使當其時二賢之
事豈足多哉有是父有是子吾益信陽子之言不
誣也公之先定遠人高祖珊從　高皇帝起鳳
陽有功授百戶尋進饒州守禦千戶曾祖琦洪武
二十七年升進贛州衛指揮僉事祖鐸始改鎮江
永樂六年也考端居官有令譽公其冢子也旣襲
職歷任廿餘年淸恭謙愼恂恂若儒生未嘗與人
競短長然閑於弓馬善撫士亦不廢其世習嘗理
軍政督運事皆能舉其職其巡江捕盜惟以靖安
分地爲主未嘗妄擒一人尤人所難云弘治十一
年以疾請老距今七年壽五十有九公嘗受　誥
命封明威將軍配范封恭人江陰名族女也子二
人長即言今爲指揮僉事次詢女二人適正千戶
李杰次適指揮僉事董顏孫男一人岳生孫女三
人公戒言每曰淸愼勤居官者分內事汝毋以此
傲物又曰謙　受益滿招損吾平生保身之符也

汝當服膺勿失觀此則其所以教于家者亦有素矣是宜銘銘曰

士以賢此我學以子謂公虎臣公也哲士家以武興我善其承謂公哲士公也虎臣孰不有死惟公有聞有子斯才大公之門

戒菴文集卷之十三

戒菴文集卷之十四

碑文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致仕周公神道碑

公諱孟中字時可別號畏齋吉之廬陵人也父詢沂水教諭贈南京吏部主事母彭氏封安人公以正統丁巳二月五日生以成化己丑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尋推薦爲福建提學僉事再改貴州陞廣西副使仍提學政進廣東按察使擢浙江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以弘治壬子引疾乞休詔進秩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致仕其年八月八日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公早有異質甫成童聞鄉先生王千齋學崇古道即往從之游慨然定其趨向慎言謹絕慢遊窮研經義不爲文字章句用時陳白沙獻章羅一峯倫以同志往來講習嘗主白鹿書院教事士之相從者二百餘人舉宋儒規約以訓之暨服官後所至必先風教凡先賢遺蹟輒崇表以示向往楊龜山胡文定劉屏山朱考亭皆爲新其祠宇脩林艾軒墓禁民樵採嘗請于朝通祠古郡文山丞相從難諸人又言之有司復其家舉其子

孫頴秀者充生員以教之蒲中劉閔孝子也公以
憲臣與抗賓禮推重甚至凡語人施教首明性理
及節行而以詞章爲下藝閩廣士習爲之一變公
雖專尊好古然達之政事又沛然有過人者貴州
都匀苗人持反側心有司議殄滅公獨推誠撫諭
苗人悉感化來輸連歲所負租在嶺南繼彭惠安
韶陳恭愍選之跡治尚寛簡與民休息薄征稀抑
浮靡節縮採珠官與官府他名之費歲損十之五
六廣人德之在浙省温州無名之戶二十不僉減
織造歲弊十之半其他善政多類此壬戌入覲言

官上章旌天下方面政績殊異者六人公其一也
朝廷方欲柄用而公引疾求退詞甚懇乃許乘傳
以歸蓋曠典云公事親孝甚居喪葬祭曲盡禮度
建祠堂增祭田脩譜牒惠族屬皆汲汲爲之如不
足則其行之爲事業固不可及哉公配劉氏封安
人子三人統太平知府次繒綸孫四人仕倖信侃
平生論著有畏齋稿若干卷藏于家公之葬也都
御史林見素俊銘其壙後十年統復以墓道之銘
爲請公賢者也而統又能繼之又予同年也事宜
表章乃爲銘曰

於惟周公味道之腴吏也非俗儒也非迂畏以名
齋其志何如卓爾不群孔宦是趨孰學不雜孰守
不拔郁郁其章肅肅其法孰董學政詞華匪先孰
爲民牧德化維賢宦轍所過頌聲播宣帝嘉汝能
特俞廷薦公遽引疾好爵弗戀完名勇退孰踰公
者中丞進秩寔風天下公豈忘世猶草封事成而
未上奄忽云逝未究之用在公後人没世之名視
此刻文

明故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致仕韓公神道
碑

公諱鼎字廷器慶陽合水人也曾祖臣不仕祖敬
父傑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通政使祖妣高氏贈
淑人妣藺氏封太淑人公生有異質兒時即知慕
古不喜嬉戲鄉先生田一見竒之許妻以女長補
郡庠生有時名以詩經領成化乙酉鄉舉卒業太
學見聞益廣及歸築室范文正公祠堂之左集徒
講學嶄以鳴世者爲準辛丑登進士第乙巳選爲
禮科給事中公曰給事中職主封駁在今則以言
爲責者吾學其可試矣丁未　孝宗嗣極首陳公
銓選經財用嚴兵衛崇天道四事尋差陝西寧夏

二鎮給散官軍賞賚能盡革侵漁弊由是人沾實
惠戊申遷右給事中時西夷貢獅所過騷然公疏
言　陛下初政放珍禽異獸天下聞而誦之今未
踰年而納此貢恐無以示信於民宜罷遣之又以
皇嗣未廣爲憂上言古禮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
儲嗣重大本也今舍是弗圖乃信邪說建設齋醮
將以徼福不已惑乎　上感其言優詔答之進左
給事中太常卿丁永中少卿蒙以祺俱由黃冠至
僉紫神樂觀道士董素雲竊祭服售人事覺因火
其藏以滅跡永中等庇素雲以災聞公請明正其
罪且乞用文學之臣以充太常庶知法守素雲乃
下詔獄衆論快之親藩將行婚禮詔給淮鹽一萬
引爲助公言凡賜鹽須遣中使支鬻因多市私鹽
舟艦塞江官莫敢何問鹽法且大壞請令有司給
價與之便詔如公言是時四方奏報災異甚多
上懼徹樂減膳詔百官脩省言缺失公陳謹大要
堅大信崇節儉簡大臣重藩臬五事明年辛亥又
上明正學遵舊制抑異端三事復因星變極陳時
弊指斥貴近無所回互且乞遍覽群臣章奏言有
理者悉施行之　上皆嘉納擢通政使司右參議

乙卯應詔陳言有充實心以消天變清軍匠以省
京儲正服舍以華僭越抑豪右以便商民數事言
亦剴直調南京尚寶司卿尋改南京通政使司左
參議庚申擢右通政駐安平鎮督理河道公申明
禁例不爲貴勢所奪又置朱家淺等閘使水有節
緒濬汶上萊蕪諸泉入於河運舟賴之隄南旺湖
以障泛溢民得耕種其湖外田流徙者復業乙丑
擢通政使督理柴薪於易州廠盡剔宿弊完逋薪
一千七百萬有奇以母憂去職服除遷戶部右侍
郎遂引疾致仕既歸脫略邊幅日與親識觴詠爲
樂鄉人益敬重之後生被其接引者皆自以爲得
所歸依不忍去正德乙亥三月十二日卒壽七十
有九配田氏封淑人子男二人長守愚戊辰進士
翰林庶吉士授兵部主事左遷開封府同知次守
鈍早卒女三長適山東按察副使何宗理次適慶
陽衛黃指揮使倪斌公爲給事中遭際聖明言輒
爲上所用天下多稱其直嘗謂言官進言宜切時
弊謚以先王之法酌之中道庶有裨於治其考績
當以所言事關國家大計者多寡爲殿最不當叙
文書出納爲年勞又謂攻君之過不若養君之德

諫官言事當在經筵勸講後識者以爲名言涖官
所至皆著能聲而安平惠政尤多民思之爲立生
祠云所著有斗菴集一卷尚寶司實錄一卷慶陽
府誌十卷藏於家公既卒訃聞賜葬祭如制守愚
以墓碑不可無述乃持其鄉人四川按察副使王
君綸狀請予文銘之夫銘者銘述其德善勳勞昭
示後世使有考焉者也若公之行著於內外者如此其亦可銘也已銘曰
在昔 孝皇既明且仁言路弘開時多直臣公也
侃侃有獻有替匪以邀名矧爲身計淑者扶之慝
者斥之夷鬼亂教我屏息之王綱有赫衮職無闕

正論讜言追配先哲厥後外陟于南于北維布維
宣咸有政績其政于河河無逆波維生有祠民思
則那生有令名沒有恩榮有祭有葬卹典亦豐墓
上之碑表行有銘我言非誣憲使是徵

明故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李公神道碑

正德丙子夏五月丙戌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致
仕李公卒于家監察御史張仲賢以聞 上賜諭
祭命有司營葬事如制公之始終亦可謂榮遇也
已公之子道原以神道無碑弗稱光昭之志使其
女弟之夫國子監生王鍵持狀謁予銘予與公同
朝且同鄉又雅與公善銘其可辭按狀公諱貢字
惟正別號舫齋系出唐西平忠武王晟王子嶺南
節度憲之子游刺袁州遂家宜春其後有徙吉水
谷村者傳十數世至公曾大父子敏乃徙太平之
蕪湖故今爲蕪湖人大父庭復父永俱以公貴贈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生而穎異不凡兒時隨父
宦諸暨儒庠與兄浙江左布政使贊淬礪學業浸
有時譽成化庚子兄弟同領鄉薦甲辰同舉進士
人以爲美談公初官戶部主事督餉清江口糸倉
之壞垣固而不費尋陞員外郎丁妣蕭淑人憂服

闋改刑部累陞郎中讞獄明愼爲侍郎盱眙陳公
所知時 孝宗皇帝銳意圖治命京堂官各舉其
屬堪任方面者陳公以公應詔陞山東按察副使
清理戎籍檢覈屯田皆有法及巡遼陽哀蘭英之
死節表張天祥之冤樹碑墓道以勵風俗正德改
元陞福建按察使踰年陞陝西右布政使摘奸息
訟所至有聲踰年轉山西左布政使以郡邑靡費
無經立民曆簿俾主者紀之以備稽核陞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遼陽錦義二城以逆瑾併奪屯
地將謀爲亂公往撫之邊境乃安虜酋久爲患公

諭令入貢有白金豸衣之賜時逆瑾用事其黨怙勢恣橫公與忤遂致仕比瑾敗詔復用公巡撫順天時霸州賊起郡邑震動公奏設兵備憲臣繕城賑飢以安人心霸恃以無患賊黨有陰事關節者每兵出輒相傳報功不可成公廉得其魁械京師寘之於法賊計沮乃敗通州舊城卑隘時有水厄公念國儲所在奏增修之費甚而民不知古北口當賊衝又遇潦圮輒不可守度隙地築墻百餘丈患乃息凡巡歷所及輒完城堡卹士卒節財費拓地利黜貪暴鋤强梗皆有功德于民故既去而民多思之三年考績以請老　上慰留之有才識練達之褒無何陞兵部右侍郎請益切乃許致仕時正德癸酉某月也既歸杜門以詩文自娛雖達官貴人造訪未嘗詣公門謝之生於景泰丙子九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公配蕭氏封淑人子二長即原道以公蔭入太學次原性繼兄布政公後女三長適王鍵次適蔣鳴鶴次適黄鵠公天性孝友家居不易言笑服御質素訓子弟嚴而有禮爲文章平實典則如其爲人而詩尤有興致人多傳誦之所著舫齋集

若干卷藏於家公器識宏遠人素以公輔期之雖官卿佐長憲臺施于事功多斬然可紀然年未至而引退天下猶望再起以究厥施而遽即世天之生材竟何爲哉竟何爲哉爲之銘曰

燕水瀰瀰靈鐘秀聚玉季金昆產于江滸兄奮而南既長藩司季實惟公本兵是持豈徒宦顯令聞並馳公初分署金穀刑名材無弗可討當刑平閩關右洎于晉齊宦跡所歷民胥有稽入貳臺端邊氛用廓璽書金豸　帝賚孔渥載撫幽燕起于既廢先事爲防緑林榹氣潞城峩峩邊垣若帶潢潦罔侵永世攸賴　天子命公貳于夏官公遽乞身如壁歸完維才維節兼之寔難弗究厥用孰不永嘆公身雖亡名則無斁我銘于碑千載不泐

資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贈太保屠公神道碑銘

正德丙子冬十月四日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致仕平湖屠公卒于家訃聞　朝廷命有司營葬事賜諭祭五壇贈太保蓋錄其舊績也壽七十一明年閏十二月二日葬鄞陽[illegible]山原子應埴既請遂菴楊公銘墓復請予文長子道應埴予禮部所舉士

丑公名臣其奚忍辭公諱勲字元勲別號東湖先世嘉興海鹽人徙平湖子孫遂爲平湖人高祖享一曾祖澤民晦德弗仕祖湘考機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楊氏妣陸氏俱贈夫人配陳氏贈夫人以子應塤官加贈一品夫人繼林氏贈淑人牛氏封夫人亦加一品夫人子男六人長應塤以兵部主事滿考推恩進公階榮祿大夫次應坤貢士次應圻應坊應堎皆國子生季曰應埏女三俱適名族孫男一孫女三公舉成化己丑進士授工部主事分司清江浦督造運舟公廉有能

聲三原王端毅公適總河事與督運憲臣交薦謂可大用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所處皆劇曹剖決如流無滯枉每獄有疑及事干權貴者尚書林公季聰皆屬之公罔不協服京城無籍子季勝誘其主之子福爲私鑄而除令謁事者發其事福坐戍邊衆知其寃莫敢問公曰此奴利主之産也爲直其事以福罪罪勝而歸其産又有林都事者素挾有依附搆訟蟠引不可解公覈得實雖爲所誣訐然卒論如法直聲益起甲辰遷南京大理丞弘治癸丑進大理左少卿上十事右者月疏決罪囚兩

京一體五歲一遣官審錄州郡刑獄多見采納而方石謝公起用亦自公發之漳寇竊亂勅公撫處至則論其禍福誅其首惡黨與悉不治時夏苦旱乾事兩闕人稱之甲寅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整飭薊州諸路邊備巡撫順天永平以近畿役重民貧京邑尤甚疏請裁省夫役昌平密邇　山陵供億浩繁疏停牧馬以示優䘏其經略邊備奏分薊州密雲建昌三路屯兵緩急相援於潮河川築捨城虎落設險居守及增置黃花鎭營堡戍兵聲勢聯絡虜自是不敢輕犯又奏徙熊兒峪馬營於便

地就水泉人免病渴猪圈頭關多水患歲苦修築亦奏徙之南北水峪歲省役卒數百人寶坻産銀魚中使歲取供薦因之橫索民不能堪麻峪山有銀礦守臣以中旨索之公皆疏言其不可詔戒約中使而礦事卒不行丁巳遷刑部右侍郎尋進左會戚畹與河間民搆田訟公奉　旨覈勘上言食祿之家不言利況毋后誕毓之鄉而與小民爭寸地臣以爲不可　孝朝嘉納卒歸其田于民内艱服闋改左副都御史復刑部左侍郎九載考績擢右都御史今　皇上嗣位改元首上郊祀籍田幸

學三事月以正心講學爲本謂初服新政宜求實意勿徒循故事爲美觀又請日以眞西山大學衍義進講中外傳誦之丁卯拜刑部尚書賜玉帶麒麟服時逆瑾用事諸司諷先關白而後奏聞公執不從曰若是不惟三尺法可以喜怒高下亦且無朝廷矣瑾銜之公引疾求去 上留至再請益力加太子太保致仕 賜勅給驛歸未幾瑾敗伏誅又八年公卒嗚呼出處君子之大節也公致仕時年未七十而浩然請歸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公蓋有焉不賢而能之乎公性頴敏甫成童時

已學貫經史有重名嘗曰士當無書不讀雖屢更劇曹恒手不釋卷尤善詩歌倡和皆一時名公其行義鄉評尤重若辨家廟昭穆置義田義塾皆可爲世法其諸細行以誌于墓譜于家乘不著特著其出處大節與論建功績有關于天下國家亦公之志也銘曰

詩歌明哲維哲保身易戒亢龍維亢斯屯終始之節自古難全我儀圖之公也則賢公進以文淸時人[illegible]具餘事今譽亦多始官于工勤敏惟謹繼遷刑官[illegible]心彌盡望日以起位日以升民有司命國有老成自南自北隨地而重或寺或臺維時所用晚拜秋卿眷錫煇煌公也感遇報亦靡常飭吏以儒以吏則良恤刑以仁維刑之祥元氣在國陰功在天赫赫司寇四海具瞻彼奸何人怙寵肆毒憂遠浩歸浮雲爵祿公雖勇退其樂則饒彼奸旣誅公名益高公有餘慶有子是食濟美承休光我王國生有令名死有卹恩胙公徽福維 天子明凡公行藏百世之則我我豐碑過者其式

明故亞中大夫山西布政司右叅政張君墓碑銘

正德十三年戊寅四月十一日山西布政司右叅政致仕張君時勉卒於嘉興君弟主事某率君嗣子淮來請予文刻之墓道予承乏館閣時習聞君名有以身循國之義法宜銘乃不忍辭初正德庚午川蜀盜起鄢藍廖喻諸賊首勢猖獗甚自夔達蔓延保順諸郡營連十餘里衆號數萬兩川震動君時爲馬湖知府總制洪公鍾聞君雄武有謀略特倚任之君請以獵曰兵自當一面曰賊雖凶獷然皆烏合之衆易與耳進遏於通江門鎮君麾衆人呼直前無不一當百賊奔追斬幾盡溪水盡赤

自是賊氣沮喪所向有功鎮巡倚以為重巡撫都
御史林公俊上其績鄢藍既就擒其黨廖陳輩復
糾衆為亂君白洪公謂渠魁已伏誅餘出脅從法
宜撫定若一槩兵之恐玉石俱焚非天兵吊伐意
然衆莫敢任事君已為兵備矣乃獨請往遂單騎
入賊營賊露刃以俟君曰吾為活汝來寧畏死邪
因宣布德意曉以禍福衆感激泣下陳賊首詣軍
門聽撫散其黨二萬餘人廖憤陳先受招乘夜劫
營將弃害君君笑曰吾不怖死但恐大兵具至汝
輩無噍類耳賊為之吐舌時淮自浙來省得報冐

鋒刃入賊營願與君同死君以宗祧事重趣之出
貽書兩司宜急進兵攻賊毋以予故遺地方患又
與其家人訣曰以死勤事予之分也汝第治裝歸
賊尋悟送君出營嗟乎川蜀藍廖之禍烈矣小官
末職死賊手者弗論方憲官之遭荼毒者亦不啻
數人君提兵數年崎嶇難至犯賊鋒蹈必死之地
而卒保其身以就丕績雖勇略過人微君忠憤誠
切有以動神明而感盜賊亦惡能爾當是時鎮巡
交薦至欲以風憲重職屬之事雖未果而　溫旨
慰諭璽書褒勵白金綵繒之錫相望亦可謂受知

明時矣君既出營偶墜崖傷足乞致仕不許復起
治兵事既而都御史彭公澤來代洪總制尤知君
因問平賊計策君謂賊既撫而叛非實有降意特
借是以老我師宜及公初至亟集兵勦之可絕後
患彭公竟用其言平賊君浙江嘉興海鹽人也諱
敏字時勉世業儒洪武間曾祖景福檢校河南開
封府從征雲南戍大理因家焉祖禧雅知兵法總
鎮黔國公奏授國子博士俾教武臣子弟封奉政
大夫南京戶部郎中祖母金氏封太宜人父正舉
雲南鄉試第一官至建寧知府致政歸仍定籍嘉

興母呂氏封宜人君少負奇有才名鄉舉亦自雲
南會試數不偶弘治己未始拜蘭州知州蘭州密
邇虜巢虜時剽掠州民苦之君嚴譏察姦細至遯
擒獲斬之自是虜不敢輕入州境多家村落城中
惟藩邸軍衛人素侵暴百姓輕州官君乃一切裁
以法民始安生屬河漲壞桴橋民以皮囊渡多溺
死君度材鳩工親臨督役數日橋成民不病涉善
聽斷摘人隱伏多曲中遇事敢為嘗勘牧地之久
為豪右所據者盡追復之還官遷西安府同知專
督儲餉期歲完逋負五十萬而民不怨擢馬湖知

府再擢四川按察副使奉　勑整飭綿利諸州兵備益平進山西布政司右參政遂致仕越四年卒年僅五十七配李氏無出以族兄瑛仲子惟後即准也以勦賊功授嘉興千戶所鎮撫女三歸國子生屠應圻庠生朱賢沈玹皆名族君內行修整執親喪禮而哀廬於墓者三閱歲鄉人稱之庶弟轍失怙時尚幼比長盡擇美田宅與之曰此吾父所鍾愛不忍薄也則其居家之行亦有過人者矣銘曰

嗚呼民蹈于死孰使之生身陷于危孰使之寧卓哉張君惟忠義是憑格于幽明績用以成蟻聚蜂屯蜀狂弄兵君曰毋恐指顧掃平殘兇扇亂迷執弗醒君曰勿誅此亦天民仁以爲甲義以爲旌視賊如傷弗剪弗驚有變倏起豈謀弗令不有彼逆曷張我貞妖氣載靖⺕綉益明　天恩屢錫榮莫與京匪君忠義我曷以銘石門山頹惟君績弗傾

戒菴文集卷之十四

戒菴文集卷之十五

墓表

明故封文林郎貴州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表

嗚呼此封監察御史王公宗信甫之墓也公姓王氏諱諒宗信其字正德庚午以子堯封貴封文林郎貴州道監察御史　聖制若曰王諒樸質不華謙恭無競周窮卹匱毎施族黨之仁教子明經遂擢甲科之美大哉王言榮於華袞之褒矣越四載甲戌十一月廿九日公卒于家堯封與其兄堯卿卜卒之明年二月　日葬于所居南舍先塋之次先事乃以其鄉人刑科給事中邵君錫狀請予表墓又出少師石齋楊公墓銘讀之乃知公之履素積善果賢於人遠矣公保定之定興人也祖諱興父諱德辛俱隱弗耀公天性愷悌簡直不妄語笑而待姻族皆有恩從子某廢業貧不能家公力扶持之以立再從子某早亡所遺孀少而二孤並幼公收養之皆不失所嘗有惡少年武斷鄉里爲患公以利害曉諭惡少年畏服改行不敢肆其遇貧弱寒饑無告者周恤之惟恐後死無依者多爲瘞埋力或不給輒蹙然曰怏怏不自安歲嘗連歉

鄉人無所取食髡榆柳充饑公園中榆柳爲之濯濯不禁也又出自所種菜數百畦分給之鄉人咸以長者稱焉公資稟英敏喜讀書尤好史記終日不釋手幼爲永興縣學生名聲籍籍不幸以疾廢然經世之志不衰也時二子長堯卿次堯封俱以克家公謂耕讀不可闕一乃以力田事屬堯卿曰汝代吾耕其竭力事事以給我俯仰之需命堯封曰汝嗣吾學吾嘗積書數百卷其黽勉講習以畢願汝不可怠堯封學既成爲名進士由襄陽推官陞今職公每就養皆切切訓戒不倦堯封巡南城時公見訟者踵接于門則曰是多窮民無知犯法者宜即爲剖理無大故勿輕收繫之囹圄中也見逆瑾竊弄威權以毒士類則曰汝寧守正得罪愼勿枉法以自保也其餘義方之教尤多日者群盜擾京畿所過燒刧無遺獨至公村舍其魁相與戒其徒曰此舊巡南城王御史家犯之不祥人又以爲積善之報云公壽六十有三配常氏封孺人子男三人其幼堯咨早卒女四人俱歸善族孫男三人曰胤之曰繼之曰述之堯封于考順天鄉試所舉士其爲御史遇事敢言激揚無所避有古鐵面

御史之風焉行操揭揭絜絜以此重之將來所至蓋有不可量者于以是誇其父之賢尤信故因堯封之請爲最其潛德之尤著者書之于石而且以綸音先焉庶幾公之後人與凡拜公之墓者知所感發以自勸于善焉

明故徵仕郎工科右給事中致仕葛君墓碣銘

嗚呼此葛君鍾甫之墓也君弘治己未進士由行人司行人選授禮科給事中時孝宗皇帝在位久明習天下事勵精求治言多採納君感遇首劾應天府某府尹罷其官出查薊州倉糧奏革其收納積送諸弊在京團營諸軍以承平久軍政日弛操練者名具無實君適點閘乃率同官極疏其弊兵部尚書劉公大夏方以武備不振爲憂乃請清查如君議由是權要滋不悅正德改元　皇上嗣位選工科右給事中上法祖任相納諫務學四事時逆瑾初扇奮械南京科道官至京將杖于朝君率同官救之又以瑾日橫復引程子進講經筵之語反復論辨君子小人用舍利害章至三上瑾怒既而戶部尚書韓公文暨諸大臣與君等科道力請

誅瑾瑾愈怒遂矯詔䝱御史陳琳等同令致仕丁
卯春 月 日也君歸杜門却掃絕口不及時事
築三宜亭日息其中以觴詠自娛略無憤惋不平
之色庚午瑾誅巡按御史琛乃以君薦未幾有
詔起用君乃自爲疏稿付其姪刑部主事恒曰即
有命任我以事汝以是謝 天子吾已疾不能仕
矣無何疾果作以癸酉夏四月二十四日卒壽六
十七君姓葛氏諱嵩鍾行其字也世爲常之無錫
人曾祖仲良祖文晟皆不仕父浩湖廣按察司經
歷君幼警敏好修居縣學爲衆所推服七舉始領

鄉薦又四試乃舉禮部其進亦難矣而奉職不苟
在諫垣遇事敢言不爲禍福計自號文恭其言曰
天下事須極力撑持乃盡吾分設或碌碌因人以
成則吾豈忍人以爲稱其號云君居喪有聞事繼
母能養兄早卒撫其孤如己子弟愛之甚平慎交
游與人處無小大待之皆有禮或以難急來告必
爲之盡力犯不與較所至愛而敬之爲詩文以理
勝戶部侍郎邵君寶作傳稱其孝友淳謹博學有
文戶部君同里篤論者不誣也子女各一人女嫁
江陰村恂于曰泰亦有時名娶孫御史呂君卣以
女妻之先卒無子君乃以弟之子豫爲後豫恒同
產弟也君雅愛之蓋亦克其家者恒在刑部以能
官名或問之輒對曰此吾伯文恭先生之教也君
既卒恒得豫報將卜秋八月二十五日葬君華蒯
山新塋及校淚爲狀拜懇予文表墓吏科給事俞
君泰又爲之請予惟逆瑾斥辱縉紳以塞言路禍
亦烈矣惟 皇上明斷亟揚其罪于延而誅之凡
所斥辱悉復官起用加顯秩焉 宗社億萬年太
平之休寔係於此蓋其所惡多一時名流正直士
君君者是已予以故不復辭特揭君大節書于其

墓以昭我 皇上聖德以示後之君子復系之銘
以哀之銘曰
虞凶未殛囊括以惕漢治再更彈冠乃興無慍無
懟我趾自貞賢哉給事弗迂弗佪世器其才給事
賢哉孰厚其賢而局其年又遏其傳吁嗟乎蒼天

起亭顧君有終墓表

君諱伯謙字有終號起亭今都憲臨淮簡菴先生
之子年三十五以鄉貢士卒於家寔弘治丁巳冬
十一月也先是丙辰春當禮部會試期天下士咸
集於京而君獨名振一時自縉紳以至韋布公言

私議謂可當魁選者必以歸君及君下第則人皆以爲失士比以訃聞則又皆爲之咨嗟太息蓋人之重君如此然君所自期與予所以哀君而不能置者則固不特以此焉而已也君方嚴古朴丱角時已無童心言動舉止如老師然簡菴公雅好積書至君益甚有聞必欲得之得則窮日夜誦不已由是以博洽知名既而聞吾師楠齋丁先生邃於程朱理性之學乃始棄其學而學焉楠齋不輕許可亟謂君可與適道著起亭銘以進之蓋嘉其志也君嘗言曰士惟趨逐世好故所就卑陋不復自

立而不知聖賢之學所以繼往開來爲天地立心者固吾人分內事也吾舍是奚學哉魏叔稱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吾則以爲三者一也有德斯有功無德之言雖工奚取焉又曰天下之理不外乎誠而進道則自持敬始然又當懲言易爲難之戒否則去道遠矣蓋君之志如此君又妙於翰墨其爲詩歌亦工以故士大夫莫不好君欲與之遊然擇交嚴甚其所雅善則令莆中林都憲待用海陵儲太僕靜夫南陽王提學懋學姑蘇楊儀制君謙蓋皆有文行知名於世者簡菴公德尊望

重爲時名臣人鮮當其意而君協德承志獨能得其懽心雖遠宦千里外家政經畫苟自君出輒不何問曰是兒眞吾兒也君生平恥言勢利其於孝友信義則如渴飲飢食惟恐棄失其鄉人所傳君事祖母亢夫人孝感事蓋特其一節云大理徐聯伯章君鄉友也狀君行甚詳少宰守溪王公既取爲幽堂銘故得以略之而其大者則亦弗可以弗著也乃爲論序如此且表於其墓曰

嗚呼德光生乎今之世而欲上追古昔以進於賢哲之列其殆庶幾乎脫然自振之豪傑也哉夫文

士易得志於道者爲難昔者胡康侯當程學盛行時而有不絕如綫之嘆豈非以雖學其學而所志弗存焉則夫人之明之者秪所以爲晦之與君志既爾而夷攷其行亦無所苟視夫行不顧言者有間矣使年足以副其志其造詣之地可量哉則予之哀君而不能已者其亦不特友朋交好之私也夫

明贈雲南道監察御史胡公墓表

公諱琦字良玉廣東布政司左布政使韋之之父也弘治三年以華貫贈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

宋安定先生瑗之後元季有諱溥者爲翰林院學
士居和州生子乾宗事　高皇帝下浙東以功授
元帥府經歷尋引疾居常州既而　上問信國公
湯和欲復用之和雅知朝宗意以目眚對乃聽歸
上又欲官其子亦以疾辭即公祖也經歷生文海
文海生彥皐配臧氏寔生公公性溫厚沉靜事父
毋先意承志務致其懽晨昏定省外凡事必請而
後行治家嚴內外辨寢興有則服用食飲量度出
入不事侈靡而祀先必極豐潔處族姻故舊稱美
規過曲有恩意其有急乏及死喪不給者黽勉周

恤不計有無課童僕耕作率以身先視勤怠爲懲
勸其勤事雖以老病退必畀之產至長子孫猶聽
服役不忍去平居無疾言厲色冠裳肅然鄉人不
檢者望而避之居近郡城未嘗輕入官府惟事教
子厚禮帛以延名師崋性岐嶷嘗指謂人曰此兒
必昌吾宗但恨吾不及見耳所以訓飭者尤至度
量深遠有犯不較其售田廬必厚其直鄉人無不
愛慕嘗冬月入市屠牛者念其寒也生割牛舌爲
酒啗公公啗已始聞之驚愕自咎嘔出之乃已蓋
自是蔬食終身焉又嘗持錢市物道遇貧者以購

告即以其半周之不問其名姓而歸其行類此古
所謂淑人善士非邪初室陳氏贈孺人少室周氏
封太孺人子男五人長岳次嵩次崗次嶔次崋女
三人適吳裕謝鎰劉江孫男十七人曦研暉曜旻
曨早晫昇昺杲泉旦晃晸昂昱曜旻昇晫俱郡庠
生女十二人曾孫男十四人女十五人壽五十有
九以天順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卒越五十二年周
孺人卒崋既請太子太保尚書大學士鵞湖費公
爲銘葬之因痛公隱德弗耀又奉戶部左侍郎二
泉邵公狀走价請予表墓初布政君爲行人時退

遜沉默謙謙若無能者比爲御史按閩激揚允當
閩人至以青天活佛謠之聲大起歷江西按察使
至今官皆無貶焉予以是重之古稱有是父有是
子信然哉乃據狀爲書其事于后且系之詞曰
吁嗟封君系出安定時維儒宗位則匪稱學士繼
興文苑振聲由是遷常經歷是營維時承平宜豐
而否委慶于天久則復始封君肇生履素維良令
聞載揚先德乃光乃生方伯起名御史恩贈孔昭
奚必親仕吁嗟封君一鄉有幾人亦有言光前啓
後其前伊何善積則深如彼種樹我承其陰其後

伊何子孫則茂如彼作室嗣我堂構孰樹無培孰
堂無基考祥視履吉其在茲峩峩新阡過者式焉
我銘不誣徵于二泉

戒菴文集卷之十五

戒菴文集卷之十六

墓誌銘

明故封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楊公墓誌銘

正德十年乙亥春正月二十有二日致仕湖廣按察司僉事封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楊公卒于家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石齋先生之父也先是四年己巳嘗有微疾先生疏乞歸省 上慰留不允特遣大醫馳驛往視又五年甲戌先生復

申前請仍不允而令有司以禮慰問至是訃聞痛哭以不得見爲恨上疏乞歸守制 上遣司禮監官吊慰賜白金五十兩禮幣四襲寶鏹萬貫白粲十石爲賻令奪情視事先生再疏陳情優詔勉留若曰內閣事重卿其抑情輔治以成大孝猶疏請不已乃 賜敕令馳驛奔喪葬畢即來仍命行人護行有司營兆諭祭加常制者二蓋寵重輔臣任賢崇德其異數如此某先生門下士供事內閣又忝從先生後雅辱公愛方驚悼不能爲情顧辱命銘墓其何敢辭公姓楊氏諱春字元之別號留耕

其先楚人元季避亂入蜀遂家新都曾祖諱世□祖諱壽山俱不仕考諱玫貴州永寧州吏目俱贈如公官初永寧公由縣學生應貢入國子監就遠仕卒于官二子繼沒公時尚幼隨母熊夫人護三喪歸會苗賊亂出入閒道區別外內夜則防衞嚴密或竟夕不寐雖在逆旅肅如堂室既歸熊夫人脫簪珥襄葬事指公曰先君嘗言此兒在何憂吾家不振循縣學生性穎異日誦數千言顧弗克得師自取家舊藏周易讀之晝夜研究閱七月遂食官廩名頗起成化元年乙酉領四川鄉舉越十七

年辛丑始舉進士時先生已官翰林爲檢討公將迎熊夫人就養以不得請引疾歸熊夫人目已眊至是復明時時趣北上公不忍違居久之　孝廟嗣位乃赴選弘治元年戊申授行人司正前此多敘遷未有徑授者王端毅公爲吏部尚書謂公老成遂授之司正徑除自公始適有旨考察京職公第諸行人履悉合公議行人職掌舊制如冊封宗藩徵聘大臣之類多爲諸司所攝公悉奏復之秩滿耿文恪公署公上考且語吏部屬曰此吾太學舊門生也知之故真五年壬子丁熊夫人憂八

年乙卯服闋欲乞致仕親友強之出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奉勑專督學政過家值子廷儀得鄉舉又不欲出親友復強之乃以四月十有四日上任或謂是日俗當避忌公笑而謝之卒不顧作士以德行爲先歲時考校鑒別精當凡所甄賞多捷科第時誦其明歸志素決巡撫都御史暨諸藩臬以試事留之既放榜即疏乞休致仕又明日遂行時十一年戊午冬也家居越十有八年乃卒先九日立春猶賦詩手封以寄先生又親書二少子讀書規條蓋康寧如常時而旦夕不可作矣遺命祔葬

先塋毋自擇遠地及起高墳毋乞卹恩其訓諸子若孫者皆以義方公生正統元年丙辰十月十一日壽八十配葉氏有淑行先卒贈一品夫人子男七人長曰廷和即先生也次曰廷平鄉貢士曰廷簡早卒曰廷儀太常寺卿曰廷宣亦貢士皆葉氏出曰廷𣊓國子監恩生曰廷中尚幼女四人長適歸安知縣張一夔次適成都護衞百戶王恩次適郭福次在室孫男十人曰愼曰惇曰愷曰恒曰恂曰忱曰憓曰悅曰懌曰愼翰林修撰惇愷恂俱鄉貢士恒中書舍人孫女十一人曾孫男一人曰

麟孫卒之年　月　日葬先塋之次墓在縣南
山之原公諒直純厚孝友出天性熊夫人素嚴事
之甚謹惟恐意拂竟以養志聞二弟少孤撫教周
至皆克成有家女弟遺腹生爲擇令太僕畢寺丞
麟歸之公所親教士也葉夫人卒終身不復繼室
治家嚴甚閨庭整然無敢輕出入者雖諸孫燕見
不命之退不敢退謝教子必舉先賢言行爲說雖小
過亦不貸嘗曰修身正家吾人分內事居官能推
之國與天下乃爲實用　先生既位端揆猶以書諭
戒宜以禮法自檢勿侈勿怠勿苟徇人意其諭太
常亦然與人交有信初若難合久乃益爲人所敬
愛接引後進寸長片善稱揚不容口未嘗及人過
失新都自公始治易其受業者乃相繼取科第不
絕學博而邃在太學時嘗與天下名士即饌堂爲
文會辯析亹亹有據衆咸心服焉四方從游者多
踵接爲顯官志存濟物縣南橋圮鄉人病之出俸
金數百兩修治蜀藩義其舉助成之又患城守弗
完嘗預爲之圖會愼狀元及第藩臬欲建坊表公
固辭以繕城大庇我闔邑之赤子乎城成流賊果
至趨來保聚者數萬人皆得免於兵禍平生不習

術數而言輒奇驗湖湘人往往傳其事以爲神嗚
呼公之福履盛矣令子秀孫既多且顯魁元卿相
勳業文章並萃于一時公皆及親見之又享高壽
累承封錫麟袍玉帶全歸考終豈惟蜀中無亦天
下所僅見也雖其先世所積深厚然公之純德陰
功宜必大有過於人人者某淺陋媿不能盡述以
示無極乃據公鄉人禮部尚書劉公仁仲狀爲誌
以銘銘曰
楊冑遙遙古多濟美載稱儒宗則自公始公起孤
童學易自躬周經義晝神契心融順養以正晉孚
以忠　帝曰汝賢汝往督學湖湘嚮往惟汝先覺
公學有本立教自家家教之成有問日嘉公之教
士視子不異士之愛公與父一致龍亢鴻儀易象
則然與時偕行其道乃全公亦有言正家最難有
物有恒始厲終安父父子子威如之慶奚必崇高
是亦爲政維時宰衡寔公元子爲國生賢公功在
此式恭神人矧有卿士亦有諸昆學業是似維子
父構維孫祖繩豈惟魁元亢德世經公封一品公
壽八十生有異數棐有加錫眉山之蘇閬水之陳
彼皆蜀望猶匪公倫蘇不以功陳不以文維公好

德既老益欽堂曰留耕所留者心心田惟良生生
不匱尚世耕之以嗣公志

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
誌銘

正德五年庚午江西盜起　朝廷選憲臣有風力
者往治之僉以公舉乃自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改都察院奉　敕巡視于時江西大夫士來問
弭盜術公曰在安民既至斥貪吏去苛政民之彊
恃力富恃貲刑恃贖者束手屏氣不敢逞盜聞皆
有向化心大夫士又交歎曰公來晚矣未幾疾作

歸吳江盜遂猖獗不可制嗚呼公不病以死盜且
華面即不化服公必能出方略散遣其衆折其首
惡決不滋蔓三四年餘至調猺獞勤邊帥魚肉生
靈大肆殺戮如是慘也則公之不祿豈特一身一
家之不幸哉公蘇之吳江人曾祖諱　祖諱　父
諱宗吉有士行以公貴封監察御史母沈氏封孺
人有子四人公其仲也幼倜儻有大志十三補縣
學生浮梁戴公督學政以國士期之弘治二年已
酉以易經領鄉薦三年登進士第授江西道監察
御史福建清軍兼理鹽法時有以同姓被誣爲戍

卒者百餘家淹禁累年公一訊即辯其枉出之軍
籍又多隱漏弊公設法清理歲以千計所領鹽法
課又最於他御史十年出按廣東激揚允當屬部
以下皆望風竦然相戒時劇賊陳光等流劫新會
東莞二縣公畫策不旬月平之南海縣十三村負
固數爲亂鎮巡議屠之公曰茲村户不下萬餘豈
無一良善者乎玉石俱焚吾不忍也乃輕騎至廣
州知府詰其巢諭以禍福且許自新其父老皆感
泣曰巡按公活我即解散從令公又每村立土里
長以約束之十三村竟無事既而以外艱歸民號

泣追送不忍去服除授廣東道御史十五年出按
江西風裁如廣東所至卹民隱作士氣表先賢祠
墓董鎮守怙勢凌侮縉紳至匿盜賊不以聞人莫
敢何問公首劾其不法數事　上切責鎮守且以
治盜事付公公嚴督有司遂擒盜魁　賜敕獎諭
時天旱種不入土公親錄繫囚釋其所當原者數
百人翌日雨是歲有秋又嘗斷疑獄民有女奴自
逃其讎指爲故殺訟于官者獄既成公覆訊見其
有冤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
大家被盜因誣其所怨者賂鎮守欲置諸法公察

其誣出之鎮守怒衆亦以爲好後寘盜出始皆慄服以爲不可及民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至今論巡按之賢者必以公爲稱首云十六年陞山東按察副使守備臨清與持綱領不屑細瑣民安之夷人入　覲私市鹽罔利事覺公謂不治則廢法治之則非所以柔遠人乃請沒鹽于官仍給其直與之時逆瑾初橫中貴人有忤瑾斥南京者道死臨清公置棺埋之人爲公危公不恤也正德三年改任本司尋以撫按交薦可大用遷廣東按察使未幾進南京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領操江事公言操軍懦弱異日有警必不能支其後流賊弄兵江上果如公所慮五年有江西之命再改巡撫其病也實以憂勞所致北歸猶日以江西事爲念逾年病且愈吏部奏將起用而公不可作矣時九年癸酉九月二十日也壽五十有七生平孝友樂於周恤於書無所不讀尤熟於史喜誦讀好書說好話行好事作好人之詩顏其所居曰好齋有好齋集十卷配申氏封恭人孝儉慈惠嘗以公無子爲公卜妾於諸子又撫教如已出宗姻稱之先一年卒子男五人曰京曰東縣學生曰家曰木曰术女三人長適吳涵鄉貢士次徐勳國子生其季尚幼京等卜以　年

月　日葬公玉山先兆之次以予爲公同年知已乃以都憲徐公源狀走价京師乞銘予爲誌其治行之大者如右因憶曩歲公來自江西爲予言江西都司有以贓敗任者福建林公俊來巡視復用之公不可林怒移文語侵公公不以介意且諭三司以林公先　朝名臣處斷必不苟意者爲申禀不詳所誤且令再具事本末以請林見公直而遜大悔悟即能其人弗用因重愛公比歸賦詩贈

別送之數程此予所親聞者而狀不及則公之嘉言善行遺逸者多矣予于是重悲之乃銘曰

好哉王公靈秀所鍾直道宏才光于憲臺人亦有言官各有體孰撫孰按各臻于理人亦有言四方殊風孰北孰南咸頌一同公幼有志所志維好維民之望維國之寶西江不云用公不早公往巡視亦旣大受勿樂無期其又誰咎希文不相賈生無年維昔則然吁嗟乎天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高公墓誌銘

公卒之三年其子兵科給事中滂始以卹恩請于
朝特贈太子少保賜御祭命有司營宅兆寔正德
九年甲戌春也滂時以使事道揚乃以乙亥　月
日奉公及夫人之柩葬于城西馬鞍山之原先
期奉吏部文選郎楊君杲狀來請銘公吾鄉先達
滂又雅與予善義不可辭按狀公姓高氏諱銓字
宗選世傳爲嬀州人宋歸德節度使懷德之後至
千六者爲鎮江安撫使因家鎮江　國初時高祖
明遠舉人才爲勸農官始徙江都弃官以醫隱再
遷懷寧曾祖求仁復家江都祖友直父亨皆贈通

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成化己丑進士初
授大理寺右評事丙申擢山東按察司僉事遭內
艱戊戌服闋改浙江又遭外艱庚子服闋再改河
南弘治戊申陞浙江副使壬子陞河南按察使乙
卯陞右布政尋轉左丙辰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保定等府兼督紫荆等關庚申陞南京工部
右侍郎癸亥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正德丙寅
今上擢爲南京戶部尚書會逆瑾專擅不悅公雖
致仕猶銜之不置又致詔獄無何放歸猶摭他事
褫其官庚午　詔以前官致仕中外方冀公[illegible][illegible]

而不可作矣公初娠時太淑人嘗感異夢比生岐
嶷不凡甫毀齒日記數百言十三能韻語天順丁
丑補江都縣學生少保高文義公一見奇之吏部
王端毅公知府事擇諸生俊秀者親訓於資政書
院尤器公其在大理潛心條格上疏言優致仕申
比附分贓職杜誆詐辯盜情廣收贖六事皆中時
獘出錄福建四平反至百餘人會勘其勢家大獄
不爲私撓人服其介其在河南值歲歉人相食
朝廷遣大臣往賑公實分領其事驗丁口程遠近
以時給散吏有侵尅輒嚴禁之雖有憑附者亦不

貸流移四集處其食息咸有方既而疫作乃請給
衣糧散遣之又爲叢冢以處死者所活甚衆歸德
有黃河退地千餘頃爲　親藩所據州守且以負
租被訟　朝命中官侍郎都御史按之公謂負租
宜當其守違制罪地則請還民爲業中官怒出惡
語脅之執不變後他藩亦不以河退地請其官長
私計于長使欲分其半與之公又執以爲當還民
民竟賴之其在浙江攝司事清案牘肅吏屏息勾
考戎籍宿弊盡革其在河南爲按察風紀振肅如
在浙江河決張秋　命官浚治公建治河十二議

賛畫居多　賜白金文綺爲布政尤號得體會入
覲吏部奏公治爲天下異等其巡撫保定立九則
編徭役慎固邊圉時奸人有獻　皇莊者實皆民
田侍郎許公進等奉　命會勘寃聲撼野至毆州
縣吏不得行許遽欲執以復命公曰若是固爲民
至意恐萬一不測如民重得罪何請勘實以聞
上雅愛小民必不忍奪其生業以利左右奏上果
然其在南京工部江淮饑復領賑濟所活亦衆陳
荒政八事多行之其知院事讞獄精允人以爲不
寃爲戶部改衞士廩米折色每月兼給著爲令其

於名節尤刻意不苟始仕時或勸增年以就科道
選亟謝不可及爲僉事歷三臬經九載四薦乃得
遷脫罹逆禍亦無幾微見言面人以是尤稱之家
居孝友仲兄病嘗侍以身禱既仕節俸入以爲壽
儉約自持不喜飲博自謂治律之功不減治經經
史外星卜醫藥諸書無不涉獵既老猶然儀觀修
整尚禮讓鄉黨雖小吏來見亦束帶送迎與爲禮
於後進名士推挽惟恐後人以急告未嘗不爲之
盡然不自德也始號平山晚更號遺安老人所著
有平山遺安稿若干卷壽六十有九配許氏同鄉

處士某之女累封夫人事舅姑以孝舅姑宜之愛
育諸子能不廢教於諸姪亦如之先公一年卒子
五人長淇七品散官次即涉許所出次汴次淪次
注少室柱出也汴淪皆縣學生女二人長適禮部
主事仲棐次適張儉孫八人長本以蔭補國子生
次桂樾楨禰枟栩柯孫女九人長適蕭瑶次俞相
皆國子生餘在室曾孫男一人銘曰
高望宋世代有顯人于濶有家安撫是因安撫有
後始遷于揚再遷懷寧託醫以鳴曾時幾何卒復
其始食德收功曰維孫子平山之生鹿降自月天

固生之夢吉斯協孰光賢科孰望理寺孰臬孰浙
載長載貳藏轉都憲載涉民曹皆都重地邦計心
勞曷以治官治律如經維辟維甯罔不當情無妄
之災君子亦有不懟不渝君子之守卹恩載承維
皇孔明賜葬與祭賜贈以榮天既定只可以觀德
公德不匱百世是則

封太孺人孫母吳氏墓誌銘

吾友都憲東沂陳公德卿每爲予道其外兄孫翁
彥深之爲人蓋積而能散者比歲嘗歉翁出粟賑
濟所活數百千人于時其內吳孺人同心協志分

命臧獲子姪採薪汲水爇火煑粥各司一事晝夜
躬自督視罔怠若治其家事然者東沂於人慎許
可獨亟稱翁如此其必不我誣矣正德九年四月
十一日吳孺人卒其子讚乃懇東沂介其孫繩請
予銘孟城密邇吾潤又重違東沂意且知翁與孺
人行誼可銘也遂不克辭孺人孟城世家女封徵
仕郎府軍後衛經歷孫翁彥深之配河南鄢陵縣
知縣讚之母以讚貴　勑封孺人幼有至性不妄
言笑既笄歸翁事舅姑能得其歡心家人宜之姑
嘗遘疾危甚醫藥罔效孺人焚香告天請以身代

姑疾尋愈鄉人以爲孝感所致生子二長讚也次
詣以恩例爲七品散官女二李端縣學生陸瓊其
壻孫男六長繩禮部鑄印局生次綿紹緒餘未名
孫女四曾孫男三蓋見於東沂所狀者事多可書
以常行不書書其孝感一事非常行也嗚呼是亦
可以永孺人之傳也已矣銘曰
孺人吳姓從子封早歸徵仕家巳充孟城令族稱
孫翁好施式有前賢風淑哉內助心志同姑病不
起禱以躬孝誠一念感彼穹蒼生二俊覩摩礱伯
也宦遊奏厥功其仲在野仍章縫錄名儀部筭法
通一孫穎出五尚蒙生封死塋備始終兹維顯道
非偶逢幽堂刻銘傳無窮吾徵吾友東沂公

中順大夫江西南康府知府致仕沙羨王先
生墓誌銘

嗚呼此致仕南康知府沙羨先生之墓也初成化
乙巳先生以名進士來知丹徒時予少且賤先生
識拔於諸生中遣其子璘受學每延至私第盡用
大賓儀言必稱先生嗚呼達官貴人不下士久矣
先生獨忘勢如此雖予非其人其襟度可易測哉
後予官翰林先生入爲太僕同朝數年禮無所加

焉嗚呼古所謂知己者若先生非其人邪乃不幸
竟抑鬱以卒吾忍不銘先生姓王氏諱溥字公濟
沙溪其別號也先世大名人其家武昌自元萬户
曾祖諱柯者始祖諱朝宗父諱彥成賢有惠政仕
至四川布政司叅議公貴從高階例贈朝列夫叅
議公元配戴氏生子海早卒先生貫出也貫亦濟
寧名族女俱贈恭人先生幼業詩經以武昌府學
生中成化辛卯鄉試甲辰登進士時貫補巷先生
方爲國子監祭酒爲卿縣求良尹薦於吏部遂有
是命先生蒞補巷門下士也事至帳斷庭無留案

屢爲撫按所旌居六年徵爲太僕寺丞上安邊十
策時洛陽晦菴劉公在内閣亦以門生知先生薦
守河南府能聲藹著然自是亦爲人所訾毀五年
改守南康論者猶不置遂致仕歸閱八年乃卒正
德八年四月八日也壽六十有六娶魏氏封安人
子二長璐魏出也次璣女一尚幼男孫一曰澤民
國朝當成化弘治間海内並推文宗若古歐蘇者
則今致仕少師西涯先生李公今少傅邃菴先生
楊公與故篁墩先生程公其人也先生在四川與
篁墩俱以岐嶷知名蓋已嶄然見頭角矣及歸湖

廣邃菴公爲場屋友相得甚歡比來京師又因邃
菴公往遊西涯之門公亦愛而禮之先生穎悟出
人博聞强學凡天文地理曆數星命諸書無不通
曉善眞行篆隸大字詩畫清逸尤妙得琴法用是
館閣諸縉紳凡出遊及文字會飲必欲得先生以
爲歡每一告歸省爭賦詩歘餞名傾一時議論慷
慨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爲者人之期公與公所自
期皆遠甚使官人者愛惜保護處以清銜散秩或
翶翔侍從間無簿書塵俗奪其力得充其所志則
雖古之名流韻士垂聲後世者亦何上焉天之生

才不易而用違其方則併其所長而棄之可惜哉
惜哉先生天性孝友事賈恭人能色養弟澥庶出
也自繦褓撫教卒底于成連爲娶二婦未有子又
爲之置二妾推衣共食白首如一日爲政崇風教
在河南請立范文正祠置墓田給其子孫雅尚誼
氣重然諾與人交輒吐露肺肝不設城府親知有
以急難告者揮金如土雖傾囊不吝襟度灑落不
戚戚于得喪既謝事歸日登眺佳山水以嬉藩臬
諸公有過候者抗視無所遜武昌守屢請爲鄉飲
大賓亦不拒也生平不計生産其歸也囊無餘貲

至沒不克葬閱三年璐走京師謁邃菴公請爲墓
表及請予銘乃克歸卜　月　日以葬墓在山川
壇東賽湖西岍祖塋之原銘曰
驊騮驍渠局于戎車丹砂空青乃薦廟廷莫邪干
將秪以割羊用違其長雖良弗良吁嗟乎生才寔
難惟器是使世靡遺士並受其祉我銘公藏豈惟
公傷公有孫子慶其在此

故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輿字朝甫號竹坡南京翰林院侍
講學士霽之父也初弘治中學士爲編修奉詔教

内書館邂逅逆瑾不爲禮又以危言侵之瑾怒紛
辯詞色厲甚竟不屈四座盡驚瑾銜之比用事遂
矯詔令致仕憾猶不已至遣邏卒廉于蘇無所得
會爲仇家所誣事下御史鞫究又遣邏卒偕來乃
鍛鍊成獄舉家憂怖禍且不測君不爲動曰是有
命在無何瑾伏誅事乃得白當是時人徒知學士
之直名勁節光于詞林而不知君之臨變有執其
賢于人人亦遠矣陳之先本汴人宋南渡時有爲
學諭者來居蘇蘇之有陳蓋自學諭公始其後世
以貲雄爲閭家曾祖諱鼎祖諱永昌考諱範俱不

仕妣鄭氏君少穎敏喜涉獵書史既長有克家才
略力田飭蠱積四十餘紀業乃大豐然不以自肥
好推以濟人每歲侵輒出穀賑貸又不以聞于有
司吳中嘗大水有詔出粟六百石者表其閭君首
應詔時時施惟以周窶乏友人陳某卒無嗣君弁
其母若子三喪葬之焚券棄責他不可一二數也
雅與里儒許某善許歸自成所孤貧不能家館穀
之終身又買山葬之先塋之側曰吾子孫歲時上
塚當識吾意其鬼不餒也教子甚篤日以植學礪
行是訓尤鍾愛學士親督之治舉業從徙郡中亦

携與偕比宦顯訓戒猶不置弘治戊午封文林郎
翰林院編修既而盡以家政付諸子日葺池館速
客觴詠凡遇春秋佳節輒游名山水以嬉標度脩
然人以爲稱其號云生正統癸亥夏六月辛丑卒
正德甲戌秋九月癸未壽七十有二配徐孺人先
卒子男五人曰震恩例義官曰霖郎學士曰雲亦
以恩例授迪功郎曰雷府學生曰霽震霽俱已卒
女二人歸　　孫男七人適遠述遇遜遲适女三
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卒之明年乙亥　月　日
將舉君柩于胥山青銅塢祖塋與徐孺人合葬學
士既解任守例當須守制公牒于　朝自爲行述
請予銘予與學士同在翰林院又同鄉也遂爲銘

銘曰
吳中石湖山水奇粤生才俊文譽馳如彼鳳雛五
色儀翱翔覽德來天池又如瑚璉如璋珪南都學
上望所歸貿藏經濟未易窺有開必先先者誰家
有嚴君如嚴師君也好逸亦好施義方之訓還書
詩以直賈禍非我悲君不求知天則知詞垣史職
皇封貤我銘幽堂揭猋迷有來盤繩祖規

明故封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公墓誌銘

正統四年己巳閏九月十三日封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宜興吳公卒公之子克溫即其家遣伻賚侍郎副使用之狀屬貴爲銘貴與克溫爲兄弟交雅屬公知嘗拜堂下見公長身脩髯丰神凝遠適與德稱宜登期頤而遽以訃聞其忍以不敘辭邪公姓吳氏諱經字太常別號味菜世爲宜興巨族曾祖德明妣周氏祖以中贈戶部員外郎妣湯氏贈宜人父玉戶部員外郎妣徐氏封宜人戶部公質直而文人推爲長者公其仲子也幼以穎敏爲戶部公所篤愛遣受尚書於莆田顧孟喬氏孟喬

甚器重焉太師徐文靖公時爲編修見而喜曰此吾鄉逸少也遂以其女弟妻之比歸入縣學名益起然每試場屋輒不偶既而克溫以公所講授者登進士甲科官翰林公始克貢有謂公當得封勑阻其上禮部者公曰吾不可不一面吾君事已即歸又有勸其留太學以待用者公曰吾不能久違吾親蓋是時徐宜人年踰八十公年亦望六十朝夕侍側承歡戲綵若嬰兒然徐宜人悅視公亦若嬰兒然者忘其年之老也正統改元克溫以史事徵時逆瑾方橫公憂之屢貽書以速進爲戒比忤

瑾致仕歸公顧喜曰兒爲吾榮多矣吳氏業嘗中落戶部公沒時田僅百畝又以分給兄弟公夙夜勵勤力田簡費卒致饒裕然自奉以約疏食布袍終其身不變又樂於周濟無間疏戚各副其請雖數有負者卒不以自懈鄉人賴焉家訓嚴甚擇師必求名士夜課諸子誦讀親坐臨視既有疑義輒爲講解其未勝冠及業未成者不許衣帛食肉其有服涉華侈者輒手裂之諸子皆恭敬惟謹生平寡嗜好屏聲色日惟手一編以自娛至老不衰善論事成敗每援古昔爲斷曰後當然竟無一不如

其言非其人不與交既交輒傾肝肺晚與沈司空時暘輩十餘人爲眞率會皆一時名勝云公以子貴再封至今官得壽七十有五配徐氏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之女即文靖公女弟也繼許氏春坊贊善某之孫皆先卒子男三人長儼即克溫翰林院侍讀學士以文學行誼重于時徐出次儉許出次太學生儔女一人聘沈勑孫男子三人長驥次騆次驋女子五人任佇華倸徐文炯其壻也餘尚幼公孝謹儉勤開明朴易家食不售識者憾焉比克溫落官歸人咸以

為難而公獨怡然慰之俾遂厥志述是而論使得
為世用其所建立又豈讓謝獻觀者所能倫哉公
沒後數月璉敗朝廷起克溫復其官而公不及見
矣克溫卜今年辛未十一月二十六日甲子葬二
弟莖公篠嶺祖塋之次銘曰
戶部揭揭鄉國之哲樹召承之俎豆書詩卒復其
始是父是子學士雙俊是先覺孰倡于前封君則
賢瓚斯黻黼是子是父胡嗣其逢弗試以庸觸隆
溶瀰溪溶溶有來必豐豐源所鍾

明故戶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侶公墓
誌銘

公致仕之明年我　聖天子即阼進公階榮祿大
夫又六年足疾作遂卒于家寔正德辛未十一月
二十五日也訃聞賜諭祭再命有司營葬事於是
公孫壻中允李君夢弼狀事行介其子璞過予以
治命請銘噫予辱公知公銘予奚忍辭按狀公諱
鍾字大器號獨山其先淸豐人曾祖諱得甫避兵
徙鄆城祖諱伯祥父諱良器俱以公貴累贈資政
大夫戶部尚書祖母張氏母范氏俱夫人天順六
年公以書經中山東鄉試成化二年舉進士觀刑

部政五年授浙江道監察御史都御史黎陽王公
越特薦御史四人可大用四人者今致仕吏部尚
書屠公滽工部尚書楊公守隨故僉都御史王公
濬及公也十五年陞大理寺右寺丞轉左寺丞十
八年進本寺右少卿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保
定等府兼提督紫荊等關二十一年陞刑部右侍
郎丁母憂還漕運王總兵遇諸漕河以公簡巳乃
以事中公謫知雲南曲靖軍民府弘治二年服闋
改徽州府其年冬陞大理寺左少卿三年陞左副
都御史巡撫蘇松等府六年陞戶部右侍郎督倉

場等還理部事八年改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十
一年陞右都御史十三年陞戶部尚書任部四年
屢以師出給餉勞賜綵幣白金嘗以疾在告命醫
診視中官禮問於家賜內醞諸珍物尋請老溫詔
慰留不允十七年再以疾請乃允之仍命馳驛還
蓋異數云公白晳長身不妄語笑剛毅諒直夙夜
惟勤初為御史時奉　勑巡兩淮鹽中貴用事者
道淮勢張甚獨抗不與見名頓起其按應天等府
淸揚濁激犂然當人心又同巡撫大臣賑濟民不
至死其按浙江亦然浙戶藩事尤劇公不遑自逸

凡行臺亭榭舊以備遊眺者悉封不視致仕兵部
項尚書晉爲鄉人誣奏禍叵測公承命與中貴人
讞之白其冤項宗獲全海鹽海岸崩工久不就公
令所司以牲器實礴石先塞旁流工乃成夏旱不
雨公禱雨三日鄉宦夏大理時正載作詩頌其功
其監秋試場默黜舉子之私以賄請者而不暴其
名曰毋以一人玷我賓興盛典黎陽公既重公比
還朝乃悉以奏牘委之論列益無避忌巡撫遼東
都御史馬公文昇亦爲用事者所惡風公劾之公
不可由是恨益深無何被廷杖或以爲用事者所

譖公執益堅卒不屈其在大理大同有虜警命撫
安真保等府民果安其巡撫保定却守關者餽金
請禁木以固邊隱保障復海濱淤地舊爲豪右占
種者悉還之民其在江南日以擇廉吏禁侵漁爲
阜財要務歲值澇公條寬恤事請允之既而澇復
甚又條奏九事不報時特遣廷臣齎內帑銀賑杭
嘉湖三府水災公因上疏理前奏且言蘇松與嘉
湖杭三府均之赤子也賦稅之出蘇松重於三府
水災所傷三府輕於蘇松今三府乃蒙賑恤而蘇
松之民何獨不一蒙恤念乎又奏設高淳縣以分

溢溧水民便焉其在吏部進退黜陟一視輿論即
有所薦亦未嘗令知以爲恩其在戶部振刷宿弊
事無滯留嘗以四方多災報乃疏重京儲慎庫藏
覈內帑省公廩度邊餉清鹽法均禁例計芻料節
香蠟戒掊尅處存留恤災傷十二事以聞於時政
多裨益焉又以九門內臣職譏察不可令干國課
疏累上必得請乃已時貴戚有巧長蘆兩准鹽引
者既得旨又執奏乞寢成命以杜將來又請裁冗
食以紓國用其餘因事納忠率多人所難言公見
報罷漸多乃復上言其略曰臣屢言二三事皆爲

國計未蒙批答伏乞宸斷凡臣章事干貴近者亦
乞施行以通下情　上題之嘗創板庫以儲羨餘
諸司由是有所稽覈比去積多至若干萬然怨者
彌衆而謗言興矣公居家孝友憂國之誠根于天
性晚雖謝客日以書史自娛至語及時事輒鬱鬱
不樂屬纊時諸子以後事請不答但云天下事大
可憂而已於戲若公者其無愧於古之所謂大臣
者乎壽七十有二娶王氏繼馬氏劉氏皆贈夫人
子男五人長珩早卒贈歸德州判官次璞鄉貢士
能以學行世其家次瑞次瑩次琨女四人國子生

朱堯佐高栢生員賈珍李邦幹其壻也孫男四人汝睦汝勤二未名女六人長適李廷相即中允次適生員高騂侯功李世恭公没之明年壬申　月日璞等卜葬于城南大豐鄉之原亦公治命也

銘曰

國有元氣時維直臣山之虎豹世之鳳麟彼巧宦者其誰齒論孰可曰直公也其人公按兩道肅乎雷霆洗冤摘伏奸回震驚公撫兩畿温然陽春煦之育之倪耄輯寧公貳冢宰鑑空衡平屏遠撿壬登崇俊英公爲計相氷玉潔清裁厥匪頒歸於法

程謇謇其言蹇蹇其身我躬不有我官足珍維執不渝萋斐是嬰弗仆弗傾　天子聖明命以考終莚以恩成詎云砥直終始哀榮嗚呼獨山厥名稱情仰止弗諼没世其生

承事郎杭翁墓誌銘

予嘗聞壽工部宗魯往時客死通州其館人憫焉買棺歛之若喪其私親然又以其母其孥之貧而不能家也且厚其賻歸之心竊多其義而未暇究其爲誰何比日予門生趙戸部鶴狀其鄉人杭翁事行而介其子來請銘墓予得而讀之乃知翁即其人也嗚呼翁其不謂之倜儻尚義士哉或謂宗魯達官也翁之爲此詎將以鼓譽于達官之疇以自寵也是惡得爲義夫君子與人爲善亦惟迹其已然者録之而已不當逆計其心而閉其進善之途也且若而言則有爲而爲義者不知取將遂取夫無所顧忌而甘於不義者乎是固不得以是病翁翁揚之泰州人也諱琮字廷瑞厥考忠幼携之來戍神武中衛今故遂爲通州張家灣人翁居家孝友伯仲協和堂構靡懈既裕矣則又日出之以施予自其宗姻鄉閭以及浮圖老子之徒莫不賴

焉歲嘗大疫翁作百棺以分葬其死而不能葬者又嘗有漕卒失官銀二錠購得其半以不足償懼其欲覔死翁見而憐之即如數周之卒賴以生其平生所爲又多類此以是觀之翁其義邪非邪有所爲邪無所爲邪抑或其鍾于天者獨然故雖莫知其然而適能契其然邪然視彼積而不能散者賢則遠矣翁本習戎事欲取功勲數奇無所就又耻于倖進故惟以恩例授承事郎獲有章服子一人曰轍亦以恩例今爲神武中衛左所千戸配倪氏出也孫一人曰熈銘曰

日維既望月在丑蒼龍於時集辛酉我我新阡神
所授翁也藏此非丘首誰狀翁者盾之後其人有
文言不苟翁壽七十孰云壽我作銘詩翁弗朽

大行人敬之徐君墓誌銘

君諱欽字敬之湖廣黃州府黃梅縣人父用嘗為
太學生有時名然卒窮死太學君其長子也年二
十四舉進士登第授行人為行人七年嘗三使親
王府以能清慎著聲譽去年冬十二月十四日卒
於京師實弘治辛酉也得年僅三十五初君父太
學公卒予嘗為之銘其墓意其委祉在君而君固

行修職敏褎然吾榜之巨擘也今乃不幸短命齎
志而沒悲哉天之意乎是吾不知其何為也君沒
之旬日君同鄉侍御袁君大倫過予以銘墓為請
予弗能為辭之後數日雪大作道途寒不可還往
而君子邦貞才十餘歲乃能從一老隸持侍御君
狀獨走吾門泣拜而請曰茲銘敢託於執事匪直
我哀父意亦我先人九原之望也其言酸楚有不
忍聽聞者予奇其幼而能子因復問君家事乃知
尚有二稚皆聰慧不凡嗚呼天之所以昌徐氏者
或者其在茲乎君娶吳氏賢實配君君沒喪之無

違禮吳氏實主之銘曰
累積而屯其發在君君復止此在君之子渟之淵
淵其流涓涓久則沛焉君盍不然吾徵諸天

贈文林郎新城縣知縣段公合葬墓誌銘

今年春戶部段主事敏母太孺人卒于京師貴函
往弔敏慟絕伏地不能起久乃言曰不肖固有請
于子也往時先府君卒敏弱不克事墓銘未有刻
今不幸吾母背棄將合葬願吾子錫之銘以少盖
不孝之愆敏為貴同鄉人且同舉進士相好也貴
固愧無以相其哀乃不忍以不文辭翌日敏遂持

其姻儲主事子充狀來速銘乃序而銘之序曰公
諱錦字克成其先汴之祥符人在宋有曰伯三公
者公十世祖也業儒而寄迹于醫值靖康變挈家
南遷始居金壇邑之有段氏蓋自茲始其子曰康
年克肖厥賢與實齋王正肅公漫塘劉文清公諸
名碩游能以惠利及人人德之自是遂為金壇之
望公祖曰觀醫學訓科父曰璘早卒公五歲而孤
母馮育而成之慎行遜言與人無所競馮孀居四
十年公事之克盡孝道時其寒燠而調其服用遇
有疾輒憂滿顏色竟夜皇皇不能寐鄉人以是稱

之年四十五以成化乙亥五月二十三日卒後四
年葬其縣南朱塔村東新塋太孺人姓黃氏常之
宜興名族質柔而靜性慧而恪年廿有一而歸于
公能以孝謹媚于其姑尤勤中饋事身必先之及
公卒姑亦繼卒敏幼家無紀綱之僕孺人親任其
勞節縮經畫卒無大廢禮者既而敏舉進士補新
城縣令再改廬陵以清白自勵其奉有人所不堪
者貴每以是賢敏敏輒曰此非吾所能吾母之教
然也敏官戶部乃迎孺人來就養甫一年遽卒則
今弘治壬戌三月十四日也年六十八敏雖外補

多異績例得旌典公用是贈文林郎新城縣知縣
而太孺人以獨存故獲今封初公無子其從兄鏡
有子二長曰文次曰敏其次也幼育于公因以為
後後敏亦有子二曰復孫曰吉孫而文卒復無後
敏乃以復孫後文以奉鏡祀嗚呼積善者有慶而
封君夫婦其所值乃如此何邪敏才而有禮二子
皆不凡天之意固有在邪銘曰
嘉其匹厚其積乃薄其食于嗟天乎匪人力歛其
贏維後之成維吾銘之徵

封宜人石母王氏墓誌銘

監察御史石允升比按東廣走驛馬以疾來告允
升吾友也壯而才予竊訝之無何其母宜人之訃
聞而允升亦來復命因叩其詳則知其以宜人故
也初允升便道歸寧以母老難別宜人曰為官之
道我雖不知然爾父事則吾見之審矣爾父為給
事中時嘗發曹石諸凶奸惡人多危爾父而爾父
弗為變夫死生爾父弗恤也而何以離別為哉爾
第往澄清一道毋忝爾所生則爾在萬里外吾猶
左右也允升乃強勉赴廣已而心忽忡忡若有大
戚在厥躬者疾遂作計其時則宜人捐養之辰也

嗚呼亦異甚矣允升自為狀且懇予銘墓予安忍
辭宜人姓王氏滁州人故奉直大夫鴻臚少卿公
諱澄之配以公貴封宜人壽七十弘治十四年十
一月廿九日卒　年月日祔公墓子三人長桂州
學生亦有文行次様即御史次林孫男六人繼芳
繼英繼儒繼登繼魁繼先孫女一人歸劉九成其
已具冢宰王思菴所為公誌者不著銘曰
侃侃鴻臚維時良臣履貞秉直忠不謀身誰其配
之王侯之子載穆令聞動循轍軌來嬪于石宜其
家人允矣宜人名稱厥情石有祖姑寔主內政晝

為家規一我衆姓中饋分治各有日時吾婦吾孫咸遵指麾宜人代姑身亦勞只戢姑逸心則安矣豈惟于姑于姒于娣我甘代之勵勸孰計祖曰孝婦肖于爾姑不有是婦曷配爾夫維公鴻臚起家進士周旋諫垣為　帝所喜　帝之所喜衆之所仇庶卿淹留豈我之羞我躬不恤胡恤我私我置我家宜人自持持家如何如厥祖妣和之以恩臧獲咸救勤以事事儉以助廉無侈無華中心自厭宜人謀家如公謀國夜寐夙興不遑自嗇宜人事夫如公事君豈惟媚之肅如嚴賓宦則成矣志亦行矣贊公歸休我則寧矣公無遺帑遺以三孤我教我育我衣我餔我始正之今則成之為士為官亦我令之人亦有言幽閑貞靜無非無儀宜人之性人亦有言坤道代終相成厥家宜人之功於維宜人厥積孔厚有封有年福亦多有畀其贏餘以錫爾後豐山之原鴻臚所阡宜人祔焉在禮則然雙璧沉淵有光燭天太史作銘百世其傳

南莊居士夏翁墓誌銘

嗚呼吾忍銘吾翁也夫翁吾妻之祖也其行率與古合吾嘗以為吾故鄉之典則猶在而今則已矣翁又不幸老而孤此猶足悲者嗚呼吾忍銘吾翁也夫吾友壻刑部郎中劉君美之曰此翁治命也子不銘翁之目且不瞑于地下嗚呼吾亦奚忍終不銘吾翁也夫翁姓夏氏諱英字文傑南莊其號也鎮江丹徒人　國初徙實京師至翁再世矣家東市中性超卓無世俗習氣事親以孝聞親没祭之致謹如生存至老不衰凡遇時物必獻而後嘗曰吾不敢先吾親也屢賑宗族雖數不厭曰吾不忍吾親之後之窶也姪亨七歲失怙翁子之慈而能教卒為善士克其家見其舉子輒喜曰吾夏氏之鬼不餒矣此固吾孫也翁家政甚嚴造其庭肅如官府入其中堂寂不聞女婦聲凡巫媼販婦過其門屏不許入曰敗人家法者此輩也翁重意氣立然諾周人之急揮金不計然疾惡人太甚見惡人輒怒見顏色不與交一語里少年有不撿事惟恐翁聞知好面折人過是是非非雖貴人無所比表裏洞徹人以是憚之亦以是愛之咸尊曰鐵翁鐵翁亦因是以為別號云翁樂與縉紳游縉紳聞翁風亦樂與翁游因而通家者有之故禮部侍郎黃公亦翁之鄉人也尤重翁曰此帶布中汲長孺

戒菴文集卷十六

也翁弟俊早卒婦吳守節不貳即亨之毋也子泰亦早卒無子三女俱幼婦趙甫二十餘尤苦節自勵雖親姻鮮與之面歸寧未嘗踰時皆翁家法也吾始宦友吾妻謀繼室于吾鄉貴公乃舉翁之女孫歸焉吾以是知翁獨深翁卒于弘治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壽七十九配宗氏繼楊氏南京江陰衛指揮使海之女善理家翁嘗輸粟授七品散官不以稱非翁志也銘曰

世有足貴非人爵之謂家有所傳不必我出者爲賢嗚呼南莊吾於翁乎奚傷

明故大中大夫浙江參政李公合葬墓誌銘

浙江參政李公叔恢旣葬之四年其配封恭人延氏卒子聯乃自狀事因吾壻貴玄泣請予銘且曰先君葬時聯病不能事事幽堂之銘未有刻今不幸母棄捐將祔葬敢以先君不朽之託懇于執事聯玄之父故禮部侍郎補翁貴先生壻也嘗聞先生誦公德政因追道其父都憲公風節予竊慕之思與公定交而公已不可作矣聯還往吾門甚習諱愼文雅可念也銘固不得辭按狀公姓李氏諱德恢叔恢其字別號節菴其先湖廣荊州人因宦東安家焉高祖士聰元翰林承旨封楚國公曾祖繼本翰林檢討祖東　國初爲行人司副卒贈太僕寺少卿父侃都察院僉都御史毋張氏封恭人都憲公仲子也生甲族能卓然刻意問學都憲公鍾愛之舉成化已未進士授大理評事讞獄有平允聲與中貴用事者抗廷錄死獄有疑者力排衆議辯而生之屢陞右寺正丁外艱服闋陞左弘治元年陞知嚴州府嚴俗好訟公善聽無所枉屢決疑獄發摘如神人由是畏憚無敢妄訟者然不恃以爲理興利革弊惟日不足下至征科解納凡舊

法未善者輒更之因利者無復售其奸民素不諳水利惟以祈禱爲旱澇計公始教民開池塘治溝洫由是旱澇不能爲災自桐江至富春凡百餘里挐舟者行山巔巉石間往往墜死公始開築道路爲梁橋以濟不通行者便焉尤尚禮教文廟殿宇歲久而圮公捐俸倡衆新之其祭祀樂舞生冠服及樂器皆創造如式暇則躬課諸生校其文優者厚其禮以激勸之增新漢隱士嚴光釣臺祠宇訪其後裔復其家以奉祀事富民往時以季春三日會廣濟廟爲社競侈因而諂神惡少年或乘之爲

諸不檢事禁之亦自公始在歲八年御史以其政旌異者五小民頌焉十一年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聲益著十二年春以病卒於官公天性孝友事親能養能慕自奉約甚而周恤不吝不妄受饋遺亦不問生業没之日囊無餘貲人以為不愧其家云恭人姓延氏兩淮運使某之女也既歸公克謹婦職姑病不良於行乃縛竹為輿躬與諸婢舁之以適其志廉取義予其協公意尤慈惠不欲揚羣下短長少房改産二子一女予育之劬勞過於所生公既没雖老且病猶以禮自閑未嘗輕踰門閾則公之形於家者亦於是可徵矣恭人卒之日為弘治十六年癸亥月日公壽五十五恭人壽五十七子四人其長晞也順天府學生次昊次杲次晃俱習舉子業女二人一適太學生余鎏一許聘石誠李氏之墓在東安鳳巢山之陽晞卒諸弟卜九月初一日奉恭人柩祔公墓銘曰

揭揭都憲望於李宗直道立朝不謀其躬維食不豐載遺於公維公吉士都憲是似維國有臣都憲有子孰産於璞不變其幅孰修之家不壞於國惟公則然以善周旋小試於前後乃沛焉作牧大郡

惟民之天有令有誠有政可傳亦有令妻善與之齊其衷煦煦其儀娓娓豈惟助公閫門之規維族有譜是子是父維家有模是婦是夫嗚呼公乎厥福孔全凡厥子孫尚肖公賢

閱古王翁墓誌銘

閱古王翁卒且葬其子鑾率三弟鑰錫鎬泣請予文予惟童子時嘗掃易洞先生丁公之門易洞清修高節古君子也與之游者若天傭唐翁惟敬復齋錢翁文善友雲楊翁伯光輩而翁亦其一也天傭涉獵經史善詩詞復齋惇實不欺業儒寄於醫友雲恂恂口無擇言而翁以直毅好聚古物閒於人人雖人品不無少異然皆能自樹立不與庸流同每佳時登名山水游眺一出入里巷衣冠楚楚惡少輒驚起閉匿惟恐見其所為噫何其盛也逮予入仕中朝易洞先生卒而諸君亦相繼物故予甚悼之獨翁在方以為老成典刑比其妻亡特走鑾數千里來徵予銘今才三年而翁亦亡矣嗚呼是何吾鄉善人之不祿哉予雖不能執筆然亦有不得辭者焉以亟傷類之情有所不忍也又將俾吾鄉後生小子知好古如翁者雖窮以死而君子

特與之銘則凡有識者亦將感發而好古如曩時
未可知也嗚呼予之銘翁豈予之得已哉翁諱璽
字廷信閱古其號也壽八十自其妻亡子孫皆無
恙而孫加一人焉曰諒姪鈛今爲府學生恪而媢
學此又可以徵翁之澤之未艾也餘見其妻墓誌
銘曰
翁其知自修以求其珎者耶抑固自好以保其淳
者耶吾不得而知之然於所謂無懷葛天之民者
翁固庶幾其人而可使之於後不有聞乎

煦菴先生錢君墓誌銘

君諱紹字宗胤號煦菴其先汴人本武肅王之後
其家京口則自九代祖伯乙始伯乙仕宋爲殿前
點檢没葬祠堂灣而醫業則自其五代祖愈菴始
愈菴生仲器仲器生濟民濟民二子長文美贈太
醫院院判次文哲丞逝濟民以君繼其祀君穎敏
好讀書其醫得東垣妙處疾徐輕重應指而决百
不失一二然無間寒暑貧富有求輒往又未嘗乘
急射利用是凡有奇疾者皆不遠千里迎之比以
母老艱出乘輿買舟就治者肩摩踵接無虛日然
自守嚴甚必待人之招而後往市恩刺見絕弗爲

之郡大夫高其行往往敦與禮甚加敬焉君孝
弟勤儉得於天成事先極誠凡有祭享必沐浴更
衣灑掃洗滌之事果蔬肴核樽俎之設皆身親之
其薦新亦然病且劇于時子汝成當代祭君猶盥
手索祭物檢閱整頓凡禮度亦教戒不置祠堂嘗
被災君率諸子整衣冠啓告奉主櫝出雖倉卒亦
慰安如儀兄壽菴院使公以名醫被徵常以母老
爲憂君能體其志事之唯謹壽菴得盡職於　朝
廷者寔賴君侍左右也當道屢欲薦而官之君以
母老不忍遠出堅辭不受壽菴爲輸粟拜散官以

榮之君治家嚴居常無笑容不喜怠惰晨起必秉
燭雖老乎不釋卷最愛菊嘗以韓魏公黃花晚節
之詞揭之楣間以自警人有善言則書於壁酷嗜
書史雖殘編斷簡未嘗委棄故先世所遺什襲惟
謹病且劇猶撫卷而四致丁寧焉凡所聞所行日
籍記之人有片善耿耿不忘至有舊惡亦不追念
事有涉於悅親悅兄者雖費不惜平生直道無所
私曲人有諛者正色拒之居常接人辭氣和緩言
必自其中之所存以故人愛而重之始病即命書
遺言治喪命宣讀於衆拳拳以母老不逮養爲恨

且指其中仁義禮智信五字以授諸子終復示以一忍字且書諸汝成掌中既而復曰無作佛事立汝身修汝德圖爲親之光遂卒時弘治十八年正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一配張氏同縣名家張翁繼宗之女子四人長汝成次汝謙汝儉汝弟汝弟側室楊出也女五人長適沓顯次范鑄唐可陶良臣次聘張濟孫男三長旻次楧楷孫女亦三以正德二年五月十八日葬焦石山之原汝成以銘請嗚呼予忍不銘君哉予少也賤君獨愛我重我館於家使二子汝成汝謙受學其禮數甚至蓋亦

今之鮑叔也銘其奚辭銘曰

餞我乎江之北遲我乎江之麓我歸江鄉兮君幽谷吁嗟胸菴兮命何促匪胸菴之命促兮窆吾鄉吾人之無祿

戒菴文集卷之十六

戒菴文集卷之十七

墓誌銘

明故中順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補齋先生丁公墓誌銘

嗚呼貴尚忍銘我補齋先生也夫清遠之禍極矣先生以豪傑之才紹聖賢之學中行猶復顧進未能覺斯民退又不得明諸書以傳諸後乃不幸并其妻孥以歿嗚呼天之無意於斯文也悲夫弘治甲子冬十二月二十有二日戊寅先生之子同將葬先生於長山走書速銘仲本曰不銘則道不見

子史官也知先生道德又深奚忍不繇泣而銘之先生諱璣字玉夫別號補齋鎮江丹徒人年十八以周易領應天鄉薦又三年舉成化戊戌進士逾年授中書舍人雖清銜而勤慎供職不與凡等縉紳咸以道學稱之甲辰歲除星夜殞乙巳春正元日星晝殞有聲　詔求直言先生奏疏論治道大要言人君以正心爲本而急務在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用飭兵備反復數千言未及時政得失且謂方士釋老近則害治語尤峻直疏入留中群奸切齒日令邏卒伺之

無所得乃以同官公過連逮獨出先生爲普安州判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餘里非人所居人皆危之先生怡然從一僮就道逾年以進 賀表北上道丹徒則德容豐盎視他日顧有加焉時 皇上初嗣位起三原王公爲吏部尚書公雅重先生即延見坐語竟日明日再欲見先生不赴乃奏記言今日大本無急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向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可次第舉王公韙其言將引爲吏部屬竟爲忌者所沮轉廣信府通判未三年再提學薦皆不果

先生亦以父喪去位服闋即家授興國知州尋又以母喪去位服闋倪文毅公爲吏部尚書收拾名士起章公懋爲南京國子祭酒先生爲南京儀部郎中未四月再延廣東按察司副使奉 勑提督學政歲餘入 賀至清遠峽山水暴漲時舟已發不可禦先生度不可免闔窗端坐與側室陳氏咸溺二子暨二女俱沒翌日屍始得猶衣冠端整不去禮遠邇聞者莫不傷悼賢士大夫會哭以爲斯文恨時弘治癸亥三月十五日也壽僅四十有七嗚呼痛哉先生系出宋參知政事觀文殿學士文簡

公度之後其四世孫有諱素者官江都始自汴南徙與其子太府卿總轄公曄俱葬丹徒遂偶[illegible]寧棄建寧右衛經歷隱于鄉自號友陶父元吉友陶長子也學行高古學者尊爲易洞先生以先生貴封中書舍人先生資禀超異幼服庭訓毅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甫冠抗顏師席出其門者皆知以行誼相高不專事舉業其官京師陳石齋公甫方以 詔至先生日接論議久乃嘆曰石齋克已功到所養甚善惜其學大類象山吾儒須內外交養知行並進斯無弊其在廣東教法以厚倫爲本以

主敬窮理爲務以修身而澤天下爲期其取士則先德行而文藝次之雖未久而士習丕變駸駸知所向云先生涵養深邃德器充完言信而行謹直內而方外長不逾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獨立不懼蓋有萬夫之勇居易俟命視死生猶旦暮其於富貴利達漠如也儀禮久廢世莫有舉行者先生曰此周公之典也凡冠婚祭悉從之其治親喪皆宗周至纖悉備舉然衰毀骨立見者無不感動[illegible]浮屠老子[illegible]不用鄉人至今則之愛君憂國根其天性自爲諸生時凡讀制書必拱肅雖坐必

作曰此　王言也其歸自普安式辰州聞　憲廟
上賓北向長號三日不食　朝廷每有善政聞之
輒喜否則終日戚不樂其忠孝大節多類此爲政
以風化爲先一以誠意行之不事雕虞民故久乃
信之思慕不忘普安夷酋倒以黃金爲贄且飲必
先以示無毒先生曰何不相信乃爾乃先飲而贄
則悉却之夷酋感悅遵約束不敢專殺一人禁火
葬興文教俗漸更士亦有科舉第者比還追送越
數程猶泣不忍去其在廣信惠政尤多同寅有坐
事者先生處之曲有恩獨丐印易牒則執不從曰

吾平生無欺心事况欺君邪成化弘治間公卿薦
士宜在　朝廷者先生未嘗不與所至賢者悅其
德不肖者服其化摳衣問道者分經而治因材而
篤多爲名士先生之志蓋欲上嗣濂洛之傳以考
亭朱子自期待會齋臨川而下不俏也其詩文典
則正大蓋有佐佑六經之功所著有補齋集八卷
大學疑義一卷洪範正誤一卷四禮儀注四卷中
庸語孟說未脫藁又欲繼朱子志以儀禮爲經禮
記及諸經有於禮者爲傳而補以註疏亦未成書娶張氏
封孺人刑部郎中恂之女刑部固苦節者先生初

用儀禮　親迎刑部實從史不違孺人有賢行孝謹
謙約亦能以禮自閑先七年卒子四人咸尚啓今
惟仲子同在銘曰
賈誼死長沙先生不死普安伊川不死漢江先生
死於廣南由我者人不我者天自古則然柰何乎
仁賢

費母祝孺人墓誌銘

孺人葯菴處士費公之配衍之母也其卒之三月
葯菴以書訃予衍因以銘墓爲請予壻玄葯菴之
姪也時從予學于京師又速予不置嗟夫世衰俗

降凡有爵于朝者其宗族子姓往往不克由禮甚
則譸張爲其鄉人患蓋不獨吾邑然也而葯菴則
異於是初葯菴之弟補菴先生舉禮部第一人官
翰林爲大司成爲宮端爲少宗伯望重天下光顯
矣而葯菴言若不出口身若不勝衣恂恂雅飭顧
若無以自異者非賢而能之乎然孺人之卒葯菴
則曰吾不幸老失吾妻吾内無相我者矣吾惡能
不悲衍則曰衍不于天遽奪吾母吾大人之殆且
日減矣吾何以塞吾大人之悲玄之哭孺人也亦
然則孺人之賢又可知矣法固宜銘孺人吾潤丹

從祝氏女也孝慈恭儉得于天成甫毀齒失母已能哀慕如成人及事其繼母又能承順無間言宗親稱之故約菴委禽焉時約菴父巳卒獨姑老于堂孺人移所以事母者以事其姑而禮有加焉姑甚宜之又推所以事姑者以及其娣姒諸婦之屬而愛有差焉娣姒諸婦之屬亦甚宜之其事約菴也則能以寬和濟其厲吉不專于隨也其教術也則能一以義方凡侈靡無益事自其約不令親之以蠹其心不專於愛也蓋其見于上舍鄒君吉甫所狀其大者如此其細可略也孺人生宣德庚戌

三月廿三日卒弘治甲子閏四月廿九日享年七十有五子一人即術費之佳子弟也女二人歸景源鄒玦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以正德丙寅二月十六日葬城南鳳凰山之原盖新阡云銘曰

令聞揭揭維士之傑助成有家亦婦之烈幾望者月未晦而缺厥澤弗竭以綿爾瓞

素菴處士毛君叔萃墓誌銘

君諱廣字叔萃號素菴生而孝友事事必欲適親意出告反面雖祁寒暑雨無廢禮父嘗累得危疾[illegible]飲者屢日忽思豚魚君自潤走常傍徨忘晝夜求之果得以歸作羹進父疾尋愈母病目幾廢視藥寥罔効君憂甚每夕稽顙北辰者七越月不怠母目復明人皆以爲孝感所致比歿服喪哀毀切至見者爲之改容伯父諒無子而貧君以腴田贍養之終其身其於從兄維亦如之春秋祀事豐腆精潔必誠必信如事生然居鄉謙巽揖步而蹈擇語而發久亦不懈惟恐失色于一人鄉人愛而敬之咸以爲善士配包氏先君五年卒側室戚氏子男八人黼黻文章乾坤恒泰女五人長適次適縣學生王誠孫男幾人孫女幾人卒于弘治

已酉十一月二日壽五十有五君本常之無錫人曾大父亨六大父思敬父詢母周氏天順初君父以詿誤戍鎭江衛君毅然請代始移家來自無錫旣而事白當宥遂君曰潤俗厚可家也遂爲丹徒人歿之明年十二月十三日葬焦石山之原實弘治庚戌歲也文縣學生嘗從予游志操才識雅以國士期之嗚呼天之所以報君者將於是在耶葬後十七年始克最君行爲銘以塞文之請銘曰

休禎附冰躍雙鯉索縲請代肉刑止黔婁禱辰危疾巳老萊弄雛高堂喜風移俗下誰繼美吾井素

菴蹈前軌刻詩幽堂示人子

明故德菴處士黃君墓誌銘

予嘗謂世之享大貴富者必以仁得之而私智小數不與焉蓋亦有挾數用智取之一時者然不旋踵失之猶不得也故夫富而至於世守不替貴而至於垂光無窮非仁人君子其孰能之論者乃槩以為富不仁之說盡謂周于利者為不足錄豈其然乎歙之潭渡孝行里有黃氏者雅以貲雄于鄉予故聞之比日其縣學生約衰絰來問禮于予間以其父德菴處士君墓銘焉請因叩其詳則知其

所以能久其家者一以仁致之非偶然也君嘗商于閩閩俗貧窶者多鬻妻孥以償所貸君惻然嘆曰割人之子母離人之夫婦以自肥吾所不忍遂棄其券而去君弟文萃同起家者君慮其老而子姪咸幼恐後有違言乃以所有者中分之良田美宅多所遜讓比文萃卒又為恤其孤經紀其家如未析者然又嘗自念吾家今所不足者非財也當日以種德為事于是凡鄉閭貧乏者輒周之雖數不計蓋其生平所為多類此由是觀之則君之所以能裕其家者果仁耶否耶是宜銘以警夫積而不知散者君諱道智字文玘德菴其號也世居歙之潭渡孝行里二十一世祖嘗以孝行被旌門之典于唐故里以名其後雖不宦顯而清白相沿稱巨族者必先焉至于君業稍落矣君孝勤儉涉獵書史好親賢士鄉人敬之有相訟者不之官府惟君一言之聽以故家再起視昔有光焉配汪氏有淑行孕輒不育為君納吳氏生子三人長緬次即約次經孫男子二人女子亦二人君生以正統己未八月三日卒以正德丁卯正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九以卒之後　年　月　日葬于　山

之原緬經皆有堂構之譽約敏而向學其志甚偉君子于是又知君之教成于家也銘曰

主以仁作以勤操儉約出類群始皜皜終厲吉轉衰宗還巨室嗟爾後善厥承德日積業斯升

菊庄先生前鄭州判官陶公墓誌銘

公諱茂字勉學菊庄其號也其先南昌人九世祖萬五仕元為光祿卿子鑄簿丹徒始為丹徒人曾祖諱景芳祖諱仲昇父諱士寧號質素皆弗仕母冷氏成化庚寅公以太學生授鄭州判官戒行自閣老文和劉公而下多贈以詩而補翁費公特為

序其事稱公仁而有斷剛而有容識者以爲知言
及下車以簡御煩所委輒辨上下協然頌之[illegible]
號五虎劉者兄弟相倚爲奸公戒諭諄切遂感泣
自悛書手王寔奸惡尤甚公諭之不悔卒坐以重
罪惡少賈鼐聞之棄廬徙惠濟橋以避及公承檄
治河鼐跪馬前曰小人賈鼐也今得改行自完以
保妻孥皆我公賜也感泣而去鄭俗昏娶多論財
期約已定猶需索不已甚至相訟公懇懇諭以古
禮俗漸更作新學校士有窮迫不能肄業者輒助
之每大比士有道鄭者皆給力以代勞名曰起監

司有疑獄悉以委公州守忌之陰主健訟者誣公
公弗辨乃罷官歸乙未五月五日也歸之日老稚
攀轅垂泣內一人奮然進曰公第歸吾儂當爲公
復讐已而州有劉姓者持巻刺目揮血被面幸數
輩奏守守亦罷去鄭之人至今稱公之德不衰嗚
呼判官州佐也公爲之僅六年無專職無久任而
民之德公乃爾使其志展布又何如哉公性警敏
童子時能預察其外傅館人禍將作請先避夫其
在邑庠甚爲林公一鶚所器卒業太學與希賢鄉
友也適染疫湯藥皆公親具或請避之公曰吾堂

姊亦嘗染是親姻無一及門而吾獨視之亦無恙
疫豈眞能染人耶注選吏部同舍生瓊山沙洪名
差後而親老欲公避選以讓公慨然允之其鄉宦
丘文莊公聞之驚嘆以爲難遂與定交當是時聲
名傾縉紳無不以遠大期公居家孝謹親親之念
篤能官選甫一月質素翁卒公泣曰吾今得歸視
吾親親爲飯含雖失官吾不恨矣喪葬一遵禮傾
貲無所計然於世俗佛老事皆絕不爲襟度洒落
家無儋石之儲而怡然自適登眺名山水必盡興
乃返觴客或至徹夜無倦名流有言酒與詩情非

陶菊庄家不能盡也晚更簡出坐閱書史一字不
諳必考證乃止將卒諸子孫皆有遺戒悉根義理
且因病而藥可終身服行又預知卒期先以告其
子傳曰明日我申時當卒既而果以申時卒人尤
異之配郭氏子三人長傳以學行成歷部貢次佐
戶部書筭次儀早卒孫男三人良臣藎臣獻臣藎
臣府學生敏而有文孫女二人卒于弘治己未正
月三日壽七十有八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
白兎山之新阡我先君太史雅與公善貴又辱交
於傳嘗以女許聘藎臣知公特詳故傳以銘請而

不敢辭銘曰
莫邪弗遭奚寶乎鉛刀騏驎弗駕奚別乎駑駘吁
嗟菊庄始奮即戕閟厥美晦厥光發而揚之維後
昌既極則通福善之常吁嗟菊庄其何傷

故司訓劉先生妻萬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莊安姓萬氏蘄州司訓劉先生元玉之配
揚州府學生自岷之毋也年二十歸先生越五十
年以正德　年　月　日卒於正寢壽七十有一
先生慟失良偶乃自為狀授自岷渡江請予銘墓
予辭至再三而請益堅且曰吾狀吾妻皆錄其實

不敢浮一辭以自欺然不得太史銘則死者之目
不瞑于地下矣先生固篤論者自岷又嘗從予游
予亦雅知孺人賢其言固可徵哉按狀孺人瓜洲
處士廷玉之愛女簡默靜淑不煩姆教先生之父
太原公為子擇婦聞其賢乃委禽焉既歸孝友勤
儉克勤婦常先生幼有時名然數奇不偶不能無
怨悔意孺人從旁寬譬惟以植學待時為勸故久
處困窶而居之裕如及分教湖州太原公已請老
時年九十三矣與其繼室相繼卒孺人相先生喪
之如儀且親為經畫葬事夙夜不怠比再任蘄先
生年逾六十孺人力贊其歸曰壯而仕老而休士
之常也與其竊升斗祿久羈巽上孰若歸成吾子
以圖報　朝廷于異日乎蓋其內助之功多類此
自岷敏而向學孺人猶恐其怠日督之不已嘗命
之曰爾祖為名宦爾父為名師爾能步前武吾願
畢矣自岷遵教今雖未售縉紳咸以大器期之孺
人賙卹鄰里無吝惜其于浮屠老子之教悉屏不
用此在女婦尤難能者先生慟其賢而圖為不朽
計是豈特以伉儷之情然哉孺人子一人即自岷
女一人適趙岱孫男二人曰朝宗曰拱辰孫女二

人先生卒自岷以卒之明年　月　日葬孺人于
河東鄉之原實正德三年戊辰也銘曰
歸之良講虞唐嗣之良宜廟廊倏棄而逝吁其傷
維德孔懿兮視此銘章

蘭室先生錢君汝守墓誌銘

江南多名醫蘇為最蘇以醫世其家者比邑有人
錢氏為最而蘭室先生則又錢氏之傑然者也蘭
室諱鋭字汝守其先以顱顖醫名江都元有諱益
者官常州醫學教諭因家于常其遷于蘇之長洲
則自晉府良醫正宗道之子良玉始良玉生子伯

康能振其業名益著蘭室其仲子也初事儒業有用世志比兄汝貞卒乃去傳其家學曰醫不通諸科無以應變出奇乃取軒岐與長沙東垣諸書讀之務究其義既而代父出治疾往往奇驗俄喪明不出曰吾已廢棄可茍利誤人邪父卒間復一出輙驗及諸子嗣業又不出二子晩歳相繼喪不得已間又一出出又驗益奇蘭室質性明愨於藏象虚實經度傳注陰陽順逆藥性遠從辨治精審無纎毫差忒其云可治即生其所不治雖更他醫終莫能起切脉處方時時出人意表鄉閭皆異而傳之事多不載且慎守禮法自幼無子弟之過父母蚤失愛子怏怏不樂能曲致紓解竟以壽考終執喪營葬務如儀則事事不茍有目者弗逮人以是多其孝汝貞壯而無子始生子即以後之或曰若初舉子顧可使後而兄邪曰先兄後已天倫之誼也奚爲不可其奉孀嫂恭甚嫂嘗以姑命總家政所得金輙歸之無私蓄庶弟鉞求異財以先世所遺美田宅與之自取荒敝不較又善蘊藉人[illegible]之若無能者及有所發輙婉而中容儀整飭終日儼然人咸稱爲蘭室先生則蘭室之可重又不特醫

焉而已也嘗輸粟賑饑受承事郎然不以稱蓋非其志云娶莊氏子四人長同文出後汝貞次同倫同德同理女三人長適翰林院侍讀朱希周次適朱燦次適長洲縣學生周鏜孫男五人女三人卒于弘治乙丑八月十七日壽六十有一諸子惟同德在時又從伯父御醫公汝礪遊京邸聞訃奔歸乃克以卒後　年　月　日葬吳縣雅宜山先塋之次予服闋將北上同德衰絰來淵持二狀哭懇予銘曰此朱侍讀與文徵明所狀我先人事行非公銘不可予在京時與同德遊往其習且有德於我銘固宿諾其忍辭銘曰

前三百年吾得錢乙後三百年吾得蘭室嗟哉儒人並以疾毀何醫之奇而命之否奇也潛之否也畜之畜久則通子孫其逢

辛菴居士王君墓誌銘

君諱春字先之姓王氏别號辛菴世爲鎮江丹徒人曾大父小四大父顯八父玘號儉菴制行修潔貴嚴鄉中林公禮爲鄉飲賓君其次子也幼慧書史過目輙了大義儉菴以長子[illegible][illegible]業乃以家政委之性孝友儉菴素嚴君色養得其懽心儉菴

晩遺危疾醫藥莫能療時方隆冬君汲水齋浴露
香祈夢其夜果夢有神人諭之曰汝父壽不[illegible]
當至七十三始物化其後果然齋號艮庭有[illegible]才
嘗舉順天鄉試第二人久頓仕途不能無怏怏意
君奉養如父先意承顏久益不懈艮庭既不志遂
乃以其所蘊者小試於家築室創業悉有義意君
寔從臾之當是時家庭雍睦之氣藹如也鄉人稱
之比艮庭疾革二女在室二子猶襁褓其妻耿與
其二妾環泣艮庭曰爾輩有吾弟在吾無憂矣何
以泣爲及卒凡所以事耿者禮甚至其長育婚嫁

子女皆與已子等耿與二妾卒喪葬亦能如儀且
倜儻有幹略又寬恕有容嘗聞有盜其田禾者命
人往捕尋知爲隣婦與其女子爲之乃亟戒勿竟
曰此女才聘人奈何張其過以爲終身之累將卒
之夕進其子誠囑曰爾伯葬地議者咸非以爲吉
吾近卜改圖恨不得畢吾志我死爾當遷爾伯父
母柩與我昭穆葬庶全吾兄弟生死相依之願誠
遵其命不敢違君享年六十有一配何氏繼徐氏
側室張氏子男三長曰詔早卒次曰誠縣學生次
曰詠女二長適逵郎中子阜次尚幼孫男一曰教

孫女一正德二年七月十八日徐氏卒誠將以
月　日附其柩于君墓之次乃請妻之兄毛生文
狀事行問銘于予予嘗私淑艮庭雅知君友愛誠
又從予游銘何忍辭君卒于弘治辛酉冬十一月
廿三日去今凡五年其所卜地則山之原銘曰
生兮與艮庭同心沒兮與艮庭同藏友弟之誼無
間於存亡鶺鴒詩廢世道降孰如辛菴有耿光兩
塚相依過者必式曰此二難之幽堂百千萬祀兮
誰其毀傷

王隱君墓誌銘

弘治九年丙辰四月十三日丹徒王隱君卒越二
月仲子璌會試還自京師既以不克親歛事爲終
天恨乃走書速貴銘以葬貴隱君壻也蒙德荷教
仰知實深其何敢辭隱君諱政字時美雲南右布
政諱豫之仲子也其先自暘徙家曾大父千四大
父仲和以雲南公貴贈監察御史雲南公剛正直
亮才器超卓起諸生爲順德府推官以大名名聲
籍籍當　宣宗朝太康顧公佐爲都御史以風節
率群御史會御史缺吏部助公首薦雲南公果以
風節著彈劾無所避儉人側目悚息至私以殿虎

目之顧公將引以爲同列會有沮之者乃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再陞雲南左布政卒隱君性孝甚雲南公初爲御史不以家累自隨隱君時年十餘歲已無童心與伯兄時斂奉母强夫人家居惟以順志爲事身親貨殖夙夜服勞人至莫別爲宦家子始宅一區僅蔽風雨日增堂構輪奐一新雲南公赴浙過見而歎曰吾志不謀私而吾兒乃能是耶樂飲數日而去及雲南公沒隱君奉伯兄盡禮一錢尺帛不爲私藏婚喪之費歲不絕動數十金或百金悉公經畫時子女多幼家人無能事事者隱

君無纖毫顧惜意及伯兄析隱君別居業遂中衰隱君晏如也隱君嘗夜臥忽起泣甚悲家人皆驚問故隱君曰我夢先夫人告我以盜壞其居狀甚窘迫我先人墓藏得無不戒於盜乎亟往驗之果然人以是益多隱君之孝隱君侃侃無諂屈性赴義若拯水火嘗與姑蘇李某貿估直偶多入於隱君比至家始覺亟遣人還之其餘義事尤多不能細也郡守博興熊公高隱君之行請爲鄉飲大賓弘治壬子　詔賜高年冠帶繼守洪洞鄭公詣隱[illegible]庶宜隱君亦不辭曰此君命也時瓚中鄉榜家

亦稍稍還其舊而人又以爲隱君委祉云隱君壽八十元配孫氏繼配劉氏側室冀氏皆名家子四人璉璇瓚鑾璇早卒女三人長適義官嚴輪次適顧潮次貴妻也亦早卒孫男四人忠恕恵憲孫女五人卒之又明年戊午七月初八日葬來山新阡

銘曰

事親以躬起約而豐睦族以義旣給而匱嗚呼公乎有年有子其獲在此

柴母計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計氏諱清故嘉定柴處士晟之妻吏科給

事中奇刑部雲南司主事太之母也辛未春予考禮闈士得奇兄弟旣而第進士授官並有能名竊以得人爲慶今夏六月其母孺人卒于京師奇自爲狀請銘予辭奇泣而進曰不肖孤奇惟吾母相吾父克成有家服粗茹淡者四十年始獲升斗之養甫迎自吳奇受命紀功遼膝下顧以宜族事貽吾母憂辛而師旋又以太病吾母憂不釋蓋雖居官邸不能一日樂也終天之恨其尚忍言惟得執事銘俾潛德白于世庶可以少塞不子之罪予旣知奇兄弟又感奇哀請不已義不得遜也按柴氏

業儒於吳中屢世矣蓋自高祖廷富萬戶而後曾
祖元朴隱德不仕祖碩父宗慶俱以明經教授鄉
閭處士早失怙恃業中落得孺人同心協德以克
復先業爲事諸子稍長處士曰不可使詩書之澤
自我而匱孺人曰然乃悉遣就外傳暮歸置一燈
環坐誦讀孺人執麻枲督之夜分乃寢鷄甫鳴復
促使肄業諸子稍怠孺人曰爾父辛苦立門戶爲
爾曹計爾如是負爾父矣或有擇服食美者必斥
之曰爾學業未成得此足矣何必稱所欲耶諸子
出見處士輒怡怡解顏及入見孺人顧栗栗祗畏

不敢縱其慈不廢教如此則柴氏之多才以光厥
家者孺人之功亦不可誣哉孺人性儉約年未毀
齒每道見粒米寸帛必收置之不忍棄甫笄歸處
士時貧不能家徙居崑山貨殖以爲生孺人夙夜
勵勤匪懈業乃漸裕處士嘗恨先世冊籍散佚凡
有售書者不惜厚費購得之且尚義敦禮不計銖
兩家雖屢空而竟成厥志孺人內助之功爲多四
時祀享親賓宴饋躬執炊爨寒月手爲皸瘃未嘗
色慍處士沒孺人年已五十哀毀得末疾猶親織
紝不喜私蓄財帛出入悉命諸婦掌之見節縮有

餘者則喜其兄嫂諸兄先後五喪俱脫簪珥鬻衣
葬之識鑒精明臧獲一見輒能別其惰勤成敗後
無不然者生正統癸亥三月二十五日卒正德癸
酉六月二十七日壽七十有一子五人長奎次奩
次即奇次齋次太奎奩俱先卒孫男十人專郊雲
申中閩告餘幼曾孫男二人奇奉柩歸與處士合
葬于馬鞍山之原卒之年十二月日也銘曰
約而知方其動也臧彼夫之光維內助之良載奮
而翔譽命式彰彼嗣之昌亦毋訓之慶祿養既將
恩封在望胡倏而亡刻銘幽堂維其令之揚

南塘居士曹公墓誌銘

公卒正德壬申春以山東寇警弗克葬迄今甲戌
諸子乃克以三月　日葬華蓋山之陽先期伻
來自潤請余銘狀出吾友吳君大冶時來會試京
師日爲之速銘嗚呼余忍不銘公哉曩歲先母夫
人卒家　恩賜祭葬公實相我營宅兆余得無悔
于心者公之德不可忘也余忍不爲公銘公諱貴
字崇道姓曹氏世居鎮江城南南塘其別號曾祖
鏞祖均美父寧皆隱居力穡母張氏公自幼岐嶷
有巨人志讀書識理道嘗有嫗鬻豆遺錢一緡于

豆中而去公知其誤覓嫗歸之長朴實幹敏益振
先業遂以貲雄一鄉身無侈用惟奉親則極豐腆
凡衣服飲食玩好之物可以娛親心而力能有者
悉聚之其事叔如事其父友愛弟顯自從師及遠
宦道里費悉經理不倦見人孤惸貧窶無所告依
若已致之拯患扶難若母若妻之族依藉以生者
甚多鄉邑遠近有所稱貸不問識與不識報弗報
皆樂與無吝歲每侵輒出粟以賑屢以才能承部
使者命修郡邑學洎壇宇津梁往往罄竭心力如
治已事交游有託之治生者亦爲之盡以是人人

意滿閭巷諠𠹭或就平決各帖帖以退無後言始
創祠堂奉先每節序率家人供祀事必豐潔教子
姓以義方治家恩而有禮入其庭肅如也與人交
不設城府持一心不以久暫變嘗奉例膺冠帶脫
歲行益彰爲郡大夫所禮重延致鄉飲皤然白髮
鄉人戴之窮者賴以爲生既沒且久人思之不衰
曰翁亡我困窶無所控訴以爲恨嗚呼士常以無
勢位不能推功德及人若公者豈亦有勢位乎哉
然生而人德之沒而人思之則固不係乎勢位之
有無公可謂仁恕篤厚之良士矣公生於正統甲

寅八月十五日距卒時得壽七十配沈氏以內助
稱子四曰瀾曰沂俱克家曰澍曰演充弟子員敏
而懋學爲善之報於是乎在銘曰
相我乎山之中餞我乎江之舸公我好兮何窮我
望公兮壽且豐公倏亡兮魂其焉從曷以報兮銘
幽封豈曰私公兮惟其德之崇

明故封承德郎南京戶部廣西淸吏司主事

茹公墓誌銘

正德八年癸酉春南京戶部署員外郎茹鳴鳳考
績來京以其父封君年高乃上疏願改學職以便

養于是改國子監助教吏部嘉其孝轉中軍都督
府事未幾封君卒時秋八月五日也鳴鳳吾門生
故耳熟其事比來請銘得吾翰林編修景暘伯時
所爲狀讀之又知封君事蓋其玉成之地有自也
按狀封君姓茹氏諱海字德寬號守菴其先無錫
人曾祖居仁祖文中永樂初以匠籍扈駕因家京
師年百有四歲　朝廷特賜冠帶袍靴仍宴順天
府以榮之父吉母吳氏封君惟孝事父母色養居
喪守禮繼母蔣亦宜之終始無閒言李氏妹早寡
而二甥幼封君取歸養之餘二十年卒爲其子婚

娶成其家平居無戲嫚語雖盛暑未嘗裸跣善飲
酒雖醉不及亂出內有則中外斬斬教諸子必擇
名師給筆札未嘗吝費而自奉則儉約有恒既受
封未嘗冠帶乘馬或叩之公曰我豈以兒輩故輒
作富貴態耶族黨有貧者輒周之歿無所歸者為
治棺塋嘗有李讓者負公銀百兩適讓往戍邊鬻
屋為行費或勸公取其屋直以償公不忍因焚其
券山東張主簿某繫詔獄公偶聞其冤陰白當道
得免張知之持金及狐裘為謝公不納張感泣結
為終身交江西毛尚絅寓公家病且死家人欲移

之舍外公不可且為視藥食歿仍斂于家尤諳練
世故涉獵古今每論人物短長鑿鑿不爽與人言
率本節義間寓規諷其於生民休戚尤介念慮鄉
人凡事爭者或得公語往往解去一時賢公卿若
都憲東安李公侃巴陵鄧公廷瓚莆陽林公俊皆
重而親之然語不及私人以為難正德五年庚午
冬以鳴鳳貴封南京戶部主事踰三年卒於正寢
距生正統庚申正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配
謝氏繼吳氏贈安人先卒女一適士人張輔子男
四長鳴玉均州知州次鳴鸞卒次即鳴鳳次鳴金

亦業舉子鳴玉卒其弟鳴鳳金扶柩于宣武門外
白紙坊祖塋西南安厝寔卒之明年三月初四日
也銘曰
嗚呼封君仕也非臣隱也非民清泉白石曷搞其
身華衣繡裳曷溷其真已焉哉若人豈所謂其跡
落落而其心肫肫者哉

費君達父墓誌銘

吾鄉之望曰皇祐費氏費氏之望曰淑高甫贈文
林郎翰林編修八三封君也封君之季子諱闇號
補翁舉成化己丑會試第一人入翰林歷官國子祭

酒禮部侍郎以卒文章德行為海內儒宗其兄四
人皆修謹善士而諱諄號勁菴者尤倜儻有才略
為費氏白眉君勁菴次子也名衕字達父娶何氏
生子二人長悅謹而克家次愷幼無子弟之過蓋
其習然也初勁菴生二子長術字崇甫號介石溫
雅好義木訥無妄言居家接物未嘗疾言厲色與
人交信而有禮終始不變又樂與賢俊游奉母能
養縉紳稱焉君之行大略似之昆季怡怡人稱為
二難云正德六年介石卒壽五十二無子以愷為
嗣君素壯健法宜壽考正德戊寅八月十五日又

以疾卒壽亦五十有三父子皆善人而不獲至上
壽天之意竟何如耶予幼家食時見勁菴長者心
賢之及壯與介石交最深又悲其無子蚤卒今老
且歸休方將藉君輩一二親戚朝夕徜徉以嬉而
君又不幸其何能爲情也介石之卒予官京師不
克銘居嘗以爲慊君沒吾壻街率其子請銘且曰
介石兄之葬我翁心許爲銘茲逵父兄又罹凶變
敢併以請倘得一言以爲不朽計九原有知二兄
其瞑目於地下乎君女兄之夫錢屋舟亦爲之速
銘乃撫其終始書之庶論世德者有所考焉且不
俾善人之泯泯無傳也銘曰

嗚呼逵父不逢帝布以終孰肖其兄亦有父風彼
父勁公吾鄉之龍補翁儒宗德高望隆公也氣同
一堂雍雍是予是父壽皆不崇伯也飭躬實知予
衷葬胡忽忽莫銘其封我心憂忡併銘幽宮流芳
無窮嗣者其豐

葛君敬之墓誌銘

君姓葛氏諱欽字敬之容菴其別號也其先淮安
下邳人高祖琳元季爲河南行省叅知政事入
國朝旅居鳳陽因籍皇陵衛曾祖仲芳祖禮父縉
皆居鳳陽禮有學行爲大學士苗文康公所知被
徵不出隱鳳凰山號淮山清隱縉雖不仕顯亦慷
慨有義氣君其季子也幼代父服賈于揚居既久
揚之人愛而重之自縉紳士夫而下皆與之交且
締姻焉如戶部尚書高公宗選二子捍使裴之少
卿頴之今太僕王卿載卿徐叅議文舉皆一時之
望或娶其女或婚其子由是遂爲閭家揚之有葛
氏蓋自君始自厥考而上皆葬鳳陽君之沒始營
揚城西北甘泉山原爲營葛氏之墓于楊亦自君
始君幼頴敏器識英邁善談論料事多奇中有經

世志既以疾廢猶時時作書論時事其論鹽法畢
運使諸公採用之業嘗中圮君善心計又務勤約
無何業復大裕弘治甲寅歲歉以輸粟恩得章服
爲義官弗屑也性孝友事親務得其歡居喪不用
異教三年不脫衰絰哀毀骨立鄉人稱之伯兄欲
分異君泣楚其務志既不遂所以供贍者猶如故
仲兄蚤世撫其遺孤無異己子鳳陽府學生姪佐
嘗遘寒疾弗可治君彷徨籲天情詞懇切既而愈
人以爲慈愛所感閨門雍肅不畜婢妾自治甚嚴
終身不押女妓客至未嘗呼之以娛賓子姓有過

率自愧不敢見壁書司馬温公居家雜儀出入觀省族人不戒於火爲之拓其居以婚葬來告者戶外履常滿與人交直而能容仇家嘗因鹽事中以危法械繫至京費以萬計既歸怡然無宿怨焉浙人有同室者夜竊其銀八錠以逃後遇諸途君弗究若罔識者或問之君曰此爲飢寒所迫其情可念也其餘若還金賙急諸義事尤多雅尚名教於古人忠孝節義事未嘗不三復嘆慕喜積書多至萬卷梓周禮全書以傳且誨其子曰此聖王經世之迹也其於天文地理祿命等書亦多涉獵自推

歲在寅命當盡亟令卜幽宅增祭器如恐弗及至是果然是正德十三年戊寅秋七月二十八日也春秋六十有二配吳氏繼李氏皆臨淮名家女有淑行子男五人澗洞府學生勤敏向學有時名澄江漢亦有美質女四人長適高柱次適王文玉次聘徐行義次幼孫女一人往時余亡友顧德光於人慎許可而獨稱君吾門生張明之初發解時君延之家塾教其子每多君行義口之不置比以今庚辰夏四月二十八日將葬明之乃率澗持王太僕狀泣血懇請予銘爲不朽計狀所稱事多與予

雅聞者合世謂爲仁不富君之賢然又何害於富耶故叙而銘之以勸夫有志于仁者銘曰

嗚呼敬之胡揭揭也彼操奇羸以爲生錙銖是爭予不屑也孝義以從身親親恤鄰以及于寠人行所悅也渙爾積渙有丘室富乃無數仁之烈也嗚呼敬之非天有司顧惟天有恒度惟仁斯富登壟斷者其可範也夫

誥封一品夫人夏氏墓誌銘

嗚呼此吾妻夏夫人之墓也夫人姓夏氏諱淑清南庄居士文傑甫之女孫南庄本予鎮江人水樂

初以富戶取實京師爲人重義氣尚然諾閭門肅然名公卿多與之交故宗伯楠翁贊翁嘗以鐵翁稱之還往尤習其子世隆早卒夫人母趙撫二女以居矢心不二有古烈女風楠翁亟稱焉夫人其仲女也弘治庚戌予初入翰林而王夫人卒明年冬楠翁舉以繼室時吾母太夫人年已七十餘矣夫人事之曲盡其道太夫人安之撫吾二女教愛兼至不異所生弘治乙丑相予居太夫人喪殯葬悉無違禮終三年純綺未嘗及其身家人化之服粗惡無間予惟忍仁雖甚愛之而教之事事必循

規矩愼延名師于塾擇倉頭謹飭者與之偕未嘗輕令出門戸市井鄙俚之言鄭衛之音未嘗一聆于耳不正之書無益之玩未嘗一經於目懋仁既成童能無侈靡放誕大過夫人之教居多其教諸女亦然待下以恩而内外之辨甚嚴平生未嘗輕出中閨雖至親亦未嘗輕與之見間一歸寧不踰時即還且識量宏遠有鄉人相負者比至京館穀觴淡如平時予醉中嘗戲以前事爲笑夫人正色曰公亦爲是耶事既往不宜再留之於心予以是媲之夫人始歸之年即拜孺人之封其後五受

恩命封至一品夫人而以禮自將持謙履素終始如一日予承乏内閣夙夜遑懼以報稱爲難夫人知其然一切家事悉以身任不俾有内顧憂予得致政南歸夫人實從容之命下連日夜治裝不以煩予僅三日即行而形神亦自此耗矣舟至淮夫人方晨起盥櫛如平時將食遽得末疾比至家已不可救時正德丁丑五月十九日也壽僅四十有三子一人即懋仁國子監生　朝廷特命爲中書舍人聘王氏令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守谿公之女夫人所自擇也女五人其長適楠翁之子國子生街其次許聘江陰恩授都指揮夏良會長孫載次許聘徐文靖公之曾孫坤餘未字初王夫人以官族女歸予時家徒四壁立又無紀綱之僕吾父杜國府君老且病夫人獨任其勞孝養無怠予用是得盡心學業取進士以致今日其淑行見楠翁誌可考也予嘗自惟兩夫人之行王夫人嚴而敏夏夫人靜而治雖不甚同而勤儉以相予其有功吾則皆不可泯也不幸王夫人卒于釋褐之始既不得享其榮夫人比卒于謝政之日又不得同其逸則予之所感豈特尋常伉儷之

情而已哉病廢之餘悲不能文姑撫治喪始末爲銘以示我後人銘曰

汝山之前白兎之原有丘隆然山纒水纒四獸全吾夫人夏之體鬼藏焉福來綿綿昌我子孫利我曾玄誰其云者青囊仙

李母孺人王氏墓誌銘

母姓王氏諱惠卿寶墨處士宗賢甫之妻鄉貢士時之母也王爲鎭江丹徒右族祖豫宣德間名御史官至雲南左布政父時敏甫以行誼爲郡大賓母其仲女也寶墨之父鉉嘗知福建將樂縣有能

官聲布政公雅與之善時敏甫還往尤習一日見
寶墨幼而婧秀忻然謂曰是兒不凡遂許以女妻
之母生有淑質儀範女工不習而善及歸將樂損
館已久寶墨年未弱冠家徒壁立又無紀綱之僕
母安之日事紡績爲薪水佐姑杜孺人性甚嚴諸
婦鮮克當其意至是説語諸婦曰不圖貴家女乃
能如此寶墨數商游四方母理內政克以勤儉自
將奉杜孺人如寶墨家居時孝養甚備比沒盡出
簪珥棺殮之曰送終大事吾夫婦不可使有後悔
也寶墨以是賢之其於歲時賓祭諸儀悉先意爲

之不以貽寶墨家既裕乃與寶墨協力堂搆煥然
一新遣時入郡學以紹先業時性敏而勤未幾學
有成果領戊午鄉薦爲名士云母生長樂境然平
居服韋茹素老益不替雞鳴即起事事家人奉令
惟謹其於食飲用費具有經制子弟無敢侈靡慢
游撫臧獲甚恩即有過笞撻使數未嘗至三五晚
屬寶墨病痺夙夜躬湯藥不以老自逸既卒猶能
喪之如儀至是卒蓋後寶墨十有六年矣寔正德
丁丑八月十二日也壽八十子二長曉蚤卒次即
時女四適范鐸陳鳳陳鸞府學生湯澍孫男七相

果采府學生末業末呆孫女二曾孫一人時以卒
之明年夏六月十六日奉柩窆城南三里岡之鳳
皇山祔寶墨之兆予元配王夫人往日以賢明相
予克成有家至今念之不能忘母子夫人同氣之
姊也耳熟其行頗悉比時持禮部唐丘外鵬之狀
來請銘予方冉失伉儷有中饋乏人之感益信母
之賢不可泯也乃力疾爲銘銘曰
嗚呼母也維順之迪維家之績維寶墨之匹維從
人者之式其來振振維其慶之承

故奉議大夫河南府同知吳君大冶墓碣銘

大冶姓吳氏諱鑄大冶其字也號冶菴先世眞州
人元末渡江居鎮江之丹徒曾祖寧祖燁父城皆
隱德不仕前母盧氏母蓮氏俱有淑行君性穎異
甫數歲能知諧聲偶對往往有奇語禮部侍郎補
菴費公時在家食奇之遂妻以女比入府學名起頭
提學愛其文屢擢首選亟稱之曰此生有壓倒泰
山之勢益以補葺期之也七不利于鄉舉然志愈堅
學愈精傳正德丁卯始領應天鄉薦又不利于會
試太學友天下上衆皆推之每一篇出士爭傳寫
以歸甲戌再試于將承之內閣爲諸名公誦其文

皆嘆賞以爲當第高選拶出又不果例當選乃授河南府同知居官公廉當道委任之君益勤慎匪息鞠獄務盡下情人以爲不冤清理軍政雖奸弊剔刮而有屈者必直之郡民感其德至卒衆焚香拜道左稱爲神明監司方欲舉薦不踰年遂卒壽僅五十三君爲人重厚端謹尚禮守分自童至白首非衣冠不接人士安於儉素蔬食菜羹宴知也父母早喪哀思不置乃建祠堂歲時薦祭必腆處兄弟友愛不衰叔母許氏早寡居家守節不二君事之如母壽至七十尚無恙君之學受於東昌府

通判范君祚范學于補翁廣信教授畢公昇補翁之師也嘗中應天第三人刻文以式學者其教廣信凡聘主鄉試考者皆力辭不赴律身尤嚴廣信士至今稱之比君爲教從游者非謹飭士弗與進從游者亦奉教惟謹蓋其淵源有自來矣嗚呼以君之學乃屢舉不試及小試爲一府貳又未久而沒豈不深可惜哉君娶費氏即補菴公女子男二長源篤實克家次洲尚幼女一適郡人包鑑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城東鳳皇山新塋予曩在京師源以君門人府學生金玥狀走一卒遠來乞銘宜

人寔主之比予謝政歸吾壻街宜人弟也數爲予道宜人以不得銘爲君不朽計言輒潸泣久益悲予惟唐張圓妻劉爲圓乞銘昌黎韓子憐而銘之宋歐陽公誌蘇子美墓亦以其妻杜能懇請文乃銘豈知以禮葬夫者自昔難歟圓爲人碌碌庸凡子美亦任誕皆不足爲君比而宜人之賢與二賢婦不死其夫則異也矧予幼與君同志有筆硯之雅情惡能已乃力疾爲最其行揭之墓上仍爲銘以示其後之人銘曰

張有令妻乃銘昌黎蘇維妻賢歐銘乃鐫儀刑之

地君子是徵嗟維吳君宴予友生匪孝友弗珍匪經史弗親維立不尋乃文以闡其澤弗究匪仕之咎實則多有名固不朽維碑未舉不遑寧處維茲嗣主維君之妻維宗伯之女

明故擴齋楊君季德墓碣銘

嗚呼此吾同年友楊君季德之墓也季德屬纊時其姪瓏寓書京師請予銘墓予久未果作比謝政歸瓏請益切且曰叔父墓上之木拱矣不得公銘則潛德幽光無以信後不肖之罪也嗚呼賢如季德不幸短命以沒吾忍終不銘吾季德也夫季德

姓楊氏諱絅號擴齋吾鄉友雲翁之仲子雲翁醇謹好修族黨之人愛敬之吾鄉固多善士而必以雲翁爲巨擘人固以爲當有賢子孫以昌其後也及季德領己酉鄉薦稍稍見頭角矣雲翁食報有期乃五試春官不得一售年僅四十一而卒天之福善竟何如哉季德與予交久且深其爲人孝友溫良好禮守義又性敏而勤始以舉業見推于時其後爲古文詩歌亦往往過人遊遂菴先生楊公門公亟稱之以爲國器東白先生張公座主也見其文亦異之以爲有西漢風然予之所知又有進

於是者季德經術明通可以充講讀寬恕明決可以斷刑獄詳審周密可以理財賦慈祥愷悌不忌不刻可以寄郡縣爲人牧皆不得一試以自見則其所可惜又豈獨雲翁之不得食報而已邪嘗畜一鶴朝夕撫玩一日忽詠詩曰從今浩興同飛越霄野烟阜日幾廻季德尋卒鶴亦死去嗚呼異矣豈其修潔與鶴同歸將翱遊八極邪抑適然也季德葬丁卯橋友雲翁墓側其配方氏有淑行亦卒以祔子男四人琰璟璪琭女二長適張淵次適達良孫男一人琰璧二女皆早世友雲諱傑字仲魁

其長子曰綺卽琬之父琬舉己卯鄉試時望甚重季德實教育成之豈雲翁之慶將於是乎在邪予既揭季德之賢刻之墓上且爲之銘曰

雲翁循循宜後有人君才卓卓宜顯所學玉毀于璞珠蝕于櫝踰四而㱕維民無祿宜然不然彼蒼者天

戒菴文集卷之十七

傳

南山居士傳

居士鎮江丹陽嚴庄人嚴庄去郡治百里有山曰鳳者孫氏世居其北其遷於南則自居士始居士雅重於人人又以其宅之在南也因以南山稱之而不名凡縉紳相與稱南山不問可知爲居士也爲人孝慈淳朴口若不能言者然言出必踐凡世俗詐僞自幼不入其心勤儉有恒每夜五鼓輒與其息也率至二鼓雖寒暑不懈終日孜孜身理稼

穡與家人子弟同辛苦不服綺麗不寶珍玩不嗜音樂不習博奕非祀先觴客不設酒醴不殺雞豚羊牛蔬食布袍家人化之無敢怨貳者道見粒食必躬拾以歸曰此吾人之天也一錢尺帛用之惟謹然于所當爲者則傾貲不較歲每歉輒出粟若干助有司賑濟親賢好德四方士道南山者館穀贈遺人人滿其意子方發南畿解例當領路贐暨坊牌價居士曰此　朝廷盛典爾弗可辭然吾力皆自能辦爾以是置義田以周吾宗以答　上之恩可乎方素有志居士又割腴田助成之宗人賴焉憐恤窮獨所施棺具不可數計嘗有親死不能歛者因其隣以請居士陽不許既而陰遺其人且語之曰爾有急何不自言爾後設自振彼將終身揶揄爾矣或妄加侵侮亦容之不報成化初輸粟爲義官弘治中郡請爲鄉飲賓皆不以稱而南山之號最著或者謂有以配其德云居士名統字公正子二人長方也次曰育亦克家今爲縣學生

太史氏曰居士年七十矣童顏鶴髮雙目炯然其體固魁梧者嘗服古處士冠巾與予同游陽羨山中或指爲羽人道士其德容亦有出類者邪業雖

厚而簡朴自安所戴馬尾帽乃其先人遺者什襲寶藏每客至輒一出服之以爲禮蓋踰世年猶不忍棄去過晏平仲矣天下之禍莫大于凶而家敗而國者然往往自淫于奢靡以致之則儉也者其德之基乎大禹聖人舜稱其德而以克儉爲先孔子憫時之亂思藥其弊其于崇儉尚質數致意焉世特以近于固陋而小之繆矣夫儉亦非盡善之道也而自善依之以生是以君子取之閒居上所居地蔥蘭芝草並出栽竹編籬不根而生者八本豈天亦與其儉特出是以表之乎爲居士之孫者

嗣德不變雖富至百世可也

慈母傳

慈母者翰林院編修湛若水之母也母嘗受　勑封太孺人矣不以稱而以慈母稱著其賢也夫母之於子未有不慈者然徒知愛之而不知所以成之其不流於禽犢之愛也幾希昔者孟子之母以所居近墓三遷以就學宫乃曰此真可以居子矣其後孟子竟爲命世大賢故後世稱教子者必曰孟母孟母至于今不衰　國家當成化間白沙陳獻章公甫隱居講學于嶺南時笑且議者雖一二

縉紳亦或不免蓋習俗之移人久矣孺人以孀居嫠婦乃能遣若水往從之學若水固資禀穎異使非得名儒爲之歸依其學術行誼未必若是也

或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孺人姓陳氏廣東增城人父諱碱亦奇士目光炯炯如神體幹魁梧又以財雄于鄉孺人其仲女也擇婿得若水父怡菴妻之比歸執婦道甚恭家人宜之少姑性嚴號難事獨孺人能得其歡心性專靜不妄語笑雖早幼猶見未嘗輕越戶限雖無事雞初鳴輒起夜分始就寢以爲常燕居閫涵必時洒掃牀几篋櫝覆

羃惟謹曰毋使塵垢所點汚也家嘗中衰怡菴又已早世孺人携若水與諸女依母家以居餐糲衣敝猶切以訓子爲事若水好與名士遊過其門者日無虛孺人心獨喜親率家人治具以燕樂之若水性甚孝既領鄉薦不忍離左右家食者十餘年孺人強之始北上既授官乃假使事迎之來就養久之復歸若水將棄官侍養于家孺人復強與俱來曰吾愛京師風土甚適可樂也蓋其意雅欲若水効忠報國以成令名故不戚戚以鄉土爲懷其識遠矣若水凡交際禮幣及俸入貲孺人皆貯之

不妄費比屬纊乃出謂若水曰汝其以是羅穀爲我建義倉于增所以濟白泉清湖二都之貧者此吾素心也若水泣而識之封君諱　孺向縣人元德慶路總管治中之後孺人以正德十年正月日卒子一人若水也女三人皆歸善士壽七十九

贊曰往歲乙丑禮部會試天下士若水名在第二予見其所刻程文愛其論議深粹非科場上可及心異之既乃知爲白沙門人其後若水爲翰林庶吉士每試文必根理道予益嘆賞不已若水因以予爲知己今十有餘年矣若水學益充行益修名

日益重他日功業遠到盖未可涯師友淵源信不可少哉於是可以徵孺人之賢而其代終之功有大造于湛氏者尤不可泯也因最其大者以傳若其閨閣常行夫人之皆穉書錄也

仕優所箴

藍田李震卿爲吾丹徒之三年政旣和矣乃復作室於縣堂之西題曰仕優所將爲絃誦之地或曰君子學成而仕仕優而學之訓得無異乎予以爲子夏之言蓋有所爲言之也當春秋時士有世官者亦有家貧親老而仕者亦有才可以仕迫於君

命不容不仕者古稱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其説可復守乎吾固知子夏之言有所爲也他日震卿過余誦抑齋誦其作所之意請言爲教余以門墻之誼不克違乃爲作箴凡著語或者之言以解世之疑子夏者箴曰奧稽古學復性耳矣明善誠身維學之軌學成則仕今昔同揆仕優之云肇自卜氏彼時則然是或一理作所者誰關西之士自我得之云胡弗喜復何爾憂維學之否異言喧豗正路棘枳記誦者昏詞章者靡入禪者荒維伯者鄙有一於斯皆道之究勗哉震卿寶此寸晷不有豪傑絶學疇起遜志時敏維說所指理究精粗物格表裏維道無窮維學無止維天亦然於穆不已舜何人哉學焉則是維所有名維爾顧諟維仕復學其仕益矣維學弗慎亦仕之累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文不喪天爲仁由已維學有要日自敬始

董仲舒王通韓愈孰優論

周衰孔孟之學不傳士之自拔於流俗者董仲舒氏而止耳王通氏而止耳韓愈氏而止耳皆所謂豪傑之士也而以聖人之道律之則有不同者何者所貴乎豪傑士非以其有向道之志與有衛道

之功與仲舒坑焚之餘潛心大業言論奏對一以孔氏爲宗其偉矣漢之罷黜百家實自仲舒發之則其有功於世教又豈淺哉當愈時天下溺於佛老而愈獨志崇孔氏著論排斥濱於禍而不悔卒使天下靡然從之以皈於正論者擬其功於武事之摧陷廓清蓋庶幾焉愈識見超邁仲舒本領純正雖各有所長然亦仲伯之間也至於通則大有可議者古之君子以爲已務實爲入德之門通好高自大則立心之初固已繆矣其將何所據依以為作聖地耶且其所獻之策姑未論其當否卽以

爲當其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出處人之大節也而通如是則其自比於聖人者果何事哉昔人有得燕石而自以爲王者侈然號於衆曰吾之寶和氏之寶也雖五尺童子亦知其繆矣嗚呼通之聖人其燕石也哉孔子曰惡佀是而非者使通說行吾恐天下將謂周公孔子亦若夫人耳其爲德之賊也孰甚焉故紫陽夫子雖深爲通惜而亦未嘗不以吳楚僭王之罪加之固不以其頗有格言而遂掩其瑕也然則通之所可取者將以其志乎抑以其功乎如是而欲進於聖門則吾豈敢抑吾於

董韓二子猶有憾焉夫正心必本於持敬而入道莫先於致知聖人之所以進於聖人此耳而二子每遺之此其所以局於漢唐之士也不然董之醇且將與顏氏同科而韓之正直可與孟氏齊驅矣

瘴解贈貴縣知縣吳謦衆

人有恒言五嶺之外多瘴今廣之東西是也蓋其地當天之極南之區恒燠而過炎風氣與中原殊仕其土者類以是爲詞其來尚矣今年夏吾鄉友國子生吳君謦衆以論判試吏部吏部嘉其才授貴縣知縣夫以一介儒生釋褐拜七品官爲一邑萬民父母亦可爲榮矣而或者乃猶以地僻多瘴爲慮予以爲不然夫瘴亦天地之氣也元氣固雖日當之無傷也不然鬱林蒼梧之境戶不下數百萬彼人之生也林立者將稚養于他方乎元氣不充而外氣乘之又何特百粤然也且人必有所警而後知畏知畏則善心生善心生則德日進業日修令聞日起祿位日進者實由之審若此其爲病耶非耶況夫攝生知畏則嗜欲不期節而自節起居不期愼而自愼元氣日充而外不干雖不有斯齡可期矣則茲病也乃所以爲慶也而又何慮焉

雖然吾嘗聞之矣仕有瘴非方隅之謂也而世顧昧焉而不慮何哉急催暴斂剝下奉上租稅之瘴也深文巧抵良惡之不白刑獄之瘴也昏晨酣宴弛廢公事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帷薄之瘴也是五瘴者非特百粤有之而官中州處內地者尤多何者無所警而畏心不存也彼方以得善地爲慶有求必得有欲必遂傲僻邪侈之心生而五瘴作吾見民怨神怒安者疾疾者殞而周東魯之邦皆推譬其距之地也以是論之則世之所謂慶者又惡知

其非所以爲病乎言以是爲警衆憂不知所謂患也雖然丹書有之敬勝怠者急怠勝敬者凶敬卽畏之謂也可以禔身可以理人可以養生可以成名一敬立而百瘴消矣警衆雅與吾善非燕游一日之好其爲人精敏好修其于民情吏事洞然也其別也請言于予予不可默作瘴解贈之警衆執是以周旋則一敬立而百瘴消於一令乎何有警衆往哉

政易說贈布政李君士修之雲南

中庸不云乎人道敏政孟子亦云德之流行速於

置郵而傳命聖賢論政行之易如此或者疑之蓋以古昔如是其久也治安之日少而亂日恒多天下如是其大也樂土之人少而瘠土恒多一州一邑之民如是其衆也飽煖之家少而啼號愁苦者恒多彼豈無分職列土握符璽以號令萬衆者哉而小民往往不得乳於慈母乃如此惡在其爲政之易行也愚以爲不然凡如所云者正以不得其人而政非其政耳如得其人則政行於堂陛之間而民安事集眞猶運之掌上孔孟豈欺我哉試以李君士修臨清之政論之思過半矣臨清當北南孔道州衛並列兵民雜處帆檣交集貴使豪賓往來之經由于茲者肩摩踵接判喜怒於逢迎鼓禍福於毀譽其稱難治自昔爲然今也又當兵燹之餘重以飢饉且事多肘掣無同寅之助士修以山東兵備副使適鎭其地居數月弱者悅暴者服流移四遷者繼繼來歸踰年化益行下安而上信之頌功稱德厥土之人如出一口此豈刑驅勢迫鼓術舞數以致之哉秉懿好德之心人人所同政行之易孔孟之言眞不我誣也不然田夫野嫗頌之可矣而武人猾吏胡爲亦頌之居民頌之可矣而

操奇贏以商游于茲者胡爲亦頌之善政感人之速固不可易也士修曩爲翰林庶吉士以文章名爲部屬判岳守隨以政事著及爲僉憲忤權奸罷官又以風節顯至是兵備臨清廉明強毅數美並見而其無詹氣獨而長高明尤爲縉紳所重豈予所謂其人者非邪雖然政亦未易言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金木水火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古所謂政者如此其長成輔相之功實寓于法制品節之間天道理民事修其至也天地自我乎位萬物自我乎育蓋古之爲天下與凡爲一

郡一邑者莫不皆然後之爲政者能知之乎亦有能舉而行之者乎因陋就簡具文粉飾其彼善於此者僅知盡力於三事以惠養元元足矣而究心於六府之政以燮理陰陽爲政者誰哉卽三事論之其能留意於利用厚生者固有之而於正德之功欲無憾焉者又幾人哉盖古之爲政也以道後之爲政也以術古之爲政也出于一後之爲政也岐于二古之爲政也將以盡民之性後之爲政也將以鈐民之亂無怪乎功化之成天淵之不侔也然則洗後世之陋以復大猷之盛不有豪傑之士

其誰能與於斯乎予既嘉士修臨清之政有過人者又聞其雅志慕古有不自足之心且方陟布政于滇南其於政也正所當急意者將進於斯乎故因吳侍御汪黃門之族子以時德敬葦請文贈君作是說以貽之

愍仁王氏納吉禮文

伏以台垣承寵留沾山斗之餘光月老定盟載副絲蘿之至願知我愧昔時之管鮑通家幸今日之朱陳事匪由人禮宜稽古恭惟執事伊周事業董賈文章德望久垂於朝端風範夙嚴於閫內令愛小姐四德俱閑已克遵乎聲悅小兒愍仁一經粗守僅不失其弓裘爰荷片言永諧二姓禮久遺於宦轍心每馳於德門仰哲人之知幾明農已久愧腐儒之備位謝政初歸當三陽將泰之時正六禮聿修之始儀非雙璧聊將種玉之忱諾已千鈞奚羡斷金之義敬陳蕪牘用表片誠尚追標梅之期永叶桃夭之詠

戒菴文集卷之十八

戒菴文集卷之十九

五言絶句四首

送王國儀南歸

三年京國夢猶自在東牀今日因君别潸然憶孟光

寓仁齊庄贈何竹逸

竹林鶴髮翁送我南山下把酒對澄江相與説禾稼

懐冉晦之二絶

龍華山上月還向帝都明如何月下伴許久不同行

客中今夜酒還是故園春如何歡洽處獨少故園人

七言絶句

吳通判自京還潤

鵬擧豈宜淹小邑鳳樓只合在王畿自是九重憐赤子江南又借寇君幃

燈花

夜半燈花剪復開人言明日送書來箇中消息誰張主笑向牕前覆酒杯

寄戴廷訓

戴星踏月赴承明殘夢仍從馬上成怪殺著頭驚覺蚤話君不盡别來情

寄錢君宗循

我在紅塵君碧山漫無音信報平安知君不是忘情者却為情多下筆難

寄水西唐居士

十畝青山萬頃田春來時放米家船鳳毛更在雲霄上何用蓬壺别問仙

賀李司空鶴山得子用諸閣老聯句韻四首

鶴山功業書麒麟争似充閭一喜新試問啼聲果英物清時還作廟廊珍

化生盆裏浴騏驎天上將來骨像新他日一經仍取相謝庭蘭玉未為珍

祥麟元自産祥麟袞袞公侯夢尚新來歲還應添五桂郄林那羨一枝珍

飯出胡麻脯擘麟完明堂上月華新冗子尚後犀錢會不醉仙家玉露珍

題淵明對菊圖

栗里風光别後詩一尊獨咏晩香時折腰欲問幃

來意只許東籬老菊知

與竹逸對弈戲筆

暖日晴雲過竹林枯棊一局傍花陰如何八十清
修客猶有爭名競勝心

逸老堂前戲一場江東子弟舞如狂百年世態還
同戲對月如何不盡觴

壽年兄王應爵四首

曲江一宴百年情回首相看事幾更欲把吳江釀
春酒年年汲取壽先生

雙鳧飛作栢臺春子晋于今有後身自是仙家多

幻術又來竹底作詩人

英雄回首卽神仙林下優游又十年千歲壽中才
六十且將詩句記華筵

一丘一壑是平生金紫元無仕宦情何事知心有
南極壽星今夜十分明

慶錢屋舟得孫

阿翁買藥不論錢一念生生六十年今日諸孫紛
綵戲始知爾謝有皇天

世人不知為善好只說杏林春色早芝蘭滿地花
後花杏林主人身未老

題舊扇寄廷訓

握手相隨三十載清風只保布衣時中間贊有炎
涼日誰信此君都不知

贈汝法改號菊田

千載淵明法不傳秖將晚節慕前賢未論愛菊真
何意只解尋幽也自賢

咫尺尋芳不見芳又愁風雨菊殘傷何當學取王
猷法徑自携尊過草堂

與敬夫

江城秋老菊無花恨殺東籬釀酒家不道易開還

易落誰知開晚更堪誇

示樾仁兒

銀瓶雪煮玉泉茶火候誰傳過海涯安得仙人三
百掌五雲深處壽皇家

贈達七用偕迺郎赴秋闈

丹桂今年開最奇東園佳兆我先知引雛老鳳翔
千仞五色文章瑞聖時

壽啟母嚴夫人六十

記得瑤池王母家仙[illegible]一曲侑流霞如今更道添
佳事雙鳳諧鳴蒯對花

秋來寶婺常依月鳳去孤凰自引雛若把遐齡量
懿德手摩銅狄定看無

五言律詩

宿河西務

兩宿河西務葵心日幾回望疑天闕近門訝使車
來寒氣着人薄晴光向客開明朝須早發疋馬上
金臺

雨中荅吳甯菴

霖雨通宵作吾盧侶小洲簷翻驚倒峽庭泛可乘
桴弱僕勞疏浚佳朋枉訃籌果能千畝足那卹一

身愁

贈王君秉哲出宰耒陽時子大化解元方游
南監

雙鳧忽飛去天際美王喬客坐青氊舊賢闢玉樹
遥湘流𤨏古縣山色入層霄佇見鳴琴日絃謌樂
事饒

壽王翁守愚

故族推嚴父名鄉得大賓粲麻三世業花鳥一江
春老健何煩杖安居不問津神仙元有種子晉是
何人

夜與孫九峰吏侍論丘深菴太學故事慨然
興仰乃用壁間黎大傑先生韻贈孫

空庭坐秋夜茅塞賴君開臨暑何方去秋風此又
來口碑真勝石心醉不緣杯雪掩深菴冷誰當為
育材

至日重入翰林

曉日開金殿晴雲護鳳池雲消三白後地復一陽
時綸命承新寵樗材愧聖知坐看吾道長萬物總
熙熙

寄冉晦之

聞說懸壺客壺中日月閒菊香封壽酒花暖護慈

顏慶澤中冷水遐齡北固山春風還解事助爾舞
斑斕

送陳道生歸義興

雙鵲噪庭闈仙郎此日歸手持和氏璧身着老萊
衣水落孤帆遠秋高一鴈飛平生經世念珍重莫
教違

送許友梅還京口

故里推遺逸神京話別離一尊黃菊酒千首友梅
詩吉夢先烏府清名動鳳池謝庭如拜慶為我道

相思

送鄉人孔揮使子

昔別尚童子今來還偉人虬髯而父像猿背將官
身海聲名舊南宮肺腑新臨歧何所贈一劒鎮

席上飲沂婭酒

一從天降歡聲動地來朔風猶臘月和氣已春
工樹層層起瓊花細細開一尊三白酒與爾且
杯

七言律詩

和沙羨王公濟先生游勝果寺

公餘信馬出郊闉多少春隨畝畆間陶令高懷聊
寄酒謝公清興謾登山識荆何幸還傾蓋下榻多
情益汗顏循吏向來皆顯擢吾侯坐看侍鵷班

送蘭孝先還廣陵

正好論心又欲行江風不盡別離情十年交誼傾
平仲一郡才華重長卿樹逆帆檣隔瓜渚天低馬
道見蕪城相思有意君知否九曲亭前看月明

顧德光寄示夜坐詩依韻贈之

坐看爐薰裊翠蚪煩蒸過雨轉清幽團團月上管
寧榻細細風生王粲樓青簡有時窺聖哲朱門無
事謁公侯若爲奏賦承明殿莫學相如苦宦游

同顧德光陶公輔飲唐良伯一泓清可軒夜
歸作

清可亭中待月時風光疑是影娥池一尊與與陶
元亮三絕人憐顧凱之華燭搖心分暝色薰風吹
爽入吟髭歸來不盡追陪意夢裏猶賡席上詩

贈費崇父

金蘭交誼自髫年三益無慚代木篇門第肯矜華
胄遜衣冠爭羨白眉賢尋花別墅春隨馬釃酒空

江月滿船塵垒不侵心自逸人間何處覓神仙

哭丁易洞先生

華岳中峰一夕摧南徐衿佩更誰依行藏空載伊
川易笑語空聞坡老詩真隱何曾違梓里拜官元
不侍楓墀江流絕侶諸生淚愁繞孤山鶴淚時

送段惟勤令新城

紅亭莫惜罄離觴明日盱江路渺茫底事相親復
相別幾人同榜更同鄉萬家絃誦停車處四野桑
麻逆縣旁不有鳳鸞棲枳棘何緣青簡見循良

舟至河西務喜而有作

蘭舟綵纜百夫牽帶月衝風路幾千自計迂踈成
底事敢圖温飽媿前賢千峰侶逐孤帆轉一水能
隨曲岸旋誰道禁城猶百里寸心先倚五雲邊

寄賀程揮使新居成

聞道江頭卜築成故人天外遠含情花香定擬裁
三逕竹密應煩去幾莖高閣賞春傾杜酒明牕坐
夜對韓擎已看一室餘經濟四海還勞仲舉清

寄謝王孔二揮使

暫辭香案朶雲紅又束琴書謁漢宮壯志直期三
代上旅懷難蹔一械中風前講武思王霸月下論

文憶孔融南北相違四千里高堂何日酒杯同

壽丘閣老先生

四朝中外仰聲名相業終然偶老成周室秉衡遲
吕望漢庭優禮重桓榮三台佳氣聯南極五嶺祥
光接上京更願直臻松鶴筭常調大化保昇平

韋秋山同學千丁易洞別來無詩書以道意

秋山那與衆山同吾郡風流近屬公易學早探程
氏秘詩名翻侶杜陵窮別來底事無雙鯉北去真
成後一鴻別思悠悠如渭水長竿流不到江東

慰戴廷訓下第

幾回縮手媿公輸何事齊門獨好竽三獻謾勞啼
卞玉千金終許售隋珠龍成魚腹真何事鶴立雞
羣亦自殊愛取城南行樂地舞雩風月且相娛

小傳見托冗未果作詩以謝之

文逋未謝苦君煩秖爲踈慵獨負言管仲舊勞知
鮑叔朱清自合傳宗元藥爐夜靜窺丹母竹院春
暄數鶴孫還憶江頭爲別處淡烟斜日水雲村

同吳克温審蕃論詩

駐馬論文日又斜情親忘是長官家周詩元自闢
風化唐韻分明重物華爲把高情鄰季子偶談音

字媿侯芭也知麗澤朋儕事欲倚瓊瑤恐厭葭

送南京曾學士之任

柳色鶯聲滿帝京春風隨處引行旌高文今日推
曾鞏大對當年羨董生夢穩不驚金馬詔官閒仍
是玉堂清應知汲黯南行後不盡惓惓補袞情

壽致仕參將劉公西涯先生母舅

一陽生後際佳辰天意分明相吉人鐵馬金戈非
舊夢畫堂紅袖有餘春謾驚頗老猶能飯誰侶班
生蚤乞身時泰定知心更樂黃封不厭壽觴頻

壽楊碧川先生叔丹

萊妻閫母任稱賢曾侶夫人樂事全地隔蓬瀛才
一水眼看髫笏已三傳兒童也解歌麟趾天地從
教占鶴年好釀碧川供壽酒南薰歲歲醉華筵
楊石齋側室有雙生之慶已而火一子和諸
翰長韻
端氣充閭進異才歡聲連日遍芸臺渾深岷水經
三世秀出眉山見此孩鳳穴漫傳雙鳥出桂林只
合一枝開南山正愛班樛木詩罷從教醉幾回
夜飲楊石齋官舍與王守溪張仲謀聯句三
首

騎馬尋君日已斜王一時高念興無涯盤飧餖飣
三家合張官舍連綿半里賒楊曾酒也能留逸少
玄文何幸飫侯芭靳歲寒此夕同心事隔巷來過
路不遐詩酒追陪月幾回張佳時況值一陽來論
心未覺寒宵永靳刻燭頻驚逸興催三徑何當闢
菊逕楊五言先擬乞橙栽斯文契合忘歸去楊玉
樹相依愧不材寒夜分題隔座傳楊坐銷銀燭久
留連新醪屢向牆頭過王醉眼渾疑水底眠張重
貫隣慚我負張文能華國羨君賢吏闌未足楊高
興靳小立風前續短聯

送盛秋亭兼柬吳克溫
趨亭有夢天應覺故遣東風送畫船冗我尚通端
友詠祝君頻寄惠山泉松腮滴露臨蘇帖月樹分
光校楚編閒過義興吳季子相思煩為道懸懸
題新淦簡氏世美堂
喬木陰中世美堂不陰輪奐藉揄揚肯矜濟濟看
諸子華胄遙遙重一鄉可用燕貽書忍字共傳家
集富篇章清江遠邇崑崙水猶恐難同積慶長
和王守溪先生獨居寫懷
退直鑾坡日已昏一天月色照朱門離愁正自憑

詩遣清樂終難與衆論望重調羹歸未遂情深陟
岵夢猶存何當載酒春風坐暫借青氈半席溫
送吳君還宜興
才到京華便欲歸野人元不慕輕肥張公洞口鷗
仍集楊子江頭鶴又飛白首最宜藤竹杖紅塵難
浣薜蘿衣却思彈鋏歌魚者俛首依人果是非
送楊承家
麒麟落地便驚人鞭策從知不待人膝下異聞詩
共禮客中歸夢楚連秦行時總節風聲遠吟對滄
江藻思新清白自來傳世德壯年須早繼芳塵

送劉衡仲知濼縣

朔風寒日送君行翻覺春陽滿旆旌吏事大丘應有譜文章小宋亦知名天速比極郎星近地入中朝故俗更不獨乘驄膺召易頌聲先喜慰難兄

碧渠詩爲李君宗朝賦

白雲深處有山庄分得滄溟入小塘水面雨翻菱葉亂門前風送稻花香竹床不作勞生夢石枕惟藏種樹方慨我素飧無寸補明農何日共倘徉

壽王母七十

江頭水煖侶瑤池王母重生未可知華筵正當長

至節錦衣剛及古稀時層層花影圍懸幙鬱鬱槐陰映壽巵七十年來心侶鐵絃謌猶愛栢舟詩

喜雪漫興

瑞雪飄時合舉觴臘前三白是禎祥家家砌玉誰論價樹樹開花也自芳一洗乾坤還太素倏看日月起重光不知明日春來未已覺東風上草堂

慶大尹吳先生壽七十

錦衣歸來陸地仙不須蟠果獻華筵柴桑落落陶彭澤洞府悠悠葛稚川共羨佳辰開七秩我期遐算合三千于今臨史聯天象又報文星入壽躔

和涯翁韻三首

高帽臨風不受寒涯仙丰采憶長安山林製古因人勝珠玉詩成寄遠看更若有花須舉酒縱教無竹也能飡懸知買斷滄洲後無復虞廷夢舞干

炎蒸無暑雪無寒天與山林一段安但予何慚高士服從人謾作老坡看中冷水洌因同飲黃菊英肥可獨飡乞得閑身今已久野花山鳥莫相干

草堂雨過夜生寒轉覺坡巾病更安望裏欲隨鳩杖至夢中猶作豸冠看安居何地非君德肉食當年是素飡却恨赤松尋未得日來婚嫁事仍干

用涯翁韻贈國儀

盟在雞壇未忍寒世情反覆見交難椒花生菜他鄉會桑梓松蘿舊日歡青眼相逢惟子在素絲無數許誰看遥知五馬行春地花滿江城月正團

沙道中病足劉羨之約同年攜酒問之以喉痛不赴戲柬

下堂君已無憂色辟穀吾非學異方難覓醉鄉嘲跛履且憑毛穎話中腸合分此日真無分高興他時尚可償漫有尊前好風景已將詩力讓劉郎

胡君養浩聞予有小恙不遠千里來自京口時正值重陽節日因出　恩賜酒饌席間口占以贈之

帝里重陽節蘂坡退食迴誰持桑梓信來對菊花開玉食羅　恩賜黃封出　內醞觀光亦何事千里上金臺

戒菴文集卷之十九

戒菴文集卷之二十

七言古詩二十首

贈溫州黃司訓

一緘過我情曲通爾兄舊事吾先翁爰爾經學如馬融况爾奇論驚上充胡為才高命數窮白首始得官儒宮廣文職冷道則豐青衿林立氣吐虹樓題梁棟鳩群工大厦堂構云詘功吁嗟時論頗不公乃言賢哲皆登崇若言賢哲皆登崇清朝絳帳今應空

贈張司訓

與君邂逅樽酒同吟君論議生奇風憐君白首持教鐸衰君無計驅韓窮兒曹秪愛熱官好孰知百職皆天公假令賢哲盡要地青氊絳帳應須空師儒官小寄則大實與世道潛流通夜雨門前立才俊春風講下羅豪雄椽樟楩柟藉長養他時樑棟明光宮果然梁棟明光宮生平報國非無功丈夫元不忘温飽道行名立果猶崇欲續長歌報百子媿我此日方匆匆

壽畢嘉會父

壽公欲以椿椿無恩澤能及人壽公欲以鶴鶴翔

遂島秪自樂維公道德乃先覺維公經義傳後學
昨承明詔擁皐比廣致衆材列榱桷春風所被何
廣哉登庸往往皆英才那須身自親民瘼已看霈
雨沾蒿萊即今杖履游林下尚足漸摩無賴者吾
鄙人争羨元宗洛都誰不欽司馬平生爲善非近
名天公福善乃其情歲晚桃華仍並茂秋深桂子
騈争榮鸞誥兩須應未已鳳綍萬里雲霄起拖金
鳴玉吾不歎化虎懸魚心獨喜公兮公兮人中龍
東藩冠蓋誰能同願言甲子千千歲雷雨下土無
終窮

贈張敎諭

橫渠孫子眞衆賢早年聲價何隆然胸中萬卷飽
今古筆端五色生雲烟鬅鬙偉貌都凡矣望之一似
蓬萊仙千尋大木須世用連城美玉爲時捐數奇
潦倒困場屋騏驥垂首鹽車前公卿將相彼何者
晚從武邑分寒氊餘膏剩馥深蘊溥玷琤瑚璉煩
陶鎔餘曹考校得顯擢新提文印辭荒天正路蓁
蕪但已久還珠買匵可憐詞章記誦道之末誰
探闕里尋眞傳齷齪之士難與語願公三復菁莪
篇育菁盤中有至味莘勿羨彼食萬錢皐比座下
有至樂莘勿羨彼黃金轎君不見黃通一布袍河
汾事業山斗高又不見安定老講師蘇湖教法朝
野知古人不朽類如此公乎公乎如二子浮雲富
貴何足論留取芳名照靑史

松鶴圖壽朱憲副

莫疑豸史非胎仙但願胎仙歲八千莫疑喬松非
老桂但願喬松閱千歲君侯積德那可當生兒更
作狀元郎嘉蔭早聞徹　帝所大材終見登明堂
壽圖遠寄獻卮酒栢臺草木生輝光吾聞鶴化松
亦折二物區區何足說淸才直道補天工此翁此

子名無窮君不見高平范氏文正忠宣公

和張司馬仲混韻送工部梁王事叔永還南
京叔永厚齋閣老之弟予辛未門生

嶺南人物孰與京虞延鳳翥非鴻征未論甲第多
豪俊且說君家好弟兄君家年少傳令阿衡三年
不見荆花明池塘得句仍同被江海聞謌正濯纓
政成書最誰爲首我亦嘗吻稱賀酒德星午夜聚
台垣太史占天曾見否風光莫戀雨花臺玉京未
必多塵埃試看少傳登庸日也自南都奉詔來

栁花圖

江空山寂兹何辰千紅萬紫隨泥塵乾坤未許久
揺落一枝寒玉先回春此花宜雪還宜月暗香踈
影皆奇絕孤標豈獨占花魁更向歲寒誇晚節孤
山處士詩中仙徘徊獨立如相憐風致超然脫塵
俗詩成字字皆神傳鹽梅調鼎負誰事不羡孤山
但高世廣平賦裹鐵石心千古令人有深契

赤壁圖

輕風吹露生微寒短掉乘月凌碧湍樽中赤壁逗
霞綺舟西縞羽來水鈍醉將江水南夢看從知世
變如波瀾忠藎不磨想諸葛豪雄安在嗟曹瞞洞

簫桂棹亦偶爾萬古風月留奇觀書中之賦賦中
景誰遣造化歸毫端

送顧孔昭

關風伏雨摧百草惟有喬松青不老一枝直幹凌
雲烟幾派新枝挿晴昊松兮松兮眞可憐榮枯用
舍皆由天君不見明堂梁棟三千丈半是窮山舊
棄捐

三星圖壽留耕楊封君先生

三星麗空何輝煌回光下燭留耕堂化爲先眞各
異態不與塵世同冠裳福星博大端且厚太山喬
岳誰能當祿星秀俊更清麗言笑動作皆文章壽
星骨像獨奇古長顱短髮雙瞳光管領萬姓宰下
土各有分職調陰陽聰明正直不受諂有一來照
咸禎祥留耕先生古君子夙以忠孝酬君王騎箕
爭昴未暇論前身自是三星行官封一品乃休退
年踰七衮猶康彊相君功業等稷契奉常才藻輕
班楊桂林一枝魁杏苑丹山五鳳鳴梧岡賢孫令
子總英俊凌霄步月爭翺翔壽筵昨日開西蜀望
雲遥祝流霞觴少傅拜前太史後分明上相連文
昌雪山不但家聲重錦川直與恩波長祿高福厚

壽筭遠眼底富貴眞粃糠新圖尚笑畫史拙筆底
所得才毫芒三星在天翁在地百千萬載同無疆

三星圖詩寄壽江陰夏易菴都閫

南薰江上開華筵新圖遠寄蓬萊天高堂倏爾來
三仙綺廳朱戶生祥烟翁家積善今誰肩綵衣膝
下長蹁躚麟炰鳳食萬錢錦衣寶帶官林泉壽
封萬頃皆壯田遐齡七袠當莬年蒼松古栢晚愈
堅眼看勝事人間全三仙之臨非偶然佑善有意
吾能傳天命三錫方綿綿壽踰南山福東川世享
天祿還曾玄

壽張通判母七十

南徐別駕東山客日倚南樓望鄉陌北堂慈顏寄白雲此身恨乏雙飛翮若耶溪頭春水生蘭舟蕩漾遥相迎斑衣五色映霞帔承顏早慽晨昏情吾州山水稱第一玄圃丹丘詎容述甘露樓將鐵甕齊玉峯秀與金鼇匹壽星昨夜照江濱黃堂九月先回春古稀宴啓重陽節壽母歌成珠履新阿婆女中大君子四德三從應青史繡闈風範肅千秋人道淡菴元在此令尹拜後太守前錦衣烏帽何蟬聯祇疑淑人是王母未信官府非神仙凉風送

爽酒不醉一孝徹天天錫頮盤中綠橘味初甘階下黃花香未瘁仙郎種德如種田田夫感德還祝天蟠桃一熟三千歲歲歲願獻長生筵

題盤車圖和涯翁韻

兩車渡河河不流寒烟壓雪茅簷浮千廂萬斛藉一牛牛力不徒吾農愁前輗後軏來山丘何人劇飮醉且休中朝有道百度修西羌北虜咸願留妖星不復明旄頭太平處處無干矛吾聞民樂生於憂豳詩七月聖所收誰哉圖此呈龍樓

烏臺歌贈博興縣令同年馬崇功

前日聞君來歡心一片落酒杯今日送君去離愁幾點生春對世態交游等逝波中流砥柱非君何君能憂國如小范况有勁節如東坡昔不我鄙相切磋誓欲同躋賢聖域不逐管晏遺丘軻奈何出宰博興縣一別三年今始見循良譽望動銓曹指日爭看膺鶚薦却怪愚民無厭心又來借寇南董殿九重暫許返桐鄉帶得春風出畿甸君又別吾堂歌亦有牧民者巧于逢迎刻于征科以法爲奇貨視民猶草莎甘心惠文冠汗顏郭橐駝其始亦揚揚而自得要其終也身名俱敗人神共呵視君

所得果孰多嗚呼如君愛民古亦少猶恨用君苦不早明當衣繡烏臺表有商霖活枯槁

南山歌壽錢屋舟

屋舟先生今年六十雙頰如童目如漆山中老鶴本清癯天外征鴻自高逸卷菴老子蓬壺仙丹方傳自堯舜天難兄難弟今誰是回生起死追前賢先生有丹還更別寡欲養心勤補拙食無重味省腥羶口有三緘謝喉舌此丹却荷天翁知生祥降福無休期具慶堂開佳麗地長生宴啓承平時名家樂事不可當斑衣珠履循尋常清風朙來獻頌

丹山碧水還稱觴我言先生天下少雪爲神玉爲
表塵寰奔走夢已醒杏園芬芳春正好先生與我
同心人如何獨占江南春費郎酹處如我酹一尊
遠致黄封新常開椿齡八千年一年一賦南山篇
我詩已拚八千首却愁殘盡中冷酒

華岳圖歌壽遂菴先生

竊聞太華之高五千仞兮巉巖氣勢凌蒼空元精
融結肇太古平地崛起超鴻濛白玉擎天屹一柱
黄金射日排三峰神劉鬼鑿豈人力自天墮下青
芙蓉千年磅礴降靈秀申甫後來生我公公從嶽

年貢入明光宮峥嶸頭角人中龍長揚獻賦壓先
輩金馬待詔回重瞳鳳池珠玉絲綸在冢府風霜
雨露通已看文士帰陶鎔復有雄略驚羌戎三千
騄牝遍原野數萬兵甲藏胸中丹崖碧水十年夢
紫塞長城百世功榮辭軒冕仍體國義急纓冠終
匪躬竭來拜命位元宰招延俊乂分天工祗將一
德格玄造坐遣四海迴淳風襄相行藏關廟社溫
公姓字知兒童華夷拭目仰丰采具瞻正與茲山
同君不見山之氣兮散爲雲雨周八極沛然陽春
施德澤我公文章德業亦如此歌頌從來滿人耳

壽圖聊當南山詩復向高堂增仰止茲山得公名
益隆公亦樂與山相從山耶公耶兩莫辨但見意
氣橫絶亘上天衢東區區祝望天下計願公與茲
山兮並立穹壤無終窮

築城謡爲何石首浹作富城即石首也

朝築城民爭馳暮築城民忘疲朝朝暮暮聽指麾
役民之力民不知倏爾百雉臨江湄盜不敢問殉
敢窺何令尹何來遲昔無食今有魚昔敝袴今錦
裾富城城名不虛岌岌鐵不如千秋萬歲奠我居

贈畫士吳偉次翁小仙其別號

我生不解畫頗重解畫人長愛唐王維精巧妙入
神乾坤造化意無窮都在王郎方寸中興來落筆
自奇絶豈必擬議才爲工由唐至今知幾年良工
眞祕何茫然荊褱近見吳小仙醉後筆聖臨張顛
揮毫對客動成篇丹青獨步誰比肩精思冥搜二
十載一朝妙悟玄中玄乃知絶藝本天授餘子碌
碌門徒專畫鴈掣奔雷畫雨騰百川畫水洪濤起
平陸畫山素壁生滄烟孫郎屛繩豈真誤獻之墨
牸人爭傳籍籍聲名滿京國門道絡繹來英賢
漢朝畫苑積多士被簡獨後承

恩先吳小仙試聽迂儒言請將田野愁悴狀為我
畫圖呈
御前
聖皇愛民猶赤子覽此坐令九有沉痾瘥

送仲與立

暫違仍擬叙陳雷忽見新除事可猜驛路蕭條憐
遠謫離筵落莫愧遲来易明任是遭無妄政美應
教誦有臺不久定知還賈誼別情雲樹自難裁

使鄭還鄉為丁應韶主事作

手持綸綍過庭闈忠孝如君兩不違負笒漫勞誇

漢節稱觴先喜着萊衣胎貪引子排雲下老鳳教
雛向日飛莫道簡書催又別址山猶勝未能歸

用前韻雨中紀事

天公應是起潜蚪故遣風雷振六幽匝地雨聲喧
水國漲天雲氣失江樓坐妨雲務憂田父遍禱神
祠走郡侯頓掃頑雲回日馭令人却憶段公游

春正人日玉堂齋居有懷屋舟

東風開遍杏林花美譽芳聲有數車肘後尚聞餘
祕訣祗宜稅上　玉皇家

讀史有感

聖王御神器發政先施仁井田給饔飧雞犬供晨
昏父母視赤子寧忍一夫貧囹圄竟空虛良用教
化淳後人戴黃屋理道遂因循刀筆吏作相法律
勞心神民始自生息貧富誰為均煢獨尤可憐糠
粃度春秋一飽且不遂七尺安能珍豈不愧為盜
飢寒誠逼身縣官弗矜恤法網仍逡巡彼民何獨
辜辰轉秦代秦撫卷歌康衢永懷陶唐民

贈宗君廷重分教黃縣

黃雲釀虛天濛濛故人疋馬走山東當年意氣凌
司馬卓犖議論驚王充胡為有才命不偶白首僅

得官儒官廣文職冷笑兒輩豈知師道古所崇桃
李成陰當重樂棟梁構廈知誰功嗟吁時論頗不
公乃言賢俊宜登庸若言賢俊宜登庸清時絳帳
今應空

封右諭德靜樂先生八十壽詩

賦就歸歟鬢尚玄二郎聲價已巍然文章政蹟恩
封載鐘鼎山林樂事全棠樹別來陰滿地庭槐親
見綠參天洞庭歲歲開佳宴誰道王喬不是僊

送歸德大守張信卿詩

黃河之水天上來孤城歸德當其災耄倪往往化

魚鱉官府處處生蒿萊水頭低者亦十丈俯視城中翻若杯棬黿沉竈乃常事此已此地真危城邉父老泣相語黃河之水有時去爭如官吏險於河暴斂強征誰敢拒鬻男質女尚催科平地黃地河柰何黃河不治民不死若治黃河死更多傳語州民莫愁煎煎新來太守才且賢豺狼斂跡河伯遁行見擊壤歌堯年

戒菴文集卷之二十

後序

靳戒菴老先生遺稿舊有類編卷次不審誰手意子居中翰嘗定于家帙題曰戒菴文集則先生志也嘉靖庚子羽方家居中翰致書曰子先公門人號知先公志趣懋仁抱先公草有年矣將梓行惟子酌取之不必濫也羽奉而讀之再嘆曰先生真道德文章家也不肖昔拜先生于釋褐之初年爲弘治辛亥與進論文翰林別邸知先生趣在韓昌黎道及進取則每垂誕蘇子瞻不閱月別去明年春再謁京口第則大集故門下士講周易再踰月乃歸是後羽竟荒其舊得不及修掃門之節今五十年矣而先生棄館亦已二十年閱其草富至是大端取裁昌黎而不能釋東坡其理言則尊歸朱子議論及體雅有天趣理到事確充充常若有餘於戲學識誠不可誣資之以明辨紆徐克久展于館閣豈偶然哉當是時文局宏肆海內嚮慕謁文者肩摩能無應爾俯狥之筆今泛然存之非所以厚先生也奉子居之志取其精者共爲二十卷刻以告後人俾各以所尚來取法嘉靖庚子九月望日致仕翰林院孔目吳郡林屋山人蔡羽題

戒菴文集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靳貴撰貴字充遂號戒菴丹徒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謚文僖是集乃吳郡蔡羽所編凡文十八卷詩二卷大半皆應俗之作